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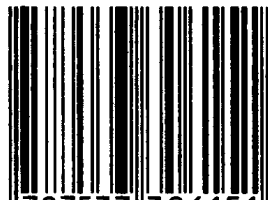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〇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〇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8.3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一〇五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崇蘭館集二十卷(二)　〔明〕莫如忠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十四年馮大受董其昌等刻本……一

已寬堂集二卷　〔明〕陳鎏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六六

天目山齋歲編二十八卷　〔明〕吴維嶽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刻增修本……一五六

白華樓藏稿十一卷續稿十五卷吟稿十卷玉芝山房稿二十二卷耄年錄九卷(一)　〔明〕茅坤撰　白華樓藏稿續稿吟稿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萬曆間遞刻本玉芝山房稿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刻本耄年錄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二八二

崇蘭館集二十卷（二）

〔明〕莫如忠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十四年馮大受董其昌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崇蘭館集二十卷》提要

崇蘭館集卷十九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子壻陸彥章校
姪是鯤輯

墓誌銘 附墓表碑銘

明故福建建陽縣知縣雲川張公墓誌銘

公諱棊姓張氏字孚一別號雲川其先汴人宋南渡從浙之臨安元季有諱某者避兵華亭因家焉以易學教授生徒三傳至東海先生始起

家進士仕終南安守生六子其仲廣東按察司副使後樂翁娶凌氏封恭人寔生公公自少淳篤無童心授業塾師即勤苦不倦亡好學用夙成年二十四以儒士領正德丁卯應天鄉薦迄嘉靖戊戌凡十一上春官弗第公嘆曰始余以弱冠越釁序舉於鄉乃今進晚弗售非業勤懈先後殊也命夫因謁選銓曹授山東淄川縣令公治淄川務先敷惠上下宜之先是邑徭不均由吏胥不盡下公遍編更第損所上等以次召

庭立標識之目誠愿者一數輩秄引前營里中
消息狀輙得實而徭猾平劇冦劉思敬負嶮剽
掠積歲弗獲公至設方畧躬督捕磔其首而散
之有以佗家証鴆人論死者五訊不服當道檄
公往立辯其寃邑蝗祠八蜡禳之出境因募民
掘蝗子斗給穀三之明年隣邑蝗而淄獨以免
庚子山東鄉試徵公外簾所得士多知名壬午
術考績會淩恭人喪奔歸乙巳服闋補今福之
建陽建陽當閩浙孔道賓游絡繹供具日繁悉

倚辦坊里公下車白上裁之第歲出帑羨時賓
至犒徒御有差又罷私廨百需出於官庫及書
肆之擔揭輸官故有程者蓋建俗饒多冗費故
公動以約矯之國奢示儉之道也然亦用是無
以饜覬望之心某官某以部使者檄行縣私恚
公爲蜚語聞部使者會部使者遷去所過屬邑
輙厚遺比入公境獨觖望遂深銜之疏劾公當
調公聞之嘆曰直道事人於黜固也焉往而可
免乎遂解印綬歸士民遮道留之不得公乃遂

歸杜門課子餙躬範族晚節益脩暇則檢括遺
書肆力觀覽喜作小楷或署書咸工間爲唫詠
與能詩家倡和成帙題曰漁樵雜興云公在閩
以勤事致疾有瘥歸八年爲嘉靖乙卯疾復作
增劇至九月二十二日卒距生成化甲辰正月
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三配湯氏刑部主事公
冕女繼胡氏子男三長德琛府學生娶金氏千
戶鏡女次德瑄聘何氏知縣玨孫女次德瓚聘
周氏鄉進士頌女女五長適太學生曹鍊次適

太學生葉紹祖次適泉州府學教授唐堯賓次
適楊繼管次適徐御史宗魯子丕訓夫張氏自
東海先生崛起節槩廩廩薦紳先生能言之而
獨以草聖傳非其至者及若從樂公兄弟能世
其家蔚爲儒林冠余交其子弟咸彬彬有故家
風而雲川公凝然古貌望之知爲端人總其平
生有不軌於義者寡矣此固植自其性而漸於
世澤豈無自哉厥子某等卜明歲丙辰正月二
十四日葬公鳳凰山祖塋之次而以余友西谷

張君狀來請銘因附公垂絕詩一章敎然逆生全歸之指可誦也余於銘公其何辭　銘曰引不必重知㢡之良售不必讐知韞之光宦不必達知德之臧其臧惟何秉塞彌章世有哲執彌熾而昌鳳原憮憮神明所臧

故承德郎江西瑞州府通判八峰施君墓誌銘

松郡以治尚書學雄諸生者嘉靖初稱施君八峯先生余始覯君貌甚都顧任達自喜而踈禮

法及觀之數年忽変而約之矩矱恂恂乎卑論如弗勝盖斂德之符也余既心異之君歿其子某某乞余銘諸墓而奉鄉進士少玄朱先生之狀來少玄篤論君子也又師事君久其撰次不虛焉余益以重君銘惡庸辭君諱用字子中世家松之第八峯因自號八峯曾大父天澤大父浩父秦皆有隱德母王氏寔生君君生而頴異長益醞奇鄉先進定菴曹公器之十九補邑庠生與今相國存齋徐公雅並稱譽因相友善督學使者至校藝諸生必置君殊等與相國齒而君亦厚以功名自負既乃坎壈弗售嘉靖癸巳由選貢偕吏計之京遊太學比卒業歸馳驅復二十載更四試竟弗第君嘆曰丈夫生弗逢世可竟蓬累泯沒不効一命乎庚戌謁選銓部授江西瑞州府通判盖優之也君之官約已自持緣飾儒術捐貲給士作室庇囚訪先達之後表賢士之塋究其施為率稱有禮至視篆建昌督稅高安並以廉慎聞數膺臺奬縉紳大夫交賢

之謂宜亟最君績以勸吏治而考部用蜚語黜君當别署或恠其故君怡然曰某起寒士階尺寸嘗濫食廩人素殄名郡重負　國恩於黜晚矣顧得巖棲谷飲而甘心焉遂不謁部乃投綬歸相國念其才遺書止之第報曰吾獨宜爾辭次而行比抵舍日程二子藝泊然自適郡大夫以鄉飲賓之僅一再往已欲齒耆英為里社弗果居二載病卒嘉靖丁巳十一月三十日也距生弘治甲寅六月初九日春秋六十有四云君

平生好古博雅自六經子史下逮稗官野語率通其指義為文務平實而戒雕刻尤喜攻舉詩嘗授經諸弟子諸弟子彬彬多知名郡中治尚書學者率多推轂君矣性孝友與人恭不以貧故薄於親不以既裕忘示子孫儉皆君讀書學問之助也而晚志譔述多非究悲夫君先娶翟氏生子一早殤繼娶戴氏生子三長亦殤次即九方郡庠生娶醫官唐堯典女次九川禮部儒士娶提舉陳鵷女女一適郡庠生董承烈孫男一孫女一卜以某年月日葬鍾賈山之陽　銘曰孰生之而或斮之儒行安所施也孰畜之而或毀之良吏安可為也儌儌者數奇閼閼者慶遺俾爾子孫永有依也

明故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屏岡金公暨元配劉孺人合葬墓誌銘

福建按察司僉事屏岡金公以某年月日卒於正寢子士印等將啓公配劉孺人竁合焉以張大夫狀余謁澇涔溪邸請曰先君質行寡與幸

附於婚姻知先君者無如先生習幸憐而賜之一言先骨且不朽余聞而憫然曰諾夫余厚交於公竊不敢自外言公之志以慰於幽者固余責也廼稍槩括其事如左而並劉孺人得書公諱定字汝濟其先固松之唐行里人自高祖廷玉謫戍營州中屯衛占籍三世迨公膴歲重瓜瓞之思故今復為郡人廷玉生愷以次子純貴封刑部郎中封公生紳晉府學諭學諭公生瀛娶於郝有丈夫子二其長即公公生而岐嶷自襁負時能以指摹所見字稍長不好嬉弄被服揚趾如成人金氏自中丞公獻民別駕公綬方伯公紳運使公瀌率繇尚書取上第至公而徙業易蔑有師承多所自得善易者不能難竟用易補博士弟子公方世守清白幾不振及劉孺人歸而脫簪珥以資公課誦毋夜分篝燈熒熒佐以女紅不輟公術業得益進己酉舉順天鄉薦又十年己未成進士除泉州府推官即諳法家言多所平反會島寇起瀕海去郡且遠公顧

危之白其守增雉堞備糗糒募丁壯乘城爲守俄寇果至旁邵無不蹂躪泉獨收保晏如諸長老更相謂曰微金公吾儕不魚肉虜者幾希方寇薄城軍有脫巾而譁者衆錯愕無所出公緩頰數語害利惴惴受約束惟謹當道廉公才檄監諸軍務軍士或掠平民以當首功公鞫訊縱先後全活無算暇則間造諸生陳說經義有不給爲助膏火諸生後多顯聞屬郡守闕又檄視篆郡奬蝟集公据東六史以惠文埽之君劉一

意拊循瘡殘甫起值旱魃公齋祓跣禱甘霖立澍諸長老復相謂曰微金公吾儕不爲焦螟者幾希諸臺使旌薦累牘召拜南京監察御史以獲奬興利爲已任南中多勢貴時扞文罔公一切裁以法亡所假借不能無盭睽會遷福建按察司僉事公涖閩則益持風裁耿耿猶昔要爲平生負氣骯髒意忤弦發不能珠圓丸轉踽踽鮮諧又居泉時寇未平日夜拮据備警不交睫者閱月目爲之眚自是目疾甚遂浩然投綬歸

浮湛里社云初公纔髫丱父府君與母夫人後先捐館舍殯靡弗誠信苦居慟毀幾不能持撫穉弟愛而能誨駿有成矣卒以夭公哀之竟其身每念未嘗不爲隕涕女弟笄將歸篋且罄捐劉孺人筐筥以實之劉亦無所悋凡公之歷官有聲諸好行其德劉與有力焉始歸貲聞葺先中丞之廢居居之稍置畝甽爲伏臘計然多堵滷而寮且蕭然矣公固陶然不屑也家居好學神仙冲舉事時延緇人丹士叩玄祕訪化術幾繹參同外典務揆奧閑闗結跏調心鍊氣諸

可乘虛御風去來閶闔摽名玉籙長揖喬丘往往夢遊十洲三島之區覩仙靈窟宅焉溘罹微恙脩然賦詩有頃而瞑了無罣礙豈其精誼至道類尸解出神者邪其於玄學自許平生非傷浮慕之已也語曰觀其死知終始公之大檗可睹也公生正德辛巳九月初三日壽六十有一孺人生嘉靖甲申正月十一日先公十七年卒壽四十有二子男四長大壯娶孫氏鴻臚元江

女蚤卒次士印國子生娶王氏太學生□女次士卓娶何氏太學鳳巖女次士章娶李氏比部郎南湄女女五長適主政王松川子□祥次適大叅楊檜村子汝詢次余子是元繼室次適驗部高南州子季惺俱劉孺人出繼娶張孺人無出次受文學何參字子維嶽聘側室張出孫男四長與稱餘尚幼銘曰

駿發自燕軼群駪駪持斧被繡簪筆批鱗直躬見憚履德乃馴越在外服秉憲甌閩晚謝趾組

栖遲衡泌奚徂南邦以正丘首遊神太虛委形何有終古斯藏異也蕃偶

故鄉進士歷齋姚君墓誌銘

嘉靖丁巳六月二十日鄉進士歷齋姚君卒其友莫子良臨之爲欷歔出涕曰嗚呼哲人云亡門俗淪喪豈不痛哉夫才如姚君今適逢世於猷華顯夫何難不則以君所養宜壽又不則以君之仁宜有後而三者舉乖豈天祐善人其難諶矣悲夫君弟卿率前後二子逢元振元以君

搢鄉進士張子德瑜狀來就莫子問銘莫子曰余惡忍余友之善弗章也余惡忍余友之善弗章也敘之曰君諱臣字子鄰歷齋其號世居華亭浅沙里曾祖潑祖以忠父理珋秩將仕郎是爲東野翁先娶王氏生子山繼娶李氏生君暨弟卿君生而穎異童時能屬文從故南京兵部郎中曹公祠榮授尚書曹公才之令封禮部主事高先生國容雅慎許可一見君以爲遠器要之見子哉乙酉試督學使者光山盧公煥稱

邑庠弟子員而一時同補者纔九人君遂知名無何居東野翁憂服除會郡大夫長沙熊公宇崇右文學君益見奇一時儁士多樂與之友則莫子濫焉乃以旬脩文會訂傳離經交相切劘相繼頡頏而郡中尚書學彬彬盛焉始此丁酉君入試應天酹酒臨江慨然懷首青雲之志是歲果捷高等而典試事者宮諭江西江公汝璧洗馬江西歐陽公衢二公錄君卷既自謂得士又偉君嫺於威儀娩從儔衆中目之因籍甚、

主司者以策問忤　旨被逮諸在選者咸懼不免君獨怡然或問故君曰人材之生當爲世用造物者閔優之成而遽摧喪焉必不然矣未幾果用言官奏許在選者得卒業南雍君至南雍益交海内之雋以輔其志稍復究觀當世之務思見諸行而屢試春官弗第庚戌業已署名格於制額又弗第君曰已矣遂絶意進取檢其笥遺稿屬壻德瑜曰勉之若嗣吾志而日與其弟卿怡怡色養觴祝爲母孺人壽癸丑當入試欲

無行而孺人強之行行輒返及抵舍孺人病尤踰月竟弗起先是東野翁之殁實罹寇患君終身恨之語輒悲絶又悼孺人之奄棄而養弗逮也憂思悒抑日不自聊晩用堪輿家言思啓翁窆更善地奉孺人合焉涉險阻被霜露庶幾遇之迄弗就遂遘疾終悲夫君平生任誠蹈軌孝友性成與人重然諾見義颷舉疾惡弦發拯溺賑窮仁以爲任雅尚約節而遠紛華終身不好嬉戲蓋篤行君子云君生弘治乙丑九月二十六日比卒年五十有三配高氏國子生國華女生子多不育其曰逢元凡山子曰振元弟卿子女三長適太學生鄢直卿次適先正東海先生曾孫鄉進士德瑜次受監察御史馮君恩子時可聘葬以是歲十一月十一日墓在郡城北余山之原　銘曰才必達與而或蹇之德必壽與而或摧之仁必有後與而或靳之於理之恒則具是宜於數之遘則具是奇脩者闕與報者舛與茫乎邈兮莫知其爲而爲我銘將安詔兮悲

斯人而有斯

明故恩例儒官漸川李公墓誌銘

漸川先生李公殁三閱月其子刑部君伯春奔歸自京師既卒哭卜兆黄浦南竹岡之東原奠有日乎次先生事狀率弟仲春叔春匍伏余謁泣且道曰先君平生義甚高而功用弗偟試郎孤忝竊一第又未及徼錫命爲先君榮茲以士喪禮從事惟是墓中之文幸附不朽者孤切私願無窮敢以恩執事余聞而憫然念之又嘗稔

於先生知刑部君之言核乃按狀誌之曰先生諱得祥字元益其先楚荆州人宋端平末諱遜者仕浙西漕丞避亂海上竹岡里因家焉迄五傳而至恒軒公觀觀生壽官賓竹公學以誠長者稱里中娶金氏名家女生二子先生其伯氏也自幼以穎異聞嘗從諸父老覲於鄉社容止顯然有巨人度識者器之年十七補郡博士第子員當是時從兄冬官大夫南湄君有聲諸生間先生與之遊出必方軌居必聯業時譽翕然

先生因鋭於學艮苦遘疾幾殆自是稍損[illegible]棲閑習靜事養生家言數年病愈有司憐其才強之應試試輒不第嘆曰巳矣命夫余幸有子即自樹者其嗣吾志乎乃悉𦵔篋發所藏書授刑部君而自為逍遙遊慕深梁竹林之適頃之刑部君舉隆慶庚午鄉試越明年成進士郡大夫觴先生於廬先生以縫掖見大夫曰郎君貴矣猶儒服謂國典何乃援　恩例授先生儒官知非其好曰為章服階爾先生為人雅負意氣

善善嫉惡植自其性弦發不留而孝義肫篤尤著於宗黨母金以暴疾歿猝不及厚葬恨之終身語輒泣下奉賓竹公以上壽終先生業六袠衰毀踰禮扶病總理襄事纖委必親子弟請攝之弗許曰必誠必信吾不與將誰攝乎自是益瘁病益增劇至水漿不入口杖而不能起曰吾乃今目可瞑矣言已而卒弟徵祥從先生問學長為延師捐貲業之諸不令與經費會倭亂掠徵祥去號泣不欲生既釋乃已女弟早亡賑其

遺孤不遺餘力嚴事從兄竹沙君及南湄君若父師名之必唯教成從弟恩貢士安祥曷以共亢其宗從兄元武被構逮獄奮袂直之弟元仁者以謹愿聞割束脩贍其乏其諸踈屬緩急赴若救焚罔避嫌怨而要以禮教為坊恩不掩義故子弟皆嚴憚之業故貧不苟一介褐衣蔬食泊然寡營人有以機利之策進者笑而卻之歲饑至無宿粿所善唐大行左溪故長者欲遺之粟而畏其嚴第諷以微言遽正色曰子廼休矣

余若友者豈以備荒歲哉子廸左溪字也闕先
生言大慚謝出曰真嶠強男兒也無何唐避冠
道卒號且馳拊其棺曰喪吾碩交盖傷雅所與
善良以道義相規益云少爲里大姓陳南田館
甥陳欲厚爲奉給麾不受曰終不以奩資故喪
丈夫守及從他所見藏鏹若干加覆而去陳覺
之益重先生其後陳困於役逮理數歲先生身
出雪其冤陳且死猶執先生手曰曩見君輕財
固知其能仗義也教刑部君兄弟雅有義方緝

業而暇日以忠孝廉節訓飭之俾務躬行而專
世俗支蔓之語刑部君始第遺書戒曰兒果嗣
吾志矣得無識吾言乎又曰作官不如作好
人顯晦者時名閒辱矣又曰士重始進辟女在
室幼而施鞶人未有疑之者及笄且字則伺者
得指其瑕瑜矣盍慎諸先生名言可著典訓者
甚夥不具載總其實豈若是碌碌爲士白首章
句而無可表見者乎先生生正德癸酉卒萬曆
乙亥享年六十有三[illegible]陳氏生子男三長刑部

君伯春娶周氏繼娶顧氏次仲春娶袁氏次叔
春娶戴氏女二長受何一鵬聘先卒次適顧大
有孫男二繼庭仲春出繼庸伯春出孫女二俱
幼嗟夫史稱獨行君子則高季次原憲而不以
俗矜勢能之榮熙余誠慕之及誦先生之義郎
才弗究施乃獨砥行飭節孳孳好脩亦既軼然
暴於世古人與稽矣矧刑部君行業方蒸蒸起
異時者將益崇令伐階　寵光以榮賁先生於
幽固未有艾斯沒世之偉稱也又奚啻系之爾

行焉已哉是宜銘　銘曰謂天盖高靡善弗彰
謂士固窮靡鬱弗昌振振爾裔來者斯皇隆
爾丘逝者斯藏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覺菴徐
公暨配淑人宋氏合葬墓誌銘

隆慶庚午三月二十日南京刑部右侍郎覺菴
徐公疾終正寢公家嗣中書君球卜是歲十月
二十七日奉公柩合先淑人宋氏葬鶴塘涇之
北原而率弟琰琳爽經徒跣余謁雨立號户外

甚哀余攝衣出揖客問故則余徵者公及淑人
墓中文也而載給諫方川龔先生之狀於櫝余
義弗忍辭敘曰公諱某字子明初號望湖已更
達齋晚乃更覺菴世爲華亭風涇人始祖某洪
武間以累善聞某生某某生樂善公某始城徙
豐樂橋南卜世滋大寔生復齋公某侍郎考也
由復齋公而上三世並以侍郎兄少師公某貴
誥贈一品而復齋公益以行誼著於鄉兩丞宣
平寧都有惠政邑人俎豆之至今初娶林夫人

生南州君某繼娶顧夫人乃生少師公及西湖
君某而侍郎公居其季髫年卽警敏不群能文
詞長受少師公枯授精脩業術期必爲聞人而
志交天下之雋由郡庠生補貲入太學嘉靖癸
卯試太學冠多士是秋領順天鄉薦丁未舉進
士時少師公官已少宰會當選吉士或勸公就
選公曰昔宋曾肇以兄布秉政而請外其才劣
曾公遠甚乃敢冒榮進耶竟不就戊申補兵部
武選司主事尋署本司員外郎事癸丑陞駕部

郎中前後六載日究心經畧以釐弊興利爲已
任先是摘發卒伍漫不實數卒善亡重爲閭左
困公奏乞飭明例處勾單增置住勾籍以稽登
耗大稗戎政至今行之是歲改尚寶司丞乙
卯陞本司少卿尋改光祿改太僕轉太常丁巳
陞南京大僕卿尋改光祿擢南京大理公初爲
太僕志脩國政百廢振舉廉得丞貳驗收息馬
率視部檄遲速而部從事又率循歲至不至爲
故常無晝一吏因得奸乃檄諸郡得不俟部劄

驗收而部從事以爲已侵譁弗服公白其狀大
司馬奸者具懾時論韙之在光祿處官如家均
節出納市猾有倚巨璫爲蠹者執而法之寘坻
歲辦薦新魚故有額中官入且十倍正色諭而
罷之爲廷尉三年讞獄無留多所平反條上恤
獄十餘事
先皇帝皆允之著爲令乙丑陞南京工部右侍
郎督脩內外城蚤夜行營皆算銖悉自搏埴圬
曼之稱其成藉有經省歲計大半未幾考績

詔廕一子丙寅改南京刑部右侍郎公在刑部
如在大理志存欽恤所全活尤多會今
上登極入賀道還疾作因疏乞歸吏部議覆其
畧謂公性資爽剴操履清嚴功用方興而以病
免據懇宜姑遂之病已有司狀聞起用公因得
歸歸踰年疾愈將少師公亦陳乞致政還里方
相與朝夕怡怡樂也而公乃奄忽已矣惜哉公
爲人任誠篤於孝友狀稱其揭所居之堂有曰
不忘先訓師事其兄云者公志也惟雅負直諒

意忤輒發不能毀方狠隨俗之好惡人有過面
叱不阿然中無滞留至善有可稱欣賞特甚性
尚儉素既爲大吏緼袍傳體攻苦食淡至仗義
施捨則怛無吝容平居未嘗關節公府而見謂
一方利弊及時政所以失得則抗言讜道而不
辭嘗亟先達石湖吳公之清脩而吏呼其門殺
然代償其逋稅郡西葉方伯盖賢者而歿已久
爲葺坊表其名憫倭亂立功死事諸臣及貞節
婦女之不孱者列其名於有司而首捐貲爲建

祠助歲計租入奇羨以賙族黨及所識之貧不
能業者有羨置義田若干頃籍之學宮爲諸生
贍里中黄橋圮當急湍溺者多死捐俸五百脩
之此皆公行事之大者余以狀所載列還質不
虛哉而爲之喟然慨也夫君子表微世有迹瑕
揜瑜而善泯弗稱者多矣如公所爲要歸於隱
厚而中庸之士憚其嚴纖嗇之偷景其儉又惡
覩夫恢恢者得爲表微乎哉公配淑人廣西大
叅宋楞菴公女居室時事楞菴公及母李極孝

其歸徐也宋方競而公尚爲諸生母泣送淑人
曰以事我者爲人婦何患不宜第徐氏儒素恐
汝不饜藜藿爾淑人前泣曰兒爲不請婦道即
甘苦後人能安之敢以遺親憂故淑人歸甫三
日悉屏新婦衣飾并日奉姑嫜惟謹顧夫人甚
宜之公讀書夜分淑人佐以女紅不輟已念公
太苦脫簪珥資之游公乃得卒業太學及公貴
淑人受安人封迄今贈而公猶悼之以脫簪珥
之德也庚子顧夫人遘疾會南洲西湖君已先

歿少師公在宦邸公亦應試入都淑人獨侍湯
藥不交睫解衣良瘁而傾夫人竟不起一時含
殮喪祭淑人實先公營之悉如禮淑人所生惟
中書君見後莫有舉者曰廣嗣吾心也而止此
柰何迺爲公再置側室生子多舉矣所親或言
淑人曰媵多愛分子多財分聞之乎宜自計淑
人曰不然夫多媵則事任多子則族昌奚不可
也言者媿色性不喜華靡既受封常衣布素或
諷其已朴淑人曰昔者吾父家故饒所乏豈紈

綺而今無尺縷遺矣服美何爲且以夫子清操
而吾用布素終不令子孫可繼乎時以爲名言
淑人從公遊無何病作增劇公方以駕部郎朝
下歸寔溫而淑人歿弗及訣矣癸丑七月十六
日也公時甫強歲竟不娶崙還葬淑人十有
八年而公逝云公生正德癸酉五月初六日卒
年五十有八淑人生正德癸酉七月初二日卒
年四十有一爾嗚呼兩賢並耀享齡不遐傷哉
余並著之明中書君凡弟世澤所藉者遠也子

男五長即某中書舍人淑人生娶吳氏鄉進士
少海女卒次某爲西湖公後受少師公推廕恩
生娶李氏郡文學憶山女次某官生娶常州白
氏光祿少卿仰菴女俱側室俞出次某聘李氏
袁州知府雲亭女次某尚幼于出女四長受南
京吏科左給事中張白瀨子某聘次受順天府
府尹宜興曹雲山子某聘次受德府良醫正姚
冶山子某聘次受廣東按察司副使王弘宇子
某聘受張聘者俞出餘皆于出孫女二一受鴻

臚寺署丞無錫安膠泉子某聘一尚幼　銘曰
奕奕宗嫡三命而俯嶽嶽誕英不茹不吐危全
匪榮玉毀曷故道豈逶迤公志則哲德儉而光
膏屯而溥罔曰知希遯者貴我婉彼淑媛公侯
之佐懿則令辭於後有祚鶴涇之陰高原膴膴
勒遺並哀來者是覲

明故誥封太恭人常母龐氏墓誌銘

湖瀟都閫常君勳母太恭人龐氏病卒宦邸勳
踊乞扶櫬還葬格於例遣子志道代囷訃於余

以銘屬夫常君在武弁褎然儒雅所交與多海
内知名而千里馳劄以太夫人墓中文余屬其
意懃矣余何能辭按狀太恭人父貴毋張氏故
金山闔家太恭人生而穎秀卜相當貴諸姑有
適千戶俟錢禎者取鞠之而都閫父明威將軍
貞菴公雅以材武爲閫師袁公傑所奇故太恭
人歸常賓自錢氏而贅之者袁公也常之先起
靖難功隸籍金吾已乃徙金山雖世席勳閥而
羈旅力單蓽路藍縷艱於立業至貞菴將軍床

競太恭人歸則乃夙夜拮据膂作以給百需始
魏恭人在堂時鬻簪珥具甘脆之養將軍奉表
如京師公費故約念無以助居恭人謝曰勿以
兒女故累風雲心乃反出織紝私羨資之其勤
苦如是故將軍平生雖屢匱乏而志常倜儻歷
官四十年未始營總内務恭人助也初舉子是
爲都閫君雅勗以剋振先緒親詩書擇明師友
脩忠信恭讓之行都閫用砥淬夙成癸巳代父
職甲午武舉於鄉是歲請　誥封太恭人比歸

選鎮兩所載領漕務太恭人輒以廉勤[illegible]公誡
之故都閫所至有聲數被臺薦而縉紳先生與
之游者籍籍稱恭人能教子云辛亥都閫總運
湖藩竣事因擢湖藩僉閫時先將軍已殁而都
閫丧其室獨幼子在抱莫可慰恭人者因迎養
官邸道值懸悅之辰都閫出所謁諸名家詩歌
侑觴爲壽賓御雜遝時謂極榮丙辰都閫晉令
秩恭人喜曰汝家世受國恩汝復能振先業吾
無憂矣獨不令而父見之言已泣下丁巳遘疾

卒於湖藩都閫哀毀踰禮舉櫬東歸督撫大臣
給傳以行途旅即安隆冬利涉可謂福履始終
矣恭人生弘治庚戌十一月二日卒嘉靖丁巳
十一月十日享年六十有八以卒之明年某月
日合葬貞菴將君查山之阡子男三長即勳娶
李氏繼娶林氏王氏次煕熊皆夭女三長適千
戶袁安次適貢士張泮次適翁指揮子時苗孫
男一即志道松江府庠生孫女二曾孫男二曾
孫女一恭人懿行其織悉詳狀中余弗叙叙其

大者盖汗馬酬勳剖符永世振徽中葉乞資內
賢常氏有功於國而太恭人有功於常氏矣繼
往詔來以賛陰教而輔女使之闕於太恭人可
少哉宜銘　銘曰綿綿常裔英烈斯皇婉婉毋
儀不顯其光維烈云何國用是匡維儀云何家
用是昌匪直士行厥有婦臧配於宗工徽音孔
將查山之域誕發其祥俾爾錫羨與國無疆

明故中憲大夫福建漳州府知府景坡曹
公墓誌銘

萬曆庚辰六月廿三日漳州守景坡曹公卒于
官明年辛巳公之子沆潘淜筮日治塋千溪之
原而奉大叅華陸姚公狀來請余銘余與公居
同里閈有世姻情誼故敢執手無何遂成今古
銘何忍辭按狀公諱銑字子良別號景坡裔出
宋武惠王其後避亂徙華亭勝國時有提舉彥
明者始著姓千溪里數傳至芸閣公豹登弘治
己未進士子孫相繼以儒顯而公大父麒以例
授七品官生子六人最後懷松公珏實生公而
出繼其伯父南城公南坡因子貴得贈兵部武
選司郎中暨配姜氏宜人是時懷松公暨配張
氏亦以公䟽請得贈章服與南坡公姜宜人同
蓋異數也公生而穎異童時已屹屹如成人比
長就學補嘉善邑庠生試高等廩餼而諸生
以籍趾排之公笑曰吾豈濡升斗水活邪聊借
此進耳遂以貲遊國學絶不問家人產而殫力
鉛槧不間寒暑嘗以所爲文就余品隲即亟稱
之弗加喜聞一指瑕輒虛心受焉至數易稿余

以知公之器遠矣未幾舉戊午應天鄉薦時瞿
文懿公景淳號人倫之鑒實典試事公出其門
籍其後數上春官不第則復僦居吳山僧舍讀
書其中雖抱痾良苦不廢佔畢歲才一二省其
家竟登戊辰進士觀政吏部嘗奉使犒邊因習
知邊務利弊有經略心已授行人司行人凡三
奉使不辱命所至餽遺絲縷不入于槖令
上改元癸酉陞兵部車駕司主事會　議親郊
所陳鹵簿大駕衛戍㕓牧鄉傳諸務紛劇應之

裕如及所司舘者建置繁興調發無害甲戌同
典武科會試是年轉武選司員外晋本司郎中
先是武弁需選京師者或積歲不得署至窘甚
乞食于途公在事秉公肅紀疏滌淹滯選法稱
平當宁將大用之而以閩瀕海諸郡數警欲得
才爲幹廉之士卧而治之戊寅秋公乃領符出
知漳州府事漳俗故獷狡健鬬胥吏夤緣舞文
公摘發如神執其尤法之自是莫敢犯者郡多
治賈番舶發湊輸羨於官以待經費不貲公至

悉裁之以塞利穴關市肅然乃召其鄉之三老
豪傑諭以敦行務本若父兄之導子弟矯有邑
庠生某以小郄詰訟連歲不解逮至公第露威
爲好語曰若儒生耶而嘗儒衣冠道仁義稱詩
書耶乃甘械繫與囚奴對簿鼓唇吻必勝謂所
學何今若悔禍捐忿而以儒謁吾且改容禮之
何忍庭辱于是言已其人感泣謝曰某誠愚抵
於法公則有賜而生我乎嗾所與爭者羅拜求
釋乃悉取讞牘焚之凡公爲理於率先教化多

類此者已外與省試入闈矢心甄別得士陳文
選薦第一餘在選者斌斌咸知名自是撫按監
司諸大吏並賢公而公亦方肝衡吐奇思大展
布無何而浸疾矣疾既革諸僚若屬吏入視之
有頃卒罄其槖至無以爲斂時海道副使張君
名川漳浦邑令朱君廣峰實捐俸賻之經紀其
喪甚力而仲子藩聞訃馳來亦病幾殞從藉兩
君調護得不死而奉公柩歸時漳之縉紳先生
扶老弱郊祖者轂擊於途莫不涓涕相向曰天

乎何奪我賢侯之速耶其得人和如此初公未
第時備嘗艱虞稍負氣不能受睚眦顧肸於人
及既貴乃務折節爲恭所遇海內賢豪傾身下
之故自登朝及敭歷中外率有譽於紳絢間至
其居家孝友尤出性成甫十四喪癸南城公以
知禮聞而奉母姜宜人愛敬兼備業已出繼南
坡其事同氣兩尤武科鄉舉僾視君鉉今同知
兩淮運事芹泉君鉷愛敬甚殷而撫幼弟後松
君鎛迄成立待諸猶子不異己出則兄子庠生

江嘗爲余泣誦之此公篤倫懿行之大者其諸
收族之恩睦隣之厚賑窮之施甚夥不具列盖
公坦度雅不務殖而一念好義動能爲人所難
故竟其殁室無羨贏多所逋負而平生卒未嘗
以眞語人幾於達矣公生正德辛巳七月初八
日距卒之歲享年六十配劉氏封安人邑令惷
拙公女子三長沆府學增廣生娶庠生李人惠
女次潘縣庠生娶鄉進士李秉銓女皆劉出志
學彬彬克紹公美次滁方業儒娶上舍李承濡

女側室許出女一適張重薦側室潘出孫男五
沆出者曰粢曰糵糵聘富氏潘出者曰樂曰采
一尚幼孫女二沆出一許聘甲戌進士支華平
大綸子椿齡潘出一許聘刑部主事徐鴻洲三
重子禎秩銘曰
謂賢位雠兮而以刺郡止謂才命違兮而以勤
事死兮[illegible]姆仁兮既畢厚矣度劉姆亟兮何嗟
及矣浮生旦暮兮天地亦逆旅不盈其躬兮將
在于其子千溪之封葱兮隆兮而魂返斯而魄
斯而所不朽恒于斯矣

明故太醫若谷楊君暨配周孺人合葬墓
誌銘

余昔偕故㕘藩楊崑南遊諸生間則識其兄之
子若谷而貌逡逡然言洒洒然幾儒也別有年
而若谷太醫矣因稱太醫君太醫君諱楷字正
之若谷其號先世家汴已徙臨安始祖曰彥才
仕元太子洗馬至 國初曰國實載徙華亭遂
爲富林著姓五傳至博菴公溥以仲子銓崑南

先生貴累贈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而伯
子東溪公亦以子樞細林先生貴贈文林郎延
平府推官娶俞氏生丈夫子六人而君於行五
自幼穎異從長者質大義了了業見奇不售去
讀古方書爲太醫院醫士會父東溪公病且老
而兄楫樞弟校並治舉子莫持門戸者公意屬
君君不忍違悉捐進取念入總家政窮晝夜拮
据自皆筭察忝纖啬之務咸身親之上代東溪
公勞而彌縫其闕下佐諸父昆弟專業蒸蒸以

科第興繄君負荷之勤隱然楊氏家督也而復諳於大體孝友性成事無巨細非東溪公命不敢專歲計出納籍上東溪公咸有經不以私廪先國稅室焚身冒烈焰奉先世木主出之他無所念細林先生未仕時被誣逮理君憤欲以身代扶疾對簿必白之弟枚早世力營喪葬撫其孤不育計無復之痛幾絶其諸義周賑族者殺不殫述用是細林子中丞君豫孫稚重君又德之以其父急難故父事君不衰當是時楊氏家

勢雄郡中而君獨安布素嘗戒子弟以盛衰無事毋怙侈以玷清白風及見耳目非是則復慨然嘆曰吾宗其有憂乎未幾中丞君歿門祚寖微有司署楊氏逋稅以千計苛責之君盡出私橐代族人輸官不訾因携家往棲雲巳走金陵歷覽名山川之勝殊好之忘返而諸子馳逆之歸則復顔其齋曰偃息而日鍵關習靜其中與至或召所暱縱浪爲娛以消滯慮一切戶外短長有君君嘗所料者置弗問而識者固以窺君

之志悲矣配周氏思極處士女以孝敬勤儉爲與太醫君共貧者十五年紡織紝脫簪珥以相君不給良瘁而溘不祿先君而逝者四十有二年君生弘治乙丑五月十一日殁萬曆戊寅二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四孺人生正德丁卯十月初二日歿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纔三十有一云子觀孫國子生聚選貢張荻江女女適葉士傑皆孺人生次女適朱之屏繼室曾氏生次子臨孫娶張上舍與川女繼娶李氏

巽泉女側室芊氏生幼子同孫聘趙氏敬泉女側室周氏生孫男二孟奎仲基俱觀孫出孫女六出自觀孫者二出自臨孫者四觀孫等卜君卒之歲十月八日啓周孺人窆[illegible]原合焉而奉芳洲俞大夫狀謁莫子乞銘泣道君治命曰吾生丘壑疇人無善可狀而獨兢兢沒齒庶幾不謬於古人得附名公一言不朽幸矣莫子聞而傷之夫史稱逸民不畢獨行君固宜銘而如君云爾則余豈其人哉爲之銘曰

大生有涯去來適兮夫天難諶盛衰忽兮豈明
且哲燭幾先兮遊方之外維何及兮俾缺而全
昌爾後兮孰天而壽還爾匹兮彼禹而與尚寧
爾宇兮

杜隱君墓誌銘

杜隱君諱㭍字子靈别號平梁其先正獻公九
世孫英發仕元南容教授歸隱海上而從弟宗
原以洪武初中詞科爲太常賛禮郎晉禮科給
事中海上始知有杜氏曰勉夫者宗原弟也實

營周浦塘子孫家焉顧未亢自勉夫子積禧子
清清子恢竹坡公世業農而恢子泰汝寧公獨
倜儻有心計志服賈挾貲客曹會間曹會人稱
長者用廉賈法倍取羸焉歸娶徐孺人生隱君
而公未厭遊竹坡公則撫隱君教之謂曰予家
世顯於儒及棄而農又棄而賈乃其效固弗譽
也若勉爲儒乎因稈隱君佔畢有所詰難不能
荅乃造勝令對何以剗其志隱君則復爲田家
言公嘿然良久第曰令兒與恃持門戶稱克家
子幾是哉無何竹坡公卒汝寧公哀之過亦卒
而隱君才十五齡煢煢失怙奉母徐居里中豪
易其孱弱也而禀故饒計兼并之逐逐焉必甒而
後已會邑編著諸徭豪以危言恐愒曰若急賄
余不則中以劇役隱君爲弗省也者卒及而當
主計輸布萬京師至則中奄誅求過刻汰其半
歸取償於家以千數而廢著且罄蕭然窶矣是
時隱君既有室年且冠也猶左挾冊治儒右握
筭走縣簿額額不得休卒以困捐鉛槧焉而子

瑞安君業離襁抱日英英有開豪乃謀寢而[illegible]
君得以其力術田間業躬率僮僕輓豖作苦闢
草萊而耕家復起比隆慶壬午瑞安君薦於鄉
隱君則喜曰有以夫吾祖之以儒顯望余而弗
逭也將任吾子乎於是益自喜爲節俠孳孳好
義不私其財首謁墟墓表識之賑其宗祊收姻
黨之貧弗贍者或代償其逋存䘏嫠孤雖仇弗
念脫人於厄而貸之金卒隋其欺無悔也從弟
之市沒君千金以空券復交歡如初海決善瀕

積厖無筭爲損益田近浦者痊之凡隱君懿行如瑞安君狀所稱列要爲仁者之度而君子知隱君有以用其力之所入非纖嗇機利自封者矣隱君嘗題枕文寢若於室以自規言足起儒爲十字銘餙遺子仕遺有令名憤倭夷毒冦擬條上當路書語疆域要害應援主客兵之形可著廊廟者此者夫非嘗學問之助耶而隱君所不爲儒者第未遑褒縫掖冠側注蛾趨鞠膝爲容爾迹其平生奚憾哉隱君先嘗患疽而以醫肌解曆之術愈再踰年瑞安君方貴乃以疾終正寢是爲隆慶六年二月十三日距生弘治甲寅十一月初五日享年七十有九噫如隱君者亦既福履考終矣矧榮哀國典且當有待以貴于幽耶子斿登郎瑞安君娶顧氏女一適趙世選孫男二長獻璋娶周氏次獻璠娶顧氏曾孫男一彥良孫女一瑞安君聞訃即第奔歸卜以萬曆元年某月日奉君柩葬璠溪祖營之次而涕姚屬予銘　銘曰棄農而賈可爲也而不可爲棄賈而農可爲也而不可爲吾安卜居既儒曷歸吁嗟乎蠶則績而蟹有筐其父儒慕而子爲珥貂行不干其躬俾爾後昌

李母黃孺人墓誌銘

黃孺人者故荊府典膳雲浦李公配國子生嘉祥母也嘉祥弟耶祥南京工部屯田司郎中實孺人生而爲伯父龍浦公後孺人殁格於制服令後孺人者國子生也國子生卜以嘉靖癸亥二月十日奉孺人合葬雲浦公沙岡之阡衰絰杖跣余謁請銘而工部君爲狀言哀以思有禮矣余交李氏兄弟自弱冠又辱葭莩之親余將於此乎覩禮敢弗銘孺人墓哉按狀黃海上著姓也孺人祖節四川長壽縣尹父泰浦陽先生郡庠生兄剛東昌郡博孺人自少穎異精女紅過目懸解敏捷兼人母顧蚤背嘗代理家政師操切井井具婦儀及歸李會姑張孺人病痳痺孺人居未及旬即屏紈綺執井臼翁恒軒公少其孱止弗苦之孺人前跪曰娶婦承家耳姑且

病婦實有責其敢以勞苦辭恒軒公喜語張孺人於是張孺人知新婦能悉出筦鑰委以家務而孺人既承姑委乃愈益任蚤夜拮据常身先婢御而後責成故庶務靡小大咸辨恒軒公則愈益喜曰昌吾家者必婦也張孺人病既久左右鮮當意者孺人躬進湯藥調飲膳竟三載張獨宜之時雲浦公以孝著蓋孺人助云雲浦公性嚴數督過諸婢媵以事孺人輒前溫解或引咎固謝多得釋雲浦公起家儉然乃好容樂施

孺人兩順之銖金尺帛不妄費而賓至供具必豐公有所與或脫簪珥佐之其諸族黨子女不能婚嫁公妝以嫁孺人咸得其所而公幼弟賓竹君某德撫字恩尤厚賓竹君且老猶母事孺人所以報也雲浦公先歿孺人每懸帨晨戒子姓郊爲壽至嘉靖辛酉八袠矣工部君方在告與兄國子生固請孺人舉觴畢觴乃召國子生謂曰天畀余年足矣惟汝兄弟並荷國恩而以余故忘所報效余不懌獨此又召工部君曰汝

身係兩家漸又委質於朝無庸煦煦效兒女子不吾忍其務移孝爲忠即遄往吾願也國子生工部君受教而退心搖搖未能決乃自是孺人遘疾逾年遂終訃聞無問內外親黨姻婭妾御臧獲輩莫不哭之哀至有指某息孺人業所活某藝孺人教所工某衣孺人手所紉者悲夫孺人生成化甲寅六月八日卒嘉靖壬戌四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一生子男二長即嘉祥娶宋氏繼鄧氏楊氏次即昭祥出繼不敘女二長適

張太守含齋子元昌次適陸太守孫成憲孫男四逢春遇春皆庠生近春迎春曾孫四繼善繼美繼仁繼信工部君狀曰昭祥不類不能如伯兄能養母氏而令生別其稱歿降其服昭祥恨也乃余第考國子生需選且及不肯出覬一命以後救水稱孝矣而工部君謝病自心喪雲浦公迄今九載志澹榮進凡以孺人淹也余於孺人存歿奚憾哉爲之銘曰孰產連理乃岐而分居者志養出者懸闕賢哉壺懿寔揚德芬其德

維何克孝克勤自室徂家時靡有抎亦既壽只
榮哀孔殷沙岡之阡有窿其墳彼拱者木樹梓
及枌下有令毋以從夫君振振來裔徵余斯文

倪光祿配唐氏墓誌銘

唐儒人者光祿署丞上海倪君配也既卒葬有
期其子甫義甫英以父光祿命奉李郎中南涓
狀來乞銘余與光祿同娶於唐有葭莩之雅稔
聞孺人賢雖年不躋壽享不迨榮而行脩於閨
饋譽孚於閭里可列而訓也余曷敢辭誌之

曰孺人父我泉先生其母喬氏世居華亭金匯
塘弘治中名元善者舉進士爲兵部郎中寔孺
人曾祖丁姓日蕃以顯今監察御史伯成先生
孺人季父也孺人生而穎異祖蘆溪公愛之謂
我泉曰使此女男也不當高吾門耶我泉擇所
宜字因歸光祿君而光祿系出夏黃公先世有
仕國初都御史者四傳至光祿父新溪翁業益
振故唐與倪兩氏皆以世裔雄海上而儒人歸
倪年甫及笄即閑婦道有故家風事舅姑甚謹

姑沈孺人病臥三載得孺人而瘥曰婦實壽我
孺人顧益竭力侍湯藥具甘旨時其喜怒順之
如是者十載中外以孝聞光祿初爲邑庠生及
卒業成均雖家已饒裕而經費不關其手事咸
倚辦孺人孺人操切井井攻女事以佐之分夜
不輟至婚喪大故區畫尤詳所御布素不厭敝
雚斗粟尺布無妄費是自光祿無內顧憂得專
力問學尊賢虛友幾成令名顧數就試不第孺
人輒引義命慰藉之至訓督其二子則復稱舉

光祿志未竟者俾咸淬礪多彬彬有興矣嘉靖
癸丑光祿謁選之京孺人奉姑以居會倭夷入
寇里中譁爭走孺人獨以姑病相依計且俱斃
因仰天號曰天乎奈何絕吾姑耶頃之卒構舟
濟及抵城城戒嚴弗內姑病增劇而歿孺人抱
屍晝夜哭極哀行道酸楚竟布斂如禮然自是
亦遘疾恐死以須光祿歸與終喪又踰年光祿
方受官孺人奄逝矣悲夫孺人生正德乙亥五
月十九日卒嘉靖丁巳十月二十五日享年僅

四十有五子男二長即甫義郡庠生娶都司斷
事張雙鶴孫女次即甫英鄉進士娶兵部郎中
曹公濮陽孫女女二長受東海張先生孫鄉進
士德瑜聘未昏而卒次受浙江提學副使范君
中方子允升聘甫義甫英卜以其歲月日葬孺
人黃　泥涇之新原光祿命也　銘曰存欲偕
老兮或從之期殁欲追養兮莫慰毋慈茫茫天
道兮爲成與虧知天之壽兮可與道幾孰亢倪
宗兮孺人之遺新原膴膴兮藏以俟之

太學生董君光裕妻李氏墓誌銘

李氏者華亭脩竹鄉人山東按察司副使海樓
公日章女太學生上海董君光裕婦也卒年三
十有五君哀之著悼亡詩十二章貽余辭指悽
惋而因乞余一言銘諸墓夫董故松聞家至君
益以文學交縉紳先生間復解名理談心性之
宗間證於輪廻因果至李氏事可異焉初君之
聘於李實副使公孟女封恭人董出而以夭殁
公念兩氏世好又憐君孱弱恐攜而恭人方娠
公心許脫生女當續董氏子姻至大期爲嘉靖
七年戊子二月十日果生氏竟婚董君而孟女
嘗患瘍耳後有瘢至氏生亦有瘢其處良倘家
人恠之以謂亡者復生即李氏亦時時言董君
妾自未離毋娠已許作君婦其語涉隱莫可詰
而性好脩持通曉釋偈若懸悟然先卒之數月
忽散財更衣自治終具董君惡其不祥氏曰第
需之至某月日吾當逝比疾革數問夜漏下刻
幾何從容起沐合掌趺坐念佛號數過尋化去

爲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十二月二十三日即與
董君語當逝期不爽於是衆益恠之信氏有再
生緣也董君爲余語如是至君從兄子元長者
狀李氏行亦云而子元他譔明君前身故媪也
事兼奇傳郡中狀又稱李氏三舉子不育嘗爲
董君稍置妾媵君念可幸無墜宗祧義不復娶
以明婦賢卜某年月日厝李氏葵門塘北而自
爲生壙其左君詩有云西方他日願同生所以
識也夫佛氏叫道儒者非哉至三生化石之事

於理有無不可知余獨慨董氏夫婦精行皈心並邁斯教其究也婦以是貞夫以是義於九疇彝倫之叙乃有裨焉此其故余惡能究論哉因董君請錄其著者以表俗化附之輿聞若逦氏之懿行備於壼饋施於紝佩爲女爲婦敬順始終可列而訓者甚夥不具論氏諱某字某生女一適府學生戴大和　銘曰匪生之戀兮曷還爾形匪寂之甘兮曷殲爾英生之無生寂之非寂兮吾於理乎焉憑吁嗟媛兮樂玆爭土兮寤

者靡貳歿永寧

陸三湖誌銘

嘉靖丁巳四月四日三湖陸君卒君之胤子如山等卜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葬君六磊塘之先塋奉董君海觀狀來請曰昔者先君獲侍先生遊知先君者宜莫如先生今不幸大故惟是先君之葬銘敢敬以辱竊附不朽拜且泣余亦爲泣嗚呼余自束髮讀書與君交迄今餘三十年往事恍然在目不敢謂不知君而遽忍銘君哉君諱世榮字子仁三湖其別號也世居華亭始祖禰言生敬一敬一生興一興一生樂善徒居長壽橋族始著樂善生昇昇生智智生簡爲雲林公君考也雲林公嘗業儒有醇行而酖沈孺人出者姓以壼懿聞故君生而漸於家範多焉甫成童記誦三史知屬文作字必端楷與其友莫子同授尚書學於褚春埜先生所卽砥礪以禮自屈同學生有過相切責如老師然爲同學生所敬憚而春埜先生亦大奇君弱冠補郡

庠生益強學問能推誠虛受信於交游間籍甚華之陸率祖平原或以謂君君輒謝曰予胡敢附古人顧二陸才華宜公經濟真後代師余不敏敢不標趨古人言如是而已歲其甲子督學御史栽菴楊公校士江南時號嚴明置君高等授廩而悄上學官至者有所推薦士率又以德行目君君事雲林公沈孺人愛敬備至有疾籲天期以身代居喪致哀必誠必信不以貧故廢禮焉伯父雲谷公應貢不仕奉養之終身族播

衍以千指咸君德無間言念幼育於外氏追長不忘外氏恩其爲諸舅氏執禮甚恭常以身與其家難而於表兄沈子新相友愛若同袍子新無嗣乞後君季子君始難之而不忍違卒許之子新婦又抱育他姓女君承其志擇配甕嫁厚貲之婦翁早世迎養其外姑竟歿不衰益君性敦木近仁故自其持身及家無間内外親黨歸於厚人以爲難第學行如君者於猟取科第以階顯榮宜不難致而乃屢詘幾試無能一吐胷

中之奇自見於世而命殞中年此士林所爲歎息也君生正德戊辰四月十九日距卒享年僅五十云配何氏子男五長如山府庠生娶陳濟女次如阜亦庠生娶許從善女次其心即所後沈子新者次如岡聘同州王志喬女次其陵聘鄉進士顧學仁女女一適邑庠生史筆孫女一尚幼　銘曰維士樹行若彼力農是穮是蓘厥有歲豐歲則是豐士也回窮回以仁夭殺以禍終不云耕也餒在其中□行猶報淅命職其逢磊塘之封世澤所鍾不於其躬子孫其逢

封太孺人盛母宋氏墓誌銘

余弱冠時嘗過其友今侍御定宇宋君第白砂里里有著姓爲　贈文林郎南城兵馬副指揮西洲盛公其配太孺人侍御祖姑也時西洲公亦飯余每供具輙精腆余問所從侍御因具言太孺人内助賢甚逖踰今且三十年而太孺人卒子鶴慶府通判際時卜以某年月日葬太孺人　之原合西洲公墓奉侍御狀來乞銘余

旣雅聞太孺人壼懿而又因鶴慶君之賢徵道焉乃不辭而敘之曰太孺人姓宋氏父廷用母凌氏其歸西洲公也會姑蚤世事繼姑陳孝養備至是時翁悅耕公總家政太孺人實相西洲公恢其業比至析産則勸公義讓諸昆而務薄取以成孝友名然獨佐以勤儉一金尺帛非公命不専業用滋裕中歲無子爲公置側室顧氏生際時周氏生明時躬勤鞠育無異所生稍長勉以務學親師厚爲館穀夜或篝燈伴讀熟

乎乘淪茗飮佐之煦煦相勞苦嘗洏日幾曠不
廢也以故際時器蚤成恂恂執禮有大雅之風
葬職金吾權今官即未竟所就而名行蒸蒸視
制科起家已足相埒僉謂西洲公義方之教則
然而不知慈範之有助也太孺人既以鶴慶君
貴受今　封稍謝家政屬產二子顧氏有女厚
貲以歸晩推羨贏贍宗卹隣賑窮賙急專務施
德類不惜貲以故屬纊之日行道悲歌里舂不
向非感德深至能然乎太孺人生弘治壬子四

月十七日距卒嘉靖乙丑七月念四日享年七
十有四子男二長即際時娶孫氏次明時娶陳
氏女一適秦子其孫男一世臣孫女一　銘曰
婦道無成乃亦有終無成無遂緊惟夫從有終
有度生馳寵封兼斯二者宜懿闡之無窮

明故處士濵桂路君墓誌銘

路生琦以問業從余遊嘗道其父濵桂君之懿
行義推樸誠長者君歿而琦卜以歲癸丑十二
月十二日葬君運鹽河祖塋之次奉余友張子
月鹿狀來乞名余雅聞君名而徵介于余交義
惡能辭按狀君諱昭字永宣別號濵桂先世爲
汴梁人宋建炎間曰忠者授職華亭因占籍上
海家焉其地今名路家匯路華橋沿君姓也曾
祖瑛祖某父忻號隱軒娶陳氏實生君君少孤
獨奉母訓從師講藝嚴有成而困於徭役弗竟
迺天資醇篤率性師心每與道合事母陳孝常
所與遊多學士雅馴持家勤約稍盈於貲念惟
老氏厚亡之戒好爲義推賑窮乏伯兄某仲兄

某相繼歿兄子曰環曰球君皆子字之教督以
成從兄晟無嗣歿爲棺殮姊歸曹氏妹歸石氏
兩家咸以鄉賦長廢著賴公代償其逋先娶於
陶病卒外氏式微君割田爲贍繼娶姚迎養姚
母厚其終亦如之里人周進汀衛湘於君世好
貧爲營室歿卹其孤隣家有美田便君所請鬻
者助而遣之曰乘人之急而利其有吾不爲也
以故里中義君俗歸於厚有不平者得君居間
無不解紛君病或爲禱祠願以身代臨其喪極

哀悼焉君生成化七月十六日卒嘉靖癸丑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三子男一即琦爲博士弟子員娶太學生潘君某女女三長歸進士澗松唐公孫郡庠生昌德次歸郡庠生朱君某仲子允賢少歸新昌令劉君某季子文起嗟夫余觀濱桂君之懿行所可知者類若此德細事罔裨於大閑而令閭巷之達終身慕義無窮於風化移易有足述者若斯之倫而身隱名湮俗將安儆余誠懼焉故於君特誌之而又爲銘之曰

德施者龎璞全者昌靡翁弗張爾後有亢靈原永藏

故浙江按察司知事王屋張公墓誌銘

吾郡有張玄超先生者騰聲藝林紳裾誦義之日久矣其歿也無識不識莫不相計欷歔傷其哲萎有典刑之思焉而公之孫孝廉君雋孝緒緒懼世德寖湮而又痛父九韶君早卒弗及為公闡揚休懿乃雪涕余謁奉太史唐元徵氏狀請銘以余與公雅相善能知公也余惡能辭叙之曰公諱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別號王屋先世有鐵一者自嚴陵徙上海之龍華里家焉由鐵一而下七世爲餘姚令杰八世爲萊州府同知地及公大父湖廣布政司叅議萱九世爲公考順天府通判文洲公鳴謙及從父博野令鳴岐淵源名閥簪冕蟬聯蔚然盛矣而公少負頴異父文洲公及母李宜人絕憐之謂亢張氏者必公也而公固曠覽不群於一切蝉蛻世榮意殊易之而竟諸生及卒業國子屢試弗第乃慨

然嘆曰命夫天遂不與張子能終窘張子不朽業不以勢而彰者乎自是下帷發憤專力治古務博總群籍囊括百氏勒成一家言與海內士別建旗鼓而馳斯誠偉矣迨其潛神積思久而神詣時發之詩若文其詩爾雅冲澹興寄寥遠有魏晉風其文閎深奧衍出入東西京不作晚近語及若緩頰盱衡攷擴前聞剖析疑義雖當世宿學皆自以爲不如即單辭片楮傳之好事又無不視若拱璧爭購焉奇此公平生建豎之

較著者洵足不朽矣而以跅弛不呰省困遴稍
從祿仕爲浙之藩幕非其好也當是時諸監司
大吏率視偉公折節相下不欲煩以簿書而公
亦因得時乘休暇幅巾竹杖焉一舠觴歌武林
山水諸名勝區以吏隱自命無何會御史某者
任苛政爲聲虐使公公不可遂以歲丁卯飄然
杖劾歸歸而閉門却埽室常罄懸殊安之而期
必竭其平生以竟所撰著或縱群籍几案間分
日研討至不能布席對客咯然班荆趺坐而已

晚歲卜築秀林山麓其地多恠石危泉烟扉月
榭叢竹茂林因公而勝者公自是益屏跡城市
有司以賔餞强之纔一往即謝卻不再所著書
有剪綵翔鴻聽鶯避暑題橋猗蘭擊轅佩劍林
棲隱儇秀林新草諸集所輯有詩學指南韻苑
連珠韻學統宗楚語莛範楚林楚翼賦林七萃
太史史例史記幾微新舊註鹽鐵論唐雅回文
類聚詩紀類林等編羲不勝紀其所交與晝寓
內贊豪若先輩金陵顧中丞華玉吳中蔡翰林

九逵文翰林徵仲王太學履吉皆公所嚴事而
金陵許太常仲貽吾鄉徐奉化伯臣何翰林元
朗何祠部叔皿董太學子元朱太學邦憲吳與
孝憲副順甫濟南馮憲副汝言東粤歐工部楨
伯黎秘書惟敬輩以雄文高調墳虒一時無不
推轂公爲交譽者四明豐翰林存禮天才豪宕
意少許可誦公詩擊節稱善久之武林方憲副
思道避逅公太學廡舍未明聞語異之及晏温
識面驩然定交古歙許相公維楨聞公名持書

入都造焉公未退直叩其榻前一見語合握手
如平生其爲諸名流所雅慕如此公素貌侵僂
僂若不勝衣而禔身處家動遵古訓嘗憤流俗
謟附焰熱反傳咸意著叩頭蟲賦以見志又憤
後售稱詩者々談古而師今爲談藝篇以規之
居常評隲臧否耿耿不阿曽不少假唇吻於暴
豪之徒而遇士臭味偶同即虛懷延譽不置里
中有不平事慷慨扶義直之不得則或終夜咄
咄忘寐族人以貧故有鬻其女豪家者傾囊訟

千官必歸之乃已何翰林遺孤反斷於煦煦假出
身力援卒置奴於理所知董子元以才不祿衛
匐臨之哭失聲聞者感悼此又公篤於交誼之
大端也先是巡撫陳公我渡廉公行誼爲白其
無妄而檄有司以學行俱優扁其門巡按邢公
知吾行部至松高其義數存之里巷爲置買山
錢若干比卒之前一年上洋顧令君議脩邑誌
而難其人禮聘公公時已寢疾而令君意益虔
公乃力疾往再閱月而書成其紀載博雅義例

精詳一時目之實錄而公自是亦不起若有待
以畢志云公卒之歲爲萬曆丁亥正月朔距生
正德丁卯十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一配唐
氏墓在望湖涇之原葬卜是年四月二日將啟
唐孺人之窆合焉子七人女五人孫男十四人
孫女九人曾孫男三人曾孫女三人並英特婉
順而其長嗣雲門元孫齊穎俱領鄉薦他舊起
膠庠振厥家聲者濟濟未艾也諸名字嫁娶具
見太史狀中不著嗟夫公以宏才博雅望重一
時其於稍自抑貶以諧世好豈必後人而曾不
能徼再命榮建石畫於當世及弱冠操觚要之
白首而又不能一奏公車之牘來掌故之求志
誠悼矣然當舉世方務夸矜勢能之榮而獨以
鴻文鉅藻放辭瓊琚爲藝林望冷與靦然懷尺
組岌壁冠而遊者一得相當卽公考妣所稱能
亢其宗以錫羨來裔者於取數爲孰多當有能
辨之者余論次其可知爲誌而系之銘曰
器無恒量玉毀瓦存木托而茂蠅附而奔卓彼

明懿貴匪位尊學窮玄指思入妙門既咀其華
亦尋厥根縱横騷雅按羅典墳掩藻先士垂型
後昆栖遲衡宇含和葆淳其文霧隱其變泥蟠
勒銘幽宅永賁泉原

故文林郎郯城縣知縣墨江陳公墓誌銘

郯城令墨江陳公歸卒於綏者十越月其子大
廷大道卜日治葬御史涇祖塋之次而奉襲給
諫方川先生之狀來請銘曰傷哉孫先子之瞿
瞿平生也而號不知[illegible]　惟是窀穸之事

願附一言於先生俾永之余慨焉憶公諸生時交也不辭而叙曰公生少負穎異垂髫能屬文授經先達宋大叅樗菴先生雅見賞識尋補博士弟子員督學使者閩胥齋丘公人倫之鑒辛卯閱士至郡時余與公異庠而試並選首受餼因定交公益精詣繼宵晝不懈英聲駿發郡太守長沙熊軫峯良器公而惜其困遊也爲寘畆甽若干資之學既成丙午序當貢公憫其次者其幾耄也讓之又明年戊申乃始入貢京師例

可得博士而鄉長老徐太師時典大宗伯署諸生之宜咨送選部者視偉公誠恐勿小就必強入畿試試果捷順天己酉鄉薦公誦斯義蓋汝齒云然乃復數奇數對策弗第公撫然曰丈夫生弗逢世無穿徼一命榮以穎見而溪齷齪終轅下駒爲遂謁選得鄒城令鄒故凋瘵上洼洳不耕多流亡公屬其父老問民所苦招徠之課之墾闢竟成沃壤民知樂生先是徭稅無法民無所約質公覈畫一令戶各給牒而與之明稍

沿江南之故民爭輸納便之有論城旦贖鍰不脩嚴月械繫者公憐之不竟責以他羨爲代償多所全活黠生共者殺妻以誣其友賄而具獄公廉得實按其罪遠近稱神俠少年有徵逐鷹犬鶩六博結客報睚眦者橫其里中側目而獨事毋以孝聞公偵其然猝逮至庭數其罪笞掠具楚衆意俠少且死公忽呵止曰若惡稔矣而猶知有毋若心未死也余念仇季智之寬陳元卒爲善士脫貫若以活若毋將無悔禍耶俠少

涕泗被面碎首謝至不能出語遂釋之後果改行焉僚幕王子燿素愿坐浮言失上官指下之獄幾寘于法公察其冤爭之力得免有鄒吏持金爲公壽者辭曰例也公叱而麾之嘆曰誰與墨者之以賄例也而吏猶口實耶鞭之出自是苞苴嬖絶公庭蕭然蓋公蒞邑者僅踰年而諸部使者旌賢之檄無慮一數下總憲衡水傅公方疏其名以聞而公忽引疾解綬歸矣歸之日士民遮道留之若離襁褓迄今爲俎豆云公脩

容白晳性開明無媕阿論事輒中窾不骫於是
非然仁而愛人雅務約節數致羸數推以賙窮
乏性至孝洪往事居咸度於禮歲時必懸二尊
人像哭之哀膴年猶未舉子字兩甥教養恩
倍竟歿不衰迨踰強仕始舉大廷絕憐之凡計
偕北上者四必攜與俱曰舐犢老懐聊復爾爾
本之大廷之器夙成而公竟有子者蓋漸漬所
從來也公自懸車來十二年所而林居無他好
惟日縱觀圖史集古方書自娛鍵關息游無高

門縣簿之謁有司延致鄉飲謝不能赴曰王僣
王殘病人安敢顛越大禮公之淳謹可觀已公
諱志元字三卿先世出晉潁川陳大丘裔五世
祖從汴勝國時始從華亭曾大父曰樂善樂善
生敬菴敬菴生怡桂配盛氏爲公考妣公生正
德辛未三月二十六日卒萬曆壬午正月十三
日春秋七十有二娶孫氏側室袁氏有男子二
人長即大廷國子生孫出娶馮氏廷尉南江孫
女次大道袁出聘何氏司隸訒齋女孫男一尚

幼孫女五長受汀州守季雁山孫應泰聘次受
潮州守俞新宇子聘蚤卒次受比部張尊湖孫
序愿聘次未字次受漳州守陸自齋子萬舉聘
俱大廷出夫公振微起約席世資而拓之婦行
其德且也仕卑而志伸不難引退有可念者矣
系之銘曰
翁齒醽亯譽髦斯匹擒藻離[illegible]席珎待辟晩上
公車分圭被檄邴生薄遊周任陳力迨賦歸來
徜徉泉石散帙投閑巾車御疾綏履考終窆茲

玄宅爾後有亢振振奕奕我銘詔之俾未憑翼

勑封孺人徐氏墓誌銘

孺人姓徐氏世爲華亭脩竹鄉人大理寺左評
事漸川董君元配故河南道監察御史南湖徐
公女以評事君貴得　封孺人云初御史公娶
葉氏生孺人幼敏慧有至性御史公儒貧時孺
人辟纑圭竇雅乏傅姆之訓宗媚文物之觀而
夙閑內則以淑女閨閒窺御史公課藝文多所
懸解因通於孝經列女傳諸篇善伺父母起居

食息委順其意御史公鍾愛之念必得佳婿乃
字而嘗與評事君父靜軒先生以學行齒膠庠
間相友善因視偉評事君於穉齡欲得爲館甥
未幾御史公成巳丑進士出宰峽江且行數過
靜軒先生申前盟評事君乃就婚於徐而御史
公嚴之重客數戒孺人以善事夫子且曰得壻
若董生嘗不後人矣孺人守結褵之訓夙夜敬
恭措据婦事以佐評事君於學歲時遣人起居
靜軒先生伺燠寒進脩瀡有常先生悅而安之

曰眞董氏婦也庚子評事君試南畿會御史公
使閩道江上得君所試藝讀之躍然曰吾不意
別子有項而探諸至此乎詰遺之二謙以識更
末聽鹿鳴也語聞孺人俄而果兆報至孺人輾
然顧左右云喋進固有命乃獨不負家大人物
色差足慰耳居有間靜軒先生春秋高而御史
公語子且傑然矣孺人一日謂評事君曰君有
子職妾無能佐以蘋蘩報君父事吾兩尊人德
也婦道謂何而令爲側終無問寢食者乎評事

君曰諾固吾志也孺人遂請於御史公隨評事
君歸得奉靜軒先生養益虔而躬操井臼絕無
貴家風其諸細大量劑盈縮之節織絍絲枲之
務烝嘗脯醢醪醴之需必脩必精而靜軒公病
且卒一切藥餌棺斂諸費倒篋力營有評事君
所不戒者其待宗戚有禮御臧獲惠且嚴能得
其力孺人惟浣衣澹食如約時而益拓其家以
大用足評事君既屢上春官不第者五謁選授
歸德推官以孺人從孺人在歸德持內肅然日

進蔬水至門擎拆爲盤盂隔垣以輸僮奴毋得
相授受推官職讞理每退食孺人時問所决獄
狀輒諷以矜恤無深文即評事君奉牒訊他郡
訟及視所部邑篆數往返亦如之以故評事君
得專職業治以最開歷騰薦刻戊辰恭遇
上建　東朝覃恩中外應令格孺人是以封迨
評事君拜今官孺人念父母老矣弗果從而評
事君且倦遊官大豈不三月謝病歸尋致其事
方與孺人計安苶鑿爲偕老期而御史公棄孺

人相繼遘疾孺人委家政往侍湯藥竟弗起痛之幾絕嘆曰天乎奚甫匝歲而奪吾兩親之速耶自是抱愴鬱鬱不甘寢食者久之亦病卒爲隆慶壬申八月十有二日也距生正德甲戌四月六日享年五十有九云子男二長傳緒府學生娶翁氏信豐知縣豫堂翁君女後孺人六年夫婦俱夭次元頤娶陸氏禮部尚書平泉陸公女二子皆側室徐氏出也先是評事君艱胤嗣孺人有隱憂聚內外族黨之子若女教育之長

婚嫁之去而厚資之者一數輩既而曰吾所爲此凡以廣慈鞠寄目睫娛爾千百年而遥爲董之一綫計脫未就而殞目且不瞑矣乃始禮配徐氏入室連舉子而孺人顧復之不啻已出人尤以爲難評事君洗卜萬曆庚辰十二月十有三日葬孺人南菱竪羅涇祖塋之次而率子元頤奉張憲長受所先生狀來拜且泣屬余墓中文茲評事君嘗爲余語悼亡之戚良厚因詳其內言及見傳緒博學高才爲造物者忌切傷之而今元頤近俊朗振起未艾能世其家然後知天之既定而孺人於冀祚有大造焉宜誌而銘之銘曰

謂孝必婦兮而孝女多有之謂賢必配兮而賢莫如母慈兼茲四美兮曾是以爲無儀雲爲車兮霓爲裳仙之媛兮逝徜徉墓木拱兮靈永藏錫繁祉兮俾無疆

明故太學生源泉唐公墓誌銘

公卒子咨若等奉鄉進士杜君狀乞銘於予予

內子為公弟之女而杜君咨若之姻家也於知公習等爾予惡敢以不文辭迺按狀而誌之曰公諱自明字教甫別號源泉先世家汴宋建炎中捫仕郎貴一扈從南渡居白砂里入 国朝族以繁五世祖璟生玉玉生墉以子禎貴贈儀部主事墉生祚授七品散官祚生太學生僎娶戴氏繼楊氏是生公公自少瑞重寡言笑敦士行弱冠事經義補博士弟子應例卒業太學會考妣繼逝重帷並存迺褫業供喪葬察治滫瀡

克承燕貽考歿時伯兄巽毋叔弟繼別季弟少
孤女弟在室咸倚重公而公爲均產寧居教養
贊送振孤營葬曲盡其情至族兄弟子姓之賢
者愛勉有加嘗自以衣冠世裔夙夜砥礪其子
若孫使彬彬庠序間攻文循矩矱公得端居約
素料理質殘不墜其家聲蓋翔然鄉丈人之賢
者然以中無畦町不能俯仰人晚被誣橫窘撫
百端竟以理雪然公自是抱快快殆矣垂歿以
敦睦成名爲子孫囑戒作佛事曾不及平生感

憤之言其襟度夷曠識大體如是公享年六十
有五配李氏禮部郎中冝散公女子三咨若邑
庠生娶蘇氏御史一齋公女咨禹邑庠生娶顧
氏州判順真女李出咨益娶吳氏儼谿女側室
顧出孫九汝謙娶錢氏汝誼聘李氏汝讓汝諒
汝訥俱咨若出汝諤聘顧氏汝詢俱咨禹出汝
慧汝智俱咨益出孫女八長適庠生杜宗翹即
鄉進士時騰子次受庠生張霖伯子重宣聘餘
幼子惟公生朴茂椎訥與世無競固自其性然
至於收族厚倫承家啓後咸中矩則此非嘗學
問知禮義之助弗能也唐氏以右族稱海上簪
纓藉藉不乏如公所繫以倍養元脈篤祐宗祊
者其功可少哉是宜銘銘曰　用以拙藏慶由
善積世変滋多作德恒逸碩人犖固信銘徵石

贈承德郎禮部主客司主事菊泉方公太
安人錢氏墓表

贈承德郎禮部主客司主事菊泉方公太安人
錢氏今奉　勑巡撫南畿都察院　都御史龔

江君其之考妣也主客公歿二十年矣而太安
人又先公十四年歿既皆有名公誌銘及是都
御史君宦既達方氏益有閎衍德考源慶流綿
邈都御史君念不可無述也乃具狀自系世滋
蕃及事軼宜著者加詳屬余表諸墓道而以厚
祿之弗逮有餘悼焉夫都御史君於追遠厚矣
余惡敢辭按狀主客公諱某字某別號菊泉其
先嚴陵人後徙杭之錢塘始祖某
高皇帝時徵明經以試賦爲選首聲籍甚數傳

而至公之祖某授新城醫學訓科因家新城而公考綠坡公某爲邑弟子員以學行聞與弟鄉進士浦李父鄉進士銓相頡頏爲名高竟弗第由歲貢歷邵武建寧學官娶吳氏生子某某並邑庠生繼娶孫氏實生公而公生十歲喪妣建寧公憐之重督楚用弗克竟於儒乃其志耿耿彌荒不墜其家聲而凡賴以卒業建寧公卒於官匍匐走二千里迎櫬歸葬事繼妣邵氏以孝聞雅好讀祖方書閒從異人指授醫奇中有能

名造者踵接然乃未嘗責其報或聞之故曰吾家世儒籍今能潤飾其業所施惠直此耶今於藝至淺鮮卽去有濟且媿無以得當敢望報乎聞者知公長者而公平生爲行近厚率自其性然人以故德之曰是後將大出已而課子都御史若學呆成舉嘉靖二十年省試辛丑第進士里中相慶曰天道於公章矣都御史君初授南康府推官謁公別公誡曰汝既仕任職則無忘吾所命名矣又曰推理所議文罔其極慘苛漢循

吏傳可念也都御史君載拜受命居南康政有聲既二載迎養公至未幾公疾作且革會都御史君奏檄召喜曰兒勉之爲吏以治行徵能用吾教矣吾可以暝遂卒是爲嘉靖乙巳七月念一日距生成化辛丑十一月六日享年六十有五越七年辛亥用都御史君考禮部主客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淅得　勅贈如其子官而太安人　贈如今稱太安人者邑著姓錢公倫女有內則年十五歸主客公卽閑婦道善事繼姑鄒

能當其意主客公兄弟五人皆與毋而太安人中調之用成公孝友名人亦因以謂太安女丈夫言能爲人所難也太安人生弘治壬子正月十二日卒嘉靖壬辰十月十三日年纔四十有一云初主客公娶羅氏卒無出繼乃娶太安人生子男一長卽都御史君次例貢生某女一適某孫男七曰某某某某某某某　其曰某某並邑弟子曰城尚幼夫余不識主客公而嘗從都御史君同官祠部察其志行固遒然下之迫君出守吾松

刋亂寧民功施保障文數仟以巡撫至晴咨大
計尤㐲民瘼思造我東南即於都御史君未究
施用本其義方慈訓之所從來爲國家誕哲育
材以資緩急功誰與歸而主客公承儒裔累葉
憤志弗竟所爲孳孳務積仁樹德以亢厥世由
今觀之不亦允顯哉不亦允顯哉余故爲表將
就其里僉芝之山之阡揭示來者俾永有攷云

明故廣西太平府知府貞石吳公墓表

廣西太平府知府貞石吳公殁其子瀛孫之麟

謂余雅知公以墓道之文屬余喟然而嘆爲辭
公平生表之曰夫世衰道喪士行卑卑若貞石
公所謂直躬好義倜儻自喜雅不羈俗者非耶
公諱梁字伯材別號貞石先世由閩之崇安徙
居華亭至公考竹坡贈刑部郎中毋李氏贈宜
人生公公自少食貧苦志弱冠爲諸生客余外
家余從外家識公已益習當是時郡中同遊若
莊于玄育仇子元達元愛及公兄子子信等咸
以茂才望於鄉里余亦溢等其間率莫不推轂

公籍甚有司目之異倫而公方抱冲襟務挹損
退然常有以自下至閉門課藝博綜窮搜覘其
曹功獨倍之諸號穎捷者不及也歲乙未應選
貢入都舉順天鄉試高等譽益起公始訝然自
信有長鶩遠馭心遍交海内之雋即諸海内之
雋所居鄉一切謠俗汙隆山川委隩人才名物
之盛衰好問孳孳語必更僕務通于當世之故
見諸施行而公之才局且一變矣及久躓禮闈
憤弗試曰吾卒困于此無以自見乎乃謁選天

官授邵武推理爲推理則恪恭任事知無不爲
慨然以功名自許所從臺憲臣糾察吏治鉏梗
植良諸畫策語詳各薦剡中而議軍興芟劉寇
郤賂遺三事尤著會課最陞刑部主事晉員外
郎郎中用諳於律令持法平同舍郎推公老成
爭避席而部尚書甚任之遇大獄疑弗決者輙
屬公訊有金吾巨姓者横抵法介於要璫爲居
間恚不能得之於公嗾群璫伺公入朝薄而辱
之幾及公決眥前以兩手持兩璫者欲訟言

上前大謀瑞股栗默散而公法守不爲撓凡公
莅官卓躒風猷可紀者類是而才局又一變矣
及若太平之遷當途者嘗書抵公勸駕或因以
謂當途誠愛公才乃其故有不可知者而公第
不受牢籠莅郡前三月毅然抗疏歸葺舊廬
海上日親圖史覽先代治亂興亡之跡及彙宋
儒理學格言成帙日誦討焉曰斯吾假年寡過
心也公與人交不設城府不侵然諾常直舉胸
臆示人無隱而惡曲謹苛節呫囁附耳之容恤

人之私効忠告款款過有以過告者務若搤腕
不能降而退常服義或加以非禮身當之不避
斧鑕而趨人之急若飈逝之不留常以力穡起
家至歐宴稍羸輒捐以布惠憫病涉者所築橋
梁並張溪屬之金山凡二十所嘗曰士固不當
貧而稱者皦皦佚偷子也吾恥之因斯以言當
事機利計影撇若商賈之爲彼椎儒無庸甘長
公食貧未遇恂恂儒雅務若無奇及養辯蔵
勇之久知務於型以用其所不足則乃進不

隱賢退不降志烈烈慕豪舉如是矣人才附於
治淺深之致詎有畏哉語稱居養移人公豈謂
是無亦其自少至老籍友朋資學問所孫變化
氣質之符耶行年八十有七而綽約如嬰兒無
疾而終或疑其僊遊嚳公即不僊要爲達生委
化晚而趣道之深當有進於昔者英爽邁不疏

故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大鑑先生碑銘

君諱良傳字[illegible]其[illegible]額
高皇帝時自君高祖志清君諱清者出贅柘林

李氏家焉子孫碩蕃遂爲里著姓至君考靜軒
君孝生子三人長良佐光祿寺署丞仲良俊南
京翰林院孔目其季君也君鍾英茂爾騰聲稱
齡敏慧夙成餘力該綜擇賢處友志期立言童
時補博士弟子員邑令永豐聶江聶公奇之召
置門下風勵諸生總角應試弱冠授貢京師
建康東橋顧公闈中西玄馬公忘年定交爭相
延譽庚子領鄉薦辛丑舉進士分宜介溪嚴公
在禮部知舉棻署及君言曰是吳下兄弟知名

者千將鏌鋣其一至矣當是時君寔與仲內翰君才名等埒先後察孝廉哲軼齊驅英標競爽舉公賞識什必與焉以故所至籍甚稱二何云君筮仕行人司行人兩使宗藩式禮不辱擢刑部主事以儒飭吏讞獄多平乞改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陞祠祭司郎中恪守章程刷釐振敝故祠祭所隷動關勢家君欲裁之而大吏沮撓弗竟其志乃喟然興嘆鑒周任陳力之戒高臥生薄遊之節抗疏陳乞投紱言歸時年四十有

七通都大夫下至閭里徒御咸庾稱難謂古鮮儷此君出處之概也議者或以行人多官禁近而君獨郎曹仕宦率貴京朝而君投閒散務進者白首郎署而君不終日遂疑窮通所值迺忤於時而本其恬澹寡營寔成於性故能脫屣榮名甘心嘉遯飲食宴樂薄取世資假麴糵以寄沉冥託二氏以逃名跡君之雅致可覩於斯矣年五十有四疾終正寢相知交訃感涕山陽文學衰辭傷其哲萎相與謀曰君行誼雅馴韻宇

夷曠去機率性不忮不求已諾必信見義能果總其素履德不踰閑而乃仕弗究施年靡躋壽胤子未樹述造多逸所不朽者允惟令名匪藉鐫辭曷彰潛耀乃碑而銘之曰　猗與何君義問奕奕或出或處知玄守默其行規圜其躬矢直坦坦君子羣道終吉云何昊天憖莫是奠既厄其遭復褫其魄謂缺者全於理則惑曷以詔來我銘玄石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男 是龍校
是元輯

行狀

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春山富公

行狀

公姓富諱好禮字子超别號春山其先河南洛陽人從宋南渡家華亭祥澤里高祖以誠曾祖禎祖綱父洪是爲雪峯翁以公貴封工部屯田司主事贈四川按察司副使母丁氏封太安人贈恭人雪峯翁九舉子不育晚得公絶憐之不忍程於學公年十三侍翁入城府過學宮覩師儒文物欣然慕之翁因畱公假館就學而旦暮從所居來課其業時鄉大夫憲副艮庵張公視偉公爵其季子應隆教之應隆名士也公從授毛詩學有端緒矣十九補邑庠弟子員正德庚午舉應天鄉試庚辰中試禮部辛巳第進士授

工部屯田司主事嘉靖壬午奉使榷税荆州荆州榷務於國課特重而機利易趨奸積莫詰公至悉披其蠹條奏法所不便於商宜復舊制者數事

上允之著爲令居三月丁内艱乙酉改刑部浙江司主事丙戌丁外艱已還職庚寅奉命慮囚淮揚壬辰陞河南司員外郎尋陞本司郎中時有京師惡少某以事抵法公執而論之惡恚甚匿詞衣督間潛入大内疾呼自刎舉朝恇懼爲公危之而公車劾奏不報事竟寢則上密遣中使廉公故清慎所按獄不寃也癸巳銓部議擢公開封守會御史馮君恩言事忤冢宰下獄坐死公爭之力冢宰嗛之因不與開封而改守重慶先是公嘗夢家萬山中及被命道出江漢過荆門下巫峽覽峨眉青城諸山之勝歷歷如夢中事而公平生宦蹟竟以蜀終夫人出處之際豈非數哉又豈嚮公者所能使之然哉公在重慶以敦本實崇教化爲務察孝廉有行誼者表

其廬或優之廩給卹其婚喪歸其帑子而於梗化甚者乃始一懲之朞月政洽俗歸厚焉重慶所屬州若縣凡二十賦額故繁因爲弊藪公至始爲畫一之法第給券於民而與之期民信之輸稅如市吏莫敢奸蜀府與都司劉永昌以事訐奏　上命給事中御史各一人按其獄累月不決當事者檄公往往立訊之十日而獄具聲籍甚凡七登薦剡陞本省按察司副使提兵建昌建昌者西蜀極偏雜夷難治公攬轡慨然有

用夏變夷之心務威德並用因其俗弗擾之境有大渡河故諸葛武侯渡瀘處每夏秋行者觸瘴癘多死公閱險阻鑿山湮塹起海塘堡數百里屬之省城三閱月而成孔道行者便之諸衛初藉井鹽以給兵餉久而鹽丁亡去官軍豪者專其利吏無所責稅急之則變生公知其然第署諸豪者家官與之符令責鹽如故而以數限之因計應給月餼准其課額令下聞者咸自安而亡丁多復業公於仕官與華之槩大抵然也

三年巡撫李公欽特疏薦之會屬吏以殃民見訟者公致於理而省僚某爲造請不得因衒公譁其細傾之於部使者是歲辛丑當大計天下吏公遂飄然投紱歸既抵家日寄傲泉石自號峯泖主人與其鄉薦紳先生數輩爲耆英社云郡有均糧議公與太守馮公力陳三鄉之分反覆數千言而相國存齋徐公時爲少宰亦條其事書抵公公持以示有司議遂不果公所居鄉號爲積荒賦繇徑重民多轉徙公倡輸義田助

役鄉人賴之公練於事以直諒爲有司重而未嘗干以私用是見禮其歿而邦人有典刑之思耆英爲解社云公方面豐頤椎才曠度立心制行喜正大而惡險陂尤樂道人善遇事不平輒攘袂赴義人以是多之所交與盡海內之儁君宮諭嘉禾屠君應埈尚寶毘陵白君悅通參崑山張君寰宮諫毘陵唐君順之皆以通家契誼數從晤遊赴期千里或相與探奇選勝輒以鉛槧隨所至有述曰前入蜀稿曰後入蜀稿曰遊

太歎記曰遊峨眉山記方梓行而晚遂方士談
神仙之說殊好之時時閉關澄慮專氣守中沾
沾喜曰吾道自足難語人也已竟不驗嗟夫彼
術家流語長生久視誠誕顧以公之長厚幾仁
者猶不足壽乎余於天道誠惑之矣公生成化
丙午卒嘉靖辛亥享年六十有六配張氏累封
恭人子男三長于文光祿寺監事娶屠氏即宮
諭君女次于德娶張氏故尚書莊懿公孫女次
于仁娶顧氏故尚書文僖公孫女女三長適莫

如忠提學副使次適張承祖監生即憲副艮庵
公之孫次適白啓常禮部郎中即尚寶子孫男
一可大郡庠生孫女二先是公疾革命其子于
文等曰余殆已矣知余者莫如相國存齋先生
宜乞銘余墓矣小子識之公歿其壻莫如忠適
解官歸拊其棺哭之而于文等道公治命相嚮
哭因俾如忠狀公行事曰是亦先公之志也如
忠不文無能以其言增飾公美而嘗侍公久於
其行事詳焉敢不抆淚再拜著於篇俾于文等

攜贄鉅公先生倘獲一言之祝以復於幽豈惟
富氏子孫榮之將如忠所以終始存亡公而明
子壻禮者亦容儌寵於斯謹狀

勑封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志梅林公行狀

公諱某字某別號志梅其先陸姓世家華亭
里名文伯者公高祖也文伯生全以高年賜
冠帶全生庭訓庭訓生蘭是為馨翁馨翁娶林
氏生子三公其季也公生三月而孤其舅氏宗
大公浩以父槎軒公命收公子之時宗大室王

生女二而無子愛公若已出公遂鞠於外沿林
姓焉甫六歲槎軒宗大公相繼沒王與姑陳氏
皆寡居計非公無倚病則相與持抱泣曰嗟天
乎不為二嫗餘生存此弱息耶公既稍長嘗林
而不[illegible]而能入奉二母出持門戶王患痞日夕
侍湯藥不甘味不解順而二母尋亦相繼沒公
終始二喪咸度於禮王所生二女公姊也公實
覆嫁厚資之尋擇產便利挈去殆盡弗問已而
皆窮乏來歸則復割產以居衣食之公既出繼

而陸坍林沒會陸氏亦中落兄伯仲皆蚤世公獨執喪甚悴返柩故里披荆棘躬版鍤合葬翁墓葬通波塘之原因舉伯兄嫂二喪仍贍田以贍墓守而收業其兄子孫貧不能立者二人嗟夫公以一身係兩姓宗祀而皆當式微又所遭皆死喪流離之戚乃能維持調護其間不遺餘力使二姓如綫之脉咸賴不墜公之孝義稱里俗者以此公性清嚴嫚如其貌憤不能容人過或應口輒發中無滯猾木不能隨俗俯仰呫囁

譽人而聞人已譽亦惶謝君善貧治家尚儉終身布衣蔬食至賑窮賙乏則無所恡然亦不求人知嘗歲潦出行仟畝見隣人田爲悲家疏其竇者第爲塞之而不以告其隱厚類是居常稍覩書史喜談說古人嘉言懿行嘗錄古文辭如出師表義田記等數篇成軸懸之室中坐誦不輒課諸子每夜篝燈危坐門外所誦習勵之曰汝曹讀書豈必徼榮達以尚吾門即不媿古人志行足矣及子樹聲以會試第一顯行義卓然

而樹德與於鄉志業方競則又輒喜念子長踰吾望然未始爲意得也年四十五而配孺人沈卒誓不再娶有勸者謝不忍聞晚因諸子固請爲內一媵曰是取奉盂櫛巾帨足矣不忍違吾志也諸子間以復姓跽而請泫然曰吾自總竪受林氏恩當吾世而爲此非義然陸氏本源俟汝曹議之嘉靖某年以子樹聲貴得　勑封翰林院編脩日尊顯矣頗益自斂迹蒔園刈蔬充然自樂鮮入城府人不敢干以私郡大夫有

涖任三年而從入奠公寢觀遺像乃識公者縣令罰坐法者金爲公壽謝返之巡撫夏公檄郡爲其子樹聲建鄉賢坊以歲祲辭免時有司不士論數徵公卿飲不赴會遘疾卒疾之前一月遺書京師子樹聲讀之心動即上疏乞歸省未抵舍而公疾革顧諸子曰吾平生不媿者此心汝曹能念之吾且目瞑矣指案間一篋曰吾所若遺惟是及歿啓視則遺誡一編諄諄於立心砥行睦族厚隣仕爲良臣處爲良民毋媵人已

肥數語他無及也噫是可以觀公始終矣公卒之日爲嘉靖壬子四月六日距生弘治庚戌三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三娶沈氏贈孺人先公卒子男三樹芳樹聲樹德女二長適奚日新次適張紹孫男三鏊國子生埜庠生元壽女六人曾孫男二人女四人樹芳等卜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公封濵塘西祖塋之次啓沈孺人竁合焉將乞銘於當世鉅公先生勒之貞珉以圖不朽而樹芳等謂交人莫如忠雅辱游與能知其家

世很屬之狀且寓書曰夫爲人子者先人已歿而肖其容有一不似非親也先人有善而述之有一不似非親心也芳等雖不肖不敢以飾詞溢美恩下執事以傷先人之心惟執事圖之夫如忠不敏無能倫注記之役以侍鉅公先生采而交公諸子間艮習義不敢誣善以没公平生敬述所聞可考信者爲論著其界如此云

龔侍御考西荷公妣陸孺人行狀

公諱某字某西荷其別號也世居上海俞溪之南髙祖某曾祖某祖某皆脩隱德而某倜儻有大度好施與里中德之奉恩例冠帶考某號隱翁治邑庠以學行聞娶陸氏生公公生而敏慧長受學於鄉先達宋可奭先生先生器之曰若吾友也及長補邑庠與陸宫詹文裕公爲友督學黎公校士並擢異等亟嘉賞聲稱亦相埒從游雲集而當隱翁家落又迫於官府之役公學遂弗竟時共惜之初公生十二年而母陸病且卒執公手曰吾生惟汝實無所遺禦溪之左有

田數十畝吾勤苦相若父所置也善保之公泣曰諾及長隱翁繼娶瞿氏瞿無所出甚愛公而公事之亦盡孝瞿頗不得於隱翁側室韓氏雅當翁意微有形迹之際公周旋二母間服勤調護稱俱無猜韓生二子一女公友愛有加時其婚嫁經理甚悉凡爲順適隱翁以慰其遲暮者將至焉已復葬陸孺人手授盡歸其弟卒使讒間權阻家變靄然鄉稱善族公可謂能處人所難矣性慎重簡默動而有度雖遇倉卒神氣益

閑御諸族子弟以禮有過正色道之斯於必從至臨其患難則不避艱險以故族子弟咸憚而懷之課諸子若孫親爲句讀不以寒暑廢閒舉鄉士紳之賢者曰某孝行聞於家某忠義著於國以爲訓誡亹亹不倦其慕義如此而晚年悉以所學授子愷及姪情等曰汝輩好爲之予平生歷艱茹辛冀以志業見而天靳吾與然龍氏世有休澤其在後之人耶配孺人蔣氏故司諫蔣公季子女也年二十歸公會門祚式微中匱數窘又隱翁性剛而二姑志爭於中蓋西荷公之難處者於孺人爲尤難乃卒能委順推誠恭執婦道日絜羞髓奉舅姑務得其懽其於韓二子一女服食豐約咸視己能辦要歸於厚終無間言暇則親女事率先婢御及下課農桑夙夜靡遑備倸咸得其所歲入取羸推賙宗族之貧者無恡故西荷公覊於公役或累月居外而得無內顧憂以孺人佐之也西荷公歿孺人訓飭諸子家範益嚴或咨嗟感嘆繼之以泣述西荷

公所以望於後人者督子愷承念之愷學成舉丁未進士令慈溪尋授監察御史孺人聞之始艱然曰是足慰乃父於地下矣然聞先司諫嘗云臺諫耳目之司良不易稱也吾重有憂乎愷留京師期月而憂孺人疾既覺心動方乞歸會兩淮監醝之命因行抵東昌而孺人之訃至矣西荷公生成化己丑十二月初六日卒嘉靖壬辰四月念一日享年六十有四孺人生成化辛卯八月初九日卒嘉靖辛亥十一月二十九日年八十有一子男四長恌次懷早卒次愷次悌女三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孫男十二長大化庠生大倫大价大伸庠生大器庠生大偉大生大偉大儒大佐大傅太儆大儆孫女五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次適某次適某孫男八女四莫如忠曰余自弱冠交於侍御君侍御君嘗道其家世從聞西荷公及孺人之懿洋焉庚戌之歲侍御君方授官而余補外君握手欷歔非孺人故弗道余爲憫然久之既別去而君乞歸之志

火矣有以哉君立朝無何其風槩在公論而余
悲其靡暨之節永言有懷於公及犹人之弗逮
有深悼焉茲合葬將乞銘於立言鉅公而涕泣
以狀余屬余不能辭敢撫所聞並為論著如此
立言鉅公庶或是徵固侍御君廣孝以圖不朽
之心也謹狀

鄉進士五泉董君行狀

君姓董氏諱充大字汝化別號五泉其先汴人
從宋南渡來家海上今上海縣竹岡里也世衍

在尚書王文肅公先德碑高祖某起家進士仕
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以諸子貴累贈奉直大
夫刑部員外郎祖承事郎某生子三其仲河南
都司斷事某娶宋氏為華亭名族寔生君君生
而沈敏凝重秉有至性纫從斷事公遊南雍授
學故給事山陰徐達夫蒙養夙成迨長卒業今
司訓錢公振之之門學益遂剌經發藻蔚然成
章年十九會督學使者山陰蕭公鳴鳳試郡諸
文學得君文奇之以示兩邑令今尚書永豐聶

公豹故御史莆田鄭公洛書咸極稱賞首署君
名為邑庠生時蕭公命題有曰董子度越諸子
而君名適兆公愕且喜進君曰是有數耶第勉
之何患不逮古人自是君譽日起凡試藝有司
輙占高等已歷內外艱稍淹抑弗售而君彌勗
所未至窮日夜研討學遂成嘉靖庚子鄉試應
天故大學士張文隱公今大司成龔公實司文
衡閱卷至君亟稱佳士龔公讀所對策識其卷
曰經濟才也可以自慶矣遂列名第六梓其義

及論以獻時吳下士莫不歆豔君謂二公並褒
然天下選首士所景附而君由以知名其於振
翼青雲之上以階顯榮無難矣乃竟數奇五上
春官弗第而君志不為阻其斂於學無異少壯
時又好究觀當世之務凡刑獄錢穀兵防禮樂
之名物亹亹論辯冀必見之施行而濡焉遲暮
漸乖其初乃復推繹遺經勉課諸子長曰傳性
學行卓犖為通儒次曰傳教領壬子鄉薦志業
並茂盖君善教朝夕督楚不懈之效也然君抱

許[illegible]然後[illegible]其過而二子方起又不少須以亂
其成傷哉君性孝友於父母殁甚悼時方寠甚
傾産以營善木必得乃已庶弟四人斷事公殁
咸以屬君君撫愛周至長爲延師授室俾有樹
立並遊黌校居無間言毋弟某少與君齊名久
淹諸生抱疴積歲值寇變逋遷葺廬共處殁爲
棺殮撫其嫠孤加愛尤篤爲斷事公之殁門祚
中衰内外多故遺有積逋公命廢著償責而君
獨拮据彌縫入持門戸出禦外侮備嘗艱難業

卒不廢總理内政規畫尤詳一屏聲色紈綺之
習歸於朴素用以勤儉復振其家初君伯祖大
理少卿某於諸從孫中愛重君嘗稱之曰令之
賢子弟他日賢父兄也至是人謂確論云君與
人居任質推誠語不妄發至評論人物揣度事
變意所獨會則搤腕而談即能言者鮮及張文
隱公有云若董子所謂闇然日章者也信夫雅
重廉隅不苟一介嘗善邑令曹某有託以關說
報百金者君謝曰君謂客眡重邑令將因以爲

賄乎遂絶不與令往來計偕北上遇寇於途中
取貲去墨吏欲緣爲奸究一客戸出鏹幣盈庭
以歸君君視非己物峻卻之其後吏竟以是敗
而君無所染其器識操行之槩可覩也已生某
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五十二配王氏生男四
人長即傳性府學生娶唐氏次即傳教鄉進士
娶奚氏繼高氏次傳中聘莫氏次某女二長受
南京吏部主事高南州子某聘次尚幼孫男二
曰某某君疾且革遺命諸子曰昔雲岡先生以

國士期我誠不虞已今日也然非先生莫可乞
銘吾墓矣於是子某等以其月某日謀葬君沙
岡西之祖塋而以莫子如忠有葭莩之故猥屬
之狀將乞銘如君言莫子憫然不能辭爲具論
君平生而申之曰夫余嘗觀西漢之士多以經
術行誼著顧其人未必皆顯而卒施於後世者
凡以師友淵源相先後爲聲引也士脩於家有
如董君終身篤志慕義無窮而卒老一經無所
表見乃其自慰於幽獨以遇知時哲冀托不朽

之言視踰華衮有足悲者儻當世鉅公誠知君
而志且銘之以敦始終之誼豈惟學既董君將
以稱於世曰士貴知已亦賢達之所以殁寧也

明故勑封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一默

宋公行狀

封君姓宋氏諱蕙字國芳別號一默今廣西道
監察御史賢之父也五世祖道宜道宜生德政
德政生愛筠愛筠生前津公配金氏生封君宋
氏世家華亭青村之北其地瀕海方五十里前

此未有顯者迨封君自少脩行力田毅然課子
賢以儒業三易塾師禮待優渥親程課誦夜分
乃已里中浮薄或誹笑以爲迂封君第曰是未
可量也異日亢吾宗光而里者悉知非吾兒也
侍御君承其志日競於學文行蒸蒸卓有時譽
里中昔誹笑者至是始交譽之會有芝產於室
數十莖歛穫嘉禾瑞麥各數本客入賀封君筴
又曰是未足異也吾聞天之降祥於人也有德
則兆無德則否於是務增脩其德慕義強仁先

公家之急而役私橐罄蕪田以益賦踈溷洫以
惠民續斷橋以通往來鑿義井以濟道汲其他
損貲折券排難解紛赴人之急者不可勝紀也
嘗拾得遺金廉爲鄉人朱姓者以壻逮獄從富
室貸命行免遺於途亟召還之時朱方以失金
憤欲自盡而遽見還喜甚持半爲謝封君笑曰
若何愚耶吾苟利此何如弗言朱姓感泣歸率
妻孥日夜焚香祝天以祈侍御君貴而侍御君
果以其歲甲午舉於鄉越甲辰取進士第時人

以方古還帶遺事云侍御君初授新昌令便道
歸覲封君勗以奉法愛民諄諄不置侍御君拜
而識之治以最著丙午迎養封君於官所無何
封君不懌曰我無功德於國與民而竊月祿養
此不可以久居也遽促歸邑父老追送之有拾
山梨野蔌獻者卻不受亦不與之酬事載太僕
呂沃洲先生文己酉侍御君膺召命丁母孺人
吴憂不果行服闋封君督赴選部壬子春拜今
職奉命按部陝西封君遺誡曰御史天子執法

吏非盡刻深鉤棘是賢欲爲小民伸冤抑以輔
法也所關生靈視昔宰一邑與甚焉愼之侍御
君旣竣事還朝爲乙卯夏三載考績例得推
恩封君而先數日部院業上其名當復按部山
東幾弗追乃　旨下則陪者行得考績推恩封
君咸謂異數而封君又適就養都下躬拜命於
朝步履鏘鏘衣緋佩玉觀者咸羨或播之文辭
曰不圖復見周官養老之義也丙辰侍御君按
部西蜀封君誡諭如在陝時以故侍御君歷兩

省並有聲稱封君教也先是倭夷入寇浙境去
淞尚遠封君卽語人曰亂且及矣瀕海之區其
爲墟乎於是亟徙城居而聚族黨之不能徙者
築室青村城中處之又於新居之偏度隙地苫
廬數十楹以待鄉民之避亂入保者未幾寇至
所賴全活甚夥里中惡少乘寇退竊取封君儲
粟數百計獲而捨之曰亂離之後吾不能推食
解衣以賑流亡而令爲盜何忍又置之法卒弗
竟並封君平生好義每念不忘類此丁巳秋忽

遘疾少差會侍御君得代還過其家奉封君懽
僅浹月復病增劇以戊午二月八日卒於正寢
距生成化十一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云
配吳氏先封君歿　勅贈孺人子一卽侍御君
娶金氏封孺人女適盛鶴孫男二長邦乂國子
生娶刑科左給事中楊允繩女次邦彥娶福建
行都司斷事何應福女孫女一適張璉莫如忠
曰余與侍御君自弱冠遊壽以南北畿同年鄉
薦爲通家因稚識封君迨其徙居郡城又與余

隣甚邇也余觀封君質性敦龐冲襟古貌與人
藹然中無隱忤或酒杯碁局狎而忘機以爲庶
幾古所稱無懷氏之風者及考其行事率歸於
長厚如其人哉如其人哉慶衍後昆遝集純嘏
雖當易簀之頃而萬里戒期及承永訣要非偶
然之故矣侍御君謂余能知封君屬狀其行事
如此

誥封曹夫人行狀

曹夫人者都察院左都御史笠江潘公配也夫

人歿其子山東按察司副使某四川布政使司
右布政使某南京光祿寺署正某以都御史公
命將治葬而
天子念都御史重臣夫人宜有卹典用禮工二
部議 賜諭祭 壙給帑鏹三百營窆宅如制
蓋殊恩也 命既下卜兆陳浮之原祖有日某
等蒲伏就莫子如忠泣道夫人之懿俾爲狀將
介以乞銘謹撰次其畧曰曹故世家宋樞密利
用之後播遷江南占籍海上曰天津公者以行

義著於鄉配張碩人亦出望族寔生夫人夫人
生八年而失怙夙閑母訓以慧善聞先是有望
氣者道吳松江上睥睨曹氏墓久之謂其居人
曰異夫斯若斧者之爲誰氏封也而有貴徵其
兆於女子乎居無何夫人生又夫人五齡忽嬰
劇疾諸醫罔效客或自他所造門請曰若家不
有女病耶無恐遂出懷中靈藥一丸與飲立有
瘳且曰是女異日當大顯好育之言已謝去莫
知所終天津公神其事嘗謂張碩人曰兒生不

凡必愼所字而可會都御史公先娶包夫人踰
年卒父贈都御史順菴公母錢夫人爲擇良配
而錢與曹故姻家錢夫人因習知夫人賢而介
所親請即張碩人亦聞都御史茂才也許之歲
戊寅夫人乃歸潘年十七爾而都御史大父默
軒公猶在堂順菴公仕儉三釜闃然所以爲養
而都御史方治儒退而謀諸夫人咸宔家之急
夫人委順其指拮据攻苦以資滫瀡奉不給則
脫簪珥繼之都御史用是得專力於學以壬午

領鄉薦癸未成進士筮仕守祁州則奉錢夫人
就養夫人朝夕扶將敬恭靡懈尤以勤儉率下
不廢紡織業如平居祁俗故不嫺紡織而聞都
御史所自助廡狀慕之有請以爲式者都御史
入言夫人出而須其式於民令閭巷婦女得相
效習不半歲機杼之聲徧於境內而祁民遂足
於布如吾松君子謂季敬姜既貴而績以教民
勞夫人有焉而都御史之爲政視公儀休賢矣
居二年都御史以治和異等移守禹州夫人從

之禹州明年入爲南刑部員外郎夫人從之南
都且暮諄諄以德業相勗有雞鳴之風歲戊子
錢夫人捐館夫人與都御史喪之哀念如早逝
而已不得如崔母唐夫人之孝以爲憾云比都
御史服闋出僉廣西按察司事奉　勑提督學
校則順菴公春秋高而都御史以南粵道遠重
曠定省欲無行夫人曰固也孰與君赴簡書義
弗留奉養而忠孝兩得焉都御史曰諾乃行夫
人事順菴公曲盡婦道先意承志如事錢夫人

順菴公宜之忘其子之不在側也當是時順菴
公總家政都御史與弟別駕君松崖秋官君滬
南光祿君訥齋同釜而爨未忍析居妯娌時聚
一堂夫人裒然表衆婦雍睦之範絕無閒言時
謂潘氏兄弟以友于令名夫人宜家之助也癸
卯歲都御史爲山東按察司副使會當事者以
他郄激怒
上謂省試録語涉訕連逮監臨以下官而都御
史在逮中禍且叵測夫人當多遽時第相慰曰
妾聞禮義不愆遑恤乎人言君何愆之有以忤
吏議
主上明聖必貰逮者而君與焉妾謹守舍中俟
之矣比至京果見原薄其譴如夫人言聞者擊
節以謂昔許允婦能度魏帝之明而以其夫免
夫人卓識豈異於斯然都御史自是得左遷及
終順菴公喪有間賜環載轉藩臬大吏晉中丞
擢少司寇大司空大司寇御史大夫則夫人亦
由宜人再封夫人尊顯矣而虔三命益恭之戒

兢兢飭節以布素終或言其太約謝曰世有忍
貧如山巨源婦而以其夫三公易介乎言者愧
服初都御史教諸子雅有義方夫人實相之自
諸子童時每從經師授書歸必親課卒業至夜
分而時從燈下治女工相勞苦有古柳母丸熊
之慈其後諸子學大成憲副君右使君相繼取
巍科而光祿君亦起監胄從仕矣則夫人日訓
之以惜名行建功業期毋忝忠勤清白之家聲
至訓諸孫亦云且曰若等生長富貴不見爾祖

未遇時事及余所共嘗者易淛驕侈可無深長念哉憲副君由令兩邑擢南道御史將之官夫人謂曰吾家世受國恩今復試君劇繁者再而後徵入耳目之司不已重乎其必無負所學以圖報稱可也右使君嘗督漕淮上夫人家居每遇疾風甚雨必北向抃會籲天曰編氓百萬人命懸於漕儲舳艫在道而脫不虞無言兒子奉職無狀謂國計何及右使君竣事還拜堂下首問糧艘得無恙乎而後即安蓋夫人之識大體

如此即古崔玄暐母中國夫人亢子以當官之法閫閨徽言可著廊廟豈賢於是哉夫人平生少疾歲戊寅四月十五日偶以微恙涉旬而終距生弘治十五年壬戌十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七云子三長某甲子鄉舉乙丑進士今憲副君娶云云次某己卯鄉舉壬戌進士今右使君娶云云次某起膺事府錄事今光祿君娶云云孫男八云云孫女四云云曾孫男三曾孫女三云云莫如忠曰余聞昔夫人之懿類若賢行無他奇然槩以詩書所稱往往而合乃知婦道之貞即操行萬殊要歸於經德而無儀之可名列夫人者以令妻壽母終始於榮名祉履之坦途其所表見宜獨是著亦猶夫大化而當世願爲良臣之心也厥惟初載神悲之符如兩與人事則豈天祚潘裔篤生夫人而復祚夫人令享有純嘏此其事非偶然者耶諸子用弁言首而予存之明古洽渭發武之祥即公侯好仇多有焉若夫拙彤管之編揚徽音之烈以彰示來禩

則固有待而非余辭之所能贊也

明故誥封宜人曾母袁氏行狀

宜人姓袁氏　誥封奉議大夫禮部祠祭司員外郎希山曾公配今知松江府事郡大夫如春之母也郡大夫先任禮部祠祭司員外郎考績宜人業　誥封安人迨

今上登極覃恩乃加今封云曾氏自石岡公某仕潮陽縣貳娶熊氏生二子長山東道監察御史元山公某石岡公因得贈如其子官其仲某

即希山公初石岡公爲仲子擇婦曰吾宗故宋學士文昭公後今爲臨川西田里著姓亦既有允矣又吾兒才誠得族望埒曾及女稱其嘉耦者而可於是隣邑豐城鄙岡袁公未仕衢州郡守爲邑聞家配甘氏生宜人石岡公卜之兆遂委禽焉是時宜人尚少以婉慧聞及長閑母訓益務脩嫭脩女德即女御等競曰不聞笑語聲事父鄙岡公母甘安人孝公喜曰女善事我必善事人矣及歸曾爲嘉靖乙未則姑熊已即世

宜人痛之孝養石岡公特至時時從婢御侍公者伺寒煖食飲所須每進輒中室或不給至鬻父家奩貲繼之乃固不令翁知也久而翁廉其故則大賢宜人嘆曰有婦若此曾氏其昌乎希山公在黌序褎然諸生間業日競一切內政咸倚辦宜人宜人早夜桔据自蒸嘗宴享百需以至米鹽井臼之細必身親之與希山公居執禮恭甚有古舉案齊眉之風希山公治家嚴宜人恒以寬濟之欲有言於公必俟公色定從容起

諷諭之多所匡益而公竟數奇屢試塲屋弗售勉就國學則諸子者方相繼穎出嶄然露頭角矣公喜顧宜人曰兒曹可教吾志所未逮將無取償於斯乎宜人愉其指乃益經費佐公延師授餐已　而子藝日有程即嚴冬盛暑不輟或諸子業　丁程而希山公督之過宜人則復前解曰豎子孱不任督譬若治棼絲乃理解附其善節宣勞逸以成公義方之教類如此宜人慈祥仁恕自其性成睦於妯娌厚於宗族戚屬下逮

臧獲之賤咸有恩視人疾苦若切恫瘝或服著珥赴緩急未嘗以匱辭故一時稱毋賢者合內外踈戚交口無間然至於慈鞠劬勞視諸庶子不異所生尤宜人大節彰彰列者也先是郡大夫官行人奉使　韓藩已齎冊立　東宮詔使南直隸兩廣江西開讀咸得展其梓里爲宜人壽及擢禮部主客司郎中之明年癸酉聞宜人疾即陳乞歸侍湯藥奉起居者踰年而宜人病良已乃大夫念之不置無意復出至乙亥秋希

山公固遣就道即宜人亦曰兒聞雍監之義乎吾幸已安其無致兒女子態徒眷眷吾側也大夫奉教勉從之京補儀制司郎中尋拜出守廬州之命遣力迎養宜人宜人不往第返誠曰兒專郡矣　國恩在上民命在下奚不是急而以家爲大夫不能強會方改任松因如松肅閔月爲萬曆己卯春正月二十日而宜人之訃至矣惜哉宜人有子曰如衡者業舉於鄉不祿曰如阜如衡咸儁才夭亡宜人痛之所自致疾與鬱

鬱竟其歿者獨此然以大夫之光孝[illegible]如川者亦方捷省試而餘未有艾也則宜人榮哀之倫亦既無憾於幽矣宜人生正德丙子四月十五日卒萬曆戊寅十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三子八長如衢舉嘉靖辛酉卒次即某登嘉靖乙丑進士任今官次如川舉萬曆癸酉次如阜次如衡俱庠生早世俱宜人出某某側室某氏出某某側室某氏出孫男二某出孫女一某出適某人子郡大夫之聞宜人訃也號痛幾絕不能杖起入吊者而獨蒲伏就莫子如忠泣道宜人平生如前所云且曰不肖某罪惡貫及母而復額額走四方至弗獲親含斂悲何忍言而幸承乏松及侍其鄉老先生之者碩雅不余擯顧爲母乞銘諸墓而以狀溷執事先之倘遂因得請亦猶曰此仕松之效也母靈慰甚而於不肖未殞之餘息且獨無恔乎如忠固重大夫以其才施於松未幾即訇訇有聲而惜其方銳之志欲爲松樹諸不朽者迄未就乃獨憫然孝思其

篤於宜人若是又足悲也故於大夫命無所辭如以蕪漫之言足當運斤者之郢質也則何敢云謹狀

封宜人楊氏行狀

宜人楊氏今封奉政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竹窓周君之配湖廣按察司僉事思兼之母也楊氏其先自諱某者仕宋太子洗馬自後代有聞人至東溪君欽爲伊府典膳以仲子臨江同知細林先生貴贈文林郎延平推官東溪有隱德

配沈孺人以淑慎稱寔生宜人宜人因漸於閫
範自幼言動造次皆有度而性復慧善能解文
辭如孝經內則列女傳女誡諸篇莫不悉其指
義大父博菴君鍾愛之屬子東溪君慎所字而
博菴雅善封君大父西隱君見封君而器之西
隱君之子興國主簿一山君因以父命爲封君
納采焉宜人既歸封君時年十八會周氏中落
歲儉幾不支宜人謂封君曰妾幸獲侍夫子將
共立業而今生事若此不早爲計能坐視覆墜

乎夫子誠有心妾不難鬻簪珥爲助封君然其
言以告西隱君西隱君大說乃悉以家事屬封
君而宜人拜姑嫜甫三日出操井臼執婦道若
素閑既乃晝夜拮据作苦躬紡績以易薪粟一
切內外百需公私逋負咸倚辦焉而周之族黨
籍籍稱宜人矣時西隱君與一山皆在堂而祖
姑戴孺人姑顧孺人兩世皆繼室宜人周旋其
間伺意指同異調護之各得其懽朝夕供具米
嘗以匱告有竭力奉滫瀡而已不厭糟糠者兩

孺人念以貧故獨苦宜人誰盡廢著三分之各
五人以糊其口宜人前泣曰毋爲爾也夫人有
子以紓貧不能養而令自爲爨何面目立於世
乎新婦願卒服勤畢此生有不繼者夫婦爲傭
以具饘粥無所辭兩姑感悟乃止宜人事西隱
君無異事一山君西隱君得風疾不能飲食封
君捧盤盂以進宜人佐之左執餐右代箸乃得
食如是數年竟其歿一山君嘗語人曰吾固知
新婦孝乃又成吾孝也封君有戶外之務不能

決者入言宜人宜人計可否揣成敗輒中以故
封君所行寡尤怨於人里中以德厚歸封君則
必本其內助之賢也宜人平居與婦女言必稱
往行如夏侯令女孟德耀孝天貸氏恭人之妻
孟母陳孝婦等以爲訓誡隣有節婦宜人雅敬
之數餽遺最以無改行焉嘗曰書云牝雞晨鳴
惟家之索吾平生不敢私貨財及私假與爲專
行者惡夫婦人以賢知驕其夫所謂晨鳴之婦
非倡隨之道也治家尚嚴雖惠於御下至于孫

有過則督讓無所容嘗謂僉憲君曰台吾歸汝
家辛苦相汝父僅能不墜其世以奉烝嘗汝惟
績學勵行更大有樹無忝爾家世稱善人後真
吾子也汝舅以文學名於時欲求賢師殆無以
過盍謹事之蓋謂細林先生也故僉憲君自總
角卒業細林之門與其子今禮部郎中朋石君
同事筆研聲稱並起皆舉丁未進士人謂僉憲
君幼學外家固當宅相而宜人知人之鑒亦不
可及矣宜人性安儉素居官邸不廢織絍常服

澣濯衣謂子孫曰吾非有靳於是顧見比者[illegible]
閨子弟席資寵為汰侈非家法耳僉憲君宦遊
所如當別宜人輒訓之曰昔崔玄暐之母盧夫
人能使其子卒成令名可念也汝能為清白吏
無異窮約時即吾願足矣不當貲慕也故僉憲
君所至以清慎聞宜人教也宜人家居疾革僉
憲君行部黃州忽心動不安席者浹旬而訃將
至之月舉家少長亦逮旦不寐事肖兆豈宜人
之生聰明不類凡女子其死亦有異徵者耶宜

人生弘治丁巳四月九日卒嘉靖丁巳九月十
二日享年僅周甲子云子男二長即僉憲君思
兼娶張氏封宜人次思齊娶沈氏女適陸世德
歲貢生篪之子孫男五紹芳紹德紹元紹節紹
文孫女三長受南安太守張東海弼之曾孫德
暉聘次受工部侍郎張賓山電之孫恩生元聘
次受方伯沈西津侃之孫希望聘某年某月某
日卜葬宜人於蔡成涇南祖塋之次僉憲君以
封君命將乞銘鉅公以圖不朽衰絰扶杖[illegible][illegible]

詣余俾狀宜人行嗟乎余自識僉憲君觀其志
節耿耿古人與稽以為才生不偶所自含英孕
奇當必有母儀之賢如宜人者及君為予道其
故始詳且曰惟子之言質將徵信於撰著其無
辭夫愛之斯録之矣吾惟宜人之懿泯而不録
宜無弗用其愛者而許次之役乃及蕘蕘則其
意嘗必有在而予言之足備採擇與否又未敢
必於大方之家也謹狀

誥封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海觀董

公行狀

誥封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董公諱體仁字公近別號海觀今少宗伯傳策考也其先汴人宋南渡徙吳家海上竹岡里歷元迄　國初曰官一者公始祖也官一生仲莊贅韓氏以代婦翁某曰究死京師人多其義生二子長思賢贅錢氏因沿錢姓今廷評志學其後也次思忠遺安公寔大董氏遺安公三子長怡竹公諱真有隱行怡竹公二子其仲介軒公諱綸舉天順

甲申進士仕終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有聲生六子其四守菴公諱懌素廉直持高節薦經明行脩謁吏部不屈罷歸尋舉弘治辛酉鄉試仕歷磁綿兩州守所至持氷蘗多惠政嘗發分巡僉事某奸因自劾致仕巳蒙　恩進階奉直大夫爲族黨所敬憚於公祖也守菴公二子長諱繼芳邑庠生有淳德早卒追號惜齋公以孫少宗伯貴貤封三代贈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配張氏贈淑人寔生公而惜齋公之歿也公

纔十有四齡綿州公撫之時綿州既辭官四壁蕭然顧益持耿介視族屬諸顯貴若浼於皆者蔑無有也而獨務教督公以古人自期所課藝日有程不中程不休公亦因自淬礪籍譽諸生間蒻冠補郡庠弟子員試有司輒高等郡守順德何公以國士遇之時手其文語人曰是清白吏子孫也宜有亢然公益以學自坊非旅進不守謁守愈益重公未幾張淑人歿又未幾綿州公及配馬宜人相繼歿公哀毀踰禮勉襄三

喪遘疾幾殆歲餘乃起巍然也而猶不廢務學務成綿州公志然乃屢蹶秋闈又廩食學官久當序貢公再讓窮交兩生他行誼淳古類是先後督學使者如臨川章公古蘄馮公衡水楊公咸人倫之鑒至輒下部符勸學以德行旌公丁未竟膺貢巳酉上春官困就北廠試巳卒業南雍而少宗伯是歲舉應天明年庚戌成進士越壬子公又以南雍選首再試應天不録乃嘆曰吾業不竣人而竟齋志命也遂絕意進取而少

宗伯適自太常博乞告歸公日與探究先賢問
學古名臣奇節善行及國家典章廢置所繇而
少宗伯因杜門不涉外事父子間隱然精脩有
師資之義焉及少宗伯再出公誡之曰所貴學
者要以報國致大義若宦路升沉人情贊毀俄
頃事爾少宗伯仕刑部郎因論時宰不法事被
逮拷掠備至詞氣不屈尋謫戍廣西南寧衛輿
情嘸嘸懼無以慰公公聞殊不爲愕第曰兒荼
瘏得不死報國尚有日也客有相訊者引歐陽

永叔縱令得罪而死不爲忘親之語復之聞者
感服居有間裹糧躡蹻涉數千里視少宗伯戍
所心提提初若弗怡及至見少宗伯無恙甘貧
讀書蕭騷一室則喜曰吾志也不謂兒踔厲之
節乃能順變處窮如是能善養矣吾復何憂遂
別去時粵人士尊事少宗伯學行因亦尊事公
如父師扳轅留之不忍釋云公歸數年會奉
世廟遺詔召諸言事臣還少宗伯拜命公益喜
曰非特兒獲忠褒即予亦以遲齡幸及覩此自

令而往余曩所云報國之日於父子餘生豈有
愛乎以故少宗伯所至諤諤正色立朝雖歷險
夷顯晦不少渝也蓋成公志云　穆廟初少宗
伯業自郎署歷卿寺已乞南由工部侍郎改令
官數年之間會　朝廷屢以大慶覃恩公三膺
封典初封承德郎刑部廣西司主事已加封中
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已又加今封配宋氏封淑
人而少宗伯因得推恩祖父母贈如其封蓋異
數也公方歉然自視有僶俛循墻之思時仲子

傳史亦已捷丁卯鄉試季子傳文預冠試學宮
高等公輒誡之曰吾宗代有聞人抑士所貴者
節行爾大兒雖與世落落然有古人志焉吾爲
汝曹願之若榮名於世駒隙爾曾足爲此生軒
輊哉公於見道之言服膺爲義方者毋若此故不
惟少宗伯用以光昭駿業爲世名卿即二昆志
行方競翹然士林矣公誠樂此以順天年而人
亦以純嘏頌公未艾也今歲甲戌春偶疾作考
終正寢爲二月十有八日先是少宗伯以被誣

往合讓里會仲弟會試禮部未還乃率季弟觴
文蘭夕侍湯藥盡瘁疾革少宗伯籲天乞以身
代[illegible]衰哭踊不勝幾絕毀瘠之容弔者不忍視
而嘆近世士大夫家稱居喪有禮若此者可以
訓已公至性純一質行恂恂尤篤於族黨姻舊
嘗罄產代償叔逋免其力役贍養以終其年嫁
一姊一妹及若從昆弟遺孤外家嫠寡之無依
者調護之尤厚其諸窮悴故人待公而賑如里
俗所傳及諗於其族黨者可歷而指也公恥鄉

俗浮靡雅崇儉素如為諸生時居不華屋食不
重味坐無雜賓家無黠僕持門戶尤飭動稟紀
法而行族子弟有過面數之不少假必改乃已
尤不喜徼逐出御巾車大吏之入境及郡邑大
夫禮其門者不廢歲時謁謝而已諸凡戶外事
稍涉非義遠共負塗絕弗通謁縱屬切已務宜
直者寧以理遣不屑濡迹公庭也蓋公雖翛然
古貌與物溫恭而取介中嚴雅不同俗即少宗
伯大節凜然一成於性而樂與人善意獨肫肫

若與公均劑而相成然者蓋盛德懿範所從來
也少宗伯在禮部端己率物官舍肅然乃有市
黠[illegible]之感少宗伯憤發於義為名節開而事
謬大[illegible]妬且浼及公一時縉紳大夫鄉黨士庶咸
抗言明之而公弗為動第貽書少宗伯曰兒此
舉所發不差古人所謂當怒而怒非激也又曰
以汝平時自信不阿寧免今日然不教汝易方
為圓士誠各有重也嗟夫繇斯兩言公之志已
足較然暴於天下矣卒之心迹久而益明亦何

議
上白其狀甚辯竟奉　俞旨公無所黜而於少
宗伯大臣之體若冉呂之無失重焉吾於公始
終奚憾哉公嘗設教諸所授經出其門者彬彬
然質有其文公歿咸識之不倦其諸識與不識
誦義無間言又可以觀人心之公矣公配宋氏
即淑人故大參檮菴弟處士先生女也子男三
長即少宗伯儔策娶李氏累封淑人先名臣憲
使李公冢孫洞溪先生女次即鄉進士傳史娶

胡氏庠生胡君女次卽傳文郡庠生娶李氏憲副公從子國子生某女女二長適庠生俞咨皐憲副俞公從弟次適國子生何一鵬傳策傳史俱宋淑人出傳文側室王出孫男九人傳策出者一日高明疹殤一尚幼女一適庠生李自約國子司業李君從弟傳史出者男二一日玉樹聘陸氏禮部尚書陸公從子國子生陸君某女一尚幼女二一受僉憲戚君男應科聘一尚幼傳文出者男一女一俱幼公生正德丁卯十二月初三日比卒卒年六十有八云少宗伯卜以是歲甲戌某月日葬公[illegible]之原手錄公行實率二弟詣如忠俾狀之如忠憶爲諸生嘗從公研席遊時同遊者凡一數輩公於齒長而行業亦褎然儕類中咸共推轂余輩切劘爲多而因獲覩守菴公傑然偉丈人也業老矣猶手書時義日千言爲公範而持論侃侃聞者爲之歛衽當是時望屬公與甚卽少宗伯亦日有聞矣余因以卜董氏世澤淵源宜有大競爲俗化勸

而果及覩少宗伯之亮節撤揭出九廷一生以匡國是令海內仰其聲光於上承公志覩世之壓壓然以箕裘之嗣稱孝云者大逕庭矣而天之生公又豈特爲董氏昌裔之錫已哉故云

祭文

同門同年十七人祭彥考張貢所先生文

茫茫分野南極滇池碧雞金馬含英蘊奇篤生先生會茲昌期遡源考德粵惟先公兩朝耆碩八座登崇有美伯氏馳聲藝圃輝映雙珠塤箎迭和惟我夫子明脩夙聞英標玉韞令德蘭芬蜚談傾坐摛藻軼羣始薦於鄉褎然首舉槱生一鶚孔融是與尋謁南宮翱翔魏闕晁董陳辭籍甚朝列尋居郎署攺命銓曹職參六典司鑑百僚雍容彥輔家似山濤校士禮闈聿持文柄登明選公黜華從正梁公桃李於斯爲盛濟濟彙征志輔王室良會靡常長途多窒三上仲容一麾乃斥藩臬優游振揚風紀公論騤彰會虛當宁名高謗興道岐多忌帝念孤臣放歸桑梓

投綸浩然覩猶敝屣縱心域外庶幾乎予蒼生望遠東山不起尚須樂志永貴丘園不盈其位或假之年天不佑善遽殞大賢嗚呼木壞山頹謙德不福絳帳已塵燕衣已侵太丘云亡有道無祿斯文永衰命不可續某等才謝珪璋器慚梗梓濫蒙采甄叨名國士慨自入官迄今逾紀迹若萍浮互有轉徙或投藩鄙或通王畿或司專閫或守舊蹊顯晦不一處志則齊籍湜指教忍負昌黎譬諸斗岳是瞻是依庶幾夙夜服膺

弗違何期代謝始殂終年德音猶邇訃音倏來瞻容莫及報德何階嗚呼我懷古人惟徐孺子千里束芻以哭知己汝南孝康六君並起宣公郎居耦俱無貳矧余有衆四海同心銜恩感遇并爲一忱治任築室道阻且深聊因洞酌遙拜歟祗明靈不我來格來歆

祭吳石湖先生文

嘉靖某年月日我明荊府石湖先生吳公卒於家越月某日鄉之縉夫某某等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儀致奠於公而告之曰嗟夫古之君子其歿而係人之哀者亦各有從矣蓋子產亡而鄭人廢杵羊公歿而峴首銘碑此功之著於民者而其民哀之君山鍛羽高雲敬通摧翮風穴此遇之阨其才者而才士哀之賈大夫以長沙殞命衛洗馬以豫章不祿此年之弗究其志者而志士哀之乃若其功不必可著其遇不必可悲其年不必可憫要以隱約行義表正鄉閭存有令名歿遺永悼如古陳太丘

郭有道之倫者異哉所聞然於世教關係可少哉求之自今於公覩矣公宏才宿學奮跡甲科仕竟藩僚位弗酬德吾無所謚其功中歲懸車丘園養晦巧宦非性貧窶是安吾不復悲其遇膂力聰明頤真逸老上躋耄耋正命考終吾不復憫其年獨以公之重厚悃愊植自天性終身篤行皭然不緇海內鉅儒淵源師友讀書談道稽古立言嗜學瞿瞿迄於沒齒俾鄉之三老後來後髦景企餘風廉頑悍薄流波斯挽俗化繁

之郎古所稱陳太丘郭有道云者公何愧哉公何愧哉夫太丘之殂群僚揮涕有道之卒巖穴與哀矧盛明夙軌遂邁東都吾鄉士紳雅高行誼逝者不作喪我典刑此其爲情又焉異昔乃相與介茲羞酌會奠公寢爲辭告焉知哀之有從也尚饗

祭婦翁春山先生文 有序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某日莫如忠自解職提學貴州副使還蓋吾岳翁四川按察司副使春山

先生卽世五閱月矣柩在寢未葬忠入哭之因憶昨歲被檄走萬里就翁别也翁已病卧衽蓐猶進忠語欵欵而忠行因數念翁憊矣然不謂遽至爾也及忠從楚邸陳乞言旋計侍翁伊邇而翁遽捐我遐逝乃悟昨語欵欵者之爲永訣也悲夫忠自髫齔托於婚姻佩翁子視之愛餘三十年余内既已中夭而當遲暮復與翁爲人世無期之别又數月而始獲哭翁於寢余情愴悼其何如哉敢具牲殺酒醴之奠抆淚爲文以

告而叙翁平生哀之其文曰繄天降靈惟哲是厚淵毓其泓嶽增其阜高朗性成器弘行懋邦榦斯良天衢斯驟撫壯揚靈奕奕烝烝試工惟叙象刑惟明爰剸蜀郡胥擢憲衙文翁之化相如之名邁此昌期卓有令譽會歷台階奮揚當宁憸人間之搆以蜚語投紱飄然林泉燕處諳於閲世譬彼太行嶮巇安極歇促意長游心物外慨當以慷式歌且放恬乎徜徉跡瀰海岳題畐縑緗當杯中聖遇傳下筆翁志有托聊以和

光啓有胤緒蘭芷琳琅承家韞玉蜚國含章人羨翁祉天之所植靈筭沖融方躋耄耋遽遷云殂雁此荼烈閭里摧賢者英喪哲知與不知嗟咨載道謂曷彼蒼慭不遺老矧余子壻怙昌情親通家累葉申之婿姻稚齡見奇許以國賓比瀾慙倫嗜恩罔効傷哉早歲室子捐帷女蘿中斷言念歔欷惟翁惠眷存歿匪殊余父事翁翁子視余庚發汶齒長侍音徽歲月淹忽事與願違翁已淪逝余遡來歸翁魂靡返余歸疇依堂

廡昨是言笑今非塵蒙几杖雕掩泉扉臨風奠斝涓涕沾衣惟靈彿昧余言表微嗚呼哀哉尚饗

祭唐荆川先生文

於惟先生秉宇宙之正氣挺川岳之孤英一言一動可貫金石可質神明一出一處民用是望士用是程辱不以貧賤故安貞苦節遺俗而獨醒榮不以軒冕故忘家報 國盡瘁而捐生蓋畏天悲人志康世屯立言明道功多聖門者也嗚呼無窮者先生之心方振者先生之業卒殞者先生之命不朽者先生之名忠自弱冠挾策神京偶蒙品藻雅竊師承遡及門之有日慚竟晚而何成惟德音之在耳庶終身而服膺曾違別之幾何遽永隔乎幽明手懷愴恍延首涕零攄束帛以遄往跪敷衽以叩靈嗚呼哲人逝矣木壞山頹是非千載孰覩其深哀哉尚饗

祭陳後岡先生文

惟靈鍾川岳之秀兮撫景運之昌鳳蜚笑於翳冠兮倏鶴舉而鶩翔志希顏而慕軻兮藝軼馬而追楊既含葩以擅藻兮亦入室而升堂縉紳羨其籍甚兮學士執其遺芳名休明之國寶兮方登薦於珪璋曷中道其隕穫兮遽委化而摧藏豈造物之忌娒兮乃嗤焉而逢殃孰有知而無情兮不愴怳而興傷蹇余材其何述兮嘗蹑履於門墻叨負轅於一顧兮登輪囷於明堂意未竟其先厄兮羌握瑾而沉于函余悰於十載兮慙余禮其未修肆懷舊以歷墟兮感涕淚於山陽謂速朽其達人之志兮奚未返乎故鄉莫悲乎君之志兮將窮也固士之常撫遺孤以增慨兮悼斯文之將喪九原繄其不作兮聊臨風而奠觴

祭婦翁楊五川文

某歲月日子壻莫如忠謹以牲醴之奠告于山東按察司兵備副使五川楊公之靈曰惟公儒哲之裔川嶽之英賢科濟美膴仕騰聲水部分曹南宮振藻東閣延賢西掖秉要風雲之思瓊

琚之編氣稚當世目視無前一日危見尤才高賈
忌節鉞按荒兵戎是寄公非其好解組來歸寘
冥鴻舉弋慕何爲甘寂遺榮閉門謝侶著論潛
夫寓言秋水學將年競道以約伸仲長樂志原
憲安貧公之高風今鮮其儷謂壽且康百齡可
俟胡天弗弔溘收其良蘭摧玉殞士紳興傷太
丘懿行孰表而宣茂陵遺稿孰緝而傳清白遺
風煢煢胤嗣箕裘未弘公目猶瞑忠生蹇拙氷
玉慙方外家宅相竪子何當婚姻之依悼亡之
歎終始幽明斯緣已幻百里奔訃來奠公靈余

言有既余祗曷傾嗚呼哀哉尚饗

祭座主廖洞野先生文

維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十一月朔越四日貴
州按察司提學副使門生莫如忠以之任取道
於蒲由故翰林院侍讀學士洞野座主先生之
故里造其廬存其子而墓拜焉謹陳酒醴之奠
而致告曰於惟楚甸皇輿奧區孕英衡嶽瀦委
洞湖斯皇誕哲式際昌圖文章黼黻■然鉅儒
爲國之寶爲士之模天曷不吊中道云殂摧翻
風穴筭步天衢章縫悼切宣室恩虛矧忠淪藐
夙造賢羅採方及菲掄材逮樗義存知已明靄
敢渝山川紆阻衛悃未攄茲當被命萬里戒途
哲人其萎歷此故墟室塵絳帳里閟藍舉江楓
黯慘墓草蕃蕪魂招靡返目眇愁予披蓁設奠
有涕漣洳

祭董海觀文

嗚呼泖峰毓秀允寔誕哲人行高振俗學博空群

持以挹損秉茲麗淳古心古貌師表人倫如珠
藏淵如玉韞櫝世德繩繩益培而濬造物舒徐
乎善若斬溥施于躬適昌厥胤惟宗伯公臚代
人豪士依矩矱國倚忠勞有開必先繄公之教
帝嘉義方到隆其報越宗伯公覲展梓里祿養
從容高堂燕喜慶者在門吊者登几天不憖遺
山頹木毀嚌昔論心予方弱冠砥行脩文惟公
是寔復叨世雅彌敦交善枝優追從相期汗漫
音微伊邇風流遂空斯文是悼言返無從酹此

椒漿哭于寢宮靈乎不昧庶鑒予衷

祭楊抑齋文

嘉靖庚申仲冬丁亥旦抑齋先生楊君之櫬還其友莫子如忠迎哭諸野又入而哭諸寢矣越九日丙申謹致牲芻之奠載拜酹酒而傷之曰嗟夫余聞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至執栽培傾覆之說以律古今天下而有疑焉故雨露之施不以腐草朽株而不及而雷霆之摧折則不必偏物日求其瑕釁而得當焉何哉夫理有固然有

所不必然事有可測有所不可測而後亭毒之用神古今天下則既虧成消息其中而莫知所自殆造物者之大較乎不然則如君者宜壽而卒弗延宜有後而嗇且及其子謂之何哉余與君交自丱角知君為深媿無能以其愚有所裨益於君而君或以余為不欺庶相與有終也而君竟已矣嗚呼悲夫君有孫在抱三世一綫行道哀之而况為友生者乎如造物之卒歸於常也則君之忠鯁當竟暴於世而以其後之人食報於幽者將復有在君其慰哉君其慰哉尚饗

祭何柘湖文

嗚呼文敏東山蔡公特起問學淵停才名嶽峙擅藻摛辭遠追左史雅尚任放砣砣自喜憤詬世紛去若脫屣睥睨宇宙疇為知己援惟謝易締交昆季義附蒹葭契要蘭芷解組後先遺榮樂志天斬斯緣殲此良懿季溘頓殂仲奄淪逝愴往哀來言念終始舊約盟寒高風誰侶庶慰于幽立言不朽　廣乃登公几夢耶真耶

達者一覗尚饗

祭曹雙槐文

惟先生之明懿秉間氣之醇風遵素履之矩矱秉和易而克恭振樹屹其倜儻標度坦其朴忠慨時事之孔艱海濱罹於冦攻欲廓清以拯溺贊籌畫於元戎啓胸中之武庫戢鯨鯢于幽宮夙宣勞于國事夫遑恤乎疚躬舉賢科而弗第名空記乎功宗方沾恩以叙用胡一疾而遽終志有事於四方乃反負于太空余桑梓之伊邇

締親誼之彌重式容與以燕好慰晩節於歸歟
何歡悰之未畢倏訃而忡忡悵音徽之莫覩
渺仙路之焉窮奠觴斝以申辭冀微誠之感通

祭少宗伯許龍石翁令嗣文爲部同僚作

維嘉靖某年月日通家侍生某某謹以牲肴酒
醴之儀致祭于 某某 許先生之靈而申告之曰
惟靈纘箕裘之緒兮稟川岳之英志撫壯而方
昌兮器高朗而夙成謂皇穹之司造兮畀脩齡
以畀哲曷美好之弗終兮有憑應而尚鈇摧鳳

毛於風穴兮窘驥足於天衢譬蘭茁其蕭艾兮
玉不薦於琨琚長逝者此可作兮霜露淒其既
零兮余義於通家兮鬱切怛乎余情蕙殺馨其
盈俎兮椒蘭吉其在尊惟神則無不之兮恍英
爽其若存駟玉虬以來遊兮覽琨都之綺麗儼
容與以趨庭兮慰椿華之遲暮靈亦有子紛瓔
枝兮允祖武之克繩作求懿其雲仍兮靈亦可
以無憾於冥冥尚饗

祭董朗洲同年文

維嘉靖二十九年歲次庚戌二月丙申朔越十
有八日癸丑年生莫如忠謹以束芻牲醴之奠
敢告于故河東鹽運司判官前進士尚寳司司
丞兼翰林院五經博士董朗洲年兄先生之靈
曰惟靈業未竟其志兮位弗稱乎其才撥琦瑰
將焉售兮紉蕙蘭而蕭艾也肯美好之弗祥兮
將士窮之固恒也憶天衢之並鶩兮摧矯翮於
長風倏流亍以捐殞兮鬱㤋怛乎余衷余衷其
偶未置君懷兮匪明哲之故也感存歿以叢交

兮墓宿草而猶哭也尚饗

奠何氏室女文

嗟嗟令女天道仁耶將亭毒虔劉不能無私者
耶吾德薄不能吾之子庇敢天道尤而以令女
之生所自培德深厚如而父而不能庇汝不死
謂造物無私然耶否耶吾不得其故而反思之
吾子與令女生並迥異少而能慧若老成人不
相期而相似也此其爲尤物不見忌於造物者
自古難之吾又惡敢漫爲無益之悼終無已於

情耶令女雖未吾子歸而嘗旅避自成幼有靈性吾子死而令女終不綺羅鮮好御豈是皆足祟耶嗟夫嗟夫生不同衾死復異穴神無不之將復共依樂土於人爲戢繢之緣於物爲連理之瑞吾等且老百年瞬息汝姑俟焉不忍令汝兩兒魂悵無歸也嗟夫嗟夫有酒一巵侑以無詞函致千里靈其鑒之

崇蘭館集二十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莫如忠撰如忠字子良華亭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浙江布政使告歸杜門著書年至八十餘乃卒明史文苑傳附載董其昌傳中其詩頗具唐音五言近體尤多佳句文則應俗之作居多惟題跋十餘則頗爲雅令按如忠精於賞鑒流傳墨蹟題識最多此所收猶未盡也

已寬堂集二卷

〔明〕陳鎏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已寬堂集四卷》提要

吳郡雨泉陳老先生已寬堂集

序

海内頌雨泉先生久矣當
肅皇之甲寅歲嘗弭節瀆上予望之
見其風韻翩躚已知其為非常
品也第未縱觀作者之林

今上萬曆之丙申先後凡四十有三
載先生之嗣劍南君復護軍于
此又二年乃出先生所為已寬
堂詩文二編来曰乞灑翰以照
將来予因其書想見當時之為
人今昔之感興焉不能已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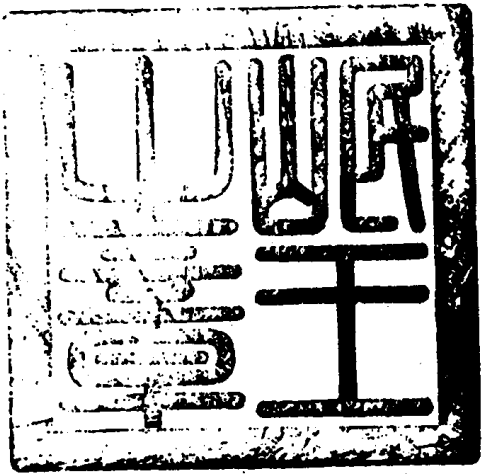
也詩心之聲也寫難狀之景含
不盡之意是已儻于風教無當
奚貴焉先生之詩因物而賦才
情所至又皆人人能言人人所
不能言者固古列國風之遺也
帝白未足多矣文雖未能盡涉

其與大都語人臣以忠語人子
以孝取善不遺寸長辯史則抉
千古自得其得出之若不經意
此又近世博士家所難者夫詩
興耳文寓言耳古今嫺此者豈
少也反之摻履恒相背然聞先
生以少年擢上第歷曹郎而方
岳知先生者願其長為
社稷倚毗先生獨澹然聲華之外
嘉隆之世
踈終養者一乞骸者六稿具家乘
中海内以是服先生之才之美

猶以節高之其所為不朽者固
自有在也嗟乎晉處士夫夫子
五不事文墨嗣先生者振振計
今抱公輔之略者四閭君獨少
早以武魁方夏
今上東顧宵旰晉閫君中都殆將以

長城倚之觀此則諸即所為先
生之集之光大未艾也予兩世
知辭不得勉為之序媿先羣玉
云

今上戊戌歲一陽月吉

岷藩玉谷書

巳寬堂集目錄

卷之一 嘉靖壬辰至巳卯

入鄧尉山　東齋
題畫　寄友人
斫竹　石蒲
題畫　挽僧守山圓寂
還菴　白芍藥
玫瑰　題余子容畫扇
春夜雨飲李三丈晋山所次桃谷太守韻
李次卿遺折梅　桃花賜賞牡丹
卜居　雨中懷友
奚川贈錢君　寄查允言表兄
題夏太卿風竹一枝
挽盛中丞值菴　同袁補之陸子傳賞
牡丹朝天宮　六月晦夜客邸述懷
送周橘樓中舍得請歸具
平壤登眺次韻　送范良臂之任遂府
為同年趙德光壽乃叔八十

西山　九月夜飲沈江村第
送周梅崖表叔節推建寧
送周緽菴使淮陽便道歸省
秋日京師送友人歸吳
送袁司城訪雪赴南京
送楊純齋恩授都事
送馬翰林鐵瓶之南京
送崔平川奉使歸吳江
送王前川之任分宜

秋夜宿省中　送章茂實歸吳
京師寄賀張立山先生得子
送沈年丈赴南工部 有序
盧德用遷寓東城時予在西
寄鴻山先生兼謝詩教
送華鴻泉任南京光祿
送朱伯麟御推大名府
送韓棟卿歸吳　送金懋覲上舍歸淞
涯用金留別韻　九日送朱繼之太常
奉使承天便道歸省
北極寺次陳梧岡韻
贈李錦衣　送戈汝和冠帶還吳
顧閣老霖雨堂賞燈次張氷清韻 調滿庭芳
贈南村周老次韻　咏雪舫贈熊光祿
六月十八過杭時黃德馨洪德馨孫世南
盧少明陳孚元馬壯宇皆同年及顧遠
齋同寮俱會於一時同年陳御推東之
邀遊雲居寺　渡錢塘

常山公署次韻　早行玉山道中
途中七夕　雨後過瑞昌
雨中從間道入興國
黃鶴樓　蔡店驛次韻述感
應城道中　京山道中觀音巖
早行　冬日登仲宣樓次韻
五首時有湘陰宗望儀部汪君
燈夕侍　湘陰王燕
燈夕侍遼王燕　遼王賜燕即席六絕

次韻應教 正月賞燈 賞月 三月賞花 賞雪 乞巧 除夕
送李長史致仕 詞寄滿江紅
夜登岳陽樓　赤壁與任太守查卿
推夜坐　庚子秋與李荊州同
餞張宗伯陽峰公之白下公有詩教辛
丑秋余自荊州南還過白下忽憶公舊
作次韻漫呈時李已謝政歸滇南矣
紀夢　九月偶會黃協恭卿
推王元卿春元登焦山十七韻

夏日宿省中有感　送周對南表兄赴南
京後府都事　田園雜詠
幽居雜詠　挑山驛早行次韻
東阿道中即事　鄭篁溪西莊四首
白雲奇構 杏林 柳徑初春 鐘溪月明　送陳即中出守台州
題赤壁圖　雨後望西山
詠濱江贈楊州汊正郎
燕別祝司務所分得爐字
將至河間憶蔣年兄

過兗州欲謁孔林不果
謁孟廟　良鄉寄別京師親友
徐州　答周二見贈次韻
長途雪望　重過滹沱
雪途即事　盱山即事
陸路到揚州　荏平驛
飲蔣西蠡官舍　明妃
題松鶴圖壽呈氏金月海
詠蘭　水仙梅

閒居衎沛暢齋詩次韻
洛神　梨花白燕
挽吳柳橋吳長洲父也柳橋嚴州人善詩
畫　和鍾鹿野草堂雜詠
四首　香山
晴湖　送楊子任參議山東
挽楊後生　近山
南泉　同張立山先生遊禹
文巷次趙崧雪韻

表兄浦希雍五十　吳經衛南郭先生七
十　醉吟窩
送史三尹罷官歸關中
五月歸自華氏乘月過鵝肥蕩
會心處次韻　蒻
石榴花　石榴
牡丹　題雙烏戲古木
東溟　虎丘次蔣更莊韻
送袁孔獲省親北上

賦尹陽贈張君　王璽堂偕劉廉齋過
管山見訪　壽史永濟母八十
栢山詩送王君歸浙
蝴蝶花邊蝴蝶　水仙
獨入山　恒齋詩贈碩醫
病卧管山　詠秋山贈史君
石湖　桐山
野眺　送張立菴父母赴召
二十韻　送陳克庸掌教華陽

紅梨花　送喩無錫北上
病中卽事　九日登高次石川韻
塞上五首　贈治平僧慈雲
偶會先僉憲年家金君有感金祖仕刑部
侍郎　新春八日同王明伯
遊管山　陟臺為宋刑科賦
壽徐甑峰　三月二日同立山先
生入溪上　泊舟蠡口
樂閒　西巘

蘧齋贈僧　題達摩指掌囬頭像
茉莉　西湖洪氏山院飲王
譚二僉憲次韻　天竺
看潮　月江僧
越望臺呈沈江村太守
冬夜乘月登上方　臘月宿張五岡園亭
除夕宿峴山舟中夢李尉峰索春帖
僧房　湖上次韻
假寓浦靜觀別室養病一首

看牡丹艾氏園時花已謝
苦雨　病中閒述
送張吳縣立菴應召北上 詞寄滿庭芳
沈白浮歸自武夷　賀玄珠湖高氏子入
學　題枯木雙鳥
梨花　攢宮
贈鴈神徐君美　贈月周僧
僧劍石　題意遠樓慰韓生師
愈　臘月宿慈雲山房

焦山次壁間韻　送蔣姊丈任內黃少
府次韋茂實韻　送何龍山年兄任沂
州　荅李山人次韻
八月十六夜宿省中憶金茂親上舍將歸
吳　送鄒主政榷稅荊州
送沈明府赴青豊沈初任溧陽調在平後
以憂去後補此　送袁補之告病歸吳
兼簡陸子傳昆弟
送嚴思可南歸　西山風木
送袁探花使南陽次韻
送嚴翰林奉使湖藩乃父同行
冬夜同袁絅之王元美暢飲次韻
秋夜同李古容宿省中
送姚白堤復任沂州兼簡何龍山
新春神樂觀演禮別友人次邢翰林韻 詞
寄沁園春　送劉都憲春岡總憲
南院　贈葉柳亭中舍 詞寄
沁園春　又柳亭

朱門鵲　阻風海上
海上懷王斂學將赴遼陽
送李虞部古容出守思南
閱河紀事　重遊接待寺閒主僧
已圓寂　送陳華卿采藥浙江
便道歸省　送吳子重任浙江都
司斷事次袁絅之韻
荅張起部舟中見懷
和謝郎中鶴軒賞芍藥

送于聚菴督餉三河
題陳道復水墨牡丹次文衡山韻
張起部池亭荷盛開同戶曹諸君共賞盡
日　同吳比部登通州譙
樓　題周一之石門
送王經閣赴遼陽　次韻咏柳亭贈桑中
合

巳寬堂集卷一　嘉靖壬辰至己酉

潁川陳
琅琊王世貞選

入鄧尉山

薄暮入高峰肩輿落照中雲礙山斷續樹隱路西東望目五湖渺歌聲萬壑生携琴意無盡山月已朦朧

東齋　洞庭山人號

太湖東畔包山麓通幽曲逕花如簇驚禽亂蝶花不知紅日紗廚夢應熟起來長嘯諸戶開萬壑浮雲自去來扁舟何用渺然去琴書今日不相猜

題畫

春鳥多求友高樓共一枝夜深還不定應是月明時

寄友人

三月揚州花錦明清風亭下闔閭城鱗鴻海外一千里杜宇林間三四聲芳草拂衣如戀我好

山満眼不知名有懐相見知何日雲擁天南樹
秋平

斫竹

有竹縈庭下呼童斫繁枝皆除倍爽塏為迓鸞
鳳儀亦有鳲鳩巢誤傷不可支歸来不知處相
顧逐我飛哀鳴若為訴誰謂鳥無知

石蒲

靈根絡石淯淯淨勁斷含風細細香自是九疑
仙去後不妨疎齒鬒蒼浪

題畫

野老縱春遊輕舟順流去歸来日暮時花深不
知處

挽僧守山圓寂

寂寂禪關久不閒青山雲去幾時回百千萬刼
老病死五十七年今去来野鳥無聲空綠樹落
花満地舊蒼苔阿那本是歸天竺空使西風夾
露哀

還菴

南山薄暮雲叢林有棲羽萬物去知還吾人何
自苦廓朝固已榮周原亦膴膴去就本在人所
安即吾土

白芍藥

水晶宮裏夜漫漫洛浦仙人捧玉盤憔悴碧闌
非病酒暮春猶怯露華寒

玫瑰

香風満地不勝吹麗日梁園蜀錦披莫訝稱名
太环重芳馨真不負瑰琦

題余子容畫扇 子容璧士

野樹含烟綠山雲帶雨低北窗高卧處暗數樂
苗滋

又

踏破萬山雲言採千歲藥歸来日暮時杏花幾
開落

春夜雨飲李三丈晋山所次桃谷太守韻

夜深風雨疾偏向竹間鳴椒酒隨詩轉蘭膏微
茶明情親驚漏滴氣煖忽雷聲牙箸菜傳細膾

瓶梅落輕九天恩既渥百里蟄初驚雁札那能到龍驤敢抗行聽玄沾海潤拈筆恥溝盈笑擬明朝事池塘春草生

李少卿遺折梅

多君贈我梅花枝樛牙屈曲生絕奇花光長老畫梅不下數萬幅神毫鍊筆何所施玲瓏偃蹇不盈咫橫斜起伏何欹危勢如老龍骫骳怒崛起又如蒼鷹搏兎陰風徼下橫相隨飛揚跳躍復逶迤公孫大娘鮮舞腰肢羸軍營細柳立虎貌小吏白事能矜持遊蜂飛來驚復疑寒風颯颯還禁吹千株萬榦不可紀奇形怪狀君得之淡粧素縞夢相携覺來忽忽知復誰通仙已去不可追廣平有賦空自遺我頗與君及此花歲寒擬結終身期多君遺我寫歌詩香風片片落研池

桃花鳴賞牡丹

誰云桃鳴只桃花開盡桃花更可誇草際香風閬地席吟邊曲露醉天葩爭奸越女新粧濕憔悴西施病倚斜返馬不知明日事再移殘燭過東家

卜居

十里雲山一望遙卜居還向水西偏風牽細荇橫舟渡日落長林隔嶼泉自典疏園渾似俗漫批藥譜學長年閒來散步逢僧話相問新詩得幾篇

雨中懷友

歲寒松青青誓心石矯矯松石日所見所知在江表有懷忽遠眺天涯落孤鳥豈無千里駒風雨烟波渺

奚川贈錢君

十里雲山挑海沆九州通道百川收紅翻出日龍門曉彩動烟波蜃市秋武肅從來多世澤吳公老去騰才猷臨風幾度乘桴志猶抱江湖小范憂

寄查允言表兄

蹭遍長安羨落紅孔懷骨肉意沖融一尊別後日三北兩地相思千萬重冀北衣冠雲路近江

南風景雨聲中相逢驛使須頻叩明日音書及不同

題晏太卿風竹一枝

太卿畫竹常如簇此竹獨異尋常幅飛毫淡墨只一枝奇標遒勁空嶰谷清風直節不可板素秉虛心自相屬月明篩金梃碧玉晴空直下蒼龍浴有時嚴霜肅殺盡天下木有時炎炎萬里秋陽暴有時寒風凓冽萬壑號惟有此君一竿十丈凌霄綠昂藏骫髏堅自持中流砥柱不

可觸題詩問爾何亭亭自古小人常褻君子獨

挽盛中丞值卷

大老忽徂落皇天不憖遺哀榮亘今古生死重華夷弱冠擷青紫纁衣走狐貍王曹既斂跡二鮑復何為三黜終無辱丹心死不虧滇南萬里遠謫下一官卑圜扉可再啟砥柱那復移柏府霜威肅琴堂化日遲風聲懾強禦政教起瘡痍奇績銘丹閣遐陬擁白麾文章擅千載轍跡交三陲大厦圮梁木吳山有遺碑月明靈臺夜鶴去華表時正氣蕩魑魅陰風泣蛟螭九原如可作展也眞吾師

同袁補之陸子傳賞牡丹朝天宮

東風車馬路此日洛陽春姚魏風流舊玄都雨露新坐親紅欲染對又笑疑眞候吏何頻促詔光已啟辰

六月晦夜客邸述懷

寒暑他鄉節離愁醉夢餘雁書三月斷螢火一囱虛童僕惷無語親朋夜更踈空庭人寂寂獨

步暗躊躇

送周橘樓中舍得請歸吳

送君南下更南轅執袂臨岐未敢言多病何如漢司馬吳山歸去舊王孫風高薇省簪書冷香滿橘樓卮酒溫此日林泉須厭足柴門車馬會重喧

平壤登眺次韻（平壤朝鮮地名）

朝鮮本舊封中興自平壤華轍交平沙三鑾振清響兩儀始正名萬里須延賞時（朝廷以册

天詔諸夷　盃道本無方推恩運諸掌朔野正陽
回東風留寒往百冉枯復榮山木蕭以爽物理
多改移化機亦勞攘激石流清江依巖過晴舫
武陵津可問瀛洲路非枉　日月同明亭臺亦
弘厰高誼薄雲霄壯志闢林莽訪古興未畢登
高意亦廣朝鮮覓箕封遂島窺方丈萬象何森
嚴三光盡昭晄爽徊啟天逵俯仰忘世網回首
望京華尊　君起遐想海濱有遺賢按綦試探
訪地僻風景殊雲動天光漾再陟乙密臺擬揭

清虛榜幻化本虛無陰陽定消長及時須有為
慕古將安做長嘯追風流擎卸歌慨慷王孫飲
馬來士女刲羊餉言語非夫離衣冠亦高朗華
夷本一家率土皆吾黨

送范良醫之任　遼府 范曾遊學宮

良相家聲舊 文正裔 良醫又獨今何當經世手
共濟活人心魏闕承恩沃襄江流澤深爽疢滿
天下可濡為沾襟

為同年趙德光壽乃叔八十

君家積善更逢辰伉儷承平八十春安石未聞
曾應召謝玄今已會降秦花簪鶴髮春三月案
舉龐眉酒幾巡况復周人能讓齒行瞻　鸞誥
下楓宸

西山

策馬平湖十里隄幾家村落半招提當年舊額
能存記到處奇泉未品題膏土可耕憐木食羽
書無警急霜鞭乘風無限登臨興杜宇山頭日
已西

九月夜飲沈江村第

客裏多奇遊於今第幾回搜詩乘舊韻話菊薦
留杯逸興忘頻醉顰眉又一開那堪眼前月曾
照故鄉來

送周梅崖表叔節推建寧

千里南閩使卸行重思先子舊文聲已知公府
多桃李又見閩門春草生

送周嶺莪使淮陽便道歸省

天子重掄才周郎使卸藐方舟指桐柏回首是

金臺雲舍遊人夢橋門司馬來羨君乘興去明月慧山開

秋日京師送友人歸吳

捧檄燕山下搖旌潞水陰江南人去盡冀北我吳音風月孤篷興江湖萬里心乘流須進檝籬菊已含金

送袁司城訪雪赴南京

八月驪駒歌愛弟不堪今日又君行幾重烟樹瞻　金闕百尺寒潮擁石城文武衣冠許白下

東南廉孝說清卿乘流直下桐涇好肯念西風獨客情

送楊純齋恩授都事

九月都門路千山古木霜南轅動雲夢北首式龍光畫錦堂初潤秋花遲不荒悠然會心處芹曝憶　君王

送馬翰林鐵甎之南京

潞水流春早燕山帶雪明上林今日賦南國舊時名筐篋圖書在文章草木縈相如乘興處花滿石頭城

送崔平川奉使歸吳江

送君南去意如何十里長橋君定過寄問三高千古事五湖風景屬誰多

送王前川之任分宜

墨綬承恩出　紫宸馬蹄踏雪路嶙峋九疑風日千家邑彭澤烟花百里春最喜三槐家世舊又看列岳進階新江山秀處多豪傑莫向龍門嘆遠臣

秋夜宿省中

清秋京國夜畫省椄重城衛士傳餐疾卑聲過閽輕更籌遲永夜關柝嘶嘶時平忽憶江南事何時水地行 時吳中大水

送章茂賓歸吳

春雨長安道朱輪駐白沙劍光淮海潤柳色潞河斜同志去已盡故鄉如更賒憶君舟泊處隱隱是吾家

京師寄賀張立山先生得子

隨班朝罷出　昭陽忽報織書再弄璋凨植巳知盈百日閙封循似帶餘香從来神術先陰隲始信仁人後克昌萬事自今應已足春風花鳥引杯長

送沈年丈赴南工部 有序

我太祖龍飛淮甸建康是都成祖始事自燕燕都底定南北雖異統制則同然而遠近之勢既分則親踈之分頓異是以

志於進取者不樂踈遠也吳江沈江村先生戊戌鴻漸試政天曹巳亥當除乞就南部吏以例進曰隸銓司者不得南補先生固以請乃得允馬官隸冬曹職專營繕人方謂先生為凨而先生以得遂所請怡然甚樂拜　命即行不為濡滯以先生之才之德而樂於茲必有深意而其恬淡之節高潔之操則固可想見矣其也蜀在予行更與年末敢援例於風人僣揚休於篇什詞不及文意以辭見

鵬鳥自北溟扶搖亘南域南北九萬里一瞀自瞬息豈不念鯤魚北溟應逼側茫茫萬里遐可以振羽翼豈若鶗鴂姿中庭會啄食我從海宇傍攀望不可即願得一羽毛可以作儀飾

美人臨別時遺我多篇章篇章不可繼回首路巳長亦有快意語覧之總堪傷東之在高閣感戚不可忘置之几案間不堪常涕滂紉之以為佩與君共翱翔

故人漸遠去轉與踈者親親踈本在心踪跡何足珍所以有傾蓋白頭固如新吁嗟千里遐乃有同心人

吳水多近山吳山變昏曉山水有真勝知君渋巳了東風凨芳辰策馬金陵道金陵多王氣不比吳山小江水動地来石壁危欲倒披林見仙踪相逢拾瑶草我亦多高興恨不共幽討春来有歸鴻寄我新詩藁

盧德用遷寓東城時予在西

勞我無黔突憐君亦屢遷篋誅知上吉親故總東偏心邇跡非遠思深夢亦牽每懷曾密邇燈火夜籌添

寄鴻山先生兼謝詩教

霜鄴星馳寄遠貺春來司馬足新遊賢勞獨為王言重感詠頻懷天下憂盛世文章珠玉粲異邦風景畫圖收已聞南國聲名舊莫使東方花鳥愁

送華鴻泉任南京光祿

十年翰苑稱難弟此日鸞坡有二方光祿簿書還自正南都文物更成章喜盈毛檄辭　龍御唱斷驪歌惜雁行未必大官勞宰割明禋從此薦馨香

送朱伯隣御祈大名府

送盡南人送子行為同鄉曲又關情長楊百尺愁無緒玉海千尋舊有聲肺石窮民從此避圜門春草為君生四方觀望先畿輔好為天王弼聖明

送韓揀卿歸吳

故人歸去我淹留愁對雲山帶馬頭　北闕衣冠分寵渥南宮禮度總優游雁來鴈往三千路江北江南兩地秋若過淮陰瞻廟貌肯虛華裔遲封侯

送金懋親上舍歸淞涯用金留別韻

彈鋏辭春省搖旌指潞河行囊充舊草馴馬飾新珂吳苑繡文藻　天朝肆綱羅衣冠京國盛風景故園多君抱扶搖志予空別恨歌淞江暫

歸翰燕魏已尊軻童僕稱苗秀村翁說髩皤相携一醲酒風月蕩秋波

九日送朱繼之太常奉使承天便道歸省

遊子不歸去燕山再重陽登高無與共聞君治行裝君行遊　王命亦以趨高堂天涯有同志不得共翱翔況子叨世講義亦屬雁行秋來鴈南飛我獨棲遲方飛霜白行路砂礫鼓征裳君身甚勞頻君心殆安康行旌亘南北悠悠指荊襄東南瞻王氣為君奉蒸嘗畢　命有捷徑王

峰聳高岡吳趨迤東來有樹三四章吾家舍其
下寄我書一囊

北極寺次陳梧岡韻

風塵行役北平秋聊假僧房半榻幽霄漢羽儀
孤鶴唳長楸車馬萬狐愁蕭條綠柳行中盡點
綴丹楓望處留北首諸陵瞻王氣五雲常捧
壽山頭

贈李錦衣名寅魯奉使過吾蘇

傾蓋招提若故知飛談霧捲亦瓌奇戎行此日

能文士盡出當年偃武時李廣未逢藏妙用伏
波雖老尚能為吳山駐節十年事記說令人動
所思

送戈汝和冠帶還吳

昔年吳下送君來此日都門又送回江北江南
同旅寄君來君去兩徘徊行邊朔雁隨風落望
裏吳山帶雪開他日衣冠重　錫命五雲還是
舊金臺

顧閣老霖雨堂賞燈次張永清韻　調滿
庭芳

月動珠簾風窺翠幙千金一刻春宵金吾無禁
燈火六街遥堪羨詩成珠玉湯相續慚愧非貂
歌聲徹香籠彩袖情引鳳皇簫　雍雍全盛世
笙歌昂沸今日簫韶况堂開錦繡酒瀉葡萄盤
出高門白玉肴瑶天斗轉寅杓啣恩處瞻依
天闕香露濕宮袍

贈南村周老次韻

莫厭京塵擾城南別有村幽燕數芳歷日月一

污尊草徑先春色苔堦未雨痕山人覓靈藥挂
杖別松根

詠雪舫贈熊光祿

十年吏隱薛坊頭積雪峰前事事幽此日山陰
猶高士清風溪上又攜舟乾坤一白只青眼江
海孤蓬雙野鷗乘興相逢戴安道故人莫惜重
淹留

六月十八過杭時黃德馨洪德馨孫世南
盧少明陳孚元馮壯宇皆同年及顧遠

齋同寮俱會於一時同年陳斟莊東之

邀遊雲居寺

相逢海岱皆兄弟躡屧梯雲席再移逸興畫從高誼發緡文曾為故人縻清江入望相將盡白石經題愽益奇嘯傲不知雲上黑可能催得幾行詩

渡錢塘

百丈潮頭湧䂬雷虛舟無係逐江開高情對酒何須共短句推遷獨自裁鄉故已隨吳地盡誰愁誰向越山来遊人莫訝登臨晚曾約東風幾日回

常山公署次韻

路入迴溪日影斜鳴榔隔水兩三𢭏雲浮震澤一千里樹隱山城幾百家朔漠近聞多戍鼓南方曾未識胡笳江湖亦有當憂事莫羨漁舟逐浪花

早行玉山道中

古驛空人語叢林暗鳥聲日從山鈌起雲向樹根生露溼征袍重鑾和佩玉鳴何如溪上叟得杖藜行

途中七夕

碧天星斗雨初收撫序臨江心欲流把酒推篷問牛女吳山今夜月明不

雨後過瑞昌

廟佩廬山外秋衣處暑前石橋連夜雨茅屋隔溪烟晚刈秉殘照山耕引湧泉東南民力盡寸寸西畬田

雨中從間道入興國

七月重陰後行人日望晴巒深留雨氣樹密暗泉聲間道山偏險從王身自輕無端戒童僕莫踏草生生

黃鶴樓

江城七月雨初收粉堞清風黃鶴樓萬里奇觀擴禹貢百年仙跡暗江流瞻依蓬島空雲樹點綴城封幾郡州忽憶明朝有　王事還須秉燭夜深遊

蔡店驛次韻述感

秋来輕葛汗猶濡無事山亭絶簡書進退百艱惟鋏石間關踰月幾舟車每逢岐路悲交轍未到中流戒有袽若問漢川風景好從来不及老江源

應城道中

雨國秋潜入風林暑自清村庄門未啟空谷鼓無聲野蔓牽愁濕山花逐路迎京山青未了何處水雲生

京山道中觀音巖

南國新羈旅東吳舊馬蹄路隨山起伏田逐水高低牽土皆成賦幽巖孰與棲楚天秋更闊極目獻陵西

早行

古道聞雞喔輕風悅馬蹄漫行斜路險高陂遠山低隔嶼煙初動深林鳥尚棲村童初出牧家在此山西

冬日登仲宣樓次韻二首時有湘陰宗望儀部汪君

橫軸此日詞林客飛舄當年王粲樓萬里城封供遠眺百年興廢起新愁河間禮樂從来盛江上陰晴望裏收多少孤舟泣嫠婦不知肉食幾人憂

青樓粉堞接天開雲擁星分亦壯哉望斷荊山悲楚客舞低楊柳憶章臺冥鴻倒影當筵落歸鳥長林決眥来醉酒浩歌呼鶴馭不知蹤跡舊塵埃

燈夕侍　湘陰王燕

水晶宮殿玉森森雪擁冰毬寒欲侵珠履三千醉高誼霓裳一曲舞知音魚龍盪影身滄海花柳爭奇夜上林興劇不知歸去晚錦城燈火漏聲沉

燈夕侍遼王燕

冰毬星樹接長安玉殿珠宮夜色寒仙仗兩班連俎豆玉容三接拜衣冠玄冊珍錫天香重醴酒初筵禮數寬聞説金吾元不禁漏深歸去月

漫漫

遼王賜燕即席六絶次韻應教

正月賞燈

燈火千村夜荊襄十萬家太平新氣象不禁禁城譁

三月賞花

春光盈九十花氣已成風日日飛紅雨瑶臺掃不空

乞巧

新秋氣漸爽月淡風颸颸乞巧佳人會氷盤雪藕絲

賞月

此夜宫中月清光天下均姮娥常不死百歲可無晨

賞雪

陰氣方寒結微陽已暗旋六宫閒添線何似入宫年

除夕

明日新春日猶憐舊歲華圍爐更炭獸看劍拂青虵

送李長史致仕　詞寄滿江紅

紫綬金章承恩處叨陪黄屋曾見急流中勇退幾人知足記得玄齡泰太傅十年駐馬軍符熟況穆生醴酒正慇勤何人促問不可去君恩沃不忍棄長平曲待歸去圖報暮篷芥睽送酒白衣今亦少高人未必留芳躅且圖長嘯太行山無拘束答

夜登岳陽樓

水國涵殘照江樓倚舊城君山幾今古雲夢隔陰晴雁字霞邊色漁歌日暮聲明朝纘餘興歸櫂景中行

赤壁與任太守查勘推夜坐

赤壁黄岡下危亭石渚頭屏山開百里鈎月近中秋望遠襟懷豁情真話不留莫談興廢事今古一江流

庚子秋與李荊州同餞張宗伯陽峰公之

白下公有詩教辛丑秋余自荆州南還
過白下忽憶公舊作次韻湧呈時李已
謝政歸滇南矣

昔年尊酒憶江鄉楚水吳山意緒長此日忽驚俱白下清風猶似聽滄浪支離舟楫慚劉晏老壯文章忒庾郎更念當時南郡守天涯南北重相望

紀夢

辛丑秋之仲予也楚歸吳二十有七夜狂風偃

江蘆孤舟瓜步渚對酒嗟畏途酒酣忽成寐未入桑梓區有黃者曰龔自室西北隅踊躍從高下馴熟如歸吾登堂見青鸞麾簷入于于俟逸異凡鳥毛羽澤且濡錦紈曳金鑰股尾長盤紆善歌亦善舞云自王母都歌詞亦能記既覺乃摸倘古云青鳥至曾與王母俱高堂方具慶豈是長壽符林甫錯弄麞余豈李竪徒抑亦是咎徵冥冥未可虞紀此問他日令人憶盧無

九月偕會黃協恭鄭推王元卿春元登焦山十七韻

清秋開奕霽奇邁起須臾望海心懸登過山舟入蘆漁歌雲外落鳥道樹頭紆風靜水光白潮平峰影孤石巇巖高隱處雲屐故人俱方外煙霞寂江心風景殊半山雲已下九月樹猶敷州郡江南北蓬萊路有無弟兄聯四海鄉故總三吳識字排芬蘇吟風坐碧梧淹留忘作客瀟傲併無吾意氣先杯酒衣冠點畫圖撫時憐菊鄭乘興索茱萸忽憶年來事猶憐日易徂相攜乃下山

麓指點問歸途野渡象蹲渚海塘龍出盂瞻依最佳處鍾磬隔雲衢

夏日宿省中有感

清秋感時事獨步蒼松臺松影繪庭戶鶴唳清且哀明月照千里雲霧翳南陔良夜不終旋寒露穿我骸露重林杪濕倦鳥悲未回褰帷索長臥壯襟強自開所知負我心春去夏不來孟夏苦夜長夢斷腸幾回起坐燈影孤得句且自裁

送周對南表兄赴南京後府都事

憐我鴒原寂與君兄弟如不堪同作客胡爾文分裾寸草郵亭夢千揚節度車牽衣各相問何日寄音書

田園雜詠

草牀風雨綠醅濃一味黃虀幾度供笑語夜深雙耳熱漫歌白苧助鄰春

春雪初消水滿江小溪疊石曉淙淙年來粘檢兒童課添得門前鴨幾雙

賽羅田神醉瓦盆稻堆高出舊泥垣呼童莫晝

搜餘粒聽得簷前鳥雀喧

炙背茅簷席幾移藜羹初熟飯香時秋來記得清逋負租吏迻門渾不知

典卻犁鋤問酒沽醉携野老話糊塗歸來記得相逢處門傍湖邊半織蘆

野橋東畔小溪西半畝新篁斫未齊雲黑山頭知欲雨自編枯竹掩雞棲

幽居雜詠

竹爐湯冷半寒灰雪滿空庭門未開停午夢回驚犬吠野僧乘興索詩來

小齋寂寂蔭長松慣聽寒鴉野寺鐘此地不須深避客柴門日日有雲封

槐陰千尺帀平蕪地僻門無長者車飯罷胡麻溪上立漫拋餘粒戲游魚

桃山驛早行次韻

雲旌雎水外行色野橋邊月白雞聲早風寒馬不前遠山橫帶雨古木瘦含烟野店堪沽酒輿夫告息肩

東阿道中即事

昔年東阿道客柳幾成垣此來盡齧蝕合抱存枯根借問行路人涕泗不忍言年來遭飢饉衣食詐無門老榦摧為薪腴者烹作飧所以四十里蕩無雞犬村予聞甚酸鼻憑軾涕空原民既未必濟物已不獲存民物雖異類皆吾弟與昆豈無鄭俠圖可以獻

至尊

鄭篁溪西莊四首

白雲奇構

小構藏岑寂閒雲任去留圖書涵宿潤瑶草弄新柔曙海潮聲近空巒雨氣收臨軒一長嘯白日暗松楸

杏林

東風寰宇遍晴日海天餘分得午橋種栽成百樹花主人無俗累鎮日醉胡麻董奉當年燕應疑舊主家

郗徑初春

闢逕瓔山好陽春到處同新羅初試日吹面不寒風隨意扶俱過捜奇徑曲通鶯聲連十里還在綠楊中

鍾溪月明

入夜溪方靜臨流月更妍原頭接銀漢波底動瑶天人影溪橋杖歌聲野渡船泠泠挹清爽忽憶漢張騫

送陳郎中出守台州

君家本渤海後作海州牧百海本同流風氣豈相屬治法取自家況後人如玉仁風扇遐陬並受王明福太丘有賢長千載嗣芳躅

題赤壁圖

夏月偶無事避暑城西隅縱觀山海經方輿泉石俱有人持來畫山水云是當年赤壁圖長江平鋪淨如練石巘陡立憑天觜山東有月似初起山西雲樹猶糢餬下有輕舟恰受兩三客疑是蘇子與客相歡娛酌斗酒烹江鱸清風明月良不孤古來廢興否大夢可憐百戰爭曹吳周

郎英雄那復起坡老風流亦已矣獨有長江萬里流白雲去住常悠悠

雨後望西山

都城五月雨相仍每向西山卜晚晴翠嶂綺林分野色斜陽古木暗蟬聲已占田事年來好更喜邊塵雨後清回首諸陵瞻王氣長空漠漠五雲生

詠濵江贈揚州汝正郎

金陵南北曲江頭驅逐風波日萬舟主人無享

拂沙石坐聽江聲千古流

燕別祝司務所分得爐字

昏黑赴君約情真略禮拘烹茶問餘雪對酒自煨爐感爾夙高誼憐予明遠徂夜深勞立馬欲別更躊躇

將至河間憶蔣年兄

帶鈇披星淡遠岑曉光籠霧樹森森聞雞入夜中原意疲馬衝寒故苑心江上梅花空我待客邊竹葉共誰斟陳生此地多相識公琰當年誼更深

過兗州欲謁孔林不果

兗州城外樹森森東望尼山憶孔林血食萬年天下共生芻一拜野人心停驂古驛昌平舊憑軾空碑遶巷深海岳鍾靈知此最恨將心事負登臨

謁孟廟

嶧山東去接尼山萬古斯文百里間麟筆名從椎辯後七篇寧共六經刪雲橫海岱英常奕雪擁齊梁轍未還拜罷揪林空仰止廟碑高刻漫驕攀

良鄉寄別京師親友

遊子抱沉瞢懷歸結中腸束裝謝都門授組需征裳　君恩豈不沃其如求酸傷驅車出門去殘雪點重岡遐陬盡落木青松獨凌霜忽憶歲寒交所知在君傍道誼擬金石情意日月長相許總不畢德言豈終忘碩言加珍重傾心事明王所貴相知心何必共一堂

徐州

閱盡彝滕路南徐未是家枯荄空野兎狂燒散林鴉間道逢人少前村隔嶺賒鄉心飛不去偏妬雁南斜

答周二見贈次韻

共抱離愁堪白頭肯將沙漠薄楊州霜寒遠道雙疲馬日暴頹垣幾舊郵故國有懷頻入夢好山滿眼竟忘遊無聊猶喜周郎共消卻風塵只唱酬

長途雪望

平原南下接江濱雪滿乾坤一旅人雲洗遠山天際闊日高滄海國容新六龍戰罷餘鱗甲四牡齊驅散玉塵卻憶長安祥瑞頌呵毫搜索老詞臣

重過滹沱

滹沱春日水潺潺此日重來氷雪村十里蒼烟空漢業百年荒草一王孫南陽歌舞知貂幄野老寒暄笑瓦盆慚愧此行非為國也從長路入

黃昏

雪途即事 時有逃警

寒雪積平蕪行人散玉都叢林絕飛鳥曠道走饑狐未訪山陰戴曾聞淮蔡吳朔風天下共吹向上陽無

盱山即事

策馬雪山隈南陽地宅開衣冠天下共園寢百年哀司馬歸台輔汾陽老將才祖生空壯志漢詔下輪臺

陸路到揚州

直北下江都南來俗漸殊文風應自董方語半通吳路止數程遠官餘五日逋獨憐江隔斷不共雁飛徂

茌平驛

野雲縈逶迤晴日洗重陰矯首紆齊望垂韁學賈吟江山遊客事日月故園心候吏知迎送郵亭幾古今

飲蔣西蠡官舍

未造蔣公竹先來于尉衙庭清散群吏日暮起鳴鴉鄉語嘶杯久歸心計路賒誰看故山月還

聽北平笳

明妃

泣盡琵琶淚關山已入胡飄飄北風雪吹向漢宮無

題松鶴圖壽星氏金月海

有客能談元命經自知花甲幾週零年來初度開三徑白鶴松根啄茯苓

詠蘭

離騷讀罷意裵徊倦寢空齋午夢回何處幽香襲枕春風應自楚江来

水仙梅

江漢香飛夢杳羅浮明月宵残閒館竹爐烹雪香風一樣清寒

閒居得浦暢齋詩次韻

幽居發奇思半世空勞形人事無了日故交悲落星憑貧時又病阮醉晚初醒忽聽雙鴻調知君養性靈

洛神

讀罷陳思賦分明洛有神誰圖巖畔者不似賦中人

梨花白燕

自去茅山事已非湧隨玄鳥及春歸羞將雅素渾顏色故向梨花月下飛

挽吳柳橋吳長洲父也柳橋嚴州人善詩畫

少微星落夜將闌忽憶江南舊鶡冠老去道玄懸畫筆年来洛下冷詩壇重雲暗樹三江隔白鶴青山五月寒未得生芻瞻廟宇令人空憶子陵灘

和鍾鹿野草堂雜詠四首

何處高人宅悠然與石居衷安門不閉原憲室常虛地僻能醫俗家貧為蓄書年来有佳客花露濕香裾

其二

江山數茅屋天地一微軀種樹政原拙研書論近迂閑門學子寢虛枕得吳歈捫腹傷時事何妨藿食臞

其三

幽居晝亦夜對語數秋蟲酌酒身當客携尊僕自充研詩杜工部臨帖米南宮世事知成夢年光任轉蓬

其四

好學知顏厄援琴文亦幽鳴心幾篇什公論一

春秋羨爾追今是吾生行亦休相携問農事負郭西三丘

香山

閒道香鑪舊有峰香山應自北山宗主人好靜不閉戶知有蒼烟萬古封

晴湖

鄧尉山前山樹重雲深無處覓人蹤晚晴策杖出林去八萬頃湖七十峰

送楊子任叅議山東

伯子叅新政青徐屬使車搜書窮孔壁宣化瞰兗墟雲合三齊迥霜寒萬木踈泰山天下望登覽意何如

挽楊復生

濠梁百尺水漫漫木落孤城樹影寒叢菊花殘秋寂寞火微光冷夜闌珊江山新塚悲雞黍風雨空齋舊鶡冠記得復生君故事令人猶覓又衷册

近山

矗矗峰巒雲氣浮數間茅屋逼林丘出門即是山陰道不必乘舟羨子猷

南泉

結屋村莊門不開小窗無向逐山隈熏風歙桃成高卧一泒泉聲入夢来

同張立山先生遊禹文菴次趙松雪韻

山靜萬雲歸林深不掩扉千峰兩山佷四海一禪衣韻壓詩才澀杯長酒力微落花如有意點點逐觥飛

表兄浦希雍五十　靜觀

中表從兄先五十紫荊花下芝蘭濈更喜靈椿雨露滋古云一樂人難及翩翩野服無拘牽靜觀天地常忻然從今歲歲須盡醉莫負鶯花三月天

吴經衛南郭先生七十

官轍馳驅不數年南冠落魄厭拘牽文名江左新詩藁高致山南舊禄田雨露深山三秀發烟霞無意一身便他年洛社知相慶何似先生未

白顛

醉吟窩

小齋高卧酒酣時信口長吟不自知安得常醉不復醒吟盡人間醉裏詩

送史三尹罷官歸關中

史君關中彥暫屈鳴下邑王事正靡盬知君心孔急崎嶇歷荊楚年來事俱集賢勞不自明吳門謝長揖白日如我心雅况雲霄立長江故東流花氣含愁濕

五月歸自華氏乘月過鵝肫蕩

十里一扁舟平湖夜未收漁歌新樣調鴻跡舊沙洲月白連殘畫風寒倒麥秋泠泠起遐想回首望湖樓

會心處次韻

避暑覓幽深携琴竹樹林微音動魚聽長話轉花陰拂石連君座迎風披我襟年年會心處何日解忘心

菊

三逕年來已就荒不知明日留重陽寒花不恨無知己一陣清風一陣香

石榴花

珠實新移金谷絳綃紅簇瓊林記得誓盟葵藿同傾向日丹心

石榴

五月絳綃紅簇錦秋來珠實重南金當時記得能傾日直到收成尚赤心

牡丹

醉倚碧闌憔悴斜敧寶鈿玲瓏金谷百般春色玉樓四面東風

題雙鳥戲古木

古木本欲靜高枝鳥共攀不知飛動者樂意自相關

東溟

晚得烟波趣携居入海村蜃雲時聚散蛟島自朝昏問道窺玄圃消煩汲禹門望窮千萬里何處是崐崘

虎丘次蔣莧莊韻

近城山是虎丘山一日無妨兩度攀往事當年多不記玄談終日半忘還飛虹絕澗洗心處啼鳥長林樂意關日暮梵鐘聲正遠不知還在此山間

送袁孔彝省親北上

世業君家舊有傳羨君英發又青年一生壯志此杯酒萬卷詩書何處船南國鱗鴻天漸遠長安車馬月方圓而翁最是多情者寄問秋懷得幾篇

賦丹陽贈張君

澤國東南半水鄉煙波深處丹山陽山人結屋雲連棟對客開尊月滿牀落木夜供茶竈火野泉秋灌稻畦香垂虹橋去無多路記得三高在上方

王璽堂偕劉廉齋過管山見訪

僻壤無相識多君憶舊遊過從山五里長嘯月三秋飽德酒俱醉談詩語更投何當夜深去訇又君憂

壽史永濟母八十

昨日仙郎上苑歸北堂諼草正含暉行囊賸貯丹砂藥舞袖重翻五色衣白髮定沾天祿養翠幃先慶首茸肥瑤池燕罷香風動一闋雲和白鶴飛

栢山詩送王君歸浙

地入東南勝山從海上分栢崖千丈石花塢幾重雲故國歸司馬吳門別右軍曲江來往易何日再論文

蝴蝶花邊蝴蝶

燁燁春花倚檻斜翩翩粉蝶又交加讀罷南華真似夢不知蝴蝶不知花

水仙

翠帶翩翩新様舞玉盤輕捧如欲語香風陣陣拂面來令人忽憶鄭交甫

獨入山

春日晝氤氳朝來宇宙分海天三丈曙樹秋半

山雲翕動衝花氣車行亂鳥群空村無伴侶胍
胍脂論文

又

此日春方盡深山日更長麥秋占歲事花雨惜
年光四月单衣薄重岡兩屐強長安綺羅者初
試葛衣裳

恒齋詩贈碩醫

漫誇藥石是良醫還伎恒心緊自持但願恒心
恒不已中原此日盡瘡痍

病卧管山

卧病昏昏入暮春青山不改舊嶙峋懸崖嬰屐
身踰健枕石傳杯意獨真漫揷野花追少事莫
談丘隴憶前人催歸自是無情鳥月色今宵倍
有神

詠秋山贈史君

踈林謝岑嶔萬壑起横斜煙樹千村火霜楓二
月花沉霞映孤鶩征燒散群鴉黄葉迷行徑何
如處士家

石湖

湖上青山合禅林半翠微浮圖澄倒影鍾磬落
晴暉水窟疑龍出雲帆共鳥飛冷冷出塵想入
暮竟忘歸

桐山

梧桐生高岡重陰暗成雲上有鸞鳳鳴下有撫
琴君鳳鳴與琴操聲音兩相聞高山流水調鍾
子不復分

野眺

微吟敞蓬戶極目到天涯農逕二三里炊烟幾
十家倦牛春草穩歸鳥夕陽斜何處風帆急江
湖千里遐

送張立菴父母赴召二十韻

皇圖聯萬國財賦仰三吳歲事蒙般旱民心暴
魯巫三年兩飢饉十室九窮逋不有張堪政寧
輸内史租一琴单父縣三善仲由蒲盜息關無
柝民安戶有襦深仁窮遂谷忠信達陬區吏治
追三代童謡載九衢陽春先澤潞獨恨後吾蘇

政化方逾歲質聲達上都徵書瞻望重 天語
寵光殊借慾吾無及從王君遠徂攀轅勞父老
停杼泣䕺孤惜別翻無語情牽恨莫俱曉星聮
羽旆秋月映氷壺
聖主方宵旰多君正碩膚頻年恐民隱比日展
訏謨冀比黄雲合江南赤土癯致君憑諫草却
狄有昆吾好記東南事年来力竭無

送陳克庸掌教華陽

送子錦官城芙容花正明才華齊蜀錦道德稱

文衡麗澤當年事離愁此日情明秋有良會莫
負舊時名

紅梨花

淺紅新綠獨交加寂寞夷陵六一家落盡紅梅
桃杏未令人錯認海棠花

送喻無錫北上

年来旱魃苦三吳無錫偏聞麥秀歌未必相公
眞是雨且看鄰國藉餘波叮嚀天語留無計蕭
瑟秋風意若何

天子思賢方側席好陳民瘼上鑾坡

病中即事

秋風雲路遠紅日曉囱虛無事病還樂逢覩貧
有餘課程諸野史議論古方書爲報相知者朝
来疾已除

九日登高次石川韻

重陽菊未發遇節酒須傾忽憶龍山事還謀虎
阜行文光星夜聚塔影月初生四顧無雲翳明
朝又卜晴

塞上五首 時病瘧熱甚無以自遣偶有談邊事者漫成五首醒来潤色錄之

一

數世胡塵斷年来亦跳梁戎行忘甲胄將業在
文章相國謀猷遠書生議論常皇天雖助宋須
用報
明王

二

長安遊俠子應詔入邊州壯志輕金印椎材薄
紫騮寧爲胡地死不遣漢宮羞誰識孤忠者論

功未必疾

三

胡馬夜成群烽高百里聞材官霍去病籌策馬將軍白石能稽路黃塵不亂雲何時縛猃犹馳檄獻　明君

四

胡弓方夜彀漢甲已霜威鼙鼓連天動干戈指日揮萬金憑散盡一壁會須歸兵法難遐度書生莫是非

五

包茅新闕貢問罪出邊城鐵馬騰風壯龍旂逐電行懸軍搗巢穴飛檄奏承明已定封侯日將軍莫解嘗

贈治平僧慈雲

雨教木慈悲無思亦無為試觀天上雲覆被何所私空堂禪定後碧漢雨餘時此意無人識歸山叩而師

偶會先僉憲年家金君有感金祖仕刑部侍郎

先世門楣久寂寥曾聞而祖會同朝百年事遠能存記四世人亡喜續交比部功名依日月內臺風力薄雲霄九原可作皆堪法落日滄江竟未招

新春八日同王明伯遊管山

陽山蟠西來一臂向東走起伏如卧龍若拱獅山偶白石張爪牙松風聲怒乳崔鳴天地長翠積霜露久聞有管仙人竄玄洞門口山名襲人

姓仙蹤至今有上有青石床下有丹砂白新歲第一登正值人日後淑氣橫林梢和風入兩肘平行錦障列仰視玉階九攢擁金芙蓉懸崖垂折非盤舞戲群兒整肅軍細柳角分豈鴻溝斜合柏肩友絕頂數畝平危峰十丈陡草木縈文章經緯列星斗羽衣乘風來酒榼覩自負云是山中釀盤堆盡瓊玖王子求仙來相逢共攜手陜歎忘足疲斗膂成大受刮蘇昇仙籙攀林嘆株守飛鳥入皆來松葉落杯酒興高忘下山仰

看日在酉

陜臺爲宋刑科賦

陜彼臺千尺泠然俯八溟松楸淹日月雲物弄陰晴壯志星辰近文章草木縈白雲時入望回首不勝情

壽徐甑峰

陽山西去山已少甑山突起青未了白雲繚繞無朝昏蒸出奇花共瑶草南州孺子會逃名蓼寐山中忘世情遇得仙人覓靈藥湧將華髮學長生

三月二日同立山先生入溪上

三月吳山下有與知已同酸風妬春媚時雨報年豊草長舊時綠花飛十里紅明朝修禊事莫負此山中

泊舟蠡口

風雨暗林塘汝濤一野航水聲連伏枕電影動危檣燈火情無限琴書意亦荒思家不能寐三月夜猶長

樂閒

林深藪朝昏夜睡至停午起來無事事呼童敎鶴舞

西巖

達摩飛錫自西來又向西巖設講臺要看西方眞世界萬山月落五雲開

虛齋贈僧

朝參彌勒暮文殊誰是菩提誰是吾看透機關成大笑空齋寂寂一些無

題達摩指掌四頭像

維摩昨日自西來脫却塵鞋盤石上悟得禪機指掌間回看世人都業障

茉莉

幽花點雪葉青青南越移來擬素馨最愛清香共新茗月堂氷簟酒初醒

西湖洪氏山院飮王譚二僉憲次韻

客子過山院雲旌挂薦蘿六橋風景好四海故人多意合棋俱勝情濃酒共酡聞君有佳什珍

重擬隋和

天竺

天竺舊知名年来第一登山高紆鳥道樹密暗鐘聲小閣依巖聳晴峰出海明山僧方好客歸去不勝情

看朝

渡江值潮候駐節暫登臺遠望初晴雪驚聞動地雷奔騰滄海赴恍惚玊山摧頃刻風波靜依然是本来

月江僧

茫茫千里江江上千里月月色照千里拈之無纖髮是謂色即空空處色亦彂維摩且少年崒嵂非凡骨見此有真悟神蒐自飛越妙理在其閒用之常不竭堪笑江上人人人自汩沒

越望臺呈沈江村太守

過雨龍山天際開好風吹上最高臺幾重烟樹畫中起萬疊雲山海上来水部空慚貞浪迹休文端不負奇才醉餘欲問興亡事猶有荒碑仆草莱

冬夜乘月登上方

風靜湖平月正圓興来扶病強登山煙村遠寄乾坤外宮殿空懸霄漢間信宿漁舟方得意投明飛鳥不知還老僧悟得遊人到深夜扣門門未關

臘月宿張五岡園亭

臘月啟松關冰巖花未殷匽亭如夜靜無事共雲閒雨露千年樹風光四面山醉醒殘雪後身

在鳥聲閒

除夕宿岘山舟中夢李尉峰索春帖

歲暮貧家獨無事旅舟除夕尚淹留數家烟火緣溪語一挑寒潮帶雪流白醸沉酣亦椒酒華堂風味豈滄洲年来事事多新様夢裏殷勤只舊遊

僧房

湖上招提倚夕曛竹林曲逕鳥成群老僧何處參禪去石室無門鎖白雲

湖上次韻

萬山十月一深杯千里平湖四面開明月曉鐘開樹杪紺林秋殿嵌山隈楞伽勝槩今非昔吴越扁舟往復來漠漠浮雲迎望眼數聲樵唱獨登臺

假寓浦静觀别室養病一首

避俗借幽居長眠若故廬有懷心亦静無繫體偏舒擕雨舟車絶朝陽几案虚居亭解吾意禮數莫相拘

看牡丹艾氏園時花已謝

斫竹籬邊整藥闌鳥聲憔悴玉闌珊東風解得遊人意猶剩殘紅待我看

苦雨

一雨春復夏平田半水中野麗翻吹日林烏不禁風圖史變常潤比隣問不通江南財賦地何日報年豐

病中閒述

九月風高秋滿林小窓修竹尚森森迂人懶事遲不掃病目羞明几就陰看劒飛霜懷壯志角冠戴月乂無心倦來未夜思衾枕最苦東隣不住砧

送張吴縣立菴應召北上　詞寄滿庭芳

送君北郭正平陵去寬晋陽失鐸無繫扁舟秋水一琴一鶴苦頻年旱魃無情頫留下救荒方畧堪羨瀛洲去也所惜吴儂命薄　愁君去又爲君樂謂此時臺諫他年麟閣嘗聞道張安世簪筆投橐當今

天子正思賢郤眞是巨鱗深壑看阜囊中萬言書多舊時民瘼

沈白浮歸自武夷

年來消瘦沈休文千里遨遊思不群禮斗壇前連夜月升真洞口九溪雲歸時湯道多新得老我殷勤質舊聞記說山中千古事知君曾謁武夷君

賀玄珠湖高氏子入學

玄珠湖上水漪漪産得玄珠九曲奇莫向賓筵

誇掌上風雲深處有龍知

題枯木雙鳥

木落露華清高秋百日晴忽聞雙鳥噪還擬是春聲

梨花

月滿梁園香夢回一枝殘雪度春來羞將縞素爭桃李先遜梅花次第開

攢宮

中原胡馬亂驅馳南渡諸陵未葬時未必全無恢復志將軍何事急班師

贈寫神徐君美

徐君有奇術下筆奪天功色笑無言裏妍媸阿睹中各天能會面隔世見遺容板築千年事令人識相公

贈月周僧

生公流下有心禅一點靈光照大千看破世間多缺陷虎丘山上月常圓

僧劘石

千將試羅英雄老斷石沉埋半青草老僧磨鍊磨作針放出毫光成佛道

題意遠樓慰韓生師愈

百尺高樓接太虛遠山相對意何如消煩莫謝三杯酒定性常拈一卷書粉堞通明朝日起緋棶凝望瘴煙除知君慷慨平生志賈誼青年力有餘

臘月宿慈雲山房

隆冬入長夜和氣擬秋深月色通幽徑鐘聲起

別林杯中隔年事方外故人心何處吹長笛雲深不可尋

人

一醉連三日聞鐘知夜深長溪通小閣斜月下西林簪盍真良會謦欬非有心禅宗多隱語閒筆漫追尋

焦山次壁間韻

憶昔中秋上此臺小舟乘月逐江開幾重烟樹畫中起萬疊雲山海上來沙渚忽添新綠柳斷

碑誰洗舊蒼苔感時還上最高處千里雲帆幾
去回
送蔣姊丈任內黃少府次韋茂實韻
六月吳山曾送君松巢十日共論文方追車馬
長安道又聽驪駒慱望雲此去潢池多駿骨年
来冀北正空群征西驃騎君須急莫向吳淞惜
袂分
送何龍山年兄任沂州
五馬出都門新涼滌舊煩尼山分聖化沂水浴

春溫何遜才元僞求陽業尚存三年知報政一
變道須尊
荅李山人次韻
俗駕悲南北高棲君獨賢長安遊日月雁蕩別
雲天山屐隨心轉詩筒觸令傳石梁還似舊相
問意忻然
八月十六夜宿省中憶金茂親上舍將歸
吳
退食坐省中杜門且休暇閴柝雜鳴蛩清風入

堂掛良月在中秋中秋只今夜如何撇故人脈
脈公文架故人閧戒行放櫂將南下金閶入吳
淞舟行過吾舍田園一頃餘數口寔所籍寄語
問僕人園花幾開謝人生如草木進退無假借
月日是歸期莫待荒吾稼
送鄔主政榷稅荊州
八月冊書下玉墀星軺遥望郢江湄通津久已
懸關柝起部年来領度支王粲樓頭明月夜孟
嘉山上御風時荊南豪傑多相識為道陳生興

未衰
送沈明府赴青豐沈初任溧陽調莅平後
以憂去後補此
聖主憂民辟俊賢使君飛錫廣陽顛懸魚出入
稱三仕貫馬馳驅巳十年庾信才華終柄用休
文消瘦尚泒騫北来畿輔君儀表佇聽農桑勸
課篇
送袁補之告病歸吳兼簡陸子傅昆弟
此来鄉故已離離會見君歸意轉悲馮子辭官

謝得意馬卿多病尚能爲輕風潞水舟無繫明月吳山客舊時寄語高情吳二陸共遊從此得相知

送嚴思可南歸

冀北秋深已見冰送君南去水千層漢朝不是無光武一縷桐江戀子陵

西山風木 為徐吾溪作

徐君墳上草茸茸佳劒山頭惜未逢我亦年來虛佩玉至今長恨櫝西風

送袁探花使南陽次韻

春日春花映玉堂春風吹送探花郎南陽尊貴漢親近内苑傳宣御墨香金璽東封藩帝室錦車南下憶吾鄉吳山草木從來早定拂旌旗抱寵光

送嚴翰林奉使湖藩乃父同行

昨日東風起殿廊詞臣啣命出明光天潢帶雪流春澤漢詔緘雲擁御香馳馬戴星勞國事晨雞隨路問高堂古今忠孝君全得何事當年詠不遑

冬夜同袁繩之王元美暢飲次韻

厭俗索幽期芳鄰月上時燈花寒不結杯酒夜偏宜誰謂多狂態天涯總故知長安勤事者未曉又馳驅

秋夜同李古容宿省中

中天斗柄見西斜杯酒支離說歲華學道未成慚暗室濟時無策羨浮槎十年壯志憑秋爽四海悲風起暮笳王粲樓頭應有月芙蓉江上已無花

送姚白堤復任沂州兼簡何龍山

夜來新雨濕征途四野無塵出使車千里風煙雙佩劒一生心事五車書帝城棠潤名成日沂水流春聖化餘寄語能詩何水部舞雩風咏意何如

新春神樂觀演禮別友人次邢翰林韻詞寄沁園春

策馬沙堤擁衣仙館帝里年華見大享禮成感

和樂奏羽旄干戚文盛生葩瑤草辭霜紅梅逗煖儼似江南陌上花更喜有杯浮綠蟻劍拂青蛇

山門外麴生家漫解金龜酒不賒與六七仙童二三佳友數聲殘局一盞清茶且共玄談莫論時事回首西山日已斜言歸處故人分袂只尺天涯

送劉都憲春岡総憲南院代文沃焦翁作

豸冠聞詔出咸英彩鷁南飛指石城高漢法星懸遠照長江春浪送先聲霜凝柏府四時冷月映蘭臺萬里明秖恐君王思顧問東風還聽上林鶯

贈葉柳亭中舍詞寄沁園春

翰苑風流玉堂清暇又值良辰有一個草亭數株楊柳半庭分綠四座無塵不煖不寒可行可坐長嘯凭闌氣象真生涯是簡編今古筆底半神

流鶯聲過東鄰看只尺雲烟近紫宸況色問小桃真成錦繡風牽弱線総是絲綸顏柳瓌奇鍾王瀟洒淨几明窗得意新揮毫處便天言傳播四海皆春

又柳亭代人作

上苑春深柳色肥小亭分得五株歸弱絲繫馬搖金勒密葉藏鶯濕羽衣鈴閣絲綸須聖化芸窗紙筆美情暉承恩日日歸來晚十里東風蕩夕霏

朱門鵲

君不見簷前鵲鵲聲不似鴉聲惡憂喜隨人非爾知太歲當頭莫相錯興慶宮中燕貴賓朱門綺席當青春此時聞爾多憐惜喝釆高聲手齊拍酒監傳呼軍令嚴觥籌似飛酒引白明朝主人春睡濃閽人不許人聲通人聲不開聞爾聲主人夢醒守者驚挾彈星流指簷角俊羽修翎應弦落一身禍福且未知何以報得他人為報喜由來恩不及逢人之怒身先萎青霄有鶴聲亦椎木向人間管吉凶癯然無欲飲清露弋者何嫌亦何慕

阻風海上

春水漫長堤官舟酒共携海觀中立小潮望半
天低蓬跡因風止蘆汀偶雁棲歸途何處是日
出辨東西

海上懷王敏學將赴遼陽

官柳蓄長堤思君勇欲迷海舟方避蜃潞館正
歌驪短櫂分魚沫危檣落燕泥烽烟天盡處應
識是遼西

送李虞部古容出守思南

多君如跖跑處世謝町畦都水曾分署虞衡舊

有題公移詩共判棋局酒同携意古客俱稱談
玄理亦稽洞庭三月下琴鶴萬山躋雲際孤鴻
羽花邊五馬蹄賢聲先絕徼文教誕窮黎桂嶺
多風月邛川畫鼓鼙夢遊能共賞所惜此相睽
我繫冀之北君行南更西別時言不盡望處意
俱迷日落三江迴烟橫萬樹齊衡陽已無雁此
去信誰齎

閱河紀事

丙午歲不利幽冀道河決洪水天上來四望今

蹤㷡江湖平樹杪舟檝橫門楔長隄幾百年一
浪千丈折人食充魚腸粉樹作飯噎野草浮為
萍亂烹作羹啜十室九不存百姓半魚鱉三年
事已定父老尚嗚咽我從河西来植扶扣船說
婆娑步不前頭髮白如雪自言七十餘晚歲遭
禍烈一村十五家二三僅不絕壯子猶負租至
今繫縲絏年来災變多山崩川不竭六月水當
漲築隄時正切頓首欲叮嚀語澀淚流血我聞
極酸心左右亦止舌詔吏勤進杵趂此閑時節

寸土如積金千夫齊荷鍤十里聞杵聲登登夜
不輟所苦人力疲流沙浮不結種樹樹不生種
草草不茁乾風一𩖁𩗗朝築暮已裂安得一九
泥直塞崑崙穴

重遊棲待菴聞主僧已圓寂

舊遊三四月回首兩東風春去鳥俱寂雲歸山
更空燕疑前度客花落去年紅不見廬山會令
人憶遠公

送陳萃卿秉藥浙江便道歸省

而翁昔日得君日計爾當年就傳年頭角已看成許大衣冠直欲繼前賢　九重金闕掄材詔五月西湖採藥船覓得真册過闔閭北堂萱草正蕃鮮

送吳子重任浙江都司斷事次袁繩之韻

公子拜官歸人憐世澤微四千遷客路廿載舊官衣南國征車少軍門東矢稀公餘六橋晚花鳥尚依依

答張起部舟中見懷

此行誰作伴心靜水俱澄逸興隨空度吟眸逐望凝予遠同載約君攬濟川航明日追隨處懷人獨撫膺

和謝郎中鶴軒賞芍藥

粉著南軒十二闌數叢芍藥殿春殘淺妝和露臙脂濕不語臨風色相端勝賞已忘人聚散舊遊空紀歲支干明年花主知誰是一笑掀髯再宇宙寬

送于聚菴督餉三河

憶昔辭都下潞河少親識新城敞三署三四僅相得春半入夏來兩見離別跡一別王仲宣再送于定國初會荻始生別時僅盈尺豈不厭簡書王事相催逼使車指三河雲山幾攀陟此地無朋交泉游可遊息清風作故人豈不暗相憶人生無百年日月去如織雁跡本無常後會知誰值酌酒醉車塵執綏幾凭軾况值時事艱別淚更交臆

題陳道復水墨牡丹次文衡山韻

百寶闌前舊有花不知今日屬誰家輕烟縞素藏春色笑却濃妝除麗華

次張起部池亭荷盛開同戶曹諸君共賞盡日

轆轤聲送水潺潺巧作方池十丈蓮伊洛神人雲錦濕漢臺仙掌露珠圓司空不飲開尊當金部爲懷枉駕驄五月晝長還秉燭隔墻誰唱釆蓮船

簡吳比部登通州譙樓

巍樓百尺倚長空繳輔東來氣槩雄雲物四時占歲攷國容一體具瞻同日邊閶闔舉頭近天外居庸決背通乘與凭闌正臨眺萬方含哺午烟中

題周一之石昂

大羹久不烹玄酒味已濃如何古石昂乃在都市中都城尚華麗汙尊千載空不遇彌明老幾共沙土同頽褻無柴火供奉抱朴公煉彼太素册救此澆漓風

送王經關赴遼陽

八月遼陽路天風怒海濤九邊新國士千里一弓弢上將登壇日憐君贊畫勞及時圖上策胡馬正秋高

次韻咏柳亭贈葉中舍 柳亭山名

曲江朝泛幕神京猶憶江南舊草亭一統車書歌夾葉百年踪跡任浮萍上林金馬承恩沃細柳新鶯到處聽隨寓不須論遠近山川將古待人靈

巳寬堂集目録

卷之二 嘉靖庚戌至丁巳

題子雲書院 青城口占
施半峰僉憲約登青城乃與李長史芝山先登而去 青城山下宿郭内使房奉贈
送陳肖鶴憲副被論歸閩
白鶴山次鄭鹿門韻
白鶴山候高玉華憲副不至留別
雅州田都閫園亭
册稜路聞吳大參將到不得一會
夾江司中候王冽山僉憲不至
峨眉縣候王冽山未至獨坐對竹
登山喜晴口占
入峨眉
峨眉山途中與王冽山廨地小酌即景
登峨眉絕頂 下峨眉
峨眉紀遊 中巖贈二余
次韻送梅坡敖僉憲入賀
晚軒納涼懷半峰僉憲

對月懷吳中親友　王鳳洲詩責無書次
韻答謝　和余方池緜脩泰和
山三絕　九月六夜泊瀘州江
上熱甚至不能寢二首
忠州謁陸宣公墓二首
岑公洞　風雨過梁山道中二首
喜晴二首　題畫
救軍糧　途中見梅
歸成都途中得鸜鵒二戲詠時銅平作亂

覺林寺小憩　宿蟠龍寺
次翁夢山尹白厓韻
白水寺次李磵山都憲韻
都江堰二絕　灌口次半峰施僉憲
韻二首　題雲溪卷贈戴大參
灌口回將之簡州過成都宿靜居寺附候
吏謝楊憲長鶴臺
夏夜不寐　夢與陸太守桃谷陸
儀部五湖談詩　青神縣學為方池余
氏昆弟留酌至晚歸船
夏月竹下小坐　送蔣成都虹泉備兵
臨安　李芝山長史送蔣太
守有詩惠教時方考試諸生即公案戲
和五絕　新都道中見梅
牛頭山次吳近川韻
謁張魏公祠次韻　歲暮冒雨歸成都
孟衛泉少參以守歲思親見寄次韻二絕
同楊宦臺李淮山以鄉人餞別戴雲溪大

參　次喻吳臯道長登峨
之作先是嘗登絕頂吳臯及半而止
又代峨眉對　叙州會孟衛泉王渼
南姚鳳岡飲五賢祠
自嘉州趨中岩同余方池兄弟移席痡飲
至玉泉坎巳二鼓矣三首
方池道舊與翁大參夢山遊此得寒字復
成一首　龍女寺見高玉峰及
二余和韻詩因次二首寄草池憲副

蜀中聞次山家兄得子
偶成　布政司公燕送田兩
齋都閫入賀　蜀王得請祭掃陪行
晚歸大雨　又次孟少參小溪韻
一首　送孟小溪少參致仕
歸　題鹽亭公署樓櫚
秋林道中聞小溪致仕
署中早發遂寧楊方洲諸君來送道傍立
談良久次鋪壁韻

過廣陵寺不果遊　月下山行入安岳
雨後樂至公館面山獨酌
重慶重刻徐昌穀詩
簡州途中大水橋斷止清涼寺次韻
接待寺次高玉峯韻
望成都次韻　九月八日同孟少參
衛泉赴青羊宮李淮山約暢飲盡醉而
歸　九月十五日西城樓
看發軍兵近川寄城樓詩次韻
越姝篇送林竹溪憲副
同安膠峯僉憲賞雪大慈閣
晚赴膠峯約夜深不醉而歸戲呈
贈西巖上人　癸丑三日賞烟火于
都司黃葵峰大參云人生一長煙火耳
感而賦此　八日小雨同葵峰諸
君遊靜居寺　元宵後韓憲副壽陳中
見校次韻　代王皐憲副有詩
川都憲　二月出成都寄司中

諸君　將出蜀過青神余方
池昆仲各有詩餞行叙別
過村庄見燕　寄京師友人
將出蜀過瀘姚兵憲鳳岡留酌寶山叙別
出峽　侍　遂王燕適大雷
雨　王有詩賜次韻告別兼謝
李龍洲道長見招詩謝
李濮州園樓甚奇如補綴然以詩題贈
泊荊南值生辰　承鄒一山方伯楊西

渠少叅招飲黄鶴樓
富池江上有井寧廟聞其地有事輙禱禱
輙應　歸自蜀阻水毘陵病
不寐有感　江南春詞
壽施懐誠　題竹梅
贈鸚洲道士　贈治平僧鶴林
贈道士殷濬如　九月十日同衡山内
翰氷崖廷評五湖儀部諸君遊楞伽山
衡翁用陶韻恵詩漫次二首

贈任後菴兵憲　十月二十五六日連
登金焦二山　又焦山登望
將之楚親友送至京口口占叙别
題畫　枯木竹石
古木寒鴉　江竹
長至日狄港驛拜　牌
黄州觀東坡墨池　大雪謁　武岡王少
鵠殿下留宴次韻啓謝
又謝　殿下賡韻　灞橋踏雪
汝陰詠雪　雪後出夏口三司諸
公宴别黄鶴樓客有誦晴川歴歴漢陽
樹一聯者戯分韻得十二首
過京山觀音巖因憶辛丑年曾過此甚荒
落今増亭宇點綴便佳
承天謁　陵　題醒樂巻
岳陽樓　洞庭野泊
入長沙　鄭少潭年兄方會於
長沙即别赴關中督學

方至長沙即入衡陽
望梅　弔屈賈
初春同喬東僉憲自長沙途中入衡陽奉
贈　人日衡陽道中值雪
衡陽道中雪贈喬東僉憲
人日午飯黄茅堡對雪
人日次韻　春日詠雪
新春懐呉中親友　雪途懐京師親友
嘉晴次韻　初見杏花

永豐道中懷喬東僉憲次韻時聞藍山洞
猺作孽　湘鄉道中次韻
武岡道中軌王鳳洲詩扇因憶鳳洲次韻
一首　晚過武岡西巖寺因
憶治平西巖和尚
武岡深山中遇一鄉老次舖中韻
江行次喬東韻　冒雨入長沙時病後
飲食無味有感而作
喬東僉憲春日餅燕少鵠武岡殿下次韻

寄教索和因懷少鵠
竹枝詞風雨寄情　稀秋
春盡入益陽　過鄉人傳海寇消息
次翁見海武陵韻　次翁夢山韻別梓梧
陳節推　少司馬陳高吾家產
白蓮並蒂司馬公自咏惠教次韻寄賀
送孟鴈山大恭入賀
李蟠峰憲副歸自泰和尋入　賀有詩寄
教次韻送行　同喬東僉憲泛舟將
登嶽麓值雨不果戲擊蓮子樂酒
五月同湫南喬東二兄宴雙清亭分韻得
雙字　屈賈祠次喬東韻
二十四日早行巴陵道中追隨定溪兵憲
七月朔雨後出湘鄉將止武障
新秋宿褚塘次壁間韻時見家書有感
八月九日出岳陽次前顧翁二公韻
次周都閫山庄秋興
陳喬東見示武岡王秋夜詩奉次一首

謁岳武穆祠　聞吳中倭夷之變次
韻寄陸儀部元洲
九日三司諸公登洪山有感用陶韻
九月十二日宴孝感觀音閣贈少南僉憲
三首　次周都閫太和山二絕
冬至日簰州巡司拜牌
臘月朔過司徒嶺見梅
武岡王少鵠殿下連誕世子賦龍駒奉賀
無詩　雪後止龍溪館

雪後入釋迦寺　除夕偶晤近山羅廉
憲年兄于湘潭小酌叙舊
元日宿醴陵道中民家
人日茶陵道中誦杜詩用韻紀事
大雨自醴陵入湘潭
雨中出茶陵　上元日將歸邵陽喜
晴　二月二十日同郭寅
仲少參遊桃花洞
懷林憲副　林以剛介不得於何其俱落
職時何已復用矣
雙清亭　弔周龍江年兄
上巳日寧鄉道中即事
上巳日懷故鄉　清明日寓益陽公館
同周參戎松坡桃花洞較奕
題周都閫月川卷二絶
月朔夜行將宿虞塘觀
題竹囪圖壽周封君二絶
任戶部謫官善化縣稍移臨洮別駕惜而

贈之二絶　秋日謁　武岡王少
鴒道人留宴　出關
九日舟中值風雨有懷二絶
自長沙寄郢城送惲光世少參赴任閩藩
三首　望湖
夜坐思家　同李應乾掌科遊桃
花洞　新正四日阻風長沙
周叔夜僉憲携酒来顧
春日出邵陽偶誦青春作伴好還鄉戲成
四絶　自縣入衡山
衡山贈李叔思儀部兼致別意
長沙別周叔夜　別武岡王
安集一樓將軍所　題西谷圖贈李邦直
憲副　九月七日宴　周府
園亭次西亭宗尉韻
送李少參之楚時子方自楚至汴
崐崘將軍誕日　送鄭子尚中丞提督
紫荊關兼簡吳中丞

白都閫邀遊蓮花池
途中聞鐔　朱仙鎮弔岳武穆
襄城道中望山　偶郟縣郝氏園邀羅
僉憲陳少參小坐
少室山邂逅查汝素廷評次壁間韻
少林次壁間韻　少室山次陳子羽韻
二絶　六月廿戊別楊子任
憲長　別袁抑之少參
別李西谷憲副　別胡允二憲副二公

銜舍相逺　別陳子羽僉憲時陳
當入賀　賀楊台峯僉憲再弄
之璋　別林方伯惟介四首
別省中諸君　百泉書院赴陰豫菴
少參宴　過鄴下訪謝山人不
遇二首　出彰德時平鄉王守
易枉餞因由別門出不果赴詩以謝之
別東洹宗尉　別西谷將軍
別鄭虛舟　定州邂逅熊閣泉憲
副夜飲至醉閣泉昔在楚中相善未幾
憂歸追送不及僅以書弔至是起復至
京　攜兒児赴邉有感
立秋日頓凉　昌平道中廣寧寺懸
温太監像昔嘗識其面目作詩弔之
胡參戎久候榆河東寄約行
早行赴密雲　到白羊
白羊公館中見陳子羽華
行邉　又用韻贈胡參戎

出塞　得勝寺和陳子羽壁
間韻　又次韻一首
閲松湖片　閲操
鎮邉城次陳僉憲韻
九月二十日聞遼東寇退偶贈焦提督
白羊紀夢　懷人
白羊回別劉將軍　良鄉道中邂逅汪汝
衛年兄　過真定姜侍御見招
夜飲　過邯鄲邂逅苗警齋

年兄　　邯鄲遇侯舜舉年兄
二首　　過邯鄲呂仙廟
彰德別謝山人　　病臥治平寺邂逅張
仲舉文學以詩見恵次韻答謝

已寬堂集卷二 嘉靖庚戌至丁巳

潁川陳　鎏著
琅琊王世貞選

題于雲書院

嗟我煨燼後天將喪斯文誰生董仲舒又見揚子雲天人本一貫太玄思不群二子不同道性命総能聞自從美新後醇疵煥然分緬玆當漢弱知有大將軍將軍偽受禪賢愚遂共君誰知一筆差千載議紛紛所以聞道者至今有餘芬

青城口占

匹馬西来何處人慢將塵况叩玄真數聲啼鳥山中路幾樹桃花洞口春定有冊書尋不見謫看瑤草為誰新何當落日催歸急猶向泉原一問津

施半峰約登青城乃與李芝山先登而去

青城古名勝無伴獨搜奇𦨇草棲玄墨巖捫老漢袪水曹曾有約太傅総能詩何事多相失臨風惜會期

青城山下宿郭內使房奉贈

先生本是神仙客又向神仙洞口居玄鶴唳空壓世遠黃庭讀罷碧天虛朝叅玉闕三朝禮暮謁王門一曳裾料得深山賓客少與君沈醉意何如

送陳省鶴憲副被論歸閩

義同兄弟姓同陳到處相逢情更親荊楚波濤千里共錦官衣服一時新不妨宦轍從來險歸去三山自有春此後音書何處問閩中常有入

吳人

白鶴山次鄭鹿門韻

春風作伴出城西景物撩人路欲迷鐘磬遠来三竺近雀聲高唳萬山低閒將日月空幽討道在丘陵愧未齊仰止無由湧歸去小舟斜日石頭溪

白崔山候高王華憲副不至留別

喜承宿約共登山數日遲遲君未還雙屐有痕留洞口一杯無語對山顏花窺石賞如含笑筵

入春盤已作斑寄報後来高太史遊人從此出山閒

雅州田都閫園亭

曲逕留春（園門扁）處幽亭亂鳥閒燕然須茂勒金谷暫偷閒花落堦頻掃林深門不關尋常無客到應對翠屛山

册稜路聞吳大叅將到不得一會

君從臨卭来我出冊稜路南北只一時相違不相遇別来多變遷人事亦時序新鶯老出谷春

花盡辭樹驅車向南行山川更殊趣岳崖逼耳来高泉帶雲注迴溪千里長湧入桃源渡鳥道横樹顛水聲出烟霧俯瞰艇麥原青黃錦雲布鳥語若相留行行屢凝佇對吏問山名惆然不能諭安得同遊人相知隔山住回瞻路不多峰巒已無數玄雀自南来掠我山北度寄語延陵君何日擬相晤山中遇仙人為我一傳訴本欲不出山我亦有真悟

夾江司中候王冽山僉憲不至

為愛峨眉勝束裝逢同遊案牘了净盡書籍亦
已　閒亭無事事巡簷三四週問花花無名鳥
鳴語亦幽四月日更長半日已三秋同遊者為
誰山陰王子猷

峨眉縣候王冽山未至獨坐對竹

朋朝有山行暫息無事齋前數竿竹蕭蕭亦
可佳懷人不見到獨坐與爾偕長嘯棲鳥動新
籜投空堦

登山喜晴口占

日出萬山開残雲小徑迴角巾輕氣緊謝屐薄
雀覓野嘯能傳谷清歌不染埃那知長夜雨應
為洗山來

入峨眉

逕曲入山深無人多樹林鳥聲如梵語遊客亦
禪心白日無情雨流泉自古今斷碑隨處有駐
馬費追尋

峨眉山途中與王冽山席地小酌即景

良友隔年期登臨四月時窮搜忘路險深入見
山奇灌木株株怪山花處處隨長言知不足況
復未能詩

登峨眉絕頂

烟霞深處奏雲和引得遊人上大峩五色垂光
鳴佛現萬松呈翠艷婆羅已知此屐超凡界猶
逞睛眸瞰世魔記得山經多溢美此山應較所
聞多

下峨眉

無限登臨興言歸思惘然山從過處盡花比到

時妍心訝回春夢身疑下九天徘徊不能去未
卜再來年

峨眉紀遊

三峨擅名勝二美與俱熱宿約慨愆期雅意略
踈藝日長人事寛過雨山容潔信宿陟七峰巉
巖歷千折人隨日驅馳神共鳥飛越履靜塵慮
清入深風景别萬年雪未消四月桃始茁瑶草
不可名亂松杉多折沓深樹俱髣崖突山吐舌
萬壑吼風濤煖龍噴晴雪穿磴止客鳥漏石豈

蚖蟠虎踞叩真人鳳歌仰先哲藥臼鏌六稜按杖錫九節佛日普照臨祥光倏明滅逍遥日月邉嘯傲天地徹小愁山人倶御風都従撤奇觀感幸逢野酌溥佳設及暮乘餘光披雲縱奇閲乾坤一色蒼神火萬螢撒初日懸金輪平田布玉綴明虹繞足生狎烏掠杯掣壺山西域来銀屏挿天列五嶽低蟻封四海小勝薜娑羅五色開石笋青如涅鵬心欲凌霄馬足苦羈紲叱馭且下山迴車猶倒轍後来不可期每事重加刷

携酒席地斟山花連茹擷振衣雲可牽回首心如結老衲隨路迎烹茶共壺挈慢將不盡情再叩蒼龍穴敲洞棲半巖對面雙泉泄石牀如有人冊竈灰堪爇曲水路不通乖匡盡如裂草際存刻文隱隱是冊訣悟道忍呂梁王明覯井渫黄門占龍淵王子詩山冽長啜溪欲乾狂歌水聲咽玆遊本非常到此更殊絶回首望諸峰重雲護巇嵲

中巖贈二余

山人昨日下峨眉又向中嵓赴走期問字烏尤山名郭璞著書處逢郭璞喚魚濠上憶莊癡文名乂擅三川勝良晤初酬廿載思莫恨三蘇虛雁蹟子瞻過嵓下寺僧以無路阻之遂不及登後以爲恨山中今有二余詩

次韻送梅坡敎僉憲入賀

蜀道連天萬里開使君飛舄五雲臺輶軒一隺迎廉訪野渡孤舟憶冦萊聖主急須金鑑録近臣先進紫霞杯承平正是求賢日愛爾西川既濟才

晚軒納涼懷半峰僉憲

溽暑滿郊原尋涼晚依舍微月明哉生初昏星亦寡仰見北斗横所知在其下忽憶聚首時芳春事郢野對酒嘲子雲登高歌大雅斗柄越未來新竹亦成把故人不見歸懷深不能寫靜數皷幾敲庭烏何啞啞

對月懷吳中親友

結友吳門下嘯傲情俱真相違無二日相過總無因對酒發吳歈良宵與佳辰自從入蜀來地

遠交自新傾盖亦如故其舊如何親獨坐明月
上一見如故人月從東海來吾家海之濱[illegible]

王鳳洲詩責無書次韻答

濯錦江頭落日斜定軍山外送邊笳忘機白鳥
閒沙蹟無繫青萍逐浪槎冀北忽傳新驛馬長
安猶是舊時花故人莫恨音書少夢裏逢君路
未賒

和余方池編脩泰和山三絶

簪筆搜奇萬里囘年來花鳥莫相猜詩篇淨樂

宮前月足跡過真橋上苔
三上天門生遠心高人從此薄纓簪囊中收拾
佳山水盡入歸來一曲琴
帶月鋤松採茯苓松巢玄隺瘦憐形一卷黃庭
過夜半夢魂還任草玄亭

九月六夜泊瀘州江上熱甚至不能寢二首

風景川中别年來事更奇葛衣霜降後羽扇夜
分時天地本無意炎涼不可悲推篷江上望新
月一鈎垂
古驛半巖棲官舟江水湄秋風老鱸膾夜雨泣
蛟螭戍鼓離家夢篝燈遠寄詩萬山看不見漁
火隔林炊

忠州謁陸宣公墓二首

漢唐陵墓草芊芊為拜先生意獨閼精白空隨
經濟老文章不在槧鉛間百篇諫草風千載一
點忠魂月滿山讀罷殘碑動鄉憶宣公吳人夜
深江上隺飛還
先生出處係安危别駕南來事可知直節至今

松百尺鄉心應共水東馳獨憐玉碗歸藏日正
是金縢未啟時千載不磨忠義傳又教蒼蘚瘞
殘碑

岑公洞忠州崔進士同遊洞中有石芝島丈許奇甚

老去岑公事亦奇半巖石屋至今遺誰將絶頂
無根水倒注當年不死芝塵足湧勞高士共玄
談曾許老僧知寒雲落日催歸去猶拂蒼苔讀
舊碑

風雨過梁山道中二首

風雨客途長山楓百里黃烟林村遠近石磴馬
低昂稺子驚人出農夫治屋忙溝渠連宿雨到
處水浪浪
烟色迷行望登山始見山可憐長客者又入畏
途間輪輊因泥餙衣裳積雨斑弁州有庭樹歸
去且怡顏

喜晴二首

雙旌早晴出萬壑寒雲收谷神酬戊鼓山色明
吳鈎路夷不知遠意牽行欲留惟有多情水還

携舊雨流
朝来雨初霽山角日熹微嚮意隨雲駱行心共
鳥飛溪流亂縈郭鄰犬吠當扉場圃憐新築家
家出振衣

題盡

吟得連宵苦雨詩早来尋友過溪西石橋三尺
蒼苔滑咲倩傍人引杖藜

救軍糧 紅子如虎刺

鐵山有叢棘結實玦玲瓏火柿一粒小朱櫻十
倍紅自憐瑤草種曾植蕊珠宮未必能充餉嘌
纍自不同

途中見梅

寒梅幾樹隔山村爲報江南已及春未必花神
能有意香風偏襲遠遊人

歸成都途中得鷓鴣二戲詠時銅平作亂

路逢綠衣使兩兩南中聲欲闕南中信遂拉同
車行問渠何爲来銅平多血腥竹箐盡燒㓕烟
焰不可勝自憐翡翠姿不忍拋此生頂從陳良

遊鴃舌那足聽

覺林寺小憩

野寺坐松陰香焚鐘磬音不因飯命至便覺入
禪深對酒思玄語披雲生遠心倫然欲解脫車
馬又相尋

宿蟠龍寺

言過蟠龍寺又入遠公房夜靜風千樹山空月
一方老僧深擁衲客子敞征裳趨向非同道逢
覩總亡羊

次翁夢山尹白厓韻

無事山門晝不開那知車馬夜深来天花散盡雲方丈鐘磬聲殘月滿臺江滸故人何處憶杜陵愁容幾時回漁陽三月無消息短句篝燈聊自裁

白水寺次李磵山都憲韻

古寺千山裏遊從半是仙入門豈凡界翻手接諸天竹徑無人草茶爐爲我烟鐘聲出林末花鳥亦忻然

都江堰二絶

西下長江勢若雷中流激浪雪成堆他年沃野成雲日記得都從砥柱来

何事晴江不斷雷水龍乘怒駕離堆山名閒道雪山消不盡氷花猶逐浪頭来

灌口次半峰施僉憲韻二首

沃野西来盡帜江灌口收野雲迷近渡高浪接重樓蒲海時疑瀉離堆勢欲流漫云魚極樂千里慰䅉憂

去年此豪上今日又山行野樹新成郭雲岡半入城臨流自賔主醲酒問厓盈先過此水甚涸至此浩渺無涯日暮烟波合蒼蒼萬里平

題雲溪卷贈戴大參雲間人

滄海之上烟水多吳會到處分江沱千溪萬溪入城市家家門前聞棹歌有時歘出溪上雲有時漂渺通天門雲水本一氣千載成氤氲鳶飛豈率性魚躍亦有群傍溪結屋樹千尺日日雲封人不識我来扣門門不開主人元是青霄客青霄直上九萬里下視行雲與流水雲閒自無心流水流不止動靜各有時吾道類如此昔君罷釣揚掷風看破浮雲幾萬重邇来從龍作霖雨霈動萬里驅豐隆尚留舟檝若有神游流擬上銀河津旂常有新勒溪頭多故人安得千金買此溪上半畝地與君結爲林下白髮隣對酒高歌秋水蒲斜陽共月雲溪濱

灌口回將之簡州過成都宿靜居寺附候吏謝揚憲長鶴臺

追隨氣方合離别日如年飃馬長堤暮勞人五月天浮萍身共轉弱柳意俱牽解脫知何日無端一問禪

夏夜不寐

勞人睡如渴何事著相尋況復充蚊食難為多病心故園曾種竹此日已成林安得微醺後逍遥月下吟

夢與陸太守桃谷陸儀部五湖談詩

五湖高絜士萬里漫遊人杯酒經年闊推敲入夢頻錦江今夜月挑鴟幾回春未訂東歸日年来白髮新

青神縣學為方池佘氏昆弟留酌至晚歸船

為愛難兄弟行橈盡日滄文風騰泮水舊雨憶中峊長坐頻嘶馬髙歌直起潛歸来面新月江上正風恬

夏月竹下小坐

亭逺清溪竹萬竿岸巾跡葛碧闌干杯浮琥珀荷香滿簟展琅玕月色寒

送蔣成都虹泉備兵臨安

十載交遊早識君羡君年少獨多聞分符南滸一杯水濯錦西川五色文素有訏謨評國是肯教清世暗蛮氛緘書此後憑誰寄萬里滇池少雁群

李芝山長史送蔣太守有詩惠教時方考試諸生即公案戲和五絶

蘆堂兀兀已經年忽報江頭書滿船經義及時詞賦少喜看燁燁紫芝篇

天風吹下玉璣聲雲錦年来織未成何處詩筒人似玉小春晴日草還生

昨夜空齋一夢君與君携手錦江雲陽春何事按空谷長吉從来思不群

開封堂上滿風烟高韻年来日月懸愧我漫隨三尺老感時重憶五湖邊

濯錦江頭花錦紅烟塵迷目亂西東箇中清景皆詩料吟就誰知造化功

新都道中見梅

成都冬〻至後曾折草堂春何事多情者還隨行路人羅浮千載憶馬首一枝新豈為江南客幽姿倍出塵

牛頭山次吳近川韻

山寺倚城頭鐘鳴覺更幽閒看遺墨在應識古人遊雲物天邊意清風江上秋獨行誰作伴綠竹萬竿脩

謁張魏公祠次韻

壯志悲南渡綱常百戰中至今清廟草猶偃義旗風諸葛終年恨燕然未勒功皇天如祚宋誰復慨英雄

歲暮冒雨歸成都

知得并州非故廬漫圖歸去且安居時當歲暮行人少路去山頭望眼舒地僻久無鄉國夢心粗志卻少年書有懷欲賦不成句凍雨斟泥已半裾

孟衛泉少叅以守歲思親見寄次韻二絕

不羨高門白玉盤嬌兒白酒亦成歡莫將容易消殘夜世事年年轉益難

寒爐灰盡水成氷別館笙歌自沸騰新歲喜逢還戀舊天明猶剔夜來燈

同楊崔臺李淮山以鄉人餞別戴雲溪大叅

亭池天際燕桃李故園心過眼青春半頻年白髮侵送君添遠思此地少吳音對酒不能別溪雲生遠林

次喻吳臯道長登峨之作先是曾登絕頂吳臯及半而止

山深瑶草春未芽洞門漠漠空烟霞憶昔四月梅子坪曾見千樹萬樹沙羅花耳目覩記豈人世應是天地未洩真精華令人直慕羲皇上法光变幻何足詫此時雪深絕人跡問俗乍見褰帷車天生橋下雙龍鬬三峨大名茲亦佳崔嵬老巔不必問知君元不為丹砂

又代峨眉對吳臯有問峨眉多疾惡語

自從斷鰲山勢危鰲足未腐空人思水輪常圓
四時冷日九下轉萬象早轟雷動地地維絶雪
巘揷天天下奇危屋一方肘後印筆峯百丈軍
前麾欝洞莫測人禁語乖厓欲墜蘿薜維崖根
燦燦白石英紫芝尋常金九莖狎鳥翩翩入人
手山人白髮元無名循巖踞壑半罷跣百年幾
度聞人行但見山花逝開謝不知人世濁與清
三苗腥風不可近七峨疊作天南屛女媧曾此
上天捫煉石補闕闕尚存至今天涌雨不絶陜

高臨深人斷魂太陽朝朝苦炎海氷柱不斷愁
崑崙安得常春遍天下安得常明無旦昏安得
承露白玉盤飮之長生老復還安得四海盡康
莊一日千里無間關造化盈虛每如此安得如
意如轉環財成左右勞經濟闢邪放淫吾道開
高誼正氣薄雲漢金精玉液流人間豺狼遠遁
不敢嗔車聲入山山鬼顰松陵江上棠千尺萬
里又蔭西羌人山中莫謂無人蹤野翁高卧亦
從容知君自隨只一隺特遣候駕雙飛龍雙龍

怒戰山谷離血腥熏蒸通上池豯来不識屠龍
手玄黃千載誠何裨妖氛盤氣自古有宣風協
和皆一變斡旋造化應有日羲皇氣象山能知

叙州會孟衛泉王滏南姚鳳岡飮五賢祠

二月嶽猶新海宇春容蕩良朋豈易集江山亦
無恙乘興相主賓選勝作郊望晴日眼倍明惠
風意俱暢意氣凌孤松飛談亦高亮問道參五
賢禮殺憶林放天地開胸襟青山倚屛障飛鳥
辭踈林農婦越溪餉荒冢何纍纍倦牛卧其上

長江不斷流晴波隔林漾

自嘉州趨中岩同余方池兄弟移席痛飮
至玉泉坎巳二鼓矣三首

百里約登山山晴春正殷鳥簧留俗駕泉王應
仙環去住衣冠外陰晴杯酒間晩來凌閣望江
上白雲閒

晴日四時春登山不厭頻厓根通海脉樹杪出
大鈞金馬花間鐙軺車物外輪文章曾卜夜光
動斗牛辰

為愛中岩好勞君遠出城未須論二美聊說爾
三生酒意豈緣客棋心不為枰東風過二月况
復此晴明

方池道舊與翁大參夢山遊此得寒字復

戍一首

憶昔逐公事馳驅過江干勞勞數日来山僧迓
畫鑾攝衣上絕磴飛舄輕羽翰山人本高興况
復遭二難携酒縱所之瀟洒薄衣冠高歌鳥聲
咽拍手遊魚攢嵌岩杳若屋仙墨如未乾疊翠

林霧濃漱玉泉響寒狂歌酒無筭玄論百尺竿
薄暮送君去禮數山中寬岩罪異早慕長嘯舒
遐觀從者亦已倦歸雲動林端真樂儘所遇明
日隨征鞍

龍女寺見高玉峰及二余和韻詩因次二

首寄草池憲副

竹裏度雲軺珠宮帶小橋詩傳珎手墨禪定憶
心苗溪水空無色山風寒作嬌何如玉泉坎飽
德共春饒

幾度使君軺荒村舊石橋烹梨憐白屋乞種說
青苗時正告荒饑犬吞聲吠流鶯何處嬌殷勤問田
畯春雨八家饒

蜀中聞次山家兄得子

老弟始生兒家兄怪更遲東風報棠棣近日長
瓊枝得信踰三月陳詩正晬期獨憐湯餅宴汝
叔未歸時

偶成

蕭蕭叢竹春雲淨怪殺鳥聲喧不定明囪捻得

養生方採藥指頭調崔病

布政司公燕送田雨齋都閫入賀

康侯晝日燕嘉賓體國堂開氣象新話別自宜
寬禮數承恩實擬奉絲綸錦城歌舞三川月金
谷鶯花四海春莫向離筵傷去住眼前都是遠
遊人

蜀王得請祭掃陪行晚歸大雨

河間禮樂從来盛又見親親展
聖明禋祀萬年深雨露宗支百世喜雲仍士林

犖節稱希闊父老扶藜頌太平拜罷承禧贍玉
氣五雲直北亘　長陵

又次孟火參小溪韻一首

帝子承恩寵命新斑聯六郡共明禋香通玉隧
贍依近樂奏金扉拜舞頻山伯效靈開王氣雨
師先道𢌞清塵婆娑野老歌全盛記說當年啟
後人

送孟小溪火參致仕歸

太行山外弋冥鴻見一堂開綠野中溪水有原

流世澤庭花無恙揖春風辭官李泌年方壯病
渴相如賦轉工莫向門墻遒栽菊他年車馬正
如敧

題塩亭公署欆櫚

停驂欆櫚下慰悶不勝勞掌握知誰事經綸不
自謡歲寒松共翠直節竹同高慎德尤堪籍無
須用白茅

秋林道中聞小溪致仕

歷歷秋林路三年又此過亂山還似舊遊客欲
如何望眼青無用吟鬚白漸多冥冥天外鳥那
復避繒羅

暑中早發遂寧楊方洲諸君來送道傍立

談良久次舖壁韻

畏暑朝來促出城煩心聊借一時清驅車莫厭人
傾盃荷簣猶聞磬有聲寃久不知增世態才踈曾
未答時明行邉日出炎如炙欲問滄浪且濯纓

過廣德寺不果遊

生非松竹姿雅好在泉石不讀金冊書亦喜方

外客今生業障知未完學從人世簪朝冠雪深
十載燕地冷峽轉黃牛巴水寒中川道傍山寺
深樹頭冷冷鐘磬音老僧告予可避暑官冷六
月無煩心促車西去不能顧生公笑入山門去
大道從來非一宗吾儒自有參禪處

月下山行入安岳

明月本可愛深山光盃凝澄淵星點點疊嶂浪
層層好飲酒偏惡耽遊詩未能溪橋連影渡野
寺有歸僧

雨後樂至公館面山獨酌

草草停驂天未昏烟林明凈雨餘村湧將濁酒

消殘日坐對青山山不言

重慶重刻徐昌穀詩

自昔王風降詩道漸巳窮迄茲數百變那復問

精工當世右何李鄉人私廸功巴渝有新論千

載俟應同

簡州途中大水橋斷止清凉寺次韻

法雨下西岑軺車駐寶林天花何處散庭草坐

來深雲護諸天近雷聲萬壑陰清凉消溽暑從

此識禪心

接待寺次高玉華韻

蟠龍弭節地幾度伴龍眠本是人中劫翻成物

外緣江湖空遠夢日月總西懸無盖蒼生事何

當白髮年

望成都次韻

老馬怯鳴鞦東來幾郡州地平田井井山盡水

悠悠昨日一番雨成都三伏秋未須論冷煖吾

道有常休

九月八日同孟少參衛泉赴青羊宮李淮

山約暢飲盡醉而歸

策馬出江瀆琳宮倚夕曛能詩孟東野好客李

將軍劇飲菊花苦高談飛鳥聞陰晴明日事臺

上一披雲

九月十五日西城樓看發軍呉近川寄城

樓詩次韻

重陽欲盡登高興直上江城城上樓玄論薄雲

忘入暮交情飛煖不知秋炊烟樹杪千村合漁

火洲前一點幽莫怪龍山張作事與君曾得幾

番遊

越姝篇送林竹溪憲副

越姝產深閨皎皎氷玉姿自小弄機杼稍長學

製衣二九鬓髮長出閤事姑嫜結束操井臼雞

鳴問高堂淑性好雅素不諳嬌艷𡡉良人貴色

不貴德酣酒癸鉦雙眼白吞聲為君整衣裳捫

淚穿針穿不得自憐年少失所懽對鏡懶粧金

鳳单歸寧暗訴毋阿兒身尚完使人聽之空心酸君不見蜀道難世路視此尤間関惟有鉄石心可以凌歳寒得失利鈍那足難雖然語有之藕斷絲尚連月鈌知有圓越姝非棄婦何時還

同安膠峯僉憲賞雪大悤閣

為愛景稀闊琪園會亦嘉無緣論佛法何事下天花秦嶺八千里山陰十萬家莫懐桑梓恨門外酒盈車（時有都閫送酒）

晩赴膠峰約夜深不醉而歸戯呈

竹裏駐雲軿天邉朗聚星玄談閒月榭酒力壯風櫺湧奕非求勝餔醩豈獨醒微吟歸去晩松影下空庭

贈西巘上人

萬里西来日知君不住心不堪飛錫遠暫息石巘深雲影空人世風聲落梵音雨餘天地闊明月下長林

癸丑三日賞烟火于都司黄葵峰大參云人生一長烟火耳感而賦此

帥府重門鎖霧深煌煌燈火湧沉沉當蒼星月收寰宇滿地梨花意上林過眼繁華身世感幾番歌舞歳時心弟兄四海天涯會莫厭傷多酒不禁

八日小雨同葵峰諸君遊靜居寺

支離添歳人風雨渡官津水郭江南憶禅房物外因塵心詩思澀寒意酒杯親數日淹城市今逢郊外春

元宵後韓憲副有詩見投次韻

萬里萍踪信使稀一聲寒漏篆烟微不堪老態年来見懶作虚文與世違祇為平生多酒債漫隨佳節美燈輝吳門昨夜喧歌舞曾共知音夢裏歸

代王鱓憲副壽陳中川都憲

廿年栢府紫金章此日冠裳緑野堂瑞靄赤溪通鳳沼東風清讌醉雞香心懸四海歸猶壯文擅三巴老更昌萬里故知瞻侍近敢隨桃李拜春陽

二月出成都寄司中諸君

春雪未消全春水尚涓涓放舟向東下澀澀不能前十年桑梓心豈不欲鵬騫回首近故人亦不厭遲延

将出蜀過青神余方池昆仲各有詩餞行

叙別

客子忽言別艤舟山之阿倦鳥入林去鴻鵠翀霄摩春言懐二難金馬回蛮坡瑶章蔚雲漢錦字聯新羅韻格擬建安文源發峨嵋意氣同斷

金拱手盟三峨孤踪悼遠涉涸鱗借餘波桃李滿眼明撫膺愧菁莪懸鑑五色迷誰識賢良科壯志漸已哀隨波送義和感愧涕淚并何當聽驪歌從此童僕親萬里皆江河春光付江水青山隨岸過風雲畏路薄孤篷日月多對酒思玉泉因風懐玉珂巫山謁神女楚水祀湘娥吳山他日夢衣拂三岩蘿 右方池内翰韻

桃李春風江上晴青陽門外別君行順流直下八千里夢裏時聞三峽聲 右草池憲副韻

過村庄見燕

東家乳燕亂西飛未必山莊春事稀昨日鄉人醉新社滿頭簪却野花歸

寄京師友人

二月東風弄日暉長安少年羅作衣鞍馬任從歌舞地夕陽乗醉踏花歸

将出蜀過瀘姚兵憲鳳岡留酌寶山叙別

江上艤歸船山頭敞別筵心先鄉國逝情又故人牽盡爾杯終日憐予袂各天難為今日淚悔

結舊時緣

出峽

人苦峽中險誰謂峽中奇千峰森森密如蝟一水百折從中馳水欲去而不得山欲障而不支百戰不下常相持賈客搦帆跋趨急鮫人結屋樹頭立我亦從之逐下流亂風洪濤追不及行遅落得遊目寛下窺水底上矚雲端非足跡之可到實天下之奇觀應酬左右且不暇又孰知蜀道之艱難石壁水上浮山腰樹千古横斜曲

直總是峰十二巫山不能數君不見名利之途險於此何為馳驅老不止豈是風雲險處佳世人冒死爭榮華噫吁嘻山川奇秀可悅目榮華與我誠何加使人視此空咨嗟

侍　遼王燕適大雷雨　王有詩賜次韻告別兼謝

寶劍光寒萬丈餘太雲千里動雷車（王好道服，道士服）客星遥望紫微極法雨高飛白玉居百斗酒叨恩寵歷十年人愧鬢蕭疎長途春去渾無事喜

有瑶章任卷舒

李龍洲道長見招詩謝

三峽楚江通龍洲春正融聽歌人尚舊相問語由衷草長不改綠江流還自東十年離别嘆寒燠酒杯中

李漢州園樓甚奇如補綴然以詩題贈

此地十年别名園幾度修樓穿同衲補（漢州好禪）山甃可雲留論道身俱幻凌虛世若浮主人禪定後倚檻瞰江流

泊荊南值生辰

客裏值生辰江頭三月春自憐漂梗跡聊蓮落花津南國有佳酒并州多故人臨流無索照白髮又添新

承鄒一山方伯楊西渠少參招飲黃鶴樓

百尺危樓半入雲塵踪重謁呂嵒君漢陽城外新春水石鏡亭前舊夕曛襟帶湖山雙眼望弟兄袞海一論文十年江上無消息鐵笛於今幾度聞

富池江上有甘寧廟聞其地有事輒禱禱輒應

荒村斜日對孤岑瞻企令人慨古今凛凛英風橫劍氣巍巍勳業耀碑陰江流不盡將軍恨沙草猶縈故國心豪傑數奇追莫及尚留遺澤入人深

歸自蜀阻水毘陵病不寐有感

行盡江萬里計日過八十鄉思老更多病懷赴家急泅舟對孤燈圖書亂不葺夜深不能寐候

脉自呼吸

江南春詞 舊韻

江南春宴詩櫻笋牙琴匏尊簾戶靜東風昨日在鄰家隔牆送過荼蘼影朱門雕梁燕泥泠銀瓶自汲澆花井滄浪清兮濯我巾不堪門外多紅塵 絃聲繁管聲急江城花氣衝雲濕遊蜂踰墻追莫及帶酒長吹雙眼碧鶯聲郊外連城邑漁翁賣魚渡頭立杖頭有錢如錦萍年來酒具無須營

又

春雷昨夜驚新笋閒庭日照蒼苔靜去年白燕又歸來雙雙翦斷珠簾影海棠初開露華冷轆轤聲咽臙脂井停午風和車可巾紅芳碾破飛香塵 春事遲春風急飛花帶雨沾衣濕車輪馬蹄如不及百壺那盡千山碧林譁野叫成市邑桃花洞口舟人立笑看鯈魚牽綠萍亦與遊客同營營

壽施懷誠

施君古君子毋欺意不怠豈獨純孝思十年道不改所以啟後人翩翩戲雙綵樂意壽無疆金尊傾北海

題竹梅

映月半墻白玉迎風數尺琅玕有美故人何處遙知一樣清寒

贈鶴洲道士

大道不在遠玄都城市頭烟霞迷甲子花鳥自春秋授受赤松子風流黃鶴樓時聞吹鐵笛明月下滄洲

贈治平僧鶴林

草閣靜通明帷開鍾磬聲空林鳥棲柱明月鶴憐形有客排雲闥瞿曇出化城神遊遇支道相問救衆生

贈道士殷澹如

神仙心事淨如淵千里汪汪湛碧天問道有年龍共伏朝元午夜鶴同騫杯浮沆瀣風常爽經從黃庭月正圓羨爾澹然能不厭野人知味亦

流涎

九月十日同衡山内翰氷崖廷評五湖儀部諸君遊楞伽山衡翁用陶韻惠詩湧次二首

十年萬里役落落悲新交山中逢故人九月木未凋楞伽有名跡不羡廬山高晴眸瞰平湖白鶴横青霄翛然適所性弋者空為勞豈若名利徒中熱毛髮焦得此山林遊有酒且自陶達觀造化機千載同昏朝

又

山中氣正煖胡乃秋冬交木落未全脱人事漸已凋足力尚可登不必問山髙所恨無羽翼不得上翀霄俯首瞰世壓營營何自勞祁寒海濤結烈日山谷焦所遇各有時天地同鑄陶達人總随化夜去還復朝

贈任復菴兵憲

書生議論多此日見廉頑狂鳥落彫羽鷙鯨死盡鼉三江開保障千里震鐃歌何以報

天子年来海不波

十月二十五六日連登金焦二山

為愛金焦好朝来次第登白雲雙木屐滄海一禅僧紀勝詩才澀衡寒酒力勝吸江亭上望閲盡浪千層

又焦山登望

十年三度此山遊今日重来興轉幽浮玉峰頭雲漠漠吸江亭外水悠悠大千沙界意中了不盡滄溟浪裏收聞道海南風浪静野航應得下安流 時聞倭寇就平

將之楚親友送至京口口占叙别

余為利名驅憐君又為余江濤前岸斷烟柳繫舟虚君去吳山近余懷楚水迂悽悽重離别共囑寄音書

題畫

山色空濛溪水温扶藜閒訪舊柴門日髙花氣蒸雲濕十里鶯聲未出村

又

滿目蒹葭消夏灣煩心消盡水雲間倏然自有
淩虛意終日看山不為山

又

明沙碧水曲江瀆脈脈論詩坐夕曛野老不知
余極樂湧疑鷗鳥是吾群

枯木竹石

小庭昨夜西風急黃葉亂落掃不及惟有蕭蕭
竹數竿直與白石衝寒立

古木寒鴉

十月西風萬木摧慈烏猶帶夕陽來後凋未必
無松竹留與冲霄鸛鶴回

江行

日日作江行官舟兩岸晴山遠眉黛小水闊鏡
光平為國身如葉離家跡似萍推蓬一長望歷
歷鴈行橫

長至日狄港驛拜　牌

江上偶逢長至期暫將常服作朝儀遙瞻　北
極氤氳處正是中朝拜舞時氣轉一陽天地闊

心懸萬里遠臣私野人不解綱常重共覩衣冠
問阿誰

黃州觀東坡墨池

鴈跡離離到處留不應遺墨至今流當時定有
欲言事未草封章死不休

大雪謁　武岡王少鵠殿下留宴次韻敬
謝

帝子真賢主臣行豈客卿承恩龍邸坐醉德兕
飛觥琪樹連雲白瑤花戛竹鳴翩翩下雙鶴交

舞君為情

又謝　殿下賡韻

微省晝常扃瑤章拜墨卿開封驚拭目餘醉憶
連觥映日龍蛇動因風金玉鳴下交真不瀆高
音歲寒情

灞橋踏雪

千山白不盡一望淨無涯策蹇衝寒度平橋踏
雪斜道人詩思闊回首世途賒不作梁園賦風
流自足誇

汝陰詠雪

詠雪當年事披圖似有情五星聯會勝三白賦時明文學凌司馬風流小歩兵陽春非絶調曾夢筆花生

雪後出夏口三司諸公宴别黄鶴樓客有誦晴川歷歷漢陽樹一聯者戲分韻得十二首

晴

重樓翼翼俯山城黄鵠磯頭水正平殘雪未消千里淨萬家歷歷隔江晴

川

一辭黄鶴十餘年雪裏重登絶勝前日出雪消雲霧散尚留千古舊山川

歷

目力有限事無窮四望茫茫未端的安得神駒共日馳一日一遍都經歷

漢

黄鶴樓高倚天畔大别山低似平案望裏江湖瀰地來萬丈晴光雲漢

陽

把酒臨風笑語長世情形迹兩相忘獨憐不斷離家夢又見歸帆帶夕陽

樹

凭闌俯瞰長江注黄鶴一去知何處離離殘雪漢陽山點點炊烟幾村樹

芳

扶桑東望欝蒼蒼海闊天高日月長閒道朗吟人去後梅花依舊按時芳

草

高門錦帳歌聲好衣安門前雪不掃早來日出布陽和徧照江邊舊衰草

萋

山川絡繹武昌西百戰曹吳血似泥此日憑闌一長望斷雲千里草萋萋

鸚

十年江上一浮萍帶雪携舟又遠行高門日出

朱簾捲錦綫金籠調綠鸚
鵡

大别山頭雲縷縷閱盡江流幾今古但見年年
芳草洲不聞洲上啼鸚鵡

洲

江雪初晴黃鶴樓酒酣乘興渡官舟徐生不解
神仙理萬里風濤問十洲

過京山觀音巖因憶辛丑年曾過此甚荒
落今增亭宇點綴便佳

匹馬下高岑來參觀世音山崖虛嵌壘石亂久
如林兩度此經歷十年成古今逢僧試相問還
是舊禪心

承天謁 陵

望氣陵重岡金扉啟隧長林開三丈曙松落萬
年霜發命新嘉靖成周肇太王中都基 帝業
相望並鍾祥

題醒樂卷 李憲副盤峰乃翁

大道久墜地天下多昏昏是非委茂草刑政日
以繁衆人固喚喚識者憂以煩所以不得已而有
汨羅之屈原天下之不清其來也久矣况千載之
後又惡得而澄其源原之言曰衆人皆醉我獨醒
遂鬱鬱以死噫豈其然哉君子處濁世所貴能獨
清若必欲無一夫之不醒雖堯舜猶病而不能縱
不為高陽之徒亦何以异魚腹之鯉有美李君能
樂而醒喚傲天地沉酣六經得失無以繁三公不
為榮無高陽之沉湎而未嘗不樂無靈均之抑鬱
而未嘗不醒人知君之不嗜酒故以自表而不知

君之意思以昭昭易天下而系之樂以感人之與
正不在乎麴蘖也姑與衆稱之曰醒樂先生

岳陽樓

名樓甲天下晴日望尤奇郡國懸天角山川絡
地維淮陰王楚日屈子賦湘時雲水 丁年後惟
悲今為誰

洞庭野泊

洞庭七澤水滔滔飄泊孤蓬風雨間詞賦未能人
弔屈英皇遠去竹留班渚洲白鴈雙雙下碧浪流

沙六六灣最是漁翁老江上官舟幾去幾回還

入長沙

才出洞濤又入山滿頭風雨鬢成斑平生自謂功名薄何事身勞跋涉間衡岳萬年雲縹緲君山八面水潺湲行囊自有逡巡酒欲借官餘一日閒

鄭少潭年兄方會於長沙即別赴閩中督學

憶昔歲甲午三日共筆硯遂成兄弟親稍疎輙

相戀後甲三四年丁癸僅一面君去水中央予歷萬山適偶得侍同方歲逼且雪霰意氣凌寒霜壯志喜不變方期卅宿心聞君陟脩璥閩中多豪傑五色待君辨薦賢本為國兄復展宿願豈不為君懽多此離別怨人生無百年會晤同掣電早知後皦遡何如不相見遥望太華巔浮雲不成片渺渺予湘沅豈不重君眷幸不過衡陽猶有傳書鴈

[illegible]方至長沙即入衡陽

年來無幾倦又作遠遊人出入三湘路蹉跎八日春酸風尚冬令宿雨淨山塵莫重勞形嘆原頭草又新

望梅

青山一片白遥憶是梅花幽香不可即春意落誰家

弔屈賈

高才不得志三閭與賈生千載長沙水猶能流德馨撫世感太息臨湘悲獨清九章三策在尚

克佐時明

初春同喬東禽憲自長沙入衡陽途中奉贈

為予沅湘客因進作賦才青春三日伴絳節萬山開生意雨餘草歲寒江上梅獨憐衡陽地猶有鴈飛來

人日衡陽道中値雪

客路新逢七日年雙旌搖颺出重巒荒村無曆春猶到遠道寒帷雪不寒故國金花方貼勝高

門織手正行盤使君莫嘆虛佳節望裡衡山萬玉攢

衡陽道中雪贈喬東侖憲

春雪郊原三尺深東風無限故園心平看萬樹一齊白欲折梅花何處尋

人日午飯黃茅堡對雪

客心迷歲月人日正長途野市焚椒栢行庖起燧榆春從庾嶺度人在剡溪圖記問三吳客今朝有雪無

人日次韻

客裏新年堪白髮况兼七日半多陰長林壓雪春無賴萬壑停雲路轉深青草池塘他日夢老梅山郭故園心江濤夜凍白如玉光映吳鉤寒不禁

又

山舘空堂雪色侵蒼藤古木晝陰陰故人半夜語不盡時事三杯坐亦深羸馬十年空遠道野鷗何日共閒心無端湧把梅花看幾樹凌寒寒自禁

春日詠雪

千里雪交加東風舞歲華湖南春事異無樹不瓊花

新春懷吳中親友

官庭春十日榆栁燧初灰白髮一年過客身三月來看雲朝問鴈對月夜停杯故國梅千樹因同此日開

雪途懷京師親友

氷雪餘寒客路迂玉山琪樹送官車不才豈有梁園賦皆醉空慚楚客書四海交游踈似昔五陵裘馬近何如故人千里勞相憶未老三湘一病軀

嘉晴次韻

新年多雨雪此日見晴曛烏外山凌爽天邊路出雲和風驄馬度春色野橋分忽見梅花白悠然意不群

又

旌旗淩晩出棨戟動微醺尚見山豪雪還看嶽
作雲梅花江上憶草色澗邊分忽有林泉念猶
憐麋鹿群

初見杏花

山郭溪橋新栁斜東風隨路弄年華主人經月
不歸去看盡梅花又杏花

永豊道中懐喬東翕憲次韻時聞藍山洞
猺作孽

東風日日送車輪九十春光今幾分野色有情

隨客路日華收雨照江濆美人不在三湘水匹
馬空瞻百里雲聽説五溪新瘴發數聲鼙鼓不
堪聞

湘郷道中次韻

楚子不敢窺中原此日山河連各藩江沱東去
問滄海荊襄北上通金門萬年人奉溪正朔百
邵今多周子孫獨憐治安空善策長沙猶有未
銷冤

武岡道中執王鳳洲詩扇因憶鳳洲次韻
一首

白石磷磷萬壑斜五溪山塞晝聞笳百年天地
雙輕屐千里瀟湘一斷槎明月久懸鄉國夢東
風猶憶上林花驊騮得意春無限孤鴈數聲人
更賒

晩過武岡西巖寺因憶治平西巖和尚

古寺春寂莫破門倚岩斜殘陽映蒼壁令人憶
楞伽少僧了上乘詩句亦成家此是參禪後空
山正落花

武岡深山中遇一郷老次舗中韻

梅花落盡杏花天溪栁依依帶晩烟有客乍来
新築路深山多見未耕田野人喋日問甲子
聖主當陽正萬年我欲從之問民俗衣冠疑是
漢唐前

江行次喬東韻

雪消千里遠春水一時生浪蕩山疑動雲横樹
欲平文移慚肉食風景惜塵纓何日投簪笠来
尋江上盟

冒雨入長沙時病後飲食無味有感而作

為國身如一葉輕衡泥扶病強登程豈緣韶樂能忘味讀罷離騷偶獨醒五十功名元未老萬山風雨不勝情農家絶異行人意共喜開門喚出耕

喬東僉憲春日侍燕少鵠武岡殿下次韻寄教索和因懐少鵠

樂善古東平忘形漢客卿嘗烹蠲亟拜醴設醉餘馨詩思縈瑤草春風長玉英曾陪新臘宴猶

憶雪香亭

竹枝詞風雨寄情

三月東風有幾般或時作暖或時寒郎如不見春衣到且着綿衣莫着单

挿秧

三朝雨過日黄黄大小人家来挿秧勤箇挿了三畝半嬾箇無功又咄忙

春盡入益陽

亂雲芳草兩悠悠百里鶯聲聽未休莫使青山容易過明朝應不是春遊

遇鄉人傳海寇消息

聞説江南春事零長鯨翻浪海風腥年来不斷吳山夢如此波濤何處行

次翁見海武陵韻

秦人新法酷於燔無柰深山别有村此日春風天地闊人間何必問桃源

次翁夢山韻别粹梧陳勸推

憶昔吳門别十年不見君杯傾虎丘水情極武

陵雲鳳翥追無及鴻悲不可聞晨昏知色養馳逐愧塵氛寄遠非無意揚休苦不文相逢翻悒悒時事正紛紛對酒花春盡論心酒夜分百年能幾會明日又離群

少司馬陳髙吾家産白蓮並蒂司馬公自咏惠教次韻寄賀

太乙池中舊有花一枝今後見雙葩並將縞素詩精白嬾着臙脂恐近瑕亭館風清香去遠闌千月上夜尤嘉相携無語人如玉不入尋常富

貴家

又

近水亭臺六月涼上池玉液會流祥花分華嶽峰雙立地接橫塘水共香玉女沐餘臨月鏡英皇愁絕澹雲粧莫因靖節窺新社更喜眉山慶澤長 老泉舊宅有蓮池每生並蒂則文科必盛

送孟鴈山大參入 賀

相別十餘年相逢喜欲顛誰知真率會又是別離筵金鑑君成録玉杯人已鐫湖南無所獻方

至一長川

李蝽峰憲副歸自泰和尋入 賀有詩寄

敎次韻送行

常聞人說太和嶺樹杪星辰即九天老我遥瞻心似渴知君歸去意猶玄只愁雲笈牽人思何事霜軺又北懸報國不須金鑑録紫霄宮裏有真詮

同喬東侖憲泛舟將登嶽麓值雨不果戲

擘蓮子樂酒

湘潭新漲浪如潮擊檝中流興亦豪檣燕拂雲穿繡箔江豚吹雨濕宮袍禾緣壺矢詩多馬豈有絲綸欲釣鰲獨負躋攀空鳥蹟不勝歸路頗瞻勞

五月同湖南喬東二兄宴雙清亭分韻得

雙字

湖南星聚擁麾幢皷吹驚飛石燕雙良會不常悲宦海客愁無計賦澄江醉歌斷續元非調狂矢爭持夜未降殘興歸來重惜别石橋明月水

淙淙

屈賈祠次喬東韻

悚泓欲明志泣玉意同悲安得為漁者相從一問之溪年湘水賦此日汨羅祠不忍三閭禄空勤江上離 右弔屈

自古才豪忌長沙合左遷過秦心獨壯弔屈賦堪憐豈謂三湘遠翻因一席前新書經世具猶共是非偏 右弔賈

二十四日早行巴陵道中追隨定溪兵憲

清風閒遠道避暑作晨征林曙鳥初出雲横山欲平兼程消白日無計為蒼生寄問前驅者籃山孰請纓

七月朔雨後出湘鄉將止武障

新秋隨雨至試問夜如何暑氣溪邊盡清風馬上多池蛙迎客鼓絡繹為誰梭忽報停驂處長松挂碧蘿

新秋宿褚塘次壁間韻時見家書有感

勞人傍山宿怪鳥夜深啼世事身常寄家書心

轉凄賈生悲墮馬祖逖解聞雞東海吾家在明朝路又西

八月九日出岳陽次前顧翁二公韻

旭日天邊閣晴波山外湖棹歌何處近帆影入雲無拾梗嗟無定紉蘭意不孤獨憐風景異一過一番殊

又

風雨下三湘平湖浸岳陽但看今蕩漾應是舊洪荒龍邑烟霞古漁舟日月長已從車馬路猶夢永滄浪

次周都閫山庄秋興

草上年華與日更又看庭樹挾風鳴林頭白酒秋來好烏外青山晚倍明景物漸於歐賦合世情寧比楚些清黃昏莫禁蛩聲聒若為人間訴不平

又

昨夜西風始見秋名園花木共人幽天香定擬三千斛晚稻猶餘四五丘鎮日推敲雙短屐瀟

懷韜畧一登樓漁陽鼙鼓聲相應肯為江湖獨後憂

陳喬東見示武岡王秋夜詩奉次一首

芙蓉江上楚天秋大雅堂前興欲浮雲漢表槎星斗近玉盤擎掌露華收讀書定草歐陽賦感遇元非宋玉儔閒說鵲橋人已渡笑看織女共牽牛

謁岳武穆祠

綱常千古恨鄂渚一秋祠白浪悲忠吻陰風感

義旗北來戎戰日南渡燕安時獨惜中原地元從三代遺

聞吳中倭夷之變次韻寄陸儀部元洲

思家去無日清夜起占星烽火寒山寺風波望海亭誰知虎丘石翻勒燕然銘安得驅鵬翼横飛問八溟

九日三司諸公登洪山有感用陶韻

木落眼界寬遠見山水交人事苟如昔物理漸已凋楚地菊未花喜有龍山高飛鳥掠我衣此

身似凌霄東望忽念家膽戀空心勞長鯨俊滄溟烟水象全焦莫作新亭悲有酒且自陶况此良會稀行行又明朝

九月十二日宴孝感觀音閣贈少南僉憲三首

憑虛挹秋爽乘興放高逕酒惜黄花後詩縈落木顛荊榛談世路桑梓憶烽烟秣馬遲明發殷勤衣欲牽

又

杖劍共登臺憐君王粲才論文秦漢後得句建安來鄉故更三鼓生平酒一杯重陽何日過對菊意徘徊

又

客裏故人杯籬邊花正開畫屏秋色淡銀燭夜颺迴世論多枝葉吳門半草萊功名誰按劍惆悵一登臺

次周都閫太和山二絶

琳宮碧殿接崔嵬白玉皆頭一鶴來風景漸於

天上近山花還共水間開

又

道人擊磬非有心首戴華陽巾玉簪九天靈露遶巡酒萬壑松風何處琴

冬至日簰州巡司拜牌

月滿平沙夜未央江頭小署拜冠裳孤臣自分懷中赤一念寧求埒上蒼灰動管葭同地氣烟浮沉芷憶天香暁來影短悲行路今日應添一里長

臘月朔過司徒嶺見梅

司徒嶺上梅千載有誰折淩寒並孤松消盡年年雪塞予厭通衢迂路覓荒轍悠然見幽姿卷卷心如結歲寒多後凋羨爾更光潔

武岡王火鵲殿下連誕世子賦龍駒奉賀

湼洼之水天上來流入三湘瑞應開陽和脈脈次第回桃花三月動地雷蟄龍驚起鄂渚隈化作飛兎兼龍媒逮錢嘖玉佶且皚龍鬐鳳臆非凡胎飛入王宮白玉臺杜蘅咫頭百尺槐霜蹄

踏破青蘋苔六轡滾滾飛香埃倭官虬髯造父材金羈玉勒青絲絃長鳴蕭蕭山嶽摧六宮笑語爭喧豗君王一顧喜湍腮香羅勑賜雲錦裁穆王八駿又已虛景公千駟多駑駘飛黃騕褭真異哉我曾曳裾九尺陔立仗一轉三徘徊君王飲我黃金罍我獻君王千歲杯頌歌天馬愧漢才君王高誼能招徠試看不日雲錦堆瑤光殿下風飈迴一日一遍騰八垓

無詩

仲尼删定後天下已無詩漢魏去未遠絶響音尚遺自從律家出盛唐亦云哀况又千百年沉淪復何疑沉淪不可復一木那足支智者黙不言志士遠大期嗤彼楡上蟬乃共蛩蟹啼萬物各有情聊以鳴其時寄語問秋風不得撼高枝

雪後止龍溪館

溪壑雲深竟日陰孤蹤聊共鳥投林西風一夜千山雪消盡行人萬里心

雪後入釋迦寺

鐘聲何處寺叢竹半山隈石徑無行轍氷溪有渡杯禪心飛雪盡佛日凍雲開賸有香烟在何妨車馬來

除夕偶晤近山羅應憲年兄于湘潭小酌叙舊

除夕萬事畢何當接使旌會期知不偶寒燠喜俱誠青瑣承恩事玄都共舍盟曾同寓玄寧觀明朝重話別總是隔年情

元日宿醴陵道中民家

元日朝天後　君恩萬法踈如何紫薇客猶共
草茅居稚子喧春帖農人乞歲書湖南春事早
及此勸犁鋤

人日茶陵道中誦杜詩用韻紀事

遠道逢人日偏州問俗時原膏春脉脉雲薄日
遲遲蟄龍蛇動鳴鉦豺虎悲三陽端有緒雙
鬢亦添絲

大雨自醴陵入湘潭

春來雨不絕泥滑路偏迂望到停驂處還聞二

鼓餘簿書衾枕共民瘼夢寬俱莫厭身勞瘁秖
因官味無

雨中出茶陵

瀰漫雲匝地只尺不知山忽見三义口因知兩
郡間衣堪連日雨鬢憶去年斑南國兵戈鬧介
州猶未還

上元日將歸邵陽書情

陰雨藏春久行人隔歲歸嶺梅香帶濕原草綠
爭肥世事成虛幻衣冠有是非異方今夜月聊
得共燈輝

二月二十日同郭寅仲少參遊桃花洞

桃源花已謝洞口尚留春誰鑿逃秦窟還堪避
世人石林横作臬瑶草委成茵窈窕不可入應
知隔世塵

懐林憲副　林以剛介不得於何某俱落
職時何已復用矣

成都新柳弱如絲一任東風到處吹錦水已隨
春意去雪山常抱歲寒期求仁孤竹君甘隱不

薰清流漢未知遙憶三山註昔日何如西蜀論
文時

雙清亭

好鳥一時鳴湖南百日晴行踪苦無定對景不
勝情潭影懸空鑑山光啟畫屏蘇臺三月山
水正雙清

弔周龍江年兄

憶昔隨班共起曹戴星聯轡幾趋朝同心謂我
金能斷太朴憐君玉未雕邂逅翻悲遠日久慳

遊方擬及春餞曾相約遊岳麓楚中兄弟多涸落腸斷湘蒐又爾招

上巳日寧鄉道中即事

春風惜佳節積雨一朝晴雲物斐旌動江山兩眼明巖花開似笑沙鳥坐含情閒道流觴處年來卻洗兵

上巳日懷故鄉

佳辰滿天下春日説江南燕笋穿泥嫩鶯花帶雨酣登山竹兜穩歸路野航堪稚子探梅彈喧

歌三月三

清明日寓孟陽公館

雲靜天空萬里晴遠山獨對送清明遥知挿柳江南事忽聽賣花何處聲

同周參戎松坡挑花洞較奕

無處覓仙踪來遊古洞中雲根何日種天闕一門通酒力衝寒壯棋聲應谷空湯論柯爛未戰法讓元戎

題周都閫月川卷二絕

五溪雲淨海濤翻伏波十年不攬鞍夜深起舞倚長劍明月碧川千里寒

湖北曾開細柳營湖南年來不用兵將軍乘舟賦明月筆鋒影落鮫龍驚

七月朔夜行將宿虞塘覲

山深夜更寂何處使車行蛙鬧泉俱響螢飛雨亦星蟲心猶作夜人事合兼程遥望停驂處虞塘鐘未鳴

題竹囱閻壽周村君二絕

海上青山别是村山家小院老龍孫歲寒獨擅冰霜節此日新霑雨露恩

茂草囱前玉樹芬年來修竹又干雲化龍定擬千年枝棲鳳還紆五色文

任戸部謫官善化縣稍移臨洮别駕惜而贈之二絕

策馬關西正及秋源流知必過渝州湯將貧乏誇棄梓載得湘江月滿舟

臨洮地接漢京華文物衣冠尚可嘉莫嘆風塵

淹驥足定無卑濕似長沙

秋日謁　武岡王少鵠道人留宴

子建藏書處經年不曳裾玄門迎舊鶴靈沼長新魚醴酒穆生醉秋風賈席虛忘形湯相問樂善近何如

出關

年来江國半秋晴棘院深沉鎖月明老眼已知迷五色奎經今喜聚文星洲間鵬䲭從魚躍山對鳳皇歌鹿鳴莫向秋原問桃李春風花滿洛陽城

九日舟中值風雨有懐二絶

官舟昨日下湖湘風雨蕭蕭路更長南有弁州東故國朝来况復是重陽

去年九日洪山寺杯酒他鄉情亦親此日茱萸定分遍不知誰是去年人

自長沙寄郢城送悼光世少參赴任閩藩二首

郢中歌白雪自古和皆難聞君繼絶響荊雲結樹端正聲四海共聞者殊辛酸越人自有調莫作郢歌看

聞人轉官喜聞君轉官悲轉官豈不美勞我增鄉思殘國少人處空田暫賦時惟有閩人悅驗此楚人知

鄉人送入楚只道天一方誰知二千里隔絶郢與湘相見不二三日君又南翔見時難為别不知遠相望

望湖

玉露金風下洞庭烟波湫湫即滄溟帆隨去鳥三湘盡山共飛凫一點青利涉已知遠壯志朗吟只合渡仙靈直疑雲水中無地日暮舟從何處停

夜坐思家

白露散郊墟空庭樹影疎月從東海来不得問家書

同李應乾掌科遊桃花洞

荒草下山村松蘿鎖石門深探觸雲葉愕愕是

天根金馬青霄客玄談白玉尊桃花知未茁洞口溢春温

新正四日阻風長沙周叔夜僉憲携酒来顧

湧遊本無為風雨故淹留萬里雙蓬鬢三湘一浪舟誰知羈客語得與故人酬共説家鄉事逌迢春水洲

春日出邵陽偶誦青春作伴好還鄉戲成四絶

青春作伴好還鄉匹馬穿花出邵陽南國巳管新燕壘東風曾識舊羅裳

二月雪銷舟可方青春作伴好還鄉江南昨日多風雨風雨晴時日正長

百鳥嬌啼百草香三吳風景接三湘青春作伴還鄉好豈為看花又洛陽

大江東去接荆揚三寸蒹葭萬里長一葉輕舟况無繫青春作伴好還鄉

自縣入衡山

行盡中湘一逕通此心先上祝融峰長松參天三十里絶壑連雲千萬重

衡山贈李叔恩儀部兼致别意

知爾青霄侶如何白石間清流小江漢高誼俯衡山若過蓬莱客應聯玉笋班憑虛瞰林木有鳥倦飛還

長沙别周叔夜

三十六灣春水長官舟寂莫送韶光湘江日暮難為客東海雲生欲渡郎杯酒湧詩酬道誼縁

袍那得問行藏他鄉何日論桑梓回鴈峰前多鴈行

别武岡王

官舟無繫逐江開大别山前浪若雷遠櫂相將春寂莫故人南北燕衷徊穆生此去非縁酒買誼堪憐不為才拱極亭高風日麗湧教詞客首重回

宴集一樓將軍所

梁園開綺宴花色照文鴛書卷木天滿歌聲白

雪柔談詩杜陵小醴酒穆生留日暮烏喧寂清
風月一樓

題西谷圖贈李邦直憲副

憶昔登峨眉西北望王屋王屋山頭平似礪王
屋山下多深谷谷口黄雲變態竒年年常傍赤
烏飛有時布護作霖雨須臾遍覆金天西谷雲
深處樹千尺草堂疑是神仙宅寂寂不聞人足
音洞門深鎖無題額我来排雲一扣門主人元
是謫仙人劃然長笑天地小聲應半空天下聞

九月七日宴　周府園亭次西亭宗尉韻

海内衣冠集河間禮樂多承恩渾脫舞進酒太
平歌萸菊重陽近鳶魚景象和爐烟連瑞靄簫
影蕩晴波應教趨巖壑凌虚躡薜蘿鄰人倚露
布南國靖干戈

送李少參之楚時予方自楚至汴

憶昔来自瀟湘雨今日送君仍入楚杯酒牽衣
不盡情更憶故人煩寄語黄河南岸沙如烟黄
鶴樓頭人未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徜不可即明月一方秋

各天

崐崘將軍誕日

宇宙多名山最髙在崐崘崐崘山下[illegible]水古
來云是黄河源東南一瀉千萬里天地[illegible]相
吐吞中有乘槎人依稀下天門湫然泛泛何[illegible]
如乃今飛鳥梁之園乃不厭人世華屋懸髙軒
乃不厭俗客珠履如雲屯霓裳舞天姥錦席羅
王孫玄酒酌大樂象板歌皇恩璚琚縱髙攀笑
語同春温我来試問年幾何目揖崐崙無一言

送鄭子尚中丞提督紫荊關兼簡吳中丞

自從東漢後節義久淪喪富貴如可求執鞭果
然為卓然滎陽公中立能不移十年不轉官鑿
鑿無屈辭性命如征鵠道義如衡持世事掌故
府直亮三代遺腹中有甲兵數萬皆王師御屏
自然捻戎役掌上知綸音下霄漢秉鉞趋王畿
新春舊歲月飛雪明郊圻中土歌平政峴山峙
穹碑迂踈耻無似兩地掌君知攀援不可得河
水亦流澌丈夫無別淚薄言沉欝心寄[illegible][illegible]季

子直道、過時湖上非常住不必固藩籬

白都閫邀遊蓮花池

地出郊門僻風經池面涼從來堪避暑况復届端陽隔水人相問褰裳舟可方將軍能好客到處有蒲觴

途中聞蟬

垂楊綠古道客馬連環飛鳥身俱逝新蟬意亦閒行藏一枝小時序數聲間羨爾能知了行人去復還

朱仙鎮弔岳武穆

舉朝南渡計一將北驅時國步從茲定書生豈獨知垂成功可惜合義死何辭千載陰風後猶聞鐵馬嘶

襄城道中望山

經歲不見山見山意忻然策馬未可即神飛陟其顛山中何所有白石蒼青天古寺無四壁饒虎隱枯禪落日下丞谷草木迷雲烟豈不厭岑寂所好林與泉

寓郟縣郝氏園邀羅僉憲陳少叅小坐

夜雨滌煩暑園亭早飛爽疎竹風涓涓綠陰動書幌無事學寢子忽夢使車枉亟起倒着衣空堂闃已敞高樹懸青烟遊禽幾來往凭闌瞰新蓮蓮池水平長入夜蚊蚋集未必此清朗願言早過從及此縱俯仰

少室山邂逅查汝素廷評次壁間韻

夢入嵩山夙有期見時還較夢時奇圭懸日月猶周影擫領風霜已漢枝法雨盡消煩暑後故人無約會逢時良緣不偶均 皇錫聊學嵩呼一致辭

少林次壁間韻

少室一叅禪逕曲通到來空色總成空雲開淨土遍山雨花散諸天滿地風千里故知燈火夜百年寒燠酒杯中請將醉眼今宵刮明日相看一老翁

少室山次陳子羽韻二絕

嵩山東起少林回千古浮雲幾去來梵法本空

人面壁洞簫聲斷我登臺

夜涼臺殿坐氷壺照見摩尼如意珠欲叩禪關問真際碧天雲散月輪孤

六月北戍別楊子任憲長

同袍同筆硯比日又同官意氣且相許倚君似山安何當遠別離執袂摧心酸此中千萬語對面不忍看痛飲數十觥酩酊猛據鞍豈不醉沉醉不醉別離難

別裘柳之少叅

同官不同署每恨一墻隔今日千里行隔墻那可得平生渉自許不作攢眉客惟有別知心悽悽動顏色君在河之南我在山之北豪賢無地無秖恐火規盂功名自有時富貴不可溺緬此道藝場去去各努力

別李西谷憲副

冀北開新戍知君有舊營頻年邊警早六月我師行杯酒難爲別詩篇不盡情欲知塞上事相問僕三更

別胡亢二憲副二公衙舍相連

弟兄聯異姓況復結比鄰風雨篝燈夜墻頭麪來春此時渾未覺別後始知親無柰陽關遠相期雁足頻

別陳子羽僉憲時陳當 入賀

我有出塞行君去朝天子倚馬相慰勞眷眷情不已出塞豈不危朝天豈不喜我願歷邊塵不以彼易此此言未可明惟以語知己岐路且不悲一笑各千里

賀楊台峰僉憲所弄之璋 揚鎮江人雲南籍

倚馬長亭別故知故知遮索弄璋詩行占周易乾三索先看燕山桂二枝瑞出昆明流澤久支分北固本來奇獨憐湯餅高堂宴正是餱糧遠塞時

別林方伯惟介四首

官柳都亭巳日曛一杯千語不成醺行人莫訝多留戀十五年前已識君

十五年前已識君燕山楚水兩離群百年能得

幾回別又見梁園惜袂分
又見梁園惜袂分黄河遥接紫荆雲回時君復
躋台鼎何日篝燈再論文
何日篝燈再論文書生今已學參軍慇勤欲問
五溪事官柳都亭日已曛林嘗勤沅州洞苗

別省中諸君

王師薄伐正六月將軍被鐵馬汗血書生有志
死邉陲亦與壮士同束結諸君期我覓封侯封
侯必在戰場頭百戰雖百勝恐貽

君父憂我願 朝廷威德遍萬里之遐荒守在
四夷皆來王年年不必為秋防書生挾策秖長
語壮士撫劍空騰驤普天率土歌平康與君同
醉數十年山林廊廟俱徜徉

百泉書院赴陰豫菴火參宴

仗劍出三邉停驂問百泉乍臨驚鏡啟俯瞰凛
身懸映日玻璨動随波碧玉圓浮漚非蟹眼噴
沫豈龍涎造化同天運江河入地旋支流分兩
派灌畝沃三千况復蘇門山名秀相將淇澳連
徽縣與淇縣相鄰潺湲知有本開闢不知年聞
有高人跡孫登阮籍輩俱曾寓此曾開道學傳
有康節安樂窩程氏兄弟嘗講學於此洗心水
中亭名方寸地安樂一中天畫棟顏仁智亭名
潛鱗寫静淵主人隨勝槩為我列芳筵竹葉浮
杯灩蘋花入饌鮮談詩斖沸什論易坎中篇野
叫疑孫嘯泉聲憶阮絃臨流歌混混酌酒恨涓
涓王事雖靡盬山靈宿有縁獨憐明徹底直照
二毛顛

過鄴下訪謝山人不遇二首

倐然四溟客偶爾洹水居安石還携屐鄒枚不
曳裾十年人扣戶一室鳥窺書何日辭拘束同
君縱所如

憶君都下別贈我涓城葙氷壺憐千里寒温今
十年遊燕詩有集諭蜀檄無傳壮志双蓬鬢離
情何足牽

出彰德時平鄉王守易杜餞因由別門出
不果赴詩以謝之

畏暑膏車早戒塗深宮何事動前驅不應南客遨遊遠翻辱東平禮遇殊顯比有年真守易卽戎無計愧懸弧蕪程未必功名會欲叩邯鄲夢有無過彰德卽邯鄲故云

別東洹宗尉

最樂園中樂事奇服前雲物四時宜日移花影搖棋局泉傾蓮香落硯池問字湧懸三丈筆打毬曾揷五方旗遥知冀北無聊日定憶洹東未別時

別西谷將軍

勞人六月意何如避暑城中水竹居金谷風雲縈草木碧天星斗浸芙蕖主人傾蓋情如故野客忘形禮更踈獨惜行人赴邊急未窺東觀一編書

別鄭蘆舟

乘興訪洹河多君載酒過康成書已就伯玉鬢空皤滄海翻鯨翼吳門挂鳥羅數年同作客相問意如何

定州邂逅熊閣泉憲副夜飲至醉閣泉昔在楚中相善未幾憂歸追送不及僅以書弔至是起復至京

鸂鶒洲前鸂不聞磯頭黄鵠亦離群一封尺素空春草千里歸航下夕曛此夜風塵同寄跡故人杯酒重論文自憐不醉難為別明日馬頭還各分

携兒赴邊有感

長途六月出兵車聞說邊疆近宴如將吏免參

閒案牘兒曹乘暇課詩書擊豪不望金魚墜攬轡猶強竹馬初也逐戎行隨我後更憐梨栗問誰需

立秋日頓涼

客子怕逢秋炎威喜頓收泠泠山爽路淡淡塞雲樓已慶天時正還憐歳月流江南同此日葉落井梧不

昌平道中廣寧寺懸溫太監像昔嘗識其面目作詩弔之

空庭蔭高樹絆殿起微凉創業伊誰始承恩老
帝傍衣冠初面目香火自空王稚子鳴鍾磬南
無禮十方

胡参戎又候榆河東寄約行

同有從王責無後誰先後鶩馬策不前何勞駐
驂久溫隆酷如焚僕夫不禁欵新秋喜稍凉山
雨塡溪口别久各相思交情益深厚〓期無後
言改燧亦非偶從今出邊城同心問刁斗壯志
覓封侯而非平世有但願邊塵清中原四夷守

早行赴密雲

車馬開三徼旌旗閃六軍山城天際路遼海日
邊雲星野幽燕盡華夷只尺分羽書飛檄急到
此不同文

到白羊

何處白羊城山頭雉堞明長途多馬骨此地有
人聲淨石堪仰席寒泉可濯纓坐來忘寂莫翻
似憮平生

白羊公館中見陳子羽筆

絶壑倚孤城民居散落星新開羽林府舊勒燕
然銘見陳子羽舊題碧㵎三軍井青山萬國屏
晚来車馬寂猶有月當庭

行邊

居重眞能控九州請看漠北総吾陬長城險固
秦何任帶石勳名漢已收撥葉紉衣堪敵雨野
花迷眼不知秋西来一向無烽警湯把巡邊作
勝遊

又用韻贈胡参戎

崇山百疊接神州立馬山頭瞰北陬萬里皇風
墩火靖一番寒雨塞雲收金城不斷眞天險鐵
馬空鳴遂戍秋況後諸君多衞霍書生何事共
遨遊

出塞

三軍頓戟又一日幾登臺昨夜邊塵動諸營喜
氣開明戈乘月出虜帳忽山摧下馬遥羅拜方
知入貢来

得勝亦和陳子羽壁間韻子羽過時亦正地茲復菲矣

闗山迢遞使車迴為愛叢林策馬来卓錫至今流地脉梵鍾迎晚動山隈浮雲不到諸天浄法雨初收萬壑開去住興衰同幻跡一聲長嘯鳳皇臺

又次韻一首

寂寂空門鎖碧苔野人千里叩如来琳宫駐節三年別翠障連屏萬古迴仙墨淋淋懸石壁佛燈隱隱傍山隈金光普照今非昔回首興衰半刼灰

閱松湖片 亦北邊小口劉守戎邀往

深山有松那有湖主人高興未可孤亦有鮮鱗可入饌 湖中網得七尾 不空老馬嘶長途秋風絶壑蛟龍吼殺氣邊城林木枯杯酒暫休兵革語羽書飛報巳平胡

閱操

六郡良家子三邊猛騎營鉦聲新陣法帷幄老書生殺氣迎秋肅軍容耀日明封侯非所冀聊以助昇平

鎮邊城次陳僉憲韻

鎮邊名在巳無城横嶺西来第一程此日旌旗連鳥道幾時烟火斷人聲霜飛落木秋應老月滿空山夜不驚寄語陳琳王事畢好将飛檄報神京

九月二十日聞遼東寇退偶贈焦提督

天驕十萬秋馬肥風塵不斷侵郊畿譯書夜報疾似飛聞說遼陽巳被圍将軍壯氣不動色指揮素定風雷激先聲頃刻到遼城虜帳離披馬

頭北亦有西賊窺雲中聞此喪膽知必同血戰元非太平事只此可以當侯封虎頭燕頷真卓犖白玉横腰金錯落将軍不必問誰是部下偏裨皆衛霍

白羊紀夢

空山霜落夢魂驚半夜家鄉半夜醒滿目風塵傷往事故人杯酒即平生空篌湯道三邊路寶劍猶懸萬里城明月一方天地白數聲雞唱不勝情

懐人

秋水白如天秋雲淡如水雲水天相連茫茫數千里南有雙鴻翔故人在伊方十年不見心酸傷我思君兮如昨君忘我兮未忘

白羊回别劉将軍

将軍二十餘奮跡兗峰陽三十人稍知 勅命軍白羊衣冠儼文士甲冑何鷹揚氣呑十萬胡手戟三百強軍威擬細栁較獵輕長楊六将不在勇腹藏更非常讀書飽孫呉韜畧皆文章賦

詩可退虜筆陣亦能驤豈是霍嫖姚誓斬休屠王老我迂腐儒生長在南方廿年困簿書今始事戎行策馬将士先不問家與鄉壯志能許國終未識邊疆絶徼懸孤營此心亦皇皇見君如長城恃君似干将邊聲遠萬里折衝尊俎傍髙枕無復虞對山時一觴嵗霜照寒月忽見草木黄 王事且未畢倦鳥何南翔識君恨不早别君又何忙叙首僅三月此後嵗月長燕然銘可勒三徑菊未荒道誼各努力不在行與藏寫此

中心言聊以永相望

良郷道中邂逅汪汝衡年兄

相逢車馬路意氣欲如何羨爾青雲去憐予白髪多山林閒日月 事已江河醉醒呉門市思君正玉珂

過真定姜侍御見招夜飲

結交不在久乃在心相知一見三年别君何尚未遺野服歸田日繡衣持斧時長吁論時事深夜獨依依老我已無用時事尚可為須聞士雅

舞嗤彼新亭悲

過邯鄲邂逅黄誓齋年兄

邂逅黄沙路相逢白髪皤綈袍無計贈杯酒不勝情湖海十年别風霜兩地更衰徊不忍去落日計歸程

邯鄲遇侯舜舉年兄

客路逢知已閒亭月滿臺行藏雙佩劍時事一深杯君有長太息予慚歸去来多情不能别相約上天台

又

清霜結遠道落木摧為薪行人萬里歸所望見鄉親不意風塵間乃得逢故人相携共入室別久情愈真酌酒共情歡不知主與賓各問了年事門外鼓已頻醉倦且就寢明月沉西鄰猶有未盡忌夢中還自陳

過東郭呂仙廟

翔風何蕭蕭滿路飄蓬梗湫湫天地南冥鴻落孤影來往陌上人驅車疾以騁皆云富貴門不在故鄉井陶朱尚營營趙孟亦于請試問鍾離公此夢何時醒

彰德別謝山人

憶昔來叩君閽君入王屋直欲相追隨所恨有拘束今日得見君約君訪天目如何未踐言言旋又何速老馬怯北風貂敝不可續野鳥脫樊籠一去 即林木江南霜雪微林木冬不稀可以長棲遲思君不可見誦君遺我詩詩題元是長相思

病卧治平寺避近張仲榮文學以詩見惠

次韻答謝

憶爾簡編中誰令湖上逢名懷不盡意我病强為容何事青霄侶來尋白社宗浮生總成幻笑問老山松

已寛堂集四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陳鎏撰鎏字子兼號雨泉吳縣人自署曰潁川從郡望也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四川提學副使署布政使是集所載詩自嘉靖壬辰至萬歷乙亥計四十四年之作篇什雖多頗傷蕪雜前有帳王定耀序言其子出已寛堂詩文二編而此帙有詩無文蓋不全之本也然千頃堂書目已作四卷則文集之佚久矣

天目山齋歲編二十八卷

〔明〕吴維嶽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刻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目山齋歲編二十四卷》提要

天目山齋歲編序

天目山齋歲編者僉憲霽寰吳公讀書天目山日所吟咏唱和諸作也公自弱冠舉進士第下筆數千言追先秦兩漢之作而詩則頡頏盛唐所至輒籍籍有文聲曩余竊祿爲秋官時郎仰公名未及一坐春風以叩大雅快快於今十年矣癸亥中公爲御史大夫控制三省間適至貴陽當撫綏之暇偶出是編來示余余旣以十年快快之懷而今得其詩於一旦之際豈不倒屣而接據案而披以窺大雅之堂耶遂竟其編讀之體裁理道風韻流逸而巧思妙語鏗然有金石聲譬

諸隋珠夜光連城趙瑀之璧錯陳於前而觀者駭心眩目驚訝人世中所有矣則又喟然歎曰渢渢乎盛哉信余十年所懷非虛也盜非當代宗匠者乎夫三百篇之義不作久矣唐人以後直至

[illegible]明僅得海叟何李二三子何李二子其格雖出於盛唐而憫時憂世又多憤惋不平未進於中和旨詩可謂難也已今公之製作何其佳麗一至此耶昔太史公以絕代之才而文章助益猶多得於名山大川何者不大其觀則不能宏其詞也天目之峯高三萬九千尺雄峙壯觀於東南巨海之外而公也讀書其間坐求窄視天地達覽古今曠然有得於中而肆以鳴

國家之盛耶是公之詩信有所自矣雖然詩者聲也所以發揮性靈而比之聲音者也性靈發於聲音則為文章性靈發於經濟則為事業唐之曲江陸宣公相業昭著而其詞至今人誦之蓋事業之顯又文章之傳之地也公之經濟在天下赫赫殊未艾然則歲編之作豈非傳之不朽者耶遂書以序

嘉靖甲子春仲月柳州張翀謹譔

吳興吳維嶽峻伯著

樂壽亭二首 有序

郭南皈仁里惟余一姓家焉屋舍並枕金雕山麓環以層岡迤邐東北去幾二十里中有平田清溪溪近村處遇廻崖激為潭潭深渟豬碧層峯輝映俗稱清潭嘉靖戊子大父南山翁構亭潭上翼然高騫雜蓺花木至者以桃源杞壑不足方其幽勝也余戊戌舉進士 詔賜歸省時父叔乃勤宦彰余周旋重闈輒奉大父以遊因請名之曰樂壽蓋謂山水得兼樂矜志 君恩祖慶云

磔磔虛亭村面開參差石路裊林廻銀橫澗水飄堦去錦簇峯霞接座來洞鶴舞依靈壽杖岩花飛侑聖賢杯喜從北極逢殊數常對南山詠有臺

水上危欄百草香紅塵不到輞川莊林遊韓衆曾騎鹿溪富初平所叱羊鶲黍近家供客易笙歌穿竹引杯長未能尚論窺仁智日著斑斕喜自狂

玉華山早起

萬壑團雲草閣深蒼蒼平野動空音山[illegible]月影留書幌水外雞聲近竹林

春日偕賀横山別駕燕玉華山

天目西廻一望開深深花木擁仙臺川光倒曳雙梯動巒翠平侵四戶來半壁流雲依羽蓋中林歌鳥度霞杯最憐落日鸞笙發何異緱山跨鶴回

題清池書屋二首

花源何處分翠竹擁波紋又逕餘春蕊南窗落午雲[illegible]金君不尚璧守我無聞淪茗焚香罷前山過鹿羣

簷引山霞潤池翻樹影虛鳥停枰外石花度枕前書秖向清談裏寧知俗計疏南村新酒熟還許就芙渠

晚晴

纖月映殘霞山容雨後嘉開窗脩竹逕偶造野人家叢麓餘青靄清溪露碧沙還來茅屋下抽卷得南華

玉華山夏夜即事

空山新雨夜茆屋亂林西月色含孤塔松聲帶遠谿僧廚燃竹罷仙磬落雲低坐久入言志吾將與祝雞

次友人玉華夜眺

身世兩悠哉山樓夜尚開孤雲兼鶴度芳氣滿林來月下銀為澗花間錦作臺無須關竹逕[illegible]客踏歌回

宿山中

閒耕乘興踏山梁半畝葵園帶藕塘邊有老僧來進飯
杳然虛室坐焚香雞聲入暮和雲息滿草經春傍水長
夜半小窻蘿桂月自疑身世是羲皇

山樓雨望

雲送千山雨驟飛百道泉絲絲垂葉外灼灼灑英妍遠
隴渾春樹孤村遲暮烟徘徊還掩戶且枕道書眠

玉華館漫興

掃除輒成趣悅此嘉樹林白石臨鷗渡青霞冒桂岑聽
泉風磵曲拂蘭花臺陰泠然物外賞自進丘中琴

夏月謁醴泉莊

午雲高鬱暑林館暫追涼澗水沿門綠山花近席香行
杯時選樹操管欲臨塘醉學陶家臥清風竹下窻

步前溪懷同志

頹罷試輕屧青溪思謝君鶯林春合調露野曙蒸文柳
外迎村色花邊襲澗芬所餘鷗鷺石吟坐待平分

雨中移菊

誰遣芳叢帶雨荒爲園盜惜荷鋤忙紫莖短怯風前力
翠葉低浮濕處光已擬百壺需令節旋除三徑引迴塘
觴書不治陶潛懶待得高枝傲雪霜

次歐陽本誠宿玉華山韻

夜靜峯高斗柄沉危欄百尺擁崎嶔燈光樹色含秋迥
蛩響溪聲帶月深肘後藥方論妙理本誠善醫榻前茶鼎見
玄心避人東郭無遷轍扣角南山豈浪吟

秋日遊樂壽亭三首

共憶秋亭好言遵溪路來槐金泥委珮桂粟饌飛杯嶺
樹屠霞織汀陰細浪催何須惜沉醉家近有新醅
淺水近鋪縠董岡遠作藩來乘危磴飲却與孤雲騫竹
篠樵家路芙蓉溪店門晴光團四壁雙鳥鏡中翻
偃蓋依叢桂陳筵俯曲瀾香添松釀味秋淺薜衣寒客
作虎溪笑琴爲石宇彈懽娛夕未竟歸去擬驂鸞

沉靜夫楊汝鳴吳次一見訪

超然海嶽遊訪侶過桃州細雨來因晚空山到已秋桂
衣援徑竹佐酒摘園榴莫笑居山澤仍多婚嫁謀

次青蓮吳山人玉華山樓晚眺韻

重巒標勝境曲磴躡仙蹤臥榻攙羣鹿吟編僂伏龍鍾
清隔水韻雲濤入山容松月乾坤滿相知不易逢

送靜夫汝鳴次一遊天目山

贈君筇竹碧溪頭月色霜華滿路秋天目四萬八千丈
新篇題作鬱羅遊
獅子院前千圍樹雷公洞左千丈巖山人識字强王烈

不負天章露石函

中天翠霧鎖靈關日月經行了世寰採拾瑶芝思寄我

虹橋西接玉華山

九日同族人登隆安山二首時將北上

一姓延陵酒三秋彭澤花清飈涼帶葉零雨細沾沙茜序將萸進肩隨笑帽斜夕林聞犬吠欲問逯公家（山有左詩）

興倚龍山劇懷追凌館深露氣餘蘭葉霜華泛菊心天地留帷席山川上别琴眷言秋色裏去住兩難任

孝豐道中

疊嶂雲中起雙溪樹外流路臨崖竹險村入塢花幽鴿雉驚文旆飛霞落錦來南征方叶吉詎敢賦離憂

仲冬七日雪

寒風吹密雪薄暮滿山房色借氷壺淨威添玉案涼有家追謝氏無賦述梁王塲榖村村滿迎祥酒又香

對雪

一夜千林雪作花虛樓面面白雲家山陰寂寞王猷棹新酒誰同泛紫霞

雪中出梅溪馬上作

長風吹雪暗汀沙早識玄冥斂歲華一片洞壺飛獨騎半空氷壑墮明霞最沾實劍寒生氣綫綴文裘細作花山下平田千畝玉欲從煙處問仙家

竹溪草堂為周醫用源題

郭外幽情愜脩篁俯碧淙案書多素問杯酒足清風家業元堪世邦君欲讓封徘徊投杖處恐是葛陂龍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一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

庚子歲　一

桃山道中見柳詠懷

擁傳長征凌曙雲繞蹊楊柳綠初分早知天路元陽暢漸覺山城淑氣氳遷轍欲從鶯畔結離懷却倍笛中聞詩成爲問青門客何處行歌酒半醺

利國驛乘霽早發

宿雨初清直北塵馬前淑氣作南春縈烟弱柳隨穿徑傍水穠花引問津素札漫憐風翼少丹衷遥慶日華新嶧山已辨登臨討芳景堪攀孟氏鄰

東平道中懷古

芳春獨作上林遊入曾時成馬上謳短麥護風青變野新鶯啼曙暖遷樓雲生東嶽虞柴盡水接中都孔澤流人事千年多代謝至今爲善說君侯

德州曉發風日清麗北道値此良少喜而賦之

朝曦忽散海天陰弱柳承華盡欝金九陌烟霏行處斂五雲宮闕望中深魚迎輕溜跳新藻鶯慕喬枝度遠岑獨幸天衢逢泰澤倍將芳色款離襟

獻縣曉發望京國作

戍漏傳征幰宵光没去城漸分堤樹色遥辨谷禽名香靄籠花重華雲捧日生言思裭衣佩春色滿神京

任丘道中賦

今年遊宦當遊春物色林華處處新遶郭鶯聲參曲管出巖花氣結香塵臨車折柳思鄉日擁蓋彈冠報主身堪想禁城光景麗排雲齋殿奉明禋

遊南城二首

天家別苑彷蓬萊桂栱珠欄闘角開綺樹盡邀珍鳳宿清川深擁玉鰲來曲房雲氣分歌檻複道花陰接舞臺靈囿幸觀姬后制甘泉慙擬漢臣才

萬年山水欝相涵秘殿横開閶闔南帳葦迢迢當道出

旌旗奕奕碧林參鳥迷香霧銜簾起魚慣歌聲在藻酣今日風光天上賞誰言環珮礙幽探

清明遥哭殤姪明儒

佳節觸愁邊依依楊柳前鶯聲憐故里草色憶新阡文裭經春掩香旌竟日懸况從千里外沾灑隔風烟

暮歸言懷

日暮税塵鞅春燈靜客居華星射虛檻纖月轉前除不問金銀氣徒矜禮樂書何當別離思非是薄公車

病中白德純俞子木携酒晚過

帝里芳菲候扃門一月多酒携蘭氣至騎擁玉聲過久

客懷初服非才愧禮羅高談聽未徹纖月轉庭柯

首夏病起

偃臥不知𠀋風光倏夏初燕楹完故壘騎省曳輕裾苑樹綠齊滿庭榴紅欲舒節驚新暑盛身喜舊痾除束帶腰猶減看囊藥漸疎懸衣鄉思重執戟宦情虛未狎雲中鳥曾營溪上居家人問消息五月渡南徐

送人歸桃州二首

四月南風吹棗花都亭一騎喜還家山村處處青禾滿更有東門許種瓜

驛路桃紅酒肆香典衣斜日醉垂楊少年何事頻經此不赴千金結客場

過白二職方

曲戶廣庭除都城美矣居竹疑穿幕燕荷喜集旁魚浪語杯深後幽懷病起餘莫嫌攀附會贈爾逍遥書

病起南行呈荆川業師

樞承纔兩月半苦病侵尋官為親民出詩因戀主吟雙鳧少神術五斗增塵心所志春沂瑟終彈單父琴

將赴江陰別諸同年

閶闔春開共獻書彈冠相慶百花初非才自惜違吾好多病翻宜領外除下第劉蕡名且在得人言偃治難如江東渭北㬋尊酒千里論文仗鯉魚

發潞河

年來通籍未相宜　帝側浮沉只自知才淺尚難勝百里路平何必問多岐燕山雨止河流急朔隴雲飛鴈影遲日午計程催早發江南芳草正堪思

河西務逢五日北望作

宦遊感時序況復麗明朝　帝德乘朱火羣心擁赤霄明光傳鳳縷太液戒龍標錦席開千廈牙璋舞百僚吳閶程可計楚水俗難銷遲日斜明纜薰風早韻蜩榴花發芽戶蒲葉撥蘭橈倚僕聊成酌淮王不可邀

天津書事

五月天津暑氣微林荒候館見人稀狂流折下滄瀛近席上雲帆幾片飛

滄州

滄州洲下水聲深海月蒼茫挂遠林只欲輕裝免留滯今宵獨恨不携琴

流河道中

垂綬出都門經旬傍水村新蟬風乍應高樹蔭初繁月與飛帆伴津無候吏存詎知行路裏翻得一逃諠

川行

夏日川行客跡慽不自禁轉從芳樹密似入武陵深攤

帙嫌舟淺移叢愛水陰津亭逢候吏猶未罷淸吟

途中柬京師舊遊

花滿春城解褐初銅章猢惜領新除風塵綠減潘郞鬢

歲月玄增楊子書南去關山猶未半北來魚鴈已應疎

懷人夜對淸川月寄取氷心一片如

奉懷洗馬宗師存齋先生

勞勞行役指淮徐天北雲霞爛石渠敢厭微官多折節

祗愁俗鞅枉携書侯芭遠去奇誰問陶亮難希懶却如

早晩承華多獻納一編投寄代吹噓

舟中對月

水面看明月淸泠更不禁兩重金鏡影一片玉壺心暫

擬從牛渚那堪繞鵲林關山今夕逈雅曲最宜琴

濟上懷秘圖楊山人

赤水丹山獨避諠醉提鐵筆掃雲根風吹芳草連天綠

盡日思君過魯門

家叔致考功事山居寄呈二首

恭承嘉命謝龍樊梅雨江南黃鳥喧不分山公封事罷

却憐陶令逕松存雲深薇蕨春應長地僻冠裳晝不煩

只恐鳴騶還入谷薜蘿無用掩重門

窮猿岩阿松桂繁沙田數畝傍仙源開尊白石依汀鷺

搗藥淸齋引洞猿花外小車鄰客至架中散帙野僮繙

南樓月上村墟靜醉倚孤琴無一言

眞州宿莫虞部分署東齋

虛館狎招尋環階衆木陰暫休江海檝一愜薜蘿心雲

澹方池影風迴高鳥音誰云棄軒冕始得臥閒林

江上訓別莫虞部

相見還成別尊前嘆宿心挂帆貪險涉彈劍感雄吟江

遠雲迷岸天空鳥墮林言歸非不樂愁絕爲知音

金陵呈薛方山先生

慈湖曾記別歸年短棹寒江雪滿天請益今朝惟吏計

投簪乃是種花篇

郤村曉發

脂車乘曉月茅店始鳴鷄亂水穿林響殘星綴嶺低鄉

程懸百里郵騎熟諸谿曙色耕犂畔靑禾四野齊

白茅山道中

暑月勞行役忻逢半日陰風疏車下草雲澹望中岑溪

午時遊鹿林春各囀禽歸心明日副何用越人吟

晩登邑舍東樓

鳥啼人吏散小閣振衣氛砧杵江城月旌旗海嶠雲射

倉沙上用兵鴈聲風處斷霜氣樹間殷餘力何堪學燒燈理

舊文

同年王子裕遠過

江邑少人事多君遠命楂來時知有雪到此愧無花高

詠輝春樹深杯領夕霞不齊兄事五曾以附民謗

江上晚餞子裕

部中方賣劍初平沙寇水際一陳筵文史周南日風雲歲暮

天江村燈漸起縣閣鼓將傳半夜乘潮去蒹葭水一邊

訪子裕涇西居

竹館餘霜氣松門瞰水陰同袍江左籍異代瀼西音倒

篋雲生墨子裕見贈手蹟開簾風滿琴瞑烟催去騎扶醉出前

林

除夕立春

官齋守歲爛銀缸最喜春光綴臘祥競有竹聲催子夜

早宜花信到河陽身依蒼璧寒初薄尸舉青旛漏未央

共候長暉占玉燭不勝懽意頌椒芳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三

辛丑歲

丹陽趨白下省覲

春動曉仍寒衝雲發錦鞍河聲水下急野景雪中寬拂

綬梅香細迎人鵲語歡官箴佩詩禮詎忽令名難

題梅川清隱卷

爭傳溪上紫梅花不數孤山處士家十里竹籬紆斷岸

百家樓館瞰平沙客桴秋泝桃城月漁笛春飄雪渚霞

已道年來機事息桔槔猶用灌胡麻

雨中懷秘圖楊山人

江城花事日紛紛獨倚高樓午未分無數飛帆烟雨外

惠山不接剡谿雲

西陵客棹雨中開須趁桃花水面來不是暨陽無愛客

談玄還屬子雲才

舟中獨坐書感

一行作吏廢招尋江洛風塵負玉琴應制自慚三策學

成名誰副十年心花枝半裛春烟冷草色俱含夜雨深

最是欲歸歸未得烏程酒旆隔南潯湖郡接谿境村名

昭君怨四首

青春拭淚下彤墀十萬氈裘從羽旗但得後宮無再誤

前草何惜一蛾眉

自來豔色能要寵不道黃金變至公縱使君王知遠贖芳年已讓館娃中

出塞休言惜賤軀胡塵千里暗羅襦漢朝聞殺毛延壽別有何人改畫圖

居延烽火照甘泉誰作將軍出備邊一嫁可休千萬戰女郎應得上凌烟

金壇途中柬馮顏二明府三首

東帶尋遠謁惡焉行役非政理用吾拙重以榮慕微臨淵豈無羨操刀未能揮堅白忌淄磷無令志願違

志願亦有適閭里無饑寒晨遊非省俗輟棹一以觀雉肥麥苗秀蠶老桑葉完興歌契物情聊可爲心懽

心懽遂解維沿洄遡芳草幽禽隱密枝綠樹蔭長道嘉貫父云闕對之懷浩浩安能學轅駒先以訊同好

同徐武進馮宜興泛舟城南河二首

婉婉荻蘆風河迴路不窮林開禾隴出洲斷石梁通南國多高士郎君更小馮蘭舟非枳棘棲息且相同

公暇理棠楫同爲漁隱探蕭聲林鳥合酒氣澗花含牽纜迷叢竹鈞簾傍曲潭高陽池信美不似邑城南

病起步西園

臥病經旬起園池晝獨行波光雨後淨暄氣竹邊清短架縈瓜蔓疏畦長莧莖物情聊可悅因欲謝微名

行藥即事

病起覩生態園林異昨朝翦藤舒栢樹芟草出瓜苗鶴向池邊引琴從竹下調獨無金鼎術和土使民鍬

過靖江

日出鳴榜渡江平似不流未疑浮海去且作御風遊慨影懸清漢鷗羣信遠洲廻瞻虧蔽處烟發羽人丘

靖江即事

孤城週卅里面面大江流官舍茅茨古人家村若秋稼收田積散潮落海魚留杳淼飛塵隔遥疑到十洲

毘陵與馮宜興雨集乘舟嘲徐子鄉地宰二首

倚棹秋風裏蕭條雨氣寒相逢不自意竟夕得爲懽酒解陶潛帶塵揮貢禹冠滄洲聊可共因遣吏情安

莫以迹封近經秋見面疎簿書懸祿隱舟楫當閒居徐孺榻堪下侯生席尚虛江城多暮雨雜珮贈何如

高橋値萬無錫舟過不顧率爾寄嘲

扁舟待月石橋西打鼓郎君去不稽非把塵容凌道氣公期元與孟公迷

磐湖雨泊仲山王子圖瀟湘便面見贈

川上相逢暮色蒼芙蓉烟雨似瀟湘尊前一片鵁鶄起莫陸風聲入夜長

同楓潭明府夜泊洛社

風塵倦行役尊酒坐深秋不定人間事何如波上舟榜歌吳語雜橐帙楚辭幽落落同懷在楓江自可留

少洲馮子解陽羡令贈別二首

領符荊水上解宇對山開爲政真成暇宜民乃見才秫收時會客花發更登臺今日難爲別非關蓋草推

踽踽金門彥卑栖當陸沉解牛看善理倚馬見雄吟裝剩雙飛舄色徵三已心別離驚歲暮滄海渺難尋

席上代萬九歌送山東馮五

瀰瀰秋江水搖搖遠行舟凉風起蕭瑟花落芙蓉洲握手念昕夕良意空綢繆令秊過爲樂睽別乃多憂臨朐渺何許尋壑復經丘萊陽徐福海濟水李白樓曾是神仙藥不如麯蘗休與君姑飲酒勿聽分鴈愁

長至前一日同楊九汝鳴登君山

山水南州勝登臨令節催高臺千嶂列遠浦數帆迴興觸迎陽發詩因對雪裁林昏散歸從燈火夾城開

送顏金壇考績北上

瀟灑鳴琴客三年幾下堂富民多政術好客有文章朴從江頭去香隨日下翔知君登瑣闥封事定輝光

祭涇夜別王子裕

衙門落葉深江路獨相尋束帶違吾性披裘見爾心潮迴舟喜順風急燭防侵莫學袁安凍孤亭不可吟子裕有可吟亭

雨中同汝鳴飲廓然樓

轂案無塵事登樓一舉杯臘寒衣上減春信雨中來樹暗千家隱江長獨鳥迴愧非言偃室有客似澹臺

送李少府還岷

忽漫報歸期投冠江水湄誰能甘月俸自不惜霜髭倦僕荊門飯孤鞍蜀棧詩峨眉春嶽長到正雪消時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三

天目山齋藏編卷之四

壬寅歲

毘陵送馮五汝言

執手江天暮雙燈照雨殘題詩翻益恨對酒强成懽舟動知潮上衣分屬夜寒年來輕别意今日為君難

又賦七言絶句

江城雪後暮雲馳秉燭蘭舟勸别巵去路悠悠春草發逢人先寄渡江詩

吳長洲縣齋宴集

聞道長洲苑今為令尹衙入門徐繞樹穿逕每逢花解帶聞清畫論詩數大家陽春先此地曾領舊繁華

聞汝言僑寓維揚

江頭樹裏比來人消息能傳别後眞詩興會知何遜好廣陵花發正宜春

俞汝成家園晚集

五嶽未能去來為賭墅遊池觀山下碧花愛雨中柔燭彩春臺映爐香晚戶留傍人擬仙令城市遇丹丘

齋雨

風雨來江上官齋晚更清開尊無友共種樹及年成政以達時拙心從習靜明鄉園荒未去非不慕南榮

泖湖

五月揚帆出泖湖依稀烟樹總三吳波平鳧鷺閒來去日遠雲霞乍有無斷浦千年沉市井浮村幾處盛菰蒲菜蝦未是功成客暫喜風光屬吏符

與汝鳴酌白蓮堂即事

吏隱不自遜相看水上臺竹無千畝種荷有一枝朋細雨當歌欲涼風向酒來戴星勞出入祇賴此徘徊

鍈踈園小集

可憐官舍裏風景亦悠哉新水蘆邊漲涼風松下來鹿穿蔬圃戲荷繞草亭閒淡薄餘常俸朋來輙洗杯

立秋後一日雨中登樓

涼雨蕭蕭下江城昨已秋潮聲入官舍山色帶書樓鼓散堂前吏帆歸海上舟喧聲聽晚市聊用遣鄉愁

寄傲軒分詠得蟬

年來尚玄素愛汝卧齋深高樹應知擇清風正可吟飲餘中夜露涼動早秋陰何用窺青鬢原忘遲暮心

秋日漫興二首

江城宿雨收萬室欻澄流鳥下孤臺暝林涵衆港秋官閒惟種樹家近亦登樓自是悠悠者周南豈滯留

五斗不自去城偏免折腰澤農爭水利社老獻山[illegible][illegible]

雨初收市秋江正長潮已堪為秫酒吟待菊花朝

贈秘圖山人

多君超世心高士傳中尋骨合山林相詩成金石音行將窮五嶽自不問千金笑我頑疎吏徒然說棄簪

曉齋漫得

中宵鳴雨淨蒿萊罷沐登樓爽氣來書卷平臨山岫帙藤花半繞竹林開心閒欲著齊民論客少徒營望海臺秋水鱸魚時得買一官聊且鑿微才

秋夕懷玉華舊業因示秘圖子

日落江城飛暮禽登樓忽動故山吟巖迴遠嶂雲常住樹夾清谿路轉深夜氣微明丹藥洞秋風不老桂花林何年屏跡邀君去靜向參同契裏尋

送楊山人還越

江上秋聲木葉間暫離終是兩心關宦情澹泊眞如水客思依微已在山月滿吳門羣鵲繞潮平越浦一舟還歲寒莫負椒花約楓落諸篇待爾刪

公暇

水國清如畫逶迤日日看樓聞秋鴈早山聽午鐘闌鎖印入俱散吟詩俗自安　君恩良不薄懶病許從官

同李使君遊君山九月四日

使節諮諏暇登臨戒僕夫潮生風聽急江遠雨看無酒近茱萸節山當睥睨餘春申銷歇久燕罷立斯須

九日同董進士遊白氏園

秋老碧河隈園林淨草萊上卿留舊業佳節訪高臺池曲因山鑿樓寒近竹開主人能醉客不藉白衣來

武進道中先簡徐明府

友道東南此日還宦遊長恨隔江關漸因閱歷知時變已為逢迎減性頑近水田疇收稼早遠山鐘磬出林閒聞君新就鳴琴閣便欲相從開笑顏

蔡逕夜歸道上占

來往竟何意煙霏彌夕原寒江孤棹響叢木衆禽喧露冷軟軀方月明感興繁驅車不覺綏適得靜中言

閒述

園林宿雨霽九月天氣清初日照軒竹凉風吹戶屏時菊十餘種晨露發其英室子病新愈弱女嬉前庭撫觴非善飲弄翰有餘情自顧朽鈍姿閒居豈政成

獨酌寄傲軒

三冬新屆候孤跡轉生嗟園曠林初脫籬香菊尚花江風吹幕急山雨映簷斜眼底淸虛甚相親一鏌鎁

蔡逕同俞明府往還柬此

相逢會有役來往亦以煩俯首念世網馳心越山樊江潮暮既落野雀寒相喧幸偶良朋駕堪依達者言歸途指城闉夕氣彌郊原苟且留信宿一觴斟酌論

郭外

詰曉出江郭宿霧迷重林江空水復暗野艇聞人音憑車念形役歷險多苦心文法日以衆頑愚爲受侵將遺負公榮微喜畏倚沉有念成獨往無營徹在今式歌杲日出四野懽鳴禽

江上

淒淒江路風曖曖遠村樹愛殺鳴榔人長歌入烟霧

江上送唐氏兄弟

行郭還常晚江聲帶玉珂港帆寒發少村燭夜迎多作吏盜辭拙思家未得過定知康樂輩日自念羊何

立春前一日送王子裕北上

林間霽雪明江上送君行殘臘隨舟盡新春繞路生爰歸東閣選無戀北山銘瓊報兼何寄梅花滿去程

立春日王倉曹張山人集青雲樓各賦

習習春風隔歲生暗知陽氣滿江城烟開亂水千家曉雪霽平林一鳥明綵筆照雲臨檻賦玉盤佐酒繞梅行年來單父多師友却愧彈琴政未成

王遵巖先生自潤寄書佐以漢魏晉唐宋元碑刻六幅洛板唐詩品彙及遊楊邃翁園池詩呈謝一首

衡書落落依江芷具眼徒承許國士製錦誰稱爲學優投瓊豈但聞音喜先生動搖秦漢筆年少曾遭絳灌嫉楚士將忠寄九歌曾臣何道高三點馳書問我潘安花累幅聯編什襲嘉藏臼色絲陳列代陽春白雪彙千家更有新篇詠所適高臺曲水平章宅洛陽名園感盛衰豈爲瞿門悲故迹三誦無能步後塵泰山北斗想丰神圭璋在有荊山璞琢就文章仗玉人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四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五

癸卯歲

夏港西村路作

澗水斜通碧樹陰幾家同住蔚蘿深桑麻過雨添新色
鳥雀穿花送好音信美東南多種作恐經秦漢少追尋
身名尚愧樊籠裏偶爾行春愜遠心

毘陵再餞子裕子裕寫圖志別二首

蘭陵花暖亂鶯啼琥珀春醪出甕携明月還思過江夜
一帆徐落廣陵西

萬里春波促畫橈留君猶勒寫文綃他時江閣重翹首
挂向東風對柳條

張水南學士自金陵枉書兼遊魏國東園詩奉詶一首

帝城春色擬蓬萊碑影何須避俗猜萬葉山河延麗藻
六朝雲物付深杯論文却恨追隨晚念別頻煩問訊來
江閣此時堪騁望浮雲已散鳳凰臺

青暘舟中有懷

積雨長河溢青蕪失岸瀋帆檣凌浦樹鳧鷺戲入門巷
幔五湖興烹魚孤客尊思人對蘭芷莫認澧和沅

過無錫柬萬明府

共說君爲政風流似古人琴張聽訟處詩詠看花辰鷄
犬千家靜桑麻百里新梁溪如可棹莫負惠泉春

過金陵兵曹王子裕見示北遊諸作

送君春雪楚江頭今日相逢帝里秋官自乞南非避
地詩多擬古似懷愁權尊樞密資留部江險秦淮控上
游邊塞只今勞旰食好陳三策效嚴尤

金陵張臨溪給舍蔡白石刑曹諸同鄉招遊魏國東園

開宴選文園閑花秋尚繁物華臺上閱鄉事酒中論倡
和陳思客詩書郤穀門祇愁明發別何處奉高軒

江陰應召北上道句容徐明府留款

路逢賢主倍情投況近華陽萬壑秋喜爾循良如漢吏
何人展轉憶并州空庭月白雙杯進遠道風寒一劍遊
生遇明時須努力漫將去住動離愁

秦淮雨阻宿鄭豪寓

薄游聊且稅車輪京陌逢人是子眞旅鴈數聲江上早
客愁千里雨中新酒因寒夜無辭滿語共鄉音覺轉親
寶劍雌雄在行李相看休評一官貧

南陵道中望九華山作

客道逢秋盡臨風興杳然高低山上路出沒草間泉橋

斷衙流度林深望屋穿所思僊子宅只在數峯前

峩峯曉發

夜宿峩峯館單車詰曉行蒼林烟未起寒谷鳥時鷩日出遠峯綠入閑秋稼成不知愁遠道山水到來清

過冶父寺

谷轉松林密山藏梵宇幽香花三界雨古木亂峯秋礩磴捫蘿上虛欄倚鹿遊徘徊尋劍跡衣畔赤虹流

又次舊碑元戴韻

冶溪入空界石磴抱迴岑却笑遠行役翻同不住心齋鐘微出塢澗水曲穿林無處師欧冶身慚未鍊金

京口聞笛

誰家短笛弄高秋暗入江風到客舟愁處不知鄉路近梅花飛盡水悠悠

午飯山寺題壁而發

曲逕停征旆青山隱化壇秋高佛日淨塵遠法堂寬鐘磬烟中發松梧雨後寒峯泉分竹引鳥路入雲盤自愧脂車去無能借榻安留詩非玉帶玄度到時看

從臨淮渡河

黄河不可極際曉截中流萬舸風前渡孤城水面浮山陵深積氣海日麗高秋只恐魚龍駭高吟放復柔

大店聞二谷侯君將至書驛壁遲之

木葉落未已賓鴻處處聞言思千里駕只隔一山雲谿路心同析燕亭酒獨醺周詩不違意期與致吾　君

桃山驛

客路逢寒未換衣倚闌鄉思嘆長違柴門幾處烟深淺不見桃花山雨飛

徐州遇雪

客行忘節候見雪嘆冬深山盡南徐路雲愁北陸陰鄉書逢鴈寄驛路少梅尋但憶高齋臥呼尊過竹林

送人從軍

羽檄星馳候火明桓桓薄伐振天聲良家盡實雲中部大將橫開漠北營雪霽胡天鵰影疾氷高漢磧馬蹄輕當年蕩子從人笑驃騎功名一戰成

田園十懷 有序

昔魯仲連欲以貧賤肆志仲長統欲以清曠樂志上之顏巷點沂蒙園伊野皆寔以一身安止至樂備焉非有託而投也嗣後詞賦家發攄隱佚之旨吟紀林泉之跡積架盈几往往而嘉若工部詠江村之畫紙敲針事最實右丞詠田園之落花啼鳥趣最閑尤可咀含以理性情者余

世家郭內畈仁里山深而不僻土沃而不閒族
繁而不爭風淳而不陋雅號勝區余雖早膺仕
籍自足於此鮮所外慕今冬被　徵北邁凍途
少適由徐歷滕雨雪霏霏馬瘏僕痡益切鄉園
之思迺卽家所日有里所共爲祖業民務之大
者一事繹成一絕題爲田園十懷寓納袖中歌
以自遣事儕工部之實而加以切用趣合右丞
之閒而救以勤業若誇豕不知其類息鷃自昧
於高從人笑之非所及顧矣

築場讙笑趂晴晨剝棗亨葵納稼新秉穧遺教矮稚拾
里名堪信是畈仁
右穫稻
戴勝催人浴種喧雨天桑柘望晴溫楊花落盡梁禽至
但聽繅車聲滿村
右餧蠶
山中賣竹裕生涯亦比東陽連理家每傍琴書承舊陰
又從雷雨看新芽
右種竹
後塢前村魚幾陂家家放種及春時莫嫌不識居山禮
樂意惟教蒙叟知

右畜魚
舉俏沙田歲兩收雉鷄飛處綠油油清和社鼓村翁醉
把臂斜陽賀麥秋
右熟麥
紅葉秋然牀壓槽蟹肥橙綠試新醪歲時徵逐多昆弟
數去誰家臘甕高
右煮酒
溪谷涼風韡粟房喜供賓客薦蒸嘗燕秦何獨誇千樹
得比侯封是故鄉
右收栗

野簌曾歌筍及蒲更須菁菜薦酴酥山村十畝秋雲綠
誰以窺園笑懶夫
右桃菜
木犀花放合村香採摘無教婦子忙欲把秋姿羸菊徑
還將世植比槐堂
右採桂
入口香淸穀雨芽山農易粟售新茶源泉繞屋中泠色
按譜堪爲五出花
右買茶
天目山齋藏編卷之五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六

甲辰歲

春日偕省僚遊南郊小憇道院得雲字

朝罷來郊外鶯歌下馬聞緋林澄宿雨丹殿倚春雲醉拾金樞草閒繙玉笈文洗樽泚影暮留興與鸞羣

送沈憲副歸省旋之蜀

漢吏銜恩出紫宸西曹清譽緊朝紳單車別思燕山滿萬里吟懷蜀道新峽雨暗鳴猿嘯晚棧花叢發鳥啼春懸知定省多歡慶萬里無嫌叱馭人

曉齋呈同省僚友

長安宿雨淨春堤暗覺花香逐馬蹄三殿日高鐘自遠千門烟綠柳初齊朋逢北海容疎放官隱東方耻滑稽風暖五陵芳草碧玉壺堪傍早鶯啼

送徐明府改判夷陵

一官仍不偶轉向楚江濱揮手此爲别含情不可陳猿愁巴峽夜草暗洞庭春莫嘆沉淪久時來尺蠖伸

集白雲樓

臺省逢新霽相邀載酒來簾當青岫捲窗倚白雲開柳色含城暗鶯聲到席廻清平稀衆賞能賦愧鄒枚

省中賦得玉堤春曉

赤城餘氣淨芳襲九陌烟光柳葉齊閣漏遥從風篩轉官鶯多傍水禽啼林端香靄浮丹殿花外珂聲散綠堤共荷清時無一事朝回罇俎日相携

客有歸金陵壽親者贈二首

南國偉人白鹿來手栽靈藥滿滄洲自言住近茅君宅學得三峯跨鶴遊

綵服才郎比士衡娛親先向石頭城江魚竹笋春應富日日登臺吹鳳笙

上巳登毘盧閣

嘉節依辰至登臨與不違天開初地勝雲暖暮春衣香雨侵簾度空花繞棟飛試臨功德水絶勝祓除歸

雨霽懷報國寺牡丹花寄松和尚

禪宮榜啓帝城隅碧樹澄溪帶遠墟官暇每多行郭興酒春思就散花居香清覺砌鋪金後色滿祇園過雨初爲語支公開客逕好留青草藉停車

遊報國寺

芳春値閒暇尋樂向空門木裏花枝露杯傳松樹根草香嘶馬逸林暗乳禽喧醉後登高閣諸天近欲捫

同陳羽伯張子文盧秀夫朱汝一孫文楔杜子民飲報國寺松下

客飲松下酒風鳴松上琴共從飛錫地一寄掛瓢心雲度留龍甲花飄布佛金盂知雙闕外亦有七賢林

送順德李少府

遠爲粤徼吏行及潞河春欲佐琴庭治寧愁鹽海身鮫人通市舶蜃氣薄城闉此地饒珠玉淸名好自珍

送顧長治還毘陵且赴蘭亭社四首

芳春無伴忽言歸桃李花開夾路飛京洛豈無行樂處看君終戀舊漁磯

煙水迢迢兩岸春青帆一片落江濱山陰王謝千年蹟君到同遊有幾人

申山雲物憶幷州時雨亭前春水浮壺榼重尋舊遊處憐余已是隔年流

野性由來慣探徵懶將簪弁勝初衣何時買酒蘭亭畔指點稽山醉落暉

春日同省僚遊城西湖上

共有幽林好言遵曲渚遊花前同繫馬郴外一登樓殘靄分青竹新蕪帶碧流倖餘防酒直啼鳥任相留

暮歸值雨小憇演法寺頃霽復飲

避雨過僧院開花點綠苔春衣濕亦好雲氣薄仍開未盡湖邊興重呼竹裏杯悠然空境樂惟畏暝鐘催

鉢魚二首

小院森光寂盆魚伴客身跡槐澄碧影密藻炫朱鱗波面逢人慣琴前聽曲頻雖無江海適卻自免驚綸

盆水映軒幕憑闌日看魚蓉依新荇畔影亂落花餘呴沫驚風動跳波值雨疎滄州稍舍在雲物近何如

送何贋文

長揖去衡陽秋風進客舫爲儒耻干謁仰聖試行藏竹繞吟壇靜花飄講席香雲邊經七澤賦及早鴻將

遊姚氏園

城市忘春盡因人試曉遊暖進花半發風靜鳥相求酒勸淸池曲歌穿小洞幽只緣簪紱在歎息此生浮

送熊別駕之松江

文章丞歲擅才譽此日金門始曳裾宦轍未愁淹枳棘滄江聊喜對琴書花飛阡陌循行處鳥下庭堦佐理餘知爾吏情渾異我秋風早得鱠鱸魚

送朱封君還海鹽 比部汝之父

邸第承懽綵服明青春拜命荷恩榮日邊龍誥題循濕花外驪歌曲已成草綠晴川宜放舸雲飛畫省正牽情還家如入南山社定有銜芝白鹿迎

雨中促盧四曹長遊章邱

花間微雨曉紛紜紫陌[illegible][illegible]春可聞郭外銀鞍堪傍險烟中阜蓋尚離羣百猶未滿籃從吏七不能堪獨賴君韋曲風光天尺五應教取醉踏流雲

省中初夏

拂檻槐陰未滿穿簾栁色初齊鐘斷微風燕舞人眠細雨鸎啼

省中聞鶯

蒼樹薫風午院清吟邊黃鳥故嚶嚶雲深竝喜違矰繳吏散堪來結友生久聽花閑疑欲罷忽聞栁外轉多情何時伴爾春山曲白石朱霞載酒行

聞鶯亂啼窺之得二巢同省僚賦

幽禽米去省垣扉日日花間囀不違棲構芳陰諧友性送聲高枕韻天機羣過別院雲常殘影亂疎簾雨乍稀退食賡歌酬物理一壺堪待晚涼歸

夜過黃侍御協恭宅

有美蘭臺彥千年叔度風邀人明月下置酒碧城東嫩暑收槐葉殘香戀藥叢雖非習池畔爛醉似山公

省居賦得鐘字

散署寄幽跡堂深綠樹重鳥春風韻細花午露香濃客岸吟邊憤齋鳴睡後鐘西山多晚色銜酌且從容

題雲浦卷

水邊茅屋起常遲門裏春山薜荔垂讀罷南華無一事齋心惟與白雲期

題竹溪卷

清溪遠帶竹林迴夾岸春陰淨綠苔轉入前川人不見隔潭浮出落花來

世芳樓爲靈寶許閣老賦

相君池閣甲中州綠野仍兼剡曲幽兩世勳名登八座累朝恩寵溢諸侯雲扶嵩嶽窗中起天轉黃河檻外流却望上台輝紫極漫勞平地訪丹丘

九日酌省中

忽報登高節俄臨視草餘新朋同酒盞舊事憶山居爽氣依簾入寒花傍席舒薊門風雨少好把客愁除

送張子文出守廬州

武林山水開人文張君勁翮凌紫氛相逢逸氣齊中散每出奇篇似子雲畫省移官來白下槐陰竹色青相藉鳥啼吏散日墮樓對客含香吟未罷樓外西山列屏几鳳城蒼翠搖空起座中不可無車公酒後何須醒孔史吾從大夫與君遊傾心倒腹無所留西湖六橋桃萬樹日擬春風弄小舟數載芳名動　當宁廬陽忽報除君

去剖符獨擁專城居露冕爭誇行縣處遙想風流楚國
南循良直北漢張堪閭閻春色饒花草搖筆時時見文
藻莫苦今朝挽别裾明光他日下璽書秋風回首長安
道先寄龍江雙鯉魚

張給事二母並壽得請省覲

夕郎授疏弄歸橈獨向清時賦白華寶誥未乾天上墨
慈顔並照酒中霞星輝南極臨雙婺春暖瑤池發二花
遙想板輿行樂處風光應又勝潘家

送歐陽乾元守廣德

桐水自為湯沐地專城共道得君宜儒門經略誰能似
漢吏循良寔在兹野甸風春頻省俗郡齋花暗獨吟詩
今朝尊酒都亭別又憶他年報政時

遷居請僚友携酒見過羽伯席上有作次韻

太僕街西卜築初竹陰將放草俱除秋清燕雀羣相賀
晝永琴書静與居鐘罷散朝來玉騎詩成霑醉典銀魚
捲簾更待西山月北海中宵座未虛

送王令

魯邑君堪長秋風一騎行圖書東嶽色琴瑟素王聲十
室栽花遍三年飲水清獨餘攀栁思悽惻向南傾

送張國鎮給事還閩省覲

偲郎罷起明光草驛騎凉雲劒門道清時誰願問吾廬
萬里懷親歸及早憶昔公車並薦名士入往往誇張衡
雲間久著循良政海內新傳誦讓聲　聖主施恩先侍
從須來玉軸龍文勑倚門遙慰白頭情伏檻猶遲青瑣
夢秋風南度越江潯武夷山水深復深春園未作扶輿
賦壽酒先將捧檄心笙鼓高堂樂未窮回瞻雙闕九霄
中來勤王事能將母忠孝平生誰可同

八月十四夜集孫五宅簡社中不至諸子

秋色明朝半賓筵此夕開凉風吹鴈度明月照人來良
約誰還負清尊土獨陪陸沉孫楚在不把俗車迴

八月十六夜集沈子由

駐馬禁城邊清風合小筵秋憐爲客瘦月擬隔宵圓露
氣重簾入砧聲遠樹傳猗蘭談吐氣一醉托朱絃

訓湯錄事秋夜感懷見寄次韻

傳詩夜落掖垣扉路轉梧桐閣漏微射策未能輸宿抱
勞形空自覺今非病懷對酒秋無賴客邸逢君晚暫依
江上碧山應結社凉風高臥薜蘿衣

秋夜懷楊山人汝鳴

冀北吳南嘆索居談玄憶對槿花初一官無事常欹枕
千里相望未得書細雨燒燈愁過鴈疎鐘掩戶靜懸魚

夜寒何處泊江上潮落捩蘆龍釣餘

羽伯席上懷子文

西山木落塞門秋雲斷南天日倚樓菊蕋未黄尊莱熱
幾人同上泛湖舟

霜降有事　山陵雨行昌平道中同陳一羽伯

高秋祗行役竝轡出都門雨色連山郡雲陰閟寢園草
衰邊氣入風肅　帝靈鸞蹕室歸如召將何報　至尊

由　楊翠嶺經　諸陵尋九龍池

翠壁倚天開千花棒露臺松林多氣色石路少塵埃谷
轉靈旗出溪深仙樂來龍池探未極只在紫雲隈

九龍池

鴈塞千峯轉龍池九道穿彤亭瞰洲島畫榜宿星躔望
幸花迎日留春鳥弄烟昆明倖漢制興慶陋唐年秀色
西山落嘉名北極懸吾　王少巡幸欲賦薄甘泉

陪祀　諸陵

園陵供薦事肅命走臣工俎豆旋　靈駕松楸隱　帝
宮香凝夜籟急露冷秋山空佑啓餘弓劍龍雲氣尚紅

送太學林生還閩覲母

一經淹旅食萬里問鄉程同學皆先達高材自晚成草
留題柱跡雲掛倚門情不藉毛生檄春風羨爾行

千秋節賜宴

重離五夜燦星躔令節千秋啓盛年問寢初迴龍閣仗
通賓先賜鳳池筵風飄仙珮和瑶瑟樹繞天厨戀彩烟
既醉小臣無以報長歌麟趾載堯天

謁祀　長陵

園陵春薦肅官僚帳殿重門鎖寂寥雲疊旌幢山欲暗
路深松栢雨初消九霄劍氣迴龍馭五夜爐香落鳳韶
誰道昆湖能抗跡寰中川岳此宗朝

送王比部兄茂才歸河中

酒向青門把人從汾水歸清霜下木葉細雨惹塵衣望

闕悲懷璧還山慣採薇前程重回首烟際鶺鴒飛

贈菊莊尹氏

高蹈年來識少微黄花三徑隱柴扉亭皋往往同甘谷
送酒時時來白衣几杖寒姿禁凜冽歲時幽意殿芳菲
余生亦有陶潛好斗米留人未得歸

湯錄事宅賞菊賦

燕京樓臺卜萬家輸盡湯卿宅裏花不分秋風弄顏色
紫莖綠葉紛交加招邀肆宴臨軒圃策馬城南日云暮
在坐疑歸彭澤廬欲採難成孫楚賦戎履銜杯繞猶行
一花一蕋俱有情自今貞意凌千卉不數靈葩雕几冴

應接清華苦未足遍向花間然翠燭綺麗初驚火樹開芬芳似有蘭膏續羨君作吏無塵姿陸隱金門問酒卮更拾嘉英釀百石學駐容顏倘在玆

送沈舍人還吳興

念此歲方晏君將歸故鄉萱游煩結駟曉直罷含香旅鴈隨征棹寒梅作別觴到家春水綠重試米家航

省中新雪

乍聽淅瀝隨風度已見紛紜帶雨飛九陌塵埃無處所千門堂榭有光輝誰爲閭宮寒揮簡閒道邊臣夜賜衣歲歡喜聽新瑞早　君王方啓未央扉

至前三日習儀朝天宮在直不赴

吹葭欲動玄宵氣鳴珮同趨紫陌霜樂演簫韶先候律花饒園游爲迎陽卿雲預喜開書記　衮服新開進尚方獨往省闈吟望切嵩呼聲起建章傍

寄呈荊川先生

荊溪溪上有精廬南國儒生半侍居當日澄江曾枉棹一年京洛已無書靜中樂意羲皇上吟處春風草木餘愧立門牆頻歲月終然碩劣一無如

挽牛子乾

算比一奇士鑽研富五車賦成終不遇名重使人嗟劍息雲間氣毫殘夢裏花南崗渺愁望霜草夕陽斜

省中汪廷節張直卿夜過言且有事　廷詢

門掩栖烏後鐘清剪燭初珂聲二妙至雪意一尊儲漏永將更僕談高正起余油然投轄趣翻在候朝餘

西山雪霽馬上述

旗搖初日禁烟微雪霽西山戍角稀瑞色樓臺千嶂入高風鍾鼓片鴻飛臘寒漸傍壚頭減春意疑從樹裏歸莫向侯門聽玉笛梅花零落釣魚磯

敎郎中審錄兩浙孫開府繪大地陽春圖贈之因爲賦此

門外層冰高逼仄堂前忽放桃李色條風吹出萬里靑一片芳菲草如織是誰圖此侑皇華虎頭將軍今顧家丹靑代布東皇令遂遣春光遍海涯春光一落使君手玉勅金符映前後陰谷須令活朽枯通衢豈但妍花柳曾聞六月有飛霜三載不雨東海傍帝意分明抉寃憤由來欽恤尊虞皇乃知贈鞭不足謝足練光華傾闕下聞道流民曾繪圖何如把筆回玄化

題俞比部祖德卷

惆悵梁溪上沉雲莽宿立五悲將婦去四教爲孫謀舊事鄉人說新銘邑乘收籯金世何益歌此播前脩

送敖憲副飭兵太倉

玉節金符出漢京中朝執法舊知名江南不少丘丁士海上今開萬里城錦帳投壺登壘夜樓船吹笛下江兵封侯何用俱投筆指掌龍韜氣自生

天目山齋歳編卷之六

天目山齋歳編卷之七

乙巳歳

人日諸僚友過集

草閣邀賓鸞玉盤香街駐馬散金鞍杯濃共向筵前壽花早爭從勝裏看苑雪晴含仙掌色庭梅夜送綵毫寒薊門春事于今好還待東風約棌蘭

立春日　廷燕

禁苑乍看回淑景初筵同許慶韶華千官競捧宜春酒五夜新裁獻壽花玉饌調梅分御氣天香出樹散宮霞傾陽自識羣心樂　聖澤年光總未涯

山東葉方伯具慶迎養

祿養還從色養申紫薇花下白頭人星堂竝棒龍章重萊服仍看鶴綬新酒近泰山堪獻壽歌傳棠樹正逢春

元夕宴沈戚畹第

朝來鐘鼓開僊宴青鳥翩翩引上賓邸第風光似富平依微宮漏隔華清春燈映月花千笑夜瑟傳觴曲幾成客醉金屛梅氣暗山廻火樹雪寒輕列侯親寵如君少歌舞年年荅　盛明

和宗伯存翁十四日立春　廷燕次韻

東風轉處禁荐偏閶闔香中綺席連春酒出宮俱是

卿雲籠殿總非煙皆賞葉向明朝滿苑樹花看幾處先
莫訝四聲追喜起蚤知五禮典才賢

送唐使君之廣平

青陽餞別鳳城東花外都看五馬雄露冕正宜行甸服
疏屛先已屬宸衷潤延漳水才堪大春滿叢臺政已通
漢吏治平誰第一自來東海入扶風

重遊眞覺寺

野外共招攜登寺狎鳥啼樹深曾到路水淺舊遊溪濁
酒傳僧鉢香苔散馬蹄醉歸城柝動蘿月滿春堤

送南司寇東洲屠公

端笏垂魚八座榮春風初暖出承明羣仙祖帳花間別
五兩歌橈樹裏行　聖代化淳寬漢法金陵地重配周
京鍾山好去瞻弓劍雲鎖芙蓉十二城

贈童醫

負擔遊京洛家家倒屣迎山中種杏業市上入壺情月
午燒丹坐風春採藥行何能廣君術一爲起蒼生

挽江盥味淡何公 公以正德巳諫南巡死

仗義艱難叩帝居回天當日竟何如空聞折檻旌臣節
忍向遺編讀諫書賈誼憂深雙涕日屈平忠斷九歌餘
至今祠墓梅山畔拱木風烟慘未舒

送萍文牧轉運福建 文牧尊人司空公牧揚州有異政

卮酒春城曉送君遠烟楊柳綠紛紛司農鹽鐵南中賦
公子才名浙下聞山上客程邊荔樹海頭官舍對鷗羣
楊州好去求家教太守香祠護白雲

慶源堂爲松皐許公賦

傑構榮名映台洹秀色廻家聲清萬石世業富三槐棒
誥雲花麗藏書壁象開河流縈邑去慶澤此悠哉

聞人尚寶大父母竝壽

共喜重闈開壽域竝看華髮照孫枝恩濃周室人爲瑞
春暖虞江酒及時嘉氣入筵明綵服和風繞戶韻朱絲

京華此日傳歌曲不比青鸞渡海遲

送汪儀部遷南尚寶卿

幾年典禮辯三千南國符臺寵命專選士兩開春殿榜
緒書曾從石渠賢長江卿月迎行棹暮雨朋尊戀別筵
吏隱清華饒覽眺新詩先就燕磯邊

東玄石舊省長玄石在省嘗種榴花詠春鶯

雲司吟和倍情牧春日移官隔鳳樓花影漸看簾外滿
鶯聲猶向樹間求時尋藥物供多病獨覽圖經當遠遊
莫訝五陵車馬盛子雲寂寞不知愁

送張鴻臚使閩諭琉球國人兼寄令兄水南學士

近臣銜命出天都　聖德懷柔到海隅紫殿丹書傳萬里秋風乙夜過三吳相逢父老為文諭所至川原駐馬圖若道東山問康樂幽棲真勝玉堂無

湯右卿論舊有作次韻

彈琴舊領江頭邑弭節同遊竹裏堂雙闕恩光聯劍珮一尊蹤跡感星霜香街細雨春衣薄小舍寒花秋夜長見說吳中蓴菜熟歸心先逐白雲翔

寄南垣萬懋卿

經年喜爾尺書將江路悠悠江草芳昨日吳中傳去愛近時白下有封章月明陵樹春行郭雨落臺花夜對牀

薊北自憐趨省客不逢猶欲賦長楊

王學甫述襄垣王孫西軒雅致因東寄

西軒敞向晉城偏大雅名傳漢國前檻牖千峰開畫障圖書一室散爐煙有時醴酒延高士何處丹經問列僊久識應徐能倡和投桃聊藉白雲篇

白崖圖歌贈尹德卿

白崖子西江彥十年閉戶禾水濆一朝獻賦明光殿晝省鳴環與我遊高情拚冉懸滄洲故山猿鶴不可問調笑恐取移文羞貌出崖居煩妙手宛見山巒屋前後青天霞氣滿石林白日泉聲亂窗牖憑君指點蒼泓問巽峽隱映天湖山千巖碧荔樵關小百里清溪釣艇閒崖圖可對崖居遠側身南望孤雲飛京華軒冕日紛紜一曲誰能醉嵇阮吳生最是愛山人睹此崖圖顏色春何時親見此崖好拋却崖圖拾崖草

送孫武選謫官嶺右

傷情為送遠遊人潞水秋風一問津盡道諭兵似孫武何勞作賦弔靈均過家還買吳中舸報國無輕海上身來往好收琴軫在羅浮花發早尋春

和劉伯鄰賦得玉簪花

誰人能種壁此日發為花折取搔無力看來削不差顏

宜照何晏香可報泰嘉不有詞成雪將何稱物華

送尹德卿使事江北

淮南木落楚江蕪節使臨秋出上都莫道經書非飾律本來法吏合倫儒霜前白鴈隨旌遠湖上青帆映月孤聞說東南饑已甚還朝鄭俠有新圖

九日集省中晚且登城南樓得風字

地僻塵事少天晴令節逢俸餘堪買菊冠正不嫌風小院深叢木疏蕭度遠鴻登高還有興留醉鳳樓中

贈王光祿使事江左

帝城雲物淨新秋建業清華愜晝遊供奉暫辭分禁路

登臨先上閲江樓天長鴻鴈催鄉信寒淺蒹葭綫客舟
何地望京横奏牘東南處處苦徵求

九日同僚友登城南樓得秋字

憑高同向鳳城遊歷歷青山殿閣頭樹裏驂騑千陌晚
雲中砧杵六宫秋白衣酒至因尋菊烏帽風微更上樓
共喜盍簪逢盛世吳歈不惜混琳璆

喜徐子弼至

飛舄吳中别揚鞭闕下逢問年增感慨話舊失從容氣
合千年劍曹分五夜鐘凉風重九近堪醉菊花叢

題葉舍人椰亭卷用蘇中丞韻

含香使者鬢初星懷土年來爲椰亭椄葉自堪遷谷鳥
飛花誰遣逐江萍相思宛向門前見未折先從笛裏聽
自是禁垣留杔乘移文何以報山靈

冬夜陳羽伯席上卽事得鴟字

寒城暮柝静棲鴟晝省歸鞍度狹斜燒燭試傳迎臘酒
開筵還對傲霜花自嫌疎懶通朝籍莫惜驩娱荅歲華
慱米題詩怨夜永從 不投轄是君家

豢豭求思爲孟倉曹題

百年負米抱餘悲易水秋風墮泣時擢桂早知三賦續
仰橋猶嘆一生奇編摩不忍瞻遺草講習因閒有廢詩
更禀饑金無所尚郎君清操比漣漪

送嚴李瀾遊南雍

結束南歸寶劍孤朔風吹雪滿征途吳中舊識尚書裔
白下新稱祭酒徒鍾阜雲煙臨展卷鳳臺花鳥引提壺
此行若擬承明獻先學班生賦兩都

席上同陳比部贈吳山人

忽見吳門客因招帝里隣堂開雪後宴酒棵臘前春
五嶽新詩富三江舊業貧自慚非大隱却對白綸巾

贈别同年曹毅父

栝蒼初試治蒲才未路其如貝錦災似爾時名宜自保

只今法吏轉多猜相逢徒把王陽綬欲去還登郭隗臺
莫問當時看花處朱顔巳隔十年來

送陳員外得請移留司

薄遊非敢厭承明爲喜秋風水國行試地且辭馮翊侶
還鄉非乞會稽情寒潮急處尋八渡暮雨稀時過石城
把酒遲遲予未去壯心空慕請長纓

臘月得楊汝鳴書且惠石刻

得汝辰州信秋深逐會稽湘川與衡岳登涉幾留題鳥
跡貪仙碣雲叢倦客藜歲華兹忽暮署雪重栖栖

歲暮懷諸季

別思三年積歸心萬里懸書鴻滯臘後夢草發春先綵
閣花粧服青山雪映編清時禮樂賦遲爾祖生鞭

城外訪莫子良留酌

雪後歷東郭殘聲採白雲因傾栢葉酒更出兩都文市
筑寒誰擊牀琴夜一聞松蘿吾業在還問故山羣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七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八

丙午歲

贈徐子弼入諫院

青春花柳滿皇畿誰獨銜恩拜瑣闈四海封章新載筆
十年賦草舊餐徽晨聽玉漏趨丹扆暮帶天香出紫微
聖主宵衣思董正袖中彈草莫須揮

送南主客權守保寧

多君才學擅春中禮樂親逢一代隆方籍時名典屬國
忽承恩命出南宮雙旌曉動都門雪五馬春嘶驛路風
他日勳庸追漢吏先稱爲蜀似文翁

莫子良入禮部簡寄

報子典文昌春庭桃李香夢回宮漏近吟切禁雲長事
少高朋集書多別館藏倘逢休沐日為我具壺漿

元夕後子良見訪因同過李員外夜酌即事

閒居祇憶詞場彥見面惟賡燕喜詩踏雪林西同曳履
看燈節後促傳巵星垂苑樹臨彈劍月轉城樓照奕棋
取醉醻辰無更惜春寒已散鳳凰池

姚惟貞行人使便壽母

湖南風播栢舟詩春日筵開王母池欲識綵衣晨省處
即看駟馬耋遊時堂鄰震澤滄壽近曲按瑤臺進酒遲

未許閒居能作賦還須扶侍報彤墀

大夫行送翁孺叅審錄江西

大夫弱冠稱文儒射策早向明庭趨時人許為鄒枚徒我 朝法吏尚經術大夫遂署西曹秩自是詩書堪飾律京師首善獄訟清省院人稀芳草生陰陰綠樹啼山鶯大夫讀法有餘暇對帙揮毫無晝夜吟成眞可凌陶謝嗟余懶慢與君好細雨清尊閒共倒春來竝馬花間道今年何年君外行 聖主宵衣念八紘恐有刑罰乖民情璽書昨下承明墀使臣十道分符馳豫章重地推釋之比來外吏兢羅縶密法深文如束濕一牘論罪連

數十豈謂鷹鸇勝鳳凰欲伺臺臣求薦揚遂輕民命同粃糠此去平反除一切莫言直道難宜世須令白日開陰翳巡遊更踐山水約香爐五老俱登却題詩幾上滕王閣懸知王事獨賢勞全活人多蒙上褒治家還把里門高

劉郎歌送伯鄰審錄畿輔

劉郎磊落國士姿少魁三晉登堯墀裕州試政一何好召入西曹君獨早西曹讞聽復傳名法星夜逼徵垣明更有閒情臨卷帙吟詩堪繼文房聲錄罪煩君去三輔腰間新繫官家組騑騑駟馬出都門奕奕雙旌開使府

燕山百花方爛熳春衣日日行山雨莫言案牘常紛紜外邊掖獄多深文莫言觥散堪持位論法元須諧衆志卽使 皇慈遍下垓青天赤日行蒿萊無令刀筆困蒙昧共道干將利斷裁拔事歸來報 天子岩廊功業從茲始更起高門汾水濱古來種德重活人

贈杜郎中子民審錄廣南

省郎銜命下青霄驛路和風變柳條遠奉天恩令解網正逢春水好揚橈雲中法曜三台映嶺外歡聲十郡調豈獨司平如漢尉采風還擬報 神堯

送鎮山朱君審錄南畿君昔令婺源

夫君仕學蚤相成簡命懸知重好生雪後星槎連夜發花前天詔帶春行西曹尚貯楊雄草南輔先傳定國名若過舊遊多駐馬謳歌重慰去思情

送孫文楘與告還菱湖二首

君胡歸舊林因病免朝簪店熟黃粱飯山迎綠綺琴花飄離袂急雲隱去帆深太息春明餞相思難重尋

吾湖山水好君況住湖湄蝦菜舟航市桑麻雨露時息陰尋舊樹療疾茹新芝歸及蠶眠候貧來好賣絲

寄懷朱純齋隱君

念君歸去已經年谷口為家學種田梂藥定知逢石髓

彈琹自合對山泉窻遊麑子初醒夢溪漲桃花欲泛船懶向朝中通問訊不因知巳問魚箋

送吳山人

山人本是愛山居到此因乘涉覽餘片牘爭傳遍卿相一身爲伴有琹書雨中自返春江棹花外仍牽舊里車他日五湖需釣侶念余無計解朝裾

送澄江陳君赴雷廉兵憲

粤南憲節重逶巡萬里風雲曳繡紳林壑經春饒瘴雨市塵行貨雜番人清貧未弛圖書檐歠髏無輕鎖鑰身此去喜逢鯨海晏年來况罷採珠臣

題玉泉圖

萬疊峰巒鎖翠霞飛泉散落半成花山房四壁珠璣滿靈氣應將俗駕遮

題李三溪畫扇

春暖谷生雲岩巒渺不分漁舟膠遠浦書閣敞晴曛棹響沿磯轉禽言隔樹聞倘非江海客能此謝塵氛

壽葉城張恒山司寇公代石塘閣公作

勳業曾看柱廟廊幾年歸隱舊柴桑敷榮巳見庭中桂卻老能傳枕上方雲裏台躔輝壽榻花前玉醴薦春觴西曹追憶樞承日遥擬恒山作頌章

西省堂右舊有怡椿軒春岡劉公幼嘗侍其尊人怡閒公于玆今相繼爲司寇感懷賦詩屬曹和之

西省重登賦大椿庭標如識舊丰神由來劉向經堪紹巳見于公宅更新勳業異時同勸畀義方今日尚書紳流芳只說三槐記繼美須看八座人

送王偉純擢南京光祿生仲子甑濱先

數載南宮集雅容識鉅儒才高周廟議學富孔庭趨卿綬分新省官帆指舊都惟餘離別意歧路立斯須

送甘司空馳驛還蜀代石塘公作

東山忽動薜蘿情北闕新辭綬晃榮花笑錦江迎去棹雲開巫峽引歸旌恩光獨借郵間路勳業方看鼎上名莫爲息機忘報主徵書元重白鷗盟

壽徐素庵封君

嵩洛傳聞多列僊如公不老豈徒然周顒免仕無文誚劉向明經有子傳雲擁恩章垂曉閣花臨壽酒拂春筵最難錦服爲萊戲賀鳥塡門傍日邊

王學甫邀集盧家園郎事

多君休沐遠招携錦席華堂日未西雨氣恰因銷暑至鸎聲無奈傍人低花爭茉莉狂相戲酒飲葡萄醉不迷

餘興可堪還卜夜禁牆楊柳月中齊

經西海子馬上占

閒行豈為趂芳菲湖水東看入禁闈樓閣倒涵千樹影笙歌深駐五龍旂榴花歇雨新經眼草色搖沙欲上衣通籍十年惟混世羣鷗何事亦驚飛

夏夜集陳羽伯宅

雨過氣將秋殘花綴石榴長安塵鞅歇大隱友生求爭席時為長彈棊不辯優久知機事息非興醉鄉遊

題盧員外春沂卷

鼓瑟高賢不可尋千年喜爾嗣遺音座間自覺春風滿

川上還同靜者臨中歲出山趨薄祿常時避俗養玄心憐余亦有疎狂癖何日風雩共浩吟

題俞樹德扇景

茅堂瀟洒石橋廻絕壁雲霞映水開飛鳥吟猿伴終日何人又蕩酒舡來

壽龍遊尹封君 配並壽

山翁不與俗相求住傍岩潭到白頭行樂自扶花外杖忘機長伴水中鷗盛馨已副傳經托汗漫將為採藥遊琴瑟況宜偕老日鹿門深處有丹丘

送樹德使事江南

與君萍省吟槐竹送酒家僮日不稀一道僊舟乘去舫九關秋雨戒征衣蘇臺殘柳行邊盡澤國新鴻到日飛莫向閩園淹使節上林詞賦待君歸

九日過羽伯看菊

客裏年華不自知為逢風雨憶良時驅車敢謂衝泥怯解佩寧令換酒遲巷靜巖城傳擊柝夜深華燭照題詩莫道登高殊此地幽懷併在菊花枝

次日再集盧中使山亭

昨夜同酬黃菊花尚餘幽興過東家小山雙屐防苔石虛幕摹烟起樹鴉散署官閒堪棄轄高城月滿不聞笳

自非尊酒寬鄉思寧遣秋風滯客槎

酌白雲樓中

登高有餘興來上省中樓牕外綠蔬滿尊前黃葉流官閑疑共隱雨好不妨秋鄉思生還歇終因戀　帝州

送方職方禹績守山海關

少年慷慨佩吳鉤邊海戎機屬上游棨戟巡行時緩帶山川指顧獨登樓材官騎士防秋勁羌管胡笳出塞愁把酒論兵人共羨書生投筆欲封侯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八

丁未歲

春闈校藝

雲烟深鎖聚奎堂淑氣蔥蘢晝漸長玉漏遙聽雙闕外墨香如在百花旁風前閱駿驚殊態夜裏探珠覺有光自是橐征陽道暢誰誇門館得羣芳

代石塘冢宰和相公東閣讀卷韻

昨夜霱雲報聚星制音雲捧下彤廷文章五色登賢俊禮樂千年際　聖明繞樹禁鶯春正好出花宮漏曉偏清疏慵何幸叨供直瞻望蓬萊瑞氣生

三月以室子之變乞歸將發別舊游

南鴻悲失偶況爾復離羣澗水生春藻旗亭駐曉雲看花眞濺淚把酒易成醺後夜懷君處鐘聲天上聞

石陽陳子遣使導行贈謝一首

朝端避近陳京兆驚座何須歎昔賢不道由來見荆玉多奇終自顯龍泉江南舟楫愁仍發洛下文章遠更傳古道論交誰寂寞出疆頼有候人先

得請送端兒還家別出餞僚友後車上感懷（四月三日）

兩歇都門花漸稀歸人臨發反愁歸忍經舊路看芳草漫倚離樽戀夕暉孤鳳不成栞上曲三春未理篋中衣

今宵杉紡登舟處稽首　天恩望紫微

潞河有感

河水將愁思水流愁不分携兒登去舫呼弟望行雲花盡驚時改程遙畏日聽關關洲上鳥何事使人聞

晚發新安驛

長河風雨一帆行樹裏村燈近漸明逝水傷心無計挽呼童只問到家程

携室人覲及瓜洲逢五日同弟寅仲口占

客舫愁心未好開況逢佳節大江隈去年尚記茲辰事京邸同懽文葉杯兒女佩囊看手澤弟兄涕淚灑粧臺臂絲浪說能長命卻使人生逝水哀

湯別駕築峴山逸老堂爲吾湖謝政諸公脩社地邀余飲其上賦以謝之

看山治事羨君才逸老堂成及我來湖岸牽車驚野鶩市橋吹笛送新醅松陰竹色清堪把漁唱樵歌晚互催自古耆英傳洛下塵容何幸一登臺

初還鳳林從家叔泛觴溪曲

問李尋桃識舊蹊阮家深處竹林齊興來藉草三農伴日暮流觴九曲溪洞口落花隨酒泛風前啼鳥近人栖聊知避者同河朔敢道題詩學會稽

時雨喜作

夜來時雨長溪漲傍水柴關出釣竿秀色共瞻千畝盛豐年早動萬人歡天開景物愁俱散身到鄉園夢已安習習涼風生桂樹高堂酒盞日團欒

中秋日壽叔清池翁

幾日鄉園息錦韉一觴因得薦華筵堦前綵服明松竹池上涼風動管絃桂楈正堪和酒味霞文時自映鑪烟追惟可待青天月此夕同看百度圓

九日隆安山晚歸感懷

故園佳節黯生愁何處砧聲又暮秋淡上青山徐曳杖尊中綠酒厭探鉤後先暫得依兄弟應對何須辨馬牛興倦好同歸鳥去竹蘿村逕晚悠悠

湖城會俞廉訪樹德

法署從君檢阜封相逢何意雪川東手姿已惜樽前異談笑還疑夢裏同實劍星文寒欲動銀釭花蕋喜偏紅共指外臺明鏡在不寃盆復羨于公

遊隆安寺

深林隱梵宮萬壑響長鐘亂泉穿白石獨鶴舞青松施飯堦眠鹿談經洞出龍童時讀書處復此浣塵容

移瘞安人櫬停茅山因宿哭之（臘月十一日）

翠屏紫嶂鬱崔嵬寂歷茆齋思轉哀念汝短年真理外好知此日是歸來雲成衣影高還下松曳琴聲去復迴最是多情山上月清光終夜照泉臺

立春後放舟訪孫五文發

春風夜轉峴山隈岸雪溶溶間落梅試買扁舟弄新水秀溪何處草堂開

遠水孤村半有無輕帆一片下菱湖相逢莫說西曹社怕遣離情滯酒壚

題山寺

四壁薜蘿陰禪房棲翠岑苔封蛩砌古雲鎖鴈堂深花雨春浮戶經聲晚出林前峯上初月何異佛燈臨

天目山齋嵗編卷之九

[illegible]山齋歲編卷之十

吳興吳維嶽峻伯著

送歐陽廣德考績

百里烟花桐水濵耕田鑿井待行春來時已見歌廉范
去日同思借寇恂
報政如君世所賢姓名聞向御屏懸却嫌琴鶴猶多事
疋馬東風朝日邊

早起呈家叔

播穀聞農告曉牕開薜蘿鳥聲歌枕近山色捲簾多梅
剩春前盡溪增雨後波玉華亭館好雙屐近如何

樂壽亭三首 有序

鳳林稱山水之勝而亭當其最勝處自余馳宦
轍遊者遂稀遲路漸蕪花木失款匪秀景之或
匪緣良會之鮮倡去年與告還山蔚蔚愁役未
暇問之今晨起南樓中為送春聲山呈新翠悠
然興懷玆亭廼命童子掃石治具奉家叔邀諸
昆弟登飲甚樂而余則又動還　朝之色矣喜
春華之方暢感舊遊之始續爰賦三章以希再
往

開歲始登臺青陽應律回臘容除岸柳寒意盡溪[illegible]
犬泰時宅芝蘭謝氏才今年花發早猶把玉卮催
夙昔嬉游地徐徐試復尋竹侵苔逕狹藤覆石牀陰斗
酒共為樂春山正可吟芳菲分日賞莫只羨腰金
曲榭俯清波參差杖屨過岩花槊讓捕澗竹倚同歌名
比諸荀劣林歸二阮多簡書知可畏其奈此山何

贈東壖范老

幽棲小築傍溪壓白石清沙件百年衣薜每驚城市服
種梗長買郭門田花間短杖時携鶴樹底芳樽獨聽泉
几席相逢顏色好由來能悟養生篇

春日侍家大人遊玉華山相從者前渠二十二叔

楮塘歐陽文奉紀二首

園中杏花紅欲然溪上柳枝綠已鮮此日踏青試雙屐
南村沽酒傾百錢春寒鷗冠未及換路滑鳩杖時相牽
負米長令趂休沐丹丘誰復羨期佺
丹丘誰復羨期佺玉華樓館行羣仙松扉乍起鹿還臥
石磴同捫鶯欲遷戛竹歌清桉古調呼盧興逸忘高年
惆悵鳴騶候驛路棒觴且醉蒼山烟

丹陽道中

雲陽驛下海鷗飛吹笛揚橈雨乍稀綠樹映簾行不盡
炎氛近水覺全微貪趨魏闕占風候纔過吳門換客衣

遂底一尊聊自酌勞歌空憶北山薇

鎮江陳刺史邀登甘露寺

鐵甕城高鼓角雄使君談笑藥王宮樓橫江上延多景名樓路轉林間出太空千里帆檣南北浦三山鐘磬往來風登臨未盡蒹葭詠行役牽人嘆轉蓬

五日京口放舟逢競渡

聯哉江海觀麗此朱炎節杲日升鰲峯驚潮蹴鶴埕文舟楫齊附疾風舟箭發奔浪狹遊龍懸竿射飄雪橫洲截荇過曲浦隨流泝山隈瞥欲飛挪際看將滅賭勝罷沫中櫻錦斂人列俗沿沅湘餘景益金焦傑旅役逢遨

嬉離憂一以輟

過呂梁

春水樓船起雪中三旬纔過呂梁洪急流帆正憑風力砥石波懸見禹功萬里轉漕通斗極千家震撼俯龍宮山青雨歇前洲路坐聽漁歌荻葦東

徐州初入漕河喜賦二首

十日洪河舫悠然漾水心計程詢傳吏脫險報家音草色迎牽纜山光映撫琴冷冷客中興春此川上吟

四月辭鄉邑三旬尚旅程放舟由石牌看樹過茶城波霽催詩雨林喧送客鶯朱明多氣象漸近日邊行

過沛邑時邑新城

去夏曾經沛國河南薰又送客帆過樓懸雉堞雄新築草没風臺空壯歌落檻洞泉晴浪碧匝舟汀樹午陰多因慚遠道牽纓紱暫逐澄沙狎鸛鷺

南旺懷棣塘陳公公嘗視泉於此

思君重讀龍行詩花老鬚眠過訪時此日獨趨金閘路翩然遠念玉山芝舟經分水閘遺頌望入停雲阻舊期夜雨紫梅溪浪漲未知蝦菜更同誰

宿棗林閘下

懸水自非三十仞却因狹岸辨回湍輕舟早已維雙纜

枕有喧濤夢自安

觀河堤楊柳

方舟越曾橋眷彼嘉樹林千株列成行五月密作陰上有好鳥歌鳴蟬雜其音蓬窗遡清蔭矚焉開煩襟何當返茗上觴詠延同心

新店至石佛閘道中

楊帆楢濟濟鳴榜泝夕流喬林蔽脩岸芳陰介中洲南寔敞襟袖微風開棹謳豈不憚行役覩此成夷猶雖非濠上漁亦當濮曲遊

任城過鎮山朱文析簡先寄

綠楊烟際度鳴蟬津上喧聞法使船相遇尚然違一水
無書何必訝三年

留安平會嚴執甫水部余時戒飲

喜汝清聲滿道周端居河上日悠悠閒鶯正動經年思
出浦因維隔夜舟別院雨涼初置酒遠山雲白共登樓
憐余肺病淹佳興翻向同袍惜勸酬

壽東溪居士新建丁中丞兄

世網能超樂未央五溪亦是採芝鄉花深南浦青春杖
霞暖西山綵服觴肘後桂書顏已駐市中騎鹿姓將藏
家傳正是丁寬學曾並燕山作義方

鄭官兒屯書事

茅屋數家村孤舟泊與隣浪紋迴曲岸雨色暝遥津客
思遲魚素鄉言狎榜人行行近京闕胡乃亦悽神

宿𠕇家村

今夕何夕天氣涼扁舟六月水中央向來炎晝喜如脫
颯爾清風吹欲楊柳外茅房靜雞犬波間明月邀壺觴
華星的礫在洲渚疑是銀河落我傍

柢潞河二首

孤蓬暮啓渺臨河月出風生水漸波川路適同三伏盡
禁城遥見五雲多

明朝踏馬趨丹鳳此際停舟倚白鷗獨立南風延眺聽
九天鐘鼓落滄洲

陳子兼水監泛舟通惠河相送

趨朝纔脫江湖泛載酒仍同舟楫遊路近國門瞻御氣
人乘天漢擬仙流轉輸劉晏名還舊好事陳遵仕已優
鐘鼓嚴城催客進一杯猶為贈吳鈎

送黃生士通還晉江二首

上國辭親一棹迴少年文似左生才黃金臺下多豪俊
賦就長楊好再來
楊子江頭潮長時吳趨踏月秋夜遲錢唐兩峯遊不足
更挂青帆向武夷

還京臥病雨中作

飛葉朝來歎井梧壯懷輾轉竟虛無隔年京闕身重到
半月秋風病未蘇才異文園空患渴心懸幽谷久成愚
方書檢罷無餘事涼雨蕭蕭對藥爐

病懷

煩痾違客願虛館閉秋風薄祿非長戀明時豈易逢鐘
殘寒雨外鴈過遠烟中舊業金峯下南窗菊幾叢

雨後嘆交游無問疾者

病覺秋無賴庭因雨益清窗中聞木下草際聽蟲鳴亦

有綢繆友而增寂寞情徘徊還就枕微月轉深更一

齋中偶述

飛雨蕭條捲幔中鄉心此際更開鴻養痾幸借閒曹秩報主徒希國士風庭下寒𦬊放蟪蛄苑邊秋色老梧桐吾廬三徑盈難問浪說憂時擬大東

餌藥

暑暍事舟楫長途良以疲薄言息都市問謁紛驅馳鐏罍盛招邀詎意為疾𧴪經旬臥痾痒好客乖襟期玩世素耻朔養生未儕嵇涼風變物候庭雨下如絲命薄甘自退時吕難遂辭且復餌苓朮藉以益吾脾

畢子石以松江同知聞元科以淮揚轉運入賀

夜過

兩賢何落落謫去竝來朝拜舞儀重習衣冠塵未消夢回三泖闊家寄兩淮遥相見還相別微吟慰寂寥

汪丞別 有序

光祿丞青峯汪君以壼內之變得請暫還饒州而余也丁未之歸寔同君事君過言別淒然感懷遂成贈章蓋變色有同談虎而蜀辭不暇恥蟲者也

君行人共惜獨我惜君深以我去年事知君今日心長安城下單車發碧草襟袨春雨歇潞水孤舟夜半開招魂賦向舟前月乗流蕩槳心轉憐洲鳥關關聲近船彈琴誤入雉飛操翻經欲廢雞鳴篇家裏傳聞半疑信我歸及門懶向前童頭兒女駢攤膝對君說此猶潸然君才非我薄君數同我奇我來方欲與君好有詩共談酒共持胡為一旦遽別離我將舊恨槁為辭握手臨岐歌送之

戲索汪君小杯

君為浮梁人滿屋浮梁器比余病起開涓滴大爵深既不稱意涼風正起草木衰欲托微醺寄所思君行且向浮梁去有小酒盞留我為

聞簫

禁城秋夜月如霜何處簫聲落洞房咫尺上林雲氣紫梧桐深鎖鳳鳴岡

寄懷王僉憲子裕 子裕以親老致政且旁精繪事余得共歎惝

移官栢府方推望返棹梁溪與若期畏道王陽元盡孝挂冠梅福早卑時惠山常作行遊障震澤翻為宅後池京洛風塵秋忽暮相思惟詠畫中詩

送鄭東陽

腰垂墨綬赴金華山水中開令尹衙贈別可憐秋在柳

入彊應見兩隨車公餘花滿彈琴處城外溪清釀酒家
勾漏亦知難似此壽人有藥勝丹砂

病起訪王汝一城外禪房二首

曠別促招尋寒風和梵林敘年思往事對酒寫冲襟齋
殿罷朝磬松扉澄夕陰未能留信宿辛苦繫朝簪
之子尚郊居塵沙日掩廬良辰思見面病骨且驅車立
語深庭葉留餐遠市蔬瑣闈虛席待曾草救時書

主客莫兄寓待菊數種約月夜過看

我屋東籬花別來繫兹懷春卿忽枉約夜識何當乖初
寒入郎舍暮節紫霜芰披豁陶潛興將須明月齋

雪中早朝（是日爲大雪節先夕內殿祈雪）

趨陛承恩雪未闌騰凌千騎集長安雪因應候眞成瑞
恩有傳貂自却寒灑灑凍花沾玉珮微微曙色動巍冠
步虛欲徹昭儀唱鐘磬聲中萬國歡

徐衛使襲職歷覽朔塞還溫州

三十橫金氣吐虹建旗仍得駐甌東雕鞍曉度蛩狐月
羽箭秋鳴戲馬風善用父書堪制閫新霑　朝命願平
戎只今鯨浪掀閩浙到海先邀第一功

王比部宅會謝榛

山人自疎節岸幘縉紳前敝服市中隱新詩海內傳涼
風吹戶幙殘菊散庭筵豈是知音者容聞山水絃

冬夜集朱東原宅得泳字

出省罷塵牘置酒遵社令文駕肅戾止僕夫旋告屏烹
羔膾鯉魚肴簌一何盛客座傳深觥軒月澹相泳放舒
稽阮情朗暢高岑詠藻辯互陳發引經析其橫難爭奕
次雄共擬杯中聖四海併一莛清時良以慶夜深起言
歸嘉樂未終竟

張汝玉冬夜出諸姬燕客席上各賦

主賓都好事投簡墨花騰興發春前酒花張雪後燈交
情聯四海詩法辯三乘夜半聞鐘漏雲深苑樹層

東原敬所二丈招集三栢堂不赴

病酒朝慵起誰傳畫省書栢堂鐏燦處鳳沼雪晴初興
怯山公馬家無陶令輿相聞同晝漏亦復嘆離居

冬日偕莫子良出訪王汝一迫暮還城述

始踐彌旬約鐘聲遽促歸東情殊未寫杯斝豈違揮林
鳥棲欲定市人行漸稀歲華將復暮慷慨尚塵衣

薊州劉氏兄弟同乳並躋六袠奇而壽之

豈是徐卿子還生竇氏鄉運分周士盛年比絳人長風
應塤篪奏花生金玉堂朝來太史奏南極倍輝光

集袁太冲宅

共以退公暇言追結社歡開簾雪片急傍舍柝聲寒竹葉傳宵永椒花逼歲殘六街燈火靜徐疾散歸鞍

王新甫宅社集不赴

朔風吹雪滿長安日暮風高雪轉寒即有嚴城傳刻漏儵然饑鶴傍闌干亦知對酒時難得自識渝盟衆所譏莫嘆山陰成絶事乘舟不似馬蹄難

贈別盧襄陽

濟時曹務簡吾黨歲月寬結約遞邀召匪事杯酒歡論經擬破的作賦推登壇窮晷更卜夜庶幾傾肺肝盧君年最長坐獠賓筵端英姿腹坦蕩中令壓衆讙疑義相與析千仞懸詞端比陳不滿誦類稽復能官襄陽落其手珪組辭：金鑾眷彼荊沔勝遺蹟浩難殫章臺沒蔓草習池無餘瀾不看墮淚碑至今瞻峴山樹立百年内要使令名完緘情附車輪隨君歷千盤

雪夜馬上口占

酒罷還家雪滿城玉騮低控紫絲繩含兒凍僵柝聲死明滅遙看壚上燈

竹林寺送盧秀夫

燕臺積雪苦寒侵送客開筵傍竹林把酒荒宮說空寂愴然猶動別離心

雪後長安街即事

冬候三看朔雪飄太平嘉端不封條林容近苑春猶靜山色侵城臘未消南陌烟花新歲計內壇笙磬白雲朝鳴鞭公子金張籍日午當壚脫紫貂

集李郎中宅賦詩觀畫

錦筵紅燭臘初天愛汝風流似謫仙簫傍上林吹作鳳酒當寒夜寫成泉新詞散雪降巴里古障流雲辨輞川此際靈臺若占望聚星應屬紫微前

謝四溟山人蔡白石太守莫中江膳部張玉亭王鳳洲二比部過集各賦得仙字

城上樓烏啼暝烟敝廬何幸會羣賢談詩繹賦忝諸品紗帽綸巾併一筵禮省自知形外侶興狂同號酒中仙漏聲何用催分夜樂事明時更盛年

送蔡子木之衡州守

南紀要衝雄嶽麓龍藩襟帶重侯封才人理郡詩難廢湘水行舟雪尚逢離別莫辭今夜酒循良須省仲春農定知尺素傳京洛覽勝先登回鴈峯

贈朱守愚趙臨陽二侍御之南臺（守愚家君所舉士臨陽則繼予領篆者）

陸公門下有韓君前度江陰愧子文春報竝名題 御

衮[illegible]聯節下青雲發紫聲價雙星重愛國封章幾日聞草樹經過應晚發霜威曾壘壓河濆

冬夜懷馮汝言寄去松江

客懷何事忽凄然太息馮唐未老年五度徙官猶佐郡十年草賦始成篇泖湖魚鳥行春舫靈洞烟霞訪秘詮雪後曉鐘催禁籥幾時同候未央前

寄懷徐子弼

松蘿何處少初堂望逐南鴻入豫章官處聲名留卓魯雪中門戶候游楊異時勳業金相礪前歲緘書袖尚藏自去瑣闈徐給事至今鳴鳳想朝陽

至日卽事

爲客言殊杜少陵年年至日在周京書雲望有臺占筆獻壽遥緘陛舞情九陌餽遺喧子夜千官齋祓散平明上公稱報勤恩遣內帑金繒勞禮成

領家大人書及重慶詩和韻志喜

乞身自欲入山深消盡機心似漢陰懽極斑斕不知老興諧醽醁幾成吟所經郡有歌賢樹此日巖藏濟旱霖書報平安兩字外惟言栽桂已成林

立春夜席上贈王元美

海上人來麟鳳洲少年綰珮洛京遊當筵況遇新春思

綵筆搖花照酒甌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

天目山齋歲編巻之十一

已酉歲

元夕燕弘齋張丈第得元字

張燈春多興邀賓〻上元火中花幾樹笛裏曲三番彩色分珠綴霞光泛酒尊良宵莫輕易況是傍天門

家大人乞歸與尚書南坦劉翁及謝政諸鄉老結社峴山茲示題翁行窩詩四首依韻敬和却呈翁

星辰久下朝端穩安樂言開坦上窩千里懷人赴招隱詩筒酒艦幾相過

九老香山近可求二疏祖道去同由春風碧柳湖千頃

日日輕帆載酒遊

面湖軒館少風塵逸老清容二軒名最可人聞道羣公脩社日鶯花正作峴山春

讀書樓對青山起種藥園依碧澗開一自侯芭還上國問奇曾再幾人來

定國第觀燈

雪後垂鞭過建章將軍開宴擬平陽燈燃樹裏千枝艶酒試春初栢葉香簫管隔庭流羽調珠璣夾戶寫蟾光生逢化國繁遊樂併取宵輝繼日長

聞鴈

雪後長安鴈北飛三春將半暖猶微遼陽虜騎憑城牧未出金河共爾歸

贈芳洲葉翁翁三子俱擢第而配又並壽既就仲子養京邸復將過伯子舍山

閩南今與河東比彩色聯翩起鳳翰來往並臨斑服戲唱隨全應玉徽彈酒分太液餘波釀花向河陽一縣看卽此懽娛顔可駐何勞別問紫金丹

贈沈丞之甌寧

一官知可薄其奈武夷山正好乘春水悠然出故關公齋峯影下吏事酒杯間計爾停詩日初遊九曲還

送廣德張守

獻賦承恩蚤歲分符專郡擬諸侯地襟畿輔偏還勝舟載圖書宦亦遊春雨草青橫牘廬山城花滿閱耕樓況是高皇湯沐邑知君撫字罄嘉猷

兩浦遺蹤爲郭侍御尊人賦

宿草迷高蹈悲風剩故林乘驄誰作吏負米却嬰心竹簡猶新澤槐庭巳密陰欲知移孝理澍雨沛成霖

玉京誕祝爲郭侍御壽母賦

忽報西池宴言開北闕傍進觴霞醞酒肴綵玉爲郎花映慈顔笑雲迤錦誥張閒居何必似作賦更輝光

酬王新甫春歸之作

朝鷟柳絮嘆春歸又報新詩過省霏遊賞屢緣風雨寺
追隨仍爲簿書稀西山馬上空馳目曲水花時堪與衣
莫說江南風物麗登樓一想巳如饑

送張子受比部擢守太原

兵馬列提封無如此郡雄誰人屯灞上設策效湟中子
任鄰官部平希濮尉風惟餘好生意建取保釐功

贈東山郭侍御 侍御有彈章狀與情

百辟下朝初鷟頳御史書風疑破柱後謠是避驄餘
聖靈天同燭人情春並舒清聲到行部江水欲無魚

青霞沈子初至見過

自與知音別瑤琴懶獨將揚鞭忽相遇置酒不禁任庭
月語閒至林風醉裏凉宮袍莫寬窄垂紋稱王陽

初夏值沈五純甫莫大子良相過論詩得音字

幽齋晚未闌高鶩忽同臨月出初行酌鐘殘未能吟删
前窺妙理變後討遺音驟尾忻相附平生千里心

疎懶

疎懶孱逢迎門無車馬聲庭前看雨罷飲後把書行槐
色浮衣嫩荷香傍檻清陸沉非似猶吾自適吾情

壽湖守若齋鄭君凝慈

南極恒星燭勝區佳辰開宴列僊趨來顏綵髮交人中端
二室三山屋裏圖林有交花仍綴實庭來鳴鳳更將雛
瞻雲爲見尊城客碧浪遙充介壽壺

端陽與弟維廷席上志喜弟適先一日至

菖蒲泛酒禁園限天遣連枝昨到來相對詎疑春草夢
劇談還喜白眉才長途零雨餘攤帙深樹流鶯勸舉杯
況報高堂安寢膳笑顏爭與石榴開

五日同純甫子良遊將軍射林限一先韻

共展佳辰賞言逢霽雨天開筵細柳下繫馬落花前鳥
喜新來客台封舊鑿泉太平那用武相戲學鳴弦

又賦七言

武偃時清官復暇射宮翻爲看花來地偏不亞韋杜曲
興逸因希衛霍才衣拂游絲穿密逕尊邀落日上層臺
最憐近郭堪留醉魚鑰聲中緩騎回

是日子良後至因嘲之

林賞乘休暇況當花落初景多行郭處興獨飲蒲餘堂
迴憑馳目草深堪隱車紛華君豈悅遲此話蕭疎

次韻贈顧生長治省覲南還

惠山山勢延江麓山下清泉山上竹泉畔居人晝掩扉
竹間啼鳥春離谷我曾携友踏雲烟爲訪仙家學往年

稱觴盛親今日去八公會裏賦新篇

題郭文婁東圖

是誰繪此婁江圖突兀高閣臨虛無千峯插江蛟龍趨
絕壁倒挂蒼松林渺渺平波如練鋪雲光樹色含糢糊
畫堂六月涼眉鬚信是汀洲近構廬主人瓌瑰產上都
興言水木思東吳不得遠走江南塗時時對之傾玉壺
浩歌滄浪白日徂竊比鴟夷遊五湖紅塵駟馬胡為乎

再遊將軍射林

塵喧夙所厭重此駐驂騑逕路行將熟林花看覺稀雲
光邀染翰竹色引褰衣自覺雄心少登壇一笑歸

賦得柳邊歸騎

柳下歸鞍疾新豐不覺過影交垂葉亂蹄惹落花多返
照明金勒涼蟬韻玉珂野懷吟未就其奈入城何

贈業吏目赴和州

清時應恥遯薄祿不嫌羈結束辭初服軒昂視寶刀江
雲牽數騎暮月照孤標況是能詩者心和俗易調

送王判官赴臨清

明時為賤吏亦勝老窮經況是名州佐何嗟署月行市
饒川陸貨山帶魯齊城過客多稱譽應非善送迎

沈叅軍新居落成小携與莫膳部同過

擇里構新廬高明可以居宮非一畝隘樓有八窗虛禾
建將軍戟堪停長者車携尊吾亦過避暑飲何如燕喜
巢初定螢飛草不除歌能邀玉兔醉更典金魚盛世官
俱暇深宵興轉舒自今頻下榻芳誼肩陳徐

題杜郎中晴江圖

使君江上住開閣瞰虛無仙浦將邀珮龍淵欲探珠鷄
鳴游峯睹日出島烟孤荷芰寒為服雲霞泛入壺窻中
度舟楫枕畔戲鷗鳧拄日杖綸出明廷綰綬趨未能從
始願悄爾一披圖

沈五約鄭遊阻雨因酌青霞樓得泉字

一雨疑相妬銜泥怯錦韉幽懷何所寄高閣上林前山
牖澄新翠花堦響暗泉醉中頻問夜斗轉欲朝天

夏日遊崔駙馬兩水庄得人字

宛轉青門開別第溪流斜接御橋津射屏設處叢芳草
支石遺來榻繡紳林鳥向筵催送酒荷風入幕解留賓
鳳凰已去秦臺遠日暮吹簫何處人

題毛丈介川號

夫君多道氣築室枕清川萬境此俱澈一瓢常晏然雲
峯開卷裏魚鳥弄琴前他日探花入相尋漁父船

莫大不舉旬會走筆問之

良謀破拘束綴組寍見累暢以園林遊壺觴遞相從醉
來弄筆墨對客輒盈紙豈以剽詞華聊將謝塵滓旣罷
青霞酌高歌看吾子夏雨接秋風涼生簷溜褁所思匪
泰山欲往不得使嘗聞漢閔周相過惟飲水君無沽酒
資胡莫效爲此

送陳元卿出守彰德陳與伯氏錫卿同第至是皆
便還省覲

早羨雙珠呈玉陛旋看五馬向銅臺盍親且逐元方去
爲政應歌叔度來法署氷霜遺簡在秋城風雨別筵開
聞道河南眞勝昔更逢今日好栽培

送袁太冲論四三輔便還松江

使節中霄下郵書近甸飛誰知詞賦客亦帶雪霜威車
掛雙龍劍囊携九月衣蓴鱸行且及絕勝李膺歸

壽陳比部毋方安人安人有貞節

壽祉自足慶脣聲豈易同朝須龍勑典里樹栢舟風青
鳥來雲外斑衣拜日東國思將壼範具美賦難工

送友人下第還吳中二首 代同僚作

疋馬歎君歸燕山木葉飛未能逢狗監已覺損貂衣抱
璧無投暗囊尊且樂饑涼風愼結束莫遣鬢毛稀

余仕苦不早而君較更遲辟雍曾接席都市惜分岐野
店聊宵月關橋賦客詩相知不能薦王貢有餘思

通惠河上送仲弟廷落第南歸二首

莫向明時嘆未逢如錐且自處囊中蕭蕭一騎河邊發
黯黯雙情醉裏同潞水買舟錢僅足吳山棵筆氣仍雄
獨憐今夜長安月還伴鐘聲過舍東

燕臺鴻影去悠悠汝亦南歸不可留木葉千山淮浦夜
砧聲萬戶雪城秋公車不薦相如賦故里仍看季子裘
一到高堂殷定省飛書急慰遠人愁

對酒懷弟廷

念汝遠遊不得意郤隨秋鴈向南歸萊輕祇是携書篋

霜冷遙知換客衣江上菊花吟未放吳中蓴菜到將稀
離懷欲遣惟呼酒復自停杯咏式微

送潘涯杜君之池州太守君嘗守無爲與池隣壤

五馬出新豐橫金衆所雄言承股肱郡肯尚繭絲功山
色池臺雨江聲鼓角風舊遊應臥理非復戴星同

送環山孫丈守杭州

良哉方岳譽郎署起名家全浙資河潤遺都煥物華山
深三竺雨春暖六橋花遙想褰帷處謳歌近使車

送莫膳部還華亭省覲

寒風豈不厲而子事征袍本以冬溫念寍知曉發勞

輪氷上度詞翰驛中棵此際誰勝别雲問一鴈高

送同年李維朱出守東昌三首

一隊看花四海英聯曹朝夕更多情只今散去留無幾把酒誰堪君又行

竹馬惟迎太守車問農兼得採春華武城亦是循行地試聽弦歌有幾家

良吏誰稱漢世多使君爲政更平和不須碓本叅方略自有桑枝起頌歌

送張直卿督學廣東時瓊州以叛黎用兵

典禮重當時敷文更在玆乍收三署草行作百城師守

吏迎遊旆生徒侍講帷海邦聲教洽餘澤化潢池

馮汝言以總運至自松江初過話舊

寒月初開　帝里尊十年重得杷蘭孫轉輸顧獨勞王事草對曾俱奉　主恩喜極忽疑逢是夢情深翻藉醉無言釣衡豈少同袍彥不解馮君去國轅

柳亭爲葉舍人賦

楊柳年來密與疎春風長憶故山居誰言上苑枝相借却擬先生傳未如滿院落花朝聽鳥隔簾垂影書觀書豈因攀折愁無及幾度淒其弄笛餘

携酒過少洲馮貳守送别青霞沈叅軍四濵謝山人適至分得青字

躍馬倉忙出送行淡烟斜日隱都亭生憎仕路多分劍乍喜離筵一聚星泛蟻不禁城漏促烹魚聊把客歌停重來閒擬芳春候何得愁中柳忽青

祈雪齋居

太乙壇開薦禮勤省垣梧竹杳塵氛靈光正想通三界清漏微聞下五雲寒散爐薰看月淡簾殘燭影坐星分無才不就豐年頌祇有齋心奉　聖君

楝塘陳隱翁見訊濟上奉懷之作因再次原韻簡寄

忘年孔禰邈賡詩常憶山中對酒時我屋南窗添幾竹仙翁長日茹三芝亦知金馬難成隱誰向尚書不顧期此夜相思無月白鄉書遡罷欲因誰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一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二

庚戌歲

元夕集張比部第時甲令放假

去歲今宵燕爾堂携琴又爲探春芳不緣好客開尊遲那遣論文對一觴雅曲祇憑簫作弄華燈半是寶爲粧欲知天意同　君德璧月年年此夜光

贈張景星令瑞金

携壺春送別郊柳綠烟絲捧檄新爲宰明經舊得師邑傳金女瑞泉誌陸公詩卽匪通儒道淸名亦稱茲

贈章庵王別駕

淸苑王陽世家子況是才名滿入耳拜官不肯長低頭應接炎隆直於矢攀轅早謝松江人落落還山羣鹿豕園中棗栗擅生計架上詩書觀大指一朝策蹇遊京師喜頌雄文索相似我有斗酒呼共酌隱居何必辭塵市半酣爲爾發高歌淸角數聲城月起

送張伯端編脩暫還江陵

年少爲郎典石渠言逢氷泮詠歸歟祇緣春根牽飛旌自向朝衣解珮魚戴月不辭催棹夜看花猶及到家初經過雲夢何須賦上苑風光待子虛

送沈子由副湖廣按察

皇都花柳作肯春憲使承恩出紫宸花拂驄風臨祖席柳垂宵露拂征輪君爲太守稱循吏述職言從會稽至轍下曾聞選一錢田間眞聽歌雙穗誰將治行達宸聰璽書進秩褒成功平原豈再煩蕭相河內無能借寇公臬臣四品官不薄控制荆襄連沔鄂冠豸峩峩金束腰柏臺霜簡何揮霍十載功名尉所知論交却憶並官時登樓共酌看山酒歸院時彈賭墅棊一時藝苑漸英髦貌瘦休文堪調笑此日惟余出送君舊遊星散誰能料君行努力樹奇勳軍國封章可驛聞仕路合離何足計相思但望衡山雲

紫誥雙榮爲周延安賦

金緋穩稱萊衣好琴瑟聲彈鳳曲和不信一經傳世業但看雙誥沐恩波東風花氣春庭藹南極星光夜戶多試取巴江充壽酒滿堦芝玉照微酡

贈安吉同知程霖改澧州判官霖坐格部使吏入需索被詿誤

從官元非巧居卑却爲貧如何南去舫更作左遷人遠貯攀轅頌衣餘負弩塵芷蘭湘岸夕風雨岳樓春不用文悲屈須知族並荀督郵今若至東帶莫辭頻

題王封君曉關椿榮册

黃髮承恩日朱衣侍杖行班中酹爵各天上舞斑情顏映宮花赤身躋禁鶴輕由來漢帝側多有歲星精

病目口占招臨朐馮氏兄弟二首

山禽野鹿性元成豐草喬林寄一生强逐紅塵宜眼睞欲聽玄論使心清

大馮待次小馮來尚有春香剩徑梅倘至還能揮麈對欲眠何必抱琴回

松江馮五同知晉州曹二判官以久別會此予坐目眚不得數從漫占一詩

幾年分袂隔風煙京國相逢益黯然恨我不爲青眼客知君俱是白眉賢燕轅吳舫臨岐路把酒吟詩怯暮天寄語青門楊柳道倍留春色待離筵

繹交四首別王學甫

翩翩南山鳳肅肅北山鸞天路會有因乘風交飛翰越晉各一方道里阻以漫衆星奉北辰傾蓋青雲端春風吹省闥暮雪霏長安起居週歲時靡不同所歡

雲曹峻重扉中關視草堂堂前三栢樹枝葉猗青蒼枝勁干雲霄葉密蔭洞房上多間關聲羣鳥熙春陽與子日晏坐脉脉焚清香郎倫制刑罰欽恤尊虞皇栢以求交情堂以揚休光

首夏氣初暄君車忽載脂駕言遵南陸守郡承恩私皖也股肱地大人昔所治高城壓大江千室雲中披省覲吾濟遊風物覽淳熙君今往爲政無棼若治絲人周佩牛犢村郭犬生氂召父與杜母比德於前規

握手子將別離悰難具陳豈無好朋儔所貴夷判榛我狂予善恕予直我弗嗔數年膠投漆乖分在玆晨子便還浦坂我尚寄都闉我懷子欲見九曲觀河津官守各有繫願言眈一人勉旃樹徽猷慰此麗澤親

送周比部理刑淮安

之子尋孤征春風別帝城千家淮水夜萬里法星明岸柳漕舟度簷花訟館清有時攀桂樹吏隱信兼名

五日邀集諸文彥分得飛字

小筵迎節候上客枉騑騑巷柳陰初合庭榴花未稀採詩虬篆落就月羽觴飛豈藉蘭香浴同心論不違

五月七日再集沈五青霞樓分得枝字

採拾餘佳興過君更賦詩開軒東觀外送目西山時樹暝鶯啼歇庭深月到遲盌能惜沉醉花滿石榴枝

贈豐城杜子民謫官亦佐

昆明風月勝長沙謫去還同博望槎　聖主恩深容作尉洪都花滿正過家幾年交誼聯垂綬百轉離腸逐去

平生浹早憑龍劍地莫疑辨氣少張華

夏夜集孫文揆宅分得餘字

緩酌蘺園蔬高城上月初有談皆客難可醉即吾廬憤岸聞鐘處詩成刻燭餘淸時容散吏來往莫教疎

送繆佼令樂亭

春明飛舄向盧龍四十承恩出漢宮玉軫獨携千里外金尊相送百花中鳴秋鼓角秦城月破虜旌旗朔塞風莫笑爲郎慕奇節生來弧矢願輸忠

夏日集馮氏伯仲館舍得樓字

朝罷比尋幽松陰散紫騮言從五日宴頻與二難求露醑花間進瓊篇座上投寄聲鳷鵲月餘興在南樓

折楊柳二首贈于民

別酒陳河梁殷勤顧柳枝馬行不能繫何用許多絲

青門折楊柳幾度贈離別去路子獨遙狂風却難折

贈潘青州權信陽兵憲

心勞易改潘郎鬢撫字如君得古風北渡遠傳江虎異喬遷春與谷鶯同汴河楊柳官程繞嵩室雲霞客望遍若到信陽須綏戀恐教期約負兒童

贈別馮汝言任留京户曹分得聲字

十載從官玉比淸只將雙珮別儒生含香去並南[illegible]

草賦元馳北海名花覆經臺飛作雨石沿江甸轉爲城登臨定在秋風後相促傳書有鴈聲

萬馮二丈見過因即席寄懷徐子弼二首 有引

嘉靖庚子萬懋卿徐子弼馮汝言暨余俱長毘陵諸邑壬寅春汝言遭讒左遷寂先離羣明年癸卯余與懋卿同被徵命懋卿入南垣余守尚書郎乙巳子弼免喪詣闕拜給事中尋以直道去又五年庚戌懋卿參東藩汝言貳松郡各奉職入都相覿每詠日設酒執手極懽而子弼留滯江鄉獨不得與雖協聚星之樂彌軫停雲之思各賦七言用托雙鯉

出宰當年喜結隣種花交作晉陵春我生求益逢三友今夜論心少一人青瑣夢回焚草處白雲篇咏看山晨少微隱隱江天外何日能揮榻上塵

茆堂尊酒一開襟往事重談入夜深江海爲郎明列宿弟兄投誼比兼金南州叢桂誰堪隱北極停雲此共吟獻納不司難薦汝逢人空寄折梅心

玉河橋避雨馮汝言舍適莫子良沈純甫先後至喜賦三首

風雨停遊騎入門忻有逢天知三益在早遣一尊同高

餘初燃燭嚴城已罷鐘知音今不少著意向絲桐

忽見若從天懷開未語前誰知避雨處却作聚星筵客

稱孔融座官同劉向年夜深雄氣發會合有龍泉

平生知己者盡在偶逢間最喜貫魚至那勞題鳳還酒

邊同聽雨琴裏一思山鉅麗今相賞軒車好共扳

送朱文維平督學閩中

儒郎奉詔去爲師儒雅風流端在茲三署文章餘載筆

七閩桃李待施帷橋門月滿聞歌夜谿谷雲開問俗時

見說幔亭清絶甚因君將卜買舟期

壽王侍御兄靜菴

司馬高門婁水邊長公嘉遯學延年瑤琴一曲鸞凰侶

綵服諸郎玳瑁筵丹室近山通灝氣藥園經雨變春泉

相輝會有西臺弟花萼裁爲獻壽箋

夏夜集王元美宅得明字

雨過禁鐘清分曹此合并炎時河朔興詞客建安名月

射青樽動花依絳燭明不妨深夜醉歸騎御街平

立秋前一夕元美邀集宣武城樓限秋字

置酒凌虛喜竝遊　帝居雲物儼蓬丘殿頭山色平侵

席陌上花香細入樓朗月千門城不夜涼風一雁氣將

秋玉壺惟爾如泉送曾向新豐換紫騮

送聊城丞俞談

高樓望嶽敞風烟百曲河流帶市廛佐邑因過飛筍迎

拜官却際舞干年亦知迎送煩津路莫遣流移枉俸錢

松竹公餘吟獨對更如崔立在藍田

月夜登城樓有懷汝言去遼左

公餘邀伴躡層城鳳闕雲連雉堞平花月九衢澄夜色

關山一雁動秋聲登樓欲縱風前嘯對酒難堪笛裏情

西望美人遼海濶刀頭無遣塞霜清

蕙坡爲仁和馬封君賦

雨山自卜蕙坡幽百畮元殊楚客愁芳竝谷蘭深帶雨

清同籬菊慣經秋近湖長使光風轉遠郭能迴俗駕遊

最是天朝多潤澤一枝曾獻殿墀頭

省中有懷李東昌

交誼逢君篤西曹久盍簪竝珂花徑語對酒雪樓吟一

自驪駒唱難將玉樹尋郡城兼水陸却斷北來音

奉送肇山曾先生僉憲海南

曾聞司諫日幾度伏青蒲中路霜蹄蹶春時雪調孤謫

鄉沿八桂遷跡托雙鳧將沐投環寵盈勝下石夫誰知

巴蜀道歸有洞庭湖明月光仍瑩蒼龍氣轉麁嶺南望

擁旄海上獨分符山雨桄榔瘖林花翡翠娛風威驅瘴

爲文檄罷弋殳島戶安樵楪畚艫譏賈輸令名同濮吏
合浦又還珠

送張廣文之東平

儒官叨魯地聽對切斯文杏發飛壇雨窗晴過嶽雲樂
羣春服聚辨業夜燈分覽古多嘉詠因風早寄聞

送王夢莘司訓兖庠

誰能干祿免塵氛把酒郗亭喜送君聖里靜聽經壁奏
官衙閒看岱峯雲斷編曾爲鑽研久開帳無辭問叩勤
最是春風宜嘯詠花間童冠幾成羣

送鄭篁谿給舍權視江右學政

瑣闥淸切鳳池前主教何須薄外遷羊祜意深焚草日
鄭玄名動署鄉年芹香講席經生侍花艷行車翰藻傳
會訪遺規探白鹿洞門蘿樹尚風烟

送馮侍御養虛擢閩海兵憲

上苑看花三百侶繡衣君是拜恩初玉京人避行驄路
錦水風淸攬轡餘龍勅重遷閩臬去霜威不改栢臺居
踏春漳海從千騎　聖代鯨波正晏如

竹居篇贈戴先生

竹居先生居傍竹日報平安意方足不學千戶渭川人
頗開五丈荆山局葉將醖酒皮冶冠月檻風楹夏簟寒
手把遺書讀未遍恍疑兩腋生仙翰向來一感鳴鳳意
捲卷幡然出爲吏車馬如雲競干謁素履于今稱不利
却復逡巡向州邑故鄣山水饒竹石橋門童冠共棲遲
花下談詩兼論易遷轉幾處來潤州三山置酒臨江流
世間達士重遊覽祿食聊代齎糧謀相逢燕市秋已暮
頻陟金臺望鄉樹狗監亦能勤薦拔鴻儒豈但工章句
進輸籌策退有居竹色南山不改初他日扣玄容我輩
傍人應比子雲廬

壽朱嘉胡太孺人 王九岳母

海邦何以著音徽母德妻貞兩不違苦調可憐湘女瑟
慈規眞比孟家機只今桃晏陪仙駕況有龍章出　帝

閽太史他年收遺事短謠聊應采風歸

壽山陰沈秀庵封君

林翁雲臥樂樵蘇剡越元稱隱逸都花吐鑑湖春蕩槳
月臨梅市夜携壺園鋤亦掛三山賦經笥兼收五嶽圖
老去却輕荷芰製日邊章服貢潛夫

得楊山人書柬寄二章時坐客有不與山人書者
故首章戲及

忽驚墨裏龍蛇動千里書開越客封舞劍大娘應已見
換鵝道士可曾逢

苕湖一別阻容儀憶我曾傳沅水詩何日往來天目下
筆牀茶竈共臨池

送徐成赴官清瀾軍幕

伏波祠下海風秋萬里飛帆愜壯遊但使蠻人迎漢吏
威儀自不羡中州
平南露布到燕都瘴海鯨鯢一夜誅諸路不須停輓餉
天王按劍問匈奴

送朱文石內翰冊封楚藩兼還松江省覲

禁樓晴雲曙鐘懸玉節遙將漢水邊藩國祗脩桐葉典
軒車堪趂杏花天蘭臺酒數陪王醴夢渚吟輸授使筵
更羨萊庭稱慶罷春舟北向是登仙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二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三

辛亥歲

幼兒黑豹秀慧特異臘月廿四日以痘夭開歲過
莫兄子良言懷適吳子充亦至各賦詩見慰答述
二章

幼兒非比謝家芝客裏聊堪博笑嬉何事寒霜遽摧折
春來不遣惠風吹
歲暮羈懷獨苦辛誰家椒頌報新春過逢强飲聊淹日
朋舊今朝覺更親

人日謝茂秦見過時余方被命使江右席上各賦

上國逢人日虛堂對客星感時詩早就飲酒意俱醒四
牡吾將駕七絃君且聽何時問仙術令此鬢長青

六川沈水部視河張秋余行將取道賦此送之

水部才名動洛京南遊軒蓋發春明雨中郡檄趨王事
花外郵籤報客程岱嶽遠涵官舍靜河流東接曾泉清
小舟後日尋門巷只向垂楊深處行

審錄江右李于鱗謝茂秦集王元美宅相餞分得
中字

宣恩充節使設餞枉詞工湧秉當筵燭初聞出塞鴻夜
鐘山雨後春漏苑花中別思朱絃急雄談綠蟻空放舟

前路迷戀關此心同若是逢梅樹傳書候曉風

陸子韶王元美設餞城外別以四韻

依依握手頻餞別御河津二月初回鴈三江獨去人賢臣須不忝聖世語方新對榻如相憶雙魚好及春

潞河解維喜茂秦追及夜酌各賦

青春初擁使旌遊逸興還因謝客留上國風雲成轉望濟川烟月此相求坐殘銀燭忘深夜吟傍芳樽過別洲他日天涯念離索當杯盞惜酔蘭舟

謝茂秦追送潞河舟中對新月各賦

春日乘舟悵遠心舟前新月更相臨關山初滿樓中笛

烏鵲虛驚水上林曲渚蘭生邀置酒前川花遍候鳴琴謝莊漫作銷魂賦三五還同酔裏吟

李于鱗作贈篇十章命王元美書卷追送潞河還答二丈四首

別來幾日念成勞忽報雙魚出使舠秀句遠傳青玉案美人方臥白雲曹

採得驪珠照水涯木蘭舟畔影龍蛇江淹別我能工賦漢署春風艷筆花

燕臺極目楚江雲李白詩篇寫右軍不是金聲輕擲地祇因芳草惜離羣

飛帆南下赴新春回首京華憶故人日日欲知開卷處綠楊江岸鳥啼頻

泊里二泗偕同遊登道觀錫禧閣

根末高閣及芳晨面面烟波斷俗塵帆影遥看連樹盡鶯聲乍聽出花新焚香永日談經地倚筆青雲作賦人臨去千年頻北望　帝京山氣萬年春

觀中清虛亭賦

尋幽偶值區中勝繁繞因爲河上行雲淨玉壇來鶴侶花深松院度鐘聲微吟對酒人俱暇晏坐焚香興轉清欲駐青山問眞訣尚慚朱紱結浮生

與張鍊師

一徑斜通碧水陰種來桃樹已成林道人眉宇多靈氣毗內丹砂欲化金

莫子良擢貴州督學扶侍還松江與余舟先後發奉賀三首

簫鼓樓船春日遲采蘭堪進紫霞巵珠旛一動雲裳影河水眞成王母池

化雨五谿南徼吏春風雙鬢北堂人却知王事能將母錦晝長爲戲綵辰

江路香清杜若風津頭時見落花紅板輿試問游園樂

何似仙槎犯水中

河西務追莫大舟不及

鼓楫乘流一笑逢河洲幾夜送詩筒貪寒芳杜遲朝發
咫尺風波頓不通

河西務阻淺喜遇劉兵憲伯隣因約再會天津

塵沙晦河津停舫不得渡飛騎致短札高軒為余駐願
見未得即攝袂起四顧詎意梗風濤翻諧素心遇依依
陳所懷十載幾離聚憂世減豐姿移官歷險路幽燕戎
馬殷盤錯利攸樹語畢遽揮手王程畏日暮海門當復
逢明月遲嘉晤

領番錄命過天津周參戎邀同諸使君燕拱北樓

浮川聊弭節登閣遂携羣花柳鋪張映河山指顧分棟
懸滄海日窗度玉京雲亂舸環城見繁鶯隔座聞憑虛
羅綺席捲幕沐蘭薰肯道驅馳倦相辭勸酢勤詞華庾
開府禮樂郤將軍長吟臨古戍半醉倚斜曛鐵騎憂時
淚金雞奉使文永將辰極義同以戴吾　君

拱北樓閩子良先發

千里江程竝使槎與君結約自京華詩篇夜送衡蘭氣
酒盞春隨桃李花登閣早時雙蓋駐乘潮何處一帆斜
亦知李郭風難及極目前川已暮霞

還舟再用前韻懷子良

若爲先放海門槎夜半潮生月更華客裏那堪吟伐木
津頭誰與約看花孤帆宿傍漁歌急何處題歸鴈字斜
葭附可慚仍忝契貪君藻思會凌霞

天津遲伯隣不至南發留寄

沙際偶留滯因忻成晤言公期戒僕夫握手暫周旋我
渤海津樹君馳薊城烟前川矢再覩春彼春月圓曉泊
[illegible]何方崇樓俯列壓振衣縱遠目京邑雲中懸有客知
我意悤悤陳俎筵幽懷醉深卑信宿此河壖臨發更登
望望[illegible]何當慰長歌理去檝惻惻囊朱絃

銜命平反江右兼便道省覲舟行日對新柳喜而
成咏

飛帆宛轉蕙蘭汀遂鳥穿雲去未停不是陽春隨使節
何因到處柳先青

河邊絲柳綠依依下拂行舟露未晞試比宮袍渾一色
春光應伴老萊歸

仲春廿六日梁家莊遇雪東同行莫子良劉子實

兩月條風仍作雪衝舟撲岸故橫斜青歸柳渡先鶯絮
綠盛梅墟再見花忽訝浮槎通碧漢祇從飛鷺辨清沙
偶儲春酒堪供客乘興能過亦戴家

三月三日東郡李太守邀登望嶽樓樓極宏峻為拂五嶽

勝日憑高客興雄遙瞻岱嶽險寰中孤峯掎動霞標外萬壑春迷日氣東置酒仙名淩結蜃振衣天路傍飛虹虛無自與紅塵謝祓禊徒傳洛下風

泊博平驛偶步東岸小憩桃花下三首

散步試春衣偶適桃花下花開越幾時逢余一相把

只恐蒙花笑相逢輙擧杯淸時容吏隱非是避名來

東岸自涉趣西津塵滾滾尋常人不來只說花源遠

次張秋陸川沈水部招遊顯惠院山亭

過會憬靈嶽臨河見小山泰松吾未訪淮桂此疑攀躋蹬淩蒼靄憑闌俯綠灣石模峯勢疊門帶竹陰關眺遠危巫立搴芳曲逕還千家分樹裏三觀倚雲間座𢈺天入氣尊開地主顏日斜遵去路送客有綿蠻

張秋南發沈水部追送鮮鯉還謝一首

愛客休文子津筵興有餘不能留去鷁遙爲薦生魚珎重揮金鍔慇懃視素書充盤行水面供酒及花初欲桑歌邊鋏將替釣畔居短章聊報爾敢道比瓊琚

泛南旺湖有序

張秋南幾十里爲南旺有巨湖滉瀁滅沒湖中有小山誌以山形類蜀故稱蜀山淸絕可與周遭雲濤花草叢茂亦人寰一佳境也沈水部移文驛吏治具邀余及同行劉藩參莫學憲袁比部往遊是日風日淸朗湖水如鏡四人者相與爲樂極懽將暮還舟扶醉紀之雖乏曲思寔匪飾詞

春日南遊眞可娛盤桓復泛魯門湖誰能邀賓遠置酒氷盤風流馳傳胥呼來小艇四五隻首尾繩聯成比翼日麗風淸川不波百里湖光淨如拭此際劉郎思爽然袁君逸氣殊翩翩更有莫兄瀟灑甚手揮玉麈淩蒼烟湖裏漁舟亂無數鳥飛只有鳧與鷺東穿汶濟通徂徠七十二泉晴吞吐蜀山數畝嶢中央白石齒齒草木香恍如灩澦江中出不見驚濤三峽長山僧徐迎掃松下古殿廻廊藤蓋瓦問之似欲隱姓名恐亦當年避秦者同心爲樂浩未涯拂石作枕眠淸沙謔戲還能鬭百草幽懷頗覺聚三花我與袁君倒接䍦山前私解酒船維乘風吹笛杳然去直入漁人隊裏嬉漁人見客施網罟頃之得魚一尺五買魚廻船山後來二君忽見笑傴僂從政十年無此樂醉眼高歌望寥廓更喜王程寬簡書招携尚有江南約

濟寧呂水部邀同諸使君登太白樓遂至觀瀾亭

命酌席上漫賦

昨日南湖泛綠蘋芳筵今復厠嘉賓樓中風物懷仙馭屋裏江潭遠俗塵春賞共忘爲客久開情真喜對花頻大夫能賦吾何有青眼徒慚授簡人

太白樓

仙客今何處山川尚酒樓高城照初日遺像儼風流雲是宮衣動花同詩卷留不堪憑縱目洸水去悠悠

下邳先子良放舟乘月順流抵淮口詩以望之

淮浦停橈北芜深小山叢桂合同吟不知留滯緣何事辜負消河明月心

寶應訪朱子价折中庭牡丹二枝送小舟中對而賦此

高館名花發正新客遊忻及此尋春攜來水面疑窺影却轉風前似避人只恐化雲迷楚岫何殊聯珮戲湘濵湖波向晚烟氛徹鑒入蟾蜍轉瑩神

寶應湖即事

遠水映空浮星分蘆荻洲魚蝦湖上飯簫鼓雨中舟擊楫成孤詠揚帆出亂流春還信可樂前路是揚州

寶應赴盂城雨中却寄子价

蘭橈盡日蕩湖光檻外鷗波接混茫飛雨細滋青草色回風微帶綠蘋香魚龍樂意遥鳴笛鳥嶼生涯倚釣舫何事懷人惜相送不教莊惠共濠梁

江上候潮入京口兼邏子良

江南驛路已青梅彷彿家山滿眼開回首美人烟樹裏片帆應共早潮來

江南道中雜興十首

一到江南路香風動客橈莫留塵在袖但遣酒隨花

春光似有心沿路與舟尋樹樹啼黃鳥村村散綠陰

岸草綠於染斑斑間作花廻溪通暗逕深處有人家

欲知南國美隨處看生涯原上人驅犢溪邊女浣紗

川靜舟行穩朝來中酒眠日高蘆影翠已到惠山前

物色梁溪美南來初與遭沙頭飛燕子市上賣櫻桃

但覺冶遊盛問程知虎丘蛾眉人競載意失五湖舟

吳江朝雨暗漸覺水增波鄉郡前津入懽情洽棹歌

滄波曲繞原問是苕城道岸上桑葉稀家家說蠶老

屋下繰車聲村中布穀鳴吾鄉風俗好且用緩王程

九日夢山翁中丞邀登滕王閣

登臨丞爲卜重陽帝子樓中共舉觴歌舞尚疑雲雨處笑談眞駐斗牛傍霜前白鴈飛還少酒畔黃花吐漸香雅望中丞能愛客東南敢道是同鄉

密錄南昌具疏上請作

聖朝恤典尚寬舒諸路交馳使者車此地由來喜爭鬪如臣何以發吹噓一心惟有天爲鑒五聽還知日不虛高館捲簾秋色裏中宵秉燭雨聲初敢忘忠愛臨文法只恐愚蒙有簡書今日封題希采納焚香遙拜 九重居

燕宗人既白環璧堂

視事甫云畢興懐達者因言從喬木路一問小山入吹笛湖中舫揮毫醉裏賓何緣停俗轍長此接清塵

臨江三首

訪客過蕭灘沙明水色寒愚心一以鑒眞擬玉壺看

江流清更清涵虛復映城前驅好解意莫遣鷺鷗驚

清沙帶涼月愛此空江色安得謝塵事漁郎日相即

送吳定夫督儲竣事便還高涼省覲二首

西江使者東歸鞍拜省高堂正歲殘望裏白雲過嶺近捧來黃紙到家看宮袍自勝斑斕戲春酒堪供酩酊歡只恐王程催報命中原方急轉輸官

洪都雙節共周旋無那君先策去鞭寒月錦來行嶺外孤舟尊酒別江邊家環海樹通僊嶠春動庭花作壽筵積慶惟余略相似歡心先寫贈行篇

臨江公署後院有盆菊作花甚鮮時已冬深愛其獨秀爰述二首

眷此凌霜質亭亭虛館中寒芳如有待孤植好相同地靜無塵到門深有月通如何不嗜飲與反劇陶公

朝來坐相把夕欲采爲餐不論蕖長綠所忻花耐寒吾廬既以遠杯酒未能乾作伴如非爾盈無厭一官

飲司馬一溪簡公第嚴君嘗從公爲侍御此日敘世雅愁歎云

舊緣鮮對識高名今日龍門進後生雲月東山容寄興勸酬中夜轉多情臣時曾賭烏臺草禁酒猶違白社盟

高安道中示葉令

聞道玉關勞 聖慮此翁鑠鑠尚堪行

日來勞案牘喜此涉山樊澗水斜牽筏林烟亂插村午晴峯漸出冬暖麥初繁喔喔車傍雉因知治理敦

上高道中三首

近郭溪清可鑑住山人老能農驅車未歇零雨捲幔時橫遠峯

臘半山程不冷雨過麥隴初青茅簷亂散雞犬更有啄木堪聽

烟中斫石炊飯澗口橫舟渡人最喜深山淳朴兒童不

遯庵輪

上高公署漫述

忽云歲將暮感此行役勞聽雨閉深院呼僮傾濁醪祥刑明使命小詠愧風騷虛荷相知者呼爲謝法曹

萬載之袁州道中四首

三市鷄聲尚早千山雨色微寒諮諏欲供使職歲暮寧怯征鞍

曲逕多泥漫度寒禽忽語堪聽山行客性所耐僕馬何妨屢停

積石霜天縣路孤烟山麓人家梅花欲折不見鴈字相逢未斜

同雲護嶺欲雪羣雀爭枝乍喧候馬頻來小吏燒燈已見前村

宜春聞箏而歌者

廨宇隣山雨作寒林容搖落未宜看誰家解我思春意早學鶯聲和曲彈

臘月十八日賦

客子宦不定阿翁初度辰情懸膝下絲身比掌中珎壓舍連天柱衣冠集郡人稱觴方欲醉又報百花春

發宜春二首

歲暮山行興亦嘉寒梅幾樹正舒花蒼峯百轉炊烟午鷄犬聲中五六家

欲雪不雪出門來津橋索笑値芳梅春光只在林烟外一路頻將簫鼓催

昌山渡

林薄帶清川寒光映數壥客行忘歲序漫渡雨中船

羅溪

此日何日霜風寒小車衝臘行溪干連宵霧雨朝乍歇僕吏還愁馬蹄滑歲晩從來多旅思且停驛舍倒深巵醲紋半醉日在瀨川光一道搖飛盖佇望長吟聊當歸

遠心適與飛雲會

新喻道中

雨雪偏於歲晩多雲凝山岫冷嵯峨也知家有哀安舍何事銀鞍踏險過

宿黄土腦民家

歲晏迫行役會茲霰雪繁振林風凜冽輿隷良苦煩豈乏好懷抱錦衾不得温邑城距難卽暝色延郊原棲止訊前路三家自成村白雲掩柴逕遲久始得門板屋新泥葺爇枯頓生喧廚中薦鷄黍濁酒亦盈罇父老恭衣服忻忻前進言田家卒歲計足具僕夫飧兒女喧勿禁

鄉懷予所存因知在取適安用矜華軒

除日駐豐城公署

客思今朝難自寬其如風雪更生寒門稀白事輿臺靜
院老栽松鳥雀安臨鏡壯心餘汗簡隔年歸興繫斑斕
豫章春早堪行部頌得椒花上繡鞍

又對几上書作

仕優苦未得嗜爾對塵編徒切無聞恥將過可畏年客
帷寒亦下官炬壁多燃舊業南山側香芸種滿前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三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四

壬子歲

豐城逢元日迎春時以審錄至

喧傳何事倍情歡迎得春光在歲端一夜臘容烟外盡
千門佳氣雪餘看桃符競帖金花勝柏酒兼行細菜盤
自是發生天意急綸音敢道對揚難

新正三日發豐城

寒斂江城春早歸何當征旆動晨暉望中烟樹含村舍
行處梅風度客衣水漲溪橋人亂渡雪消山逕鳥時飛
芳菲好倍常年發吟賞堪令旅況微

宿斗陂民家

行行山路暝且止野人居簷溜消殘雪盤飧進宿蔬兒
童環稅鞅雞犬避飛旟問俗緣吾事方言聽每徐

雨中聞山鳥

何處鳥啼三四聲間關已領春風情山行聽此懷頗好
不妨疎雨淹王程

獐猿嶺

嶺下人家峯繞垣嶺上禪林雲覆屋五丁劈開一線逕
夾立懸厓僅容轂積雪深埋虎豹叢石梯難磴泉飛空
根衣千仞遲不發古樹梅花澗壑東

將至臨川簡少初徐子弼

與子別既久懷思曷能量新春事行邑首指故人鄉兩雪交肯顧濟河豈無梁前山鬱松桂疑子處其傍望見郭西門中心轉傍徨在公勉自畢握手期相將詎擬下榻士聊馳伐木章

臨川令饋燈因言客懷

因見春燈感歲華去年京國此天涯豈勞王事長爲客自戀浮名每別家厭酒未酬籬外月裁詩聊對絲中花黃鸝紫燕堪求侶容易歸期到熟瓜

臨川晤子弼喜成二首

勞勞行役半年來花下逢君笑口開何處山川堪擬峴明朝攜酒試登臺

歲歲懷人芳草繁于今相見早鶯喧但教青鬢還依昔世事從頭那足論

過少初精廬留酌因至擬峴臺憑眺

草堂初構我能來即有賓筵映兩開千里會期經歲擬雙魚報簡及春栽門牆背郭堪添竹爵俎臨臺正落梅跼跼一生何所役醉邊歸騎漫相催

別子弼二首子弼枉詩有錦囊收拾應千首之句首章兼以來答

到來寒食日匆匆何意推敲向落紅惟有見君歡不定揮毫惟恐過春風

南州相見髮成歡欲別還令意萬端黃鳥不知人恨處雙來雙去傍征鞍

發臨川東館

荷鋤人早向東疇生意欣欣草樹頭滿路流泉宵雨歇采風兼作踏青遊

入建昌境二首

朝晴岩壑弄春姿竹樹間間共蔽虧最是梅花飄未盡溪橋堪著馬蹄遲

片片田中油菜花風吹溪水綠紫斜行春愛此山間路時有新鶯候使車

南城訪東原朱丈留酌友善堂

里是居仁卜堂因友善開春風攜客到槐樹見君栽揷架多奇帙看山擬小臺姑泉通井脉應富室中醅

再酌東原宅

別懷牢落對林宣小樹初花照晚筵恠底玉壺傾不盡庭開新井割姑泉

發建昌

爛熳桃花滿眼來驚人春色浪難裁居句盡對三章過

行處何堪四牡催

發南豐

山程細雨桃花店關路長橋楊柳溪何事錦囊朝夕載
南豐春色總堪題

廣昌南發

亂山高下鳥聲遲二月清寒怯雨絲昨日桃花滿來路
春風先處可無私

寧都溪中

林灘石雨初稀水急舟輕去若飛不爲簡書懷靡及
中𣵀選釣魚磯

將至贛宿溪上

客路雨聲淫不知春已深何當春開霽孤月朗溪潯宿
帆羣清響流水靜囊琴候吏無相聒冷冷此際心

儲潭早發

一宵春雨宿江潭欲去逃喧此暫堪睡醒中流輕放棹
捲簾惟有數峯參

萬安逢介山林子赴官惠州

春江渺渺喜逢君驛下維舟傍五雲名縣累歲勞人有州
縣通賞爲我出詩文清尊且對芳洲樹插筆仍談上國
羣此去嶺南多瘴雨囊琴何處寫蘭芬

喜遊篇 有引

歲嘉靖壬子長沙顔君子亨以江西僉憲入賀
萬壽子亨樂曆具慶還得展舞觴之懽既勤
王事而將父母古人所難喜而爲之賦

君王千萬歲四紀茲其初遐邇梯航向北斗五雲縹緲
天中居太和薰蒸豐百穀狼烽淨見遜臣賡既聞東海
貢明珠復道西山輸白鹿使君夙駕何榮哉黼衣鳴珮
朝蓬萊金函捧入昭陽殿宮女前當黼扆開此日虹流
閶闔曉集靈臺晬祥烟繞庭須金鑑抑丹墀正見蟠桃
使青鳥戀闕丹心慰子牟清秋歸棹涉湘流皇華更勝
除官檄仙族將添進屋籌岣嶁山高連軫翼楚江變酒
春一色星堂綺席雙龍節度曲飛觴歡未極君不見汲
史剖竹臥淮陽禁闥瞻依不敢忘又不見狄相驅車過
太行徘徊雲下望親鄉喜君忠孝兩有遇岵屺寧勞爲
君賦御爐香惹舞衣中萊子方還天上路

壽江藩既白五袠

帝孫樂壽恭東平時見褒音出穆清百歲平將吟簡度
兩山應喜棗居城湖邊松竹遜塵鞅座上圖書彙古名
遙想薰風傳壽斝葵榴花發正啼鶯

重過豐城

劒江停棹月初輝水面飛螢度客衣記得雙蹊曾冒雪誰能經歲不懷歸

彭蠡晚泊

日暮湖邊休檝師風吹微雨納涼時塵心正欲消將盡警夜何勞動鼓鼙

江州公署早起

公事稀來一晏眠夢回窻鳥數花然梳頭秀色照人眼壓角廬山高挿天

將遊天池喜劉道夫適自皖至因約偕行

客裏登臨謀政暇江頭邂逅樂朋來高情似盡東南美野興先邀山澤杯九疊匡廬張錦繡千年陶逕委蒿萊憑風寄語天池水明日塵纓濯幾廻

夏日與道夫宿東林三首

愛訪禪林八解宗遠師山對匡廬峯薰風送客瀧然到白水蒼林澄暮鐘

日晚祇園暫駐驂香爐木榻對瞿曇講經臺畔纖纖雨徜是天花落坐談

非關阻雨宿松房自是名山勸詠觴一夜前溪新水漲炎蒸無路到清涼

同道夫立虎溪上賦

溪亦尋常水名因惠遠刪當年三笑後今日兩人來空涵磨阜色流剩刼池灰已知無社禁催喚竹間杯

偕道夫冒雨登廬山宿天池寺周覽乃下

只爲廬山好濡衣輿轉濃緣溪尋一徑躡磴失千峯風喚天池鶴濤飛錦澗龍昔聞青黛障今識白雲封倦憩三生石危扶九節筇還遵庑昇處時與鴿飛逢客下星間樹僧鳴雨上鐘夜泉雄亂壑晚日動高舂袖攬九江色杯涵五老容真燈呈佛界幻竹表仙蹤靜者能相語良朋喜得從塵纓茲一振歸路採芙蓉

宿白鹿洞書院

開尊鹿鳴處欹枕鳥啼初郎此一宵適能令百慮疎

南康行署聞笛

五老峯前獨倚楹誰將晚笛助幽情歸程喜在秋風裏越水吳山多月明

遊開先寺龍池

飛瀑交崖注作池一泓深碧隱龍姿影懸雙劍天中峙珠濺羣公壁上詞分去僧厨縈石磵映來客座冷瑤巵塵心到此渾消盡何處雲松可問師

七夕飲饒州兵憲吳宗乾署中卽事

瓜果晚筵清羈懷藉友生門休白事吏壁著省躬銘杷

酒悶河影開無驚雨聲不知牛女會此際若爲情

夜懷仲弟南雍應試

金陵何處集賢齋桂子香風走馬街欲識別來多少意
正隨明月滿秦淮

紫雲驛登舟

衡爻徒御苦山程兩過鄰溪水漸生伐鼓開船橈唱動
渚禽沙草解將迎

貴溪道中

一雨增涼氣溪行澹客襟經年勞議讞此際發謳吟荇
帶明秋水蟬聲緩夕林吳天雲影近早已掛歸心

弋陽溪中

溪水碧於玉沙清石磷磷輕舟僅受客野鳥不驚人自
轉花邊碓堪垂月下綸秋風今幾日歸與一爲新

夏京二弟應試浙闈先用寄示

一棹西歸客思和天風吹起鹿鳴歌西湖好設連枝會
況値清秋水月多

鉛山道中

新秋客思清況復碧谿行沸瀨含風急飛鷗近檣輕人
皆拾芳藻吾欲濯塵纓雲碓灘灘響田家正熱秔

行部信州俞僉憲汝成亦先至止喜而簡之

幾度逢君非意及懽悰能不倍常開舟中酒把螺川月
馬上詩傳劍驛梅共在異鄉尤惜別豈緣同調始憐才
葛陽雲物二吳接試覓登高望遠臺

信州同汝成遊南巖寺用李崆峒壁間韻

幽哉巖裏居戴石世所罕源泉一勺多香烟終日滿停
杯岫雲遲解帶松風緩緣崖鹿豕蹤復與同入踐

乘涼

客署餘秋熱虛庭生晚涼還將北窗趣暫引南州觴茗
椀隨高樹絺衣掛短廊何時苕上舫吹笛臥滄浪

不眠

客枕不遑就徘徊夜吹前析聲隨月起劍影傍燈懸王
事將還轡鄉程欲問船綏歌心轉激四十是明年

將歸寄內二首

鎖窗桃葉綠蓁蓁箇裏堪思舉案人見說蠶成忙杼軸
令余一笑伯鸞貧

八月風淸五柱家下機頻望楚江槎鷄鳴若應高堂問
夜理斑衣燭吐花

夜坐懷諸弟

鄉園只千里歸心近轉勞龍脣醉裏拂雀舌月中敷孤
館夜逾靜明河秋漸高荊花何處盛五色照江皐

將報使命訓俞汝成別去洪州見贈

總別懷人思不堪況將天北望天南行邊豸繡豈應潯吟處烏皮夙所躭此夕江樓同對月何年湖社共抽簪舊遊臺省如相問世態言君諳裏諳

却廣信郡邑饋茶燭因以職事申告

土物原非慕夜金臨岐何事謝追尋三江秋水行方怏數卷官航重莫任清苦自躭儒者味光明會慕古人心平反若共揚休命投贈何如此誼深

玉山道中詠溪碓二首

竟日潺潺水自舂爲機翻近野鷗蹤時從洞口撩花片欲問溪源路幾重

灘上長眠守杵人灘頭自轉激波輪過家正及秔香候介壽何愁酒未春

憩草萍驛

問境總吾土馳車午暫停歸程猶綠草壯志有青萍誰者悲岐路吾將報　大廷孫王遺詠在雲木護郵廳

八月十四日玉山早發出使境去年入境亦此月半驛他鄉路週年爲客情雲瞻親舍近日捧　帝書行山縣早開市田原秋畢耕喜心將去節促潑及鷄鳴

去年中秋泊龍遊還過又值是夕紀以一律

溪月稱龍遊相逢都半秋溪留曾宿客月照再過舟覺物知吾土浮心喜上流吟懷何處寄欲問酒家樓

建德下桐廬道中得五首

日日看山不厭行清風明月滿歸程嚴州驛口聊停節翹首伊人無盡情

桐江烟水天下清捲幔前川忽飛雨百丈高牽濕翠中須臾日出鳴簫鼓

山光水色世亦有晻映廻合如斯稀隱隱開窗暮帆度丁丁伐木秋禽啼

孤舟客醉杯前雨幾處詩成枕上山誰道王程多不暇徒然來往釣臺間

千古釣臺今日上秋風曾拂把竿人下山已見松間月爲借清光過富春

發桐廬二首

桐江西下烟波濶兩岸羣峯不斷青潮應錢塘風更涌轉教鐃吹響空冥

日午風恬江霧清連山遙帶富陽城秋江正與歸心慨一片輕帆截浦行

富陽值給舍游汝潛北上對酒述贈

十載離人不意逢江頭風雨一尊同看花上苑逢時侶

起草南垣報　主躬自喜微名能附驥何堪良夜忽聞
鴻君行知有明光獻采得風謡擬大東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四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五

吳興吳維嶽峻伯著

為先安人求地山行投郭允卿山人

朝出尋山病强禁倚門無復領慈顔日溪泉咽石多哀響
夏木凌風少靜陰未遇牛眠寧息足忽看烏哺轉驚心
逢君不必談支隴問姓懸知術已深

雨霽同郭孫二山人尋山漫述

溪流沒馬腹來往不辭難看竹時逢主穿籬下脫冠雲
峯行屢變墟墓坐將殘倦欲依松臥饑思煑石餐歸來
栖鳥後猶悵意無端

溪上偶成二首

梅子黃時溪雨多家家渠水蒔新禾山人好事晨梳髮
來聽滄浪孺子歌
溪濤夜長三尺强汩石穿林鷗亂翔欲向花潭浮小艇
不知若箇送壺漿

挑城

五月山城槐柳陰石橋流水亂藤深愁中風物傷心易
一日離家動越吟

臥病

閉門幾日臥微痾盥櫛其如懶性何雨歇池塘行藥罷

齋前凡案庋書多高林賴有幽介詩僻地長無好客過
莫修新詩漫興近名方覺向來訛

病中送人還越

偃息不知暑雲山一草廬病常親藥裹懶復棄方書長
日全脊容孤航遠別予若耶花月好莫惜杜璃琚

居萬竹樓三首

世間萬事我何有懶鈍由來性已成宅勝陶潛叨祖澤
山侔謝朓欽詩名清泉檻戶邀開帙翠竹[illegible]引[illegible]
獨酌偃然親枕簞惟聞伐木一關情
適來惡醉復嫌醒小飲山窗萬竹青開卷祗尋高士傳

登臺一望老人星孤村客少居常嘿畏路身離臥始寤
偶到兒曹吟誦處欲憑燈火爲傳經
焚香設枕戶時扃避暑因能養性靈石漏暗泉渠滑碧
雨收新竹座浮青高朋不至惟求鳥舊簡猶存欲聚螢
自耻年來頻肉食何如藜藿有餘馨

晝熱

停午鳥聲靜吾人盥不休喜書還釋手對客未梳頭竹
色浮衣桁荷香入茗甌且留河朔興待到菊花秋

偶成

座上青山逈庭中白日舒有懷何惜賦爲恐累閒居

雨從舍中泉水益流積而樂之因成三首

東入西還出芳泉隣共之未離山下久更喜雨中滋滉
滉循幽砌潺潺落小池一瓢堪取足陋巷有吾師
源水添宵雨濺濺出草萊繞村無斷處穿屋轉悠哉潤
色通書牖清聲過奕臺南塘鍾漸滿時見一鷗來
終日意冷然何當宅裏泉供炊轉廚下引溉出庭前遠
帶殘花入時將細荇牽洋洋雖不似却自近鳴絃

村口晚興

秋風槐樹實離離粳稻花香水滿陂來往農談無禮數
前峯明月送歸遲

玉華山即事二首

樹杪山窗久不開偶沿蕪逕試登臺秋花翳草披秋水
明日腰鐮池上來
千仞岡頭亦種瓜清香初放木犀花隔溪饋黍村烟午
倚閣吟詩山日斜

金曜山即事二首

松檜連山駐白雲樓居瀟灑出人羣不須更與子蘇門嘯
洞壑風泉處處聞
蒼林碧澗斷飛塵況復高峯爽氣新麋鹿銜花秋供客
牛羊下嶺暮隨人

夙許玉華山摘桂花口占六首

何年移不去村樹齊着花淮南去此遠莫認小山家

朵朵黄金花盈襟復滿袖循道香氣微一枝插衣脰

山村遠城郭此復與村距雲深人到稀却喜花全樹

淩晨採花遊蕭然遇山雨登閣啓雙扉新泉響何處

山風熟客情清秋轉相顧既送溪聲來復泛林香去

憑闌坐雨歇鷄鳴覺天午村中炊黍來試問有酒否

賦得浣露亭壽司空坦翁八袠

浣露亭亭以高碧林秋早玄蟬號仙翁感此清音芙開襟脫帽行周遭此時遥峯吐蟾魄桂樹影落華池皋玉露瀼瀼炫庭葉旋滴蒼苔冷肖睫笙鶴飄然度遠天竦身欲與銀河接昔年劍履陟岩廊今夕琴書靜晝堂獨斂精神歸著作還將水月比行藏行藏總羨留侯達著作非同茂陵渴能飡沆瀣轉金丹肯把茲生等浮沫八十春秋健於少相從願得聞玄竅雲漿一杓醉且眠明日來亭再遊眺

秋山四吟 有序

仲秋朔童子來報玉華山木犀花大放因往採之將至微雨灑灑竹樹間乃登樓孤坐見溪中四五人挽筏遡流而上頃之聞笛聲起自林東清虛有韻而山僧亦在山半朗誦華嚴經於桂既獨在秋僧誦經乃聞應人禮佛俱稱閒事至於溪筏因水淺不通者幾半年若笛聲則深山所絶無者是日不期併集若爲余之一來遂感而賦四吟雖慚永言聊取記事

叢桂生花秋不寒芳尊終日傍朱闌狂心忽復思年少攀折還教月裏看

右採桂

竹筏遥如一葉舟蒼蒼雲木暗溪流盡圖點綴猶煩汝消受清華只倚樓

右觀筏

獨往空山避世氛誰將橫笛弄斜曛定知不是南征曲聽罷依然臥白雲

右聞笛

雨歇深林鳴磬時石梯苔滑杖藜遲老僧齋罷將分食一放經聲遣鳥知

右聽經

贈吳門鄭坤

湖上相逢載酒船官橋楊柳澹秋烟船中有客清狂甚長揖先歌震澤篇

次我杉鄭順鄉吳彥輔爲長興之遊

木葉飛飛水國秋相逢不意得羊求孤航對月能高詠五日齋糧非遠遊新鴈時過具區曲明河東落弁峯頭來朝漫問登臨處一枕聊從箬上鷗

遊湖口横玉山

與客尋山寺岡廻石磴長葉稀窗露樹風細院流香僧不通名姓童能喚酒漿憑虛望湖水日暮一帆揚

贈堯市山道士趙古峯

堯祠何以市名山感嘆滄桑只閉關我亦有懷千世上高歌峯頂不知還

顧渚山行

山鳥不入市深遊始一間秋風爽客袂涼雨齊蘭蕙坐嘯落松子行歌驚鹿羣到來消内熱茶臼響峯雲

贈清溪道人

清溪道人冬不裘月出吹簫溪上遊屋下丹爐飛九轉會將長笑揖浮丘

彈石塢謁外父臧損齋先生墓時同行者俱爲詩

吊先生

林林松竹響流泉石磬藏舟計幾年殿陛直聲餘疏草家庭遺訓在韋編客携寶劍傷文厄墓産靈芝應子賢

蜴虛喪□昔待秋風聘拜重凄然

壽聖寺作

野寺秋深僧復稀到逢花雨點人衣竹間登閣雲光冷殿角鳴鐘木葉飛山遠自呈空處色鳥喧翻解定中機何須別問籐蘿上已向無生悟昨非

峴山讀胥臺先生壁上詩

侍側曾觀筆走虹至今璀璨寺亭中夜郎供奉身難返遺草相如事已空湖上祗應明月照壁間誰復絳紗籠秋風爲灑侯芭泣奇字今猶恨未通

走壽南坦劉翁八袠翁以隻鶴尊酒贈別還謝一

首

雪航千古剡溪名何似尋仙坦上行八十春秋論道日五千文字出關情茲宵欲試壺中藥異日同吹嶺畔笙醉後笑看峯月白出門長揖大川横

戴坦翁贈鶴泛龍溪

遠致司空宅携來湖上行翹雲眞獨立顧客一長鳴此夜滄波影他年緱嶺笙自今脩綠綺出入有雙清

隆安寺偶題

瀟灑山中寺溪流帶磬斜入門祗松竹開牖即烟霞禮佛犇香馭繙經演覺車與清霜女候塵斷樂王家詩悟

無生妙能銷有念差飯依猿獻果餅脫鳥啼花鐘午分
僧飯泉秋供客茶留連聚沙地歸路月方華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五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六

甲寅歲

帶清堂新成

結構何能學肯堂祇依喬木蔭清芳庭分溪水碧環砌
戶列雲峯翠滿牀座客應無孔氏富架書徒有鄴侯誠
村中樵牧還多事來往行歌侑舉觴

同諸弟陪陳子華看玉華山次子華韻

愁病無心問歲芳偶來林下與朋觴逕廻花氣斜通座
樹引溪流半入塘杏小未諳馴虎術雲深堪作養鷄莊
塤篪亦復參高調何謝鸞歌曳羽裳

又集帶清堂

芳樹敞華屋良朋聚小筵泉聲清座側花氣暖尊前池
綠春生草山高夜入絃悠然各成趣蘿月更因緣

南園簡葛生榘

開池築室傍喬林枕簟圖書滿綠陰有約不來吾且睡
無機原是灌園心

湖城鳳林別館招長谷徐隱君避暑有作奉同二
首

買屋苕川上圖書駐客蹤鐘清水南寺雲度檻前峯懸
榻爲君下抱琴能此從却思題鳳友詎在不相逢

大隱吾焉敢聊依水樹芳湖虛不受暑院晚更添涼綫
酌鷗親席微吟月到牀不須逃醉裏幽意陋高陽

偶題萬竹樓七韻

每到山齋裏胸中萬事空昏林遊伏氣脩竹度涼風戸
斷俗人蹤書依芸草叢常時臥窻北敢道隱牆東徑露
午猶泫臺花晚更紅剪鋤諳菊性吟誦課兒功最是泉
當檻茶烟濟小童

梳頭見白髮感嘆

已歇斑衣舞何驚素髮生恒言那諱老善事未貽名坐
臥懶忘起冠棠熱廢嬰當年馳驁勇端爲膝前榮

得弟寅仲湖州書并志里門近感

平日別離猶不易今朝那禁涕紛紜遊方不遠如親在
苦早成謠寄我聞扇枕僅同分夜夢興霖終見出山雲
俗情已不防人面閉户將爲百忍文

小堂有四五燕巢一日羣燕繞簷飛鳴何余兄弟
若作辭謝狀者三坐客異之因紀二首且寫所怏

乳燕新看羽翼成飛鳴三匝傍簷楹謝人似識行時禮
擇地還留去後盟
秋爽池臺氣漸蘇偶携羣李洗盤盂驚心却見差池燕
能得將飛作汝雛

新秋大[illegible][illegible]中二首

山村[illegible][illegible]散炊烟石路多經橡栗前馬首昏峯天削就
青[illegible][illegible]涉到雲邊
翠[illegible][illegible]田稻熟逢石橋叢竹隱茅茨山程策馬忘登頓
風露涼新白接䍦

山村

山村夜半路車聲十畝荒禾水未盈昨日臺文促州縣
養兵足用待秋成

八月十五日語弟二首

每到中秋歎見月今朝風雨亦相宜高堂燕歇罇罍[illegible]

何必瞻光照素帷
蒸絲塵生已二年逢時兄弟只消然誰能學得中秋月
今夜無光後再圓

十六夜月

風雨中秋廢酒斟清輝今夕倍還人難知世事皆如此
且罄茶甌岸葛巾

茗城夜訪徐日臣二首

夜靜乘舟扣客扉高城月暗數烏飛牀頭有酒君莫惜
湖上秋田猶半肥
蓮花莊畔釣吟餘孺子風流豈不如岸幘相逢言未盡

别時惟乞養生書

姑蘇遇裴曾望 有序

曾望尊人胥臺先生與先大夫舉進士同年官同曹余因獲遊先生門與曾望早歲交好今年余因大事來蘇購誌石而先生則又前捐館數年矣對曾望感世誼之久疎痛人生之奄逮率爾成句情見乎辭

二十年前侶 帝京余將出幼爾髫齡趨庭各喜聞詩禮轉眼相逢泣梗萍手澤共悲書在心愁誰惜綵衣零金昌芳草連苔雲來往何須數驛亭

毘陵謁薛先生不遇贈别令子近曾

步屧荒蕪訪路頻方山書館竹梧隣爲黍論能陳大義過庭聞或異凡人五木先生所居地名定因陶氏柳孤航那認郭生巾秋江踏月勞相送欲别傾壺意轉親

别荆川先生後泊錫山作

窮秋何事銜哀出爲乞名言志壠山蕈萊實來仍洗濯禮篇讀處欲修刪若逢醉尉還藏姓時舟人有見訶者一説頗仙願扣關先生談廣德彭洛陽事甚詳縱是梁溪好月色暗雲夜夜只思還

吳門舟中自歎

銜恤年來見鬢絲涼風白憒晚離披無聞歲已不足畏可語人還有所思此日王陽忘涉險他年梅福且觀時小航曲股横衾枕猶復燃燈讀楚辭

侍衡山文公書先人誌石奉贈二首

巷門何事深車轍大雅堪爲四海師年亞伏生書已授身同賀老位先辭孤琴自撫香浮壓萬卷閒開竹近帷獨愧楞生無一似徒然載筆奉光儀

秋風短棹問蘭堂墨沼飛花四座芳欲托鍾王傳令德因從松菊覲清光銀鈎曉動雲生石黃絹宵翻月滿房跡隱吳城名自遠榜題還笑鄭公鄉

客姑蘇杜氏園季弟京先歸獨坐悵然作

故山雲影渺愁予弟返兄留暮獨居霜重井梧砧響後雨稀庭菊雁來初吳人相遇不知姓越調將成幾罷書曲榭小池園自好何如溪上紫荆廬

贈隆池彭年

落落文章彥幽居避世誼茂先書滿架元亮柳當門選客微開逕藝疑泒將貰園遊吳嘗傲刺逢爾罄徽言

贈南華蔣翊

君住繁華里悠然志匪他醒知辭酒伴傲且避賢羅雅性在山澤閒時惟揩歌我來容啓逕盡日聃庭柯

陽山岳東伯慈家門柑橘詩以酬之

山人家住洞庭陽綠橘朱柑贈滿筐入戸乍驚霜色冷開籠猶帶露華香道言向夜清堪對渴病經秋快屢嘗倘遇棊翁應不問人間機事向來忘

暮雨初過張伯起讀書處

秋草相尋仲蔚居雨昏雙樹熒燈初欲將禪理參經術几上多安貝葉書

贈岳岱山武穆十一世孫

精忠懷烈祖遠裔得聞孫百世風猶奮片言交卽敦短衣遊酒肆長句溢詞源語及干戈際徒憐老蓽門

阻風菱湖二首

狂風盡日蕩湖流萬轉千迴亂客愁幾向岸頭維短纜一株靜樹更難求

銜更出入買舟頻引紼曾聞致外姻非復當年到家樂石尤何事妬歸人

州渡

溪頭葉盡雙楓樹孤航載月長興路收書擁枕稍成眠岸上鷄鳴問何處

乙卯歲

病目有懷玉華山梅花

山閣梅花開幾枝欲供愁眼更相思中原未遂林逋隱古調聊歌何遜詩不遣折來憐嫩蕊何時看去醉華卮誰人爲把江樓笛來向黃昏月裏吹

目眚居萬竹樓小愈作

學道內觀初三旬閉戸居鳥聲喧睡起竹影罷飡餘架草囊中減經書几上疎親朋來問少荒徑懶教鋤

同諸兄弟遊石岐山

踏逕攀林覽物華鴈行爲樂羨名家好山近舍遊何晚春日攜壺興偶賒亂石倚雲攢古木千峯啼鳥度輕霞天台未必能勝此澗水浮來何處花

目疾初愈有適

出門雙眼濟柳岸探春行一騎踏溪色數家依鳥聲相逢負耒耜所至除尊罍青白空多事山中少世情

聽百舌鳥作

好鳥間關慰寂寥碧林深院始鳴蜩庭花何必詢開落壁上經時掛酒瓢

題徐生友松號

淡上青松干碧雲茅齋低小蔭淸芬延年不用餐枝葉
祇聽鶯歌臥夕曛

携弟泛觴南園泉渠聯句

幽鳥相言高樹間子仲朱簾曉色映前山子叔浮觴莫羨蘭
亭勝子季院裏流泉意更閒子伯

用前韻三首

佳句初成池草間更憑玉軫奏高山羽觴醉客池光夕
明月出峯松影閒
粧出園林紫翠間庭流碧水屋含山亦知所樂非杯酒
長日論經晩暫閒

四子講德棠樹間先人〻宅依名山怡眞巳適童冠趣
憂世未成江海閒

禁飮中贈酒客

高陽酒客醉逃暑我今病眼徒困苦烏皮舊几試拂拭
偶攤卷帙尋前古一行未竟兩眥酸白日靑花塞環堵
乃知讀書亦有命飮而不顧吾甘汝

同弟晩酌二首

蓮藕新從雪渚來晩晴薦此松下杯更移小席邊池水
栖鳥無聲月到臺
池塘草綠數螢飛高樹凉颸散客衣不解吹簫弄山月

池[illegible]綫

移席趁凉風歌

昔人[illegible]隱烏聲所止壺輒傾我也移席逐凉風
凉風所嚮席相迎山中六月來客少不襪不巾坐淸曉
灑木垂堂復覆庭源泉繞砌旋通沼午時稍厭暑氣强
高峯行雲騰日光驅除煩惱若爲計大扇掛壁懶不揚
風兮風兮何及時穿林拂水來透迤林間頓巳失炎性
水而更爲添凉姿初開扉扉揪棠袵微覺淸聲入房寢
南轉堪思解慍絃北來但就羲皇枕日斜抛卷睡思[illegible]
玉盤徐進曹村瓜幽居有此意殊適爲官自笑伐氷家

南園漫興二首

枕簟蕭林色琴書淸沼容開簾翔白鳥凭几列靑峯好
事仍爲爾逢人只問農晩來微雨霽新浴倚孤松
世事付高枕吾廬托茂陰蟬聲忽以衆夏氣始知深樹
下花橫壓竹間風滿琴豈須愁内熱猶汲井泉斟

夏日園居曉霽二首

鳴雨枕上歇四窻風氣舒輕霞媚山木新水悅池魚起
曳花間屐還抽架上書更聞秋令近微病早應除
雨凉忘夏候蓬徑懶開門櫛髮通花氣哦詩入鳥言園
葵童每薦業簡弟時論世事何堪喜求[illegible]

別邑侯張子培還山居道中却寄二首

山邑廉淸吏事疎橐紅橙綠下車初亦知枳棘難棲鳳祇愛溪山慣著書

小車來往稻花中回首關門樹影重何日高旌枉茅屋綠蘿山逕已涼風

同諸兄弟玉華山賞桂

酌酒天香裏秋容亦豔人小山能共隱華月待相親屛障圍深翠庖廚借近隣連枝時把玩芳意更堪珍

上楊山莊卽事二首

亂山高下馬蹄勞鷄黍淹留竹裏庖楓葉漸飛菱葉老臨池秋思欲揮毫

山塢雲黃百畝田柴門柿栗老秋烟行吟盡日逢人少欲徙琴書構一廛

秋日出梅溪

山中長臥萬峯霞溪上將乘八月槎花重稻莖呈稔歲蘿淸槿葉任貧家性迂自喜疎騶御伴少偏宜趁鷺沙文字癖除行李省尚嫌殘篋貯南華

霅溪之武林道中得

名跡年來懶自矜漫遊偶買一舟乘湖風客飯特魚鯽秋水人家半業菱畬史相從不滿擔漁樵何地始此朋

送江仲文邵侯赴尋鎭院

梧桐秋色淨江城爲士行將詠鹿鳴風迅九衢觀驥足月高諸館聽鸞聲明時藝執崇先哲浙水詞源啓後生自笑猶心猶一動尊前擊節送君行

胡正伯編修見訪

光陰虛惜此岩扃歷盡春禽又夏螢不慕覽遊成史記偶因嘲笑說玄經山程百里勞紆駕寓榻三年慣斸苓竟夕微言傳玉犖松梢[illegible]月爲君停

目疾愈後喜秋作

連朝溪雨送新涼秋氣先宜藥草堂眊眼近書忘所苦

懶容逢客稍能將漸看池水淸魚隊已覺山風動桂香爲語東籬殘叢菊好持幽意待壺觴

偶至隆安寺二首

古寺鳴鐘一徑深連山脩竹四窗陰老僧爲薦胡麻飯見客應多歡喜心

此地曾聞駐鹿乘般門松柏老乘藤堦前虎跡留中夜知是來參佛面燈僧言夜有虎至寺

又用弟廷韻

客節停古剎僧飯罷晨鐘山爲經堂抱雲將佛座封鴿羣香現性鹿女砌留蹤脫去靑鞋路回頭月在松

坐來日暮聞長笛空闊烟波祗曲肱

宿白雲橋

輕帆無伴欹橫塘菱葉維舟水氣香夜半酒醒歌白苧
不知凉露滿平橋

晚渡碧浪湖

武林西下一川長晚飯澄湖月滿航未覺尊罏先適意
秋風何處嘆張郎

得謝茂秦遊燕集因寄懷之

五年不見梁園客入手瓊瑤喜一編雪夜幾燒都市燭
花時相別潞河船鷄鄉自古堪嘗道徇監于今不廢貿

天目苑萊吾許爾何時獨棹渡江烟

送萬長興言卿擢職方主事

三載湖邊爲風神儼列僊政和看雉乳名重喜鶯遷驛
樹秋攀轍江風曉放船軍興籍經略早拜漢宮前

歷獅子山即事

溪壑嶢巇湊素秋澄潭千尺亂雲流凉風吹急不知去
落日橫波歸釣舟

梅溪舟行過雪二首

問友乘舟過雪西沙寒雲碧暮鴻低風流漫道王猷似
憑差瓊花當剡溪

買沂門鷄衬岸清逛天波色暝溪程客衣寒與人將醉
山雪時來舟尚行

雪夜泊落城

繁繞湖壖淵下初逢窻飛雪着人裙貪看夜色無尊酒
試照囊中舊讀書

雪中與客放舟雪溪

雪裏湖波更淼茫扣舷同倒碧雲觴朗吟亦比滄浪笛
話着梅花興轉長

平望即事

雪霽江鄉鼓棹還鐘鳴野寺釣魚灣玉壺沽酒當壚泊

一醉高歌瑞色間

吳江舟中早起

舟前寒鳥聲知是雪初晴梳髮祥光裏鳴橈銀漢行遙
峯日下紫小店樹邊清楚嗟無同調吳歌春意生

上梅溪二首

擁被孤航月影彎安流百里一宵還山堂定是梅開候
未對清尊意已閒
沙棠小檝駕離邊一件漁翁飯曉烟莫以溪窮津免問
巖雲似閟武陵川

簡張明府子培 有序

明府來去年嘗約余遊天目余未能赴明府亦
為公期所滯而冬候忽深登山之屐可束矣然
余豈入也往遊豈無日乎明府或遷官以去則
將終為山靈竊笑乃寫絶句二首簡之
泉說高山想望間鳴琴虛負邑堂閒陳遵滿百于今少
張敞無奇似我頑
玄蓋峯頭飛綵雲茅堂百里映晴文他年籃輿多來往
花裏何從覓使君
大鳩暮歸
空谷霜風吹白袍暮溪回首雪峯高梅花寂寞無人問

虛爾前村賈濁醪
輓廷尉兩溪翁公公壽九十有三
碩望推于簡斷藥伏生頃傳耽律信遥動東鄰情鄉
里莽餘姑叢廊失老成江風停相杵原雨暗旌旂南閩
甘棠愛東園秘器榮史收平法傳山列株真名不見從
珎問徒然挂劍行最憐卿月下斷續兩溪聲
雨村道中
踏凍看山興亦新梅花偷放臘前春路緣半壁時停騎
屋傍懸崖少過人晴雪背陽留北嶠寒流伏草出前津
松杉到處麞麋鹿何必桃源樹隱淪

天成山中有山茶幹約四五尋每開花萬餘朶偕
錢生崇義項生瑞往觀賦
每眄庭柯解鬱陶況逢嘉木挺林臯枝希太室山前栢
花勝玄都觀裏桃劉阮到忘為客久魏姚何物得名高
春來款段頻來往白石青芝盡我曹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七

丙辰歳

張子培明府人日枉顧山堂有作奉同一首

清溪百轉隔飛埃草閣條風歳朶回人日適逢仙舄下
官梅方繞四筵開星分絳燭盤更薦花艷清尊勝早栽
何事陽春成調易河陽芳意古今才

張明府過玉華別業二首

數載山齋抱膝餘尋幽何意枉高車鳥聲出谷知相和
梅蕊迎人解早舒樹底開尊春到後池邊散屐月升初
自來傲吏多風格白練還從醉裏書

忽見溪頭鷗鷺飛使旌日晏過漁磯樓涵山色清仙醞
沼散林光潤客衣片片峯霞隨幔捲娟娟沙月送人歸
重來爲約花濃候相與題名任翠微

張明府詩壽家叔石岐翁六袠次韻拜寄明府

自學丹砂伴羽衣閒心久與世相違已知絳縣年堪數
尚惟青城書未歸月下樓臺吟夜氣花間尊俎醉春暉
若非令尹關門後誰識祥光近少微

孝豐抵西圩道中二首

澗泉繞路十里岩屋棲雲數家何處微風醒酒溪門紅
杏新花

鳥度初[illegible]谷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送林香客心一路春草樵唱千
山夕陽

西圩曉發二首

雨潤紅桃曉麓風恬翠麥春原好山邀人捲幔幽鳥喚
僕攜尊

溪石粼粼濟客山花婉婉迎車採茶誰家有女種竹幾
處爲廬

苦嶺

石險纔通鳥道峯迴未識泉源振衣躑躅未去一樹山
桃獨繁

葉塢

近水門分沙石沿山路繞松筠何事春程不厭攀花採
葉看雲

遊石溪寺造其上庵

興緩春程過石溪四山圍合隱招提僧稀亦復鳴鐘迓
客倦還能據石題幾樹覺梅風細落一羣靈鳥暖頻啼
絕狀坐語前朝蹟上院雲深晚尚躋

子培明府招遊天目孝豐道中作

久懷名岳未能如春暖河陽萬象舒愛客故期行部日
從君卻屬振衣初谿程水綠頻趨石山館花濃幾駐車

卜選仙叢多勝槩實投憑造赤松居

阻雨高湖庵明府有作奉同一首

乘春竝拄穿雲杖入夜翻聞聽雨吟小院禪燈堪下榻上方月色轉關心千峯樹暗深龍窟四壁泉飛響梵音一醉醍醐無客夢覺來窻外語朝禽

酌高湖庵樓中

雁樓翠微半玄度喜相同聽鳥雨聲外銜杯雲氣中春泉鳴磵竹曉磬罷山風湖鏡窺諸象泠然悟一空

飛虹磵 有序

天目山半有懸泉一道飛噴數仞宛同鴈湫廬瀑之勝呼山僧扣其名曰俗稱中溪灘者此也蓋遊客鮮至乃使是泉未得與鴈湫廬瀑同播名寰宇中余與子培下車徘徊者久之共題曰飛虹磵噫余二人固適意茲泉矣安知茲泉不幸余二人之一至哉因各繫以詩

翠擁層巒過鳥稀飛流千尺散珠璣停車欲選題名石不覺寒雲上客衣

登天目同張明府作

勝槩躋攀不憚勞天風飛蓋逐猿猱行盤仄石雲中磴坐聽懸泉樹裏濤絕頂下臨南服盡半坡斜倚上方高

翺翔不藉王喬舄[illegible]奇凌虛擬綵毫

宿斷崖塔院作

千仞岡頭振策過禪關深翠禮維摩路窮煙霧春光冷門合峯巒暮色多樹老前朝休寶砌泉飛上界出金河客來頓悟傳燈法僧去曾留負鉢歌此夕共知超世網浮生幾得宿雲阿經聲數院交鐘磬月影諸天散竹蘿明發中峯更登歷社盟將奈酒杯何

題中峯禪院

香殿啓天中登攀路幾重巒危幡蓋上橋險瀑流衝風雨交雙壁雲霞散列峯獻花馴白鹿悟道老青松檻瞰江湖色寗收楚越封塔珠燃暮照僧飯落晨鐘不信人天境芳梅二月逢

歘中峯見微雪

絕頂傳杯雙樹間若為寒思動春山芳菲不到空王界幻出瓊花照客顏

題高峯塔院

岧嶤香域共參禪繡壁千尋擁梵筵雲幻石巖疏鴈塔路迴松嶺帶僧廛齋鐘半入中峯月法雨初收下界烟棲息未能長此托一聲林鳥正依然

憩獨山龍祠明府卜次日祀龍

深山祀典脩春日野客吟懷駐晚祠澀古伏龍飛峭緜
蔽空鳴鳥竝高枝開樽翠合停杯處臨水風恬坐石時
招招信難神明宰到處烟雲慰所思

荻浦寺

寺合峯巒秀門榮浦澈深坐來香雨霽況復響春禽

老溪口小憩明府先發

天目歸來興有餘灘聲潭影駐征車憐君入縣開塵牘
衣上烟霞尚捲舒

出梅溪卻寄弟

僻性耽林壑勉遵王路忙輕車撩麥翠小隊入花光才

似樗櫟散年徒犬馬強論文有諸季回首意何長

湖城遇前比部施平叔有贈

慷慨如君世所賢明時何事老林泉茗川賦重三閭後
雲省名高片語年興劇每酣花下酒心閒故買市中壚
春城握手難爲別況值鶯聲滿曙烟

訪南茗韋參議出詩相示

風心欽雅尚今日造衡門一覽懷中牘悠然物外言村
晴鶯欲老林暗鳥初喧不問紅桃路橋廻辯水源

北上留別子培明府

自愛山中臥小樓多文潘今更相求笑歌花竹溪風汀

信[illegible]寺雨秋朽株豈堪當世用神鬼會向尚方遊
離懷後日逢江鯉願祝回波向此流

桃城偶子培旋別

花暖城西玉磬山偶逢僊令課農還星軺可恨東西發
不及雙鳧啼樹間

贈思椿毛醫

肘後多君學[illegible]家[illegible]叔願相逢春來欲採僊人藥
踏遍茗城溪上峯

棟塘陳隱[illegible]見寄[illegible]盛之作時余以塗梗尚阻北
適次韻奉答二首

忽枉陶公什清風座上舒三江未可涉五嶽又焉如閉
户翻忘課臨溪且學漁伊人豈不想一水邈精廬
谷口足嘉趣時希長者迎風簾搖草色雨榻擁泉聲藥
性論醫餌紫香薦谷變薄遊何未敢恐負出山情

家叔考功公攜賞荷花即事奉呈

水面芙蕖照眼紅冰盤蒲暮薦薰風青山雨歇人初醉
華屋香銷曲未終庭際喬林同謝氏池邊新月傲山公
猶言未盡彝倫樂別轉雕闌勸碧筒

攜三弟飲南園荷花前作

荷香冉冉散疏簾小席披襟對惠連挺秀最宜千葉擁

交翠合青衆枝然諸峯涼雨翔輕燕一院薰風寂寥蟀
自是弓裘讀書暇窺園同咏白華篇

家叔示七月六日新涼早起詩次韻奉呈

炎氣雨中罷晨風坐灑然軒窗疏疊巘門檻漲清川梁
燕飛相引林鳩語自憐新篇傳隔院秋興發經年共適
阮林趣誰嘲楊子玄來宵二星節期醉玉笙邊

復鶴篇

風流太守吳揚州贈我雙鶴來清秋小園新構碧溪上
開籠伸頸鳴相求深感故人千里意攡書時復爲翁戲
明月疑飄子晉笙長風幾對蘇軾使癡僮驅鶴浴溪中

雷雨須刻昏長空林深忽失鶴所在先招一隻蒼崖東
千山萬山雲氣滿去趾莓苔踏仍綫戀羣時逗谷中聲
隱影難尋花裏伴癡僮一日踉蹌來笑說青田得鶴回
問程已在三洲外前日虞羅徒月猜雌雄相逢鳴不已
主人銜杯心獨喜還珠合劍事千年願譜一曲調朱絃

北上承萬山張侯枉遻因留宿帶清堂各賦

河陽別路指京華來送誰穿百里花賴有小堂延岫月
且將清論泛杯霞北山文草堪三嘆南國詩名今幾家
此夕流光莫輕擲宓琴王綬聚溪槎

東別新原江侯

感君贈別無意上馬一軒如報　主肴龍劍懷人憶雉車
暮雲連洞壑秋水灌河渠見說徵循吏明光下璽書

東別陳文孺

桃州山水最佳處愛爾陳琳草賦麈高調不嫌投下里
茂才誰肯薦公車岩廊幾務煩綸詔江海波濤急羽書
用世方憂無補益彈冠却問意何如

泊黃岡涇與弟言別二首

風雨河干畫舫秋暫將尊酒緩離愁明朝北發姑蘇路
怕値南鴻江水頭
廢垣幾處長蒿萊樂土曾經島賊來世事難言頻握手
寬心且舉別前杯

周公瑕張伯起袁魯望邀飲石湖因造上方寺飲
魯望有作席上次韻

四海求同氣羣賢合弟昆眼高峯頂席興洽水邊尊海
月動前浦郊鐘瞑亂村醉中圖易別莫近柳條論

別周張袁三子

辭家遠邁巳沾巾況復吳門別故人懶性秖愁三徑廢
離懷特覺一杯親雨收江浦潮痕漲楓落閶橋鴈影新
後夜月明回首處孤舟應住廣陵津

吳門贈陸子傳

初服何年遂家貧三徙居避喧聊箴席樂志但藏書典
到熟花藥容來供茗蔬試尋梅福傳千載有人如

送張伯起入南雍

吳中才譽動諸生更作觀光白下行鵰鶚遠天京路直
芙蓉秋水客舟清長公無志身還隱平子多愁賦始成
豈以脩珎堪世用筆端嘉趣浩縱橫

弟廷京錫山別歸二首

幾日秋江伴客舟還家別我淚雙流亦知今夜同明月
其奈青山蔽驛樓
數載同懷風木恨一朝自挂浦帆行前程豈少登樓處

怕近涼天斷鴈聲

晚泊武進荆川唐先生攜儲張二道人輕棹過訪
述呈一首

小艇琴書烟浦深毘陵秋月幸追尋幾年龍臥同[illegible]
一息優遊學向禽道侶共叅眉宇氣[illegible]存[illegible]市城心
獨憐樗散趨微祿猶抗塵容領德音

鎮江夜訪王僉憲舟中

逆旅相聞恨見遲小舟乘夜泝漣漪雖然不是山陰[illegible]
露白潮平對話時

京口值慎令子正以內召來自漳浦送徐北上一[illegible]
而贈此

江上[illegible][illegible]感慨深故情同憶走青衿曾留南邑廿宗愛
行振西[illegible]玉珮音天近欲宣窺管力時難無改茹茶心
野鷗附置脩鵷鳳祇爲鄉邦感盍簪

京口放舟儀真

竟日大江行風恬晝鷁輕圖書銜積氣簫鼓和元聲來
往半生樓古今一目成雖無擊楫志亦少羨魚情

儀真寄弟二首

賓鴻拂曙浦鐘殘白苧涼生客影單千里飛書報諸仲
渡江風正片帆安

洋子江頭秋月明真州城下暮潮平別離乍遠情方劇
又遇關山度笛聲

楊州八月十五日舟夜

玉笛飛聲錦纜催寒潮纔及廣陵回烟花萬室諸橋夜
專向中秋月裏來

過楊州有懷舊守吳子實

夜市高樓簫管清欲諳風物自關情隔年書識傳魚處
到日琴彈別鶴聲知已陳蕃曾下榻愛人何武尚留名
二十四橋明月裏可從何地望飛旌

淮陰遇仇廣文舜徵邀飲感賦

川尋淮野逢秋爽却話當時聽鹿鳴遠路風塵看鏡皴

舟烟月載書輕積薪似我應遲調投璧憐君幾貽篇

流水十年還此會臨岐那得不多情

經淮陰侯祠二首

漂母韓侯千載風竝祠淮甸走村翁登壇事業浮雲散

百戰聊同一飯功

桐栢川長起暮霞秋風吊古駐飛槎祠宮半畝猶蕭瑟

却計墳旁著萬家

清江浦喜會嘉魚丂含曹置酒寄寄亭話舊

桂叢何處小山青歷覽逢君合使星吳楚別離將短鬢

乾坤談笑此孤亭寒祠過鴈鐘初瞎高柳邊淮葉乍零

把盞無教惜沉醉明朝回首隔煙汀

崔鎮夜泊聞鐘

露寒波靜鴈飛輕遠岸鐘聲到枕清正是秋江夢迴處

誰能不遣客愁生

直河道中覽望

風帆一片滸飛流遠樹殘陽古戍秋楚漢不將山色去

行人指點說邳州

桃源以北河多白鷗挾偶隨羣與波上下舟至不

驚余日見而喜之因誦工部詩曰柔櫓輕鷗外含

[illegible]汶陽道[illegible]用爲[illegible]賦十首

浮鷗白於練容與狎蘭舟掠浪羣相逐迎風翼乍柔

舟居四十日離索漸以苦賴爾忘機禽飛飛近雙檣

夜向花潭宿朝來葉嶼鳴何日辭官守將身等汝輕

掛帆河北渚落帆河南洲豈不念前路眷此意下鷗

河波晚不揚與與一鵃會白鳥酒家前青山笛聲外

盤桓不覺暝人與水雲參試看鷗栖處微茫月影含

落日餘烟渡涼風疎柳隄琴書投鳥宿聊以伴鷗棲

秋水灌百川孤舟滸渺邈不見野禽閒安使道心覺

樂意滿芳洲維舟不舍夫世人既非子却笑子非汝

取樂魚梁上寫經鷺籠邊覩物在意表曠哉稱高賢

九日棗林寄弟

驚心忽報登高候徙倚江楓客裏身黃菊紫萸那在眼

片雲孤鳥總關人授衣月感豳詩舊吹帽風經朔路新

誰在鄉園更翹首封書方及鴈南賓

泊魯橋

扁舟淹泊處石峽駛鳴泉短景留沙際長風急樹邊客

衣寒屢換鄉夢遠逾牽擬悶惟圖史徘徊復掩編

南旺分水飲皖川於水部公署分携二盆菊至舟

因賦三首

旅遊朝復暮物候毎與嗟路轅一派不筵逢九日於皮
勤謝地主携棒上秋楂莫道離三徑閒吟亦當家
移文一日賦猿鶴有餘歡故取東籬蒞來供北道歡露
香千里遠霜色一舟寒試問叢何口以上者
連朝不爲飲此際忘杯濃但涉花間趣何嫌霜後容林
烟横暮舫浦鴈斷宵鐘自詡栖栖處能追隱逸蹤

哀柳葉二首

種柳長河畔繁陰兩岸籠寒風吹漸急幾樹一時空
可怪黃鶯兒經秋不來樹只爲愛春風那知衰榮數

天津道中讀仲弟廷歷横長塢詩用韻寫寄仲叔

季三弟凡三首

偶繙舊簡横吟牘恍似披襟澗壑深恨爾猶爲伏櫪驥
戀予眞若在原鴒燕山月映圖書舫瀛海風清鼓角音
獨向金臺重回首鴈書何日遠相尋
欲知今日題詩畔寒月蹊楊晚渡深爲憶別時猶採葛
最憐宿處滿栖鴒燈前鴈落牙檣影浦口潮回玉笛音
寄語惠連能賦者蚤騰天路共追尋
幾年雲卧淨塵心茅屋千峯翠靄深枕上攤書濃夏木
花前瀹茗囀春禽弟兄長自研庭訓風雅徒知慕古音
此夜客程消寂寞惟於池草句中尋

孟冬十日河西務迴雲距梅溪放舟已八十餘日

誰嗔三月事舟居河上沿迴思獨舒霰雪忽驚維纜處
紛綸猶記別家初毎羣鷗鳥忘機事時傍蘭芳檢道書
不是畏途甘自後生涯原慣海東漁

雪後由河西務北行得三首

夜來但覺北風緊攬帶褰帷雪滿原絶愛曙華浮盥櫛
客衣那暇計寒温
放纜河洲語凍禽熒熒輕雪淨寒林遙思舊業行吟處
萬壑千峯一榻深
驅寒杯酒客舟開醉裏馳神眺望間雲氣萬重關樹[illegible]

玉京屛翰亘西山

銓曹且止亭喜過朱主客子价因相飲邸舍作

野懷方苦禮法迫長者亦復來經過握手相歡忘長揖
當杯一醉爲短歌三洲桃李春可待九陌雪霜寒正多
少容金臺漸衰鬢逢塲俠氣還如何

初至都同朱子价宗子相集况吉夫禮部宅得城
字

數載伏丘壑重爲 帝里行聞鐘辨宮陌下榻倚關城
罇俎逢三益篇章律五聲燕花心賞亟相報逕春卿

同子价吉夫夜集子相吏部宅得冬字

詔　帝重聽長樂鐘禁林晴雪漾深冬寒衣尚殢風塵
色夜扃能逢翰墨宗詰到泮蹤憐舊好詩迎葭管弄新
容須知國士由君致醉見金臺興轉濃

和朱子价郎中至日雪後早朝

千官子夜集宸居朔雪停飛鐘鼓餘瑞色共瞻三極表
豐年先兆一陽初梅風入舞鵷班合葭氣迎歌鳳律舒
積翠凝華題不易莫嫌高調和人疎

張園餞別子价得堂字

絳燭清尊傍苑牆高城鐘罷月如霜美人鶴駕揚州路
子夜驪歌北海堂未許五噫堪擊節尚看三表剩封囊

陪都春色同君到朔鴈新詩好寄將

子相席上再別子价得明字

寒宵不惜酒杯傾醉裏憐君白下行易老馮唐官未調
多愁平子賦先成梅清四座迴歌韻月白千門急漏聲
分袂幾年纔此會肯教容易別春明

馬負圖太史席上次文壽承韻別子价二首

東燭題詩酒未消西山寒月晃窗綃三江玉樹能令把
千載金臺尚爾招投李興緣知己洽落梅歌為送行嬌
霜街歸馬無匆遽寶殿香鐘聽紫霄

銜杯逆旅倍情親佳句多君姆入神別後幾經花州燄

醉來猶許酒逡巡沾塵短燭身仍健滿篋新詩路不貧
倘問君鄉何遜閣早梅先寄日邊人

子相吏部席上再別子价分得五言排律及東字

北地寒方厲高齋雪未融那知千里客併在一筵中刻
燭探奇韻行杯促小童雄談傾四座逸氣挾飛虹省被
占星聚江潭喜路通苑鐘飄陌上由月下樓東驚座名
誰獨分岐感復同臘天將去馬楚水未歸鴻梅信傳官
況蘭聲播友風青門明日別能復醉山公

席上贈子相得有月二字

下馬逢君傾數斗一宵貰盡新豐酒醉來共上黃金臺

試看煙雲為誰有
落落京華歲超忽把君詞賦殊驚骨筵前霜色迷照人
但見流雲度華月

張助甫席上別子价分得七言長歌及簫字

燕京臘月寒氣驕朔風凍地鳴枯條高門酒壚炙繡幕
吹去雪花不見影片片遠落蘆溝橋君從橋畔踏冰過
馬蹄凍脫朱顏凋握策逢君一大噱玉壺沽酒聞泰瀟
高陽舊侶日以少醉睨白日吳天遙此夕忻遇神僊招
西山落月動半壁北斗橫挂銀河杓吏部爭言熱可執
張衡門巷殊寂寥廣庭星宿懸肝膈孤角風雲起麗譙

君飲能歌小山賦君歸不候恭江湖廣陵驛下梅花遂
白馬湖中明月謠我亦慣看天目瓢十年不換裘上貂
相逢可道茅連茹相别寧辭旦接宵
訓助甫席上見贈之作得吳南二字
孤槎千里道東吳闕下相逢握瑾瑜霽雪毎謀深夜醉
直將肝膽照氷壺
客心終日繫江南瘦馬京塵百不堪一自逢君歌白雪
始知朝市隱蘇躭
王元美將之青州書來約會已乃徑去子相席上
分賦懷之得四絶句

開軒見明月停杯思故人空餘袖中書歷落懸星辰
尺書前日來日抱孤琴候山水美東方遥遥爲君奏
單車道北海千柳怨東郊守白知君意無須作解嘲
横金白面郎走向琅琊道積雪照燕關一别令人老
子相席上柬元美
之子平生親吐氣若蘭蕙崔嵬白雲司詩酒日夕㳺語
縱神共軒形忘意獨至詎念我干役一别春六季明月
去左右餘光照夢寐吾旋北闕申子發東方騎塵沙晻
薊門鴻鴈朔風炙臺金古無色路璧夜終悸拂拭雙龍
精相要萬里志氷霜阻良覿豁此截羣利道遠莫致之

[illegible]歎
冬夜子相助甫過集各賦明月曲得門堤山歎四
字
孤館邀賓具緑尊六街車馬散黄昏天風忽送關山笛
一夜清光滿薊門
萬里金波走玉堤九關霜柝㦧淒淒誰家思婦流黄上
腸斷城烏半夜啼
華月深杯寫客顔醉中逸興滿青山天風多少吹簫伴
共笑籃輿出未還
天京夜永月如霜座裏鐘聲出上陽但使故人同一醉

絶勝歌管度霓裳
儀部白聲倫社集不赴
春曹杯酒詠宵寒欲拾瑶華策馬難高枕未離山澤性
不因風雪學袁安
南中偃臥屢經秋朔地奇寒亂客愁不爲銀鞍怯霜路
祇緣興盡剡溪頭
子相席上遅助甫
錦堂晴雪照初梅若箇高軒去未迴禁里月明氷一片
傳呼如向玉壺來
席上賦臘月十七夜月得慾色夜戺四字

九關寒氣深片月揚其輝遙顧三五夕留連轉難寐
明河瀉高楼霜華皎如拭把酒梅花前柰何嬋娟色
霜角冷千門起步牛斗下殘月動西山白雲飛中夜
月下金巵巵盈虛嘆若斯圓輝豈不復還待春風吹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八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九

丁巳歲

開歲二日子相助甫過集各賦洽字

燕山一冬霜雪壓春光束縛玄冥匣昨夜春皇手啓之
千門萬戶條風洽上苑雲晴曉氣暄御溝氷泮新流狹
二子何方策馬來入門宛與雙虹押尊中斗柄廻七星
舌上詞源吐三峽痛飲催春不放春恍惚桃花滿前插
郭外芳菲幾日濃只待鶯聲試單袷

人日值雪偕助甫集子相第得寒霞龍西四字

春光七日滿長安愛惜梅花逼夜看一片樸人催進酒
無端玉笛解生寒

此日堪題勝緑花五陵新酒潑流霞獨携瑶瑟尋高調
一醉春城白雪家

燕臺暗色見歸鴻盡日追歡郢曲中四郭白雲飛不住
未央靈氣擁神龍

栢葉椒花總入題宜春鍾漏漢宮西歸途不用燒銀燭
夜色真堪照馬蹄

懷王學甫絶句十首 有引

余與學甫在西曹嘗代尚書覆奏中外獄牘接
席三栢堂者三年學甫先擢安慶太守行余尋

被命於錢江右則學甫以外艱解任矣而余之
弟使學還里舍也連遭兩世三大人變故蕭瀟
楚驛死矣然聞學甫起飭兵常鎮諸郡屢獲戰
功書來約會草土中一爲慰藉詎意其不久復
以內艱去吾徒薄命何略相近也丙辰余循例
赴闕日騎馬向蒲坂士人扣學甫起居不能詳
乃展懷成詩十首蓋聚吾二人出處離合悲歡
大致不尚摛繪也於是附便翼傳蒲坂學甫見
之知不免沾巾云

朝問視草白雲司高鳥陳鐘日和詩一自春明催五馬

至今楊柳怨離卮
人醉亭下皖江雄爲政如君渤海同三月棠陰春老去
行人無計挽飛蓬
當岸洪都使者冠九江風雨駐旌竿蒲原芳草離心急
祇上滕王閣上看
白石青山伏枕餘吳門忽報一行書江烽海浪南天暗
險道王遵自叱車
月黑松陵羽檄馳由拳城下卽潢池可憐尊俎長吟客
環甲親提十萬師
半夜傳餐破賊舟手旗一指海氛收凱旋坐揭風雲帳

戰士□□血衂骹
平江露布達神京不作終軍枉請纓　天子論功先汗
血金繒爭賜伏波營
策杖荒廬淚滿山斷猿啼處樹痕斑何堪人事逢談虎
報爾毘陵哭母還
重遊京洛苦風塵裘馬相逢少故人何處從君問顏色
屋梁明月夢中身
太行西去古蒲城風急黃河日夜聲剗却中條栽汾水
春來梅信得兼程

送太學生劉伯良省覲還楚武庫方回之弟方回以考績領封典伯良來回亡母

風烟抱劍一劉生磬折來叅俎豆榮春草夢醒南騎發
漁陽涉屺不勝情
伯氏承恩仲氏歸雲霞初捧日邊衣高堂蹈舞開花誥
江漢龍文一夜飛

同子相助甫席上賦得春月曲

春事三旬度超忽相逢慷慨憐容鬢當筵索照金鏡遲
輙向青天喚明月月被東風吹不休徘徊一駐蒼龍闕
爲照徂冬霜雪多不盡寒姿走林樾燕山主人氷玉骨
拜月迎春狂欲蹶月彩流祈祥可吞吸來琥珀丹霞滑

歎絲行樂及三五數節長吟飯新歲織錦樓前拾桂枝
吹綵簫臺上施羅襪把君袖投我軏仙人橫笛激繁音一
夜關山楊柳發

東選部查兄性甫二首

看花舊事感同袍偃蹇青春首重搔劉向十年吾更後
陳遵百事古能高敝裘壓滿還羸馬孤楊星寒只寶刀
叔夜投書心未忍恐將交誼有山濤

長安易遣歲華深不覺春風又客襟䮫驥櫪間千里氣
鷦鷯巢裏一枝心玄情已恥雕蟲技狂態猶揚歌鳳音
君上金臺懷更切何人先得應招尋

況膳部吉夫席上送宗參議子相之閩陳僉憲子
韶之浙得人字

尊前同是宦遊人觸目離羣作外臣雲度雙旌天目曉
花迎一棹武夷春別筵遽起銷魂賦遠地無輕報　王
身寄語柳條連夜綠明朝攀折向征輪

贈山陰吳封君兵部員外俊之父

山翁抱郄稽山陰出入雲門携素琴醉蹋青苔拾花蕋
春風紫燕耶溪深荷鋤只在子眞谷掩卷時為梁甫吟
自道明經重所託致身有子成商霖一朝　明主賜章
服義方多却千篇金太平麋鹿怡山澤日捧華封祝願

心心逸能伏羲氏訣與高欲枕王生齊江南亦有函關
氣顏色宜翁千歲悅

上巳集汪正叔館再餞子相于韶得多字

䘮回門巷罷鳴珂佳節從君欲放歌為樂尚憐春色淺
相逢其奈別筵多高雲照酒停燕關芳草牽愁出潞河
醉裏龍泉堪捧贈湖心風雨愼經過

讀盧郎中希稷平倭議因贈

開卷虜在目何愁海霧深曾逢納履事遂有請纓心表
餌畢陳論韜鈐激壯音相君還燕頷莫不惜分陰

助甫席上送子相入閩共賦鐘簫二字

別思殘明燭春愁急遠鐘驪駒一以唱鴻鴈不堪逢執
戟還吾姊含毫莫爾容寸心天際月先挂武夷松
怕聞知已別不敢問春郊酒為難言醉魂從共賦銷垂
楊渭城雨明月廣陵潮莫作孤飛曲愁君白玉簫

再送子韶

使君南去擁雕輪吳越春來罷戰塵好語西湖桃李樹
倍將芳色早還人
旌車三月發燕關新柳纔堪照客顏行到江東暮雲遠
相思應上敬亭山

助甫夜過期子相話別不至共賦過字

莫問天涯路今宵且奈何關河春鴈少風雨暮潮多古
道論三益愁心寄四歌不知鳷鵲月耿耿為誰過

太學春丁陪祀賦十二韻

今古斯文主乾坤秩祀崇百官儀自富五老瑞非空上
日文明運春陽元氣宮牢知過魯異樂與在齊同黼黻
將綸綍（先一日制遣主祭大臣百官朝服侍班）青衿集冠童分庭馳小相
及席肅元公綴兆匏絲應馨香俎豆通地殊十室隘禮
即兩楹隆喜與圭璋列言趨磬鐸風泮芹經雨綠壇杏
炙燈紅出璧尊堯典圜橋陋漢功詩慚言志處聊以慶
愽懞

送子相叅議閩藩十首

曉日征鞍出大都青門楊柳怨離壺漢庭不得沉方朔
一夜星光轉射湖

廣陵一棹去迢遙明月高樓紫鳳簫借臥淮陽　明主
意問君何日更歸朝

爾家住近百花洲使舫經過只暫留不比淵明松菊逕
歸來遽得問西疇

洋子江頭風浪平金山寺裏暮鐘聲經行莫唱江淹賦
恐使魚龍泣夜明

西湖畫出水雲州為爾談之作臥遊此去吟詩青雀舫
花間爭見拾琳璆

捕天天目散晴霞照爾江頭使者槎何用移文笑逋客
前程已入建溪花

吏隱眞成宗少文高篇一一挂蒼雲武夷三十六峯裏
何處鶯花先遇君

贈君龍劍把其鐶風雨江湖失醉顏舉目虹光亘天外
行人已到湛盧山

九曲溪頭訪幔亭洞簫秋月聚仙靈衣裳一惹烟霞色
官舍鷗眠晝不扃

七閩烟雨荔枝天問俗千槎乳雉邊鯨海稍閒風浪伏
拜官元是重旬宣

子相將發過我夜話得虞字

上苑重遊日看花少舊徒官遲賓屢戲客久僕將痡祗
賴能詩者時來對酒壺詞中亦丘黎席上拾琨珸詎意
雙尊畔俄開萬里塗平原聊以試江夏不須虞劍是何
人按東從此路驅龍蛇愼厄歲風雨別清都秉燭心能
鑿乘槎約豈孤黃鸝春不語白石老將俱閩越多鳴鏃
乾坤一染觚欲裁西牖月繫爾鷫鸘襦

席間同馬負圖太史留別李伯承比部得寒字

花間雨氣暮微寒尊酒相逢似握蘭官寄白雲殊汗漫

詞伯青海故波瀾泰碑曾殺行將問柳色鶯聲別尚難

此去幸同能賦者報章應愧碧琅玕

將適東土過助甫考功新居酌別二首

風暖遷鶯處雙杯挹紫霞架書宵未帙庭樹夏將花數

至非羊仲相酬似習家更闌不遽起明發即天涯

海岱吾將訪文章爾共期高齋今夜酌華月幾秋思氣

爲蘭荃洽名將水鑑推相懷知有賦多屬鳥鳴時

雨後城隅公署席上留別高伯宗李伯承張子畏

況言夫汪正叔五君子得浮字

朋簪聯大雅客旆屬芳遊祇借東郊別還爲西第留開

筵歌風雨選地比林丘鶯以求入語雲因送遠浮泰山

瞻孔孟華省戀應劉蘭蕙尊前握琳琅燭下收燕臺多

士運會壁一經謀回路言相贈鴻書又半秋

憩呂公祠二首

溢水祠垣敞升堂獨斂襟松霞上征盖石蘚藉携琴二

客黃粱蹟千年碧草心何時悟眞訣高枕玉山岑

一上邯鄲陌能通夢覺關紅塵舒客况白石覲仙顏樂

裏遊能佩丹鑪鍊未閑踟躕倒景下雙鶴自雲還

睢陽屛間覽江西督學王新甫書度隋隄十幽恨

然懷人因賦

粉閣聯飛日華東狀賦聲名忝爾同別夢每勞芳草候

清姿如對繇毫中談經何地深門雪吊古吾將采國風

引領匡廬舊遊處恨無倦術馭飛虹

雨後過濠梁聞倭夷寇盱眙者將就擒

淮水波微見釣綸薰風時拂倦遊身梁間未辨觀魚跡

陌上多逢躍馬人雨過　二陵連秀色樹清三甸罷輕

塵萬方自是來王日會報旄頭墮海濱

大柳道中二首

經月馳驅薊洛塵渡淮風物稍宜人溪廻路轉滁陽近

一片青山入眼新

晨風滿路翼新苗捷下岡巒驛馬驕客旆不嫌前進緩

小村啼鳥隔溪橋

江北農婦謡二首

溪水多時梅雨天婦姑相喚做秧田曾聞世上花鈿好

插在誰家雲髻邊

見說江南蠶婦忙何如踏水插新秧嫁時亦有鴉頭襪

自到夫家那出箱

警時過滁陽會環山孫丈以雨中高臥見誇仍出

涼衫相贈却寄一首

客程何意過君門倒屣還能具綠樽風雨却追西澗跡

[illegible]上廊瑤圯贄言解衣情同河梁切把劍神爲海檄軒
莫戀醉翁山水樂徵書將下薜蘿園

題和州香泉池上

香泉寺裏一停驂濟勝由來性所耽傍路黄梅逢雨過
入庭青嶂與池涵春衣每想狂夫浴德水還依大士參
天目草堂飛瀑外計程應喜近江南

過宣城會宋東原太守招飲泰和樓

旂傳經名郡逢君愜素期循良追自昔契闊慰于兹城
貯千峯色樓傳六月卮余慚大夫賦人重細侯思世事
談來切朋情別去遲窻中有餘景爲憶謝公時

白雲寺雨後發

征軺初度宣城路竹裏禪關爲客開好雨送涼鳴磬歌
微風過午洗梢回千峯翠擁衣衿動一徑香隨馬足來
望入鄉程遊豈倦前村啼鳥轉悠哉

立秋日集帶清堂有鮑景遠洞簫

烹葵同酌小園幽雨過高峯翠滿樓暑退池蓮魚共戲
涼生庭樹鳥相求簡書幸以鄉程借翰藻還知客興留
更有洞簫翻羽調曲中如報鳳林秋

贈奕客鮑景遠

江湖浪跡抗風塵對酒圍碁岸角巾攻敵還藏守黑意

回生如遇授丹人曾聞此數出河洛但見爲謀象楚秦
愧我愚心無所用窺枰祇弄草堂春

贈通政石川張公

肆志休將富貴論飄然來往出龍樊青楓暮雨吴門棹
黄鳥春風雪水尊點筆常賡十九首下簾仍讀五千言
由來張摯多閒趣誰謂銀臺簿主恩

天目山齋藏稿卷之十九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

戊午歲

初至東省喜遇王使君元美

何緣忽枉青州駕相顧惟餘白日心畫省幾年離後夢
泰山今夜興中吟佩刀近辨風雲色鼓瑟春從桃李陰
但說王遵能叱馭如君年少更難尋

立春明日雪中郊行

昨夜春盤醉紫霞漫驚晴雪舞城鴉馬蹄踏散寒雲色
彩燕家家表物華

雪後張子明使君馳寄寢氈詩以謝之

春到山城不見梅寒深客館獨銜杯開門忽報清源信
疑是海神車上來
雪壓清齋飛凍禽故人投䞋比兼金雖然勝却袁生臥
猶是青氈舊日心

得謝茂秦寄懷詩

別來嶽臥老慿藤醉把君詩雪裏曾尺素漫傳三載字
梁園春鴈轉難憑
强起山東鼓篋官春衣欲試杏花壇當年只說靈光賦
麗藻逢君更不難

適登萊校士諸寅設餞東郭別去却寄

聘棧篩能雪初晴綱士何辭海國行花信故催離袂急
酒斝偏傍疊歌輕千村綠意廻堤柳二月清寒滯谷鶯
爲語城頭華不注好留春色候歸程

發郚平值風雪

獨攬征衣狎曉寒平原飛雪暴旌竿春光一月風如此
故國鶯聲喚採蘭
雪中車馬響殘冰長白山前晝氣凝不恠東風遲柳色
春愁怕惹鬢絲增

長山東發簡青州王使君

整轡發山邑晨光没遠坰寒流氷影綠殘雪麥芽青鏡
惜潘郎鬢囊探老氏經東遊激昂意孤劍有居停

宿金嶺驛

雪殘空館暮啼鴉海岱春寒每憶家坐檢塵編托明燭
孤鴻那復響天涯

早春同元美登雲門山得雲字

十里丹梯越鹿羣洞門殘雪鎖氤氳城陰半入千家樹
海氣全通萬壑雲石砌倚空虹欲墮松祠映日鳥初聞
漫驚麗藻援孤賞玉笛春風醉右軍

雲門山懷馮五汝言

石磴捫蘿雪半殘芙蓉倒挿郡城端青天門戶仍松桂

白日鍊霝有羽翰問主轉增看竹興求仙未得茹芝丹
孤雲豈怨辭山客不散春風蕙帳寒

寄弟

驛路關橋綴玉珂海風宵急港增波半門苔水春應暖
二月萊州雪正多冠蓋不須疑隱思藤蘿無處托狂歌
山園稚贈田家樹幾日花前試越羅

夏店驛

諸溪近海暮潮增客路春寒思不勝庭雪半銷空館閉
鳥棲鐘歇又燒燈

膠河東發

數村烟際柳微黃白雪光中驛路長片鳥不飛山色遠
東遊劍旆指扶桑
雪白山青載簡遊春風未換鷫鸘裘題詩為報蓬萊閣
蜃氣珠光莫浪愁

早春寄張吏部助甫

故人如問別來情海岱琴編一囊輕殘雪罷鐘孤館暮
嫩楊飛鳥亂山晴鑄人愧我無經術綜吏知君有政聲
夜夜相懷欲相見薊門春月是張衡

萊州署中見竹

忽驚蒼翠揉簾來瘦影偏宜傍栢臺略似南山開曉幄
亭於東海佐春杯
竹根殘雪盡屏寒觸眼翹枝碧可餐若到黃昏添月色
也堪一曲下朱鸞

東萊署中酌杏花前

海上花遲露氣涼一枝春色對殊方秦橋漢畤無消息
却道神仙托醉鄉

登蓬萊閣六首

蓬萊閣上起鸞笙碣石雲紅嶠氣清海水冥冥春又綠
至今無處問徐生
蓊山映帶曙霞關千尺巉巖海上臺仙馭有無春色裏
長空雲盡鳥飛廻
萬里晴波蜃霧消迎仙猶識漢皇橋瓊樓半倚空明上
日晚微風落洞簫
鞭石乘槎跡未分衆山杯外送斜曛漫將海水論深淺
歷盡滄桑是白雲
微茫氣色閃金銀島嶼桃花細浪春酒洽正臨遺覽迹
月明疑見弄珠人
南中烽燧近如何江海魚鹽願息戈干羽七旬應格遠
鯨鯢休破越裳波

與謝將軍飲蓬萊太平樓

森入崆峒爽氣吞十洲彩翳散朝暾天垂碣石虹蜺汲山壓滄溟殿閣尊波靜可通重譯使城孤還識望仙門自聞淺水揚塵話笑爲將軍罄酒尊

元美招飲青州城東角樓得論字

太公封域莽關原慷慨飛欄白玉尊春暖萬家桐葉邸雨晴千樹杏花村中天滄海風雲潤落日鐃鐘海霧昏四境寶刀動藻起登樓汲作仲宣論

過元美象隱齋

官舍能深仲蔚蒿蓬間新賦祖離騷開尊曲沼啼雙鳥散帙晴園熟穀桃祖法已容孤客醉文章莫向衆人高只緣府外風雲色時惹雄心問寶刀

高生鴻翀曲生仲陳生珩兌生馨來見棣州賦此勗之

風雨孤城退食初逼人佳氣藹璠璵明時經術卑詞賦應詔須教薄子虛

送武定張兵憲赴山西參議

使君雅操恭懸魚單旅能敦卻穀書曹劍齊封行化後楊旌晉水沐恩初麥秋天氣晴飛蓋梅雨山城夜駐泙處處民窮俱到胃試將擊壤問堯墟

過呂方伯新構清和軒

隱几從容退食頻一齋瀟灑出風塵庭陰不改棠枝舊井脉遥分濼水新散帙鑪香孤鳥暝對人茶椀衆花春情參吏隱吾能共華月深杯試角巾

段侍御偕諸使君登岱以校士不得從奉寄二首

嶽磴千盤宿上方中宵高識太微光不緣風雨依秦樹共據虹蜺壓曾觴日觀花明仙女榻天門雲落使君棠還憐絶頂行驄處下界鶯飛六月霜

爭傳軒蓋擁崔嵬孤抱盈因望遠開自愧亡羊求證道誰將相馬比掄才天風幾夜思滕閣帝檢何人問漢臺爲語山靈留氣色追蹤有日踏蒼苔

立秋後一日懷元美三首

海鶴傳來岱嶽詩玉霄煙雨杖藜知吳閶楊柳憑誰問報道秋風一夜吹元美登岱詩有依微倘有吳閶在欲向秋風問羽翰之句

射柳轅門五日觴孤庭不分臘梘黄文園渴病吳娃小雪夜狂懷越路長元美吳人也有吳娃戲之

天目山頭紫氣濃化城香梵落晨鐘何時共把盧柟賦醉爾梅花二月峯盧柟爲余作天目山賦寄元美携寄而天目二月尚多梅花

諸僚友集德藩外郎

歷山青啓虛樓榻秋日凉催別館筵雲度似停歌縷上花疎猶照舞觴前捲簾適與吟懷愜投轄曾無吏事牽

還憶西門飛蓋會豈勝東省盍簪賢

同年李子中集平原張氏園

弭節及初涼開筵傍晚芳平原公子館殘雨使君觴密
樹低遊盖疎篁隔舞裳醉憐雙鬢色無復曲江狂

聞砧二首

昨日鄉書寄葛衣官忙不覺井梧稀無端最是東鄰杵
枕上撩人嘆未歸

槐庭過雨澹秋陰南浦芙蓉夜月深錦字不來江水闊
重門何處又敲砧

校士適兗未暇登岱山因東沂州張伯垣使君四首

天際芙蓉半紛冥棗林朱實荳郊青干旌入魯求風雅
可是當年季札聽

平生五嶽興都奇千里衣裳岱色披不遇河源張博望
海東八月又虛期

來於日色辨隋珠古杏壇前覲魯儒未及南樓舒古意
况從東極問仙都

美人何處弄溫泉越觀峯頭自紫煙但寶仙人九節杖
不妨霜磴謁鈞天

汶上

平原如掌棗林多落日風煙渡汶河誰道昔賢無隱地
昇平冠蓋校鳴珂

謝大石王孫寄畫三首

河汾書信隔年來滿壁煙雲掌握開流覽百迴不放意
始知龍種是僊才

尺練叢山疊錦雲興來誰復讓善裙花前停筆凝思處
盤礴春風酒半醺

并州剪刀不在手誰截中條一段來挂向秋堂坐明月
恍還天目讀書臺

長淸道中呂方伯有作見枉次韻奉答

岱頂飛雲往復還觸人新句轉相憐秋風客鬢雙魚後

吳苑鄉心一鴈前滿目青山那作主隨車綠酒儘成賢
驅馳漸覺馮唐倦愧殺黃金鑄馬鞭

同諸僚友往遊靈巖道中作

共向名山訪赤文莫言吏道遠仙羣豈無初服投玄豹
先把狂歌寄白雲石髓遇人秋未化桂枝爲賦古曾聞
前旌漸入煙霞色回首塵途隔暮曛

將至靈巖喜晴柬同遊

天教好雨濯塵埃百疊巖巒曉霧開谷口馬蹄泉響亂
峯前鴈影日光迴潤添三秀邀仙杖香散千花現佛臺
試問同心纓冕客攀躋可是證盟來

宿靈巖二首

天路不可極巖眠世已忘鐘聲收梵樂露氣約空香榻借支遁上鐙分伏虎旁湛然金篦照何處有迷方

徙倚虛危側齋心叩鹿乘香臺圖紫玉覺路近青綾對月空千象逢僧說五燈一宵超俗網且莫問長興

雪後閱藝作 時於堂邑

蕭然鶴氅客中身雪掩重門懸鼓頻有興難尋移艇處未眠應爲立門人寒添孔瑟清堪奏光借隋珠夜更珎北地梅花殊不見秪憑銀燭探陽春

清源張使君席上送呂陳二使君入覲得開字

高館離筵及夜開同心欲賦醉難裁孤城霜雪朝天路雙節風雲報王才香拂院梅清几簟寒邀池月勸尊罍漫將別思傷留滯會見春光日下來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一

吳興吳維嶽峻伯著

送陳憲使歸隱巴西四首

世情鹵莽甚喜爾一身歸題柱曾車馬灌園迷是非青天尋藥路白日釣魚磯信美盤龍甸春風滿蕨薇

解組胡匆遽非輕報國心淒涼去婦歎磊落還山吟驛路岑腰折江流雪後深濟琴時可弄萬里念知音 憲使善琴

岵屺君曾賦青春有待行却憐投杼事翻悵捧觴情齋雨涪江柳濃花錦閣鶯但依鳩杖醉心跡底須明

青山得如意況復舞衣時春酒逢歸熟浮名悔去遲險經迴馭路貧下讀書帷何日雙流鯉傳君過峽詩

奉懷司空南坦劉公

呂山溪畔一魚竿高枕衡門革履寒四澤舟隨春水泛孤松席傍午雲攤玄纁問老書將下丹竈逢仙火未殘尺素今朝傳歷下到時應對槿花看

千佛山覽眺

路近諸天亦草萊春懷忽放白雲杯樓臺平接湖光出桃李遙飛野色開洞口泉疑龍鉢貯香中人似鹿車來援琴且據三生石月動前峯倦鳥回

春日林院試諸生

索駿誰言只按圖眼中奇氣濟南儒條風正艷生花筆
滄海還呈照乘珠童冠後先春服候典謨師受古文區
君王日待公車薦對爾何須賦白駒

登院中明遠樓賦

海岱登樓絳帳孤文昌清切敞瑶圖青山四郭春嵐散
碧樹千門暮有無爐氣入雲通畫郎樓切德藩鐘聲傍酒落
晴湖憑高樂意琴編在沉復和風似舞雩

再遊靈巖即事

去歲摩崖秋桂姿重來正值暮春時刺梅香雜慈煙細
布穀聲催覺雨遲曾聞法定開山夕卓錫坡陀迸靈液
至今雙鶴乳池上萬載空山汲芳澤甘露泉頭遊蓋揚
笛聲吹送朗公名石傍祥毫不散五花殿忍草長青四絕
岡停車信宿椒巖下嬰飯蒼精把飛瀉蔡卞書摹苔蘚
中不以人廢書許遂句繹星辰夜閣榜唐宗尚紫泥珉函載
捧高皇題護持信此安龍虎時作風雲滿石溪

泰山下校士獨居書懷寄弟四首

花明岱麓盛橋門偃息高齋客思繁盡道岑頭窮萬里
登時好見鳳林村
柳條垂地棗花收季子辭歸一敝裘矯首蒼涼吳觀月
照人曾未到揚州

大塢溪深萬木蒼種魚日日思吞塘南雲一片懸雙淚
何必高山擬太行大塢荒隴山名
金曜房櫳桂作林出山誰和紫芝吟願將天目溪中水
寫入徂徠署裏琴

聞助甫轉考功員外因寄二首

岱麓淹風雨誰令意忽舒朋情餘贈劍吏計重除書事
避祈奚日名傳裴楷初經綸公等在吾盍賦歸歟
世事方如此因君想治安民應五袴易吏乃一錢難古
道頻船重春風舊服寒冰心思報主只把玉壺看

子相遷官督學東寄

嘉命同承出禁闈恩光猶借外臺臣八閩禮樂全憑汝
三載鶯花已負人綠綺山川天目夢絳紗童冠武夷春
長風不得來宗慤日詠蒹葭意未申

青川村聞鶯書懷三首

驛舍鶯聲亦可聽羈懷忽似夢初醒春花春草空愁思
吳水吳山多酒瓶
桃紅李白武林間日日啼鶯不放閒記得醉眠湖館月
踏歌同向柳橋還
列峯樓外綠溪迴涉趣陶園有弟開最是春風能勸客
停車多送鳥聲來

寄小[illegible]价儀曾

上東門外別君時醉裏聞君伐木詩曾國儒風難著作漢京春省盛威儀平津討論賢良對建禮封章近侍知漫比關西清白裔毘陵奕葉盛于斯

喜蔡子木姻長來總東臯席上呈此

每從海岱寄孤吟捧袂中郎喜倍深甥館百年常倚玉主恩雙節竝橫金清依臺栢初秋氣密傍庭花未暮陰杯酒莫牽鄉國話恐教鱸菜思難禁

立秋日蔡白石王繼津見枉得三字

山城涼雨恣淸酣秋氣先於竹裏探吏事且從譏滿百人情莫謂近朝三蔡邕喜倒同臺屣王翰便過隔院驂懶性向來辭賦草靈光休問魯城南

送王僉憲愼徵再入賀　萬壽

使者乘秋謁　帝關衣冠重得近　龍顏香凝五時逢新典時西苑重建禨殿落成花引羣仙識舊班警報定稀飛電夕呼聲只在繞虹間孤臣千里徒瞻遡祝誦年年指泰山

蔡憲使還自萊州晩過留酌

孤燭論心處雙旌問俗回賦因觀海出筵爲賞秋開城漏當窻落園香近酒來無言縻絲貢征歛日堪哀

對庭中蓼花偶成二首

庭蓼花開幾月紅宦情時寄野香中涼風坐想苕溪上雲白山青醉釣翁

生長湖南狎此花空庭過雨綠橫斜莫將憲府疑江閣一片歸心又及瓜

書俞星士卷

昇平祿隱自逡巡相遇何須訝積薪不爲流年嫌素髮對君盈識喜和嗔

書毛相士卷

本是蒼山碧水人偶牽榮祿混風塵多君却許神僊骨丹竈雲封未得親

元美解官後寄二首

涼風靑野動歸轅短疏蒙恩仰　至尊壯歲遽投梅福市幽懷應識孔褒門賦傳鸚鵡名難滅圖泣麒麟志尚軒莫謂騷壇雄九辯却將震澤比湘源

明時忽漫請懸車慘淡風雲捲旆初毛骨豈慚金印肘功名因付阜囊書家尋范蠡乘舟處情切緹縈代父餘一自使君辭北海客來常嘆綠尊虛

贈朱方伯新茶因貽以詩

投君以綠荈出我屋後山千里走東國乃從鞍轡間開緘溢芳氣不受風塵頑試以清滑性傾飄悅心顏與君

昜兹味忘彼世路艱

同諸僚友再遊千佛山二首

招提翠微半花雨坐銷憂不共東方隱盛追上界遊山廻三觀麓秋落九河流興洽醍醐盡聞鍾去且留

秋光動濟上千仞促傳杯仄石尋僧路空巖禮佛臺湖浮雙樹出城帶數峯廻莫爲行廚遠還當問菊來

送翁見海中丞督撫江南

十年江國沸鯨濤仗鉞才名歷佩刀吳借䇲恂歌再起（中丞舊鎮蘇松條政）周推吉甫力偏勞繭絲誡吏風諸路羽扇提兵校六韜莫擬功成辭印綬漢京麟閣自來高

送徐汝思兵憲率師備禦薊鎮兼呈總督虞坡楊公

匣鳴龍劍發秋風定遠爭邀薊北功齊士至今優技擊周師本自美車攻霜清塞草稀胡馬月冷城笳亂朔鴻總旅更聞充國在併看方略勝湟中

多君氣槩亞劉生祿甲先趨破虜營北嚮旌旗迎鴈陣東來士馬擁雷聲關南六月長驅利野外千羣戲獵成隴水梅花羌笛動與誰擊節受降城

讀鎮山方伯喜弟至二詩感而和之

別弟余方恨聞君弟至詩同悲在風木有夢乃恭迎水渺飛急冥天雲去遲孤懷秋欲寫只把菊花枝

爲愛田家樹相依召伯棠雖情劇鷄黍鄉話到農桑風下魯門葉寒生青野霜知君不寂寞尊酒又重陽

秋日同諸公汎舟出東郭門賞荷華不近山二首

濟水流出郭持杯瀞岸花連岡廻紫障一柱矗青霞仙麓偎人路華池玉女家由來東海故擬駐浮槎

馬上飛心久同嗟柱杖遲孤峯拔地起亂石簇雲危翠擁香簪濕青霧雄堞披自宜淹盻賞非忘入城時

雪中飲殷正甫太史第

目雪過君載鄴架圖書真喜玉爲堂碧山未許梵魚隱濟世誰希歌鳳狂高燭暗搖簾外影小梅微度酒邊香宦遊徒著先生碩東郭今宵有醉鄉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一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二

庚申歲

元日立春同邢伯羽憲副周台仲僉憲集憲長楊
子正第

春臨歲首合芳晨祿隱東方附德鄰勝底桃符多氣色
菜邊椒頌轉風神郎看海岱晴光滿漸覺池臺淑景新
誰識穎川星此聚濫予亦作絲毫人

再次子正韻

纔看五夜斗杓更即喜千門綵燕輕坐裏雲峯餘宿興
聽來歌管競新聲綠尊晚傍寒梅送絳燭宵通霽雪明
和氣已占同道泰衰榮何用和唐生

雉山太史見枉雪霽約遊千佛山之作次韻奉荅

欲問城南般若臺三叢應繼栢尊開齋清更着春初雪
心遠難尋濟上梅青筍故鄉生事足丹砂大藥少容回
滯留豈受浮名縛且與高歌踏雪來

送中槐周使君行部海右

郡壓春光一路舒使軺東去問菑畬雲門尊俎遷鶯處
海嶽樓臺出蜃初俗變百年人買犢風清雙旆吏懸魚
橋門若有絃歌士漫爲狂夫悉起居

和伯羽春日感懷之作

山城春冷鴈初回何處新詩韻落梅客興未隨殘雪盡
酒船應報故鄉來

魯門南下是金陵作使鶯花醉裏曾春色忽乘高調乇
歸心同欲問河氷

只說周南苦滯留春懷翻是厭東遊相逢莫話秦淮曲
月色簫聲共幾樓

柬李于鱗

蹈海悠悠跡已沉高懷四十忽抽簪摩天黃鵠入空慕
滿地青芝爾獨尋歷下清流周史疏關中遺草楚狂音
東風雨月鶯初轉欲及芳菲問漢陰

以校士發濟南有懷子正伯羽台仲諸寅却寄二
首

日日追歡柏葉杯宦遊何幸侶儒才高齋碁局春星入
新水歌船暮雨迴海岱百年容此醉乾坤雙眼對君開
出門即苦懷人遠馬首傳詩問驛梅

別來還爾不勝情爲憶新年樂事盈句入燈筵春自麗
杯傳雪署晚尤清使車祇爲人文發客夢頻因物候驚
報道江南桃李盛鄉心愁絕更聞鶯

春日感懷雜得十首

若水花紅春滿城濟南猶落塞鴻聲早教楊柳知人意

一夜閒山筍蔓生

雪後脂車下魯門岱雲千片近前村鄉書未遇南來使
却憶梅花正滿園

三載洙壇禮杏花誰人作客怨天涯只因寶鏡憐青鬢
不管書籤負絳紗

魚蝦千艇紫梅溪花裏尋源聽早鷄若道浮名非自誤
春鶯只向客窗啼

栢院蕭森點瑟孤閉門擁帙至棲烏月明浸疊江南曲
曾伴離人醉碧湖

鎖闈微雨坐諸生山縣輕寒布穀鳴正是浴沂言志處
客裝春服理難成

去春小謝促歸船隔歲仍將旅夢牽且就岱峯睎曉色
一尊吟眺入吳天

夜夜夢廻天目鄉覺來鳥雀鳴春堂西湖酒熟正花柳
安得兩山插我旁

出門晴雪歷山陽庭草幾日三寸長客鬢常教如草色
春陰何惜換殊方

山城論藝坐更深力倦聊將曾酒斟見月獨吟芳草院
聞鐘不寢異鄉心

子正伯羽各枉別懷和章復走筆荅此兼訂登岱

舊約

別來十日柳條柔桃花未綻麥花早泰山霞片墮枕前
夢着只在吳興道我有諸弟滯漁磯書來慰我顏色老
年幾半百未稱意天目千峯雲浩浩栢臺置酒釀其枝
新年藉甚開懷抱棋局禁將世事論詩篇放把滄波掃
向人肝膽眞者誰身外浮名何足保開門喜意動官梅
爛熳瑤箋握芳草關西伯起氣故奇太史金陵騰翰藻
樂在新知恨亦多白首相期同綺皓三月寒輕日覲峯
緘詩且報登臨好

平陰即事

山雨霏微講幙深征軺半月駐平陰庭栽小栢回春色

縣隔疎鐘送晚音就枕夢常驚谷鳥披文目未倦沙金
齊臺已切并州思更向天南說鳳林（予所居村名）

子正寄憶秦娥詞二闋戲呈絕句

曾雨齊雲日自春誰將冷落怨西秦好催函谷關前月
早送鍾山夢裏人

平陰倫士龍宴敬庵何少卿第少卿折城外花柳
佐席

華堂笙管雜繁絃講藝初休穀雨天欲以野情舒倦客
故携春色鬧初筵花依錦障禁朝露柳近香鑪媚晚烟

日日但教來此醉鄉心何處更相懸

兗州喜遇吳明卿兼寄元美

每與王猷歎楚材長沙弔屈賦堪哀魯門芳草誰驅馬燕市黃金正滿臺萬事已知高臥勝四愁聊向立談開薊門鴻鴈春方密莫道煙塵斷隴梅

兗城閱藝隙偶讀子美江上尋花七絶句漫興九絶句感懷因效爲六首

春水春山只閑門縱橫朱墨自朝昏惱人不分顛狂句酒味花香忍耐論

怕是黃鸝學囀頻牆頭柳色鮮照人玉華溪上花無數淺碧深紅一樣新

綠蒲青荇看花時湖水村村暗柳枝愛殺網人雙赤脚雨南烟北打魚兒

戴勝初飛桑柘原浴蠶婦女溪上喧櫻桃已紅杏子小酒熟遥村與近村

春光獨有錢唐盛桃李南山更北山別後好教湖舫在歸時不放酒尊閑

暮雨撩人吟不休少陵曾此賦南樓語教春色休欺迮濟水盈無東去舟

酬贈明卿二首

共說湘江彥能令滿座驚春風一以過濟水若爲澄擭瑾矜交籍開尊迫去程長安貫珠玉莫自競清名

芳草坐馳神往山報去輪瓊篇方啓曙幽鳥恰啼春一姓慚余長琴言愛汝眞　聖朝青瑣闥曾有賜環人

再過青川驛

聞賞去歲題詩處小院紅桃落又稀莫怨隙駒塵裏迅日長春靜是初衣

肥城道中三首

麥隴連青蛺蝶飛園桃落盡谷鶯稀倦遊暫喜山蹊路小立泉頭浣客衣

雲端亂發紫芙蓉漢檢秦碑何處蹤碧樹烟深肥子國青天風落秦君鐘

村塢朝晴垂柳低驚心初燕落香泥三吳綠水花如錦九十春光付馬蹄

馬東至故山

半日山程好春原隱復開岩將黃石待溪是濯纓來草木芳心應風塵倦色回只嫌徒御在猶被白雲猜

家有仁氣樓帶濟堂雅山太史聞而贈以額篆奉謝一首

峨峨山下樓翼翼溪上堂樓以吹塤箎堂有圖史哉白

義緬庭訓顧瞻不敢忘抗言關西裔朮樹田家芳徛歟
石室彥惠我虬龍章名家篩斯後高榜雲峯傍滋輝映
草木田疇爵中央岫列謝寠影芸繁鄴架香眷玆文要
誼千載奉珪璋

題楊方伯子正壁間畫

半酣一過楊侯宅木末飛泉瀉千尺眼前雲氣莽松蘿
上捲鷲巖迷斷壁廻瀾激湍不可渡石梁斜桂蒼崖窄
老翁綠髯非凡人曳杖飄鬚縠紋額遺世那為商皓歌
輕身卻賤東山屐蓬頭童子更怪異薜服芝筐脚雙赤
跪進長生金玉書一桃輒賣瑤池跡予本天南麋豕從
久苦紅塵夢山澤欣然自詫遇僊靈願得相從守玄白
楊侯把酒笑余癡盡耶真耶醉不知

萬懋卿方伯新至偕謝少安方伯邀集七星軒

玉節東來駐馬蹄擢蘭弾劍日相携兩賢竝命如分陝
十載重逢却在齊薇院酒香秋月淨竹軒星動仙雲低
只因同志牽微祿歲歲尊罏憶舊溪

得舍弟廷懷寄詩二首愴喜兼劇次韻還與諸弟

尺素遙傳春草間轍過齊曾未能還江鴻怕向愁時聽
壠樹惟同夢裏攀株守自安心故亦艾年未至鬢先斑
涼風倘借南潘檄圃菊溪梅滿笑顏

仙雲縹緲接昊天書到真如汝在前教士古來弦與誦
思家秋後日為年

居東省久有傳言量移蜀恭家叔考功岐翁喜而
寄詩次韻却呈

不待東山已四年書鴻北度汶陽川漢薪幸借虛言表
燕桂還徵世德賢簡要銓衡殊舊日逍遙優杖健秋天
朱顏定為丹砂駐扣訣應容造膝邊

朱中丞門人鄭日休由其鄉來依中丞館即授公
子經將辭歸賦此贈之

怪汝五經笥猶然秘論衡問奇輕萬里見面次諸生元
定師門舊安豐禊話清衣沾壇杏雨琴寫壁書聲寸草
親庭思涼風客棹行仙雲懸別夢閩樹悅歸程學已希
皐撤詩將賦鹿鳴他年重席處應識侍中名

秋夜過懋卿方伯清和軒項少安方伯亦至席上
賦二首

偶以退公暇就君池上軒涼辭河朔飲靜擬辟疆園三
友此竹樹十年今酒尊公車舊朋輩幾得石交存
喜君重握手況復對玄暉宦跡同携鶴鄉懷迫授衣論
心山月白觀物沼蓮稀誰道求羊徑朋能傍紫薇

中秋夜集諸寅於會波樓

北郭門雄宰濟派東方政暇集儒紳秋分海岱城頭席
月滿樓臺鏡裏身萬樹星辰湖笛夜千家砧杵塞鴻新
明朝更盡中天興華鵲憑君問主人

書王仲山送蔦楓潭詩卷二首 有序

楓潭令無錫時予令江陰義儕兄弟迨予領齊
魯生徒而楓潭亦以方伯來同事出卷披對感
而成詩

使君淸德遺梁溪廿載琴書逐馬蹄歷下重逢何所有
王猷一卷雪中題
澄江綰綬接輝光花裏爭看玉面郎却說文章重鄒嶧

對君惟感鬢毛蒼

霜降夕過台仲小酌得枝字

栢院霜清夜漏遲聞砧忽感授衣時雲臺未築江門遠
棲息從君寄一枝

又嗣台仲韻

高齋鴻鴈歷山涯幾歲東籬負菊花曾酒越吟長傍汝
宦遊誰儗客爲家

送懋卿之山西方伯

風雨琴尊别後孤乾坤雙鬢此征途三年愧我工齊懸
二伯多君楃晉符虜報未稀愁漢塞民時欲授問堯都
太行西去多鴻鴈幾夜停書過鵲湖

長淸偶興

朔鴈宵鐘風乍稀長淸臺上月依依客身猨席猶悲遇
世事巢堂漸覺非

席上贈北山李使君得堂字

濟上千鴻署色蒼故人相對月如霜青霄玉節分茅典
午夜金聲伐木章舊侶總談天上事高懷且醉雪前觴
北山書錦非逋客莫爲移文滯草堂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二

辛酉歲

開歲二日東藩燕集呈謝少安方伯

盤飣椒花擁篆煙紫薇堂上秩初筵素王鐸啓三千地聖帝龍飛四十年廣院笙鐘清雪後高城雲物媚春前時將立春主人詩思凌三謝綵筆深慚向爾先

重經平陰立春日飲梁後川憲使第

山城駐節喜逢春尊酒仍同舊歲人士運曾依金馬盛農祥復見土牛新雲中岱色初褰幔氷下河聲可問津組珮四霑壇雨潤余自丁巳年任山東笑歌還擬杏花晨

早春適曹

五禩遊齊魯曹州此策車輿開春日裏俗問國風餘綵勝門懸帖青衿道載書當年鳴鐸意祗奉愧迂疎

正月十三日夜道上口占

處處花燈夕行行車馬時盜辭別家久猶恐薦賢遲鵲峙班千士星懸朗萬藜寸心當皎月三五更堪期

以比士涖曹十五夜任方洲憲使宴于南華書院

雍熙歲籥薦時髦六轡春寒豈憚勞東省地經鄒伯治上元人遇孟公豪錦燈映戶花爲幄火樹搖觴酒勝膏共喜月懸新鏡滿定瞻奎聚五星高

曹州校士吳行人教傳雪中來謁言且使事江西因對賦五絕句并寄方伯蔡子木陸汝成二姻長

早爲昌時網鳳麟溪光岳色遠乘春高臺獨倚寒雲白何處觀梅勸酒人

立雪諸生晚候門吳均亦解漢京轅五年底是留東魯只爲壇琴璧簡存

寄跡年來笑邴遊竹齋春雪又曹州懷人正值章江鴈腸斷西山暮雨樓

高才誰繼士龍稱更有中郎玉映氷烟雨洪都無剪樹兩賢聯轄羨吳興

使旌幾日過潯陽廣潤門前草正芳歲月轉深人更懶漫將消息問馮唐

校閱稍輟任憲使阻雪東明見懷有作依韻奉詶

雪裏傳詩暮角殘青郊百里阻清懽人文喜值春光早客況愁逢地主難懶帙囊編思取醉愛觀庭竹不辭寒鄉心爲托朱絃寫思入梅花又倦彈

曹州臺中即事

繙藝苦經旬閱院門時將奇字與人論餘寒座撤幽蘭奏乍暖簷消霽雪痕北嚮雲鴻春未斷深栖竹雀暮仍喧屋東苔蕾看高杏何計催開對酒尊

松江龔全山叅知自行部見寄菓筍七種皆鄉中攜來者詩以謝之

霜後洞庭三百顆雨中淇澳萬千枝東風忽漫傳書問南國誰能不夢思渤海耕牛行處買華亭唳鶴聽來疑曾聞周閔稱相厚飲水餘風自可師

贈人

河橋漫繫紫遊韁春酒如油醉綠楊終擬星精求傳說只憑天運笑臧倉靈光賦欲車中著道德經還袖裏藏白日晝懸肝膽映素絲何必嘆玄黃

喜馮汝言遷河南叅議

廿載承明薦子虛腰金纔賀徙官初無窮忠悃傾陽處漸起功名厄閏餘函谷書遲勞遠夢洛陽春早候輕車嵩高若箇同吟眺采得三花速遺余

移檄告滿呈西原萬司功

沿迴海岱轍空勤杏雨芹風席屢分童冠略成沂水趣豕魚未辯嶧山文亦知魯鐸聲難振欲學齊竽曲少聞京洛只今傳啓事行藏惟一扣山君

已矣無聞空歲華東風又入馬融紗三餘豈稱師模重一變徒憐古道遐天上故人誰秉軸江南春水足浮槎緘封隨例煩郵騎翹首宸居絢彩霞

簡侍讀胡正伯司業張伯端二君皆以禮經爲余所舉

聖主端居禮太清鄒枚詞賦鬱縱橫充賓博望箴初獻育士成均道已行二戴共知經學貴一夔難見樂章明魯門春水多琴瑟千里懷人無限情

景王就國高伯宗以郎中遷長史從簡寄一首

桐圭盛典卜乘春粉署新恩重擇人傅拜天人三策褒國開江漢萬年津蘭臺秋賦鄉愁失伯宗郢人醴酒朝供士禮中一別京華難會面且憑魚素寄慇懃

量移湖廣別諸寮友

君恩不棄倦遊人江漢于茲一問津居魯豈辭逢掖舊入吳欣及酒漿春斷金此地逢青眼鳴玉何年會紫宸曉日彭城放舟處岱山雲回首碧嶙峋

兖郡別五公詩有序

自山東量移湖藩時叅知心泉林公憲使方洲任公吾南劉公中槐周公方麓王公皆以景藩之封有事所部不得與余餞別濟南每書來以爲恨而余辱五公僚誼深心不能釋然於行者獨此顧余及兖郡五公者忽自濟盜俱來蓋心之所恨爲不得見而別者乃一時在坐矣於是

五公設府城南道院松檜成林清陰芳馥又北
土一佳境也歌舞𥚃陳握手痛飲而别却寄二
首

東方冠蓋集同心四月任城暖未深詎意别離能有此
翩然語笑總知音筵前半作陽關唱醉裏俱成遊子吟
慷慨登車重回首滿川楊柳轉雙禽

松院陰陰過雨天岱山峯飛翠入離筵拮据恰值分岐處
輻輳還同合劍年魯瑟幾人曾竝鼓楚鴻一紙定先傳
花前杯酒斯須立漫聽驪歌響暮烟

奉和家叔岐翁對華樓翫月韻

月色當樓滿荷香傍酒浮阮林歌去暑將逕醉增幽比
極心同樂東山樂自優夜深情更逸玉笛下浮丘

醒樂爲新建李翁題

蚤除機事喜全身世俗從教變態新白眼祇傳林下傲
紅顏不藉甃頭春

偃息西山竹樹限王弘那送菊叢杯小樓時散千峯雨
每傍滕王閣外來

漁丈曾聞嘆獨醒醉翁意不在沉冥懸知醒醉非關酒
山水絃中萬慮寍

鴨欄驛上流作

肅肅秋鴻伴使旌洞庭波接鴨欄平半江風雨天南客
一榻圖書歲杪情分路亦同山甫翰遠朝難寫子牟誠
朗吟獨慕飛仙術何處梅花送笛聲

沙津訪同年劉百洲留酌賦贈二首

千旄問俗過荊州形勝憑君覽上遊江畔一尊風雨日
殿前三策弟兄流懷忠自昔多劉向利用寍無羨馬周
百洲中路見抑未究其用 吳蜀向來爭底物居人惟說仲宣樓

采蘭何處隱君廬沙市寒輕十里烟江漢百川冬未落
庭栽數菊晚能鮮消閒間試麻衣術君善相 憂世常哦藥
發篇客至每留供脫粟門前來往賣魚船

阻風塔市先東岳州崔月潭使君

風急江濤壯天寒鴈陣低亦知官歎掌而乃跡羈棲路
出巴流末林昏荊市西岳陽樓上月明夜與誰題

宿大荊南驛

小驛高軒下榻孤山村落木少啼烏冷冷鄉夢醒能記
白月疎櫺儼玉壺

寶慶得張益父僉憲自武昌寄來諸詩因往一首

官轍重逢王楚秋客懷遙識四詩愁素絲未染還堪喜
白璧無媒莫浪投我亦積薪先讓後誰於借箸樂知憂
邵陵雲樹牽黃鶴已報春風近酒樓

雲中鄉思輒成長句

邵陵臘月氣仍暖南三百里為衡山朔風不入祝融境
鴻鴈隨陽及此還山城開府事稀簡絕少車馬來扣關
從行圖史自東魯數僮孤劍居其間趙公攜鶴亦多事
羊守懸魚頗佳致每進父老問疾苦禾黍輸官有餘稔
閩粵寇盜踰十年豫章聊號小康地即今羽檄日夕馳
聞道官軍戰小利部內茶陵與醴陵近郊敢忘多壘驚
頻語長吏明警堠閭黨聯為守望兵閑門夜坐寒氣緊
小酌就枕心地清四更微霰鄉學飛晨起簷樹堆瓊英
立春距此半月速冬底六花徵五穀喜來欲和蘇韻嚴
翻似袁生臥幽獨舊業正想天目陲玉華金曜梅花麓
萬峯照映氷壺寒碧石清流匝華屋可憐羈絆不遂歸
重綿始理來時衣家人念我應計月萬金書信何其稀
短鬢辭遊漸非志高山流水充音徽孔子所以與曾點
為國安能先浴沂

邵陽湘鄉道中多梅花感而賦之

五年居曾恨無梅今日梅多又路歧欲折難逢鄉國使
耐看仍憶雪霜時澗邊密影縱橫寫馬首香風斷續吹
大樹儘教撐峭壁斜稍最喜拂輕旗祠前翠柏堪同節
觀裏紅桃自失姿未致台垣調相鼎聊於姑射比仙肌

仲山去後誰周幹莊舄吟來是越思報道春陽三日近
歲寒還與訂襟期

寶慶北發道中即事

都梁車旆遡星沙雪後村村社鼓撾峯迴每帶桑田沃
路轉時依石棚斜梅花大樹仍小樹茅屋三家又五家
水綠湘源寒意減土牛衡臘動韶華

行部長沙逢立春

湘潭草意滋溪水碧於玉岡巒若連環後凋多秀木十
步覩芳梅五步沿青竹長沙信樂土舄以卑濕辱寒冬
脂我車四境問風俗迎春向東郊簫鼓走吏屬平疇土
膏動祥風占歲熟青陽俄頃敷群象回熙穆莫歎滯周
南山川忝清曠黽勉宣　皇仁庶不愧恒祿

立春後湘潭雜述四首

臘殘鄉思渺難裁白白梅花負酒杯喜有東風解相惜
早於歲裏送春來
俄逢春事客情蘇昨夜鄉書轉洞湖漫向椒盤怨離別
伴人長劍有昆吾
洞庭南岸引衡湘縹緲千峯嶽路長一自殘梅收臘意
鳥聲花氣動朝陽
小程婉轉帶平田日氣東開七澤烟歲暮酣軒翻不倦

陽春一路寄句宣

言懷

到處春風似舞雩鄣南山水有吾廬堯夫閣外花常滿茂叔窻前草不除却老亦知須習静逢時未恐學逃虚睢盱自是何爲者藥裹書籤意晏如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三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四

壬戌歲

元旦寍鄉同莫端公望闕稱賀

軒曆元晨啓虞廷岳職分遥同一路使恭祝　萬年君香彷宮罏氣衣紆客罰紋荆南俄暖日冀北屢卿雲正憶星辰履猶違鵷鷺羣五方多頌喜知是伏羲文

益陽逢胡廬山使君奉往一首

郊原芳草綠初匀更值村鳩唤雨晨俗駕同爲湘水客道心恰對廬山人終期白鹿五峯社且問蒼煙七澤津馬首梅花還幾樹歲寒留與認清眞

人日行部湘南

倉庚聲裏歷郊墟春水陂塘次室廬細草先花南節候跡鴻餘影北音書土風淳喜田功處人日祥占霽雨初多少薊門茗水思詩成未息戴星車

經屈大夫祠

湘水誰祠屈左徒三閭風雨夜啼烏楚城慿令埋禾黍更有人讒屬草無

烏啼江雨草芊芊竹外荒祠没曉烟一自騷文怨湘到今蘭杜少人搴

笙竹驛

篆竹滑淮雨氣殘不聞風吹落江干春風阡陌循行早
恰恰新鶯近馬鞍

大荆南驛雨發憶弟作

山亭曉雨戒征軒小鳥春聲似故園省俗聊將南土命
勞形敢賦北山言蘭堦慶澤深茗谷（仲弟李子姪讀書鳳林）杏苑
恩光暖薊門（叔弟康成均季弟上春官）波綠洞庭千里闊何由卽對
一吹塤

崔使君期登岳陽樓比至不遇

雨過岳陽城主人去何所袖中湘江蘭馬上巴陵雨遠
水明高樓清尊負相許端居恥雲卿憑軒悽杜甫希文
憂樂懷喟爾與誰語

春泊城陵磯臨發漫紀

巴江瀉巫峽洞庭瀦清湘湯湯二水匯名蹟崇岳陽歲
首事旬宣繫舟城陵旁洪波晴風雨宿宿依羣檣炎方
恠宵冷每旦雪飄颻青陽倏半月皓質猶呈祥雪消春
水來佳句留前唐顧此水雪映盈無愛景光高樓未遑
讌聊舉芳洲觴土膏悅農談鳥雀喧微暘鼓鳴棹力勇
高帆凌雲張會當踔千里曙日觀扶桑

泊城陵磯卽事二首

樓船江上候乘風三宿磯頭雪滿篷誰道仙人吟[illegible]地

夜寒祇響北歸鴻

岳陽風雨未登樓誰抱江湖范客憂夜半城陵磯月白
千檣春色起中流

雲溪驛次東塘毛公韻

古驛留春詠春程我復行兩合山氣寒人坐雪寒清山
市已叢杏關橋忽早鶯負鋤溪畔叟俱向白雲畊

正月十五日雪後發雲溪

雪路驅車擁繡袍雲光溪色媚荏苒祇言臘瑞占年稔
誰解春花助曲高水漲野橋初綠草寒輕山驛已紅桃
太平燈火家家樂明月還應嘆獨勞

元宵滿圻南境作

佳節空教馬上過舉頭華月奈予何往來山水逢燈少
南北親交入夢多春色亦知須愛惜浮名應笑自蹉跎
雪殘澗路千峯叢小驛清尊獨痛歌

寄汪伯玉憲使

與子昨行役相逢江上秋曉山風雨夕斯須話綢繆君
本石室彥文章鄒董流弋鋌典外服材略固所優玉人
需薦璧瑚璉漫以投顧余偃蹇資落落不忮求通籍越
二紀風塵尚淹留已踰執戟賤盜亡忝養羞頻年閩粵
間羽檄無時休傑士在南閫一方賴無憂青春桃李榮

尺素未來東流寒蘭寄遠心百歲崇芳猷

官塘驛見楓潭萬公八月十四夜拜月古意之作而余亦於正月十六日過此旅懷方棘觸爲長句寄公金陵

熒熒驛壁詩嘆惜中秋月如何上元時我亦候晨發男兒志遠重懸弧況復四牡供馳驅北馭常從險坂出倒衣曾向金門趨匣劍囊琴聊伴酒天閽雲飛重回首野店聽鶯細柳前郵亭秉燭遙鍾後由來許國不念家辛苜東園桃李花池上草色入春夢機中錦字來天涯可憐別思深如許那更逢君斷腸語衡浦具廻絕塞鴻楚天慣作高峯雨月明三五受雨節馬上同聲感圓缺江流南過石頭城一曲湘蘭寄芳潔

黃州送奚仲明之延平同知

家學推三禮朝銜繫十年爲持　天子法不受世人憐仕左貧非計知希貴自占才華還尚絅治效類京鮮暫作圖南息俄聞出谷遷以吾一日長識爾萬人賢春思青門曲離情赤壁筵入閩如訪勝先拂武夷烟

三過大荆南驛漫紀

去秋眠月句還新今日桃花又弄春暮雨不堪簷響細孤燈猶勝隙光昏寒衣未換鄉心遠舊絡常攜道味真自笑岳陽來往數未能三醉離風塵

仲夏承捧賀之役諸僚友設餞江上因賦二首

黃鵠磯前吹笛聲祖筵冠蓋午風輕呼嵩獨赴千官列望日同懸萬里情座擁青山高閣映杯含綠樹大川晴升槎問到天河夕只看流虹八月明

滔滔江漢本朝宗指顧增歡衆意同雲送封箋明綵旄花依尊俎動薰風鶴樓堪擬華封祝　龍邸元强沛水宮宵旰憂民切湯沐願憑金鑑報年豐

自楚捧賀值同年侯舜舉亦自滇領是役每後先發東此

王程幾度喜逢君萬里趨朝望五雲對酒每談黃鶴勝解裝能出碧雞文薰絃天上秋將近露布南中捷已聞重到曲江趣塔處看花誰是舊遊羣

和州香泉書院口占

古院香泉本斷塵遠峯微雨復留人春生點服狂能詠池象湯盤意自新懶性亦從車馬縣長途幸與水雲親古來徒羨驪山賞一曲漁陽跡易陳

重陽日發河間張繼源太守郭外列菊爲燕臨別漫紀

瀛海逢君鴻鴈天惠文風節尚凝然太守以御史遷兩家世誼

金門籍九日芳尊綺陌筵指掌東西論禹蹟（邵以九河名）彈冠中外慶堯年花前立馬寒仍發誰傍離香得醉眠

棟塘翁過訪因贈

鄉里衣冠盛昔時羨公早賦考槃詩齒從渭水車中問名是香山社裏推喜見敢令題鳳字能書輒共俯鶯池吳興逸老堂應復莫遣松蘿暗舊碑（峴山舊建逸老堂為致政南坦石庵苕溪二尚書與翁及先大夫諸公修社之所往因陵替有徐守者慮為賊至所據輒先自燬此堂噫守之經略可恨哉余嘗恨其事因於贈翁詩中及之）

齊雲太素宮

中天翠殿裹芙蓉銀牓雕梁煥綵虹揷面鑪峯孤抜地連垣經院欝浮空香花古木澄寒雨鐘鼓虛岩應曉風自是南雲闢帝烟須知北極濟神功

近雲樓（齊雲別院也弟廷先常來山亦館於此）

天啓玄都衛百靈小樓支榻宿青冥千林風雨交岩壑半夜星辰匝殿亭雲裏金鐘參聖樂香前玉笈度人經曾聽小謝談奇絶何日同來禮翠屏

悼宗子相三首 有序

余丙辰免喪赴上國與子相交至驩子相夙以任達取嫉津要不久自吏部出為閩藩參議時論共矜尋遂督學而余向已領命東土聞而喜為一詩寄之乃子相亦自閩有書寄余間附之曾參將奈何書竟不至而子相歿矣玆從子相鄉人得其遺集亟閱之則寄余書詞在焉候鴈難憑隙駟易慟而余自東土寄子相詩亦不知子相在日得見否言念知音倏成隔世因述短句爰攄素懷

才人憐勃賀文獎廣陵生外補同三黜為師擅四興曾聞賦鵩感每欲解龜行今日花洲月空添總帳清（子相嘗營百花洲為書扁）

漢祭想宗慈名高位未遷中原增秀句南服仰良師星每占文曲書難達武夷遺編三復罷幾許雍門悲

隕涕茂陵稿南鴻太可嗔欲尋三歲字其奈九原人粉署星河夕金臺楊柳春醉吟飛動處回首跡俱陳

臨川訪少初徐文

凝峴臺邊徑不除江城歲晚鴈羣疎十年又至觀風客五斗誰强臥雪廬為黍從容仍見子燒燈繾綣漫脂車天家昨下求賢詔定見南州首薦書

雪中懷弟四首

玉華溪上塢雲深鳳鳥和鳴舊作林（村名鳳林）一夜豫章江上雪梅花片片是鄉心

塵消窯所賦烟空雲霽譜齋夜燭紅愧之新文頻寄汝
平安兩字愈頭風（仲子每患頭痛乃云）
閩海軍書冬正忙郡衙何日解行裝寒雲一望千峯白
驛使應知過建陽（季子新之建寧推官適聞倭警方趣使問之）
長少怡怡娛兹賢聲兒嬉戲鬧家筵椒盤栢酒分三地
白日紅雲共一天

雪中飯玉嶺館二首

歲闌行邑早回驂竹裏炊烟舊雪含欲索梅花對清酤
青春消息在枝南
襜帷衝臘僕夫清猶是洪都半日程何事玉花偏放浪
天教粧出嶺頭名

新承貴陽之 命經饒郡塗任齋憲使移舟餞別
席上贈之

祖席乘春水上開驛樓花暗月初來盡態將問遐方俗
泛鷁仍傳子夜杯吾道中流堪擊楫此時上國正掄材
鄱陽滿眼皆牛犢治行誰同渤海推

奉詶趙公鼎卿去途見懷之作

聖世風猷暢遠埃瓜期詎意代高才思齊易失邯鄲步
悵別難傾河朔杯申命 主恩榮賜鉞（適朝議增提督軍務頒給）
旗牌將迎秋氣快登臺得書何異逢荊璧況有金聲擲地
來

鎮遠油榨關

對待嶔崟小逕危林懸鳥背度驄遲一夫何用當關設
有道真看守四夷

雨晴西望楊老站

荒徼叢山少沃鄉小城百堵見鶬箱高岡雨歇千峯紫
莞爾翻歌碩鼠章

母猿洞

清谿穿破幾山來石洞山腰杳莫猜怕遇問津劉太守
至今無敢把桃栽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四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五

乙丑歲

戲東沃洲呂公索鶴度劍 有序

公之填撫黔也值東西多警數月平定而公部內鶴度素善鑄劍大小悉精利偶爾戲索欲竝得之雖爲中書之戲因寄景行之懷

黔陽開府淨風塵共乘鷹揚一姓人隣境韜鈐慚白面也談劍法壯儒紳

兵銷何復訪昆吾鶴度看來氣亦龐不爲崆峒真可倚宦情聊用表懸弧

橐處謾誇毛遂穎絃歌元貴武城刀知雄欲以雌爲守試看鋒鋩袖裏韜

淸浪西發喜晴

晨軒問俗閃飛熊雨散惟留雪幾峯塵淨共瞻 堯宇日苗馴遷動 舜階風溪光映帶旌旗外鳥韻參差鼓角中最喜耕耘分百穀華夷一體重春功

駐節鎮遠喜晴六首

沅水旌幢閱武廻四山晴翠麗春臺誰言窮徼多陰翳日馭行空萬國開

潕溪自昔限蠻封聲教今齊何服供正似朝暾開宿靄中天瑞色散千峯

溪上雙城數百家中流倒影夾桃花天教門戶通滇貴買船灘灘傍釣沙

往年使節過廬山杯前五老相對閒一朝舉眼恍如見紫翠飛落衣裳間

春陰漫續愁霖賦山郡還成喜霽詩四境蠻烟殊不惡村村火種賣刀時

賦罷晴霞月復明屏風數疊插空淸登樓亦有肩吾咏照雪臨花客底情

憩相見舖

誰削蒼崖柱屋東疎松如畫挂晴空春程來往忻相見飄落桃花杯酒中

飛雲巖巖右有月潭寺

何年巧石學雲飛雲去雲來與石依蒙叟何須愛混沌天然開鑿本無機

巖前流水匯成潭潭上禪扉靜可躭想見淸秋凉月夜宿雲不動鏡中龕

疊壁穿珠色相多夜深僊几動雲和敢將脂柱侔嵩室只少蓮花似普陀

寰區洞壑滿圖經詎識蠻山亦巧形恨少羽翰探樂竈

却供傳食當旌亭

覽雲溪洞正德初年苗撫香爐山爲叛山民避居之

洞口流雲暗石津當年曾活避苗人不須深探漁郎跡
遍地桃花　聖世春

發清平微雨

萬壑千峯負竹程人言多雨我逢晴今朝不厭簷帷濕
瘴李烟桃倍眼明
小醜時俘四徼清牙旗半捲雨中行蠻奴盡訴宜蓐敉
幕客休誇洗甲兵時擒草猺諸酋

臘梅舖

郵亭山麓亦紛華幾樹桃花竝李花何獨臘梅枝可寄
春光遠道更思家

麻哈渡時余已飭所司就叢石江稍狹處建橋

江流千折出蠻鄉亂石濤聲短復長劈峻兩崖猿鳥絕
誰能移置赤城梁

得少宰鎮山公書

屢見山公啟事傳爭如手染爛雲烟開緘却數題書日
剛是黔花已隔年
節鉞文章歷下求征軒分轍五春秋分明記得任城別
楊柳官亭說岱遊

午飯黃絲堡值雨霽

郊垌小隊亦銜枚却喜鳴禽傍座來若道青山非送客
何因急遣午陰開

新添道中賦

雨散春宵日轉明萬峯如洗片雲清疎花嫩草無蠻氣
峭壁危巖自古情山寨鉏犂狼㺅熄　天階干羽鳳韶
成迢迢鉦鼓閒千騎按部何勞效請纓

奉次家叔岐翁見懷韻翁有得玄學詩中示及

誰笑　清朝有佚臣逃名長伴洞中賓分經孔關傳詩
禮鼓腹　堯天詠　聖神鴻寶秘書探訣舊雅梁佳趣
與時新瑆箋萬里春同到桃李爭開命酒辰
士馬閒嬉細柳春諸蠻耕種息烟塵華陰清白元堪世
泥水功名那足論石化羣羊家所富書傳雙鯉遠尤親
須知幕府軍威靜亦帶巢居道味真

偕部文川侍御飲南關新橋館館爲趙桂野中丞
所築題四詩壁間

殊方春色漠然還雨後觀耕出近關鈇鉞來持萬里外
鑄罍聊坐數峯間籠紗樹映中丞筆傍席花開御史顏
四海報書銷戰伐無妨小隊再尋山

寄題沃洲公甘可園

知縱莫買沃洲山（劉文房詩有莫買沃洲山時人已知處）却向西園欲閉
關蔬食秉田無不可聖壇常在杏花間
至人毎道遊方外顔巷曾雩豈局中只爲夏蟲多見病
題名聊以喚羣蒙
俯仰乾坤十畝餘夢廻天姥月明初他年就領風光處
雪棹山陰我得如

七夕聞鵲

傳言烏鵲架銀河榭葉鳴聲傍晚多織女特開塵世惑
精光何處踏風波

對菊偶成

殊方三度見霜葩毎到秋深更憶家持節　主恩心犬
馬鑠金人語歲龍蛇移官敢比黄楊閏拂日將尋若木
華代使未來歸計緩眼前誰熟邵平瓜

東陳于部

劒南高攤百年身採藥山山鹿豕春多少賢豪悲不遇
至今開闔有平津
巴江夜雨水湯湯字寫陳琳九折腸滿眼蒹葭騷怨在
莫教東去會瀟湘

九日即事

勘破流言仰　聖人量移翻許近鄉隣悲秋宦劇重陽
節避路還矜百歲身霜氣着衣寒尚淺雀臺傍酒意俱
馴種來叢菊吳中似何事羈懐獨苦辛

鎮遠驛潘春樓侍御旋别却寄一首

炎鄉忽應飛霜候（鎮遠冬熱是時驟寒）昨夜傳呼繡斧來市虎遥
聲增悄悄（余方遊湧南移）危牛新刃羨恢恢青天傾盖論肝膽
碧岫開筵刈草萊（侍御設筵予㵎溪洞崖）相見恨遲相别遽重關
三出首三廻

鎮遠與抑亭陳公交代紀呈一首

㵎溪林葉後時殘霜重熊幡到始寒話舊共憐雙鬢白
告新惟指寸衷丹雖寛展覆逢　明主歸遂陶潛副達

觀　廊廟廓清徽靜勞君臥治且加餐

武陵東發

回首來程憶貴陽萬山横鬢繞羊腸朝來策馬雙胼闊
湖北湖南一鏡光
路盡辰溪鴈字多歸心先越洞庭波龍陽南去三湘近
莫問何人作九歌
鉛割元非仗鉞才洞湖天日客懐開漢臣莫訝明珠謗
猶載交南薏苡來
重過湖南覽物華浪將早濕薄長沙村村茂樹登千畝
縣縣清川抱萬家

萍鄉盧溪市謁　濂溪先生祠

侯吏何將庭草除薦蘋霜旦駐行車圖書乘寓囊中有惟實先生無欲書

宿宣風鄉次陽明先生韻

同道空餘翰墨痕滄浪何處問清渾崎嶇始出觀風境（皆撫所轄地至此始盡）淳朴安求避世村雰近鄉山情轉白雲餘溪館夜無昏元公祠屋廬溪上霽月光風繫夢魂

臘月朔日發萍城喜晴

雪後朝暾氣倍清僕夫迎臘戒前旌叢林疊嶂神偎明遠郭寒江鴻鴈聲過楚客衣當酒拂入吳鄉路截山行迢迢直北瞻　宸極散盡浮雲是此晴

新喻留劉羅川舊比部夜酌紀贈

省郎聯舍太微前重話羅溪十五年非病原君貧故樂不堪叔夜懶爲賢東還撫跡看孤劍夜坐論詩出舊編傳食得留君一飯　聖恩無處不同天

德興道中午餉妙明寺

客路冬晴憩覺門四山落木散煙村迷津已悟方登岸大地無塵是灌園猶厭旌旄驚鳥去不妨尊酒對僧言梅花近手何須折天目鄉程計日論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五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六

丙寅歲

愛存園小亭對梅花口占

二月梅花開豈遲清芳應待主還時林頭有酒三百斛樂意初成自在詩

鶴髮微吟聞暗香舉頭亭角數枝黃今朝悟往追來意親戚琴書一逕長

壽東橋夏翁八十

黃綺鬚眉鄉黨尊東來紫氣滿關門（翁居近東門）常珍禮數儕三老春酒庭堦戲十孫南極近看家倍彩桐川清儗善爲源更開園沼通衢畔至道元知不避諠

初歸呈棣翁

避謗移官憩舊山望中紫氣似函關陳蕃若下南州榻吳猛先添北面班

半百投簪慕達人溪山誰許接芳塵九還未叩壺中訣一醉聊酣枕上春

連朝口諷和陶詩（翁以和陶集見遺）恍就柴桑弄酒巵三徑未荒松菊茂自今情話悅看頤

論文孔禰每忘年結好朱陳更識狀雙目東西天柱起期君分釀赤松筵（堪輿家曰天柱高而壽彭祖）

屏石孫五書來歆艷小居茂樹流泉之勝而慮予高卧未穩走筆答之

故人書札問容頽懶散無心望賜環落落迷途三十載相逢莫訝鬢毛斑

吾廬萬竹映千松豈特扶疎愛夏容漫道日高眠未穩青山不度景陽鐘

麥老蠶成秧又栽山家樂事日相催不愁世上知名字牛馬憑人互喚來

買葉謡

養蠶多養蠶多天晴食葉快半月三眠過蠶多葉少蠶

飢奈何主人無心希綺羅但保物命迎春和釵金幾股穀幾斛健僕負筐趨百里乞餘隣舍仍奔波數日繅車響伊軋繭間撲撲飛新蛾人言天意惜催科賣絲輸賦休蹉跎

五月廿二日理弟寅仲書笥泣止成言

開來憶弟檢遺編泣把殘芸歎歲遷董仲帷存文未獻江淹筆去賦仍傳斯人斯疾家無幸難弟難兄汝最賢同胞四人弟若次璧水虹蜺王國士玉樓風雨帝鄉僊弟病革時會大風雨日我欲乘風雨去殷憂今祇啼潘岳佳句何由對惠連最苦録書盈笥底何如世愛孔方錢吳陸景本兄書曰寶録兄書積之盈笥弟同嗜

呈家叔乞茉莉二首

移官自喜脫兵機竹石松泉試葛衣何處花香吹不斷東山茉莉繼薔薇

炎天高枕是藏修梳髮晨凉粥滿甌笑夕花枝非好事竹林風韻籍咸留

偶成

會計幽齋日所須無如茉莉與菖蒲黔中歸篋餘常俸笑擲花傭價尚敷

雨凉示諸弟

秋來不分炎氛熾岸幘高天雨驟來適意乾坤氷玉氣

出塵山水聖賢杯洛諏六轡于今息徙倚千篇祇漫裁自喜連枝多二仲過從無待徑門開

貫竹解任歸讀李于鱗白雪樓集寄題樓中二首

難和郢中調今聞稷下樓十人予敢後諸體爾能偃傲有袁安卧窮無杜甫愁京華舊朋侶訪戴見誰舟

六載別齊疆懷人春草芳高山經岱岳末路誤黔陽雪散孤樓唱雲停千里腸何由策東騎凭檻訴行藏

題美人剪牡丹圖

玉附金剪趁遊蜂入手天香帶露濃不是春心拚斷折欲教青鏡比芳容

對槐花偶成

滿目槐黃書倚欄秋風萬里縱飛翰少年懷抱今餘幾祇向兒曹課業看

憐鄰邑徐子與兼寄千鱗元美

宦轍中原苦并馳别君直自白雲司官遲志未悲劉向賦老才方羨左思夏駕山開驅犢徑具區波接浴鵝池更將形勝排天目王李須教問織師

寄汪中丞伯玉并引

伯玉爲余丁未所薦士當其開府八閩余自貴陽徃書曰子誠遒時行志矣得無逼座主過甚乎蓋喜其以才受知於　君相而舉官遲速相儕爲諧耳未幾余因人言改南伯玉尋亦被語東歸候詞俱頓　君相深察薄處兩人出處不遠偶耶抑聲氣使然耶

青雲莫逆氣殊雄避路移官復偶同敢道步趨希泗上郄令毁譽混河東明經已副攀龍會知命須看失馬翁此日寄書休插羽航篇筆陣報成功

贈桐川靜觀濮翁

風光長滿一壺間喚酒吹笙任往還白月吟筇沿大洞青春遊屐遍横山

會參冠珮衆人中短褐長眉訝此翁枕上得方輕駟馬樓間望氣下茅龍

桃花山上氣蒸霞石竈泥封九鍊砂若聽紅顏春樹曲傍人定擬采和家

泉水誰傳不老名慣煎白石與蒼精人間祇和滄浪詠豈道含元勝濯纓

存好樓偶成

小營書閣敞秋天一旦青山出座前賸有謝公雲共月不勞雙屐遠尋緣

乾坤雙眼副清秋松竹圖書共一樓場圃況追幽土樂江湖堪緩岳陽憂

存好樓十月三日羣從攜酒過話先致清平樂詞二闋紀三絕句

鸛鶴高飛弄紫煙玉壺送酒坐分筵喬林遠岫玄暉後況復能詩有惠連

對山欄檻只宜詩把酒猶嫌種菊遲有地小樓卑翡翠同人清話竝塤篪

誰將新調譜清平王庚登樓總興情吾土更兼同氣樂酒酣笑指月初生

漫興

半載談鋒歇六謟盤桓松桂漫揮毫攤書不覺蝸居隘
就枕猶嫌蝶夢勞溪鎖雲根禾熟早山連天目鳥飛高
少遊欵段龜蒙竈到處茶煙傍濁醪

六弟請於立春日看王華梅花而録庚申從二弟
看梅詩送覽感悵答之

別業佳山合客稀苔蘚滋更憐梅蕋約棚泣棣華詩雪
冷思姜被春新夢謝池素愫惟賴汝掃逕勸瓊巵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六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七

丁卯歲

早春溪行

新春晴日漾汀沙盛世閒身趂物華酒向烏程諳釀法
琴從山水問師家息交不賤南州榻感事惟矜下澤車
自昔鄭南題八景紫梅先擬泛仙槎

探園偶述

投身喜有辟疆園袖掌初休厭出村早晚架書疎細字
春秋田務熟粗言始衰三徑遲迎客餘慶頻年望舉孫
桃蕋又連梅蕋放欝金新酒正盈罇

邑中恭接　遺詔

一詔痛輪臺中天夢不回四方同遏密三象黯徘徊齋
殿眞觀化園陵巳庀材蒼梧虞駕遠白雪楚聲哀郢中舊郢有古陽春白雪臺憑几宣綸綍遺弓泣草萊微臣從老稚小邑
響風雷駿勒空西望皎珠尚北來元良膺　主器休曆
萬年開

送陳文孺應隆慶元年貢北上

司徒選士自鄉升出海遺珠照路明禮樂正逢新講日
詩書不負壯遊情雲端　帝座瞻龍繞闕下賓筵聽鹿
鳴莘茹彙征黃紙急早將三策答昇平

春日題金巖館六首

松蘿莽蒼岡中啟凝香室崖斷木橋通灘廻水聲疾

清川幾曲來夾岸千楊栁不問洞邊津但傾松下酒

雙峯插天半究與柴門値酣笑掬春陽嘘為桃李色

放竹趁新水轉折如遊龍絕勝逃秦處生涯與世通

甲第連青山前人侈詩句凭闌花木繁閒里愜佳趣

白雲岩際飛伐木丁丁遠麥秀野田春鐘鳴山寺晚

贈斳木黃生廉

黃石兵家法青烏地里師有才窺洞澈不遇歴茅茨楚舫尋鄉信吳鐔蓼客脊投閒欣得汝山水賀新知

涉園

小園花數種日涉趣悠然僻地春仍富餘恩晚竟全自勞惟有奕未醉已成眠我貴今方悟求知惜往年

壽四明散木孫翁八十

赤水丹山僊侶窟書鐵藥裏今聞家自方樗櫟全莊性不習刀圭錬葛砂仁壽已徵天數定安閒却勝世紛華新詩衹効長生祝肯羨蜚熊載後車

贈銅壁山人

銅壁山前白板扉圖經方帙總雲機一瓢賣藥江湖上又道曾師賴布衣

南園賞牡丹口占牡丹為弟寅仲手植

村園富貴仗名花誰笑開時不在家午院光風看更美夜欄銀燭賦能奢天香忽似過青鳥國色偏宜映絳紗若使近依棠棣發盈今姚魏占瑶華

賞芍藥口號

四月庭開芍藥花春風留艷鬪時華雖然不比平章宅却喜花開得在家

胭脂和粉染花容朶朶香含露氣濃若在瑶臺明月裏恍疑鸞背有人逢

首夏登山

世間風景愛清和歲歲看山馬上過此日新鶯聽不盡

一罇閒俯舊松蘿

雨過前川樹色新千山無處着輕塵莫言市遠盤飧少笑拾蘼花命酒人

斳水蔡子有得養生秘學兼科舉不應來吳興訪友詩以招之

曾聞鞭背降鸞車眞訣從來授蔡家早悟不求勾漏宰何心更看洛陽花一元呼吸空中島二氣循環火外砂玄蓋西南富松桂擁衣相待共棲霞（天目號玄蓋洞天）

寄答吳明卿刺史贈余弟樞季兼以見懷之作

相逢感慨輙成詩最喜怡怡有切偲滿世黄金交始見
同宗青眼遇尤奇龔劉教化多南郡箕潁風流或此時
好向吳天尋鴈影幾篇秋興寄余知

始熱示叔季二弟

山中熱如斯安可踏城市束帶三十年而今㦘已矣
青山謝氏宅緑竹山公林雖少七人話能聞群從吟
啜茗審果味絺綌三浣宜無營心地冷况詠北窓詩
番蕉阻炎氣非杜青蠅窺眞意自言難奚復語人爲

贈沈筠溪封君

巖穴起窮經多君沐寵榮色無三仕喜家有四知清南

國狐城重中郎緑服明鄉人看紫誥益嵗積金名

索建寧朱使君劍蘭季弟嘗以司理從使君後道
庭蒼此卉甚盛

千里飛書乞劍蘭茅齋新傲傍清湍無絃不是希元亮
爲待猻芳作操彈
季子同官鴻鴈行郡臺寧借借餘香老農老圃吾師在
九畹從今不敢荒

帶清堂試子姪

教爾原非温飽謀茂林芳沼愜藏修龍蛇筆走三冬力
月露篇廻八代流糟粕愈憐時味薄淵源須識舊編優
對花且共濂溪愛天遣清香給茗甌

南園閉門試諸幼黄鸝雙鳴樹間不去悠然成歌

茅堂日永地且偏㞐京擢管嘉樹前黒䰍從官棄服田
鶏鳥眷林魚思淵今朝高枕纔晏然架存舊業堪鑽研
好鳥何處鳴相連間關伴我松下絃最喜宜春百囀篇
新聲竊入龍池烟豈如洛橋啼杜鵑追促時事生煩煎
荒村乏友賴汝賢烹茶自汲當堦泉脁倘又學希夷眠
那問高陽沽酒錢紫梅深比武陵川先世詩書耐久傳
鶯歌鶯歌年復年

岳遊有序

志遊五岳而泰衡嘗以官政得登俗狀塵心有
景難道須欲追紀煩忽歷覽次第矣爲賦一律

飄飄琴寉想遐征二岳東南信宿情搦日危峯捶渤澥
開雲古道出䕫衡文章四海歸司馬婚嫁何年畢向平
點檢晴窓稀賦草登高空負大夫名

早秋適山莊

稻花将放暑雲收問稼山中快早秋坐席無爭安所貴
遇壺輙盡豈知憂季殘真笑稱陳仲瓜熟還嫌識邵侯
莫道地偏無好伴鹿鳴鎮日聽呦呦

此老清有引

棟塘陳翁喜予聞鶯長歌而折簡來曰愛莫能
和知必笑謂此老窮矣嘗聞吳門市語稱人窮
者輙曰其家清旨哉翁之爲窮乎乃作歌贈翁

題曰此老清

此老清洛中何得尊者英四百四十五甲子絳人兄事
安車行讀書不放雖字過健足登山一隺輕　明興爺
南稱崛起此老之後先御史臺省風流共頡頏兩家淸
白關西似叩閽相繼乞餘生種栗栽松樂田里逸老堂
峴山址社盟四座總衣冠幣逆香名滿人耳漢室貢武
疏大夫自來不舉歸知止顧今此老飽鑊鑠衛武威儀

仍著作高談懸河落簡素大雅淳和杜雕琢京鍊能勞
紫汞鑪虛明自保紅顏藥平居和陶踰百篇一帙投予
五柳前淸流榮木閑門具共笑世上青銅錢獅子潭獨
松嶺春水長灘逃屐屩往來柴容燕魚艇最奇膝下孫
復孫白首楊雄尚抽穎我非丹丘生早種青門地欲作
南州下榻人王壺挂酒青絲騎涼風痛飲拉髯眉適意
巢由逐　聖世南山北山臺萊聲壽君只有滄浪纓天
目差莪若水盈君不信人傑由地靈試聽我歌此老清

小樓夜興

數日凉風鮮爵陶千岩月白辨秋毫遞澗不休[illegible]

道骨曾霑法喜高

騎赴南和山賞桂於眉壹上往年此賞得席布一
聯今用足之

不羨淮南隱家山富桂叢凉風隨振袂芳沼映乘驄席
布天香上杯行嵐翠中醉忘矜帝笑續舊問詩筒

壽吳江中齋黃丈

震澤涵空晚氣淸高堂擊鼓更吹笙丹砂玉液餐霞法
綵服金鐏愛日情鄉屬季鷹長適志入同叔度自馳名
寄詩併訂西遊約寶帶橋頭醉月明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七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八

戊辰歲

東墉范翁年九十過訪草堂即席紀贈

本是君王就問人卻能乘興訪番論里門永夜輝南極國學淸時禮上賓攎馬無勞誇報漢採芝寧許論逃秦杏花春雨杯頻勸況復交情似飲醇

董用均宗伯貽示寶山梅溪之作用韻奉懷二首

看山淸曉露華侵路入鄞南洞壑深不向丹罏探大藥誰知紫綬背初心酒依蘭蕙多香氣琴出松篁少俗音磊落新篇來友切草堂今許踏花尋

冠裳久遠世塵侵溪上傳書宿氣深歌鳳漫隨狂士態焚魚終遂碧山心田原兩足千家樂閭巷花晴百鳥音莫向外人如此說恐教太守特相尋

借徐子牧子泛觴堂前石澗坐間紀樂

家有蘭亭水宜來竹徑人酒隨花片急簾度月華新歸燕歌相入遊魚醉轉親樂飢今自足不問武陵津

徐子許惠菖蒲促以二絕句

歸來仍作讀書人聞道昌陽最可親曲水庭除春雨細草窓雙眼待淸新 一

徐卿風致本名家日晏論詩但啜茶君使青芽吳九節也同丹訣聚三花

喜雨

一春膏雨澁今日喜滂沱澗水趨池急山雲近屋多栽花先問菊弄墨且觀鵝詎少濠梁客來同此寤歌

偶聞牛背角聲口占

牧童吹角過柴門會意欣然喚綠罇近舍薄田伴鄭谷知時好雨潤蒙園髮疎自恨抽身晚性拙何須視舌存不信農談通道術挂經值仗盡空言

偶借客登樂壽亭撫景成歌

結亭澄潭上倏忽四十年傀翁英邁表南服小構寄興

門庭前每憶斑斕侍綺筵桃李灼灼輝晴川絲管啁啾白日暮青山百疊橫炊烟嗟余遊宦改鴉鬢今朝散步猶蹣躚種松盡聳蒼虬蓋閒插新篁古樹巔鹿豕潸蹤未知我微風稍稍鳴初蟬西窺屋舍亘山麓雲林疎密窓扉懸小店臨溪綠楊短時聞買酒聲呼喧笑談對客意飛動瀟灑疑拍洪崖肩曲磴苔滋竹葉滑支笻未辦雙童牽臺背逕石傾凌亂居人樵牧東西穿草中花卉失行次壁苵丹艭誰嬰從君不見東山薔薇洞西湖歌舞船寧如握髮即堪往好景長掛琴書邊

春和期訪棟翁不果復爲歌申訂且以寄見貞

古人命駕輕千里我獨懷君行且止閉門一負青春約
開門忽在朱明底園櫻灼爍紅照人簾幙層層飛燕子
少壯辛勤事遠遊北山那比東山喜歸來一旦脫重負
但見風光好如此乘輿登臨不出村縱然朝出暮歸爾
乃知日涉是真趣命辭豈獨悲泥滓回車後嶺限東西
棟樹塘邊路不迷涼風早拂青絲轡何待王猷雪滿谿

採食枇杷

南園雨過熟枇杷百鳥聲中坐轉佳麼學自無消渴患
嘗新不踵拔葵家

叔岐翁採桃分食味殊常品口號紀呈末章戲希

嗣惠云

沼上栽桃經幾時王盤鮮實露華滋世人若識瑶池味
那說楊梅與荔枝

食桃能使色增華淺碧凝香暈紫霞莫道塵寰無曼倩
僊風長滿阿咸家

長與過友人誦南坦翁感題李三老遺業二絕句

曰層層臺榭萬雲通盡說僊翁結構工轉眼忽驚
時事變獨留松桂領春風野蔬亭子聯芳池驛客
停車每賦詩翠竹緋桃今在否令人空憶舊遊時

尋舟過呂山望翁故居又念若常聞人談翁身後

事其可感嘆不啻如公之所以感嘆李老者也悵
然爲賦三首

呂山風月隱司空翰墨爭傳片牘工兎死不關鷺沼没
讀書臺上雨濛濛

葛天風格老柴桑朝野英賢問字忙轉眼龍蛇穿四壁
暗從風雨鬬晶光公平生性來名賢翰墨皆希世珍也鬬盡以充塗壁遇識者拾去一二零落不可讀

生兒動說紹箕裘南坦遺墟鹿豕遊漫道詩文比金玉
茂陵遺藁散誰收

口號自勉兼示後人

生平清直好歸來切已工夫此日該儉不奪人兼惜福
忍能養德又消灾世情薄責無交怨謙道先施認匪才
惟有讀書并教子康衢心事頗悠哉

世間私曲性偏羞遵晦宜知老氏柔事不切身休涉手
心如慕外即回頭多言不戒身難養寡慾雖談念未休
獨喜義門同幾世本來仁讓合交修

問藥湖城東長谷徐丈

參差魚鴈久相思只誦南州卷裏詩川上卜鄰心未副
秋來對月酒誰宜還山尚喜知非歲入郡猶嫌避跡遲
儻欲從君叩丹訣莫將門徑使人疑

湖寓

浪跡從吾好偶來苕上居門臨秋水濶城掩暮鐘虗客
伴移家醞囊錢足市蔬山人弄舟楫誰復辨樵漁

雨中思匹女次王

黯黯山雲晝不開病身惟取藥方裁天寒爲怕多風雪
柳絮教誰道得來

書洪觴卷

短髪蕭疎不滿簪初除茅宇學畊蠶知君技術精唐舉
久矣心無蔡澤貪

喜得總督王司馬學甫書因訓寄

把酒臨岐別大都西南西北領兵符共期事　主披忠
膽偶辛抽身脫畏途萬里書鴻霜後到五湖蓑艇雪中
孤安攘事業須公等莫惟同心出處殊

正月　萬壽節送莫子良方伯入賀

奕葉垂衣仰　聖人銀符分省重藩臣三光竝麗三元
節萬國同趍　萬壽辰保障東南兵革偃賡歌喜起歲
華新淺才病卧甘林壑送別因君望　紫宸

霧雨寫懷

爲謀不老願抽簪抱病其如老易侵冬氣滯暄翻作雨
朝烟過午尚迷林悲非宋玉詞難就白類楊雄學未深

安得酒如攻壘器一杯揮霍破沉吟

園亭口占

日涉名亭趣類陶參差梅杏值遭遭呈祥白雪冬初應
入座青山暮轉高只有琴碁招緇角詎将詩賦擬劉曹
厨人鷄黍時能供不似公庭禮數勞

竹源贈吴醫

竹齋清絶水環渠應着君家肘後書試向僊源探遠近
緑雲廻合出山初

皇甫子循惠書及詩集因訓寄

還山不是避移文問我宜多物外群一水藾湖通氣候

廿年冠蓋隔芳芬開函正對梅花處賞句惟同竹葉君
見說騷壇掄上将吴門紙價重司勳

得季弟量移南比部郎報　先大夫舊亦以謫起

爲南兵部郎喜而賦寄一首

雌黄𪏭是琢磨資佐郡勞心去見思大宰自知投杼誤
清都誰謂賜環遲鳳臺日暖浮雲散　鐘阜天開王氣
滋五聽儻能餘寸晷好從騎省讀遺碑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八

天目山齋歲編二十四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吳維嶽撰維嶽字峻伯孝豐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右都御史巡撫貴州明史文苑傳附見王世貞傳中爲嘉靖廣五子之一是集皆其讀書天目山時吟咏倡和之作分年編次起嘉靖己亥訖壬戌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峻伯詩如鉛刀土花不堪灑削雖詆之太過然覆核斯集其論亦非無因也

白華樓藏稿十一卷續稿十五卷吟稿十卷玉芝山房稿二十二卷耄年錄九卷（一）

〔明〕茅坤撰

白華樓藏稿續稿吟稿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萬曆間遞刻本玉芝山房稿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刻本耄年錄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白華樓集序

嘉靖甲辰余結髮登朝始去舉業專意為古文章力追心惟冀以挽復典雅傳六經下且薄秦漢杜門苦思而不能自得曰歆遊於天下名士以求其所謂至者雖聞歸安康門茅君明年使道州徒而君方為令相留竟日似以余為可語者而余未敢遽請也又明年君入為吏部郎握手都門之外曰得叩君才倜儻奇峭固上下古今飫渥百氏王伯甲兵之畧撐腹流口聽之令人座上鬚眉開張欲起周旋少選而君以謫去恨未盡請庚戌余視學廣右而君來同官悉出其平

白華樓集序　　一

生所作示余大都鞭霆駕風如江河萬狀不可涯涘而其反復詳畧形勢淋漓點綴悲喜在掌則出司馬遷班固而自得陶鑄成一家言余往所謂歆求其至者乃始盡得於君又時遣有根穴之寇萬竈比連積數十年而君以談咲掀手芟殄於一夕捷書晝報左右皆莫之知於是又知君才誠可用而其所謂至者蓋有所本而非偶然信可見於事而非徒口語者也君功既高用是取忌排擯還田里浙撫臣上言君才不當棄竟不見省曰往來苕霅西湖之間益得專其力於文章而時出為銘傳序述率慨慷悲

激以為壯蓋其倜儻奇峭者既不得濟于世獨斂縮而發于文宜其有過人者甲子歲余謝病歸西湖而君又適來會曰出其子翁積所裒刻白華樓集若干卷曰余平生竭力在此何如作者君為我序之其良自負也已嗟夫君才齟齬不盡展獨以其文垂於後余方以是悲君而君顧自負如此然則君之至者其頗具於是而後之讀者其能不以是知君與凡真才之於世抑必有所伸君以鬱抑之氣發于文其晚年之作當如王翦趙充國將術老益精能擠君者其能掩是使無傳與君既竭一生為文以傳而

歆余為序豈以余亦嘗歆求其至者能有所會於君然余多病蚤衰於往嗜泊然駑性柔心不渡以蚤休能有所激蕟以畢其志茲不辭述吾二人者始終周旋可念之跡如是良使後之讀君文者庶幾惟余為深知君也已是為序

臨海龍陽山人王宗沐書

白華樓藏稿目錄

卷之一

書

復唐荊川司諫書

再復唐司諫書

別何吉陽司封書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與董潯陽內翰書

與馬孟河太史論史書

謝張龍湖少宰書

與李中麓太常書

與陸貫齋論左氏春秋書

與陸東湖太保論國事書

卷之二

書

與李汲泉中丞議海寇事宜書

與阮了山峯中丞書

與趙玉泉大巡書

卷之三

書

答董潯陽中允書
復丹徒邑諭唐白野先生書
與督學王敬所書
答朱太學書
與沈青霞塞上書
與沈青霞塞上第二書
復沈虹野書

與喻吳皋中丞書
與呂沃洲大理書
與侯二谷憲副書
與查近川太常書
酬畫士蔣曉山書
與蕭柱峯太學書
與趙方厓中丞書
與何吉陽司寇書
與萬楓潭中丞書
上袁元峯相公書
上楊虞坡大司馬書

卷之四

序

送沈令序
顧遠齋復河府僉事別序
贈牛昆溪同知廣平序
贈陳孔目序
敘丹徒縣洲田誌後

送呂片谷出守襄陽序
陳情錄序
送陳僉事序
壽東吾譚先生序
贈栗僉憲序
周氏族譜序
贈王兩洲大宗伯給由序

卷之五

序

贈朱射陂考最序
壽烏程尹錢君序
贈畫像者蔡少峯序
贈張御史出守順德序
送華補菴郎中還山序
廣西鄉試錄序
送郡太守潞南李公考最序
敘沈道升四書意
贈左通判受獎序
贈笠江潘公巡撫河南序

賀宮保胡公序
贈蕭學諭石潭序
刻籌海圖編序
卷之六
序
送按察使汪青峯序
贈穆明府序
壽郡太守雲厓張公序
再贈宮保胡公序
贈范中方叅政河南序
贈歸少叅赴滇南序
贈陳憲使赴贛序
贈荆烏程序
贈蕭石潭擢令江浦序
青霞先生文集序
贈黃縣丞擢井肅行太僕主簿序
贈林金壇給由序
送沈伯子赴塞上輦其父叅軍公遺骼

返葬序
卷之七
記
季子廟記
讀易軒記
潛縣學題名記
沃洲記
灌園室記

皆可園記
績溪縣學梅林胡公生祠記
碑
冉子祠堂碑
南將軍廟碑
桐鄉令金公生祠碑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公祠碑

卷之八

墓誌銘
姚大母壙誌銘
鄉進士唐君墓誌銘
鄰溪施處士墓誌銘
太學沈君墓誌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墓誌銘
傅孺人墓誌銘
太平府知府小陵吳公墓誌銘
墓表
李烈婦墓表
胡夫人墓表
祭文
祭林如齋年兄文
祭楊遂菴相公文
祭甬川先生文
祭菁陽夫人文
祭趙夫人文
祭封侍御魏公文
祭戚南玄先生文

卷之九

雜著
讀鄭風
讀秦風無衣之詩
讀豳風七月之詩
讀鴟鴞
讀史記封禪書
讀班固漢書古今人物表

讀亞夫傳
論沛公誅曹無傷
評司馬子長諸家文
日本圖纂刻題辭
題鶩鴻集刻後
跋蘭亭記帖後
書郤齋左壁
題畫像者董君卷
弔林子文
姚孺人像贊
趙心山像贊
卷之十
雜著
紀勦徐海本末
島人傳
三益先生傳
卷之十一
家乘錄

丹徒紀事
府江紀事
三黜紀事

白華樓藏稿目錄終

白華樓藏稿卷之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復唐荆川司諫書

先生之文一切締情結胎信河流中之逆航矣然恐不免反之又力而矯之或過者嘗聞先生謂唐之韓愈即漢之馬遷宋之歐曾即唐之韓愈其初聞而疑之又從而思之其大較雖近而其中之深入處竊或以爲稍有未盡然者古來文章家氣軸所結各自不同譬如堪輿家所指龍法均之縈折起伏左廻右顧前拱後繞不致衝射尖斜斯合龍法然其來龍之祖及其小大力量當自有別竊謂馬遷譬之泰中也韓愈譬之劍閣也而歐曾譬之金陵吳會也中間神授逈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稱百二十二之異而至於六經則崑崙也所謂祖龍是已故愚竊謂今之有志於爲文者當本之六經以求其祖龍而

至於馬遷則龍之出遊所謂大行華陰而之泰中者也故其氣尚雄厚其規制尚自宏遠若遽因歐曾以爲眼界是猶入金陵而覽吳會得其江山逶迤之麗淺風樂土之便不復思履殽函以窺泰中者已大抵先生諸作其旨不悖於六經而其風調則或不免限於江南之形勝者故某不肖妄自引斷爲文不必馬遷不必韓愈亦不必歐曾得其神理而隨吾所之譬提兵以擣中原惟在乎形聲相應緩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於伏險出奇各自有用何必其盡同哉不審高明以爲何如承過愛敢據案對牘草草請教不悉所言

再復唐司諫書

日者痛故郎中唐公孝廉至衰白不改今且沒矣非得海內大賢厚望之士題其墓而令士大夫共傳之則唐君之詣當與露草同委矣此者泯泯則生者趾趾上大夫之出而仕孰不甘心於富貴紈綺池臺歌舞之後其身及其子孫而

原缺第四葉

亦何美於彼之死不屬棺椁不及其葬爲也某恭縣吏之後則采其誼而聞之海內大賢厚望之士因某之責矣故敢因王生之抱經南來而具書以請先生云云得無重於采僕之鄙陋而輕於郇唐氏之行誼矣乎且唐君無過人才智獨其當父繫獄者三年卒爲之號痛而土寢蚊處於其外没之日亦如之自赴家至刑署郎綰州縣印綬並大夫以上二十年於茲而身没之日無一椽以棲其棺據某言之雖未必與聞乎

道謂非孝廉不可也先生猶以未及面爲辭何歟古人有聞其風而弔其墓者矣亦有得其道路之遺而爲之傳記者矣往往悲歌慷慨借之詞采以遺後世先生唯計其人可與不耳而何暇擇其面不面乎星附光於月則爍鑠因響於風則遠唐君潔白之誼非先生之文不傳傳之亦不遠百年之後士大夫戚質而出猶且讀其文思慕其人徘徊於唐氏墓草之側而或不售意於彼之富貴紈綺池臺歌舞者是則先生之

之所不能鑠而耗水之所不能厭而溺者願從此淘洗煆煉更求明切不知何日得隨執事印對也妻卧床未脫兒復抱痘方在掀掌故不能衝踏氷雪候送驪駒如何如何謹具草啓代致悃愊醫卜在席不盡所言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伏念僕與兄同赴湖中先後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當是時僕忘其駑劣而推附於兄兄亦憐其同聲而好爲游揚於縉紳大夫之間星附

澤於月丘附阜於壟遂得並聲而馳然嘗誦兄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識兄亦顧僕時相笑咤欷歔不已也僕令且操縣印綬於江海之間者十年於此矣漁石入爲吏部尚書大鵠爲文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厠名郎署兄或喜其稍進而亦未必不憐其晚也然竟不能一日安於　朝廷之上隨被指摘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難然其所陰搆力擠則寔赳忌於同輩絓恚於顯游彼其創謀

不遏欲搤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所相與合爲萋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乎悲乎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爲風人之旨唶嗚涕洟故亡寔至是今何意驅馛結軫游其間哉雖然僕何尤也僕自罪譏以來以爲進不得附當世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闌丘巇壑之吟自勒一家以遺於世即欲亡去匿身五湖煙霧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遣不得遽強而之者故姑浮湛混濁洛博中山之間然其當

晝而思當寢而夢巳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君子閒遭廢斥未嘗不即其窮愁自著文采以表見於後何者恥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逮何者傳不云乎倕工於爲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於爲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且習於其閒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

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於賦李陵蘇武之於五言馬遷劉向之於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躒蹀躞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侈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韓昌黎爭雄當未辨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

詩聲於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爲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僕才乏思滥於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閒嘗從兄學爲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韋矣而獨不能睥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唾遺其背而馳者尾瑣猥陋矣獨私扣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戶扃鑰而入而自罪黜以來恐一旦露零於茂草之中誰爲弔其衷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爲文辭而上採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

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脩曾鞏蘇氏兄弟與同
時附離而起所爲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略琴
瑟柷敔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即僕曩
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
大夫之操觚爲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
霧喻虎嚙鷙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出
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
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
僕意相合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
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苟一字一句不中
其槩黍之度即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
爲者獨恠荆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
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至其至而何輕
議爲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
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廼取百家之文之深者
按覆之卧且嗌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
萬物之情自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謂司馬
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及僕所自恃始兩

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
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
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
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鬪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
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
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
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其
於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寥廓
日月之所以升沉神鬼之所以幽眇草木之所
以蕃蘙雕驅之所以悲肅九州之所以聲名文
物四裔之所以椎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
孝子羇臣寡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儇子
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
稗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覽行旅蒐狩問釋讖嘲
味物賦情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
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葺於其
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迎之於
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於其心心無不解於其

物而譬釋氏之說佛法種種色色逾玄逾化矣
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所謂
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
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較與
告兄者互暢其旨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諾於兄
但操金而求酒不敢不問價於市也并附與潯
陽書及所著文數篇幸兄憫而裁教之荷甚荷
甚

與董潯陽内翰書

嘗觀古者朋友遠離或託之珮玖或申之蘭茝
及其久矣不合則借山川訴鴻雁以綿其道路
之思而其引睇增欷有若兒女然者僕每恥笑
之豈謂今日僕之於兄抑獨有爾者無他人生
宇宙同心者寡時或參商情輒倍併故也秋來
露繁木葉漸脫四顧茕茕惄言靡由况以失職
之人而憑之以蟲吟之候以憂讒之士而附之
以室遠之思所謂夜彌永而路彌長南望江流
忽不知涕之霑衣也夏日皂隸湖南來得兄所

賜手翰上下數千言大略皆易之避難之旨處
困之戒蓋有楊惲之所不聞於會宗魏其之所
不聞於高遂者何其忠也僕雖不敏當佩之衣
帶以誓無忘而兄又嗔僕不能遠引孟氏動心
忍性之旨以益其德佚知已者而用之反以盛
年遽欲沉鬱自廢痼情癖志於文章詞賦之間
以汩没其好而其旨頗不當有所刺惎嗟乎兄
之愛我周矣僕豈敢爾哉蓋嘗聞之古人矣天
地逆旅也升沉浮陰也榮名委蛻也好毀幻刼
也人以其身游乎天地之間所與日月爭光炳
且不朽者唯區區心知而已而至於古今賢智
之士馳騖於榮名好毀之間以快其生平者自
達人視之蓋一覰耳他不暇遠喻姑自僕近日
所遊趙郡言之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之威
名平原公子之好賓客當是時豈不矜名喜能
聲施當世哉而今已消歇其所稱高臺曲池繁
謳豔舞連翩綽約震燿赫奕者不可復見而所
遺一二墓宫頹然霜露荆棘之間往往賈竪牧

兒相指覩臥牛羊於其上耳彼且如是兄其細者乎故早夜刻行窮而益固者哲人之所以自適也恣名納時抑而多懟者小人之所以自感也前所奉兄書將以期月之間求爲去官而秘跡巖穴者蓋感日月之易邁傷事幾之不逢生而無聞死而沒名謂與萎恭同耳此僕之有所托而遁焉而云云於左右也而兄之復画欲遲知巳者之及而用之豈不悖哉原兄之意豈不以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方攬名延英而海

內材藝謀哲之士龍翔虎蔚而進而僕又嘗偶竊聲名於時者往歲之事適爾而乆之固自有知者然不知士之生世各有所適或遇或不遇命也兄抑嘗察仲舒所以迫扼於元封建元之間者乎武皇帝漢之雄材大略之主不世出者也公孫弘名相也方弘之疏食布衣折節虛巳開東閣以博延天下賢良茂才之士廐矣而董仲舒號篤行明經儒也獨以睚眦之微不及錄用相之江都徙之膠東逮身沒而止何哉故曰

遇不遇命也使當時或偶弘以其所推轂王臧趙綰者推之仲舒則他不敢過望如漢皇帝所與廷臣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草封禪明堂之儀以潤色一代之鴻業者舒亦稱博古洽聞舊矣豈特嘿然無尺寸贊畫其間乎然而不逢則亦飄然遠去而巳耳故曰君子逢時則奮飛不逢則龍蟠而蛇泥蓋嘗博觀古今之間巖穴之士不可勝道若虞卿脫萬戶侯卿相之印棄如敝屣困其身於梁者情有所爲也陶元亮一試

彭澤不得志賦歸五柳完名環堵者志有所摩也嵇叔夜抱琴行吟弋釣草野不欲以章服揖拜上官者性有所便也而僕不佞忝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他日又嘗破內子璣縞之飾質書數千卷篋貯其中甚可饒吾歲時賓客伏臘之費而與諸弟子誦說爲樂也兄以爲當乎否乎將移易其道徘徊中外之間從諸君游遊以成名乎抑亦憫叔夜之不堪察元亮之有托性固有所專一而不化者而順之以適其志

乎此固中心之微可與知者言難與他人道者而聞兄滿告北引僕將有進退之決於兄而待之漕河之間故不勝感悽縷布所云幸爲我少駐官舟焉悉次第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與馬孟河太史論史書

頃自轉官儀制還湖上時辱遣使札草草裁謝比至京隨被謫南北之音隔而不通者逾歲矣今年春得兄中禮部音甚喜已而復聞與館閣選復大喜若此者非爲今人朋游宴好私其

得一第一美官也蓋憤曾鞏不偶於時久矣而一旦遇歐陽子驚異之薦之　天子又[illegible]時多忌才兄獨與選知者必深他日當待詔承明之廬列爲史官國家異日之史庶幾有助矣是以竊自欣躍忘寢食如是者累日故敢爲[illegible]賀於左右然而兄爲史官則史兄職也[illegible]納之勤偶微有所聞亦不敢不詳書於左右者嘗聞古者天子之史左則書動右則書言而又父子世繼其官凡欲書而不得書則父子[illegible]

其職以書是以上而官寢燕息之微下而政務得失之大以至所貶損當世大人皆得以法書而及其里巷山澤之間或有處士幽女之行不得而聞知者又歲有采風之官以貢於天子是以史官所書皆謂之實錄而唐宋以來蓋寖微矣僕嘗讀歐陽公所上曆日疏爲欷歔傷憤久之而　本朝之史僕不與聞然嘗聞與館職者云大略如故閣老守溪王公所擬[illegible]言是也信如是則非惟　天子燕寢之微不得與聞以

書如古之史而其欲如宋日曆日書臣寮奏議朝廷裁置與夫諸司供報之文亦不可得而必待易世之後始以期月之間遣官分曹具書其事由此言之他日　聖天子之鴻業其所載者詔令批答名公鉅卿之嘉謨善行其所托者章奏墓表諸文而其秘密之義或不得傳或傳而訛或時忠直之士遭讒被黜而屈抑不得顯或遐州僻邑孝子弟弟順孫貞婦貧食而不能白之有司或公卿之後累至大官反得以氣力

肎請諡銘以盖先業易世之後所謂好毀名實皆出於羣吠之餘而曲直是非之隱茫然無所參質鈎致而書之矣茍非有志與才而又其身當史職者嘿然采其曲直是非於中外雷同歧貳之間而有以待於他日分曹而書之所不及則　國家何以爲史以信後世也吁甚可悲巳而今日之事猶有一二可言者天下茂材洽聞之士不得與館閣之選則已矣茍得與非若唐宋朝領而夕遷之必二十三十年而後出侍尚

書又間有仍兼翰林之職則是終其身以史爲官也此或足稱古者世史一二遺意愚故以爲今日天下之有志於史者不得如古者日侍天子之禁中供起居注當自筮仕即遍擇天下多聞直諒之士與之交游諮諏中外之間務得夫朝廷之隱與公卿大夫賢否是非之實四海九州街談巷議民風野史之所可采皆得以日屬月累書而貯之大較如史遷所稱于於其善故得聞云云于於其之子其之孫善又于嘗過其

處見長老其某云云之類必皆據其實書而藏之以合記室此則不信乎簡冊而信乎耳目不獨任乎諸司之供報而博咨乎天下之公議他日所或可遺名山大壑之間以備一代之史此其說也傳不云乎禮失而求之野僕竊謂於今日之史也亦然近來士大夫間多不論及此獨嘗聞某人意欲效漢班固百官表以差當世賢士大夫得失其所采各州縣志與百家誌銘世乘褒積甚多而未知果否僕嘗欲私請覩之適

被罪斥故不及而或又云某多秘不令人知蓋孔子沒而後左丘明之徒相與述其春秋之旨以傳史遷沒數十年之後至其外孫楊惲史記之文始稍稍出也不如是則其所刺指或當世權力不免於禍彼誠取乎爾也此其志沉而闇富所可與私納其事者嗟乎僕竊有志而愧無其才又不得爲京朝官與四方之賢者上下其議論區區欽慕蓄憤蓋亦巳矣間有故人爲史官欲與之言又恐唯不當令如是狂妄故抑鬱

不以言而逦今適兄爲史官能無如蘇長公之
食不下咽也而罄其腸胃傾吐之乎不勝惓惓
伏唯加察而留意焉幸甚

謝張龍湖少宰書

嘗聞古有大臣處身於廊廟之間而中外之人
隱然卜其出處進退以爲安危當是時天下之
士爭客其門何哉盖其心唯博攬天下之士習
國家之務以戴翼主上是以好之若饑渴求之
若不及故其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此言其好賢之
篤也賢者在位不幸而中貴之人惡之同進者
忌之而滃滃訿訿之讒日搆且至焉則爲之察
緇白之跡斷群疑之門然猶不勝其鬱抑憤惋
之私故其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
亦已太甚又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此言其惡讒之至也及賢者不勝其
讒而退矣則又悲其去而冀其復故其詩曰皎
皎白駒食我場苗又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此
言賢者不在其位而猶不忘也於乎古之大臣
於天下之士若此則爲士者孰敢不感恩慕義
殫力畢智赴公家之急以報稱知己哉故天下
頌盛德而功業流後世我　朝　孝宗皇帝
時二三元老往往猶有古昔盛時憐才遺意而
武皇帝以來合己者則引而用之不合者則削
去之恐不當外庭之議則令私人煽微嫌起讒
言以攻刺之其他出羅入弋多所不忍涕道者
而於詩人之風旨盖蕩然澌滅不可復見於天

下矣竊念某潮之鄙士也上之不能秉仁抱義
其大不能博習國家典故及諳古今成敗得失
之際又其次不能倣古詞賦侍從之臣播爲樂
歌聲詩薦之郊廟被之金石又其次不能爲材
智機辯及九九薄乏之技可以佐命一時者不
過以其所習爲制科文字之末竊　天子甲
第升斗之祿而已耳而又家世多微賤未嘗有
相先之友於朝當釋褐初輒辱先生進之惟誦
之下而與之遊且爲之納譽士大夫之間而曰

某聞於文辭其資性頗斜諳吏事他日固可使者此得之朋輩所傳屢矣而是時不肖又自量前二者遞先生過爲奬誘後輩之言而非其當故間嘗私有所爲文辭及稍念　聖朝中外闕失之際而亦不敢以請者已而出爲縣吏而先生時擢南京吏部侍郎再入爲北吏部侍郎再掌翰林院事相仍五七年以來不敢以尺牋片字通其殷勤問候豈敢以一日忘左右哉始進之士不敢浚求於公卿大夫之門故也而頃

者當路以不肖兩爲縣吏稍務潔白竊民譽曾與巡行使者所薦十餘上部計其課以爲能而又朋輩以曩所傳聞於文辭之譽從而誤投之是以當路誤聽之而三月之間不次轉調此皆執事者采名而失其實之過也而於不肖何與哉然所坐纖悉以內士人闕員既以憤吻於外又平日治官無狀得罪一二顯游復爲讒搆於內時難中覆互爲錮擊此正亡維之揖而流衝波矣而比客有過不肖者曰子調吏部矜寻適

侍張公席上公覽報欣然曰此舉誠快士論非有力量銓曹當不得是已而禍發蔓及又聞當路者過先生先生亦微出言款救之及所聞一二中貴私人之讒則又爲之以平日猜懟之跡而反覆論佐之當路者雖不爲察而先生始終忠愛之情則固上薄詩人之風旨而下不失弘治時二三元老之遺意者悲乎悲乎不肖始無相先之友既辱禮進之矣宦遊遠道又無殷勤謁者之通於左右而難發以來又未敢有一言

蒲伏之請先生何獨采於區區之賤士至是哉俯而思之日月如流生無以爲誦而沒無以爲報者已何復道哉何復道哉雖然嘗聞之矣古之君子當其才跡忤時往往取嗔貽詬不能以一日安於朝請及被貶竄之后益自發憤矯巳勵行悔心遠罪習適當世而間以窮愁拂鬱之餘論著文采以表見后世此亦可以戮力明時報効知巳之一端而又未量他日其能與否也廣平府署無名山大川然僻居古趙南壤無舟

車厨傳舁走士大夫之勞而環郭以外多陂渠秔稻魚雁荷芰之勝大較風土涉略江南此或可以投寄羈臣孽子之跡而歌詠　聖朝者不勝感涕敬因從吏還部之便具啓陳謝伏惟垂察而少憐焉

與李中麓太常書

不肖釋褐即受知門下十年於此矣以宦跡江海不及附明公同朝而游而明公太常以後亦乞姓名以歸林壑巖穴之間而不復出是以兩

人者蹤跡睽違音問疎濶丹徒時曾辱手教及篇撰一封緘無便風不及裁報恚恨恚恨竊嘗伏念　聖朝以來弘治及　今皇上海內文人學士彬彬盛時矣而　今皇上丙戌己丑之間尤爲卓犖數多然往往不得擢用間被用者又不得通顯或且不久其餘放棄罷廢者不可勝數明公蓋嘗思其故與予嘗悲古之豪賢俊偉之士恨不生逢盛時而又羈縶摧阻如此今天下之士不問識不識皆曰李太常馳騁百家博極羣書可與漢劉向楊雄相表裏而今亦至是別有說與宦途者天下古今之共轍也昔秦燔詩書坑學士孔氏之道幾絕而漢武皇帝出而閔之號爲雄才大略好文右賢之君一時宰相如田蚡者黜道家言務隆推儒術所進叙者百餘人而公孫弘自喜位通侯亦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大夫當是時海內之士沛艾而進矣然董仲舒之醇謹申公之篤行韓嬰轅固歐陽生之明經博古並不得推或推而不及

顯而其所與推轂者迺或出於王臧趙綰之流何哉蓋人情樂軟熟而忌奇偉譽隨詭而惡激昂而間有名賢獨得薄日月立功名者非其偶會必其能竊黃老短長之餘以自便於世故也若吾太常自度其能之否乎吾間嘗視太常不能爲軟熟而所鶩者奇偉不能習隨詭而所自喜者激昂毋乃世之所悅者在彼而明公之所持者在此與由是言之以明公之譽望而不免退處林壑巖穴之間者亦其勢也固無惑乎爾

也然而區區獨有所不忘於明公者則又未嘗不以小其所失而大其所償何則尊官者榮名之符也其所乘短著述者聖賢之盛也其所托長故馬遷嘗感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而昌黎亦謂柳柳州使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有不欲以彼易此者天之畀明公以如是之材與識而又羇縶摧阻如此非厚有所托而然與明公還齊以來幾五七年而所得著書不可陳見不知於漢劉向楊雄氏何如也僕時時問士大夫從門下游者或云不知或云多註疏古六經或云近多通賓客歌舞酒奕以自娛而其所著者獨好戲謔之詞然與否與客或以此病之然僕獨竊笑客之陋者非所揣摩於賢者之深微也天之生才及才之在人各有所適夫既不得顯施譬之千里之馬而困槽櫪之下其志常在奮報也不得不齧足而悲鳴是以古之賢豪俊偉之士往往有所托焉以發其悲涕慷慨抑鬱不平之衷或隱於釣或困於鼓刀或擊筑乞食於市或歌或嘯或喑啞或瞽卜或恢諧或駁雜之數者非其故爲與時浮湛者與而其中之所持則固有溷於世之耳目而非其所見與聞者不肖南海之賤士也頃以知己得後明公涉名郎署未幾放去蓋於明公先後不同年賢愚不同調而其不能爲軟熟隨詭則適與賢者同而今日之羇縶摧阻若固有所招致而然者吾不知天之或有所屬意於間與否而其所欽恨蓄憤與高山仰止之私寔懸懸於門下者不知其何以慰我教我也人生百年日月如流晝有所不能食而夕有所不能寢者茲附永陽山人之便具啓以獻外附拙稿數首僭求刪示伏惟少憐而垂教焉幸甚幸甚

與陸貫齋論左氏春秋書

昨辱枉過偶出舊所注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之說當不得以攝稱非僕之言也歐陽永叔之言也夫以公穀由卜子夏數傳之後而口授之或雜而不經而左丘明魯人又親受業於孔氏

者僕廼強紬其說而特歐陽子之從何哉求經於其傳譬之原律於其獄人之辭以覆之獄焉而不合則不得不反而慎之也左氏曰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弒之此魯自桓公以來傳之舊矣豈不曰隱公非攝也公子翬何以及桓之未立而請殺之隱公苟自立矣何以欲須桓之長而授之也故左氏之謂公不書即位攝也以此然春秋之書

所以嚴亂臣賊子之戒魯以降凡諸侯之没但系之以卒而不以薨者是孔子惡其不請命於天子故絕其爲諸侯也夫以實爲諸侯猶論其罪而書而絕之而况隱特攝主也輙於其會盟遊觀之及亟稱公没則書其薨而謚之耶此歐陽子之所以不能無疑然歐陽子當時所及者特經所書公與薨之一辭耳而非及其詳也夫魯人之以隱公爲攝者謂惠公嘗立仲子爲夫人立君以嫡不以長故隱公不當立而特攝之

以待桓公今按禮諸侯無二嫡元妃没則以次妃攝内事古所謂媵之以姪娣是也惠公元妃孟子没仲子與聲子均之爲媵妾之屬不得立惠公特變其色而内感之魯之父兄百官及國人當未之與也故孔子於其没而周宰咺之臨其喪也書之曰歸惠公仲子之賵蓋不與其爲夫人也妾不祔於姑不敢以廟配於惠公故别爲宮以祠之書之曰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釋者曰考始事也譏不當立也志失也聲子没則

以其子方爲國君故書之曰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推而尊之也經文所次大略無復疑者左氏特内有所受於隱公爲攝位者之說故於二年夫人子氏薨没其事不傳於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仍錯文曰君氏卒聲子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蓋因君氏以明夫人之稱仲子也然謂二年夫人子氏之薨爲仲子則元年七月宰咺之賵爲無從故傳之曰預凶事杜元凱疏曰仲子在而來賵也由今觀之賵死不及

哀弔生不及尸古之人猶譏之天子之下賵諸侯之妾將以親附之也當其未没而爲凶事以臨之豈近於人情矣乎苟夫人之薨爲仲子則於其賵亦當例書之曰歸夫人某氏之賵於其所考之宫亦書之曰考夫人子氏之宫何一人而特變例以書之也若其以尹氏爲君氏抑嘗聞毋以子貴矣未聞子以命毋之氏也此又其瀆亂之甚者也僕是以未嘗獲覩公所訂趙昉劉原道者之說而竊疑左丘明之在當時蓋由

魯人自桓公以來其所倡爲攝之說以文隱公之弑者非一日彼已耳習而熟之及讀孔子春秋所首系元年之事没其即位而不書意孔子必以此故不復疑及其他所牴牾也則從而牽餙之以證其事其說愈支而義愈以晦抑不知孔子所不與仲子爲夫人已錯舉於經文所書之中而隱公之非攝其可以互見也久矣

與陸東湖太保論　國事書

伏惟明公位在政府詩人所謂王室心膂爪牙之寄者也十餘年以來其所以彈壓奸邪表飭國家入則贊決大議出則擁護善類其威名所嚮近自　宫掖輦轂遠至夷虜椎跣無問列侯貴人以及輿皂巖穴之賤並呼曰某　天子社稷臣也海内外賢知之士彈冠濯纓於明公之門者肩且至矣幸而生與明公之州里鷄犬相屬其望風慕誼尤所注切竊自曩歲遣謁時獲接顔色數年間其所以辱明公賜書而稍相酧和者僅一再至不敢進而與門下帷幄之士

相后先明公抑嘗察而憐之否乎詩不云乎必有以也頃者函牋入朝適從粤州時稍以區區尺寸矢石之功督府抗疏論列僕自分孤蹇士也初非敢遽望中朝之齒而録之者賴明公並二三知巳奮然軒顧爲之訟言而執政者亦重念　國家内外多故方急介胄按例引録此誠明公於僕出無求之中而爲厚知之援所謂信陵君之於夷門燕太子之於田光不是過也然則僕之感恩嚮風銜誼無窮雖其狷潔自好敢

不從明公深遊傾吐其間乎竊惟明公之捍
國家他不暇論即如發故仇將軍奸狀一節言
之仇將軍內切　主上之寵以外誘彊虜擅
威爽亂朝政身没之日賴明公同一二執政發
其奸孽暴其罪慭　天子赫然震怒戮其遺
屍榜之四裔中外之人懽然朝喧市躍以爲故
將軍當得如是此固今學士大夫之所能言他
日史官稗家之所及録而僕之愚則獨謂此特
其外見者耳明公之盛事不在此而在彼也何

者漢有汲長孺淮南爲之寢謀故將軍以强幹
之臣而位肘腋其鷙鶩猛鷙飄忽奮迅之氣肆
然橫恣左右凌轢中外甚至籍兵飲馬於宮掖
之間而自請得備宿衛其所冀望非常欲如董
卓桓溫故事者非一日矣上賴　天子威靈
下及公輩方柄政府故數年以來其所跅跐叱
咤使不絕虜固不可測而翺翔沓且睥睨猶豫
卒莫敢竊發已而飲鬱志憤竟病殤以死由此
言之則其折已錮之奸錯未形之患隱然翼日

月匡社稷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非明公之
事巳乎夫誅其身后之奸順而易而欲奪其寵
盛之逼逆而難明其共憤之罪顯而易而欲摧
其未發之禍隱而難然則今學士大夫之所言
而未必能知他日史官稗家之所傳而未必及
詳甚至朝廷之上亦有所不得論功而賞之者
寔既多矣愚故曰明公之盛事不在此而在彼
也雖然僕之所望於明公則尤有進於是者僕
不敢論今日之事姑以漢喻漢武皇帝之英風

大略數千百年來所不世出之主也然在當時
海內多故神仙土木祠祀征伐之事蓋已騷然
矣未幾而有江充巫蠱之變國家之事頹爛崩
壞幾不可收拾當時執政豈無深憂遠慮爲左
右者乎特漢皇以英風大略之資而攬長駕遠
馭之權於上大小臣工稟然莫敢自必其命故
當元朔元封之間國家雖多可憂之事伏未形
之患卒之畏威養禍以入於亂已而輪臺之悔
則既晚矣及其末也猶幸博陸侯典位肘腋天

下尋亦晏然得以享其擁昭立宣之治而漢亦無恙自今觀之武皇帝臨年之托不以屬之文成五利諸所寵幸之人平津武安諸所材辯任事之臣而特以屬之強毅木訥如博陸侯彼亦得力忠義竭股肱內而贊詡帷幄調攝寢衛外而博求正士分列政府一切綱紀措置如善奕者按局而畫形遠近察虛實分子布筭而尋以收勝此於其間博陸侯之蘄然奮不顧身長慮却顧旁皇周旋所以獨謀於心而不謀於人謀

於一二肘腋之士而不以謀於左右在庭之衆所以建萬世之業而垂之無窮者於今可想見也嗚呼亦雄矣使武皇早爲寵任博陸侯輩亦得及巫蠱未作之前移其所以擁昭立宣者預爲之備則漢之大計可以嘿然坐而收也又何至顛躓踣頓外裂皇惑如曩時乎今日之事大略與漢亦相表裏而在朝諸臣舍明公無敢他望所謂博陸侯者　主上神聖臣下莫及萬世之事固不可測也明公爲　國家世臣而十數年來仰荷　主上簡任倚繫中外之望特甚切也明公將奮然引身日月之際及今匡攝爲彼博陸侯者所不及乎抑亦姑爲浮湛特按局而畫形遠近察虛實而分子布筭於其間如漢故事令其既壞而收之已乎其間利害之相權難易之相懸雖三尺童子逆知其必在此而不在彼者明公當籌之已熟慮之已審久矣萬萬無假僕輩外庭之士呶呶然鄙口而從諛者然而僕竊閑於心不敢以終隱也語曰士爲知

己者死言爲知己者傾僕蹇陋無似人也竊幸遇明公信陵燕丹之知則后夷門田光而死於門下皆僕之事也曩既仰明公之捍　國家於始者與漢汲長孺相左右則今日所以厚望明公收博陸侯之權而安享其全功者計或如此故不敢不竭心悉慮以獻於左右伏惟明公憐其愚察其忠而特賜俯納焉幸甚幸甚

白華樓藏稿卷之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與李汲泉中丞議海寇事宜書

夏日得澹泉鄭公所疏我明公破海寇之略不勝躍然喜未幾聞明公且被吾浙閩之命矣則又不勝躍然喜盖始則竊慕明公以經略之才稍以治兵自著見當不日且大用故稍爲我公

喜已而竊憤吳越之間 高皇帝平定海宇百餘年來盖已晏然於魚稻荷芰之間而不習兵革久矣今一旦爲一二酋奴所煽誘遂相與羣亡命之徒蹂躪我人民焚刼我室廬攻爇我城邑 國家救撫臣爲之督將募兵於海之上三年於茲然而諸州縣之間數震怖不給未有成功者何哉葢患起於倉卒而又伏匿江海波濤之間非吏民及士大夫所習知故也吳越間故所辱明公按節處也以我公之材經略其間當不必爲之按圖而畫召長老而議而諸酋奴所爲弄兵之槪可以抵掌而定矣僕竊有室家丘墓之憂能不爲之聞檄而歌且舞乎故又復大喜雖然抑重有爲明公憂者何則嚮之淮海之間特其餘孽浮潮而至者爾明公少出師即可翦蕩駭覆而奪其氣彼既不得利當不能再至若吾閩浙則諸酋奴所蜂屯而蟻引世所出沒門戶也非明公躬枹鼓督矢石親與諸將分功血戰而制其死命則彼必不震恐畏縮非明

公内固州縣外散黨與而使吾氣日倍彼氣日衰則彼必不悔禍謝過故竊爲我公展轉反覆審慮而熟處而間有數條則一二年間所據鄉邑傳聞海寇行刼之略而稍爲綿蕞野議於其間者然久以宦遊遠道不能遶悉地方次第特偶臆見所及不敢不言不知能間稱明公之摹畫稍可賜之施行否也謹遣使馳賀并條書其所欲言者如左伏唯覽而教之幸甚幸甚

一曰諜賊情吳越之間攷傳記以來海寇爲患絕

少　國初時亦由方谷珍張士誠殘黨竄入島中因而煽誘倭奴相與爲亂　高皇帝命將出師數年無功已而降之黄榜赦去罪人久而後定故自古寇盜之興必有禍因當事者出而削平之必得其所以爲釁之因而始易爲理假如齊田横嘗聚徒五百人爲亂東海上漢高皇帝遣使諭田横來大者王小者侯未幾田横乘傳詣雒陽而齊遂定矣南粤王嘗攻長沙邊邑漢文皇帝以其丘墓在真定特置守邑歳時奉

祀又召其昆弟尊官厚寵之未幾而南粤王去帝制稱藩入貢矣即如近年黄巖以來衆並稱倭奴入寇倭特東海諸夷之總名而不聞其某島爲首亂以某事始釁也或謂其誘之者海賈王五峰徐碧溪等然要之諸海賈特以射厚利而出爾非欲長子孫海島也今久而不反盖必有故二三年來當事者幸相與朝命將而暮勤戍而其疏奏所議道路所傳抑未聞謀慮及此以愚計之　國家之力已太半爲北虜所疲矣

北虜雖強其所當諸邊山川之寥隔歳所防者秋深馬肥八九月間不滿百日而止爾且猶可斥堠而守也若海上之寇乘潮往來自温台寧紹以及杭嘉蘇松淮楊之間幾三千里東備則西擊南備則北擊決非　國家戍守之兵所可平定者近聞里中一男子自崑山爲海寇所獲凡没於賊五十日而出歸語海寇太約艘凡二百人其諸酋長及從並閩及吾温台寧波人間亦有徽人而閩所當者什之六七所謂倭而椎

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此可見諸寇特挾倭以爲號而已而其實皆中州之人也夫既皆吾中州之人其始也本操貲冒重利而入其既也則相與行刼畏重罪而不能出彼皆有父母妻子丘墓室廬之思者愚以爲當詳諜海上之寇其爲首亂某爲佐某爲脇從又於閩之漳福泉州浙之寧波等處當行有司嚴爲保甲之法各籍其里之名氏而鈎考之而爲之鈎考者亦非欲遽籍而罪之也特令見在土著者不得望風而

煽誘入海既羣聚入海者廣令招諭曲緩其罪而出之且爲之下令大略賊從以下有自縛來歸者並得免死有能手刃其黨來歸者仍按級賞銀三十兩三級以上仍命爵一級有能誘衆面縛來歸者亦如之有能手刃所稱佐亂劇賊如某某者賞銀五百兩仍世襲千戸其嘗佐亂劇賊而能率所部來歸少或數十人多或百人以上者賞亦如之所部人獲免死仍優恤以差其手刃首亂某某來歸者賞銀一千兩仍世襲

指揮使其爲首亂能自歸者亦除罪免死而能率所部二三百人以上自縛來歸者賞亦如之其所部人亦得免罪仍優恤以差凡賊中有能自縛告賊所在導官兵擊殺得勝者每二級准手刃一級爵賞亦如之有能焚溺其舟并輜重兵仗來歸者而告官驗實亦賞如手刃佐亂之賊又下令於閩之漳福泉州及吾浙寧波等處各賊犯之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右有能自行首鳴者勿連坐不能首鳴而他人告發驗實則以其罪罪之仍量以所犯之貲充賞其爲若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右有能私縛所犯來歸者並亦得免死賞如之有能以姓名聞官因而詐入賊黨本圖誘所犯來歸所犯卒不聽因而諜知賊情告官而令官兵擊殺得勝或左計陷賊或自賊中焚溺其舟而出者賞亦如之其故行匿黨而不以告者並得論罪如律又下令傳示海島諸夷有能手刃首亂之賊或擊滅其黨數千百人以上効首虜以聞者賞以萬金加之封

爵願歲通貢入市者聽如此則爲賊者外利官府之除罪懸賞内疑黨與之陰賊行叛爲賊之父母妻子兄弟朋友者既奪於連坐例賞之法而又不忍其黨之終沒於賊而海島諸夷且謂從賊之利小而害相半擊賊之利大而又世之如此則賊自相駭亂當必應令而出而其勢固不能久矣伏惟尊裁　二曰申軍令僕聞海寇之聚少者數十百人多者不過一二千人非若北虜之動輙控弦數十萬而難以力勝者而二

三年以來我兵數十出而六七敗甚且一夫躍呼而衆遂辟易潰亂望風而走自相蹂躪而死豈兵之弱至此哉由承平日久吏民不習見兵革而諸將之出未嘗申之以軍令故其兵未戰而氣不肅將戰而氣易怯往往易亂故也今國家海内衆進之兵大略均之患在軍令不嚴而東南爲甚僕嘗督兵與中其所部署諸將獨東蘭那地丹州之狼兵數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何者三州土官之治兵大略如昔秦人以

効首虜爲上功其所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人呼而夾擊而一伍皆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沒而左右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凡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而一隊皆爭捄之否則一伍戰沒而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隊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訛言恐衆者斬敵人銜而亂者斬敵既敗走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而不追躡者斬一切科條與世之軍政所載無以異而其既也所謂論功行賞之法戰沒受上賞當其臨陣躍馬前鬬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冠所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故其兵可死而不可敗僕嘗擁千人夜半渡河令曰衆各銜枚攝衣而渡凡有聲者左右縛而前向已而衆皆畢渡而無聲矣又嘗夜半發百餘

人伏叢草中期日中誘賊過草所不得動已而賊衆蒐路而前衆皆伏不敢見及逼陣則躍呼而起矣僕之約束豈能遽至此哉蓋其習之者素故也近日東南之兵軍門雖設有旗牌矣獨監先年朱中丞公故事其所部署諸將失機者未嘗戮一將於轅門而諸將督戰所部軍或臨陣退縮者未嘗戮一卒於陣方敵之未至其伍先亂而有若兒戲然矣及敵之既至則衆皆不戰而走而有若魚爛然矣然則兵安得死鬬而

将安得有功僕故以爲今日之急莫先於申軍令以治兵非獨軍門得然下自兵備衆将及各守備指揮千百戸隊長及他署兵有司並得遵奉軍門之令按軍法從事凡團操不如令者則綁打一百棍如例凡臨陣督戰不如令者各許就陣斬級或截耳懸之於旗以號令軍衆一切治兵之條大略如三州狼兵之法而論功行賞必首死戰之士次及摧鋒破圍之士又次然後及斬級之士賞必自卒始罰必自将始如此令

日東南之兵即古吳越之兵矣不然旗牌設而不用與無同雖有百萬之兵無益於用也伏惟尊裁

三曰利器械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兵家以介冑爲先聞近日東南之兵太半無盔甲而海寇亦裸而鬬其無盔甲與我兵同而其死戰而前則我兵所不能支故其衆易走僕舊嘗在粵中獨田州甲爲善自盔以下並以堅生牛皮而油漆之甲特周前後腦背而已兩肩兩臂手及兩股並別爲小牛角片置雲肩敵手等名色蓋取其伸縮如意而便於戰鬬者試令召田州之工氏或廣中能倣製者而官自爲採料製之大略一盔甲則二三金可辦也又聞海寇之兵特彊在舞刀每輕我兵不能射僕竊謂反其所輕莫急於習弓弩而破其所彊莫急於倣狼兵燕尾牌之制近日東南之牌皆沉重而不利進退獨粵中燕尾牌以桐木或杙木爲之其長如人之身其廣不滿尺其背如鯽魚然故仄身前逼雖嘗利刃而不能斷其體輕故

運如鳥翼而一切矢石皆可蔽僕嘗見廣中狼柳之兵善舞牌者其臨陣如鷙鳥而進不必盔甲而賊雖墻立不能傷此廣中所最尚者近欲訪置在浙中惟溫州桐木杙木爲多可易辦之其弓弩亦必採兩廣毒藥以灌其鏃鏃著血縷則立死但浙人不習射當如兩河以北懸射銀錢之利以誘之使習令弓師而能教百人善弓則善弓者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弓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将矢弩師而能教

百人善弩則善弩者亦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弩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如此則不數月而全軍皆善射矣其他短兵鎗棒亦率類此大略百人爲率當以三十人手牌列如樓櫓而各持短兵相接其陣欲疏而不窄而三十人手弓弩拤滿而夾陣於手牌之間三十人則以長刀大斧或北方悶棍之類縱其後其餘十人則給使令薪水而已此器械之大較也至於火攻神槍之屬則兵家第一義而於海

戰尤爲首功東南諸將當已勤習之矣僕故不及然此特可以用之舟師而陸戰或非所先也伏唯尊裁　四曰分戰守僕久宦遊於外不能詳浙中諸將戰守事宜但據頃者道路所傳蘇松被寇之事推之則戰守之略似尚未得其次第者何以言之方其海寇之舳艫相望而進必由通海之門戶而入如蘇松之吳淞江劉家港之類是也古人云守險者必先設險於險之外守之其所謂海戰之重兵如各叅將所提閫廣

募兵之類當設戰艦備火攻而謹斥堠以迎擊於洸海之上賊未泊岸則當夾水而陣以邀擊之賊既及岸則當隨其賊艘所屯之處而直搗之此則海上逐利格鬬之兵也將之最猛兵之最精者可以當之州縣之兵則當於海之門戶之內或陽爲木機樹枝以槎其津或陰縛鐵索木樁及沉破舟之類以塹其河或爲輕利飛舸以邀擊其旁內伏火攻外張疑幟列壘而守此海門戶之兵也將之稍材兵之稍強者可以當

之至於府州縣間環城市而守特籍城內外市民之中量擇膂力者團操其間爲之形聲而已兵與將俱無所事者何則強兵在外彼必不敢深入深入則首尾衝擊故也頃聞海寇深入崑山以及蘇州城或由吳江轉卯湖而出者蓋由各兵並塹城而守始則不能迎擊於海上次則不能邀擊於劉家港所入太倉之處故其賊入如履無人之境得以狼籍狂悖至此僕竊以爲皆失形實之大者也即如浙中事體言之浙以

東寧紹各府僕所不知浙以西則當屯重兵於
澉浦乍浦之間西南則可以障海寧以上東北
則可以障海鹽以下大畧當擇叅將如盧俞二
君之類提兵數千列艦而守此當勤習海戰而
使之往來逐利且鬬且躡所謂統責其成功之
大者也至於分入杭嘉之門閩無通潮之津稍
與蘇松事體不同此則府縣及各指揮之中量
責其材且勇者分地而守塞其要津堅壁清野
或聯鄉兵以為聲援或伏林藪以擊其不意或

毀橋梁而陷之澤中所謂分責其成功之小者
也然諸哨之兵又必各按其地圖而畫譬如奕
棋者之分子布筭賊犯某處則某兵當之某兵
擊其左某兵擊其右又深入某處則某兵當之
某兵迎其前某兵躡其後或賊不利而退則某
兵為張疑幟於某處以駭而覆之諸所分布之
中計道路尅期日迭相主客互為約劑有不如
節制者並得按軍法從事則戰守既分功罪自
切而不患無成功矣僕湖人也以湖州言之賊
自海寧入則當守之石門賊自嘉興入則當守
之阜林平望賊自蘇州入則當守之平望以及
吳江太湖之口然要之海寇重兵其勢必不敢
深入特慮浮刼之寇內有乘亂者窺我無備為
之深道而入或土著之賊詐稱海寇殺略閭里
急則詐稱官兵令我兵不得追躡此則有司之
事所當嚴號令察奸細而預為督捕者也聞近
日湖中亦有聚徒數百者恐海寇未至內亂先
伏矣僕湖人也有不敢盡言者伏唯尊裁　五

曰擇官使官有二曰將領曰郡縣有司近所
任叅將俞君大猷盧君鏜僕雖未嘗交其人聞
俞君舊在粵中善拊循士卒故得兵死力而盧
君亦當手搏賊鬬海間小大數十戰嘗有聲稱
蓋皆一時之儁也然而浙之杭嘉與蘇松並為
錯齒之州聞其將士利害不相及往往此歹彼
爲而海上之寇得以避實擊虛而乘其所之僕
以為故副總兵沈君希儀可以當今東南之大
將也沈君之奇詭猛悍有古名將風舊為淮揚

總兵時僕適令丹徒方江上承平沈君固無所著見僕嘗扣之其息深深如也已而入粵嘗聞沈君所立戰功及其懾服諸蠻夷處雖傳記所載或不過之近雖位極身退然年僅六十聞其還粵以後稍有不自安而思出者譬之李廣歸藍田王翦還頻上出則更奮矣僕竊謂明公當及其憤而疏請之且沈君粵中宿將也　朝廷倘許之便宜從事敕令親爲籍部狼柳之兵數千或他將領可用者從蒼梧豫章順流而下僕

知內多爲沈君所舊部而相信愛校之烏合之戍適用必不同至於各守備及江海諸衛用事之將僕竊謂並當會同督府疏名以聞大略當遍擇浙中衛所所部諸將或不足則南京江西湖廣等處皆得博訪而任使之當責其成功無罪其小挫當擇其勇悍毋疵其短此選將之略也至於近海郡縣有司尤當別議者何則國無鷄犬之警則廉靜長厚之吏當爲治最矣時有羽檄之馳則長駕遠馭之士亦所急使矣故語

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方漢匈奴大入雲中上黨雖有龔黃卓魯之賢無益於用矣故漢武皇帝欲鬬匈奴如雲中上黨諸郡並出材官騎士若李廣程不識之徒出爲守尉僕竊謂今日明公之於寧紹杭嘉湖諸近海之州縣也亦然明公當會同巡按通數十郡縣之長吏及其佐貳並量其材而器使之大略近海患者則擇其彊智精悍之材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堠嚴部署皆籍之以備緩急而其餘腹

裏郡縣則擇其寬和柔靜之士明出納謹筦籥特務與民休息而已此郡縣有司之略也明公倘不鄙試聞之　廟堂之上或及採擇施行則於軍興亦少裨矣伏唯尊裁　六曰籍兵伍浙被海寇以來不知軍門所籍而用之者何兵或云即杭州及沿海衛所所籍之軍或云調各府州縣民壯并販鹽之徒或云調處州并福州漳州兵又云調廣西狼兵僕久宦遊於外不能悉然以愚策之諸將所部署似不得專統以爲訓

練之兵如此則思不能拊循威不能專一必不能得其死力難以有功且今之衛所之軍與有司所籍民壯特空名焉而已善兵者汰而用之或什之一二可以約束而作也處州守坑之軍聞其性頗徤鬬然亦恐未嘗勤習水戰福州及漳州兵當故勤習水戰矣聞其內多從海寇行奸利者故習海寇所懾於諸兵中爲最特不知今所調入浙者若干廣西狼兵於今海內爲尤悍然不易得真狼也真狼兵必土官親行部署

纔出其餘當不過柳州水東巖之游民與廣州新會打手之屬而已如果則亦無以加於吾嘉湖販鹽者流也由愚計之一切調到客兵特當量候緩急以爲聲援策應之兵則可爾恐不得爲常而沿海郡縣所自部署勤習以爲歲戍之兵必於土著之中擇其膂力猛悍之士大略若杭嘉湖寧紹沿海販鹽無賴處州礦徒并一切亡命者爲之太約杭州三千嘉興三千而溫台寧紹亦各二三千多寡以差其費當括十一郡縣民壯弓兵之屬而通計之當其腹裏郡縣則爲之減去其半或三分之二特量留什之二三以給城庫刑獄之役而已其餘並籍其費以歸於官令各兵備道親爲按歷州縣或擇諸州縣長吏破常格而募之且各州縣民壯弓兵之所食故額人七兩二錢然其民間所私相轉募一倍再倍者有之追呼道途之費尤不可算約者請量爲每名額徵一十五兩籍二人之所食而募一人其數可三十金僕竊謂信如是則今之

吳越之兵必可變弱而使之疆不知者難之以爲吳越之人多脆弱僕竊謂項籍常以八千子弟而戰秦師百萬於鉅鹿之下即今之會稽也我
高皇帝方與張士誠相抗於蘇湖之間一時猛將如徐達常遇春之流大小數十戰亦不得蹀躞長驅已而混一天下之後稱亂者殆盡然後滅亡亦即今之蘇湖也海寇爲患聞近之里中年少者往往倖擧竊發椎剽爲奸有司使能不惜厚貲以彼之食而招誘之三江五湖

之間未必無翩然可用者特恐費不支耳不患無土著之兵也吾浙之中得土著之兵萬餘人分列沿海郡縣所爲上下其食勾考其伍他兵伏輜重廪餼犒賞之費則統於兵備視弱袍鼓時相訓練其服食均勞苦則權於將領方其晝地而守則責之土著之兵以分壘於外而遇有警急然後調所募客兵以爲聲援如此則將有專屬之兵兵有專閫之將主客既分緩急可使此或一策也伏唯尊裁　七曰築城堡海上之

寇與北虜同並無攻城屠邑之略不過利在子女玉帛而已吳越僻處海上自古易姓革命之世並獻圖受命未嘗有戮力抗師者故築城甚少近聞嘉善平湖蕭山餘姚慈谿諸縣已皆繕城然而桐鄉崇德尚未聞議及者此特邑而已至於市鎮如我湖歸安之雙林菱湖璉市烏程之烏鎮南潯所環人煙小者數千家大者萬家即其所聚當亦不下中州郡縣之饒者並當按其市居之田宅積貯而量其力之大小爲之均

其費之多寡各列丈尺而築之有司特爲之約束期會鉤考布算以責其成功而已而其財不必籍之於官籍之於官則多出沒之弊其他敵樓城門并水寨之屬非民間可以例辦者官量籍庫貯以助之至於鉅姓勢族而野處田間者或二三家或五七家或一二十家所願隨便築堡者亦聽近聞甘肅諸邊總督楊公嘗遍行之雖北虜數萬控弦其下亦不敢窺數家之堡而仰攻何者彼不過利之而已一攻堡則其內伏

火器下礧石非擊殺數十百人必不能下彼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故也故僕竊謂吳越之間凡近海一二百里並當令著姓居民遍爲列堡而守可也近訪其製大略崇一丈二尺基廣八尺或九尺而上減其半環所居以爲方圓廣狹而隣之人有願併入儗廬或急則欲斂子女而入因爲割所有併築者聽如此則民間隨便興築城堡相望而賊縱深入不能肆行殺掠之患矣或謂如此其勢必擾僕竊謂以佚道使民雖

勞不怨以其力之所得爲而捍其患之所不可支且不願者亦聽何怨之有伏惟尊裁　八曰練鄉兵吳越江海之間幾二三千里必非　朝廷之兵所能遍爲戍守者漢患匈奴鼂錯嘗請徙富民實塞下蓋使之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之意若今日吳越之間則不必他徙富民而中自有饒田宅千金萬金以上者廬相接也以愚計之當倣兩廣之制其材力可以蓋一里而部署百人上下者則命之爲百長長有牌分爲若干

隊各籍其所部署百人者之名氏年貌與分執兵仗於其上以待約束其材力可以蓋一鄉而部署千人上下者則命之爲千長長有牌分爲若干哨各籍其百長及所分哨之名氏年貌與互相聲援之略於其上以待約束其在官府特罰其不如令者與不均者而已不得數令追呼而擾之方其平居無事則千長得以擊牛酒歃血爲盟約誓於一鄉之中以稍申其聲援之約及其賊既逼境則千長得以舉火砲爲號合各百長之兵以赴援於賊所間入之路以迎其至而擊其歸有不如約者即聽千長并百長各得以按軍法綁縛而告之有司有司懲按軍法而治之如令各鄉之鉅姓大族除按丁外有能自募膂力技擊之士以爲諸鄉兵之先者則各書其名於官無事則令訓練里之子弟而官量爲犒之以鼓其氣有警則責其摧鋒奮擊以爲里兵之倡而賞必倍之僕又聞察吳越之間其鉅家勢族往往有爲子弟不惜千金而鬻一官者

倘爲疏之　朝廷凡民間所籍鄉兵或鉅家勢族所各自募之兵有能奮勇勦賊凡斬級者倍官兵之賞每級一百兩凡斬三級以上者署爵一級如兩廣試巡檢之類而賞仍半之累功至五級以上得世百戶累功至七級以上得世千戶凡所部之兵斬三級以上量爲優之冠帶有子弟願補生員及都布按承差知印吏者聽五級以上准署爵一級如前或准送子弟一人國子監讀書或原係監生准選光祿監事署丞

及五城兵馬等官七級以上亦得世百戶或願改錦衣世總旗者聽九級十級以上得世千戶或願改錦衣世百戶者聽十一二級以上得世指揮使或願改錦衣千戶者聽或係監生願補内閣文華武英等殿及兩房中書舍人之職亦得斟量如例如此則吳越之間非惟各思保其妻子室廬之有抑且兢慕夫爵賞寵祿之及爭相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而其氣百倍矣較之官府歲調客兵其所當利害緩急尤有間者伏唯

尊裁

與阮函峯中丞書

奉别時不意此賊突然劇至日來不得一追隨戎馬之間甚恨甚恨還家後即已攜妻子入郡城然譬之穴處之鼠不知彼中嚮背虛實及我公所震盪將士相機截殺事宜但據郡縣哨探者傳聞賊圍乍浦八日已而退散四潰海寧崇德之間聲言南犯省下又云賊已亡舟並從徒步且賊勢雖衆其實中土之人十當七八烏合

四引並無紀律果如此則兵法所謂可多方以誤之亂而取之者也夫彼之所以舍舟而進以爲如去年故事可以自省城一面焚刼一面擄舟長驅而下也今聞省城遠近居民並已搬移大小舟楫河港已絕則此賊前不得掠當必蟻引偏仁和錢塘海寧德清之間又無已當或蔓延轉入湖州萬一果入湖州南自塘棲而下次大海漾次菱湖次湖趺漾次前山漾次碧浪湖次郡城之下迤東則思溪次雙林次東阡又東

則吳江之鶯脰湖瀾溪諸處四面皆水壑也公倘與督府公併力引兵相爲掎角彼此形聲且戰且躡大略於水兵則擇三府之輕銳者乘以飛舸伏善射者於中馳逐而射如遇賊衆列艦而前特爲法鏃佛郎機諸火器横衝而直擊之於陸兵則擇廣江土兵處兵山東直隸兵分哨而布相地利壍林阻不得輕鬬或俟水兵蹂躪之後因而夾擊或俟彼之失利因而乘勝突戰或出彼之不測因而掩擊此萬萬可以得志者

自塘棲以下所謂五湖巨浸之間並可效勝一戰而成百年之功不肖之所翹首以願聞者一應事宜已載別幅以前區區皆候賊過塘棲水戰大較也至於賊或猶在海寧錢塘之間又當以陸戰爲策相機分哨不能遽悉總歸有二迎敵者則嚴陣以待之不得輕爲賊兵所餌兵法所謂其阻如林蓋以鎮其黠猾嫖姚之氣也此則賊所衆知者也伏擊者則設詐以乘之擇地利以布各兵橫衝掩擊突起其後兵法所謂鷙鳥將擊必掩其形蓋以奪其氣亂其耳目而覆之也此則賊所必不能知者也相隔既遠相念彌深不勝區區草草奉布外敝府守城事宜十萬生靈所係萬唯速賜施行

與趙玉泉大巡書

東南數郡始被寇以來州縣望風如燬蓋以承平既久武備盡廢倉皇窘迫固宜至此至於朝廷命將徵兵已及數年卒無成功愚妄意將無專權十羊九牧故也古人命將則廟見專閫以外一切賞罰養士生殺封拜不由中覆甚且專空頭敕便宜行事至敵國外夷得權厚賄以深入行間間有小挫亦唯責其成功而往往寬其文法故得以緩急如意國家征伐之權則既移之撫臣而不以專之將領已與前代有間矣撫臣所專不能越千里以外於是總之督府他如總兵何卿沈希儀輩皆川廣名將也比聞其至所部署者不過所攜家丁數十人與本處一二百烏合游食之卒而已更無數千專領之兵及一切不貲之費令得以恣其出入使之厚賞搆諜其間而督府雖設有旗牌往往訓練未嘗一按軍法行事及出師望風而潰未聞於軍前戮一偏裨之將以肅其氣信如此則何以有死鬭之士而制勝也近又設重臣以監視之頗聞彼東此西督撫及將領以下往往望風懷讒自相疑懼以彼事體與唐人監兵故事何異此萬萬成功所難者明公今日之事首當建及者也其次則選調客兵一節如今年三州狼兵永順

士兵最爲驍悍不幸事機既失不及全功難以再調近到川兵尚未聞處分愚獨以爲倭奴所長在利刃諸兵不能支然無俻甲唯擇善射者能覆之當於河南山東北直隸民兵奇兵及河間保定達官數內量擇射之最精者一二千人以爲前鋒仍挑膂力倍人善悶棍者佐之大較不過三千此或今日全勝之兵也各兵皆已籍而養之在官不必他有厚費且今年十一月以後明年五月以前正其下操團之時量爲調發

一用亦無不可者他種種事宜曩已稍詳所寄李汲泉中丞書中嘗塵尊覽矣大較於浙東及海上馬蹟諸山事機愚所不詳至於嘉湖蘇松所可便宜嚮之區區或多近似者也內如諜賊情一條尤爲喫緊近聞海中各島紛紛競起軍門興兵數年尚不得彼中一二要領何以綏急諜敵明公達練當世况舊歷閩海其寇中一切蜂赳蟻聚之始及其兵連禍結之久當必有剖如日月者顧山谷之跡無繇侍教耳或曰非遙

海而必不可散彼黨而諜彼情此今日所急者嚮嘗面及不敢再議至於敝府備海寇尤與淞海諸郡不同湖多巨浸旁溪而海寇所奪舟楫而入不便馳逐况湖中多販鹽亡命以射虎打生爲業者皆強弩從鬭之士也倘按七州縣山田地蕩每畝歲括銀一分以上可得五六萬金即於歸安烏程長興各縣募鹽徒二千虎手五百打生五百即籍其所故習鹽船爲水戰之兵於中擇厚貲而勢衆多智謀才略者部署之大

略人給每年工食銀一十五兩計兵三千該歲費四萬五千兩至於兵仗則人各舟其舟弩其弩鎗砲其鎗砲並不必官府別設間有補緝所費不多特火器火攻并一切賞賚之費此在明公擇他郡佐貳有異材者量移於此以専責之名曰湖中水戰之兵竊計海寇所長者在舞利刃我兵特飛舸以乘之必不與陸鬭彼之利刃無所施海寇所短者在不甲而裸鬭吾遠在百步以外選虎手打生之最精者乗利而射之近

在數步以內則聚鹽徒之最悍者操長篙及鎗砲諸器以蹂之彼萬萬不得利而深入者愚初歸時嘗以此說郡守公矣郡守公亦集諸鄉先生共計而諾已而不果施行恐括財既多易起他議故遂中止耳抑不知近日烏程各縣所集糧長兵船大戶兵船里長兵船一節所費不貲並皆脆弱游惰之丁况人與船器不相習十無一堪者至於有司乘此科罰旦暮如織上官不能制其盈縮百姓不能窺其出入此所謂以虛

聲而濫實費其實萬無可用者也倘明公下有司罷去糧里一切兵夫而按田以養兵一則家各按產之多寡出其百一以繕兵而所費頗均一則官能籍其健鬭之卒故乘之舟故習之兵伏人與器相習而緩急得用一則既設專官統專兵之後唯以海寇息滅爲期歲終不止則按畝括財如故可以久遠施行愚見如此至杭嘉寧紹以上又與敝郡事體不同不敢妄及但此賊乘潮往來必非調到客兵所能久戍而於鄉

兵不可不爲早練則竊恐各府括財繕兵大約亦當準此伏唯尊裁

白華樓藏稿卷之二

白華樓藏稿卷之三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答董潯陽中允書

使來得兄手書且憐僕免官之後復繼之兵革之窘當不得肆情山水間以附古之巖壑者流何其憂且愛之勤也然僕於此亦竊稍知自持矣被放以來山中獨臥既與世不相聞狀第聞唯奕一局古今墳典及百家莊老之言數十卷間對局及刦地破圍兩家勝敗處則爽然自適也讀傳記至莊生馬蹄諸篇則陶然喜或屈原卜居賈生鵩賦則又潸然悽以涕未始不即彼之所以得而弔此之所以失也山中無他賓客間有攜金買文者至既不能郤又不敢私則呼兒囊之入市沽酒擊鮮與之醉而淋漓宴嬉當其放歌山鳥欲和而林花半飛隣家之父且笑且嘲而莫予知也兄其謂我爲得乎爲失乎以

此言之吾雖進不能附兄輩翱翔四方退不及如古巖壑之士披綠蓑釣五湖然而干戈之世一畝之宮猶可以藉豐草而唫且哦也其情與志未始摧以頹也兄何必於僕爲嗚咽塞塞之辭而相爲憤且弔乎僕願兄努力　明時共金馬承明之士相頡頏至於山中之課無他指陳如左所言而已或他有故知憐問者亦煩兄出此讀之如何不盡所欲言

復丹徒邑諭唐白野先生書

觧官南還承公手書嗚咽嗟咨若將弔不肖之奪官而又憐非其罪者雖然公讀古今傳記當上下數千年矣其間可悲可咤可憤可涕之事不知其幾金焦之下大江之滸得無猶有漁父鼓枻歌而過者乎歸來山中左手持南華右手持碁局醉則援筆賦文章稍稍淋漓宴嬉以恣其丘壑之思或自一道也卒公姑置之門下之士所當從吏時舊遊或他鄉先生訊及爲報曰巴草北山移文久矣其言似不恭不當以間於

丈人行恐公遠念故不得不以所自適者質公一笑也

與督學王敬所書

塘棲言別已逾載矣兄之道日益進問日益顯位日益高古之人所謂修身見于世兄之志也兄之事也而僕不自量聞竊附兄聲應氣求之間戮力于兹然進則不能直其道于當世退則不能修其業於山林一二年以來丘壑之跡與烽燧之警相出入日唯挈妻子竄山谷間欲攜

書樹下若鳴葉之蟬吟草之蟲以自足所好且不可得已嗟乎嘗聞古之人云詩唯窮而後工僕竊謂文亦似之今以之自覆于戈晦冥之間雖或欲追琢其所至銘人之墓詠人之社與古之以道而窮者相磋切則又疲且零落矣安在其能窮而愈工也哉豫章之間羅念菴今之南州徐孺子也其他若東郭先生善山先生巾石先生並傳陽明之學振黃鍾大呂于州郡之間比跡而在兄今日過之鵞湖白鹿之上得無尋二陸晦翁東萊諸君子遺業而脩之者乎傳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賢才輔而天下治今之世譬之萎葉殘卉當窮崖橫波之中日涸而日湮無復能振所藉者諸同志猶如將旦之星耿耿人世耳願益努力願益努力若僕則固有所不能也如何如何用世之念僕已鑱絕頃者當事之薦盖不知僕之所故嘗獲罪之因云云耳或欲不肖從今人局面以自鬻于世兄憐我其亦能之否乎嗟乎于此焉窮而不敢不工

此或區區所自附於兄之聲應氣求之間當不我厭也恃兄知己之愛及之又以殘盡不敢悉

答朱太學書

承憐病體數以釋氏靜養之說見諭良是良是特僕雅好著文辭間亦不免時時應酬又好奕有客至則投轄或至移日然僕所謂靜於兄或少異先儒嘗謂有心於求靜即動也假令達磨治三軍與檻獼而坐胸中景象即可參照故釋氏愛蓮花以其出於汙泥而不滓也如何如何

與沈青霞塞上書

兄既以上書言　國家事徙塞上十餘年來僕之寢思夢魂半在楚離騷卜居招魂諸篇中因数憶兄挈妻子羈山谷間旦暮所耳目者特烽燧之色鼓鼙之音秋八月來草木既落鴻雁南翔兄抑嘗爲之泣下霑襟否乎雖然僕向嘗共兄讀傳記至季布所慍處未嘗不躍然抵掌願想見其人而兄於僕竊嘗從兄遊雅以文章意氣相頡頏其亦庶幾昔人所稱縮帶而交者乎

又兄於兄躬自蹈之與若人慨慷激烈而上下之予曩從粤中宙歳赴京邑時嘗爲六子詠兄以下翁太守台山莫提學中江侯比部二谷王僉憲東莊與僕而六也其詠兄詩僕猶記憶四何曰官不過執戟諫書何太狂寧無戀妻子秖爲報　君王當是時客或私聞之並爲流涕聞嘗割俸貲数金并前詩托陸錦衣寄兄所不知到否已而移官大名兵備行縣入清豐過南将軍祠因憶兄嚮所托記其事未及報望南将軍廟貌猶有岍然躍馬揮戈處因低徊欷歔久之輙爲勒草命其令温告名如春者鑱石以報兄又别檄温令括罰金四十兩附其中未幾坤即罷官去已而温君遣吏來候僕已報如檄所云發使塞上矣不審其卜無相負否乎差嗟嚮也同舉今也異域四時代謝髮頰日白天其有意於　國家乎願亟還兄内朝連朋舊於清珮鳳池之間而僕亦從斥裂中效昔人作聖德詩矢歌　國家盛事萬一未偶願兄塞其兇而屯

其膏濡忍以待無爲憤咽他日傳名臣傳者當必附兄朱雲後幸兄其有以自信而自愛也張尚寶行急草草附言外三金少効塞上薪水之助

與沈青霞塞上第二書

僕少附兄盛氣時数自喜願請纓北　闕笞兵萬里外不然當同折檻引裾者流爲直臣於時庶幾古之豪傑之士騁馳後世也已而兄從下寮中建言不避出之塞上方其累瘯瘵携妻子

匍匐朔漠去死什九何其壯也僕不肖亦從郎署後處之粵南令與椎髮卉服之夷相紛拏不意仗節蠻烟中間從枹鼓之後稍立尺寸報之國家頗亦自謂無負初約或可奮報知已也然不肖卒從罪廢近且徘徊丘壑間與抱巖之靠鳴候之禽相旦暮竊自憐嚮之翹然死綏斬袂之氣盡已摧剥銷鈍譬之已窮之夢了無復能自言也已兄旅羈中聞清笳之音和變徵之曲讀離騷之文參小雅之什得無泠然自恨爽然自失者乎士大夫從燕門來猶時時道兄魁岸自豪於今鞅鞅者甚且散客游之金食仗劍之士數欲托跡亭障間思得其當如陳湯傅介子輩以建萬世之業於時嗟乎南北相去數千里不知其果與否近得鳴劍集讀之篇中喑嗚叱咤間亦稍可按而覆矣傳曰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於君父之怒怨而不誹可也豈得如古節俠之士所爲若此　主上春秋既高聖德日盛下　明詔還逐臣其間事

機遠近不可知願兄易慮降氣以俟之詩曰未見君子我心恌兮卒不以遠道之言置而不省也萬千耿耿不盡所云

復沈虹野書

使者持誌草歸報門下矣而再辱使以手書至中所云云某所爲兄刻意摩畫者故於前狀之直而太踞處俱已鑱抹如廟見二字及稱長子位中了偉處皆所謂畫工最苦者兄抑察而憐之否乎來諭猶言刪去杜姓二字據愚見此正古人所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萬萬不當諱者兄獨不觀詩人所以歌商周之始者乎甚至鳥卵巨跡等處並以詠之廟庭勒之彝鼎盖有以也太史公傳衛青至衛青無本姓冒衛媪爲衛古人於此等處並不敢含糊宅[illegible]近日唐荆川司諫誌施子羽篡於復姓一節猶泼而諫義正如此兄賢者也一切文章行誼力以古人之至相馳驅他日百年之後所以名當時而垂後世正當與古人相印何必嚅嚅效世眼所爭耶

然恐以違兄爲罪已於別稿所上寘去之矣苟按古人之法於不肖所見請兄直書杜姓二字亦不失爲仁人之所以不没其親也使者歸適從舟中呵凍捉筆草草奉復不宣

與喻吳皐中丞書

僕附公㢘鳴來古人所謂知巳不可再者顧挂仕籍時南北東西不相及間得公手書及所貽篇什讀之聊以慰江上攬帶之思云耳及僕罷廢以後茗雪之水既僻吳之西南陬少士大夫

舟車之絡音問不可得譬則蟄蟲也近有客自京朝來得縉紳録始知公巳服官大中丞且督江防甚爲躍然石城鍾山之間吳晉六朝風流文物姑不論我　高皇帝嘗塹城而都覆僞漢百萬之師於江流閘下古所稱鉅㢘昆陽赤壁淝水之戰不能過也况城郭宫闕圖書武庫聖人之所以一天下而臣四海者當與公之詞襟藻腋相旦暮焉公登遊而慨然以賦其及賡和班固左太冲諸君子之什否乎僕左遷南省

時頗持蓄此志巳而忽忽不竟草然數年來國家多故南風不兢矣近閙禁軍之變漸與唐末諸藩鎮牙兵無以異恐非盛世所宜有也願公與深識遠筭之士若沃洲公輩一商摧之烏有先生亡是公子往往篇末得攬鈌失以諷國家此僕所以借公文詞之好而刼區區也餘不敢悉

與呂沃洲大理書

近於督府公所遣使得我公手書問亦附牋事

奉報當巳達記室矣近來萬福如何公之才與識今之夷吾也不當蹁躚散地顧公自憐多病又未有嗣子故借宦遊與時相浮湛然坤之愚竊以聖人不習養生家然養生家唯得道之至者可以當之何者以其忘生故也坤所爲公憂者唯嗣子及問故嘗客遊門下與公所惠手劄自以爲憂者亦唯嗣子然恐不免一障矣金陵多佳山水又於　天朝爲鎬京城郭　宫闕與書武庫左太冲之賦所不能載者於今十而

五六焉公以博識古今之士共二三知己娛於其間所以保真而完氣者甚可自適也忘之又忘而日無所得無所失焉昔人所謂玄牝之門萬物之母其或在茲乎坤少從吏門下間好習兵訣亦頗有馳驅四方之志及罪廢以後一切揮戈躍馬之氣漸以消歇近復多病將日蕭騷於林薙池草之閒不啻如土處之螺蟲而已公得無憐之否乎適塽金生南遊太學特具尺楮少通耿耿不宣

與侯二谷憲副書

頃過荆川司諫家逢兄所遣卒得手書匆匆勒數言還報當已奏記矣讀佳刻清曠散逸信所謂雁蕩赤城之人也恨未得全袠一縱觀兄之底裏耳潘天泉遠索大名誌草僕當時已就十九中間尚有數處須一訂耳聞天泉兄即報入刻何其遽也豈僕以遲滯獲罪天泉兄欲以迅捷爲吾收贖之耶中間草略處勞兄一爲詳訂南樂霍貫道僕向宦河朔時所拔之爲千人將者也其人忠勇壯偉可以比古之南霽雲且起自行伍將二三千人二三千人銜其恩威不敢犯有名將風此在兄今日幕府所可問而知者嘗過北塞手擒胡兒以歸及僕解官南還涕而送之黃河之上且自請願得死倭奴僕以既罷官郤之然亦誠其無得輕鬬也不意未幾荷國家六郡騎射之選遂將所部而南始至松江亦數有功惜也阜林之戰力竭而沒然其所殺傷倭奴亦略相當倭奴之所以不敢躁湖胁杭

而逡巡以唱將府之餌卒至困亡亦其一戰之功也大略已見前寄紀劉徐海本末中嘗欲爲貫道勒一墓銘以傳之後草及半已而亂他帙中到今不能檢貫道之子騰蛟歸且急因匆匆遣之尚未及了此宿負李兄同天泉於郡志中一紀其事且令今之戎伍間亦知忠勇士雖戰沒世之君子猶不忘其誼也如此或於南霽雲之祠之旁得兄題數言并令貫道附祀之於下亦兄盛德事也身雖已露沒訪古人招魂而葬

衣冠并邺其遺孫諸種種唯兄共郡守諸公努力努力餘不敢贅

與查近川太常書

林尉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因憶辭印綬五六年別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束髮來所深交如兄者能幾荏苒離愁倏若羽馳如此間抽鏡對之鬚雖未莖白漸索矣顏亦漸黝且槁矣嚮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載當世功業輒自謂

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安在哉頃者侯董槻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驗封書大略並嗟僕日月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非肉骨心腎之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己或如漢之人所以嘲子雲者面嗔僕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藉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留滯中林者殆以世皆尚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應而使自兄所來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

之深思也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以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斯過峻故人不為援以予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為脂韋滑澤遂踈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怪退之於子厚以文章相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為不深觀其所叙子厚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若欲為欷歔而流涕者迨之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卿間如三上宰相

書十之一二焉子厚未必窮且死於粵也退之不能援之於縉帶而交之時而顧弔之於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然而子厚以彼之材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攫十金之利者皃嗄蒲伏以自媚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子厚寧飲瘴於[illegible]之潭而不能遣一使於執政者之側寧以文章與椎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於二三

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之所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唁且詰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蓋已暱於世之公議然耳後世有士其文章之感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所他引擢天下之士踵相

接也其獨嗔子厚所不能而爲之耳無闢目無見乎抑亦憐其文章不遽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官業所奮猶烱然有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萎蘼之也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擢他者而爲之力乎噫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爲也適遣使護少弟県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知已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如子厚之於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幸以其勿獨嗔子厚者而少爲之巽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不自悔恨於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覆畫士蔣曉山書

舊吏朱遂過得君所爲康門圖因以屏之草堂到今來煙雲泉壑猶朝夕襟帶間也近復得君所臨東坡像閒綃對之角巾野服踈眉朗姿若揖之於西湖赤壁之上而與之載酒賦詩者然東坡在當時忠信倜儻卒不爲世所容宦跡所

嚮如浮梗萎蘼之適江湖其困抑擢擯亦甚矣而其文章大節猶至今赫然人耳目五七百年來人猶像其衣冠眉宇而藏之名山若此者其果在彼乎在此乎聞君善畫於山川花鳥竹石無不得其解不貌山川花鳥竹石以貽僕而獨貌東坡者君豈以僕臭味憂衆間或近其千百之什一者乎僕雖少好爲文章已而釋褐衆進士間亦不自量願附古之以事業名者相馳驅今已頹然朽株矣特其三黜之迹飄泊中外稍

稍近之而身雖數爲世所困抑摧擯其中炯炯之知則未之改者僕嘗讀東坡所寓惠州時和淵明諸什未始不欣然神遊也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僕對君所貽像酒酣輙淋漓慨慷因酹之曰公之賦不云乎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吾悲公能逃其寵榮患難而不能逃其名像猶傳之至今令今之人猶對綃而引盼欷歔也不審君以爲然否

與蕭柱峯太學書

公匆匆東渡何以相見之難而相别之遽耶青霞兄以忠孝廉節名天下特其性資慷慨憤烈遂爲世所搆陷以大戮天下之士無問識不識猶爲之酸鼻而流涕者而況於吾輩共之交遊者乎近聞　朝廷已薄其罪縱之妻子得以來歸然所可痛心者青霞之骸骨尚不得還葬若耶秦望之間而生平所著文章發難時爲當事者所收青霞之身可殺而其文章之精光所以寫其忠孝廉節之養而千百年之後猶不可得而磨滅之者固在此也聞柱峯少與之肺腑交者得無悲且嗚咽於其間乎主父偃沒而孔車出而收其尸以葬漢天子以長者呼之其遺文猶得載之史冊至今存之者當時故人知已相與哀輯而不忘故也不肖雖薄劣願與公共之今其妻子之歸聞累裘之外無一錢當寒無以爲衣饑無以爲食其祖父所故遺田廬又十已廢其六七更不知其能給朝夕否願公急與之區畫而其骸骨今未能遽歸請倣古者葬衣冠之法略爲一文藏之名山而其遺文散失幸於四方朋游中以漸蒐録積數歲倘得什之四五亦足以貽後世而慰青霞九原之耿耿也已臨楮涕洟不能情次

與趙方厓中丞書

僕隨公賡鳴三十年于玆其間聲應氣求頗欲自附於賢者之後然宦轍濩落不得一日同朝而遊及罪廢來譬之伏蟄之蟲矣昨西湖之上復及稍稍傾吐其間躍然躍然再夕之晤俄而

千里公且入金陵諸名公碩卿與臺諫諸公遇
公曾論及東南事否僕向已共公論之頗悉矣
吾浙直數十州郡所横罹倭夷之慘漢以來西
北所當虜患雲中上谷漁陽之變蓋未有並之
者數年來賴　聖天子威靈授梅林胡公閫
寄故得以芟刈羣兇東南少墳然而海上之烽
燧猶未息也八閩中寇所蟻引而破郡縣城邑
者去吾溫台特南北州也其所以内怖胡公之
威名而睥睨其旁者旦且暮也兇西北之虜入

為　中國患必控弦數萬深秋而入邊徼之臣
猶得以按期屯戍若吾東海春二三月夏四五
月秋九十月彼之乘汛往來電之掣而風雨隨
至也二者之間其形聲遲疾不相及也如此
聖天子憫吾東南數十州郡故於胡公之待次
積勞其當徙　中朝也久矣特為增秩賜　璽
書久留於此　聖慮深遠非衆所及頃以南
廣之亂中外題覆遽欲請胡公提兵會勦萬一
海上之乘汛而南者閩中之頻年窟據而旁瞰

者稍聞胡公移節消息又嘉湖蘇松之窮於饑
殍者不下數十萬戶也諸州郡之間乘間而起
遠近倉懷何以支之然此一段姑置不論即如
會剿一節僕竊謂萬萬不可者兵法曰其勢險
其節短言兵貴疾擊也故自古稱兵雖遥度蓋
以兩壘相近遠者不越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
里吾得以深察其中虛實嚮背而後可以用吾
所長擊彼所短未聞一在粵南一在錢塘相去
八千里會兵而能有功者今日南廣之釁並在

南贛襟帶間愚謂此事唯南贛提督當獨任之
在福建在廣東在湖南則各以其兵聽南贛指
揮而已苟如或者所云南北延袤不下萬里而
遽欲圖彼山川之形勝險夷以擘畫其間竊恐
吾之擊之也互為形與聲於千里之外部署約
束不無彼矛此盾之嫌而彼之捍之也反得陰
與竄於萬山之内而連箐塹壁顧有一力一心
之勢古之所謂兵連禍結此之謂矣今之張璉
諸寇大略並肘腋南贛然其力亦與嚮之浰頭

桶岡不相遠當時部中題覆業亦已請移三省之兵欲爲分道深入獨陽明王公以爲不必待三省戍兵之至而先期賁夜突入掩擊遂能有功此事即爲明驗矣昔者六國之師仰關而攻秦不能西窺函谷尺寸之地弊正坐此正德年間都御史陳金故事至今南州以爲話柄公當世重臣也倘以鄙言少有合於公之區畫何不共諸公一折衷之乎爲今之計其事當以十之六屬之南贛軍門十之四屬之兩廣總督若吾

浙直總督衙門則似當遣將與兵助福建軍門之內定其亂而絕其外至者耳若湖南則又祇以爲南贛之聲援而已恐萬萬不得與之分功也廣中嘗有謡曰　朝廷十萬兵吾有十萬山頭其言雖俚甚切南方兵情不審公以爲然否僕舊在粵頗知彼中情事而又以此事繫　國家利害公則在大臣之列與　國家爲休戚者也故敢布腹心如此部中雖經題覆猶喜未有　欽降　明旨而胡公所見亦與愚合特不

便於自爲疏請耳公倘以爲愚非過計片言之間其爲禍於　朝廷者多矣如何如何不勝懸切之至

與何吉陽司寇書

姪與子壻輩還頗道公通家之誼一切飲食而訓携之又辱公憐僕年來蹤跡之濶欲召之閒走都亭上共爲握手論襟嗟乎金陵道中僕舊所附公宦遊處也僕雖林卧已久然　朝廷宮闕之舊牛首燕磯之勝與裊之附公川賦而登

吟者未嘗不在夢思間兄克齋方厓象岡濯溪諸名公鉅人並僕師友中最爲知己者今共翱翔卿貳縉帶合蹤非歐陽公所自謂洛陽一時之盛者乎僕間以野服籜冠几席其間亦甚懽也顧深思之僕既以罪廢譬之伏蟄之蟲也當不得露處而風吟矣昔人所謂入山而山愈深入林而林愈密此則吾屬之所以混濁於雉兎之穴嘯歌於薜蘿之叢以待年之衰而髮之白焉而已公得無平生故舊之思乎臨楮及此不

覺惘然雖然公不久當召還　中朝僕自分此生當與公卽爲長別終欲捷跨一驢麦秋而過暫與公一爲長夜之談可也適新昌呂友來們遇錢塘道中特附一言少伸鄙情不盡不盡

與萬楓潭中丞書

公於同年中僕所辱知已之愛最深者也顧宦跡所嚮既不及共轍縮珮而游及罪廢來僕既遠竄山谷而公又遍涉閩楚青徐之間杳不相及甚矣其可爲欷歔也猶承公數留記憶時時

得從相人者問訊起居稍爲逑慰公㮣稱相人者術最奇僕視之猶多謬也何者僕既罪廢歸來山中方遂其頭而垢其面與樵斧漁罾之老相混濁泉谿之間者日且暮耳而彼猶瞢然指吾之顚而曰此屬燕頷也指吾之音而曰此屬洪鍾也他日當侯封不然或取上大夫印綬彼皆以其所以貌公者而貌不肖僕雖與公別且久其顔色之稿筋骨之頹當與曩時不相及至於頷之燕不燕音之鍾不鍾公尚能挂之眉睫與耳垣如渠所稱述否乎僕笑而辯之及別去頗窘顔謂曰君之山林骨起其與海蟾者流蟬蜕塵樊也乎此或近之竊恐僕猶然塵樊中人不能遽遺妻子辟穀食以驗彼之相術也既遠公不及相與追憶特據席走筆令左右一大噱如何如何

上袁元峰相公書

近得翁與潯陽書及他一二相知所口陳翁之不忘故知中爲推轂者至于再至于三焉僕何

人斯而勤翁之注記於心而譽之於口若是也豈非周公爲相則九九以上咸爲之吐哺握髮而不忍遺之者乎及近聞言者論列督府以不肖雅共之游好并爲姍及甚且橫口醜詆吹及毛疵嗟乎此可見僕之獲罪於　清朝見攻於羣衆譬之馳駑駘於峻坂翁雖欲力援而前而他所旁擠而傾跌踣困之者不忘左與右也已矣乎抑可謂坎壈蹇阻之至者已雖然僕不足道也獨感督府公所遭竊不能不仰天而欷歔

者東南數十州郡所惟倭奴之患漢之七國唐之
之黃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
歲無之　天子亦為震怒徵天下之材官之
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摧其一
陣者何則彼皆擇摧鋒之少而又越海而戰人
皆死鬬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軍之
前而鬬之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
時寇熟視吾東南數十州郡之子女若几上肉
一切紈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

焉家不保旦戸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即荷
聖天子簡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它所俘斬不
暇悉數一敗之於王江涇再敗之於龜山三敗
之於沈庄所刎首虜不下萬計至於麻葉陳東
徐海王直輩並海上之梟雄宿猾　朝廷故所
題覆不靳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
獨能內不顧身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讒遠遣
諜於波濤叵用間於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
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嘷乎亦雄矣當其督戰

之勤往往聞其夜半糒冰草屨而走矢石四集
奮不顧身其最為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之
攻圍桐鄉時其所擁衆分道入寇南掠慈谿北
引柘林東並吳淞江西捷暾浦不下數萬而又
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鄉而鬬而故
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為餌賊之
策遲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牽文法畏
名義力諭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買沒家之
禍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劇

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
如彼則貽　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
顧一佩刀而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盡報
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為之引涕已而兵
既四集寇卒授首胡公蓋誓死殉　國故能以
其孤危之身橫自啄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
之功耳賊沒之後　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論
訓之臣纍纍然起而攻之荷　聖天子獨為
憫痛曲賜保全今竟以人告曾參殺人者三不

能不投杼而起開已逮繫僕切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躑躅豪宕自喜大略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之風是也其所爲聲色之變冠裳之褻衆所不得而疵之者然至於長材大略雄心猛智臨敵乘危轉敗爲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之行則世或不與課之以捍　國之勳則世不可無傳曰馬之蹄齧者必善走　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　聖天子爲之

獨照於上賢公卿爲之調護於下當必不令馬援躓於薏苡之疑曹彬覆於篋書之謗狄青惑於軍情之危所可痛者世道嶮巇公論不明始則懸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買其捐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之過文法之纆以誅其戡亂定難之功恐它日　國家有急事屬危疑無復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虜而馬遷猶不忘其敢戰深入之苦甘陳矯詔誅郅支而劉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不肖所請抑非敢以自附榻末阿所私也特以事關　國家誼切胸臆不忍不爲公議以待之身後耳臨風北望不勝哽咽

上楊虞坡大司馬書

竊惟公之勳業道德古傳記所稱名世者也方公開鎮遼薊時僕嘗牵爲吏河魏獲以簿書事公幕府不幸未幾坐他訕擊而去之亦僅以簿書事公幕府而杳不及從公遊出入亭障壁壘山川以覩公吐握胸中之奇者歸來乎林谷已

匝八年公之出將入相固已兼漢之博陸侯唐之汾陽王而身有之今之海内兒童牧豎田夫里媼無不識記公之名氏勳爵而指呼曰大司馬楊公當代一人也雖異世之士及覩公鼎彝所銘竹帛所載猶當讀其書想見其人願爲之執鞭馬而况於僕嘗廁下吏之末者顧偃卧於薜蘿之深巖穴之幽而不復爲片楮隻字以布殷勤者何哉盖亦有說君子之得志也爲雲翔爲景從其跡既薄日月之末不敢不附世之名

公曰卿思以顯其道而聲其施矣君子而遭讒
坐訕也爲離羣爲子行其身在塗泥之際不敢
不共世之迷陽郤曲者思以逃乎虛而匿其名
矣近得友人潯陽史部白石司馬書並稱公嘗
與品詮天下之士往往淌及不肖且許其可少
備緩急而策使之者竊自慙蝪蜥之末無因而
致虯龍之前也鷦鷯之羽無因而溥鵾鵬之側
也豈公於曩之簿書所報而過與之乎抑亦於
簿書所報之外間或采其宦轍所嚮稍及尺寸

之亦者乎僕自慙於兩者皆不足以摹畫於公
所注記者也不然公之好士之聲滿天下公盖
好真龍而人或以畫龍者聞於公也雖然公既
下憐僕僕雖廢不敢不以所林瞻而壑仰者畫
一而陳之左右矣近代以來勳名之士所爲聞
世者有二其以剛亮正直聞者則多潔白之譽
詩之所詠素絲羔羊是也之人也則可以之表
帥百僚而不可以之馳騁疆場之險其以倜儻
奇偉聞者則多嫖姚之氣詩之所詠武夫虎臣

是也之人也則可以之節鉞邊徼而不可以之
樞機宮掖之近無他天之生才不兩能而風氣
之在人亦各習其近而能之也惟公則不然方
其外也一按節而臨鎭則漁陽上谷雲中上黨
之間旃裘之虜爲之徙幕而避及其內也則彈
壓　中朝坐鎭　國家雖席勢怙寵之貴猶爲
之屏跡斂翮而不敢出氣此於其間非可以口
舌爭非可以形力攫雖公亦自有所不能知者
傳不云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僕故曰公盖兼

漢之博陸侯唐之郭汾陽而身有之者也此非
獨愚之言也天下之言也况存翁相公執國以
來獨共公相與出入帷議以政體歸六部以公
議付臺諫以邪正別士習數十年内外滌濫婾
佚之弊一朝而鏟去之閭都市之間士大夫澣
衣濯冠至不敢持刺而庭謁於乎盛矣然公抑
亦考醫之說乎病者内困於飲食外困於藥餌
者之不察日𣯛然而闋且以炕其越人倉公之
至延爲之澣其腸而滌其胃當是時亦巳適矣

然能無所以察其陰陽虛實而徐以收之者乎近聞兩都卿寺之間易置者半其以罪奪或繫或褫或絀秩者相望其餘百執事凛然惴怖疑懼不敢自必古之君子未嘗不願國家屏讒抑邪然獨不願以黨名者何蓋有所深憂乎其間耳僕嘗讀傳記至漢之元成宋之熙寧元祐之際其間君子小人之進退得失僕固未嘗不仰天而喜抑未嘗不撫膺而恤者此於其際僕所孰計而過慮而又不敢以指言之者也唯公以身繫天下之安危而亦心切天下之安危故僕之區區不敢不以尺寸之知而附聞於左右也伏唯我公留意焉幸甚

白華樓藏稿卷之三

白華樓藏稿卷之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送沈令序

古者之仕不出乎其父母之國間有不合而去而游仕乎他國者大畧亦魯衛韓魏中山鄭服之間交相聘而至者也亦不越數百里而止故其同朝而處結珮而宦者非其父兄姻好則其鄉先生所嘗與游者也雖歲時州閭伏臘宴會弔賑慶恤之俗數相往來如里之田父服賈然故仕者至以官為氏甚樂且適也無所謂客土者之思秦漢以來一天下而郡縣之或輦轂畿甸之士出於嶺海蠻戎鳥言殊服之域或嶺海邊徼之士之入乎中州率錯相易而至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其五方之山川異壤衣食異宜寒燠異候燥濕異劑非惟歲時州里之俗不得通而併其父子骨肉之音或阻絕踰時而不至

焉於是仕者始亟於轉擢以去而所至往往多羈旅蕭瑟酸惻慨慷綿邈之思或感歲時風土與其鳴春之禽四時之花木山河之攬帶池臺之燕賞彷彿差池乎鄉之所習覩者數共騷人墨客賦而歌之未嘗不欷歔若草之吟蟲悽然以悲也間有鄉之人與之同遊於其土則不問識不識欣然若相悅也何者孤鳥游異林聞同音者則蛩然喜和鳴不已情也此古今來人士所同而於時之遷臣逐客被罪而至者爲甚予

吳人也吳之土戶牖之間山川相軫結水爲廬而秔稻鴈鶩魚鱉芰芡以爲食者也去燕趙數千里所謂五方之山川服食寒暑燥濕不同習者而予待罪玆土適吾鄉沈君大衡爲永年令且彼所稱不識者猶欣然相悅也而況君之賢尤鄉人所雅慕而譽之者乎君數由公事首牽吏來謁郡署予輒撤去臺參故事與君退食共爲吳人而語商摧土之民所疾苦間於歲時款欵指次鄉土故事又怡然若遊若霅檇李之間聽採蓮之唱吳趨之曲而忘其去者也亦洽矣古之遷臣逐客之懷予將於君乎憑而寄之而君且倏以考最去君爲政不務聲名惟廉白自持恂恂近古之遺愛焉予知玆行也例留擢京署不然當必改他州郡以去不復來嗟乎君之去也與予坐爲吳人而語於其左右者其不可復也已吾烏得而不欽鬱於其心乎故於其別也申之文以綏其行

顧遠齋復河南僉事別序

公徙大名同知三月復河南僉事以去公於予衆所稱鄉先生者也屬邑長吏九人感供張祖道衛水上請予文紀其事予遂屬草三易稿累數百千言不能畫取而扣之其旨嗚嗚然寥慄

悅徉然若不能成聲者也則又燬去有從事者觴而前曰公之鄉誼予大夫所溉於心者舊矣其來大名雖未幾吾屬醉之者若南風之絃也子大夫亦適徙廣平至於此所謂東西州然言甚易者何朝命童子操練與畢侍左右蒸不能

報也豈兩君者均以罪徙至此又離且去故悲者不可以累欷吨者不可以太息耶予笑曰曾是之謂哉嘗讀傳記詳古賢人志士出處之際自屈原賈誼以下何可勝道也其間或復或不復或既復而放或再放踰時而復皆不暇論故士之於此譬若江海之漚顯晦離合唯其所之焉耳予於公亦何適乎哉獨吾今從諸君導送公茲水之上延眂數千百年間遷臣逐客之轍徙而渡者不知其幾入 國家來以郡饒而僻

遠罪徙而至者軫相接也然其間著功德於土與其暫至而去無所謂功德者於土而特採其名以傳書之簡冊祠之伏臘所遺燕遊歌賞之址山甿野父指而語赫赫若昨者獨文潞公彥博韓魏公琦歐陽文忠公脩蘇侍郎轍以及韓絳劉摯陳執中之屬五七公者歷歷可數也餘皆尋已零落烟波霧澤之間而不可求矣由此言之古賢人志士所以徙而暫寄者跡也其離而既去而獨有所常留者道德與勲名也其所

謂顯晦離合可喜可悲者吾不知惡乎在也吾屬相與指顧河山草莽而一以聠焉能無悲歌感慨彷彿古所謂奭然自失者乎哉予知公非區區於世之顯晦離合者故於公之去有所口噤而不能言蓋在乎此而不在乎彼也公頷而大笑欣然噱飲以爲別

贈牛昆溪同知廣平序

予觀孔氏之門所稱異能之士甚衆然顏子而下其日侍於左右之側而欣然樂者唯閔子冉

有子貢季路數君子門人所相與摹畫其衣冠言貌之似特閔子曰誾誾而已其餘若冉有子貢以侃侃書季路以行行書均之書其所爲剛與直者予嘗誦其言過闕里望孔氏廟宫像想見其人大畧以兕梧嶄岸之氣自喜令與令人遊令人類不好者也他日論友則曰友直益矣又曰吾未見剛者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氏獨纍纍然數稱而嚮往之何哉語不云乎剛類火直類木其材燥而上行而不膠折

於物故物不能侵亂之蓋不如是不足與近乎道也予同年進士河南牛君者長七尺廣頷豐顙美鬚髯褒衣博帶意豁如也間與之扣古今事論利害成敗得失數稱先君子之旨鏗然當可否鏗然若敲金戛石而出無留也雖面批人有不顧者當是時人望而貌之無問識不識相與指而呼曰牛君剛直人也殆孔氏之門所謂侃侃行行者之似也由予觀之史稱魏俗剛武上氣力子貢季路皆魏人君之所稱鄉先生也

君豈其流風苗裔耶何嚮見孔氏廟宮像及按門人所以摹畫其衣冠言貌之似吾今於君特疑不能辯也似不似吾不論而世之人類能好君否也雖然孔氏之所與者非與其侃侃行行也與其侃侃行行者之可以近聖人之道而不爲止也行行者剛直之最露者也侃侃則稍堅忍矣然要之負氣而非道勝者必誾誾若閔子虞書之所謂直而溫剛而無虐於道近之矣孔子他日又論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皆所以摧季路魁梧嶄岸之氣而納之於道如閔子者也予南州之人其氣多弱於君不相及然獨數以直自喜而深好君聞君來同知廣平吾躍然又數自懼不能不於君乎規者故於諸從事之請詳書所以而告君焉君能莫逆於予之直乎否也

贈陳孔日序

繇周衰而仕諸侯之國者非公族之子則四方之士所客遊而至者也古昔先生盛時養士之法學士大夫共視以爲迂遠擯而罷去之今其

遺具載禮經其德行道藝之所書會民讀法鄉射養老獻馘訊囚籥舞絃歌軍旅俎豆所與攷習大畧隋唐以來博士弟子之所不講者也今一旦舉其說而聞之於衆市之童子必吺吺然羣而嬉姍也吾信古之道不得驟行於今之世者然獨竊取先王之意所謂庶幾其近似者彊之莫若尊師何者古太學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州黨之閒抑有所謂鄉老者贊

鄉大夫而書其賢者能者以獻于王內寄其權又外優以不臣之禮而尊顯之蓋所以嚴氏敬事之心而與其道也迄漢興天子猶數詔茂材受學國家有大疑難下太常會公卿百官各具師之說以對諸生請博士登堂頌禮必嚴或誦說有法必驚問曰何師則謹對曰師事某其所以嚴而事之者如此故其時之賢材雖不能盡如古昔盛時之鉅而明經潔行孝廉樸茂之士蹶高第入爲列卿二千石而有顯聞於時者史

不絕書也予觀　國家來中外州縣之師率録州縣所爲齒年以貢之弟子而領置之間由舉于其鄉與進士於　天子之庭而至者特百之一千之一而已是以長州縣者與刺史者之至率以升斗簿書之吏厭視而不厚爲尊寵或以稱書于上又輒坐故事待之踰時受州縣之吏而止信如是則衆何所勸何以廣厲學官而興教化也當是時學士大夫數見世多所稱豪特奇崛之材顯名其間而曰事如是適矣似不必區區慕古之道者抑不知非由今之法養之如古盛時者然特世所負蒙特奇崛之才不終絕于時於是乎稍稍出也予願　國家罷去州縣師之法畧倣古鄉老遺意擇其經術傑然者賓禮之稍以稱書引擢州縣之吏以上而典等者大較當效宋諸臣表胡瑗故事然後四海之內令習睹古所謂尊師者之概慕嚮無斁也予友王君汝修志古之道聞予言而好之因爲予言溧縣師陳君者陜以西博物君子時時舉古

之道爲弟子誦說予奇而藏之胸中久矣頃屬草郡志來從事予驗之果王君之言不妄而未幾以遷翰林孔目去按君職即古文學掌故之屬非世之茂才不得與豈　國家上採故事而將褒禮之顯榮君之道耶古所謂尊其師而嚴事之者耶抑亦蘇君之賢偶卓絕於時不但世所謂千一百一而罕遇之也君行矣入待詔承明之廬朝夕與世之名公鉅人者遊試以予言質之合乎道否也

敘斤徒縣洲田誌後

郡太守巽峯先生洲田之法行其川隰江海沃埜之利既入于官而勢家鉅室無所厚射以滋訟鬭卿大夫之過道里者郡縣歲計其入以待委積故時供張宴飲車馬饋遺一切無會之徵所蹊朘民脂理以赴交締之谿者悉已罷去司諫荊川先生記行車書而藏之名山矣先生復請鄉大夫自山吳公爲誌以事必詳始則其情見故爲公移以田之塗澮不分則民有血氣不

能無爭心故爲圖以財之出入無式贏縮無式則司費者或起而攘非所以勾郡縣之籍以遲其久也故爲例以法必公議則來者可守而采風者有劑也故爲記議賦頌書凡若干卷刻既成其隸邑吏茅坤延讀而題其後以告繼今日之有司者卜是法行其貲入于公府其出入悉總于司財者得之以待歲弊郡縣非爲公費不得書爲公費而郡縣之事不得書郡縣之事而上官或命書之以待歲弊也則得書其或上官

欲有所費命於有司而不欲有司書之也亦不得書不得書則不得以其財入出故嘗按書者之所籍以攷故時里甲之費郡縣佐貳寮幕所自爲奉御者什去其九過卿大夫所藉以爲歛澤絡繹道路之間者什而去其六七及其上官官司所轄歲至之常以爲奔走供億者什而去其四五他日郡縣之長吏於此使其約已治官守之百世可也稍令內不厭其子女童婢之欲以事奉御外奪於連騎結駟者之紆求以納歛

澤中復唯上官者之所涎願洊洪洞泓以爲奔走供億則以是法爲贅疣所甚不適意於有司吺吺焉訛言擾亂而去之唯恐其不蚤且力譬若薪之待燎行之數年不可得也而况望於久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遲之數十年之後而洲田之存者或沒沒者或復時之沿革財之消息與司財者之庸與否相攝而行之以不失乎今日之意是則巽峯先生之所望於有司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同志者又題而告郡之勢

家鉅室者曰是法行則齊民蒙故業凡以氣力雄食郡縣者既不復能射江海之利以兢擊鍾鼎食之富當共苦之然而齊人宛鹽筴粵人宛璣翠利之所下民共惑而犯焉故也故聖王禁利以定四海諸侯禁利以保境内況郡縣大夫之獵其所入以待所出凡以爲民也因公家之務以寬什一之誅非爾鄉黨鄰里朋友姻戚乎語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盖言唯人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待郡之行富而附仁義者按洲田法所爲節里甲者甚善惜乎縣之歲費僅百金所以行之不能以久也并跋

送呂芹谷出守襄陽序

古之人有功德被於其土史氏書之竹帛及其没世之後近者百數十年遠者千餘年其在當時所施爲之畧盖已剥蝕烟波陵谷之間而無能指次之者而土之人猶相與像而祠之或即其蕪宫廢第所嘗賦歌宴遊之處開其名氏輒悽然欷歔悲慨伏而弔之若此者豈近世所習視區區簿書筦鑰之譙與夫廉俠幹局之勁能樹功名于兹土與彼其德有藹然入乎匹夫匹婦之深而莫之爲而爲者此之謂古之遺愛也而予竊恠今天下州郡才吏往往其所以功名自喜震爍當世者或不於此而於彼何也襄陽者阻江漢之上所稱中州之最雄者也漢以來世所當侯王戰爭數持重兵臨鎮於此其在承平累洽之後則又以其文儒領二千石印綬出而守之者不知其幾其所能傑然表見者抑又不知其幾獨羊叔子以其風流文物爛然被江漢之間杜元凱以下歐陽子猶與其功而不與其仁且不得而並焉而當時襄人所爲書其祠之碑與過而涕者至于今騷人繪匠猶能摹畫而歌詠之迥然人之耳目焉豈非其德之入人深有所不可解於其心與予同年友呂子芹谷今且出守兹土試即其境采民風而問之其所由然者抑獨何與嗟乎夫世所務功名者在彼而予所爲呂子亟稱而喜道之者廼在乎此毋亦近於迂者也然呂子怛然有志於古之道者

苟歲時伏臘過羊叔子祠下當必有深量予言而躑躅者矣

陳情録序

陳情録録右都御史南渠王公尹應天時所乞省太夫人疏及歷南京刑部侍郎時而以太夫人養再疏來歸者也當是時　聖天子憫而許之縉紳自執事共相矜以爲榮而各以詩歌倡和之者若干首其系録之額曰陳情云者則公之門生故吏按公本末與漢李密故事合相與慕誼而書之也刻成予受讀因竊嘆曰人少則慕父母仕則慕君其所由積習者遠矣予故攷古今傳記竊恠世所稱山澤一行之士能傲然自放江湖之上者有矣夫既籍朝請而能以父母之養爲患倏然若蛻而引者甚難也若漢諸孝廉起家白衣始天子召之蒲車亦時時聞有引大誼辭使者位稍通顯第歷公卿以后史傳所載蓋寥寥矣若此者豈古今位涉公卿者類多資待既久春秋高不及其父母之存者與

抑亦縶其身既貴近天子數寵臨之而勢有所不能請與何嚮或能之而此卒不能也抑亦以山林寥曠其始麋鹿猊兕之在野者固相狎也而入苑囿飽豐草彼遂有所縻而不能置與予間按公再疏日月公年始逾艾於禮猶服政家尚有兄仲亦不應例所稱子一人而父母年老者得歸養公廼獨能抗疏引傳記所少見之事與古禮及今之制所不應者恬然以其身際日月之貴而遠徙林壑視山澤一行之士無以異何其壯也及太夫人没有司疏請復出公時稍遷竟不能久留而上　天子印綬乞骸骨去亦可謂賢矣嗟乎大臣者國家之表也當其父母之養苟能如彼白衣者恬然世利之外而乞身以退奮決而不顧其流風蘊義豈特區區閭里所稱孝謹篤行已哉天子而有乞身之公卿於下則必禮畀之其心固曰大臣之孝廉也如此其不可以禄而羈縶之也如此而不忍辱之矣百執事而有乞身之公卿於上則亦矜而傲

之其心固曰天子之嘉大臣之孝廉也如此其不忍以禄而羈縶之也如此而亦不欲以自辱其身矣如此則大臣重小臣潔朝廷尊而天下治矣否則大臣罔可辱而使而有如項歲以來簿責諸公卿狀其所係國家得失豈細故哉嗚呼於是時或有識者按公故事讀其疏想見其人能不爲之泫然欷歔流涕矣乎予是以敬爲公志之非特褒史官所書李客華一行而已也公名嬪黄巖人學者共尊之曰南渠先生其居

諫垣時所數上書諫止　武皇帝遊倖及彈劾中貴多近世所難言者及尹應天吏民於其去相與像而祠之予嘗過其祠下剌問吏民吏民沾沾口次有兩漢京兆之遺指云

送陳僉事序

大理寺左寺正陳君擢廣東按察司僉事領高肇以西右寺正顏君而下謀屬贈言於予佐其行嗟乎予能助陳君乎哉高肇僻處百粵南徼去京師萬里按圖經及傳記所稱其土椎髻而

跣先王之所不能正朔也漢以來稍稍郡縣之上下數十百年小吏之編輸而治租賦者亦數矣間其夷獠之習相錯置然猶傳之十五未已也豈五方之人不相適譬之寒燠燥濕區區鳥言之喬固不可勸之以中州與抑亦中州之才吏或不及至遊於其土間至者料簿書繩彀無以先上之道導之者與竊怪予吳越於春秋時齊魯宋衛曹鄭中山之君嘗夷之不以與盟當不能半今之高肇之區也子游以年表擢起其

間而北學於中國翩然遽能引孔氏詩書之旨修飾其俗吳越之教於今首功也况乎陳君者世之才吏持　明天子璽書而監視數十州縣之民與有司朝席而暮裎之使能以子游之學而南面端委以臨焉其何有於吳與越乎過南海甘泉先生在焉或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斯人也君能過而學之當必爲助於君矣

壽東吾譚先生序

始東吾先生之敎湖也坤在諸弟子中而先生

之中予綸方童齔時間亦攜之來與俱予兩人者均先生之所器而命之友者也後十年綸爲南祠部而予亦調爲兵部郎因次坐祠部君問之曰先生之去吾湖也何以曰擢　順昌王傅頗數採古者王古龔遂諫諍之誼以明職然非其好也遂棄去歸老矣問何以事老曰先生性澹泊自喜世所馳酗戰鬭不入於其心君之所知也日惟閉戶諷老氏書以自娛課吾兄與吾弟注文幾課兩童僕種樹種韭幾暇則召里中

能者令家供具與飲酒無筭投壺雅歌仰天自樂他固不知也車不過城市歲時鄉飲讀法有司間以召或至或不至也問彊有力否曰年且七十矣猶日飽飯數盂魚一盂蔬果二盂鬢髮與鬚鬑之漆者黝者今化而爲蒼矣然尚未白也澤顏而脂顒語古今圖史得失刺刺不置口猶君之曩所與遊也問尚能從山水之遊乎曰不厭也居頃之祠部君函封縑一軸過予所請曰某月某日先生之辰今年且及期矣制有兄弟而父與母老者不得侍吾之兄與吾之弟數奉觴上壽吾獨不得俯仰其間何以自適乎詩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惟君爲賦而識之也予題之曰聞古有鄉先生服官上庠白歸則杖於其鄉以孝弟力田敎子孫命之曰三老國家有大故數賜帛存問若吾先生者斯其人與斯其人與金陵多佳山水及古隱淪道術之跡先生脫不厭願載之東遊吾與祠部君且告休沐出而日侍几杖如湖中時焉可也

贈栗僉憲序

聖王之治天下譬如醫者之治疾也苟可以活人則雖溪壑之毛蠻海之蜾産于窮山絕徼烏言卉服之域猶採而煮之而兄鍾乳烏喙出於中土與閭里之間者乎未聞以誤醫者嘗殺人而槩阻遺之也予覽觀　太祖採三代之誼錯封同姓之國自臨緇逮代以西涉太行雲中南出汝漢長沙豫章以捷蜀徼叔伯昆弟冠帶之國半天下又監漢諸侯王爲世世子孫患故

名川大陂租賦之壞不以封不得與政事川封
請或頗疑舜爲天子封象有庳使吏治其國[illegible]
爲象不仁也殷之微子比干周之虢叔周公旦
與夫毛衛之事去上古近姑不論即漢劉德歆
向父子唐李德裕宋趙與汝愚之徒其出入將
相書之史冊者歷歷可睹予故閒讀魏陳思王
所爲求自試表每於今累欷而泣也然按 國
家以來深懲博謀世世無恙中葉以後則又稍
稍 諸王輔導官屬亦不許轉徙妃嬪以下暨

縣主之子系支庶並不得通籍朝署竊謂同姓
骨肉至親之臣也假令諸輔導官屬與戚畹之
子系支庶有如漢周昌賈誼董仲舒鄒陽枚叔
王吉張敞及馮野王父子兄弟之徒出乎其間
而苟以法棄之何異齊之中士閭里者活人之
材卒因誤醫者嘗殺人而槩阻遺之也乎且自
古以來記籍所載同姓之國爲患者唯漢爲甚
漢之患在諸侯彊大擅山煮海得自置官屬治
租賦爲孽非由輔導官屬得轉徙與戚畹子系

支庶入奉朝請然也又孰知邇來 諸王國間
以驕不奉法有司不能制或出諸官屬與戚畹
之家左右無狀使變今之制中外一體令如誼
吉鄒枚之屬爲參乘與出入兎苑其間安知不
如曩時涕泣而諍且死於其職者予故數發憤
思欲効萬一之議於 主上特未會便令予
觀上黨栗公慷慨多大畧有古豪傑者風每自
許使遭際漢武皇帝當與茂材異等可爲將相
使絕國者予壯而察之似亦無異斯非世之所

慕鍾乳烏喙之材乎顧由毋夫人爲桂平縣主
舉進士第坐國家故事出守陳州已而累二十
年今始蹠爲陝西僉事人士或幸公遲而及用
而予獨憐公之材異等恐猶不及盡用於時也
雖然西北頻年多虜寇吾鄉總督曾公方草河
套之議公脫能展素所蓄抱爲拓土河朔
聖天子方援士如轉圜集議若流水安知世無
訟劾者出而建議於時務增損故事於以盡公
之才者乎其有與無不可必唯公慎自勗以俟

吾知鍾乳烏喙之必不遺於世也

周氏族譜序 代韓苑洛公作

予門人楊君汝修嘗與給事中周君順之逮繫獄中已而蒙　天子仁聖釋放汝修出與予言給事君之爲人與其得罪狀予蓋耿耿也久之給事君予編所爲族氏譜因以書貽予曰古者天子胙諸侯公卿大夫士之上則各命之氏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家各按其氏系以宗法行世祿之典其比閭州黨之民不及以世祿者亦

繇口授之業長子孫於其上而太宰往往以九兩之法拊循其衆焉是以族聯而不散教隆於上而俗美於下有以也中世以來諸侯公卿大夫士之世不及祿崩離分散枝蔓乎中國又革命之際所當兵燹戰陣與夫荐饑相仍亡徙道路山谷者不可勝數是以州郡之間求其唐宋以來之族且不可得而况於古者氏系所出乎甚或再傳邈不可攷伯叔昆弟之間若秦粤然相奴隸牛馬者有之此學士大夫之所以欷歔欷泣而譜之所由作也怡不佞周氏居太平其里者八世而上不可攷按福四於予爲祖系所可攷者之始由福四再傳而爲端慶者予高祖高祖之下始得予曾祖行者二人絕不傳者一人祖行者五人絕不傳者一人父行者十六人絕不傳者二人予兄弟行者四十六人其絕與否及子姪行者咸未能書也嗟乎予四十六人及今猶能字而呼之數傳而或窘於兵燹饑饉之餘安能不復如曩之八世而上其伯叔昆弟

之間又焉能不爲世之秦粤而奴隸之者乎又况望其或出於此有所謂古之族訓者乎予竊懼焉幸　明天子放歸田里廼得倣歐陽氏譜法手次如左而族約數條則采古者族食之遺以待後之人者也惟先生賜之一言予敬讀而題之曰古之著姓公族必獲賢者而昌周始建姓以其氏名烺爓傳記之間者甚衆然給事君嗟遠不可攷不欲附離之其所自傷者遠矣亟今給事君進以其身抗疏於　天子之庭

濵死而不顧退則修明其道以首郡鄉之人非古公族所稱篤行君子者乎使後之子孫讀其譜共守其約謹識之曰某以下先生之裔也某某某先生之始祖以下而高祖行曾祖行父行而支屬者也先生首賢者之誼以大其族而其所以食之而訓之者又如此周氏之流風藴誼於今寖昌矣茲或給事君之意哉已酉秋九月望日某序

贈王兩洲大宗伯給由序

公卿有遠行則從官以下百執事有司相屬治供張于郊擇其善詩歌文辭者賦而祖之舊也近代以來大畧並好侈陳其才畫與其所臨官赫赫人耳目之勲位與聲望他或不逮焉予按之似非詩書之指也昔周成王推擇百官臨鎮東都曰君陳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尹吉甫北伐玁狁來歸天子賜之燕喜而詩人乃歌之曰張仲孝友夫以古者頌美大臣不本其才畫勲望而獨孳孳其室家父子兄弟之際者何哉盖孝友者君子所稱神明之德以之脩其道於家則和而祥以之聲施於朝則顯而洽三代而上大臣所以措諸天下國家以戴翊天子盖繇是也兩漢時丞相御史大夫而下稍稍以孝廉進誼即此今南京禮部尚書安福王公自　武皇帝時起家凡數十徙官以迄于茲中外士無問智與愚苟按其爵里名氏咸能呼之曰今之閒臣也坤忝厠從官後閒伏謁公特貌疑其道非今人然者廼退而質諸公之弟司務君司務

君爲予詳公之爲人子依於孝爲人兄依於弟而所居族屬支庶自米鹽毛瑣以下不可手畫也嗟乎盛矣若我公者豈非脩其道於家者豫故出而擅聲施於時者章章若彼與公以給由行從官而下咸持故事倡和詩歌若干首祖道右都門上坤非能文辭者也司務君前屬之坤坤皇恐愞怖謝不敢當竊謂公之道信古詩書所次大臣之指不可以無述也又於公之弟爲之辭故不以衆所覩記公之才畫勲望而獨詳

公之所以室家之細且令天下學士大夫聞而謀曰古所稱大臣若君陳張仲者流其道在乎此而不在乎彼庶知所本而概慕於心也謹序

白華樓藏稿卷之四

白華樓藏稿卷之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贈朱射陂考最序

古之爲詩自王公大人以至田夫野婦家習而戶聆之是以兎罝鷄鳴之吟雖甚微細而其音節之至可以徵管絃動天地感鬼神當是時太學之教與天子所以論士而用之之法咸本乎詩故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有以也漢以來詩之道亡矣其能以音節擅于時者非其匿山澤務丘壑高蹈宾跡之士必其遷臣覊旅頗以賢豪宕軼之氣自喜困於燕雀感悽抑鬱不得志也然後大嘲小賦嘯傲日月太息今古也其言窮而以工求其如嚮盛時所謂王公大人言之幾乎道者特不易得焉間有學士大夫天授之音節而雅善爲詩歌者出而綰印綬爲吏以彼其材

往往以賢豪宕軼自喜之氣淋漓迫隘乎其中所至或爬幽發伏鋤彊剪右閒多有瓌瑰嶄截可愕可慕之政而同進者忌之勢家鉅人嘗有怨者又從而旁睨巧伺以訕詈媒孽之故動而得譽謗亦隨焉自古縉紳先生以此覘詩之數不見用於世而曰詩能窮人或曰詩必窮而後工要皆非言之至者也書不云乎詩言志志也者心之所之也感於物而動形於聲發乎情止乎禮義故其音溫柔敦愛而其為政也達古者

太學之教與天子所以論士而授之以政蓋在乎此也予友躬陂朱君天授之音節而雅善為詩歌者其出令烏程獨能自摧近代學士大夫自喜之氣而彷彿古詩人者之至大較政務近民初不事世之瓌瑰嶄截者之譽君為人特澹泊自持同進者不忌又予烏程鄰邑人烏程人亦恬服君之行政亦絕不見世所稱訕詈而媒孽之者此其善下人而人歸之吾固知詩之不能窮朱君也今且以考最行　天子方招選

詞賦侍從之職君既以詩歌名于時其入也不為翰林必為諫官當必有古者雅頌之遺以獻明天子者矣

壽烏程尹錢君序

世之養生家之言曰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耗於外其勢鮮能以得長生故上古以來間氣獨稟之士始符合道之自然其次莫若修形鍊性以固神然後可冒為神仙神仙者六經孔孟之所不道予固未之信獨

喜其言澹泊自適近於道者也頗厭俗不稱意稍稍從深山盤谷之間陰求其人與之遊而山谷間間出烟霧之癯漆面而蛩首兩瞳子隱然若水碧之峙也頹然偃卧於其宮扣之不以語也雖未必盡合養生者之旨要之其中忘歲月習服食似乎有得者予是以益奇傳記所稱山谷之人多壽非無取也蓋山谷之人於世既遠世所沉酣戰鬪淋漓豔冶之慾無所入於其心則形固而神全故多壽又怪吳郡波壑之國也

其地擅東南魚鹽橘柚稻蒲梟鴈之利故紈綺文繡泉流於天下而富人鉅族往往習買田宅歌兒舞女園林鐘鼓以自適蓋其俗使然書曰生則逸惟耽樂之從罔或克壽似也而海上錢氏者尤郡所稱富人鉅族之最彼山谷之姿嘗無所移易而至廼京兆君爲予言年且五十矣父翁烏程君年七十大父翁年九十有奇前兩歲大父尚無恙烏程君時時手白鬚栽衣冠杖而羅諸孫前伏奉觴上壽几席之間凡越五世

也而今不可復矣予茲歸冀且以暴所壽大父者壽烏程君予聞之竊疑錢氏者豈其田園鐘鼓歌舞紈綺之麗特若世幻之適也而有所不縕於其心與或養生家之言與書之所傳卒無驗與不然何其世世享多壽也抑亦上世所稱間氣獨禀之士無擇於其山谷者與或否與予皆不能知也予雅識烏程君治烏程特疑其類有道者也故於京兆之歸壽也貽書以問之君幸爲我告焉無若彼山谷者之扣而不以語也

贈畫像者蔡少峯序

陽明先生沒而四海之門生故吏及嘗提兵所過州縣蠻夷之廬爭像而事之當是時陽明先生之像遍天下而豫章閒所傳特類甚予還金陵一日考功何君吉陽刺其所爲像者過予且曰即豫章閒所善像陽明先生而名者也予奇而飲之因強所爲陽明先生像酒半酣起據席索縑左手持觥右手汁墨嬉笑淋漓摹畫之顯次若飛不爲經意然頃且就予間攜之出示所

嘗共先生遊者或覆其半露其半即能按識而呼曰此某先生也噫亦工矣予嘗慕先生與其門弟子誦說其道往往以不及從之遊覩其所爲冠裳容貌爲恨今廼得依先生之像類甚者存而禮謁之幸矣哉像曲技也嚮苟非與遊之深而求之至習寢食共几席朝且夕焉鏤心鑱腎有獨得其神於冠裳容貌之所不及即何以能圖寫冠裳容貌如是之工工矣陽明先生之沒不知其幾十年矣抑何以畢焉而手次之若

是也夫像且爾況吾黨弟子之誦説其道者苟不篤志而好之如爲像者之求先生焉其能間竊其似乎哉而況望其又有出於冠裳容貌之外者哉嗟乎予感君之獨能而特耻君之不如焉此所以於君之歸而書以貽之因以自警也

君姓蔡名世新甬康人別號少壑

贈張御史出守順德序

予嘗按古輿地圖及史傳記所載河北諸州縣没於秦以來千八百年之間所當侯王戰爭兵

革之跡不可勝數若鉅鹿者古戰場也及繇罪徙廣平時道出順德南界稍立馬杖策而弔之野老咸嘿嘿不能齒兵革之事所習者小吏治租賦歲時伏臘宴飲之社及閭里慶弔賑賻鬭雞走馬蹴踘遊冶之戲而已問故時侯王所伏尸流血處蓋已晏然禾黍桑枲人烟市廬之相壓於其境而能指言之者或少矣豈非由

明興籍爲　天子輦轂郡縣　列聖相承

四郊之間不識兵壘故民之生齒繁而俗移易至是乎書籍以來於今盛矣雖然予間視諸州縣衆特不務積聚歲時有水旱凶荒則易以轉徙故土著者無數傳之族也計口閭里之間非故時比矣然詩書未洽也急則習椎剽持弓刃相嚮其猶悍之遺猶舊也毋亦今之爲二千石者出綰印綬而吏於其土其權太輕又數亟坐敘遷以去故不能重且久於其職以務滋

天子之德化然歟抑亦不得其人歟予同年寒泉張公故嘗令洛陽以能稱而入爲侍御者也

今出守吾不知執政者遽能易今之制獨重且久公否然苟得其人則其所施於郡者當必有古之良二千石次第所陳見者也將不特予曩所過弔而識之者而已予謹書之以俟他日采風者之質焉

送華補菴郎中還山序

中世以來士大夫之棄官而去能頹然恬勢利以飽丘壑者蓋罕矣間有之必其遊且久數鬱鬱不得志或憤然憎世絶俗而有所不能容於

時不然則他日故嘗有所忤於當世之顯人巨公而懼其以睚眦中覆之也又不然則其位盈而年且踰矣倒當以自請而去者也若此者彼皆有所縻於中特其遭困厭窘迫之故不得不以釋而去非所謂頹然恬勢利以飽丘壑者也是以去之久稍稍或從而悔恨之嗟乎名之縻乎世抑久矣苟非超然有所脫於外以務悅乎其內其能以介然無故去乎哉予友人南京刑部郎中毘陵華君舉進士九年於此其以先大

夫憂去官者數年及除官又移以南則其籍朝請之列者特半也君又雅以好古能詩歌知名於時聞中朝之士方卜官期共推挽之君廼蘄然不欲待再上疏拂衣以去君非所謂介然無故者乎哉然以君之恬勢利而飽丘壑者舊矣予故知君之能以久而不復悔恨爲也或曰古之史其以士之亟去位而功名不及著於時然皆高其義也以一行書予非史也特書之以爲好修者之傳且竊愧有所縻而不能去也因以自警焉

廣西鄉試録序 草就而不刻

嘉靖三十有一年巡按御史朱某監臨廣西試事於是千里走書幣聘某暨學正某爲考試官教諭某某爲同考試官時提調則右布政使劉某左參政張某監試則按察使魏某僉事茅某暨百執事相與進提學僉事王某所簡之士一千二百有奇三校之而得五十有五人録其文之尤者以獻焉制也且屬予叙諸首簡竊惟桂

林百粵之地方二千里其間佩印之城錯名山大川而列者以百數亦古之都會也 明興百八十年來 天子每策士於庭而具以右所與録名氏者不及五十之一焉總粵右之所自爲録按名氏而校其終且與否者或亦不及什之一焉豈去 明天子遠詩書未洽其勢不能與中州冠帶之國相甲乙與予諗之二三子曰古之豪傑往往或出於四裔或伏於海島而況粵雖最西南僻徼猶當今 天子封以

內者乎特在乎上之有司與下之爲士者何如耳且今之吳越閩蜀古諸侯之所擯而不以與中國征伐會盟者也烏言魋結之俗當與粵相表裏然而閩蜀之間歷漢唐時爲有司者得文翁常袞若人於上焉則於今閩蜀之士所出者常什之一二矣吳越之間方春秋之衰爲士者得季札言偃之徒若人於下焉則於今吳越之士所出者常什之二三矣予始入粵聞今御史與提學者之至相與俎豆先賢之祠羣粵之士

於其宮走數千里聘名士而教之其他究心不可枚舉則其在上者蓋已仰承 明天子德意稍稍依文翁常袞故事相次興舉矣然則其在下者又焉知世無季札言偃之徒相與崛起其間以應 明天子者乎嗟乎昔唐陸贄知貢舉而得韓愈宋歐陽修知貢舉而得蘇軾曾鞏學者至今榮之使二三子能不負諸執事者文翁常袞之意舉季札言偃之道而謀且習焉他日出而與吳越閩蜀詩書之澤相發憤頡頏斯則今日之事之幸也予不佞亦與有榮也已否則寧無懼乎哉是時也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應某平蠻將軍鎮遠侯顧某方並以天子重臣出擁節旄臨鎮茲土右參政王某副使公某僉事趙某及副總兵張某參將王某朱某都司王某鍾某則相與助試事於外者也其他若參政夏某副使楊某都司李某時則函萬壽表赴京師而左布政使韓某副使沈某以給由行或曰例得以書也故爲之書諸序

送郡太守潞南李公考最序

近代以來二千石之治以最聞者大較出於材指者多而繇學問者少何者古之士務學問學問明而其出而入官者特深仁厚愛之根乎其心順時適俗之達乎其政而其所以怛然入乎民之深易世而不解者以此也后之士學問既散逸而其綰印綬以從吏也不三四年輒遷徙以去非亟於材指相高不得以自表見衆用耳則飾聲衆用目則飾色故兩漢而下其最著者

昔東郡潁川南陽渤海之屬往往以其材指之所及而垂之竹帛或以泚筆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擊盜治獄書斯固吏治之班班可攷者廼若孔氏之徒單父者流間嘗按之絕無他可表見以自遺於世而其風流文物歷千數百年而俎豆之不衰特彈琴不下堂焉耳嗟乎以此推之則聖門之所務者固在此而未始在彼也抑可見矣湖郡太守李公晉人也晉之士多慷慨自喜而公之至也方其始下車而吏民相與望之

溫然有君子之容蓋以學問而移乎風土矣及其臨政也他郡之以海上羽檄之馳而騷然兵革者衆矣公一切擯去之獨以愷悌樂易之德與郡之吏民相搔捫而摩切殆未嘗如彼南陽潁川之屬求所謂可驚可愕之政者以炫吏民之耳與目而吏民之入而聽政於公也亦若醉醇醴而神解以去而亦無所謂可驚可愕以播之於口指畫之於里巷者然而無問識不識相與呼之曰子產者衆人之[illegible]也郡之學士大夫

以及輿廝僕隸之賤甚且戴白之老杖几山谷數十年不識郡庭者皆是也於乎公豈非嚮之所謂怛然入乎民之深或易數世而俎豆之不置者乎豈今之吏大都彼各務以其材指相矜而公獨採孔門單父之遺以揖讓其間者乎公且滿三載以考最行予聞漢二千石以最聞則天子爲之賜璽書黃金而表爲列卿今　國家故事亦間有行之者不知今之執政所上者其能不以彼而以此如予所論否而執政者其又

能以予之言移而聞之於　天子否乎

叙沈道升四書意

予友人沈君道升所裒四書意二卷一曰筆記二曰口授口授者君所嘗口授門人以孟子章句而門人稡錄而傳之者也口授出而他州邑之學者輙私相善繕寫之不置於是君取而覆之顧自慚非其至者甚且門人或轉顚其旨而勦附之者廼明年則手大學中庸讀之而日引其所自得於心者注記焉其所祖朱考亭氏傳

註及蔡虛齋諸名家之說而獄究之者蘧然矣又明年過予白華樓與予兒積輩讀論語時則君務解脫其所由傳註與諸名家之說而根柢之者什之二三其所不必盡由傳註與諸名家之說而獨得其至者什之六七間或有諸名家之所不窺與傳註之所或窺而不及以言者往往洞朗闕竅若共游夏之徒揖讓乎闕里而戛金石也以故於君所自喜為最然學者之能知而好之者寡矣伯兄道立氏開學者相與傳君

之非所自喜而又憫君所自喜者世或不之知也於是刻而傳之遣使來索予題其首予笑而書之曰是奚足恠哉昔楊子雲少時閒擬相如為詞賦及覽其所刺譏則彼固自嗜而陋之矣漢之士恍而薦之於天子及他日作法言衆所疑且信者半其最刻畫者太玄爾顧世莫或之好且以覆瓿也於乎君之學方日見其進而未止其所著當有日深於道而不可量者老氏不云乎知我希者貴君固篤於自信人也而又何蘄於世之不為覆瓿乎君或為覆瓿乎君也君名偉字道升虹野其別號云

贈左通判受獎序

嘉靖丙辰豫章左君來判吾郡甫旬日而監使者貌而才之而檄之署烏程縣署烏程不數月而士悅於庠序民悅於里巷頎然有聲稱而監使者器之已而入復於　天子按其日月猶倒不得以疏名聞也於是檄而獎之而其寮桂陽蔡君帥諸州縣長吏屬予書其事嗟乎是豈

足為君書哉古之以吏治稱者唯兩漢為盛而予觀兩漢若潁川南陽渤海而下方其佩二千石印綬遠者二三十年近者不下十餘年諸官屬並得自辟除其權重且久故得以盡其材而其政之所由成亦各得以因其能之所近與其士之所宜以為惠利於民當是時天子數為賜之璽書以旌其能去則史官述而傳之或以種樹書或以溉田書或以治盜書到今猶班班可攷也若吾左君氣和而邑仁法習而事練其才

𨗳且鉅假令授以州郡方城之寄而久於其職當必能爲惠利於民如古之人豈直監使者之檄而已倘國家採漢故事他日璽書之賜與史氏之書並可手而指者顧今之官不過古功曹之屬也其所署縣綬特累月也公之一切材猷困於下寮無專責其權不足以展其什之一其所受牒視事若郵傳然抑亦不足以售其千之一百之一是奚足以究君施而予固知君深亦安敢前君之所未及究與監使之不得以聞者

而摹畫其什之一千百之一附古之史氏述而傳之者哉或曰君得民之縣也如此詩不云乎必有以也監使者雖不得例以聞采風者不可以無述也已於是乎書之以竢

贈笠江潘公廵撫河南序

乙卯冬十一月左布政使笠江潘公之入覲也按故事諸僚佐治供張飲餞北郭道上而因屬善文詞者次其事蓋倣古者歌四牡之詩以相勸勞也時浙東西方廹諸倭奴羽檄日夜至而公從烽燧中驛且馳去故諸寮佐不得按故事以納於公明年春左參政任丘郭公闓諸寮佐貽書來屬坤未幾報公改副都御史出撫河南予因謂諸公曰諸公其抑亦知　朝廷所以亟潘公而使之之意也乎夫中州譬腹心也南並吳越北度雲中朔方以東屬遼陽譬四肢也頻年以來北困胡南困倭其所當深入喋血而蹀躪者不可勝數而南爲甚　朝廷固且憐之矣然患特四肢也獨不聞古之醫折肱者脉其血

氣寖耗則反而亟察之腹心之間以壅衛之也乎予間嘗從吏兩河數問諸長老諸長老並稱閭里之間一瘁於藩室再疲於供億三絓於戍兵兇頃者奸孽尚詔以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往往而在千里州郡之間流亡者什二三蓋黯然不勝其丘墟蕭條之色而浙不可支也已公方過浙一切轉輸籌畫罔荷公從折肱處砭礪以治之今且佩　天子璽書持節入中原其所當藩室供億戍兵之數者之間而所以宣其

滯振其蠹察其陰陽啓其榮衛以厚　國家之腹心者公得無意乎昔人嘗以吳楚七國喻疕觧而以匹夫陳涉之亂秦喻土崩古今來匹夫挺鋤而始亂天下者東則芒碭北則鄴南則南陽成皐汝鄧並在公襟帶間幸公有以慮之矛故嘗從公遊知公正直而達明法而廉所至多善政有厚聞於時聞　天子業已虗公卿之位以待公吾固知公之必有以複於　天子也

賀宮保胡公序

古者兩壘而戰覆其將於矢石之鬬也易而奪其將於帷幄之筭也難何者當其矢石之鬬可以力攫可以氣懾而帷幄之間非我之善戰有以死彼之心而不吾抗則彼必不聽於我非我之襟度有以死彼之心而不我貳則彼必不信於我余故嘗按傳記若漢高皇帝之百戰以有天下當時所從諸將若絳灌之屬其矢石所覆不可勝道已而獨韓王信中行說輩兩人者教單于日夜候漢利害處漢所當胥頻之患遂與高皇孝文相終始當是時漢之將有能奪信與說於氈裘之庭而反之中國則漢可無患矣頃者王直徐海兩人導海上諸夷以蹂躪我中國　聖天子赫然震怒檄天下諸名將及所故稱敢戰之士以嘗之然輒敗去特釆百官議懸之以通侯之爵萬金之賞　詔中外情亦亟矣而我總督胡公㬟然起而收之矛嘗較王直徐海兩人本末按公所以縛兩人者其說有二蓋

海之資也悍而直之資也黠海之資也悍故以敢戰力鬭先諸夷而遂爲首難直之資也黠故能以忠信慷慨之氣羈諸夷若屬國然而烽燧所向猶不以逆名由今計之方海之擁夷酋數萬裂州郡而戰公收卒不滿千人而欲以翱翔其間其危也固矣然譬則鬬虎也餌之以羊豕或檻而縛之矣當是時公以直爲媒故其弋海也猶易及海既縛而直之資又故黠譬之驚弓之猱矣當是時公以海爲臨故其弋直也尤難

而公於其間獨能後先縛之以獻之於　天子嗟乎公是時豈以奇搋魁壘之氣與力襲而虜之哉蓋自海上小大數十百戰以求公故有以死海之心與直之心而其開襟所向殺海而不吾怨故及併縛直而不吾忌耳嗟于此其際微矣絳灌諸將所不及一謀於漢而　公獨能兩獲之以報　天子顧世之好訾者猶嚣然而起中朝以外汹汹也而卒賴　天子明　聖特下所司議遂及冊公爲元勲於乎盛矣哉公之

功載在石室而郡太守張君徵余文以賀余待憐公負蓋世之氣以捍　國家而猶爲時所嫉故特叙其本末以遺後世者如此

贈蕭學諭石潭序

今之求聖人之道者必自孔子孔子明唐虞三代之德以教天下其所從遊而相與絃歌俎豆於其側者殆三千矣今其名氏雖不可盡覩記大略皆天下倜儻之材也而其魯論及史記世家所載尤爲卓犖魁壘辯莫如子貢文莫如子夏蓋傑然者衆矣孔子咸不之與顧獨於區區顏回之愚數亟稱之顏氏没而道幾絶晩又得一曾參以魯名者而孔子始稍稍出而刪述易詩書春秋及一貫之旨以傳之至今若此者何哉唐虞三代之德必其愚且魯之士而不以外物移其心者然後可與之共俎豆絃歌之雅而要其至内以養其心外以習其識而漸之於道也吾邑諭石潭蕭君粤人也粤既僻西南萬里絶徼無中州冠帶治化之俗以巧繪於外而其

氣則端然質以木行不勝屨耿然儒者也吾始望而貌之而竊異之矣已而扣其深不能爲今人浮湛而亦不屑爲今人所浮湛而獨以世之所迂且厭者共二三子誦而習之庶幾講求其至以不愧於其職焉斯人也豈非嚮之愚與魯者之似而孔子之所亟稱而深與之者哉嗟乎孔子没而門人各以其學分授諸侯之國彼子貢教於衛子夏教於河西或爲商鞅或爲莊周田子方再則爲荀卿李斯之徒而孔氏之道遂

以毀裂崩鈌於天下而不絕者綫矣甚哉敎人者之不可不愼所擇也而吾安得不於蕭君乎深有感也於是乎書以歸之

刻籌海圖編序

國家諸夷徼東起遼薊汥雲中上谷西接隴蜀南及蒼梧象郡百越之地並湮山塹谷以爲界秦漢來世列亭障繕戍守一切阨塞形勝虛實嚮背世有圖牒以詮次其事往者有睹來者可鏡也故士大夫赵枹鼓稍稍陳得失形利害以從事而海則閩廣浙直登萊之間縮波而州者南北萬餘里諸島既不得附冠帶之國以自通或貢或絕或内犯率數十年一見百餘年一見而中國所以斥𤞤而守者亦微矣及入我　朝始遣信國公經略其間然　列聖以來數十州郡宴然不覩兵革頃者二三狂孽傖儴内亂往往遠近不支　明天子始下詔徵材官騎士及選宿將以合戰騷然中外矣而大者覆師小者陷陣逐巡狼狽所嚮無尺寸之功何者將不審敵兵不服習故也少保胡公來小大數十百戰稍得芟刈羣兇遂塡東南于閒視公所當蓋世之氣固若天授之者然方其羽檄所告日數十至公舉杯談笑往往事後當成敗百不一失蓋繇公結髮入仕勤習戎事又遊宦吾浙也久一切彼巳之阨塞形勝虛實嚮背了然於公襟帶間故得以擘畫至是耳公一日聞崑山鄭君伯魯從諸生後好言兵事且愼諸將校不得彼巳之審而輒以身嘗敵也頗爲手次諸夷所入寇與其將士所當勝負處即劃然曰兵興來十餘年於茲並不得片言隻字以系往事吾屬且散去戰陣之跡當亦尋且零落而他日之舉燧而馳者不猶今日巳乎於是幣聘君過莫府裒次其事君遂首括諸道之縮海而州與其諸島之錯海而峙者爲圖諸島之或貢或絕或内犯中國所遣使與彼之部署文字器什戰鬬之習不可以不條見也於是次之爲事略然諸道之山川夷險異形其所勤習戰陣異宜也於是

分列廣東福建浙江直隸登萊又各自爲圖而系之以兵防事宜分則散散則不可按月日而次且諸夷所入寇與其或離或合吾必㳂其情而后可乘諜遣間也於是次之爲年表爲寇踪分合譜其所當斬馘數十百級以上古人所謂封之京觀以威敵也於是次之爲大捷考烈士之戰没與其婦人女子之殉夫而死所謂兵厲也於是次之爲遇難殉節考兵將攻守糇糧行伍之間非共士大夫講且肄之不可以明法而

有功於是終之以經略予伏讀之慨然歎曰君之誼亦博且勤也已自王公大人以至處士布衣之俠自　朝廷建畫以至將帥部署之史苟其一言之係乎當世無不句而比之字而櫛之君抑自知猶多繁複龐雜而中所稱述論列亦共爲異同似未可席之施行者顧君方銳於聚矢石以捍　國家其旁搜幽討因宜如此褎既完君因自名之曰籌海圖編且嘗手之笑謂予曰予之爲是編也即醫家所纂古方書是也神農之嘗百草與方外之牛溲馬浡吾並籍之以待越人倉公者之出而自擇焉而又何暇乎其他哉君少多逸氣欲以功名自喜及不遇適國家多外難卒吐胷中所奇挧如是嗟乎若君者其史遷所謂虞卿非窮愁不能以著書自見於世者乎

白華樓藏稿卷之五

白華樓藏稿卷之六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送按察使汪青峰序

予少時聞安期生以策干項羽羽不用避去而黃石公泰之隱君子也輒以兵法授子房卒爲帝者師予固巳恠之巳而舉進士從長安邸舍中識予同年友青峰汪君當是時宰相奇君才欲驟顯之君獨辭謝不受時時稱病閉戶鈎簾諷養生家言又時時從養生家尋異人煮丹砂可化爲黃金者君悉與之深遊而得不得君固未可知間以扣君則君每自奇身固陸沉金馬間而其心未嘗不遊於終南少室之深者也因貌君君兩眸凝然若水碧之峙數烟霧趐雖予亦不能以不奇君也巳而君且浮湛郎署者十餘年一出爲廣東按察副使持兵壘擊海上賊遂以知兵名未幾來參吾浙藩君復能吐胸中

之奇以佐總督胡公卒之元孽授首而吳越以寧豈韜鈐參同其說相表裏彼河上公所稱翕張予奪攘無臂仍無敵君固能倏焉取之爲養生訣倏焉取之爲兵家符而因以出而將戎伍耶總督公疏君功擢廣東按察使以行予因謂公安期生黃石公兩人者旣羽化仙去世固不能求子房得黃石公秘方其亡暴秦誅項王而漢皇與之剖符封列侯遂托赤松子以自逃君得無猶有翩然自喜者乎 國家尚多故君第去他日俟君功成受爵道東海上予固當從君所好而竊願有以請也

贈穆明府序

世之刺州郡之吏者豈與孔子之旨或同或不同耶孔子之羣弟子其以才推擇爲吏顯名於諸侯者甚衆咸不之與而柴之愚則憐之憲之貧困甚且敝衣冠而不能以朝夕也則愛之周之若求之藝而或爲季氏厚斂也則擯之又從而與二三子鳴鼓共攻之孔子豈不知賦訟甲

兵之間彼之可以幹有焉而辦而此之否也特不忍廉且墨者之相浮湛恣睢不得不爲別黑白正人心以待天下之來世焉云爾吾郡穆君蓋世先正文恪公之教以鎸其躬者也其來判吾郡也三年矣吾不知其宅至於郡之人不敢以一絲一綌一蔬一魚入於其庭君亦不敢以郡之一絲一縉一蔬一魚而汙其名斤斤乎廉幾古之廉而無欲而嚮所謂愚且貧困者之近也今卒坐不稱移官以行嗟乎孔子君之鄉人

也其歸也過孔子廟宮幸爲酹之以酒弔而卜之曰其爲彼乎爲此乎聞孔氏禮器猶在堂君雖不免於刺州縣者之口其猶及免孔氏之鼓也矣

壽郡太守雲屏張公序

始閩中張公故嘗縮縣綬令我烏程其所以字縣之人者甚勤也已而入爲戶部尚書郎以行他縮縣綬者來或稍稍不相及則軍興來海上烽燧數內嚮而縣且蕭然矣於是顒然思公而滲滲於公之曩所爲勤而字之也低徊涕洟相與伐石紀其事砷在縣郵亭下又之 天子愍湖郡濱海上甚苦當得良二千石拊循之特察尚書郎張公故嘗令湖下邑而以能名者於是佩公二千石印綬出典郡太守事而公之由徼而至也縣之吏與民前諸州縣走數百里遮道而逆之郊諸州縣既以得隸故烏程公爲慰而烏程人又自以故且席公之愛也無不人人喜公顧見故吏民亦灑然解頤有不知所以然

者居頃之會公履始生月日諸州郡各帥吏民以稱觴入壽於公而烏程令荊君察縣之吏民所銜公者深又不當俯他州縣也於是獨謀所以壽公者於予予告之曰君將同諸州縣進酒炙炮牲體𣡽𣡽然效華封之祝已乎抑亦按縣印綬即公所故佩處也特條甚其令補緝其政且首他州縣以申公之遺愛已乎苕之水卞之山於古今無以異也曩之井里溫然猶纊之挾也雖以烽燧之未及也而公所以拊而字之者

若彼也今之井里則頹然易子炊骨者之相望也雖以烽燧之聿至也而後公者所以拊而字之者若此也公之去而吏民相與愀然志以思再至而吏民相與躍然伏以愉此於其中必有所以沓然入乎肌理漸於腎腸有不可以聲音笑貌支離牽掣於其間者古之人愛其道則及其樹樹且勿伐焉而況於君之繼公之政者乎漢人之歌南陽者有言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蓋言晝一也君視縣吏抱牘以過公所按行故

事猶一一在君衣帶間也君得無意乎君能之則公之愛不特在烏程而諸州縣且有以觀風於君也已客有以其言聞於公公曰善遂書之

再贈宮保胡公序

總督胡公之縛王直也　聖天子既憐其功特下有司議之加公太子太保及從事諸將校以差予於郡太守張君某之請紀其事也蓋嘗按公之所以縛王直與其始之所以俘徐海並由帷幄間以收戰鬭之功或古名將所不及聞

有識者並頷之而公顧亦稍稍自喜然此特跡公之搴旗斬馘之槩耳而至於公之以身殉國之隱則未之及也自古大臣之以身捍國家者其利害常相權苟權吾身之利害與國均身安而國安身危而國危此猶其淺者而至於如彼則身爲虜而國家可無恙如此則身或可免而國家之患殆土崩而魚爛所謂事機之際間不容髮當是時必置其身於榮名死生之外者然後其氣安閒而吾之舉措一而不亂方海之遍

引諸島夷併力而寇也分他酋以刼吳越江淮諸州郡而自引部下最鷙悍故嘗格鬬中國者數萬人突擊乍浦脅錢塘以撼金陵公於其時收卒不滿千人而欲倉卒趣而支之公策欲戰則力屈欲遲之以待戍兵之至則遠不及於是不得已厚遺諜者直入海所擁歌唇舞褎之間以羈誘海而又從中朝衙暮縱以攜其黨此於其間情甚微矣而中外之士或不察疑者與忌而讒者日且盈道路四面而起予時過公壘公

左手籌軍吏右手飲醇醪若忘敵然乎間以色危之公獨引劒畫地呼謂曰特於國家事當不當顧吾則唯以此報　朝廷耳君何憂嗟乎然則公之許國亦已審矣氣之至者可以開金石貫虹霓公之心有所獨殉而忘乎禁名死生之外此敵之所以紛拏轇轕不踰吾笄而卒爲吾虜也於乎古今來覆敵之將易而殉國之士難若公之縛直與俘海有司之所得而言國家之所得而賞他日史官猶得而書之而至於公之

區區以身殉國之隱則直與海之所殺而不以然雖鬼神有不能窺其微者而況於世之學士大夫乎況有司之所得請而議其賞乎久則公之誼當或零落蕪沒於好議之口非惟史官不之知雖稗官野議亦或所不及載矣是以悲之竊因德清令沈君某之請而輙有所云云且以語後之欲以功業自喜者必一其氣於禁名死生之外以殉國家如公焉而後可也

贈范中方叅政河南序

中方范公之督學于浙也一切文章經術既探兩漢以來閎深典雅之旨風厲學士而其爲人色和而內剛莊而思縉紳大夫樂與之遊且上下也及擢河南叅政藩臬諸君子相與欷歔咨且不忍其別以去又按故事督學大夫以最聞者例得入補卿寺公既以治行名當世世共推挽公鱗次執政矣不及補而補河南頗疑之乎按國家輿地圖而系之言曰開公轄南陽南陽者天下咽喉也西窺武關南捷襄鄧北及宛葉

成皋之間故楚漢以來侯王百戰其地四方無大故則已不然鼓鼙之聲烽燧之跡且四面至也國家非得重臣以臨鎮之得無南顧之虞乎況其地土深而厚世稱抱道術龍臥其中又他多强弓悍弩淬甲利劒昔人所稱韓之勁一當百即其處也公過之試停車而望雲霧草澤之間當必有奇掘魁壘超躍踼宕之士出而從公遊公倘籍而羈之蘇文忠公其亦無憂豐沛之士矣乎較之領卿寺諸曹又孰得孰失也或曰

然因書之以爲公贈

贈歸少叅赴滇南序 脫稿後不及投贈存之篋中

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宦遊中朝者往往躡通籍迄衰白不欲一日離去輦轂其當次補藩臬郡縣又多擇便地以自結納稍稍移置邊徼非其左遷即孫矯之士無厚援者爾間獨披古傳記彼所謂奇節自喜之士或自請使絕國其飄忽魁岸之氣若非世之閭里兒女之情所得而羈且濡忍之者何其壯也予數以是陰求天下之士而頃聞長洲歸公來方其由給諫言事出僉予浙予頗疑其孫且矯矣越三年又叅滇南以行滇僻處象郡百越之最南界去京師萬里士大夫所不樂遊者也公引車之日無離色予祖觴錢塘道上且謂之曰聞漢武皇帝嘗於長安上林中令水衡都尉穿池象昆明以習戰彼其氣若此此所以能鞭撻四夷也公今入滇當過其下攬其山川道路之勝間覩伏波將軍所奮立戰功處得無有翹然自喜之心乎噫嘻公

倘圖其山川道路之勝以歸令世之仕宦故不出長安者見而指畫之予又知其當爽然自失泚然汗發霑衣也矣

贈陳憲使赴贛序

贛之冠介閩廣及江西諸省之州邑而窟而又阻大山長谷懸崖塹壁翳林深箐嶽巘巀嶭自以爲猱猿之所不能越飛鳥之所不及度一切戍兵所不得深入而鷙擊之者其深入也我爲客而彼爲主而勢不能久留彼且得陽壘於其西以捍我而陰穴於其東以避我故戢未及懸而師已疲矣不得已而槖甲以歸又未幾旁界之舉燧以聞者不旋踵而至或者共難之及予間嘗讀陽明王公所剿洌頭橫水桶岡諸疏往往諜其中之所向背乖其中之所耳目掩其中之所不及礌石列柵以闘我或鳶翔而鶩或虎踞而待或火箭而突或糒氷而伺當是時窟贛之遠近故爲患者鳥舉而魚逝千里之間連蜷震怖不敢出氣而數十年來狃所故爲患而若

虤虓之嘯號風雨夜至者則又稍稍起嗟乎贛即故贛也豈非係乎守之者之能與否與杭州太守陳君之視郡也法而練介而溫嘗擊治下邑有古渤海之遺焉久之以能聞　天子憫贛多盜特徙按察副使佩印綬以行予於其去也餞之錢塘之上而告之曰君之入其境也即陽明先生所故嘗提戈處君按其故壘而訪其遺事得無有朝引而夕從者乎予竊書之以俟君不知他日君過焉以為何如也

贈荊烏程序

雲洲荊侯之涖烏程也未幾輒有聲而部使者按月日猶不得書其賢與能以聞於　朝遂檄而奬之而其寮黃君葦及邑之諸父老以知侯之深者莫予若相與請予文張其事予領且久之顧草未属也或疑予後焉予竊惟古者史氏之書其於名公碩輔非爲國家建大勳勞捍大患也不以書其餘百執事中材以下一言一動之中肇書則汲汲焉以書其於韓彭之戰非破趙下齊擊魏滅楚裂千里之城邑而殉也不以書而絳灌之屬自搴一旗斬一馘以上則悉書若此者何哉非與名公碩輔之後而獨與百執事之勤也名公碩輔其賢之鉅且衆者也而事而爲之書則不勝書矣百執事以下則其賢之微者也事而不爲之書則不得書矣惟古循吏之爲聞於時者亦然終其身以郡縣顯者則以郡縣書然亦擇事而書若溉田若種樹若治盜其爲時久而有功德於民鉅者而後書他則不

書苟鉅矣及表爲九卿封列侯而又有他勳德載在國家列之卨夔也則亦別爲列傳因附以書而不屑屑然以郡縣書古之於才賢之士所因其善之微與鉅而書之或勤或後或詳或略也固如此若今之郡縣之間其才且良而按月日最初者監使者始爲檄而奬之爾若期月以上則疏而聞之矣其尤卓礫過人　天子或下璽書召之矣又再則於其立像而祠之而伐石而誌之矣以予觀於荊侯才完而器識敏而

練且勇悍之資儻偉之氣不數月而民席之如
父母嚮之如神明數十年來所聞見者以彼之
[illegible]與時游列卿當爲　明天子名公碩輔而
[illegible]忠建大勲勞以爲聞於時則其風流人物
所以燿天下而垂後世者蓋未艾也若今之部
使者所撽特自下車之始政者言之耳而後之
疏而以聞於　天子相嚮次也　天子之
或爲璽書而召與邑之所以不忍忘其功德而
相與祠而伐石焉略其微而撮其鉅以書於以

備采風者之錄而附之史氏之列傳予皆有所
不能拒而予亦不忍於終默者又何必今之區
區部使者所撽而侈而書之也哉或曰茲亦可
覘侯之得民之始矣故併序之

贈蕭石潭擢令江浦序

江浦輦轂下邑也多中貴勢人者之業與金吾
氏之邏卒稍稍麗籍其間又綰南北舟車水陸
之衝朝夕餼廩傳治供張以奔走爲能或謂石
譚先生質仁君子也不當煩以此予謂之曰蕭
君抑聞老氏所謂靜勝躁柔勝剛治大國若烹
小鮮者乎世之士以氣自耗者也以氣自耗者
蔽故其智內困於毀譽利害愛憎情欲外疲於
獄訟賦役簿書米鹽一切市交炫名之私得以
熒惑乎其間故邑之劇且肘幣者或爲患君以
道自勝者也以道自勝者達其智恒游乎世之
繳矰網弋之外而彼之所共勞乎其形悴乎其
神者並不得以撼君而闖君而君獨超然若曠
蕭然印綬而南嚮入而治文書出而采風問俗

於其郊即如向之所謂中貴勢人者與廚傳供
張者朝且夕於君之襟帶間予固知君應之甚
暇矣故予嘗謂宓子賤之彈琴與巫馬期之戴
星勞逸不同而孔氏以來學士大夫之所折衷
或不以彼而以此者蓋有以也邑阻大江上多
山水之勝都城宮闕之麗及我　高皇帝開
國之遺烈往往在焉君能移其治官之暇爲我
賦之否乎倘爲寄之山中予受而讀之固可以
覘君之政矣

青霞先生文集序

青霞沈君繇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搆其罪頼　明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纍然攜妻子出家塞上會北虜數内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虜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虜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馘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君既上

憤疆埸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嗚咽欷歔而以其所飲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即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媾搆而君之禍作矣君既沒而一時閫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裒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

敬來請予序之首簡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什並列之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

刪詩之旨而裒次之當亦未必無録之者君雖沒而海内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右予所爲青霞序其文章詩歌若干卷僕蓋

僅得覽觀其所爲小言鳴劍及籌邊諸刻而序之者也已而卒讀終袠中多斷簡訛字以之覆青霞所故寄予者或亡或多不合予因前扣伯子敬敬復泣曰此特先大夫故帙之什一耳予少隨先大夫几席爲文章先大夫每落紙輒自喜屬敬繕寫累四十卷而予之從塞上返越也業已哀次成帙將攜歸入刻而先大夫不可竟留之篋中比予歸而先大夫之始發難也督府以下故受宰執所嗾欲構之他罪以爲功而外又以先大夫所從塞垣譬畫戎務一切便宜緩急類多與諸將帥以下不合甚且即其閑暇養寇詐馘奏功者往往發之篇什而其所最忌者方大同右衛之被圍也先大夫數移書促督府乘間勤兵襲虜破圍督府業已謝如約已而督府公慢愞竟不敢出兵城之圍凡六匝月幾陷者數矣而三戍卒從圍城中突圍出走也其二人名某某者入以告於督府督府立笞斃杖下

其一人名某惶怖乘間走乞食道上或問之輒涕告前狀先大夫稍就問之益憤激嗚咽爲書萬餘言以告督府大略並指陳虜之虛實及縱我兵竊擊之槩將以聳動督府公也而文詞間又稍稍侵毀督府督府愈窘不自安且恐先大夫以其事聞之中朝因嗾某御史互爲飛語上疏以搆殺先大夫而又懼先大夫所著文辭稍及流布則其中所載情事多與疏搆者不合它日士大夫或按其事而覆之禍且不測也於是即日籍没予家因發先大夫所篋留故帙並燬之而又以先大夫帷中故多弟子諸弟子必有副本藏于其家復榜書于市凡藏其遺稿片紙隻字者即按捕同罪於是先大夫帷中諸弟子相錯愕股慄輒悉以燬而今所僅存者特小言鳴劍籌邊諸稿故已入刻者而兵說八十一首及它所著詩什與蘇司馬以下書則諸弟子間武國忠所獨以死抗而私藏者也然武亦業已

窘陳所手縛稿欲燬甫焚香而禱腸若刃傳者俄什地若隕憂先大夫緋衣而劍叱曰子亦燬我之遺文以媚帥府也乎遂驚寤於是大怖即掘地爲窖而以稿藏之故稍得無燬然督府又以　恐爲先大夫訟其事於朝也輙移檄過浙并收捕予比逮繫過督府户泣訴無他罪狀督府曰爾父好著文章詆訶當世爾其悉出之吾猶當爾貸予以實聞督府益發嗔厲聲榜笞不已

明日送御史臺御史臺復如督府狀榜笞不已誠守獄者三日内以絶狀聞當是時予亦分死矣翌日忽聞給事中吴公時來劾督府及御史罪狀詔收督府及御史臺以下予始獲出獄及出獄家已散而因遍從先大夫諸弟子泣請故稿卒無可得晩僅得武君所穴地而藏者如此其中斷簡脱字則又武君故稿所不及載而或他弟子所私相口熟而傳之者其令溧陽令莊平令清豐及錦衣諸稿則又釋獄後所遍從先大夫交遊中轉録之者也敬之所口誦本末者如此予聞而系之以言曰嗟乎古之賢人志士所被讒搆而以罪奪其官或没其身窘其妻子者有矣未聞有并其文章而燬之者宋歐陽文忠公嘗痛蘇子美之被牢執摯去其官也序其文章以爲世之忌子美而擯斥摧挫流離窮厄其怨家仇人嘗出而擠之死矣然其文章已自行於天下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嗚呼青霞之

所罹既誅其身籍其家係纍其妻子而又舉其生平文章而燔之其慘劉獨至於此又安在其不能毀耶噫亦可以覘世變矣

贈黄縣丞擢甘肅行太僕主簿序

予嘗按秦漢以來方其困於戰鬬離合之際則世之一切材智辯慧瑰瑋倜儻之士並得以乘間搆會售其所長以自見于世傳記所稱奮於牧豎起於鼓刀者何可勝道也天下稍屬晏然無事則上之人操品資循繩墨以隔絶天下之

士天下之士非尺伍不列非鴈行不進雖有思
能崛出者亦共爲之偃蹇浮湛於下察而不復
敢希覬上之人離品資劉繩墨而任使之也已
今之世海内爲一車書會同然而北困於虜南
困於夷海閫廣之州荷戈而鬭者不可勝數抑
所謂外若晏然而中寔未嘗離於烽燧之警鼓
鼙之馳者而世有材如欽州蒲江黄君者顧猶
特以貲爲郎來丞吾烏程嗟夫君非千里之鵠
而羣鷄鶩而啄且喫者乎君渥顏長髯機穎絕

倫每與語及當世之務若于將莫邪之剸犀兕
而截鯨鯢也于頗奇之又三年君始以能改甘
肅行太僕寺簿於乎甘肅者界陝以西所當漢
之燉煌之地即武皇帝所城築以斷匈奴之右
臂處也君生平過州邑好覩山川形勝城邑陘
阸指畫古今利害得失之際君今躍馬而過之
得無翹然自喜露彼所謂材智辯慧瑰瑋倜儻
之奇如古之邊郡之士而覊塞以聞者乎
天子春秋高其厭亂思治也久矣或旦夕下
明詔徵跅跐非常之士而驟顯之其及君與否
抑未可知也

贈林金壇給由序

友人金壇簿施君於其令林君之以考最行也
墨其所裒爲令溧陽而碑者且移書以告之曰
兹碑也即故司寇南坦劉公所手次其溧陽之
德政者也劉公於君爲襟帶交其不輕許可人
君所知者其所稱侯明法而廉吏民於其去而
不忍忘之者若此可以知其人矣君得無意乎

又告之曰侯之令溧陽特由其始釋褐綰
天下印綬出吏茲土兄特以期月爾其再至金
壇也則侯之習　國家之法者日以深所問風
於其土而能盈縮之者日以洽二三年來數遭
凶旱水溢侯之所以日夜吐哺而捍救其間兩
漢循吏傳所載桐鄉以下不是過也曩溧陽猶
特以其邑阻輦轂下所當鋤奸警猾之政數多
故於其去而輒思之爾若吾邑則侯之所以字
其吏民也往往出於世之俗吏簿書期會聽斷

役賦之外而吏民之相與德侯也抑往往非簿書期會聽斷役賦之所能書而惟乎中藹然繫乎父子兄弟肉骨手足之間而不忍其去者侯未行而吏民之思相與縮車而遮道及伐石而鑱碑者已介遠近矣侯之所習於民者如此君好文辭而海內之名賢學士因君之評炙得失以爲重於時者多矣君抑亦旨爲引譽其間以遺於世乎已而適予政所令冉徒吏民過焉以施君之言覆之蓋冉徒於金壇爲𨻶錯壤其所稱述林侯者亦大皆與施君之言合予因低徊久之爲之書以復於施君曰前溧劉司空所爲碑系則侯之治溧與溧之人所以志侯之惠施而不忘者可知之矣後溧冉徒吏民所口則侯之治金壇與金壇之人所以志侯之惠施而不忘者又可知矣按侯治行當與兩漢循吏傳所載無以異予雖未及面林侯然古之人有讀其書聞其遺事願爲之執鞭者而況生而幸及與侯同時予幸爲告侯曰侯之茲行也當入爲聖天子耳目侍從之臣且次跡公卿矣然所當朱轂而馳予雖不能從抑願以麥思而參乘乎其間侯其許我乎否也

送沈伯子赴塞上葬其父參軍公遺骼返葬序

予友參軍沈公之上書忤宰執也頼　明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宰執既深憾公及其徙塞上又嗾諸將帥以下互爲飛語以搆之公遂坐誅并繫縲其妻子至不得收葬當是時海內學士大夫無問識不識共爲欷歔流涕而悲其以忠受戮顧不敢訟其事於朝而公之骼亦遂槁覆塞垣下迄今未返也已而搆公者以罪去又若干年故宰執亦報罷而公之子儆久匿名姓竄山谷始服衰出因以遍謁公之友及其門人故吏將謀所以輦君之骼而歸葬之也予於是解囊中金以投之而告之言曰屈原忠於楚故以其身投汨羅而不悔伍胥忠於吳故以其身爲鴟夷浮之江而不化先參軍之以忠

殉國家於原與胥無以異者夫其視死猶之生也塞下即從塞覆之矣吾聞季子之葬其子也猶特寄於嬴博之間故叅軍其首以沙豀蟻引之骨嚮兒女子寀木爲匱刻藟爲絨纍纍然必返乎故丘爲耶於是敬聞之泣予亦泣因觧所佩劍以挂之左肘而復爲言令告之叅軍曰叅軍雖已没而其忠義之䰟猶當憑塞垣之戰馬而陣嘶者其能躍予所贈劍而以之衝擊虜騎也乎雖然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故孤之

死也猶首丘兒　聖天子覺寤近已罷叅軍所故詆宰執槖所熒惑國家者一切屏去改紘而聽海内外之士喁喁嚮風矣叅軍其及　明時以遺骼而返乎中土雖没其身猶不及其身之後也乎敬聞之復泣予亦泣因書之

白華樓藏稿卷之六

白華樓藏稿卷之七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記

季子廟記

季子廟之在丹徒者予不詳其所自始按司馬遷撰次史記世家云季子封於延陵則延陵季子所食於吴之采邑也而延陵即今毘陵去丹徒縣二百里土之人非其故君特廟而食之豈

愛其道與然亦不附郡邑之祀里中父老歲時伏臘走爭之以禳年攝福田而廟址舊隸鄉大夫吴公所爲别業山之臨頽甚公間請有司改廟於其山之最高處予過謁之而攬所爲江流金焦北固諸勝若左右翼於襟帶之間可以眺而宴遊焉遂屬予加亭於其前而爲記其事問於予曰季子之讓國非與何傳春秋者謂孔子惡其辭國而生亂於其聘魯書吴子使札來聘不稱公子示貶也予應之曰非也季札使魯在

餘祭之四年又夷眛立十七年而卒而始致位乎季札季札讓而去然後國人謀立夷眛之子僚又十二年而公子闔閭弒之由是言之方其聘魯君命也非讓國而逃也其聘魯觀詩而徵存亡於小大蓋汲汲乎有禮矣弒之事未之逆也春秋以忠恕明王道聖人安得以其二十年後去國之亂而預罪之哉曰然則孔子其與之矣曰春秋之世臣弒君子弒父以力相攘而成篡殺之亂者踵相接其能以兄弟遜國於其間者

於商得太伯仲雍焉又百年而得伯夷焉又五百年而後季札者出紹明太伯之風彼其棄視千乘之國而世之所稱分茅胙土聲名文號之寵澹然無所緇於其心泠然若蟬之飲露而處焉然後能舉而蛻之其於春秋之世何如也而孔子惡乎不與之哉使其非與之則何以為之哭其死而題其墓也然則傳春秋者妄與曰蓋未能明乎季札父子兄弟之間而何以服其心也太王之授季歷也泰伯仲雍相與逃之荆蠻

斷髮文身示不復用然後國人得以推太王之意立季歷季歷得以傳諸子昌是為文王使當時泰伯仲雍而苟在則國君死而立其子制也季歷其能以一日朝泰伯仲雍而南面於其上乎而又得以傳諸子乎壽夢卒而諸樊攝行事以待札札當以此時如叔齊逃而去之或髡鉗言廢然後諸樊不得不自立使諸樊又如伯夷之讓國人不得不如孤竹立其中子之義以及餘祭而然後國有定君也季子而一日在吳則

諸樊以為父之遺命蓋嘗告之先公之廟書之簡冊布之國人所共聞者安得不倡兄終弟及之義以次致位於札諸樊卒而餘祭也立餘祭卒而夷眛也立兄弟相及之義國人固已目見而心習之矣及夷眛之卒也而莫之立季札始竄而逃焉闔閭其能甘心於公子僚之自立乎哉胡亥殺公子扶蘇以自立而陳勝者詐稱公子扶蘇一呼而天下大亂且闔閭不言國人猶陰[illegible]而議也況闔閭之雄狠其於公子僚鼠蓋

而犬視之彼其謀任伍子胥而進專諸其篡弒之志非一日矣特以國無内外之𩔖而季子猶位僚肘腋間故不敢急逞耳吳伐楚喪而季札且出使晋以觀諸侯之變當是時彼闔閭豈然其左右也能無動乎哉故其言曰吳方外困於楚而内無骨鯁之臣是辛札出聘之詞也然猶不敢擅立而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言不吾廢者其義懼於心之詞也季子至而曰苟先君無廢祀乃吾君也然則闔閭盖已早諒之矣季子

必何如而可曰未及諸樊之除喪當先去以避之不之去當言諸樊立公子闔閭以為太子諸樊不從則必去或又不及去則夷昧之立也必當以闔閭死爭之如言諸樊時且曰國本闔閭所有也不吾從吾將東西南北而之焉是教諸子他日兄弟相篡弒也夷昧其能不聽之哉季札内無所處以授夷昧外無所處以待闔閭迺欲嘿然以去嗚呼晚矣予故竊謂季子非不當讓國而去惜其去之處乎父子兄弟之間或未盡也雖然復命而哭諸樊終身焉不入吳之市季札其始終能自靖以持亂矣其復古之仁義之遺者與公以為然因書之為記以質士大夫之過廟而謁者

讀易軒記

予同年友衢州徐君可繩因郡守李公所遺宋浮屠氏廢宫曰桃溪者迺即其址築室數椽棲詩書之業焉又以家世受易因扁其左曰讀易軒使使請記於予予嘗見學士大夫之抱六藝

者憤秦燔其業詩書禮樂春秋或亡逸者過半非全經或偶錯見諸家所獻為全經又出當時所散遊儒生各以其私臆之說而為枝葉者甚衆詩之補亡春秋之五傳是也唯易為卜筮非秦所禁故得與神農氏種樹之書共存漢興首立學官到于今博士弟子紹明之者衆故易之傳備矣然攷漢既殘脫之間昭宣元成學士大夫不得盡通六藝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及所稱一藝詩或為雅或為頌書或為誥命或

為洪範五行禮或為禮服之類國家有大疑難則公卿各得以執所受經大義次對有宋以來程朱諸儒羣疏六藝而折衷於孔氏盛矣易為最著然學士大夫明經其間今扣其用反不若曩漢時章章指覩可書之簡冊播於後世何哉豈非太史公所稱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之過與曰非獨然也所由來遠矣蓋六經非自外來也易也者易也聖人者觀於天地陰陽剛柔之化察之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上下內外之

位參之乎天下國家治亂得失之故以明其君子小人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用者也畫卦於包犧爻彖於文王象於周公繫於孔子易之用不同而其所要於深微曰貞吉孔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而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無大過矣此易之旨也自魯商瞿没而易不得其傳幸不燔於秦而獨囂亂繁蕪於百家之口凌遲迄乎今其紹明之者愈出而愈不窮其言之旨愈近乎正而愈失其用易

之學或絕蓋秦漢之間諸家者或以陰陽推步月令災異言易或以風角遁甲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言易此為易之說甚謬然或中或不中其後有恣老氏之旨而以致虛守靜言易又養生家本之為坎離內外金丹黃冶變化之說言易其他瀆亂不可勝數彼咸所謂各竊易之門戶而非其正也然稍能因之守其所為靜而致其虛則於聖人之微亦合者有矣周程以來今其傳疏之旨具存可謂易之

道燦然無復疑者近代學士大夫又踵之為科舉之學出焉今之三尺之童操觚於有司之門而應其求者呶呶然自謂非聖人之道不存於思非聖人之言不落於紙而其間稍通文辭者試亦輒就第肆然可僥倖於明經之科然究其實則入耳出口而其所不亡者無幾矣故曰周之亡也文不勝其弊古之人所稱秦人燔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絕者此也彼言漢儒且然而況於今乎顧學易者當何如以求之予觀易

之道無所不備然其爲書起於中古深於憂患者大略審君子小人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間而致其用者也故曰厲曰不利有攸往曰元亨曰悔亡曰無咎凡以著吉凶悔吝之戒也愚故曰易之爲用不同而其所要於深微曰貞吉貞者正也予自罪斥以來其所憂患者日深故易之凶厲悔吝之戒日以怵惕危懼於心而要其變與占之大端當不過曰不失其正而已學者於此苟能反而存之則自筮仕以至沒世或爲

富貴或爲貧賤或爲夷狄或爲患難所謂蕩然於世波之外彼將有無入而不自得者矣此於孔氏讀易之旨爲近合之周程諸君子而不甚舛異者或非秦漢晉魏之際儒生所說也予友徐君深於易而非徒以科舉之學應有司者故不敢隱其所嘗學易者之義而因書以質焉

濬縣學題名記

濬縣教諭陳君綬擢翰林而去也予嘗爲文贈之大略推三代盛時所以尊師者之得及隋唐以來不能如是者之失且慶君之擢異等頗近古也君且行又睹學宮舊無題名懼其去而無傳也迺采縣志及括學宮所隸書廡楹文牘之間者　明興以來百八十年僅得氏名若干人然年次地理或攷或不可攷其餘已盡零落而縣之弟子不復能言矣迺欷歔低回久之買片石鑱置諸明倫堂左壁書其前所括者之氏名而請記於予且其言曰吾聞師也者所以推孔子孟軻之道以與弟子共者也　國家罷去

春秋戰國秦漢晉魏之際所爲客遊與公族之士而採隋唐以來明經進士之法稍折衷之非由肄學宮而至者不得錄高第盛矣獨以其官卑不得與州縣百石之吏並是以天下豪特喜名之士不樂爲其官其乞官而至者率困於衣食而古之所謂爲貧與養者也爲師者以升斗之祿之吏自視而不暇考孔子孟軻之道以舉其職爲弟子者亦以升斗之祿之吏履視其師而不復知謀孔子孟軻之道以脩其業間有志

者輒共相嬉笑之以爲迂濶所與羣而遊也特稽聚散簿書與歲時廪旣出納奠菜籩豆之常以苟朝夕而已爾寧暇留意身後之名相與感慨指顧其間者乎問觀今天下中外之仕自州縣之吏以上類多鑿石識名氏與其年次地里銘諸室除其人去且沒後之人往往得次而攷也不必鉅勲盛德倬古之人然後矢歌陳其形容稍稱與否猶能指言之也故往者有繫而來者多騖顧乎屬獨無所識豈世之乞茲官者率

無所爲明孔孟之道如彼吏業足以有傳者乎何寂寥若是以爲甚悲且恠也茅坤聞而系之曰由陳君而前未有題名氏于壁者無所名人可也由陳君而後留名氏于壁者相次矣苟卒無所名人嗚呼可懼也哉

沃洲記

沃洲侍御吕公之乞疾入越也爲書於予曰會稽者天下之佳山水也昔人稱襟海帶江爲東南之最而沃洲則逶迤蜿蜒綿邈縈複跨剡溪傳太白揷入會稽東南百八十里而四明枕其北天台華頂赤城經其南其左右則天姥石橋金庭石鼓支遁嶺諸勝或虎蹲而拱或鳥啄而俛或倏而見或倏而伏而蔥蘢蔽虧吞吐綽約若高堂曲池之宴而顯客貴游綺羅琴瑟燕歌趙舞納於几御者不可勝數而山益深則泉益冽往往岈岑崩壁層丘盤谷之處當夏而寒臨冬而燠雲歸而暝雪霽而潔而又有前朝之木候時之禽騖奇售恠於叢篁裊蘿啼猿嘯鼯之

間其四時旦暮花鳥或與人間殊別於是沃洲又特稱爲會稽東南之最然惟其深往往達官長者不得而至必逃名恬寂與夫騷人放客然後捫僻躡邃得棲且遊於是焉而予侍從明天子者十年於此矣入或忘軀昧死效忠於時而多不偶出或持節擁傳巡行風俗擊去大奸猾吏又稍稍搆怨憝挂睚眦而讒言禍機暗射旁覆世固非予所適也予家沃洲山之下今又多病將歸隱於其中日取老氏書以自諷詠

而庚幾無名爲務焉予其許我否乎且爲我記之予未及復公以公疏薦得推擇爲儀制郎又調爲司勳未幾坐他搆徙爲判洺州上迺得歸書以問於公曰沃洲公令何遊乎其采藥於曩之所謂天姥石鼓之間而宴歌躑躅其中者乎予固以公之知爲重於時抑竟不能不以公之知適爲譴訶於時也借令予早自能審時合勢從公遊則沃洲山川旦暮烟雲花鳥之狀方飽於吾目其泉聲鳥音之興悅於吾耳而所稱遁

名恬寂與夫騷人放客之寄吾將徜徉恣且於心神胸臆之間且彼老氏者謂世之是與非不吾聞而世之所搆亦不得吾絓而媒孽今又焉得至是乎嗟咄吾且去矣於是次第其言以復公且邀公爲買田結廬於其遠近亦將以卜鄰於是也

灌園室記

予之謫判廣平也以其地故饒秔稻菽麥魚鹽絲枲之利以爲養而趣供上賦稅不習訟鬬號爲事簡而易治故卯出而聽政太守之堂辰拆而退竟日少見吏人而涉旬月無所事治文書予是以以其暇日相私署之左得隙地可畝許迺翦茅治窪而爲之設畦倣古人種圃之法每畦縱長六尺而得其數九衡廣四尺而亦得其數九凡八十有一悉上之所宜茹葵瓜菽菫韮芋萊之屬而分錯樹蒔之其壤旱乾不近泉又爲穿井及泉而幕以桔槹予伴伴躬汲其上而疏流以灌而畦之上舊有室三楹蓋蕭然頹堵

不可以棲誦也予稍稍葺搆前又束葦爲軒如其楹之數於是橐其所載嶧山石鼓籀篆分隸及仙傳樹書釋經道言騷人史氏之遺文若干卷左右列於其中當其灌之乆而疲也入而偃臥諷詠以自適間覽小雅巷伯之什楚屈原卜居漁父諸篇爲之泫然嗟咨長嘯而歌歌闋復執灌或命童僕佐之以酒蓋亦欣然樂也而顧童僕亦時時來助予灌然自莫有識予所爲者予因遂字其楹曰灌園室云客謂予曰昔者尚

書吏部郎以子擅天下士大夫之譽久矣而謬以之薦於　天子　天子以爲私人也不可故震怒竄逐至此子大夫不務佐二千石朝攷夕警糾法勤施以宣布　主上德意而彼區區灌園古之遁世自放者所爲也曾不聞佩印綬而效傴僂俯乃遠其志者汚其身遁其影者類其形何不早自引決而故爲徘徊混濁於斯乎予應之曰固也然予今日之吏茲土非仕而譴也而譴則吾惡乎自適哉竊見　聖天子方引良二千石惓仁海內與民休息而太守小譚唐君政務近民民足樹藝而不輕犯故野無狗吠之警而民人至有不識長吏丞貳以下唯予寧一而持澹泊無所欵效納職竊以爲予職總諸州縣之賦其官即古者田畯之遺也稍稍以簿領之暇親率畚揷與圃者分功縱不能如曩時尚書所請以表見當世姑爲浮湛薄采田畯氏先農之流風以自附長吏之後庶幾其不失之彼而償之此也哉予亦何敢如子之所云遽爲汙其身類其形以自放也期年而俟予之罪狀既聞予以此時上　天子印綬　天子當不予罪湖水之上予頗有園廬數畝在焉周蔭以水竹花木而較之差勝第將盛其所爲桔槔返而灌乎其中是或可以忘世之牛馬乎我矣客曰可予因退而鑱石書之以誌于室之左壁

皆可園記

沃洲者界天姥石橋之間多長林美壑而古之隱君子之所托而遁焉者也而中丞呂公間稱之以自名其廬予爲公記之舊矣久之公又擇其林壑之最佳處而懸之以閣曰可仰閣之陰俯以圖史之室曰可玩左則賓客數過或嘯或歌投壺博奕飲酒無筭懽然適也曰可游右則客且忘歸或枕石而卧曰可休前覆之以蘭徑檻列之以名花而穿竹爲亭間以自媚焉曰可君閣之西則又縱之以千百若千尺橫之以千百若千尺分畦而樹椒桂橘柚柰李櫨梨枇杷

樕柿丹栗玄棗緋𣏌絳梅石榴黃楊金櫻銀杏之屬一切奇卉異菓若帶而綰也曰可園圃之中畝以曲池引泉而魚因以亭於其上焉曰可泳亭之北又別爲小亭客或選林麓分曹治射曰可觀其再北則又屏田而庚之以百穀之屬曰可稼當其四時之勝幽香繁陰列露巖霜而無所不可也於是合而名之曰皆可園大略訪柳柳州所以以愚字其冉之溪谷丘泉池島之勝而名之者也而貽書屬予併記之予竊疑士

之志不兩適當其王室多難四方鼎沸名公碩卿之所以朝吏事而夕烽燧也廼若幽林邃谷飛泉削壁則惟世之沉寂枯槁之士不得志當世者之所適也而公之位日高其所席中外之望者日以重而公安得移柳柳州所自汙且困者以相附也乎故久不報公而客或過焉予謂之曰君獨不聞達人者之適其適而不適於其所適也乎古之豪傑嘗有躡足行伍而赤松子之隨悲時之陸沉而執戟於金馬門以自詭爲譬之蟬方擁樹而吟而其中之蛻也舊矣而公之所席者於此而其所引而憂思者則於彼蓋以其所可因以遊於其所不可公之所存者遠矣客曰然因記之

績溪縣學梅林胡公生祠記

大司馬胡公督戎浙海來數以功聞於　朝

天子數下璽書旌其勞與能賜之若干金而公且聞故邑學久不及葺孔氏廟寢而下浸以蕪廢而科第亦稍稍中絕矣因竊思古者出師必

於學及其成功而還也則獻馘授捷亦必即之學宮而歌凱行釋奠焉所以示武事也亦所以不忘本也吾本儒家子曩嘗入而俎豆絃誦其中賴先聖之教以迄于今其敢忘所自乎於是出其囊中所累　天子之賜者若干金檄之邑大夫林君某因稍稍而材鳩石帥邑之人以從事工既竣林君偕邑庠諸生不忍沒公之德也而相與附祠於其宮而尸祝之遣使走書於予請系其事及其月日礱石之左予告之曰諸

君其德公之所不以　天子之金自私而邑大夫得而材肇石以繕宫乎哉抑亦求公之釋褐來所奮業於時者何如也蓋古之州里族黨及天子之國都各爲之學非教人以利禄也所以明其詩書六藝之旨而達其識消其邪心養其忠信倜儻之氣而致之用者也而學者之出而無[illegible]旨也亦非自以利禄爲也明嚮之所服習[illegible]六藝之旨於以固其心展其才與識而爲[illegible]建大勲捍大患於時者也故得其人則戮

[illegible]方雲翔焱集而馳不得其人則土崩而瓦[illegible]并一椽一厦之所能支得則功著於　朝廷澤施於生民銘之彝載之太常斯固天下豪傑卓茂之士所相與守孔氏之宫垣墉之以待來世者也否則即傳之所謂毀其瓦而畫其墁而已也且　明興以來天下之學所隸邑及州郡而上蓋不知其幾十百區矣其邑若州郡從事之吏所及繕且無毀者什而八九其能盡以所從事月日書之以聞于時否乎學士大夫之遊其宫及釋褐而出仕於　天子之庭纍然比迹矣求其勲業之著裒然聲施無負　國家者抑能章章如公否乎又何寥寥也於戲然則公之有功於學蓋有所謂以彼而不以此者已因書之復於林君以爲記

碑

冉子祠堂碑

冉子鄆人也去臨洺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洺當不得應古稱鄉先生死而祀於其

社亦不得有功德於洺之土者洺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洺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耶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欷歔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蓋死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既返而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嘗疑孔子在當時天

下之士遊於其門墻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之郊而亂齊存魯卜子夏之䟽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褎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鱗躍翺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弟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弓猶爲季氏宰閔子騫雖不爲季氏宰遭毋嚚亦得以苦行力孝稱内外昆弟之間顔淵才高孔子獨與終日言而不違而問仁問邦及簞瓢陋巷之居數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絶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稗官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恥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郡守令王祀孔子至執弟子禮駿奔走處籩豆凡入學合射養老獻馘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冉子得並顔閔之徒首配食之趙古稱多悲歌

慨慷慕義名俠之士者也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勲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宋璟宋之李沆彼所謂盖世之賢也然俱已頹落蕪没不復睹記其所遺墓宫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與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家載名氏撰藝寔於竹帛鼎彝之間而茍自其所蹔游谷處夷然托行隱君子之列焉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君來謁冉子之墓而加亭於其碣復修葺故廟屬予爲記盖將以孔門首德行之衰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溺於文辭者也又頗自恠性多迂踈稍近薛蘿麋鹿之資而不足以游世焉要之功與言皆不能矯者而獨願乞身入山學爲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教足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予既詳之如左而因爲樂歌

一章以系之碑陰令里人習歌而祀之其詞曰
桂樹爲旗兮揭蘺爲車未見君子兮我心則饑
炰牲醴以薦兮湛酒于壘君子之至兮式燕與
處生不可聞兮没不可追君子之逝兮洺水無
陂

南將軍廟碑

予嘗觀唐祿山之亂兩河之間其所爲祿山蹂躪而敗者不可勝數獨中丞張公巡及將軍南霽雲輩方且擁孱弱數十百之卒與之抗且狃於睢陽之下祿山遂不能踰江淮而唐以不亡未嘗不壯之又讀昌黎韓愈所記南將軍急走賀蘭賀蘭不聽爲之抽佩刀斬指血淋漓席上已而怏怏辭去以矢射浮屠著甎之半誓破賊後並擊滅賀蘭嗟乎將軍數既奇不果至今猶使人讀其書想見其遺事爲之泫然欲獻泣下霑襟甚矣其可悲也没且七百餘年而會稽沈君鍊來令清豐過將軍故里特像而祠之予問行縣謁將軍將軍之像屹然熊蹲虎踞若欲躍馬揮戈戰祿山而喋血其間也其所裂眦吻頤鬢髮並上指又若欲恨於賀蘭然者嗚呼豈將軍憤生之不及擊滅賊没且斷之故其像然耶抑亦將軍之忠義其屬人心猶江河之所以流日月之所以臨固有杳然行乎其間而莫之爲而爲者耶沈君既祠將軍擢錦衣去卒以上封事竄塞外迄今猶未返予諱爲之鏡石識其事嗚呼百年之下有司春秋祠將軍當必有采風而祔沈君於其側者也予爲系之以詩曰　祿山擅兵飲河而南州郡爲墟鯢截兕劃桓桓中丞列壘而守翼以虎將南雲則有小大百戰賊格不支扶瘡起痍數殲彼旗曠日彌久援師不至力竭而亡河山爲涕中丞就縛起旋其衆一呼顧雲雲笑而從當是之時中原鼎沸牽以孤城賊疲而殰唐室不亡伊誰之功忠義卓礫貫日與虹維令之來祀雲故里俎豆既闕嗟湊靡止爰帥邑人始像而事言言廟坦億萬斯祀

桐鄉令金公生祠碑

皋橋稿卷七

桐鄉者故野處邑也頃者島夷數刼掠吳越內地而其令金公始塹土爲城城完築不數月而明年丙辰夏四月島夷分五道入其所稱最雄者曰徐海擁數萬人由乍浦焚舟而斫刼峽石道皂林以窺湖中河朔將宗禮蹶其後賊反兵三戰而覆之於是提督阮公收帳下散卒入桐鄉城賊復闔兵圍桐鄉當是時海視桐鄉等机上肉耳吳越人亦危桐鄉欲旦暮下者予扁舟過督府督府引劍畫地曰賊剽甚其鋒不可當

君獨不聞周亞夫之委梁以困吳楚者乎桐鄉城小而堅其令材多悍一切楯櫓兵仗火藥薪爓糗糧之屬於諸州縣最且聞嘗度城隙地遍募邑中富姓者入填其中提督公苟從中籍而將之可得卒千人列壘而持數十日永保戍兵至固可遂而破之不然吾以兵嘗之少不利譬之抱石以自沉耳東南固魚爛矣已而賊盛爲雲樓撞竿以攻桐鄉城日急予亦日恐間以卑於督府督府持不顧及匝月桐鄉圍果解圍中人出稱桐鄉令守城城獲以完大略如督府所策而督府卒藉之遲永保之兵以破賊嗟乎吳楚之所以困而毋西與漢爭利者梁爲之捍也海之所以逡巡狼狽而不得盛湖脅杭以瞰三吳者桐鄉爲之捍也然而梁竟以首功論賞而桐鄉令人卒無爲言之者及其去也邑人憐之相與欷歔涕洟爭像而爲祠以祀之請予紀其事予按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公者謂之有功於　國家可也獨桐鄉乎哉予既異督府

之所以策公與公之所以守桐鄉又竊憐公之所以不得如梁故事而疏錄之　天子也因以其事鑱之牲石之左而系之以詩凡四百八十字公名燕字某安慶人其詞曰　赫赫維君綰綬茲邑邑故無城鱗列而室數年以來羽書騷驛在郊獸竄在野鳥逸尹也爰諮列城而居筦無一金我何以驅下令邑中分雉而趨富者輂石貧者供芻旬月之間畚鍤相望顧城爾金顧池爾湯徙庾百區皂林之陽延糇延糧延積

廼倉請城無人不可以守爰度隙地井牧其畝
富家鉅姓自外來有曰臼曰杵且腋且肘繫居
無何醜夷突至殲彼大將駭彼輕騎乘勝以逼
列壘而峙虎瞰城中破卵無異於維我尹多算
多籌翊彼中丞擐甲厲矛二人同心散金若流
爰募死士以伐賊謀賊爲飛車上可棧雲我宵
奪之三百維犂賊爲戰樓錯若星屯冶汁灌之
一殪而奔或閧督府狃賊以餌擲鷙之攫猶虎
之噬海丼且唱少奪其氣猶有支黨咆哮以肆

樓而撞竿大可十圍疾擊者三城雷欲隳當是
之時幾不可支戌婦揚干戰士裂眦俄有一夫
偏袒前呼曰能爲繙挽竿而屠賊既詐窮維賊
與聽始萌悔心釋闔解戈中丞既出萬姓孔懌
父抱子嘻姑持婦泣且涕且歌云誰之力猗與
維尹爲邦柱石始賊之來氣若怒飈破艦焚艫
自比蚩尤蔑爾孤城牽制彼醜曳輪濡尾不戰
而走督府乘之其黨遂攜封若羊豕截若鯨鯢
功成之日獻之　天子錫命元戎傳凱萬里

猶以我尹藐爾小臣斥堠維謹矢石匪親薄論
其勞書之莫府犒以帑金置之末數邑人憐之
潸然涕洟云何以報伏臘而祠剖圭裂符賞不
及延廟貌如何億萬斯年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
公祠碑

予友王君之戰没也大司馬胡公嘗疏其事於
朝　天子愍之贈大僕寺少卿廕其子賜祠
如制予聞而爲之哭且哀而海内之士相與移

文而弔且銘其墓矣然大略悲君之才虬龍也
不當死蜴蜥之難而又以君子仕爲社稷死則
死之爲封疆死則死之君鄉大夫也何爲赴枹
鼓而與將帥之上共死綏也乎予聞而又爲之
哭且哀竊疑君賢者也必有所以處其死已而
副使凌公按兵海上爲君卒祠事因遣其子如
圭來請予志予擕圭復哭圭且號曰君抑知先
大夫之所以死也乎予家海上永嘉場祖宗以
來所世世丘墓與　天子之賜書在焉方海

夷之冦也郡縣之兵巳嬰城而守而先大夫爲伏廟而哭因請於族大父名沛者括其族之丁與閭里之丁蓋千人稍稍放古鄉兵之法而尺籍焉海上宅戍兵所當輒敗去而族大父獨勒習先大夫所部署兵禦之于上金斬其酋以下十有六人俘十有四人奪其旗鼓與其騎二十有五又抜其所虜男婦來歸者百餘人當是時夷幾没而予家丘墓得無恙海上諸戍兵亦遂倚永嘉場爲驅壘明年族大父沛復禦之梅頭

如初而戰且没矣先大夫深痛之泫然流涕曰噫吾父死矣吾焉得不死之乎於是過廟而哭復縱族之丁與閭里之丁及之于金輿戰數合又俘斬十餘級會宅冦突至先大夫力戰不能支遂没嗟乎聞古者君子於廟崩則爲之服言不敢死祖也而先大夫之死爲丘墓也方其仕則死封疆死社稷而士庶人則死於宗廟誼也君抑得無憐之乎且古者士之死不同或重於九鼎或輕於鴻毛蓋幸不幸存乎其間而其所

不苟於其生則一也故鉏麑之行賊焉而死公孫杵臼與程嬰立朋友之後焉而死屈原諫於其君而不聽則湛汨羅焉而死數千百年來學士大夫之讀其書想其遺事未有不泫然欷歔而投書以弔之者古之人或爲之按其事而書之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先大夫之没蓋於屈原程嬰而上諸君子庶幾近之聞豫讓之赴智氏之難也其妻不識其友識之君於先大夫爲襟帶交能無一言榜之於其祠以慰

族之人與其閭里之人過祠而哭者乎予聞其言而涕曰吾曩故疑君之必有所以處其死斯言也可以報君於九原矣君諱德字汝脩少慷慨有大志與予同年進士釋褐初嘗讀于肅愍公傳輒顉曰吾鄉烈丈夫也推官東昌及大名及爲給事中及出僉事廣東並傑然有古名臣風嗚呼使君得志則其所樹立與聲施國家當裒然與肅愍公日月俱遠矣惜乎未之竟也然其死也卒亦以勤事亦異也巳予特志　天

子之所以祠君故宅並不之及系之以樂章令里之人春秋祠得肄之鼓吹而歌焉其詞曰

維公之氣兮欝乎虬龍噴薄雲霧兮而其没也於丘中維公之材兮矯乎干將翺翔萬里兮而其没也於一鄉誰謂非死兮死以宗廟亦士之誼嗚呼肅愍兮君所矢志展也其似

白華樓藏稿卷之七

白華樓藏稿卷之八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翺卿編

墓誌

姚大母壙誌銘

姚大母者余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旭之母也母陸氏年十九而歸外大父悅閒公玘生子三人長即高郵公次旻次昊年四十五而歿歿而葬於稱字圩祖阡之麓不及誌且銘是爲弘治

六年癸丑也又二十七年而悅閒公没將卜葬占者以故祖阡當不得堪輿家所稱吉兆改卜之悅鴻里是時高郵公猶儒生中歲窘賦家益落貧無以改母之封也已而官高郵罷歸未幾即又没没之日數張目顧兒翼自以不及合葬母且銘其墓爲恨自母之始葬以迄於今蓋越六十年矣頃者繼大母徐氏没翼既以乞銘董太史份而合葬之新阡而又痛父高郵公之歿之恨也輒泣而謀於余謂昔者季子適齊葬其

子於嬴博之間反而號曰魂氣無不之也余大
毋之歸祖阡久矣又何必穴之此而葬乎彼也
第襄之葬也不及誌且銘苟無以卒其請則何
以報先君子而塞其悲余爲憐而語之曰銘墓
非古也孔子葬母於防封之崇四尺不言銘況
笄珥之行非迫宋姬許穆之難則無以顯其節
而襃其聲稱世之銘大較多不中古銘法特以
熏醢紉纊珮瑀圖史之畧互相矜飾而已要之
非古者所以採之江漢之間以録附國風之意

若毋之卒而葬葬而不及合與今之始爲之銘
是皆不可以無識也於是次而爲之銘曰　歲
癸丑兮日來復墓木落兮銘始卜告之後昆兮
封所獨

鄉進士唐君墓誌銘

嘉靖乙卯冬十月三日鄉進士唐君卒里族相
與哭於其家曰君齠而孤而卒能力學以文章
顯其身完其母於嫠立其弟於祿唐氏之族起
白屋於今詩書之滂溢然阡陌之間者君之才

且賢也而惜也君年不永而卒止於此學士大
夫相與哭於其巷曰君之才且賢譽之干將鏌
鋣使有司早得録君而貢之於　天子之庭
專一城拜一命當必能攄策效忠以施功名于
時惜也一躍而蹶而今露零無聞矣悲乎士之
不遇也如此其友人茅坤獨欷歔涕泣設位而
私哭之曰君之才且賢不幸而不遇人皆能知
君而以悲且弔君而至於君嘗抱隱憂聞讀伍
胥傳至行泣於吳市以報父之仇輙流涕發憤

思欲得其當以弔其遺風且曰吾得爲伍胥所
爲雖死無悔也君之志若此亦可悲也已然君
涕而不忍以言於予予亦悲而不忍請于君已
而君之志不知其能竟與否及其長子早殀而
爲書以告予曰吾嚮嘗慕伍胥所爲然胥之湛
於江也或謂其不當僇荆王之屍天固厭其不
祥也以至於是嗚呼予讀君之書而聞君言則
又悲然亦涕而不忍以請于君君亦涕而不忍
竟所言於予孔子　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

以天下讓衆民無得而稱焉蓋傷其隱行也君之喑咤嗚咽以抒其生平至於没世而不言而人卒莫能知且言之者詛殆類此嗚呼古烈士不是過矣君名玠字晉叔君之先世天長人建炎間始南渡卜徙於湖之烏戍然自五世而上不可譜已五世實生章章生正正生經經娶凌氏而以生君及弟珂君娶丘氏生子男三長守身早殀次守禮次守和俱郡庠生年少而才他日當讀君遺書以卒其志者生女一適沈之鏊

丘先君卒繼娶黃氏君既卒而守禮抱狀跣伏來乞銘以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葬於某溪祖阡之側按狀所書君之遺行尚多然其細者也故皆不以書而特悲君之所爲庶幾古烈士之遺於是揭而書之以慰君且銘君之墓曰　君之才似鴟夷豫讓不能爲君之所爲三躍擊衣泣且悲吾聞讓也妻不識而友識之嗚呼而銘君者爲誰

鄰溪施處士墓誌銘

棲清施先生躬詩書禮讓之澤以教其子孫一傳爲愛月翁儀遵棲清故業不廢而茶陵州公佐膠州公佑及廣東按察司副使公儒又各以經術顯或領二千石或由御史出爲監司並有聞於時再傳爲處士簡字克廉號鄰溪處士以布衣屏跡丘壑無他瑰瑋嶄截之行以聲稱州里間然獨能引棲清先生之教以抗宗法於族事父孝與弟仲相友善處士既長老而父母猶在堂朝夕候寢膳或歲時召族姓相宴會處士

則皓鬚眉褎衣帶而傴僂於前仲亦皓鬚眉褎衣帶而傴僂於後方諸父後先貴盛時恂恂然與仲守詩書禮讓以帥諸昆弟子姓諸昆弟子姓並如田家子不作氣勢以狠藉人晚及諸父漸零落則又繩繩然與仲守詩書禮讓以帥諸昆弟子姓諸昆弟子姓或第或未第然各彙然以經術紹門戶至今不輟也故施氏子弟出則與絃歌之士相俎豆退則與阡陌之子相俛仰訢訢如也與與如也蓋未嘗敢以睚眦人人亦

未嘗睚眦之者昔漢史嘗稱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雖齊魯諸儒自以不及予竊謂施氏近之矣郡太守嘗廉處士行而賢之檄縣長吏揭書其名於亭召之鄉飲而令給冠帶並謝不受享年七十而没是爲嘉靖庚戌十月二十八日也配姜氏子男三守成守常守訓女一適李思望孫男可大等七守成卜以某年月日葬於姥溪祖阡之側而來請銘予母李孺人棲清之甥也予故聞處士家法能世棲清先生之教以爲閭里

勸因許之銘銘曰　昔漢石氏以孝謹稱父子篤行累世組紱矛[illegible]施氏席彼家聲書之墓宮以永令名

太學沈君墓誌銘

始予宦金陵客有沈君嘉[illegible]攜二子過焉坐而貌之退然衣不勝質行[illegible]也與之語其息深深如也閱出二子所著[illegible]江瀆之娶然與古人之至者相隱約非他經生[illegible]貧爲者予頗異之越甲寅君卒且葬不及誌[illegible]其明年二子抱

友人姚君狀來請銘按狀君之世系宋以前不可考勝國時有諱文者家吳江遂爲吳江人文生文浩嘗從　高皇帝宿衛禁中文浩生敬敬生奎奎生漢漢即君父也　今上即位初漢由進士拜刑科給事中頃之贈父奎如其官累遷戶科左給事中當是時給事公以直諫顯竟以議獄忤　上旨罷歸給事公少負氣魁岸自豪既罷歸觖觖不得志於是託計然范蠡之業與世相浮湛權贏縮盛田宅或累貲鉅萬

而閭里之間望之者稍稍起矣君入則連諸昆弟以匡振給事公出則薄取厚與以謝閭里故閭里之間聲稱君而亦陰以善給事公給事公既以貲饒綺紈結賓客而君之雅好特澹寂於給事公所向頹然無所合若不當給事公者然事給事公獨謹故於綺紈賓客中亦未嘗不極鮮腆承之給事公數北出遊洞庭虎丘諸佳山水君亦慨供張屬諸昆弟連翩左右酒酣迭起前壽或故爲六博樗蒲之戲相勝負以繆給事

公給事公亦往往觧頤而罷給事公既衰且聵不獨厭故時所習羸縮計不欲爲而由諸公子善承其間且忘向所爲觖觖能歸者君之力爲多也君性愛善忍故於諸昆弟中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絕不爲睚眦而諸昆弟卒未嘗有睚眦之者其遇姻族里黨也亦以遇諸昆弟者遇之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絕不爲睚眦而諸姻族里黨亦卒不聞有睚眦之者間有急或昏夜往請必給之無靳色其償與否不問也有不能

償者往請輒又給如初其力不贍與否亦不問也人以是爭相引慕爲長者一日行田間有一兒杜姓者從羣兒戲獨異君間視而偉之因抱與俱歸廟見而名之曰偉令兄事長子位弟少子倬而子之若已出已而偉果以尚書舉于鄉嗟乎君既起貲家躬潔白長厚之行以佐給事公又能信之諸昆弟以及姻里族黨而推詩書之澤播之後裔庶幾乎古之翩翩公子者已君少補弟子員數射策不第以貲補太學生射策

又不第遂棄去專意於教諸子以究未卒之志而其教諸子也必本乎六經閩洛之說故長子位中子偉自予曩讀其文於金陵時已嶄然露奇氣與今之學者不相及今雖或第或未第而要其所至殆戛然騁於精微而未見其止矣君母徐氏贈孺人繼母俞氏封孺人娶盛氏生男一即位女二長適周甸次適曹大武繼娶夏氏生男一即倬側室某氏生女一聘鄭時可孫男一女二享年四十有八其葬也與盛合於柳胥

村之原即給事公所故葬處銘曰　阡不及事祔父之宮銘雖或後猶及其封文章之耀聲施未艾兮　重書玉册乎其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墓誌銘

僉都御史澤山張公病且革執予手而曰君爲我書其墓嗚呼若公者世之彊幹之才也天假之以年而遲之祿位以究其志庶幾乎古之所謂戮力王室綱紀四方者而今且没而公之業止是耶公名漆字子清甫弱冠舉浙江鄉試第

一已而與予同第進士授刑部陜西司主事以能聞因推擇爲吏部當是時諸爲吏部者所當進且絀天下之賢不肖其權歸于執政者十之九而聽吏部所自得爲者十之一諸郎署不得不共爲洊澳洞涊以相浮湛間有守其職以抗者輒坐罪去而公之入吏部也既以能顯聲郎署間執政者業已器重之又適兩執政者互相搆其一敗去公數晝策關說執政者指故所嫉而欲擊去之其人不肖也公聽之矣賢也即前

說之曰某故所忤門下者然頗竊時譽執若姑置之而以顯君侯之能容乎或指故所私而欲顯擢之其人賢也公亦聽之矣不肖也即又前說之曰某之𣣋法毀職也如此其所獲罪門下者甚矣而君侯復私之毋迺甚其忌而分故執政之謗且訕乎執政者往往願解唯公指畫間有不得即入以告於太宰出以私諷執政所故推待而親信者故公獨能反其權于吏部者十之九而姑以聽執政者十之一公又力以抑奔

競振淹滯爲職其按資未及而或援之者力雖才智亦擯之矣其按資已踰而剌不及門者雖孤遠亦亟之矣一要負缺衆或私指曰某有力當不次補之矣已而公所補者某盖謇諤之士無它援者也一冗負缺衆或私指曰某負缺按故事當補其輩矣已而公所補者某盖衆所謂有力者也故公之典銓曹擧賢任能進則以才獲信於執政而退則不拂天下士大夫之望公亦數自喜後先郎署間而能以直擧職者數十

年以來一人而已已而公以能擢通政提督謄黄然公亦以能爲世所搆齮所忤執政而進退之者人日以衆怨日以深其所從中而巧擊之者日以力會虜入寇公以守都城有聲遂出公爲僉都御史提督畿南北諸郡屯田事矣盖以使能爲名而寔遠之也未幾公坐訕左遷公不就即拂衣歸歸則買山列亭榭種名花異卉又別穿池種五采玳瑁粉黛之魚仰而嘯俯而臨流以自適多買名姬以恣歌舞當其秋深而□

蟀時鳴也檻蟋蟀之善鬬者共諸名姬分籠而博博而負者則攜金治樽罍上下山池間靈雲星稀未歇也士大夫或以規公公不顧嗚呼古之賢智之士固有溺於酒溺於奕溺於丹砂色化至死不鮮然要之彼或中有所負以自沉酣淋漓於其中而世莫之識故曰溺也者匿也韓昌黎之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若公者無迺以才適當世位不究志而遂以聲妓躑躅自溺而終其身者歟嗚呼君子之得志而聲施也則龍

躍否則蠖屈而已此其所以以道御命而進亦可退亦可也賈生遷長沙而為之賦鵬而亡昔人猶悲其志而惜其量也予於公能無仰天而欷歔流涕也乎按張公之先世家于汴宋高宗時扈蹕入浙遂占籍仁和張氏族譜自仁和始十幾傳而為鵬鵬生綬綬生某號愛山即公父也鵬以來以貲甲郡中又能手詩書以教諸子孫而族以科第顯者後先相望焉及公為吏部驗封司主事贈父愛山公如其官母吳氏妻某

氏並贈安人已而愛山公加贈為稽勳司員外郎而兩安人亦並晉為宜人宜人子男四曰某某女四適某某公之同祖兄按察使瀚弟武庫郎中洽並以材行聞于世予故共公之昆弟為縉帶交而公尤深方公之為吏部也尚書唐公龍亦謬以予能由儀制調為司勳公瞿然喜頗期兩人功名相推挽已而尚書坐事免予亦外徙而中或有齊撼公者公笑曰吾不及與之同其進當亦與之同其退可也公之慷慨倜儻之

氣類若此嗚呼予安得不哭公之慟而為之題其墓以復于公也乎公之沒為辛酉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明年某月日葬于某祖阡之原

其銘曰　公之始孕母慨異徵夢日墮懷中夜有聲占者布策兆曰腹鳴天或錫祉爰及後興維公之生岐嶷非常童齔摛賦蔚乎雲翔年甫弱冠首舉于鄉文章之名遂傾四方已而射策羽儀天池授官西署聲擅一時讞獄諸疏公手勒之題名漢柱光溢廩司及改銓曹明揚攸職

衆滄振滯抑讒屛黜孤矯之上不以遺佚肘腋
政府雖顯亦擊當是之時公爲能臣譽望四馳
娟亦及身會虜入犯燧屬 帝閫校士徵兵
雜遝魚鱗公以納言徙爲右丞 天子璽書
督屯幽恒名曰使能細柳列營籍之外補姤口
朋與公既左遷絣組拂衣翱翔竢時公卿可躋
豈公之抗一折不支黃鵠高翔矯翩靡施免官
來歸卧于中丘託盟范蠡比迹留侯睥睨一世
耻原貴游買山種花穿池引流名歌選趙艷舞

徵齊檻蟲而鬭負者攜罍枕星席月鳴葭揚絲
客或勸仕羞以文犧病既彌留執手引訣公掀
予髯笑而不答左右若遺僅託書碣書之何以
天地一喙

傅孺人墓誌銘

予過錢塘太醫院醫士一峰傅君好賓客數治
酒醻從予或諸賓客西湖南屛諸山中予共諸
賓客數愛之而忘其疲且去也他日醫士君攜
其子思道從予治文章思道多雋材然退然若
質行君子也予頗怪之已而醫士君之婦王孺
人病且没醫士君與其子抱同年友人王大理
君所爲狀來請銘且泣而曰吾之數獲從君遊
及諸賓客間不予厭以吾婦之治其内也又顧
其子曰兒輩事君唯謹以吾婦數于詩書及采
曲禮孝經之旨以姆守之庶幾乎古之彤管之
誼也而今且已矣又泣曰此兩者君之所及覩
且知者也方其閨處則以績紉自將筦筦然婉
約惠順以事其毋妣故懽甚者毋病或瀕危則

剪股以藥嘗之而毋徐及甦以起也及其歸予
爲婦則以井臼自將筦筦然婉約惠順以事其
姑姑故懽甚者姑病或瀕危則亦剪股以藥嘗
之而姑徐及甦以起也内而執予巾櫛者三十
餘年移其所以事毋與姑者敬共之而未嘗懈
也外而施諸姻娌娣姒姻族婢御之間亦移其
所以承我者一一厚遇之而未嘗有間也其他
爲婦人女子所最難者予兩家方以貲雄里中
兩家娣姒間共以璣翠刺繡相高婦獨持以素

婦謝諸璣翠刺繡一日從婦人後甫年十四其所操鹽米籌計浣滌烹飪又若故田里之媼然者此數者閫序之德不外見君之所不及覩且知者也沒之日不特予為夫者之哭其婦子之哭其母而閭里之錮焉棺而號潸然出涕至不能止其於古之賢士大夫之喪而巷哭者無以異也君得無一言以識其墓令婦之名氏或得次於古者國風所載也可乎予既聞醫士君所稱孺人賢及讀大理君狀大理君之內孺人母

弟女也大理君言故質其所耳熟於內而稱孺人賢亦大較與醫士君合孺人父諱鑾母沈氏生子男一即思道太學生女一適縣學生蔣爾德歸醫士君三十八年而沒嘉靖壬戌夏五月十七日也卜以十月某日葬西湖某山祖阡之次按狀傳故仁和褚塘里人元某年間提舉君以其族顯入我　朝永樂間保安州公潤由鄉進士起家至二千石以治行聞于時予覽視醫士君父子翩翩有儒者風要其所自又繇孺人之賢相其內外者如此嗟乎可以卜傅氏之慶遠及苗裔也已銘曰　西湖之陂兮孺人之魂之兮環珮乎翱且翔兮西湖之宮兮孺人之王攸封兮環珮乎千秋其藏兮

太平府知府小陵吳公墓誌銘

予少君八歲束髮從君遊即兩人深相推附為縞帶交師事一菴唐先生當是時予頗以儁偉倜儻自喜公獨退然左繩右墨恂恂如也予讀書務大旨好窺古六經百家之奧而其為舉子

業也抑數逸於有司尺度之外而君獨句而比之字而櫛之以劘切其間予兩人者宮商不同調然其音節之鏗然以響而妻然以至或聽之若歌文王孔子之操而相和鳴也雖予兩人抑不自知之者予以是甫弱冠輒聯君以第於鄉已而予既前君舉進士宦遊四方所至或偶竊聲名擅聞一時矣然忌亦隨之由縣吏入為儀制為司勳未幾出徙外郡已而召還南省又未幾再徙臬遑徼所被怨家者之挾執政以朋姍

而摧擊之必窮其力甚且削籍來歸而其所當
瀹瀹詆詆之口猶時引弋矰而未已也此無他
予既遠君稍稍以其所自喜者剗脊盛氣爲吏
業恥爲滄浹洞汩以相浮湛而又頗好著文章
時時引胸中之憤咽慷慨叱咤淋漓而發之乎
詩歌嘲弔之什以詆刺當世君之嚮所謂左繩
右墨以相劘切者蓋不及矣君後予十二年始
舉進士第授刑部陜西司主事晉貞外郎晉山
東司郎中守刑部曹若干年輙引故所持繩墨

以禔職而卒以無冤獄也已而持節省獄蜀西
南徼亦引故所持繩墨以省蜀西南徼其所平
反減死論戍者三百六十四人因置驛傳亭障
之間及他輕筆者一千二百餘人其以宿逋除
者又千人而卒亦以無冤獄也還奏事于　朝
以最聞而出守太平太平者　國家肇轂郡也
其所綰南北厨傳與　中朝勳戚勢人者之家
蜒引窟振其間蓋亦聱牙矣而君躬忠信愷悌
之資又特引故所持繩墨勉爲拊循其間不特

郡之吏民共翊戴君而南北士大夫之馳傳而
過者與勳戚勢人之故爲憑陵郡縣者抑且稍
稍心醉君而相與爲聲名當是時君以治行爲
二千石最君之友朋之跡半中外然獨時時引
顧予且謂予之器與識或可庸　國家之緩亟
不當錮之巖壑爲也予抑雖以罪廢然猶冀君
通顯於時爲世聞臣則予兩人所必共推挽者
其在予也擯抑不偶而竊於君乎取償之矣君
又未幾卒宛然以死嗚呼予不能爲君繩墨以

遊於世故動而竊譽而詬亦因之君能爲繩墨
以遊於世矣而其所權又卒若此豈兩人者志
同氣誼同而其坎壈不偶也又同故並置之崩
沙𧮰谷之湍而不及以一試之明堂榱棟之末
也乎君既沒而當塗令沈君子木爲之殯闔郡
之吏民攀號者累日相與紼殯遮送之江撫按
諸監使以下悲君之沒而得民之深也亦相與
檄其治行而祠之名宦其喪之返也君之父母
昆弟哭於其家鄉黨姻戚哭於其巷海內之學

士大夫其所共君遊者無問遠近潸然出涕移書而弔曰天之厚君之德而嗇其年也如此予哭之慟幾絕非以慟君也痛予兩人學道之同予一切所自顧頑且懦不得於君乎鑱磨淬礪其所未至以附古人之友誼也君享年五十有六君之子卜以某年月日葬之某里之原來乞予銘予痛兩人之深交故不及評畫君之細行而特次其所兩相附而遊者如此然君之賢也抑可以概見矣君故崇德人大父翁某贅歸安

韶溪里顧氏於是君之父翁悅蒙顧姓君仍之初諱唐而君之第也始及返故姓爲吳諱一儒字望魯吳本延陵季子之裔也故號小陵君之始爲舉子業也父翁以窶奪之屢矣君獨托外祖家爲裹糧遊而予之裹糧而美也則時或以分膳君而助之遊君故得以發憤乎詩書而卒其業以成其名及君之爲刑部主事也封父翁如其官母徐氏妻錢氏並爲安人里中人或相與侈君且曰吳翁之不及教予以經而卒貽之以其榮也如此君有子男三曰人龍人豹人驥並肄學宮才且良惜也驥中盜流矢殀矣女一適陳其孫男六曰某某某某孫女二系之以銘曰　相彼黃鳥兮友生其焉求窈以深藏兮宮之幽楸其寢護兮日月之流詩書不挑兮后昆其庥吁嗟吾銘兮慰茲丘

墓表

李烈婦墓表

李烈婦韓姓生四歲而孤七歲母再適與母絕

不復從十七歲而歸大理寺評事李君之子從規越六十日從規病且革其夕遂以自殉經于夾室明日評事君合斂而殯哭之哀京師中學士大夫無問識不識咸咨嗟涕慕之御史聞其事於　朝　　天子爲之旌其廬而評事君逝輦二殯歸合葬於清河縣孫二之原友人袁太史氏誌而銘之矣評事君復來謁請表于予予謹爲題其阡曰明李烈婦之墓而識之碑陰曰予嘗攷劉向所撰次烈女傳多列國之風之所

不載太史公班掾父子之所不錄按其事往往仁人志士之所難者心竊疑戰國先秦以來文人好事者之旨殆非其素也或又稱古者女氏之教甚嚴師傅保姆詩書圖史琚瑀珩珮盤帨纚甕靡不詳備故其流風蘊義歷歷如掌而漢以來女教不聞舊矣間按歷代之史及今天下州郡之志非獨王公鉅人之族爲然往往遐陬僻壤赴焚投崖抱紼沉河瑰異嶄巖之行邑不絕書焉若此者豈盡由所謂師傅詩書之澤者

與而評事君又爲予言李婦者始母他適時憐女方幼孤欲抱持去卒不可因寄食外舅氏及母來歸候之數匿不相見閱十易歲而始笄母僅一面當是時婦幼窘草野間零丁孤苦危亡者屢矣彼何及乎師傅詩書之謀也而卒能以義絕母如是嗚呼彼之許夫久矣豈非天之獨稟之氣相感而生因有所謂專一而不可化者與予故嘗由李婦之所雁與其所善處者而推之死夫之事易絕母之義難死夫於及笄之年易絕母於孩攜之日難昔唐李翱嘗傳高愍女以爲天下聞之爲人父者莫不願以之爲子爲人夫者莫不願以之爲婦予謹廣其指而附書之曰天下爲人父者莫不願其子如李氏之所以處其母爲人夫者莫不願其婦如李氏之所以自處也

胡夫人墓表

嘉靖戊午秋八月夫人病且革時總督胡公軍舟山聞夫人之欲候其還而訣也陽以他兵逼賊壘而再日夜間道走錢塘夫人猶及張目數語而逝既殮明日衣衰衣襲甲將犒師東渡江

予入弔公哭之哀并攜二子匍匐而拜涕下霑襟也號曰悲乎吾夫人之亡也予本儒生起家而　天子一日賜之璽書令護諸將兵與賊列壘而戰蓋是時予既以身殉　國家之亟而不復知有其他予夫人亦習知予所殉者　國家之亟而將不復及其身者夫人則既憂俄而聞予手搏賊王江涇道上斬馘殆數千間及喜

心亦持悸者久之未幾　又聞他賊從五里亭遻
遻予所從諸將並便地散戢敗去予獨留引數
卒引弓貫矢外嚮突圍然後出時予幾不免夫
人稍稍則又憂而病悸以閉矣數年來予一出
師則予一戎衣別夫人夫人一爲飲泣此並將
家子房闥故事也及徐海引寇數萬從乍浦圍
桐鄉逼錢塘南駭金陵予收部卒不滿千人而
欲以嘗敵譬之以肉投餓虎耳不得已間關遂
廵曲計餌賊以遲戍兵至而覆之當是時外有

強敵內有讒口夫人固憂予之日且數阨而予
亦重念如彼而成功則東南塡以寧如彼而否
則身與妻俱虜顧計　國家事幾間不容髮有
不得不然者已而予俘海以聞讒口頗息而夫
人從惚悾中悸與閉相仍而病益痼矣近王直
再至則再內其他部曲之窮險而島處者自謂
假之日月可得當以報　天子顧諸執事之
以飛語上感者日至頻　天子聖明不即加
罪然其間禍機已若吹胃毛而逖矣此予夫人

所以愈憂則愈悸愈悸則愈閉卒飲瀝以死其
阨也猶枕臥間以手作揮戈狀奮呼曰殺倭賊
殺倭賊如是者三而瞑嗚呼痛哉吾夫人之死
吾安得而不重以悲也又稽顙曰夫人故宋丞
相章得象之裔也本鉅族少而歸吾吾貧甚勤
井臼事舅姑以孝聞及予第進士兩出爲令一
切薪水以下僅穴竇以通以廉謹聞予故少獲
內助以有今日然並縉紳先生家閫梱中之所
數及書者也顧予之始末以兵革而殞　天

子夫人之始末亦以兵革而殞予而其飲瀝而
死也卒以此此予之所以獨痛以悲而君善文
於予爲肺腑交幸爲我書之以鑱之於墓而弔
其魂也予聞而憐之按兵部尚書張公所別爲
夫人墓銘夫人之世系爵里及葬月日已詳誌
之矣此皆其細予故不復載而公之所悲則並
君臣夫婦之間之大易之所謂從一而終者予
特詳次之令他日慕公勳名忠烈者不必觀之
躍馬突陣而即其房闥悲憤之間可以知其慷

慨之略不必觀之鬯莽竹帛而即其松楸鳴咽之原可以覘其鷄鳴之誼也已夫人之没三匝月而王直之黨悉敗去事聞於　朝予爲之韻數語以慰夫人曰　夫人之䰟今安在兮維公之功昭日月而不毁兮夫人之䰟今安歸兮維公誓言空寢帷以長待兮

祭文

祭林如齋年兄文

嗚呼哀哉黄鵠其横凌風之志矣何其鍛翮于

初舉騏驥其負千里之蹈矣奚爲絶軌于啓路耿山川之猶是嗟人物之已非徒令志士望風而懷傷知已顧影而却步能不悲哉能不悲哉初以聯籍金閨入對　闕庭誦子之文藻蓉若霧層搆若雲繪之即已觸之成聲彬彬乎爭出人上前矣及退而論襟貢王諸好管鮑則又握手出肝膈傾蓋若宿昔惠儀蘭馨皎並珪質游神于八極之外沉志于九淵之域蓋將亢之莫昂深而匪測有不可以尺度求之者矣謂子潤

色王路軒視當世可也嗚呼而今安在哉曩嘗謂忠賢兇戮志士殃殀蓋悲國之不祥天之爽命其適均也豨令思之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季路以結纓殀屈原以江潭殀雖脂潤大野草而名則垂乎竹帛膚填大溪壑而懿則托于金石百世之下猶令聞而知之者或按牘而起嘆或睇碑而興歌流風遺咏至今不衰至于哲士不禄捐軀淵谷即長已矣誰復云何蓋以古之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之述不

同均之遐晷不替而後長志可俟焉苟歲月之無何與蜉蝣而速化則雖行若伯夷略蓋夷吾著作之區嘘納相如未究厥施固與草莽者等耳譬之䊸欲吐而霜已折音欲奏而絃已絶春華寂零韶節暗逝彼又焉能結遐悲于異代而顯知已于没世哉嗚呼吁嗟林子此之謂矣昔者烱眉吐氣于雲漢之表而今則摧于七尺之木昔者締思騖精于墳典之上而今則茔乎中壘之土殆日月之俱流與草木而齊腐能不悲

哉能不悲哉靈輀晨啓白驥宵鳴返爾故國慇爾佳城孰爲冠裳孰爲音聲修詞命奠潸如涕零哀哉尚饗

祭楊邃菴相公文代丁滄源作

嗚呼古有大臣入相出將入則坐廟堂佐天子進退百官機制政治利害得失出則提枹鼓而前與將帥分甘苦其生也國尊民庇其殁也天子倚宁而思四海之樵兒牧竪以及郊壘之衆無不偶語野泣塡慨悲咽若此者非周之方叔唐之郭汾陽宋之韓范者乎而　明興以來先生一人而已然此皆朝野之所得而街談巷誦史官之所得而書且藏之金櫃石室以待後世者而予之所聞則有衆之所不盡知而難言者予嘗訪先生客友及二三長老輩大較謂先生初破逆瑾之謀而能也瑾是時舉廢大臣威行宮府　中朝已伏於積薪之下矣而火之及燃特旦暮耳先生方同中官張永勒兵慶藩奏凱天子外挾殊賞之功內遭中覆之讒千里遥制

授計於永內發瑾奸事若雷霆及　武皇帝末年一二貴倖熒惑乘輿略遊江淮以南歷金陵並京口中外喧吻議且入浙幸而就先生第杯酒勸諍復　宮之日甫及宴駕嗚呼此兩者先生不以言於人而定挽　國家如綫之危於呼吸指顧之間者也　朝廷不得而賞鄉士大夫亦不得而言向微先生則永殆就釜之魚爾先發者及假令永能自爲之何以不早計於同帷席寵之時而反發奸於孤注獻俘之日是可驗也　武皇帝南遊去浙僅數百里其左右嬪御以下酣心於西湖歌舞者若醉若翔矣又何以及江而返假令不返會先帝野崩朝議未定　國家事又何能種種如今日耶嗚呼先生之功亦奇矣然而身殁十五年於此削爵故里獨不得蒙故宰相葬祭䘏謚如例其子孫又以他沮不敢言嗚呼悲乎予間嘗痛故兵部尚書王公功德不在方叔汾陽韓范下而死之日竟奪其爵時先生方位首相予甚惑焉未幾先生

以間去位不得服故爵以死而海內人士亦卒無一人為先生言之者嗚呼若兩公者生若太山而死若委露者巳命也夫命也夫邇年以來北虜數冠　朝廷思起先生於九原之下而不可復得矣予故悲酸憑涕不能自巳遣縣吏茅某眞墓而告之以所欲云予知之先生知之四海之士其得而聞且痛之否耶尚饗

祭甬川先生文

嗚呼語云歲在龍蛇賢人嗟今　皇帝二十四年甲辰先生殛死豈其驗耶先生之於道也若饑者之於菽粟寒者之於衣帛不苟同以詭衆不飾異以矯物其立朝也內無私交外無謁客故位為兩制爵至上大夫矣而蕭然若處士門墻之擔圭剖符散刺省署者幾千人矣而孑然若獨立其與人遊也質式金玉度諧琴瑟邇之無暱遠之無拂未嘗急人夷也而亦未嘗及人於險不令人黨同而譽亦不令人背公而嫉斯固撓之不濁澄之不清邦之老成人寔維典

刑者也嗚呼而今安在哉以先生之道遊於今之世譬之方舟而行江河當亦未適薄附日月通位顯施也然四海之士宗之者如龜龍就之者若日星以為幽人之託蘭茝非所以利其衣被而飲食之也然無之則不可以居室矣君子之託善人非所以利其文巔而香脩也然無之則不可以為國矣先生之於　國家譬之芳杜之處江湄也縱不及擅爵　廟堂噴薄風雲獨不可以優游士林領袖善類乎哉嗚呼而今也則亡之矣某等先生門下士也方先生之存也固不敢以私請先生之門故於其沒而祭也亦不敢以私哭先生於宿草之原其上也為天下慟而其下也為士庶悲尚饗

祭晉陽夫人文

嗚呼客有傳夫人之訃於金陵予聞而痛然不能哭也哭必即位友之母古無設位也雖然予嘗兄事夫人之伯子艮弟事夫人之中子蒙非今之人所稱執友也而艮與蒙許之然則予於

夫人有猶毋之義也予不敢設位哭南望吳山川雲霧之間能無憑而涕洟乎哉特千里遣吏賚酒一卣芻一束予不及即位苟夫人之魂無不之乎也山川雲霧之間必有憑而予嘗者尚饗

祭趙夫人文

嗚呼婦人女子之所將者非其刺紉亯飪之細則其琚瑀璜珩之儀故唯不幸然後有可見之行書於彤管勒於名山為仁人志士者之所弔

而悲苟其幸而盛美完福非託身於君子與其來嗣者之賢哲也則雖行若瓊玖其生也蕣華其歿也露晞嗚呼若夫人者吾不得而聞其壼饋之詳也獨聞嘗從大洲先生遊天下之士方推附之者如孟軻楊雄固道之必行於其妻退見伯子其氣翩翩蓋所謂凌風之鵠千里之駃騠也他日嘗讀先生之書而錄洵毋於儒帷嗚呼夫人可謂福美之俱者也胡為乎天奪其第令中路而遽摧豈物兮不齊月兮恒虧歸変蜀山之麓岷江之下百年之後里中學士大夫過其墓宮者必有能指而識曰某太史之夫人於斯嗚呼天地者羣生之寄終始者萬物之歸惟區區之不滅則黃壤其如攜而吾又何欷歔於日月者之齊茂草而俱摧尚饗

祭封侍御魏公文

嗚呼哀哉聞公之變安得不憑公之棺而哭之悲也乎吾嘗附仲子侍御君通籍於　天子承明之庭今世所稱千里伯仲兄弟之間而公

於吾先君子吾兩人者所猶父而推事之者也然而侍御君分祿以悶食我公者十年於此猶以不逮奉養為號而況吾不能一日菽水之懽侍御君請　天子之恩以其所貴貴公以其所衣冠於日月之際者衣公為之表其間與生壙者累矣猶以不能寵澤為號而況吾先君布衣而沒也至今霜露於叢棘茂草之間所以題其墓而識其處者猶特曰處士之所蓋天之所以福壽乎人者或與或不與而人子之所以不

忍死其親者則雖日承之以九罰貽之以百年
也猶同歸於涕洟而悲酸嗚呼哀哉聞公之變
吾安得不憑公之棺而哭之悲也乎公雖逝矣
然侍御君之所以入匡　天子而出巡郡縣
者聲施若雲流而爵位若霧馳也則所以　寵
褒泉室而炳燿萬里者方如日之升如川之至
又何纍纍於幽明之隔而歔欷爲謹饌蘋藻觴
而告之脫遇先靈於九原也幸分卮而語曰若
子方謫宦於吾鄉洛河漳水之陂嗚呼哀哉尚

饗

祭戚南玄先生文

嗚呼悲哉於維我公邪　國之禎誰謂一蹶遽
隕其生方在諫垣皎若日星入決大議一言定
傾公卿望塵呼爲隼鷹出領士林帷顔輩曾一
時賢人游揚令名譬彼黄鳥嚶嚶和鳴當是之
時較才前代聲如陳遵器如郭泰有識者云假
公柄位或專節鉞開府塞外叱咤風雲千里沛
艾或引當塗推轂善類排棼解糾緩亟攸賴惜
哉不偶一黜　中朝棄擲來歸於焉逍遥薦書
數聞江漢寂寥蹤無鉅人起廢拔茅十年不復
遂老林臯嗚呼悲哉公自解官言歸田間課兒
講業澹然故吾四方同志千里命車山陰汝中
豫章達夫或遊秣陵或合匡廬開襟玄覽游情
太初當是之時風聚四嚮隋之河汾宋之白鹿
忽焉計聞道壞梁木縉紳之間相與徧詒書
投弔設位而哭嗚呼悲哉況予束髮從游公門
習教有年服恩殊深何以銜報五内痛酸告公
之子收公遺文乞銘仁賢葬之名山告公之鄉
録公令聞沒而祠社則有司存嗚呼悲哉予由
頓微爰赴滁陽生芻一束奠之中堂淒淒朔風
我心則傷神其有知來格來翔尚饗

白華樓藏稿卷之八

白華樓藏稿卷之九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雜著

讀鄭風

詩非全經也蓋自秦燔經唯易爲卜筮書故得不禁其餘百家盡絕而雜出於當時窮山絕谷學士大夫所獻者或謂詩三百篇由里巷謳誦所傳故秦不能滅以予觀之今竹帛所書而藏

之石室者猶或有錯簡而訛文者出焉而里巷之口相授受豈得獨沿而存之二南者孔子之所甚愛之詩也今其男女暴亂之間已不可讀而至於鄭衛以下率多婦人女子淫奔褻狎不經之辭今之人少知禮義者猶羞讀之而况孔子所删述六籍以遺萬世寧爲列而載之也哉且淫奔之惡至於鄭衛極矣而孔子猶爲存之則推孔子當時所删者何也孔子他日又曰放鄭聲又曰吾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深憤而痛絕之屢矣惡至於以其所欲放者而復著之爲經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謂聖人之所備善惡以示美刺之義殊不知詩之所謂刺者如巷伯簡兮狼跋式微之類大略讒人佞士暴君亂臣之所指刺其間足以攷國之治亂得失而備鑒戒徵存亡者是也豈必如鄭衛之詩之謂也哉然則鄭衛之詩僞與曰非僞也大抵詩之言淫謔者爲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是也孔子嘗删之不列於經而其俗

之所傳固有不能口禁而人熄之者秦没而漢求亡經於天下則學士大夫各釆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雜出而並見之耳予故曰詩非全經也次其說如左俟同志者擇焉

讀秦風無衣之詩

秦本豐岐之民文王二南之化其仁恕忠厚見乎兎罝形於羔羊風行於江漢汝墳之間可謂遠矣又繼之成康之君周召畢公之臣重熙累洽當純乎先王禮義之美者而秦武公父子一

變其俗至有輕生好鬬如駟鐵無衣者出焉秦以彊立國而亦以彊亡晉本唐堯之遺都所爲蟋蟀山樞之歌憂深思遠其俗居然可見也而后六卿分晉其君臣稍以傾詐相雄儀秦之徒朝扣秦而暮入齊反覆狂悖諸侯震駭太史公所稱三晉多權變之士蓋畏之也到今千餘年以來猶稍稍有存者而當時在三晉以詐立國亦以詐亡嗚呼後之有志經國者毋亦慎所以權俗之意可也若我　朝　太祖高皇帝懲

元人反覆欺僞之弊而特著爲令曰說謊者斬故開國之初其所誅殺數多大略以言語之間者相半而苟有他罪肯情輸者亦爲力赦此正聖人之所以善權天下之俗也嘗聞長老言成化弘治年間往往民間多椎朴無文而士大夫恥言機利其流風遺俗尚有在者正德以來漸失其舊而今中外縉紳之間尤甚易曰窮則變唯在司國者厚計焉

讀豳風七月之詩

予觀七月之詩而知周家王業之所由興然於此亦可以識周公所以輔成王之忠有非後世人臣之所能及者蓋王道以勤恤民隱爲本此篇之所陳述不獨教民農桑而已而其感時憂患雖經歲勤動常若不及其所以養老奉上雖恭敬奉承唯恐或後上以是體下下以是順上此民俗之所由美而王業之所由隆也然唯創業之君與民同起於微賤之間故能始終備嘗如是而繼世以後則往往長於深宮之中而不

復知是以百姓之疾苦祖業之艱難既無接乎其目怵於其心而其左右便辟凡所以導上之好者唯一切崇高侈肆之念故其才高者則之乎神仙土木兵革富彊而以天變人言爲不足卹其質暗者則之乎女謁吹遊盤樂怠傲而甚且至於宦官宮妾日竊其權推原其自皆起於人君一念之不知勤畏也故周公之爲此詩使矇瞽日夕歌御於王之左右所以深其憂勤之念而防其逸慾之所自起自漢以來爲大臣者

無復此意蓋由其學術之不至故也若宋李沆之事真宗方其幼沖而日取四方之水旱盜賊以聞蓋亦周公之遺意也後之爲大臣者不可不知

讀鴟鴞

詩三百篇皆出於秦火之餘而或雜里巷歌習之所補亡者其說詩之旨各自爲一家而多不同獨鴟鴞之事始末詳見於金縢之書似爲有據而無疑者毛鄭諸家又誤解金縢之文不得

其意而後之攻毛鄭者與其襲毛鄭而又小異其說者遂至紛亂四起而周公之始末晦矣予嘗合金縢與豳風諸篇而深求之蓋武王沒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攝位負扆而朝諸侯此其居冢宰之位而代行天子之事者可謂尊寵之極矣管蔡兄也周公弟也管蔡内忌周公以弟而反擁乎其上而外挾武庚倡爲流言以搖中外史記言召公猶爲不懌召公元聖同德其事當或無之而管蔡之謗起自宫掖骨肉之間則其說易沸而周公亦不能以區區之忠處於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日矣故退而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居東者非東征管蔡也蓋避謗於野也東不詳地名愚謂反居於魯也時豐鎬在西魯在東古者罷相則歸就所封之國如漢絳侯周勃就國平津侯公孫弘乞骸骨歸國漢武帝璽書留之其事可見也言斯得者成王因周公之去位既久而然後漸得之也蓋人臣挾震主之功而當羣疑之際必其身退然後論定曰斯

得者亦遲之辭也然是時成王之疑可以漸開矣於是公乃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蓋猶未敢明斥武庚管蔡之罪而獨托乎鴟鴞以感悟成王何者周公是時固不勝忠憤之至然其不幸身處嫌疑之際則有難於自訟者而況管蔡所爲流言不過搖撼周公使之去居攝之位耳而逆節未明亦不得而訟言誅之也故詩之所言大略托鳥之營巢鬻子極其艱難勤苦所以自喻服勞任位保定國家之忠而卒爲鴟鴞之

所破既取其子又毀其室反至於卒無室家而不免羽之譙譙尾之翛翛爲風雨所漂搖亦可悲也已故曰予唯音曉曉此其忠憤而哀鳴之辭也當是時周公之心亦危苦之甚矣此詩當於居東之時所作故曰貽貽者自遠而寄之也如漢魏以來賦詩貽示某某之類是也然書言王亦未敢誚公此可見成王之疑猶有不盡釋然者但稱不敢讓耳及天愍周公有風雷之變成王啓金縢以卜而得周公所自爲功代武王

之說然後成王釋然悔悟而出郊以親迎之後故冢宰之位如伐柯九罭狼跋諸詩此皆周公居東之時士大夫憤鬱公之困居於其土而相與賦頌其賢者也周公復位之後而武庚挾三監以叛反狀既著於是周公東征誅之而作書大誥多士多方諸篇以定殷人之亂耳此周公始末之詳如是如東山之詩周公東征歸而賦之以勞從征之士者也破斧之詩從征之士所以頌美周公而吟之者也詩出秦火之後既先後無次其說不可求而毛鄭諸家又因悞解金縢之居東者即詩之所言東山也遂混合而附會其說或謂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者或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後乃攝政而誅管蔡者或爲周公既誅管蔡恐成王疑已作鴟鴞以諭成王者此皆諸家瀆亂之說殊不可信予嘗據其說而論折之竊謂是時管蔡之爲流言特譏及周公其逆畔之跡決未有可見者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惡得以其

譏言及已即不待成王之命而首自誅之此其不解一也誅之之後而成王疑之周公然後作詩以諭之則亦晚矣春秋誅無將故大臣有不可則止之義曾謂周公元聖而悍鷙自用如是乎此其不解二也苟謂當時管蔡逆畔之跡已明則人人得而誅之公周當告之成王聲罪致討又何必托爲鴟鴞而比類曲諷若啞者之食苦而不能言者此其不解三也苟如說者以居東爲東征則罪人斯得四字何以系於東征之

文之下而金縢所言二年東山之詩又言三年何其歲時不同如此此其不鮮四也作詩貽王而後王出迎周公而九罭之鴻飛遵渚朱子又以爲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故自相云云然則成王之迎其迎於東征之時耶抑亦避居於東土而迎之耶抑亦東征而誅管蔡既因成王疑已作詩諭王矣復不自安避居於他地而成王迎之耶此其不鮮五也由此觀之諸家之說俱不可通而數千百年以來學士大夫相與訛傳

其說而不明者特蒙東山與居東之一字雷同附和而至是耳嗟乎仲尼没而六籍不得其傳若此者多矣予特以周公出處之際定天下萬世人臣之鑑而尤不可不愼辨之者故特詳之如左以俟同志者考焉

讀史記封禪書

㢘門子讀史記封禪書喟然嘆曰甚矣人主之心不可有慾也一有所慾則天下技幻之士日夜巧伺以至其爲術愈眇而不可信而其所貪以冀遇者愈支而不可窮兩者相爲主客以終其身死且不寤悲哉自古來以雄才大略稱者唯秦皇漢武而秦皇漢武爲諸燕齊迂恠之士舞弄之若偶然以因於慾也語曰東海之鰲惑於餌則漁人狎之若羊豕信夫

讀班固漢書古今人物表

昔班固撰次古今人物表上遡太昊而下迄秦二世不知其幾千百年之間而陋臆爲差別賢否之際叙列九品而仲尼之與弟子言聖與仁

智當時亦不過據其所問而次荅之而非謂聖與仁智遽有所優劣於其間者觀仲尼嘗稱舜爲大知管仲爲仁人義可槩見而固不得其說從而冒爲之辭以聖人爲上上以仁人爲上中以知人爲上下以愚人爲下下而中上以下則不復有所爲名唐虞以上去古已遠其世次行實不可考者尚書古之史也仲尼刪之亦斷自唐虞而止以爲史以紀善善惡惡是是非非之實必其昭然乎天下之耳目者然後其說可信

不敢取百家紊亂無次之言以熒惑其間及仲尼没而秦始皇燔詩書坑殺學士大夫博古之學蕩然滅絕虞夏商周以下尊彝銘篆之文已不能辯且讀之而况虞夏以上乎况於古之帝王及賢臣碩輔隱人逸士之行次乎固起仲尼及秦焚書之後又數百年而廼謬取訛口殘簡百家所混載之名氏而一一妄第之其瀆亂不經之甚則有虞氏以前凡帝系以聖人名羣臣列仙以仁人名五鳥五雲羲仲和仲職官也而以其爲知其爲仁而以名舟人被衣齧缺戶之農之之屬諸家假寓之言以恣其荒唐馳騖之辯者也而又或以仁或以知名其近代篇章所載昭然可見者則又老子古之聖人而放於下位者也仲尼猶且適周而問而嘆其道猶龍焉與公伯寮祝鮀讒佞之徒並列之而不得以仁知名左丘明學春秋於仲尼而能文者也然不得列乎游夏之間進之爲仁人而曾參特次以知名臧文仲以知人名孫卿蔺相如以仁人名

而史魚大夫種伍胥俱不得名叔向羊舌赤之字也叔向以仁人名而舌赤以知人名其他春駁繁衍不可盡論噫固亦繆矣以孔子之聖猶不敢強其所不知而其言嘗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固何不自量其力而欲以一人之聞見取數千百年所不可盡聞與見之行事而品列次第之以取信於後世也其可得乎

讀亞夫傳

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匹夫而後可以擁四海之功明察於幾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足以持之學術定於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重而制其變否則未有不災及其身者也條侯亞夫自父勃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下以来諸呂相王而劉氏不絕者如帶勃與丞相平計誅諸呂親捧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當是時蕭曹已没漢之侯王將相以功佐劉氏者唯勃爲最勃死而亞夫復繼父爲太尉出將三十六將軍以定吳楚之難吳楚不滅

則膠東濟南菑川以下五七輩幾不可爲非所謂挾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威於上者乎而梁孝王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始圍梁王急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而不救梁王幾没亞夫固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制吳楚之輕剽而撓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能不聽其以梁爲餌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太后母子兄弟攜手帷席且歡且泣道其所以故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竇太后請帝之封后

弟王信蓋所以悅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興以來毋后家往往如是亞夫不能徜徉浮湛其間而廼欲以法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讒之於上信倚后讒之於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之功處於骨肉左右怨議之間正所謂以脂葦而投之燎毛之原決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横且深也亞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吳楚之功不可按考予觀其於帝之賜食獨設大胾不爲置箸而不勝其怏怏之狀顧上席

取箸他日又買尚方甲楯以待葬則其素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驕僭之微所不能免明矣彼景帝者晁錯之所教習以申韓刑名之學而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爲梁王后弟信之讒者必曰亞夫父子相繼定國難功多不能盡封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然則曰亞夫自多功驕縱無人臣體讒一至而不疑再至則攘臂而起三至則令人陰伺其過而法削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食而不爲置箸者以梁王與后弟信之讒既

深特怒而察之耳廷尉按買尚方甲楯而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非有所受於左右之指安忍附會其獄至是哉善乎漢世之功臣而能爛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房陳平三四人而已彼皆能爲黃老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者雖非爲學術之至彼其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處乎梁王及后弟王信二三貴戚讒沮之間且不免於難況后世跡遠之臣而不幸有所獲罪焉欲其無危也得乎悲

夫

論沛公誅曹無傷

古者兩軍相壘而士伍或以其情外泄於敵者必其勢困力詘日暮爲虜矣然後先之以自納焉不然或犯軍典於彼故有不可釋之怨者沛公方擁諸侯之兵先入關而破彊秦法所謂千里乘勝也項王之兵固稱氣倍沛公而其勢未得即衡決曹無傷豈遽倍之苟以間嘗有怨懐沛公何沛公立誅之時不以言史傳不以載也

然則項王何以言之今匹夫相讎往往匿名投之有司論殺之安知非無傷有怨於他將伍而他將伍詐爲無傷言之者亞父輩每令望氣占沛公爲天子氣文成五采秦既滅與項氏爭天下者獨沛公也當陽君既破沛公軍非乘間而馳之殆不可復而常患項王爲人婦人之仁多所不忍又安知非亞父輩詐令他人言之以激怒項王也嗚呼古人覆亡於讒者之口而不能自言抑多矣獨無傷爾耶

評司馬子長諸家文

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萃子長下採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怵者霆擊韓愈之文也巉巗峭屴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遒麗逸宕若攜美人宴遊東山

而風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歐陽子之文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長公也嗚呼七君子者可謂聖於文矣其餘若賈董相如楊雄諸君可謂才問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者曾鞏蘇轍至矣鞏尤爲折衷於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薾而不能副焉吾聊次之如左傒知音者賞之

日本圖纂刻題辭

日本圖纂者予友崑山鄭君手圖日本諸島所錯海而峙與纂其州郡土貢道路形勝語言什器戰鬬之習者也大略按舊所傳日本考略次及海上針經而又合之以督府胡公襄遣諜者酋來歸者航海者甲之說若此乙之證若彼則又參諸丙與丁之互雖歸於一而後信焉而書故南北鮫唇之波經萬餘里指若几席其誼亦勤矣予所最愛者諸島所入寇之路既已稍爲擘畫而一切風候又能按其潮濬所嚮以布斥

堠使瞭海者採君之言若臺官占渾天故事無間寒暑晝夜然則國家所以東卻倭奴者可以先其未至而待之較之收功於及岈而鬬者多矣嗟乎予獨懼夫博望未能得之以占月氏而中行說輩或從而持之以教胡人瞰候漢利害處茲又有識者之所不敢不慎也

題鷲鴻集刻后

右鷲鴻集永嘉項君所罹讒而自放之作也君既多雋才自喜世之士大夫之憐才者往往引君爲上客然不知者亦以此忌君而君遂蒙詬矣嗟乎鷲鴻者君所自托也得無叱咤鳴咽欷歔慷慨於繳矰之及也而思以翩然昂飛者乎雖然幸君毀其羽毛姑爲浮湛沼沚之間茲則國風之所以怨而不怒也

跋蘭亭記帖後

嗚呼此王右軍所生平淋漓自喜而以最得意名者也數傳而沒於唐僧辨才太宗皇帝好之不能奪房魏公以才御史蕭翼薦令變服匿名

詐爲客遊過辨才始及竊之還歸上聞即日超拜翼爲員外郎帝沒之日猶欷歔飲恨不能割顧太子願借此以自殉甚矣夫人心之不可有所溺也太宗者三代以來所號爲聰明才智傑然不世出之主也區區好字畫之工至於割心剌腎與世之巖穴僻藝之流相幻持如是其沒而訣也不以宗社朝廷而以此豈非人心有所溺雖蹈水席火至死而不悟與房魏公唐諸相中名流方岈然開國非不知其過而亦曲逢所

妒以[illegible]嫉嗚呼世之君臣相與之際求其能免此患者亦鮮矣他日讀南唐紀云溫韜發昭陵所亟諸鍾王書帖盡爲兵所掠不知所之嗟乎天地間一漚幾耳倏聚倏散倏存倏亡孰爲我常彼有所溺焉者欲卒以身而留焉豈非其愚且陋也乎余不能無感因書之以發一笑

書郡齋左壁

予抱策事　明天子者十年於此矣間嘗偶儻自喜願附世之賢臣志士效尺寸竹帛間然

而性疎意廣往往抵牾不遂好覽觀百家傳記之旨一日得歐陽公所爲一行傳讀之廼自喜曰吾其附名氏於此乎賴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蓄書閤又他日嘗貯書數千卷甚可贍吾歲時伏臘之廢而誦說於中也吾將以間去官當閉戶獨息取所嘗扣古六經諸子疏義而沉覆之次及律曆兵賦天文輿地卜筭僊釋之書而蒐獵其旨非歲時謁墳墓及訪佳山水不出非長老處士不造於其廬非其好不以見焉如是者數年然後襄糧歷遊齊魯秦晉之墟渡河洛轉荊襄南浮洞庭遵豫章迤邐閩粵其所涉名儒大賢之廬當移時而師事之而林壑間或多方技釋老與隱君子苟有聞者必俛首而扣之務得其腴而止其所歷州郡河山分裂風俗沿改與古今成敗得失忠賢志士之跡必停車而弔問之備其所以故然後歸廼以所得而蓄之於心合之於聖人之道其中乎否乎於是筆之於書以遺後之同志者相與參訂焉

題畫像者董君卷

曩予從尚書膳部郎時南州蔡時新嘗爲予像飄鬚渥顏冷然若蛻而遺焉當是時輿皂以下按其像即笑指予又十餘年予以按兵粵州罷狀奉官來歸卧予茗之上也久則既老矣方獨息一室偃然手梁父之篇臨流而咏焉閩有董君九華者忽以像事來扣予既像予且前言曰異哉君之幻也世世之像人者往往得其頫額口鼻耳目毛髮豐瘠廣狹槁澤黝白之似而不得

其神乎是以稍稍厭之數略其世之所共得而貌而於以注意於世之所不得而貌故按其像而匿其氏名間以覆之朝市田野之間無不人人得其解者斯意也唯蔡君與予兩人獨得之然蔡君方貌君之從官也其所像者縉綬而曳組也鳴環而秉笏也然而君之泠然若蛻而遺也則固其情已遠遊於江海之上而不得以羈而縶之者已吾之貌君於林壑也其所像者綸巾而竹笻也下帷而誦且諷也然而凝然若存怛然若憂幾乎古之所謂抱膝而吟扣角而歌又將周情孔思而不能忘者君豈其始也處廊廟之間而有所遺其既也退江湖之上而或有所思者乎時左右顧像者皆大笑予亦笑然而卒無以自解於君也因書其言以為別

弔林子文

嘉靖戊戌六月十有六日　明進士林子懋植卒同年茅坤聞之泫然流涕曰嗚呼悲哉林子之亡也有餘者才未竟者志才縣命隕志俱神逝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昔三閭沉而宋玉招魂於巫陽仲宣卒而陳王願要于天路豈不知終始者萬物之大歸天地者羣生之總寄顧繆志乎幽明之期興嗟于杳冥之地蓋以戀景者鑒毀而儀像于目娛聲者節逝而流音于耳此其仁人之沒行路所以興涕而哲士之亡知已為之述哀故也况林子睿質金相藻思神授方其垂髫弄翰跨視左思弱冠蜚聲步範相如年未涉乎二十名已寘于　天子創跡海曲藻譽　帝里一時縉紳先生沿風緝聲策名欵交踐朱轂者願結駟而托后乘飛華蓋者願附鶴而追青雲甚且荀氏懷喜御之風子長抱執鞭之嘆亦可謂卓犖人士而昭曠四海者已爰考其氣繹志卜夏遴友原憲容輿道德琢磨仁義言不出口行不勝履望之者羡委風之戀覩之者擕飧霞之思如川斯映如淵斯止廼若禰生之賦鸚鵡王勃之撰滕閣則又英年之氣雖均而靈脩之素允愧者也豈可同年而語

哉何長志屈於短筭遐軌紀于窮路物雖猶存人巳云逝坤痛九原之不作感百年之無期竊附國子之悲罕生賈誼之哭屈原迺爲文以弔之癈幾耿幽光於將來託遺悼於後世云爾其辭曰嗟堪輿之季造兮何哲士之云生肇惟岳氣之朝降兮夕焉遽頹其靈鳳凰遊千仞而不出兮朱草猶閟其莖曾賢智之寡昧兮邁陽九而懷英夫緊來之如寄兮倏爾去而若遺豈厭世之混濁兮總雲路而高飛驅望舒而屬豐隆兮將翺翔乎帝鄉艱余攀神轡之不逮兮徒睇睇乎四方我歷帝閽而上告兮司命若降而在下鑒余蹇之旁皇兮曰吾當具誠夫汝虬枝可以俟輪轅兮直木固先櫻夫斧斤也蔓草可以冐霜霰兮繁花不崇朝而早傷也跖氏則延兮顏淵則殀茲固大化之推遷兮伊胡俱松喬而壽考亂曰巳矣哉高陵爲陸兮日月有蝕兮吁嗟旻天之不弔兮數之坎坎兮隗兮隗兮胡不歸我將疇依兮亦孔之悲

姚孺人像贊 有序

予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沒而孺人哭之哀日飲漿茹糲以速病且死死之日醫饋以藥勿納也既瞑其子求國中善像事者伏屍下祠而像之三易藁卒不可得何者孺人既以哀鑠容耗肌非故所貌覩也久矣其子悲不自巳請予言系其額予感古國風女史所錄婦人女子以其感慨欷歔之間往往並蘇豔年方其粉黛紈綺之間而有生死悲離之感固其宜也迺若孺人之事高郵公春秋巳高諸子女並從婚且字此於人情若可少解者何其慘痛剝割而卒若此豈古人所謂婦之從一專而不化者歟抑亦其性之使然固有不必於其年之甫豔及其衰晚者歟贊之曰國工之所能繪與孝子慈孫之所瞻依而能言者孺人璜瑀之節珮玦之容國工之所不能繪與孝子慈孫之所欽泣而不能言者孺人隱約之思愍烈之風攷之彤管所載國風所歌雖至

於衰而或傷然以系之廟貌晉之後昆允矣其爲從一而終

趙心山像贊

公之才不可以適世兮然葛巾野服而笑傲乎丘中亦足以汗墨夫之容公之文章不可以療饑兮然操觚持筒而哦咏乎中丘亦足以助騷人之幽問友於黔婁卜業於韓康家無擔石兮長者之車數過於其堂嗚呼像之者特其圖書與冠裳焉爾恐未易以寫其中之所藏

白華樓藏稿卷之九

白華樓藏稿卷之十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雜著

紀剿徐海本末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岸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死戰又遣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盖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　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問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諜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突乍

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臨金陵氣焰甚熾總督胡
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
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
分遣兵瞰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
西相犄角居頃之海頗聞新總督胡公即故御
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鶯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
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
復敢窺杭於是徑路峽石越皁林出烏鎮以北
烏鎮者即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
既獲諜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爲四戰地於是檄
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
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
兵及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
且出烏鎮也即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
皁林令善射者且蹃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
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譟而前提督阮
公勢窘急於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叅將宗禮
與裨將霍貫道等廼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

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
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餉道不得擇
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
樹而望蓋孤壘以壍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
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
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
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
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
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
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
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潸然
流涕曰河朔之兵既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
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
困崇德以刧我我兩人譬之枹而自沉也國家
且柰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
胡公始爲提督時嘗與臨督尚書　公謀曰國
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酋奴乘潮出沒
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

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攜其黨
也按部題亦嘗有用間爲策者於是遣辨士蔣
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
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疑定海
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刼故
不相及而海峰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
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既悔悟
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
以利或可狃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㩦之數十
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
海峰因厚遺諜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欵定
海關　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
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　朝廷德意推心置人
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海頗
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
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蹤釋其罪公佯諾
輙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營中戚兵
容私諜者故縱酋瞰之酋既德公遺又内怖公
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
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
死之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遺循鞅鞅未
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
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
東黨也驁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
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許未
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
金燕者疆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
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徇城上人令令散千
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
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
緡索圜撞竿所擊故窩處竿至即緡挽以上斬
之又募治者煮鐵汁灌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
東既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
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夾時五月二十
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胡公
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

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晃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叅將丁瑾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戶羅天興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狃阜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鷄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

一戰也計無可柰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　朝廷聞東南之寇即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　中朝以塡東南者念兩公卒有郤則東南之事牴牾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楊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

塘徇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孼聞雖狃而内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廼日遣諜者啗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柰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諜詗海謂海既内附何不如故約

勒兵擊吳淞江賊且簒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即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簒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既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内怖日輸款於公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長

酋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郤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内附之心於是遣諜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變則又以他罪縛縛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項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説海并縛東海既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周未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雙下盍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諜面詰

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　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薺粉矣是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即縛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洶洶内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鬭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長所賊殺故爲内附日固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扨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内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某當引衆出海听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

酋逐海上艘其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即舉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鬭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没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　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欵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朕海猶恐陰設甲士刼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冑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

餘人冑而入平湖城中求欵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欵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諜諜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既内附　朝廷且赦若愼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既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欵猶冑而入

屬疆脇無禮又不及如諜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於是闔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鷙難卽破永保兵猶迤邐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庄卽僦沈家庄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諠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豢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

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日遣諜詷海且啗海如曩時因謀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乖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庄故東西兩處而中綰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酋乎諜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夜遣其黨曰

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瞰之適海皇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莫府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即勒兵簒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鬭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墻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卻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烈公麾衆束千餘炬

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人鷙而攫千餘首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

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緇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戰百勝　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州郡間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萬人分五道入湛舟以戰示無復還意嘗是時其氣飄忽奮迅固已欲吞江南而下咽矣何其猛也已而困於胡公區區之餌卒之糾纏狼狽以自蹞而死若封羊豕然豈非所謂人固屈於慾也乎善哉友人唐司諫嘗曰始賊盛兵圍桐鄉時假令胡公持觖觖不量彼巳而鼓兵以戰一蹶而憤東南事去矣今且堅忍舒徐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合兵變者也雖然公開襟多自喜嘗欲倣諸葛武

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　天子疏請海與王直兩人者爲弋媒於海上而因以縶繫海上酋嗟乎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危矣幸而趙公與公沉謀掩公手曰不殺海吾兩人無以伏劍報　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讒口之所以交吻於公者豈其小哉

島人傳

海上有兩漁人者故浮筏漁海上一日飄風至筏亡維流數日夜不知所之已而沿潮入他島

中島外多蕭葦樌艾篁蘿蓊翳蒙複不可入而兩漁人者亦迷其處又疑多蛇虺含沙之孽而不敢復求入也頃之中忽聞呼嘯聲疑人然遂相挽緣崖而上島上人望見稍稍來漆面椎髻贏而羣故無所爲繒帛帶舄冠裳古化之俗並編椶栗桐棫及他所不名樹葉以爲衣衆覩兩漁人所衣繒帛衣前曳裾視之若肱異狀而兩漁人者大驚前欲爲禮謁衆竟不爲禮謁而特人人手捃而鼻嗅者再攜兩漁人入盤谷中穴土而處牡牝麀豕相雜斷斷如也亦無火飪之食黃髮者偶而箕踞前坐少者壯者出而採拾諸菓實以獻因徧過他穴亦如之如是者累日無間左右爲兩漁人甚驩而兩漁人者矜不辯音聲欲畫地爲字以通旨意衆又頫笑殊無解者兩漁人竟亦驩遇之猶啞者之設賓主也久之兩漁人辭去復治筏汋潮而出既返至海上而無復能指示島處矣予友人栗子嘗從尚書霍兀崖遊云所得於兩漁人者如此霍尚書廣

東南海人也歸安茅坤抱策遊縉紳大夫者十年矣性故朴野澹蕩好慢易人縉紳大夫非久與之處覽其情素往往疑而宪之而其中故無他腸與人無論親踈新故油油然若生平交亦未嘗背指人過間有聞亦酸惻低徊不欲竟聞之故苟與之久又未嘗不深交綿思也以是友朋間往往呼爲嬰兒茅子以是深有感於所聞島上人之事頗與已同旨願棄去人間從之遊而恨兩漁人者已忘其津處不能從迺述而贊之曰　予聞近海多犀象翡翠玳瑁珠璣贏蛤之利人多入海求之至相攫獵雖死不悔而島上人獨康視而穴處若無心志耳目口鼻之欲然何哉豈非其波澤爲國聲教不通之故與昔陶處士自贊其道以爲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嗚呼若島人者近之矣近之矣

三盄先生傳

三盄先生者不詳其氏系或曰漢時人生而文顈劒顒碓齒垂耳眼中時時煙霧起世不知相

者過之亦卜曰山澤之癯也家甚貧無三畝之宮儋石之儲以自將澹如也少好著文章尤篤辭賦自屈原宋玉景差賈誼司馬相如以下數摹擬之無不得其似已而棄去獨好學窺覽百氏之書家有先世所貯書又聞士大夫間藏書者稍有異種不遠千里紹介購之士大夫好事者聞輒嘆賞美異苟有他種雖千里外亦時時爭寄貽也故六藝以下自天文地攷山經海圖浮屠老氏稗官方技陰陽卜筮湯盤孔鼎岐陽

嶧山科斗漆書籀篆分隸之流無不洽聞客或載魏安釐王墓中所發竹簡書三十車指難之次答如響古之博物若倚相左丘明劉向父子數君子者不能過也又攷　國家興王以來中外治亂之略列侯丞相御史大夫司農宗正少府水衡百執事名氏世次忠孝邪正之跡嘗私倣班掾爲百官表藏于家其所撰次得失頗合於大道然中多論刺譏訕當世故秘不出是時四海之縉紳先生與丘壑慕古之士莫不願因門下定交以籍聲望焉又喜任幅尺自裁不共世浮湛人或以勢位之意屈抑之不能也間急與之期雖死不易也獨性峭直數面刺人過衆或難忍唯蜀嚴君平好之兩人爲深交云嘗過君平卜肆君平爲鈞簾次坐論交謂曰吾嘗聞仲尼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古之道殆不易見者君豈其人耶於是呼之曰三益先生后仕顯不終南徙至河上河上丈人聞而贊之曰世之人嘗稱首陽爲拙柱下爲工豈不以大道逶

迤若龍蛇然後能容耶先生硜硜然守詩書仁義之旨欲與金石四時爭尺寸之能難矣雖然傳不云乎世有楊子雲安知其不好也先生遜跡以俟焉

白華樓藏稿卷之十

白華樓藏稿卷之十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家乘録

丹徒紀事

嘉靖庚子春予領青陽令青陽跨九華山而縣其君子則閑於文辭其小人則好設機利力鬬訟予以六月二十四日赴官逆於道而訟者凡千人予稍與民約法無訟惟力田習禮讓衆皆

謝去已而頗廉其邑之故豪而訟者與其黠而嗾民訟者稍稍按法收坐之其邑多冶金而僞爐而市者僅數百家而冶者半予又廉其僞甚者收坐之餘並出之境邑人大悅予視縣僅六十五日而以先君南溪公病没奔喪來歸矣邑之父老携其幼遮道而哭送之者殆千人其隨予來歸而伏先君柩而號者殆數十人甚且有嗚咽不能起者已而先孺人又病没壬寅服闋癸卯秋始及謁選補丹徒丹徒縮江而縣頗衝疲予時以哭先君及孺人之喪過瘠病怔忡甚且日怖死業欲毀檄矣友人唐司諫過予強之且曰君非死病也君特耗心血而怖耳莊生不云乎瓦鑄者巧金鑄者拙丹徒故多名醫君姑之官而醫醫不效投牒自免未晚也予以明年二月之官夏大旱當是時火入斗而南由蜀漢抵豫章北迤江淮吳越蓋數千里也而吳越爲最甚民大饑猶幸徐以北黍稷麥菽稍稍收也然江淮閒並閉糴穀價日踴石千緡予迺移檄

諸司曰轉糴者譬人之一身血脉也一不通則閼血爲患矣五伯會盟猶且耻之而况於四海一家乎聞古之救灾者增價以招商未聞閉糴也諸司並罷令已而予以救荒無他法惟預多糴迺括縣之厚貲者數百家令其四出糴榜曰某糴黍稷麥菽合若干某糴黍稷麥菽合若干聽各隨便轉糴官無與已而縣以內轉糴而貯者累數萬衆稍稍恃以無恐予又括庫金凡數千金而羸則又請以轉糴或得其什二之羡以備

賑廵撫丁公一䕫下其法於諸州郡於是穀
稍稍平然濟沛而下北及京師並減半頗聞京
軍以月粮籌轉市每石僅三錢予建議頻年歲
饑戶部於漕糧中數靳不肯多議蠲莫若於請
蠲之外多議折多議折則每石五錢并耗七斗
七升咸可減免　朝廷且不費而惠矣便甚廵
撫丁公大悅上其議於　朝於是江南諸郡漕
糧得蠲者四十萬石議折者復八十餘萬而以
本色輓者特八十萬而已予時又聞南京倉可

支五年而羨復議減價平糶之法於丁公丁公
則又轉以咨於南戶部而南戶部奏如議江南
雖旱甚而其穀價卒不甚貴者凡以諸畫故也
丹徒之田半枕山半枕江枕山者惟近池窪者
稍及蕖刈而已餘並旱熯殆而枕江者猶得以
時其潮之升而相灌溉故獨無患予迺請以蠲
者及其不盡蠲而議折者歸山田餘則以歸江
田而山田之民得以無稅也已而編里甲予按
故牒凡戶禮兵三部歲派如祥禋淺船光祿寺

肥猪肥鵞及歲貢鄉飲酒之屬歲所不得罷他
如工部坐派二硃顏料生熟銅皮張之屬則嘉
靖以來歲所緩解即解亦罕及掣批附卷者大
較縣之猾與其吏胥者互相侵牟而已於是括
縣之歲額凡萬金予迺議罷去者五千金其五
千金則以歸江田而山田之民得以無辦里甲
也未幾編均徭除廵司弓兵額係江防外其他
若舖兵皂隸甲首門子舘夫渡夫之類固可卜
而五六也於是舖兵故七十餘人而議罷者四

十餘人皂隸故二百人而議罷者一百一十人
甲首故二百四十人而議罷者一百六十人門
子舘夫渡夫而下卒倣此縣故額均徭凡五千
金而予之議罷者殆三千金其二千金則以歸
江田而山田之民又得以無辦均徭也已而又
榷夫按故事每田十畞榷夫一名計銀五分七
釐大較歲榷田陋縣而復半甚且再榷予迺罷
去諸所不當給夫者甚且士大夫之縮厨傳而
過亦議以災弛力特為減革故予史册徒凡二

載而其權田夫特一匝而已歲所省亦不下數千金然亦並歸之江田而山田之民亦不以及也時則江田之民不加賦而山田之民稍得以免官府之科而共爲擷蕨煑草及剝樹皮而食已而散賑按故牒並以聽里胥者之籍而已予閱之里胥所私者什七八也核之者再猶半僞予一日遍召長鄕賦者而曰歲大饑其所不能輸賦者衆今且不免代爲之輸矣柰何衆皆泫然泣予亦泣因括實徵冊而投于衆曰若各以

戶之下下不能輸者試別而識之凡得數千戶彼方以代輸爲患故特力檢其下下者以聞於官而初不意予覈饑戶也予旣得稍稍按之以爲散賑者參覈之籍矣然此特籍之在官者而已其故無籍於官而流且傭於山谷閭里之間者殆衆也故時放賑者多聚城遠者一百二百里近者亦不下五七十里及聚而不以期往往饑且疫死者相屬間得賑率以守支日久而歸則空囊矣予迺以單騎遍行縣且故所括縣中厚貲之家聽其互相轉糴及散庫金而貯者不碁布於諸鄕者也於是按各鄕所貯爲之沿鄕而賑約以某日抵某鄕某鄕之饑故籍於官與其未及籍而告者並聽核核旣信人各食之以術而給之以印符曰某饑戶該穀若干聽其隨便而支貯穀者則各按戶收符爲券已而山谷之攜瞽輦廢及瘻且惡疾者屬於道予一一爲之拊問而賑賑者凡萬八千戶而以之覆里胥所籍特什之二三而已予散賑匝兩月雖病怔

忡不敢厭倦凡窮山絕壑無不攜病而過按戶而食活者凡數萬人然卒以沿鄕而貯沿鄕而散率並免守支與其聚而爲疫者之患也當是時江以南饑而待賑者數十州縣巡按呂公洵下散賑之令曰災有異等人有異材地有異宜諸郡縣其各上所散賑之法予按古散賑之法惟曾鞏趙汴爲最然特紙上之言而已及按縣又不得不隨所睹而布畫者予一切細大並隨便措置而撫按諸公又過以予所建議並中機

宜也毎一議上不特按行而已且并下其議於數十州郡數十州郡或合或否然大都採予議而相准以行者什七八也已而 天子勑各撫按凡諸郡縣吏救災有異政者其以聞而撫巡二公並以予首江南諸郡縣聞於朝予亦尋得入爲禮部儀制復徙吏部司勳矣此特議災行賑之畧也他如躬爲儉約問民疾苦凡受訟毋以期其及兩相輸而罷不願招擬而讞者聽故訟者百人其及按罪收坐者特五七人甚者

一二人餘皆面諭罷去故人人自便凡徵科毋以笞與民爲期會而已縣庭中嘗竟日無人迹者鄉大夫唐公侃故孝廉以南京刑部郎中没於官而無以爲殮則解囊中金爲之殮而歸又爲之市腴田八十畝以食其家請唐司諫銘其墓祠之于學官令其孫得隷之衣巾以奉祠事特恥爲俗吏孳孳然以與俗約法便民爲務間則聚生徒與之解經問難不輟寒暑御史嘗乘傳刺縣中大猾犯法者輙自劾曰某治官無狀

然他無敢法者御史乃爲之霽威而罷御史又嘗議勸分予前曰古者勸分之政譬之剜肉而食人也縣中獨有勳戚家若魏國公而下所占没洲田而負官租者殆鉅萬按法追之則不必勸分而備賑者半矣御史大恱復欲收坐之予特抱案不以上出以諭勳戚家亟爲輸官且免罪入以解於御史庭且請租既至乞無相坐三日夜江上艦米者魚貫不絕凡萬餘斛其事上多木強繩下以威而不盡法率類此惜也其志雖

勤而經術疏淺不足以倣古者循吏之遺此則到今來猶多愧心者也嗟乎使予今綰縣綬爲吏豈敢讁讁若是已乎時隆慶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書

附錄丹徒縣荒政記祭酒姜寶撰

嘉靖歲甲辰廉門茅公自青陽服除來視丹徒縣事是年適江南旱爲災他令長講荒政而莫知所從事也公以江淮吳越間數千里雖饑甚而徐沛以北歲頻登既嘗移檄諸司

請開閉糴禁通商矣又聞　京師因徐沛以
比歲頗登也而米價不甚踴於是議請蠲之
外又議請折折於歲額不爲損而每石省耗
費且三之二其爲民賜蓋大略與蠲等巡撫
丁公是其議而疏行之時江南歲漕以請得
蠲者四十萬而折倍於蠲其以本色輓僅十
之三四而已公爲丹徒請而兼及於江南如
此又以丹徒之民枕江山而田者殆相半山
田旱而赤地矣猶幸洲於江者因潮以濟溉

也而稍稍收於是爲通融酌處之法以請而
得蠲者與其不盡蠲而折者皆歸山田而山
田之民得無稅又於里甲均徭夫差三者皆
援弛力薄征故事請於院司府臧免其半以
歸於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辦里甲均徭即
夫差亦不以及也由是江田不加賦而山田
之民因寬稅役也人得以謀生而自食其力
公又以此但施及有田者爾若其無田者與
有田而田少稱下下戶者未遍也於是乃議

賑先是公以徐沛間歲頗登而請開閉糴禁
也括庫金共五千餘充官糴之本而民有厚
於貲者悉令自往糴官不禁亦若不與也但
令棋置所糴於各鄉以待行事既而又虞里
胥者籍饑戶往往欺也則悉召長鄉賦者于
以實徵之冊令檢下下戶以聞陽示檢有漏
則責令代之輸彼方以代輸爲病已故悉檢
以聞而不知公以此覈饑戶也凡饑戶之籍
於官者既得矣公又以故無籍於官而流且

傭於山谷閭里間者未遍也於是又議爲沿
鄉審放之法以单騎遍行縣每至一鄉則故
嘗籍於官與未及籍而來告者並聽核核而
信乃皆粥食而予之印符令饑者執符以受
粟而主賑者按戶收符爲券前此厚貲者之
家其所貯私糴但令饑下戶轉相糴或貸以
取償而已公蓋以此爲佐賑之一策亦未嘗
奪其有以盡予饑下戶也計通邑受賑者萬
八千戶賑而得全活者數萬人蓋前此饑下

戶以聽審而守文城市中其爲勞且費與衆
而爲疫癘之患既因公以免而里胥者又無
緣得售其奸欺貧者蒙惠而厚貲者之家亦
不至失其利又如山田被施而江田亦未嘗
有加賦也皆亦他令長凡救荒者之所無也
於乎公可謂有造於丹徒矣故公去丹徒已
二十有六年而士民思之如一月凡來屬予
爲記者玉山嚴公等數十人其言亦如出一
口也於乎難矣難矣予嘗謂救荒猶醫病然

醫者意也意有所獨到斯神有所獨通盧扁
視病人能盡見五藏癥結人謂盧扁非常人
能通神如此不知其能通神如此也意到故
也公於丹徒荒政豈亦所謂意獨到能通神
者歟不然事至難處亦難濟何其善處而能
兼濟如此也史遷云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
所病病道少今年適大水爲災正疾多而病
道少之時丹徒士民者安得不思公予亦安
得不爲公記其事歟雖然予爲公記其事乃
爲盧扁者傳寫其方書也而水災與旱災異
江田漂没與山田亦地同又在後之長民者
按方書而善用其意民病庶有瘳於公通神
之治庶亦得其心傳矣公名坤字順甫湖之
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所可見於世不止此
而予所記者荒政也故荒政外不及云

府江紀事

嘉靖辛亥春二月予由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
陞廣西僉事時頗聞執政所搆竊自憐顧爲棄

官投檄矣秋七月適應警菴公櫝總督兩廣輒
遣吏移文強之且再予始以壬子入粤右粤右
諸道惟府江爲最險兩岸山既壁立盤礴六七
百里而又叢木深箐諸猺獞數出没劫殺吏民
正德年間陳公金大征無功而府江道兵威不
行遂以孤壘與諸猺獞相羈縻而已陽朔縣特
甚陽朔縣抱江而城蓋綰府江之咽喉者數十
年來古田諸部落劫殺吏民稍稍蠶食諸州縣
甚且縛陽朔令及其哨江百戶殺之督府歐陽

公輩嘗疏請三省夾勦未果已而應公至陽朔吏民之泣而請兵者朝且夕也比予至公輙以函牋賀　萬壽事檄府江道兵備副使楊公而故以署府江道檄予且以大征一切軍輿事宜屬之予抱檄行部稍稍按往牒及帳下吏士諳兵事者大略治南粵諸夷莫善於鵰勦莫不善於大征何者夷雖醜類其凶悍驁鷙者特十之一百之一而已擇其渠魁而鵰之而餘不以及則諸部落罪案始分人人知懼大征則湮山刋

谷而部斬之矣其爲功莫眞於鵰勦而莫贋於大征鵰勦者師不移時倐而入倐而出如鵰之搏兎然故其爲功最眞而大征者非徵兵儲餉者踰年不辦兵未集而賊皆走險矣其始也兵連禍結其繼也卒斬他馘以緩罪故其爲功多贋然當事者往往利附大征而不便鵰勦大征之師如太山壓卵奏捷之後輙冒爵賞而鵰勦之法少不利則罪且收坐之矣予故深憂之又按故當事並知鵰勦之善而不敢遽行者有三

一曰將士不勤習二曰鄕道不審三曰機事不密予按部署諸戍兵凡五千汰其耉者弱者及托其空名而隷尺籍者於是嚴之以古者什伍之法使之朝夕勤戰而上中下其食焉上焉者則授之擢鋒或爲伏隘而以將領之驍悍者統之次焉者則列砲皷赴干櫓而以將領之老練者統之下焉者則以給兵馬儲糗之役而已又日出金錢分給諸將領各自以所部署之兵相團射及其槍牌諸技於是人人頗願自爲戰而

又以鄕道不審者諸猺獞並阻山谷之險縣崖飛棧深林茂箐故也我師之偵者既不得入何以測彼巳習向背而覘緩急於是别募死士爲緝事軍且令各携善繪事者而入夜行晝伏分道深入至則各圖其山川道里以出其賊巢爲左某賊巢爲右其巢枕其隘其巢控其江其巢與某巢相姻黨當别爲行間某巢與某巢相讐殺可遣金錢使之相夾擊而其圖又恐泄者之不及也以礬筆傳之紙絕無可睹見者出則又

按圖別聚沙爲山谷狀不二三月間而府江所轄諸夷砦其最狡且險者八十二處稍次者亦不下百餘處大畧並如掌股間矣然亦不敢輙按舉鵰勦之法惟日以戍兵廵邏山谷間又往往刺熟猺獞者出之稍稍犒之以牛酒甚且恣之以金錢綺繡針線貨物已而諸熟猺獞又以予故推誠拊之也亦往往以黨中陰事或相讐殺及其險夷嚮時向予指畫予輙厚遺之而歸又未幾他猺獞故行刼殺者且患予或按兵鵰

勦亦時時隨諸熟猺獞出行謁矣予亦厚遺而遣之間擇其罪案最著者大桐江輩刼殺吏民數多予僅腕一酋之目以歸當是時予雖未嘗按舉勦之法而諸夷酋故行刼殺者夜則挈妻子竄山谷晝則攜之還故穴而風雨凍餒恐恐朝夕矣已而入監鄉試事既竣陽朔吏民復告急應公且檄予面授之曰大征陽朔事屬君久矣君且指畫如何予前曰大征事非陳兵十萬不可爲功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奔疲於

道路者數十萬家且陽朔諸獞本古田部落其遺種不下數萬若三省夾征則兵連不解[illegible]匪輕矣由予觀之治夷如擊狐出則疾刺之不出則聽其穴伏而已毀城熏社非計也倘聽其鵰勦不煩軍門一卒之勞一金之費而陽朔縣可完江道可通矣公又曰鵰勦恐不可多斬馘斬馘少則賊不畏且柰何予又前言曰陽朔塹江而縣左則金寶頂等三十餘砦右則鬼子等一十七砦相爲表裏者也鬼子等賊殺縣令張

士毅以來非惟官府吏民憤之雖其黨中諸部落亦深嫉而怨之何者策督府必征故也某若聲其罪以鵰勦之兵而按行大征之法則其黨中亦懼而且謀自完不敢移兵相抗矣况鬼子砦前則帶江背則枕恭城扼其江則諸賊必奔恭城恭城遠近讐其刼殺久矣可盡而俘也公曰善予歸括所部署得戍兵五千人先遣千人隸都指揮鍾坤秀於攂鼓岩即控金寶頂[illegible]以斷其右臂者也而諸獞中日遣其黨偵予兵

動靜雖予之左右吏胥亦時時與之私金錢者且鬼子砦亦揣知吏民數請兵故期以十月褰神起兵稱亂矣予廼分所部署兵爲七各按日時或詐渡荔浦而東或越富川而南或扼陽朔江而會或從恭城而背或從平樂而突並夜則啣枚晝則伏山窟中所過道立幟而輒榜曰軍門且進兵十萬討某賊砦矣他各閉砦自完無得擅出及舉兵相嚮者輒移師夷之

當是時予之戍兵僅五千人特分道疾入而又

以兵扼江江東西斷而爲二諸夷酋並膽落四望旗幟彌山谷固不能測官兵若干也雖諸將領亦各自按牒分兵力攻抑不自知官兵共若干也不終朝連破十七砦而予又以恭城諸鄉兵及他熟猺兵伏賊之隘於是結營而蒐前後俘斬及生擒共二百二十人并被虜幼口凡千人以歸是役也軍門遂不遣一卒不費一金而所奪還民田且十餘萬畝矣旋師之日懽聲動地非獨陽朔孤城得以稍完而他州縣凡被夷酋所占沒田廬與刼畧牛羊男婦者並來歸相屬者如市應公始列其事於朝　天子爲之加公兵部尚書平蠻將軍鎭遠侯以下賞賚以差予亦與都指揮鍾坤秀並陞二級提學王宗沐書其事於陽朔江上而鄉大夫蘇公朮輩相與帥吏民伐石而碑並祠應公及予與鍾坤秀三人於其縣此則予之署兵府江之本末也軍門志亦載其略大較以鵰勦而行大征之法古今所創其以猺爲導俘斬數多且千人以上抑

亦古今所未覩者他欲築廣運足灘二堡以屯戍兵并檨府江兩岸諸山且倣唐宋故事令夷酋各出竹木香蠟諸物與之互市魚鹽以爲利又議永安脩仁一帶韓襄毅公所勦殺太多雖設五屯千戶所以戍守其中然於今實贅疣也莫若招東蘭那地丹州子孫衆而土狹者聽其分兵戍守且耕且戰願得其地而籍之者聽倘於五屯之間設一夷州如東蘭等州土目故事亦古人以夷治夷之法也會予明年改爲大名

道副使事雖未及施行而粤之人至今猶有扵
其說而傳之者隆慶二年十二月望日書

附録陽朔紀事碑 山西布政前廣西提學僉事王宗沐撰

廣西陽朔縣治介谿區而胡北獞尤稱逼肆
聯絡古田自弘治中官兵征之不克敗没總
兵參議因而驁桀遁移入據鬼子莊頭等巢
時出掠殺其令張士毅占民里田廬令不得
耕牧嘉靖三十一年五月提督府始命都指
揮鍾君坤秀統千人戍之而僉事歸安茅公

坤來視府江兵備事是年八月賊出掠公以
兵五百益鍾邀之擂鼓山殲五十三人十月
戍兵又掩捕賊酋四人其黨益急殺牛誓衆
謀大舉公繇請督府符下得便宜行事是月
十二日公部署七哨合狼柳軍兵三千人約
鍾君審擣其穴別以知縣王弼率舟師往來
江上遏其西渡百戶李爵以堡兵駐石井防
其東逸劉宗武以鄉兵守巢後而獨千戶陳
襲將千人揚聲故渡荔浦江迂道誤之詗者
還報而賊稍懈十五日夜兵集各戰其地指
揮吳國威克莊頭馬蹄千戶孔繼宗克木羅
水鷄劉承緒克馬騧外祚百戶李環克爐岩
義勇嚴璉克新橋倒龍千戶劉積滄克刀山
強布惟襲等所當鬼子巢堅箐深從高下木
石拒戰明日始克之合凡斬首一百六十七
顆擒俘三百八十七人獲牛馬及走死者稱
是威震遠近凱還賞賚有差是役也實督府
遂昌應公文武爲憲申賞罰法且許其屬以

便宜而茅公又弘才壯志書中機宜方戰日
雨甚公焚香禱天願以巳生二年易晴二日
佑將士其勤類此故能約兵省費而斬獲奇
捷誠傳載鵰勦所未嘗有陽朔里戶婦子自
是始知樂生日卧帖席云

三黜紀事

嘉靖戊戌予舉進士或有謗以予善古文辭聞
於執政者又二年適方士以禱祠之術獻
天子而執政貴溪公欲應 明詔大蒐諸少年

爲文望者入爲詞臣予未之知也同年陳君昌積過予稍稍洩且屈指數其某某凡八人予與翁君大立並在數中予甚駭俄而翁君從外來予迺私牓翁君而諆曰君得無以執政所籍我輩爲詞臣者而過乎語所謂宰相奴也翁君咈然曰是也且柰何予曰君何以受知貴溪公翁君曰客有私以予文示翟石門者故執政帷而闔謀遂相及耳予曰其殆未之識者也抑何以次諸君數中翁君曰詔選庶吉士閩同鄉唐漁

石張甬川兩先生蓋嘗並以君氏名薦於貴溪公已而事雖寢循雅重君才近聞同年吳君春特口譽君不置也予且過辭翟公所君第請之吳君可免矣明日吏部有寫本人者轉相語頗亟聞翁君已免予憤鬱甚迺爲書數千言以辭於吳君春而書中語稍稍侵吳君且咎其不當汚我爲也而吳君者執政婿也亦怒遂以其書投貴溪公鞅鞅恨甚且誡吏部除予邊徼令適文選郎中李公淵先故嘗雅以文相友善者力

爲講解迺得除青陽縣然按青陽令丈無甲科者甲科自予始已而青陽以丧歸壬寅服除癸卯謁選吏部適執政分宜公以其邑缺令遣從事者以予屬文選時文選郎中予同鄉鄭端簡公曉也予亟過辭於公公亦憐予數以解於分宜卒不可已而刺其故則友人員外郎朱公其嘗以予所故録詩什者褒示彭內翰其彭內翰某則分宜邑子也遂以轉相聞而器許之耳予既窘業且按例請補教公亦稍稍聞又他同年

某間以語分宜之子太常君曰某予湖中故以狂且拗聞者也君何利焉假令令分宜第不便已而彭內翰別請補同年江君應選而予遂獲免予雖免而分宜父子所深憾而讐且欲中以危禍者屢矣予補丹徒會歲饑而　天子詔求救災異政撫按並以予首江南郡縣以聞他使君又例以賢能聞者凡十餘上又適唐漁石公爲吏部尚書公入吏部三日而予擢儀制又未幾且徙司勳當是時吏部侍郎徐公方引擢

天下材望之士而士之有志當世者以不及出其門爲恨而予故門下士也顧特廬喪時嘗過弔之適他沮來歸而予之罪釁稍稍屬公齒頰間未幾文選司郎中高公簡坐他釁謫戍尚書唐公削籍予與司封何君遷並外調居二年從南京車駕又從精膳當是時侍郎公已擢爲宗伯譽望籍甚中外士無不人人願其入相

天子者適其子以科場事爲監試御史者論列於朝時己酉秋八月十五日也俄而給事中萬

君文彩復和之父之未報九月二十五日予由省署退私過某某亦公門下士也且前勝予曰聞兩御史業已論列其事彼監試職也無足怪者第科中萬君不當復爲云云耳且不知疏所論列何狀聞萬君者君故同年也倘肯私爲刺之否乎予難之曰彼且抗疏論大臣豈肯輕以示人其又曰君第往今踰月矣不旬日邸報且至吾特亟聞其槩耳予故熱心人於其亦雅以文章相友善者也遂許之某輒飯予遣吏一人

同予過候萬君萬君者故多病於縉紳間絕[illegible]他往来者且館西闕門一中官家予以刺入閽者曰病且父嚮不見賓客予復詰閽者曰吾同年故知非他比也而且第報食頃萬君出予前揖言曰希闊久矣頃聞君有大建白何如萬君曰慙愧慙愧某且不知好醜妄有論列業已辨青衣待罪於此何敢稱建白乎又前曳予褎而曰君茲來甚善某滇人也萬里孤臣且毋年八十兒尚孩携旦夕或他變惟君與諸同年共爲

携之還故滇吾無憾矣予掀髯笑曰君之事豈特遽至此且試出疏藁觀之萬君猶三謝不從已而予曰君且托予同年輩以毋子爲之周旋萬里區區疏藁獨不可出而臨觀之乎萬君始口誦疏中硃語十餘字予曰君第出疏予當爲君擘畫茲事使其言而當歟則君固當從今以直聲聞天下也使其言而否則君之事或屬不[illegible]第當如君所屬一一善計也萬君始挾疏[illegible]口誦之因得君所論科場外復及叅劾

公云云予愀然變色萬君亦愕曰予且不免逮繫矣乎予笑曰什塲事業已有臺中兩君論列之矣君特按其事而尾言之耳何以遽爾逮繫也萬君曰爾何爲色變予曰君玆舉且重拂天下公議矣爲之柰何萬君曰予頃謬爲此疏臺諫諸君並以予所言特泚而君何以獨爲云云若此予曰今執政分宜公濁亂中外者久矣中外士大夫無不人人日夜覬望其去抑且覬望公與茶陵公同心秉政者今君所言豈以分宜

公固當久相便國家乎然君爲天子耳目臣抗疏論列不以及分宜而以及其竊爲君不取也萬君復曰分宜公天下士大夫故嘗論列之久矣予第言人所不言者耳予又獵襟起曰古語固有世所不言而獨言之者彼第以所言者固天下公議特其批宮腋犯權倖人不敢言而彼獨言之者耳君今日所言則天下之不忍言而第不以言者君廼獨言之可乎萬君始軟軟不自安復而曰今且柰何予曰君自今以往宜懺

厲不利矣萬君曰行且考察其陰云擊予而去之乎予曰南都耳目最公彼焉能考察及君也又曰然則何云不利予曰君第徙遏徼一僉事或考滿後當按故事領一叅議以歸不然殆不免穆生所云矣予兩人笑而別遂携所從吏以其所耳接於萬君者一一口覆其蓋是日申刻也其所從吏特忘姓名一一可面覆者予是時豈知其以予曩不及弔喪兩相猜故爲此計詭予而特偵其事本末將以入媚於執政者也已而

予辭去其輒向夜分繕寫云云遣使馬疾馳以聞於公公始大怒數以遍告中朝士大夫且謂予險詖陰賊若此而南都卿貳以下其以考滿及函壽牋或他公差赴京邑來歸者往往私以轉語予予無以自辯抑聞萬致齋尚書公而下軒然爲僕口訟之者然而其既先即報以所托予探萬君者私聞於公公焉得不信公既信焉得不爲睚眦深刺骨寸之罪始膠漆牢固卒無以自解矣未幾予徙爲廣西僉事已而稍稍以

矢石勞問及叙錄又未幾輒坐罪搆削籍以去予所欷歔嗚咽者豈可勝道也雖然猶幸公厚德海內學士大夫所共指爲富歐韓范不忍深中以危禍予猶得少延殘喘以至於今縱不及翺翔四方以戮力當世猶及遵初服狎麋鹿而卧泉石則皆仁人之賜也嗟乎予因系之以言而誡諸子姪及族姓曰吾故三䝿罪於執政而祖父所手詩書教我望我與我生平所自爲襟負者今殆巳矣然而曩時盛爲劉刻之行辭詞臣辭分宜雖不得士之中行其過猶薄且故與詞垣者或他改郎署或辭疾不赴得無恙餘皆敗去即如領分宜者雖徙他官禍終不免何者人情諂訿難以完名故也予於前忤兩公處不爲悔至於後之所忤予本師弟間特過州里哭其喪不及遂事他日積猜絓禍卒爲讒人者所間以至於此豈盡讒人所搆哉詩不云乎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予之所以仰天摧心而泣而於今猶不能不爲汗發沾衣也善乎李

中丞克齋嘗謂予曰以君之才忤他執政猶之可也而忤斯人可謂兩賢相扼也巳悲夫隆慶元年春二月書于三黜堂

白華樓續稿目錄

卷之一

書

勸殷白野提學赴官書
與許公子書
與沈虹臺太史書
與徐天目憲使論文書
與莫中江方伯書
與廣西少參張爐山書

與張鶴樓中丞書
與王東臺太僕書
與王鳳洲大參書
與慎山泉侍御論文書
與何吉陽司寇書
上學士趙大洲書
再與沈虹臺太史書
與靳兩城中丞書

卷之二

書

與吳悟齋中丞書
與譚二華督府書
上林退齋先生書
答吳悟齋中丞書
與某中丞書
酬張王屋書
再與張王屋書
與侯二谷方伯書

與王舉人如圭書
與江方伯新原公書
與何北吉秀才書
與董幼海大理書
與王西石公書
與楊使君書
與某人書
復廣信守錢弦臺書
與方金湖司馬書

復曾確菴司空書
與唐凝菴禮部書
與徐天目書

卷之三

書

與喬戶部壽齋書
與劉沂東憲使書
論史顧兩生考遺才書
與翁見海宗伯書

與胡錦衣書
寄汪南明少司馬書
與凌太學書
與唐小漁宮諭書
再與張王屋書
與袁太沖書
與郁秀才書
復王暘谷乙文書
復鄭東里侍御書

與張太學書
與許頴陽大司成書
與翁司馬書
與胡參軍書
與宣府中丞張崌崍公書
與許敬菴吏部書
與沈少林殿撰書
復許按察古菴書
與胡舉人朴菴書

與沈虞部太素書
與沈鐵山書
與徐長孺秀才書
與翁司馬書
與顧愼卿書
與李見羅憲副書
與李匀溪侍御書
與王沂川舉人書

卷之四

書

與翁司馬書
與朱駕部書
與王敬所少司寇書
與舒憲使書
與潯陽董宗伯書
與侯二谷方伯書
與朱職方書
復王敬所司寇書

與劉瀟湘廷尉書
與吳崑麓國子助教書
與甥董進士書
與閔進士書
與蔡戶部肖謙書
奉申閣老書
奉曾司空書
與甥顧侍御書
與董甥儀制書
與王澗州書
與王敬所書
與吳悟齋中丞及姜鳳阿祭酒書
上申相公書
與朱鎮山司空書
與朱宮諭書
與萬叅議書
謝韓侍講書

卷之五

書

與埈司馬書
與潯陽宗伯書
與劉時泉司業書
謝潁陽少宰書
與甥顧儆韋侍御書
謝馮大史書
與鍾文麓大尹書
復胡敬堂大尹書

與張督府峴峽公書
與大司馬劉帶川書
與張蓮濵進士書
再賀申相公書
與杜靜臺節推書
與胡舉人論舉業書

卷之六

序

梵儀序
壽大宗伯潯陽董公序
贈殷石汀按察使序
贈范屏麓太史還朝序
大司馬羽泉劉公戰功序
奉贈少司寇林退齋先生入朝序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粤序
送殷白埜先生序
壽費母八十序
郡太守栗東巖入覲序
送鳳亭呂公還南省尚書郎詩序
壽駱夫人序
吳興明道錄序
壽范太夫人序
壽姚近川別駕序

卷之七

序

壽周近湖先生序

明齋劉先生暨孺人雙壽序
壽雲石鄭侯序
贈姚海屋序
賀錢塘姜尹三獎序
刻南郭先生遺稿序
贈邑論陶見唐君拜獎序
桐鄉蔡侯拜獎序
贈內弟姚海屋訓新淦序
郡推錢朗峯赴召序

邑侯鄭雲石公入覲序
刻史記評林序
郡倅游三泉公擢守順州序
李鯤門邑諭拜獎序
壽白野先生八十序
西湖秋社詩序
卷之八
序
贈按察使白野朱公序

湖州府通判全公石壁紀事序
贈梁少府改荊府長史序
贈邑侯鄭雲石赴召序
林中岡先生赴楚藩紀善序
贈吳韞菴憲副序
壽許少崖憲使序
張司訓述齋獎序
八大家文鈔總序
文旨贈許海嶽沈虹臺二內翰先生
贈桐鄉令傅巖高公考最序
荊川先生稗編序
刻漢書評林序
五嶽山人後集序
贈梁少謙教授吉安序
白坪先生詩序
贈武康令梅嚮山公徙奉化序
卷之九
序

賀邑侯鑑池李公膺封序
歷朝文選序
張少拙翁并孺人雙壽序
賀俞定所公擢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浙江鄉試錄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浙江壬午武舉鄉試錄序
沈氏族譜序

採風錄序
羅少府仰齋公還山序
望雲遙祝序
卷之十
序
贈烏程羅侯文洲考最序
贈張九山擢河南按察使序
吳江令徐仁菴升獎序
西蜀平蠻錄序

趙氏家乘序
贈邑諭何曉山赴臨安序
浙直分署紀事本末序
壽李太宜人序
江山覽勝圖序
贈烏程羅侯文洲赴召序
陶氏族譜序
康衢野詠序
郡侯成吾熊公考最行序
卷之十一
記
萬卷樓記
丹徒鎮留侯廟記
呂氏墓阡記
大雅堂記
翁氏墓阡記
賜湖別墅記
翠微園記

卷之十二
傳 述
困吾翁傳
方母傳
[illegible]
海屋君傳
趙氏客遊述
卷之十三
行狀 墓誌銘 墓表 墓碣 碑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行狀
亡嫂郭孺人行狀
舅氏怡稼李公并邵母合葬墓誌銘
趙長母墓誌銘
處士俞前江生誌銘
陶處士竟齋墓誌銘
宋處士梅川墓誌銘
廣平太守怡山翁公墓表

郁處士墓表
陳雨泉先生墓表
處士竹崖顧公并丘孺人合葬墓表
明高士松里馬先生墓表
張節婦墓碣
演泉周先生去思碑
桐鄉縣學新建文昌祠碑

卷之十四

祭文

祭朱九疑年兄文
祭許茗山文
祭范太夫人文
祭廖邑諭文
祭唐姑文
祭蔡白石先生文
祭張縣尉文
祭黃夫人文
祭譚司馬文

祭太僕卿東白顧公文
祭沈鐵山文
又祭沈鐵山文
祭俞處士文

卷之十五

雜著

賀朱司空啓
上余相公啓
刻檀孟批點引

刻史記鈔引
韓文公文鈔引
柳柳州文鈔引
歐陽文忠公文鈔引
蘇文公文鈔引
蘇文忠公文鈔引
蘇文定公文鈔引
曾文定公文鈔引
王文公文鈔引

題李珠山詩刻
題錯龍池圖冊
題唐敬夫所刻舉子業引
題順齋司理張公舉業刻
陸蕭山舉業刻引
題秋水編
顧進士刻稿題辭
題方朔蟠桃圖
題魁星圖
少司寇吉陽先生像贊
僉憲江翁像贊
欒城簿宗弟赤水公像贊
堪輿者吳君像贊

白華樓續稿目錄

白華樓續稿卷之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甫編

書

勸殷白野提學赴官書

僕以忤當世絲待罪河魏時指病擊去而公亦以督學象郡之命且棄去不赴也拂衣來歸兩人既宦跡不相及而其壑遊復相阻甚矣山川之遙霜露之易而故知之思當有不忘於攬帶者然公之歸也於世日以遠於性命之宗日以深且解白駒之望猶在江海也而僕既忤世非惟不容於　朝廷之上并其林吟川賦之間又從而彈射之公抑嘗知而憐之否乎近浙中督學缺員聞中朝已推公僕竊罡然喜喜之者以故人之曠且得相從也然不獨僕浙之縉紳及州郡博士弟子闔呼曰殷大夫唐之陽城也已而又有疑之者曰殷大夫深於道恬於勢利其不以世之聲名之寵絲於其心也久矣恐未必

遽出也當是時僕聞之艴然中而思終卒亦有不能自定者何則僕少竊服習公者公之名絕於仕籍身繫於吏轄而其心則泠然蜿遊於雲霞之外者舊矣或者之卜似誠也非妄也雖然僕之辱公三十年之誼于茲非世之締交而已也古之道也既聞或者所云安得不以古之道爲公請之孔子者以道師百世而不易者也其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舍之則藏者蓋言時可處則處非若世之湛身利祿者爲也譬之雲之杳然而歸谷也用之則行者蓋言時可出則出非若世之繕情丘壑者爲也譬則雲之油然而出岫也於斯二者稍或踰之君子以爲過矣傳記所稱處士獨行僕不暇論姑述漢以來始之從仕而中復引割始之辭命而終卒翱翔以進者爲公評之梅福之所以繇南昌尉而廢爲會稽市卒者避王氏也陶元亮之所以不終彭澤而賦歸三徑者占宋亂也李泌所欲以白衣帝側客星自占者其初也已而君臣遊好則領

宰相封鄴侯情之所不能辭也种放所欲以雲
溪醉侯避終南者其初也已而王禹偁諸人數
薦則緋衣象笏拜爲諫議者義之所不能拒也
由前兩人言之孔子所謂舍焉而不得不藏者
也由後兩人言之孔子所謂用焉而不得不行
者也向者公從豫章徙象郡時彼固一時也公
之引身而退猶可言也邇來　聖天子御極
詔還故所放黜諸賢及一切敢諫之士獄繫者
釋矣戍徼者還矣故且整藏者加爵褒謚矣溥

海內外無不嚮風慕誼譬之鳳凰出而百鳥和
鳴神龍翔而鰌鯉奮沫此又一時也公之乞山
以來中朝士大夫共憐公之持誼之潔而懸車
之早也其以氏名書而聞之於　天子者屢
矣古人所稱逃虛而之影乎日中者身愈疾而
影愈多竊謂公於今固當彈冠而出矣嚮也閉
戶息機獨掉如意於石牀竹簟之前而今則不
得不傴僂俯仰纍章服以謁上官矣嚮也散髮
行歌釣且弋於長林遂峑之間而今則不得不

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對吏人治文書矣嚮也上
宗違磨下採慧能證不二法門於鹿女獻花之
巖而今則不得不乘傳游徼攷法糾職鳴鐸自
衛矣嵇叔夜之所稱七不堪歐陽公之所稱三
宜去公萬不得引其一以自例者況公所服官
古之文學大夫之職也非州郡吏也其地則東
南佳山水國家所稱冠帶之最者非嚮之椎髻
卉服之夷也公之望已深其以從卿寺而去也
特累朞月耳過此以往則著蔡　中朝領袖儒

林皆公之左券也出入　帝闈身爲重臣名
垂後世者皆公之殊業也公何必聆聆然於半
畝之宮四壁之圖書以姓名自完邪嘵乎僕去
公千里其於心也特一尺故因或者之上上述
孔氏之遺言下誦漢唐以還賢士大夫之述中
列從仕者之終始而折衷於道義之至縷縷如
左伏惟我公早爲命駕焉幸甚幸甚

與許公子書

讀二公所爲先大夫茗山公墓銘及行略大較

已詳狀生平矣而予所深悲者則以先大夫公文足以名當世而知之者稀行足以勵末俗而交之者寡及釋褐兩為州判史而其徙官郎署也則都官出守也則蜀郡而臬而藩而牧馬大略南則滇粵北則遼陽棧瘴煙糯冰雪走萬里欽律波濤之路以從吏並今之仕遊之所厭且避者而公皆與時浮沈挺身奉職而不辭此則學文以明道學道以愛身故能逃其榮而甘其寂不售於今之人卒亦不悖於古之人而身沒

之後其風流蘊藉猶貽海內二三知己者之悲且弔而泫然欲涕者此先大夫公之不可及也二公雖業已亦因事而枚指之猶惜其不能直寫襟抱以聞天下之公議至於為故相國夏公築墓宦一節僕又竊以凡世之巧宦者往往陽為遠跡於貂貴而中則陰附之以射便利先大夫公獨當官奉職則不欲巧迹以避及其論資酬勞則又力為辭榮而退正先輩之卓犖奇崛與世不同處而或云非其好似特遭訕蒙垢而解之者恐不免於世之酒蚍之疑也且其署府江也當僕所俘馘鬼子寨劾首虜者殆千人而其所奪脫走者特三酋耳賴先大夫公為予多懸金以購之所云辭功一段僕未之聞而其了僕前件則正朋友同心共濟之誼又何必於予過為書其官而題其名若將覆其罪而攘其功者非先大夫之所以同體於僕亦非僕之所以附知於先大夫也他如菲泉先師與先大夫為束髮交而以女娶兄可沒而無書否乎餘容面悉

不盡

與沈虹臺太史書

僕鄉讀公舉子業竊謂公似非今之剽襲而黛飾者其所詮情構思大都釆古作者之遺而獨求匠心者也然公數試輙擯去僕竊疑之已而公卒魁江以南今且入讀中秘書待詔承明石室之廬豈非平津主父輩一蹶而飛漢天子詠其安在而得之晚者邪雖然僕之所私望於公者　明興二百年薄海內外雍熙累洽獨於文

章之旨缺而未盛弘治正德迄嘉靖來間多作者然矯命者多由草竊倡義旗者猶屬偏陲公與許海嶽輩僕故所從遊而間睹兩公閉戶讀書處當必刳腎刻志於古之道而非特今人所好已也而兩公今且𡷫珮鳳池之上庶幾免作吏者簿書鞅掌之劇而得以肆力於六藝百家之深者天或有在矣兩公得無意乎僕既罪廢近復為世網所排擯然其中心所自好雖遭當世之錮而千百其折不敢偷惰者外撰文旨一

首贍兩公蓋楚人當再刪之後而拘以泣獻試臨觀之倘有以摘其瑕而指示我幸甚幸甚

與徐天目憲使論文書

嚮讀李歷城公與王蘇州倡和詩什蓋已巇然如坐身於日觀之上而東望扶桑比眺碣石者已獨於文章之旨猶未及知歷城公之深適過兄得解囊中之錄本讀之內有論次本朝名家大較首何李而退唐王僕之私竊以秦漢來文章名世者無慮數十百家而其傳而獨振者惟史遷劉向班掾韓柳歐蘇曾王數君子爲最何者以彼獨得其解故也解者即佛氏傳燈之派彼所謂獨見性宗是也故僕之愚謂本朝之文崛起門戶何李諸子亦一時之儁也若按歐曾以上之旨而稍稍揣摩古經術之遺以爲折衷者今之唐王是也恐未可盡左袒而棄之不知然乎否乎即如聖學亦然伊尹相湯伐桀以創順天應人之功伯夷餓死首陽山採薇之歌於今使亂臣賊子聞之而破膽摧氣者何雄也然

顏閔一眇然儒者孟子於此則曰姑舍是於彼則曰不同道曰姑舍是者謂其屬正脈而未至也曰不同道者外之也故僕之愚於王未敢論若唐武進於文章家之旨即如未得謂之正宗當亦庶幾羽翼也已歷城公其肯以孟氏所以推伯夷伊尹者與何李推顏閔者與武進可乎兄發舟促倚席草草

與莫中江方伯書

僕少附公釋褐然其文章之知道誼之期非特

世所稱縉帶之交而已者當是時僕忘其鶩逐而頗附騏驥騄駬於千里之途公亦黄鵠而翁顧鵾鷄鶬鶴於藩棘之垣也豈謂僕輙以乇塤之嫌忤當世又爲左右者所乘璅蹈釁而數煽流言以讒之始則擊之徙邊徼再則擊之罷朝請歸來乎林壑者已十餘年而伏戎于莽者猶囂然其未已也公得無憐之乎雖然公抑嘗蹇蹇自將厭世之涬澳洞涊脂韋突梯以俛仰於時者然而素絲羔羊之望外震於朝著中林兎

罝之行內積於閭里公議所不容抑士望所不可攬而卒濡遲以起海內學士大夫雖共喜公之出而悲其晚而僕之私則又以 聖天子之在上賢公卿之在下古所謂緇衣白駒之盛而非特小雅之衰也僕又何敢不痛自懺悔怨艾而顧猶嚅嚅然效世之谷風之刺巷伯之泣乎哉聞公枝節過浙藩僕不勝離曠之思且早歲分袂白首逢樽蓋人生百年之無幾者特臥瘥浹何未勝冠僂中秋以後當或攀蓋西湖之上矣

與廣西少參張爐山書（今改號嶠咏）

河魏相從於今十六載矣明公史業所嚮與大雅之標猶朝夕夢思也僕既忤當世坐罪搆而罷而明公宦轍復遠涉邊徼杳不相及豈天劈吾兩兩之蹤耶粵以右僕昔所枕戈處也明公今且擁傳而過焉閭或停車問俗采風於其土其有能指言僕之嚮所從事者乎陽朔一帶爲胡北獞所蠶食者什且九殺縣令殘哨官孤城

之陷者日且暮矣軍門業欲提兵十萬而僕竊以大征之師所過如燬況功次多贋徒師老財匱耳遂不煩軍門一卒之勞一金之費而特以故所部署戍兵五千人分爲七哨迂道突擊不旬日而破十七砦俘斬二百四十有奇并縛賊屬幼口殆千人奪還民田廬者十餘萬今回當一一作公襟帶間也旋師之日惟動山谷已而言者以功爲罪摧我訕我汚蔑我公得無憐之乎僕不當自爲訟功公既知我深而摧我訕我汚

䥴我者固公之邑子彼故以執政者之啖而并心於僕故臨箋援毫不覺欷歔嗚咽而爲之傾吐及此也如何如何頃者湖惠之間多兵端

聖天子爲出重臣按節臨鎮聞其方痛時艱亟材吏聞頗有欲按僕府江功次爲言者公倘能爲僕於中特令故吏民一一言𢘟且僕之鄕與將士共甘苦力戰鬬處稍稍用之當路疏之中朝得以湔其垢而溢其瑕僕死且瞑目矣語曰士屈於不知巳者而伸於知巳者僕之生平故知捨公其誰望哉不盡不盡

與張鶴樓中丞書

李白嘗云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僕以忤當世坐罪擯削籍來歸者十五年於茲矣未繇一識明公然特於士大夫家嘗獲讀明公曩所論列執政諸疏侃然古之烈士也史遷不云乎讀其書想見其人願爲執鞭久矣近有客從中朝出者且云公同悟齋中丞輩論國家彊埸之士輒語次及僕且以僕嚮署府江間効尺寸矢石之勞或於今亦可令提枹鼓力戰鬬者也僕竊以謭薄不足數蓋得世之鉅人名公如兩若子者爲之軒然訟顧若此嗚咽欷歔不敢信近辱悟齋中丞公忽千里走使移書投山谷且併示間嘗憐僕未盡之志與未盡之才特於士大夫間發不平之論嗟乎悟齋公僕亦未之面者也悟齋公且爾則明公可知矣嚮之客所傳者當信不妄也此則古之志士聲相應氣相求千里而同堂者有之僕何人斯而敢望兩公若此哉雖然神龍出則鮪鮰奮威鳳揚則鶺鴒舞僕雖未及從兩公遊相與傾冠蓋接襟舄稍稍肚腦中所持與之肇畫當世然兩公所欲以身殉國家抗忠義貞名實矯然日月之際而世之區區榮名好毀不以戰鬬於其心而撼其中者此或僕於兩公不敢不自附芝蘭之末臭騏驥之餘塵者也公其許我否乎虔州者陽明先生所故嘗提戈處也洞頭桶岡之間其部曲旅旄威靈精爽當猶耿耿若昨日事者明公杖

鉞而過得無有後先同功者乎頃閩海寇出沒潮惠之間且甌駱閩越爲之覆軍折將 聖天子特出重臣劉帶川公輩臨鎮南粵璽書所載許其一切便宜行事不從中覆其所亟人材繕兵實殆甚切也僕竊思南粵明公之故土也潮惠諸州則襟帶幕府者以明公之賢按形聲揣緩亟察向背畫利害當必有席之掌上者帶川公擁傳而下倘明公一爲指揮樓船將軍故事特探囊而出矣僕雖罪廢久然於國家疆場得失處未嘗不抱杞人之憂如春狐之側耳而聽冰者何如何如瞻戀既久山斗最切偶姻兄弟之從宦者道出油幢特具書奉候左右且併以謝明公未同之知而南粵事體大較倘以間示則亦所以慰詩人未見君子之飢也

與王東臺太僕書

嚮莊會稽陽山入浙時獲公手書幷托爲遵巖先生序其文碑其平生忽荏苒旦暮於今數載矣會稽公入爲司諫今且持節按吾州郡而公之所請猶纍然未及勒草以報僕得無後命矣乎雖然有待也僕嘗同荊川中丞論 本朝文章之運數以奇崛魁壘之材奮起其間不無其人而至於獨超匠心得古作者之旨而折衷其至獨遵巖公於當世可謂渡海之筏也而公復繼跡並聲而馳世之執政獨相與出死力而後先擊而去之按節使者又從而於其林臥川棲之間伐其室及其昆弟甚且遵巖先生之沒而禍猶囂然其未已也豈古之所謂愛其道不忍拂其樹者與抑亦文章之士其所竊造化榮名者多世之磨牙刃吻者相接也非獨靳之以高官厚祿而幷且困之以奇禍自古而然與僕嘗以此爲公昆弟間持憤發懣未幾而操戈繳矢者已瞰於僕之廬矣甚矣其可謂欷歔而太息也於是時彼且爲執政所嗾其所甘心者當不知何如也猶幸僕家世以來力田讀書外無他骫法故亦無他罪擬卒不得滿其睚眦媒孽之毒以去而僕之衣冠門戶之間爲其所毀几若

者抑多矣公得無談虎而色戰爲之汗發霑衣者乎雖然釋氏宜云彼特山鬼之跳梁於其旁者耳而老儈之不見與不聞固在也公謂然否陽山公行郡入湖中僕稍稍得前刺公家一切內外事甚慰甚慰然僕去公數千里今且髯日以抽白顏日以槁其於嚮之蹀躞馳驟之氣日以頹惰而不復收拾抑不知再及捋公之髯與公之褫相與一抵掌否不盡不盡

與王鳳洲大參書

僕坐罪廢幾二十年于茲與中朝士大夫絕甘分獨閒嘗獲誦世所傳南北二鳴編并及他抄者竊感　明興以來詩歌之道弘治正德間何李爲盛巳而嘉靖以後唐武進高蘇門諸君則又稍稍淘洗玄華獨露本色似窺唐人者之至矣然皆近體獨二公遠泝騷人以後之旨而揣摩之高者入雅頌次者宗漢魏又其下者三謝顏陸江鮑以下無不得其形似非當刻鏤文章之世而力返之以土簋杯飲之舊朱晃藻挽之後而復挽之以毛衣穴寢之古者乎譬之逆河而航亦雄也巳即如五七言近體及長歌絕句諸什往往斧藻李杜鞭撻高岑其匠心所至甚且唐人所不能而二公時時抽逸響出別調焉嗚呼盛矣僕童子時少慕章句釋褐以後綰綬作吏輒疲不能矣乎二公之什而披髮行吟繼欲効之何異於東隣之媼衰且白矣聞西家之娃珮明璫披霧縠燕歌趙舞於其堂而顧令傳粉紆脂空自咤笑爲也雖然予湖中於古亦稱

吳興故多文獻者公今且按節擁傳而過焉天豈無意其間乎唐自錢起孟郊後而文章中絕矣二百年而蘇公舜欽滕公甫蘇公軾孫公莘老輩並世之名公鉅人代吏茲土出風入雅振袂山谷故其遺標流韻迄於胡元之季而趙學士張羽人諸輩相繼不絕也今且三百年然則弁之山苕之水能無聞公之過而爲之吐奇効靈於其間者乎抑未可知也公蘇人也於予湖古所稱東西州者按郡暇倘無如傳所稱緜駒

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屈原行吟澤畔而楚人賦此二者乎敬以書聞倘許侍教旬日間當爲餉餉而伏跡於庭矣

與慎山泉侍御論文書

昨日使來據案草草其欲盡所言而不敢卒盡所言者恐兄以我爲迂闊而遠於事情故不敢竭其說也兄論似厭世之選者冗雜無稽則兄之欲精以嚴者可知矣僕昨所云作者之旨蓋以古之作者譬之佛氏之禪燈一脉也 本朝

詩聲自弘治正德以來度越宋元直逼唐風矣文章一派猶未得其至者僕嘗作一文首以貽許海嶽沈虹臺二太史大略以爲文必遡六藝之深而折衷於道斯則天下者之正統也其間雄才俠氣姍韓歐罵蘇曾而不能本之乎六藝者草莽偏陋項羽曹操以下是也漢以來裒選文章家獨眞西山似得其旨近代如唐司諫所裒文編亦或洽其遺意而爲之者兄之高明當自有獨得深見以道於世而僕所以呶呶焉亦聞於兄者憫國家二百年而猶未見文之赤幟且於兄所裒藏將以上之也不盡不盡

與何吉陽司寇書

頃歲彭郡博兩公手書過湖中業勒奏記少申報私而千里山川之隔二十年風塵之思稍屬襟帶間矣然筆札之所不及而夢思之所不能達者猶懸懸也公之道德文章之望滿天下雖官僅卿貳位不酬志然內而尚書考功外而淮楚臨鎮抑足以稍攄胸中之什而五爲國家屏

殘壘徇州郡庶幾臣業之鏡者是已而僕以少忤當世坐罪廢譬之出林之鳥輙曳其羽初秣之駟即奪其轡而羈之扶搖萬里與其蹀躞疆場之氣尋且剝抑零落而不及一試以効其生平者已古人有云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公抑謂我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蓋憐僕之區區不敢腊韋洟涊以自負當世者而今安在哉日月如流事業無聞此僕所以臨溪而釣閉戶而吟不敢不頹然一聲以爲終焉之計而間抽傳

記枝往牒讀古人奇崛魁壘處且未嘗不爲之對鏡而慚睹髀肉而欷歔嗚咽也公得無憐之乎公之年巳浮六秩僕亦慚隣之矣如不出吾兩人握手之歡剖心之知於世之友道何如也豈遂生爲異壤沒爲長夜邪三湘之草七澤之波僕竊願從公振衣而吟而卽如浙之西湖佳山水南及禹穴鴈宕天姥赤城之墟且東望海門枚乘之賦安期生之迹往往而在也江陰之間公家丘墓在焉能無情乎茲特遣使遠候弁

請縮帶之期詩人有言豈不爾思室是遠而然漢人徐孺子郭有道輩千里命駕終年訪友迺其故事所當從者臨風濡墨不勝瞻切之至

上學士趙大洲書

僕無似辱公以文章道義相倡和而賜之以縮帶之交者二十五年于茲僕雖以忤當世坐罪搆擊之來歸而數於縉紳大夫間聞公憐僕奪官狀且以僕之區區或可以翺翔四方而奮報國家者輒時時及之齒頰間甚且爲之發憤而抵議焉嗟乎此僕之一二知巳者所傳竊謂公平生少許可重然諾古人所謂片言之間重於九鼎重於太山者是也僕何敢當哉僕何敢當哉雖然僕抑未嘗敢以是私銜於我公也何者公之好士之名滿天下而海內外之士無問識不識呼曰趙翰林今之歐陽永叔也經術同文章同立朝正色侃侃然排大議攘大患同至於推忠賢拔材智獎人倫皇皇然如飢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此則公之素所自持而流風蘊義

播於士林𢒼於海宇雖公抑當自讀歐陽子本傳不以多讓者然則世有一介之士苟其文章吏業少屬尺寸者公焉得不爲軒頤而訟攘袂而援也乎僕嘗讀歐陽公所序蘇子美文至當時執政者特以一酒故擊其官甚且併其同輩而竄逐之而歐陽子於其沒也特爲之欷歔涕洟而吊悲不及其用然則僕雖不敢望蘇子美曩者衡山驛亭一執袂之間巳而遂爲執政者私人所伺而謗併公及之公於此抑可爲之流

滂太息也已公古人也於世之遭讒也輙若躬之剌而分痛推士也輙若躬之溺而投拯當有所謂不令人知不令人德者雖然僕不足道也至於我公僕所日夕甚望亟爲執政者謦問日以崇聲華日以流而　先帝時所當數爲齟齬姑不足論　今天子驛召以來翩然散局猶未聞下麻而拜相者何也此非僕之一人之言也天下之言也然僕之言與天下同而僕之所注望於公則或天下所不及盡知者何則

高皇帝罷中書省以來盡以丞相之業錯領於九卿之間卽與古之論道經邦相爲表裏者爾而　文皇宣廟以後三楊公雖稱名相其得君久其秉權擅政威行中外則亦稍稍與　高皇帝建官之初似不相合而二百年來惟天順時　天子則懲土木之禍而以朝政捐之內閣李南陽則亦感眷遇之隆而以公議糸之政府已而弘治間徐文靖公溥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謝文正公遷上遇　聖明下公國是進而帷議與天子相可否退則六卿百執事各布其職百年一時也武廟之際紛紛多故矣嘉靖以來成都之罷一變而爲永嘉再變而爲貴溪三變而爲分宜數十年間矜恩佐擅威權一切睚眦愛憎於今猶或流禍而未已者項者二三年來廟堂之上雝雝穆穆喜怒不形可謂盛矣然於其間上以仰體　高皇帝之初下以挽二百年世俗之陋非僕之所敢言亦非僕之所能知而公於其間別爲措注上以翊戴聖明下以表鎮國家薄海內外翹然太平之望者公之事也亦公之憂國憤世素所積慮也僕雖罪廢竊於丘壑間願効古之慶曆賦頌聖德以仰歌明盛耳不審公肯以爲然否相違既久相望彌切茲因友人范太史入朝特附緘書少布年來曠問之私家綾二端蓋亦效古人績縷之誠耳非所以獻長者也拙刻二種附上求教

再與沈虹臺太史書

南北鴻鴈之音不相及者忽逾年矣公竝世之

鄒枚之譽縮帶承明相與考文章讎古六經之深得無憐江海之上横潭而漁臨溪而歌者抑有其人乎近得邸報知　聖天子已留公侍從矣僕不勝躍然喜喜之者非以其官也僕嘗痛　國朝來雖設史官不得如漢唐禁中起居注故事　七聖以來　天子之訏謨與名公碩卿之典實或逸而不傳或傳而不著公與海嶽輩世之文章家之鉅工也倘按馬遷當必抽金縢石室之書爲一代史不然如古人所撰

西京雜記可也公輩得無意乎嗟嗟僕衰矣少忤執政坐罪廢　中朝之士卒無有䣊而援之者進不得筈兵萬里外爲國家竭曩年尺寸之施退不及以文章自娛勒成一家之言以遺於世區區心知旦夕當與蕣草萎化矣百年之後誰復有憐而吊之者虹臺虹臺知我惟公耳頃綠姪一龍以貲入太學特遣過候門下且令侍公署私錄向來所著作倘許之僕雖老猶能摹公之文章之淥如古之觀公孫大娘舞劒器而戰鬭天地者也如何如何

與靳兩城中丞書

濟上言別來二十年于茲矣僕既忤執政以罪廢歸與漁緡樵斧相況寘而公之宦轍所向多秦晉之間鴻鴈之音文章之盟杳乎不相及而獨有胷中區區縮帶之知當與公夢思寢食或相從而今且衰白矣曩之顏日以稿髮日以抽白而掀髯而吟顧影而舞僕既失故吾矣安得不自憐乎又安得不追思少時所從彈劒擊筑

者之舊而爲之感憤欷歔其間也乎昌黎云僕之懸懸於公知公之懸懸於僕也誠然誠然公之才譬之于將鏌鋣也嚮嘗以漢馮野王者之嫌逡巡藩使者久之今且按節臨鎮山西山西者西則屬秦隴北則連朔方又東北則漁陽上黨其地多勁俠沉鷙嫖姚跳盪之士其州郡塞垣亦頗與虜之斥堠烽燧相紛拏間按古傳記世有石畫之勳爛然竹帛於今不廢焉公以今之名才開府臨鎮其間能無上吊狼譚介子推

趙充國關羽之輩而思以功名感奮者乎僕少嘗奇公之器沉深而瓌瑋當必有蓋世之業內以鎮國家外以捍夷虜而僕於是時口雖不言而兩相襟期蓋耿耿也僕從南粤時聞亦稍稍務尺寸以奮報當世矣未幾坐搆罷然而粤之吏民所祠而尸祝磨崖而銘者今猶在也公倘無忘故人得無古之躍馬橫槊之感而思以並馳者乎嗚呼霜飛而葉落水涸而石出僕且已矣然偶有姻兄弟沈君從吏幕下不敢不因南

風特附一書以致數十年道路縣邈之思而又不敢如世之款問而已也故輙以生平所悲歌慷慨者相及如此然而不盡之言其所從岫之雲成之煙出沒於公之懐者殆千百也外有拙刻二種請教家織四端聊以借室人機杼之勤以爲公之輕裘緩帶之需耳

白華樓續稿卷之一

白華樓續稿卷之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翱卿編

書

與吳悟齋中丞書

孟夏言別忽已授衣室是遠而盈盈河漢僕無似辱公憐鉛刀之鈍臨車之蹇或可以爪牙國家馳驟疆場也頗憐李廣之所以歸藍田陳湯之所以困燉煌數爲欷歔感憤其間若欲爲之引大議批至公者已而語次呂沃洲中丞之於

滇陸北川司馬之於虔則又椎心飲恨怒髮裂眦下以疾外庭好爲薏苡之訕上以痛　明庭自毀熊羆之臣而公之憂怛於中義形於色弁僕爲之坎壈嗚咽而不能已者此僕所以還山之後間於對客狂歌舞劍顧影而不能不爲之泚然汗發泫然欲涕也雖然曩者公特憐兩公者之以勞蒙訴以才被放而已未聞搆之以網罟而中之以罪者頃者陸司馬所當閩中勘事

之臣忽條坐其所當追輸者計五千有奇問其故則曰市書下州郡與饋鄉大夫二者是也且故特勘兵餉者疏稱某某入巳者贓若干法當首論某某故無入巳贓然頗屬糜費似合併究由此言之首論者其罪之大者也併究者其罪之次者也倘國家按漢庭所以不錄貳師者之過均之當原其勞而貰其罪即如按論則前某某者傳所謂戎首是也後某某者傳所謂薄乎云爾是也頃聞前某某者業已湔洗殆盡矣而

後某某者陸司馬適在數中或者以追輸之條按之得無過乎推原其似或謂前某某者則故有中貴者為之援故得以覆其疵而掩其瑕而陸司馬公則故嘗讒而搆之者閩之鄉大夫也方其行勘按故事法屬三省而今則獨移而聽之於閩以閩之鄉大夫而故相搆而怨者訟之於閩之勘事者之有司固宜其涅白為黑指鹿為馬而司馬公之罷官歸也其身在數千里外又孤無他援其事與一切文卷本末則特隔閩

贛郡縣之間又何異於縛行道者而聽其行劫者之僇辱也陸司馬故產僅及中人即入仕以來　天子所賜與歲祿之餘不過圖書門閥而巳苟欲追輸如勘者所報雖沒其產入其妻奴恐不足以輸其論報者之數嗟乎南贛軍門自故新建伯王陽明公攺領提督來五十年于茲矣間讀鄒東廓祭酒羅念菴司諫所碑記陸公戰功蓋陽明以來一人而巳方其聞命之日閩廣之寇逾嶺而下者蓋千里也公輙躬裹餱

糧擐甲冑為士卒先朞月之間所當血戰者大小數十合所及俘斬者一萬餘馘嚮之緩師僨事者得以無恙甚且湔其罪領其官如故而公獨遺之以殺身破家之禍　明天子而聞焉得不為之即日持節赦魏尚如漢文者乎始也以訴而奪官今也以勞而罹罪嗟乎司馬公一身之私不足顧而國家公是之繫所當惜巳往之勞縱可泯而國家將來之臣何以勸竊聞南中臺諫天下公論所倚以為赤幟也而公則上

之著蔡國之典刑是也寧無如馮唐論列者乎劉向之訟甘延壽也其言曰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延壽華不獲受祉之報反屈指命之功久羈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伏惟我公留意焉國家幸甚

與譚二華督府書 公時由兩廣移薊鎮

僕竊憐少嘗附公公亦推師翁所愛者愛之兩相襟期頡頏當世而僕以忤時坐罪廢歸來乎

林壑者十餘年伏莽之戎未已也而況於他乎公之位日高勳名日顯公方按節入粵海內學士方以韓襄毅公之業引望左右東靖潮惠西復古田而頃聞中朝復以北虜數寇盧龍漁陽上廑之間中外將校往往不能摧其偏師而遏其深入也特以無兵馬耳　聖天子特賜璽書召公還朝募幽幷燕趙之士以備戎行竊惟幽幷燕趙之墟古今來稱天下勁兵處也以公平生視士卒如嬰兒將校若心膂汕幢所嚮千里內一切材官騎士古所稱射鳴鏑而穿重鎧者當爲之州郡嚮應如水赴壑矣何者其土之人鷙而悍其俗好武而狠鬭而公之聲名材略爲之招徠其間語不云乎龍翔則鮪鯉奮沫虎嘯則山谷生風是也雖然特今之文法盛而議論多不知　廟堂之上所以聽公操兵符而便宜行事者何如耳僕嘗覽古今傳記及按近代國家事體大略議將於創業之時易而議將於守成之世難議將於攻城略地之時易而議將

於乘徼列障之世難何則方其創業之初遣將帥徇郡縣一切矢石戰鬭皆其所躬爲斬蒿萊刈荊棘而與之共功者也故其文法不牽機宜不失動中利害所嚮以之而譏沮不得行功罪不得混故人人得以自見而盡其才卒其志至於守成之世中外事體絲牽繩聯令未申而撓之者已至功未賞而罪之者已起參之以愛憎蒙之以名實如近年王新建田州之役曾尚書河套之議可鑒也僕嘗按公所提兵故處及扣

公之將領戚叅戎而下訓炙公之籌兵本末公
誠　國家宿猶彊幹之勳可以使三軍之士赴
枹鼓而蹈水火者也然馮唐不云乎今雖得廉
頗李牧恐未必能用之者他不必議李牧之所
以破東胡滅襜襤郤地千里而匈奴不敢近趙
邊者以市租皆輸入幕府爵賞並決於外不從
中覆故得以選車千三百乘選騎萬三千匹百
金之士五萬彀者十萬且匈奴之始入又數以
得守便宜固溝壘閉田廬斂牛馬封以內有擒

虜者輒收坐之故得以十年之間守如處女而
一朝突擊卒收脫兎之功耳今日　廟堂之上
其肯按古傳記所處分大將故事而以之聽公
如李牧所持否乎僕既林臥絕不接士大夫故
亦絕不聞　中朝事機特據閭里間所傳
天子之召某司馬將以練兵薊鎮云云耳竊恐
以公勳名方按節南粵臨鎮萬里豈得以區區
練兵即為移易我公此必　聖天子將以腹
心之間寄爲公以腹心之石畫謀於公而非亦

庭之所得聞者公之還朝也倘由浙河入維揚
僕當候使節於錢塘皐林之間稍稍從公問起
居聽謦欬若從豫章江順流而下則筆札之所
不及胷臆之所不盡尚懸懸也如何如何適富
川使行聊附束書不勝瞻切之至

上林退齋先生書

坤謭陋無似少束髮公覽其文即推之爲國士
雖歐公之於曾鞏陸公之於韓愈不能過之坤
亦頗自勵志刻行將亦庶幾古人者之至以奮

報明時而不負師門所引譽也及釋褐爲吏部
郎三忤執政始由吏部出徙外郡再由南省出
領邊徼已而稍以矢石戰陣之勞還河朔復以
罪擊去非惟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即如林
臥以來間有按其名氏而疏薦之者輒睚眦相
向而中奪之甚且林莽之戎雲霄之翮往往竊
發未已也嗟乎褫其冠篛其奴僕抑已痛矣併
其子而罪錮之得無過乎語曰人窮則呼父母
勞苦倦極則呼天此所以昨於師之赴召而道

錢塘不能不爲欷歔感憤而涕洟左右也雖然間按傳記古之志士所劉志刻行而遭世禍者累有之君子惟以義命自聽而已况 聖天子初御諸公卿頌頏擁戴公屬海內縉紳大夫之望者久矣頃復召還中朝庶之政府傳所謂鳳凰出而百鳥和鳴神龍翔而鯆鯉奮沸者也坤雖罪廢當效昔人頌慶厤聖德故事以歌盛朝復何憾哉復何憾哉然猶有一二獻納之誼願以次聞者昨所請宣明 詔赦罪人一節公

今入 朝首義也 聖天子御極特訪先朝赦書薄海內外與之更始諸衙門各條坐如某事某事除外已稍屬迫隘而中外有司甚且壅閼德意於詔書所明開赦除條件竝格不行藩臬郡縣諸獄繫不聞有一人恩赦來歸者浙如此則他省獄繫可知外省如此則兩都獄繫可知恐非臣下所以宣布 主上之德以鬯四海也其次則莫亟於訪賢才頃者 聖天子詔起故放名賢領舊及直言敢諫之士當與宋元

祐無異矣但愚以爲古之大臣惟諰諰然求天下之士以赴國家之亟而未始以己之愛憎熒惑其間故傳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容者必其嘗拂我攜貳我者也又曰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言丞人材不知其他也故范仲淹輩力劾呂夷簡而夷簡之再相也則先起仲淹經略西夏矣唐介輩力劾文彥博而彥博之再相也則首還唐介知諫院矣此皆先輩盛德故事近年以來故時賄賂宿弊劉洗殆盡獨一切愛

憎所向似猶閼滯公以海內中外之望還之中朝不爲太宰必領御史大夫誠所謂士林之蓍蔡國家之典刑者也而公之心則又皎然如青天白日兀然如名川喬嶽絕不爲城府絕不爲畦畛者公於此時愚竊以爲惟以此廣執政之意以報國家何者大臣之進賢傳所稱與衆共之是也苟有毫髮之愛憎乎其間則天下巧佞之士投於其所愛以夤緣而入者無所不至矣大臣之退不肖傳所稱與衆棄之是也苟有毫

爰之憎則乎其間則天下忠蹇之士絓於其所憎咎沮而去者亦間或不免矣况上一有所愛則下之希愛以干進者益如女蘿之附而不可卻上一有所憎則下之行仇以眩知者巧如慎鷙之毒而不可止以彼之故而進賢則未必皆賢者之進而姦回之士因之以雜遝者不能不日衆矣以彼之故而退不肖則未必皆不肖者之退而簡亢之士因之以遺逸者亦不能不日衆矣故其心特起於一念之漸厄而其害遂至

於千里之央偍善乎先正劉青田公嘗曰大臣者當鑑空衡平而已之私不以與焉者也今日所闕誼或在此今之大臣之中惟公可以聞此言抑亦惟公可以此言進愚也內隼擊於朝外草薙於野蓋已屬古之瘖盲廢人矣特其瞻仰聖朝不能不惓惓及此伏惟我公入　朝與賢哲君子留意焉初五日候送錢塘弃嚳所懷公已解維東下且二日矣不能前追左驂故遣使具書如左稍布尺寸之私云不盡不盡

答吳悟齋中丞書

頃歲病臥林廬中胥人相迫已而郡中移文逮繫恐卒爲有司者所刼奪而不以與也故特於倥偬發使間量裁尺牘上訟左右於頻年嚮往之情與其所欲請者蓋什佳一二也然不意有司果爾留滯遂以塵覽已而使還聞公輒與按行竊疑公世之名賢鉅人也何以憐及枯魚若此久擬專使陳謝荏苒未及忽辱遠貽手書并及惠遺開緘讀之公不忍自以千里之騁裹也

而顧影懷悲於駑蹇自以高岡之威鳳也而同聲求友於鶬鷃殷勤繾綣似有取於僕之生平所嚮吏業文辭而下顧盻盻然憐其薄矜其不能而不忍棄遺之者嗟乎此古之賢哲之士所不可得而顧僕何人斯敢竊賢者之引譽至此哉皇恐皇恐雖然古之趙有毛薛二生藏於博徒賣漿家者久矣信陵君由魏入趙始及錄而名之以聞於世不然平原好士猶且擯而棄之以爲不足與遊者故傳有之曰士爲知已者死

田光刎頸豫讓三躍而斬衣蓋人生自年知已所難此其所以聲應氣求輒爲欷歔感慨憤懣嗚咽而死且不顧也公之於僕其然乎抑否耶魏卒之毋不云乎而今而後僕無死所矣使者歸敬附書以謝而別有雜者二首近所手記生平吏業以托家乘者適公書中謬及遂并以獻上非以印公所許可也旬日後僕當跨一蹇驢南過都亭面爲陳謝李白嘗云生不願封萬戸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僕少嘗願馳驅四

方鞭撻萬里今且已倘得望顏色聆唾咳抑所以稍慰生平而瞑他日身後之目者不審公其許我否

與某中丞書

僕南海罪隷之餘也忤當世坐廢久矣顧讀古傳記數慕世之豪雋之士所或與之上下馳驟笞兵萬里外頗傒心焉友人某間嘗稱公不置口而曰世之武庫也願廁門下賓客廝役之列而未有路頃者某從公幕府歸且傳公間共譚司馬論天下士往往屈指及僕甚者稍稍或爲游揚公卿間僕且感且愕不覺汗發而霑衣也何則范雎折脇矣遇鄭安平起自溺簀季布髡鉗矣由魯朱家始奮亡虜此皆古之豪雋抱非常之材遇不世之知所以能於罪隷之餘而輒能建功末路托名竹帛也僕何人斯而敢當哉皇恐皇恐頃譚司馬以病歸廼得道逢江上稍稍擘畫世之彊場之士亦輒以公爲冠軍侯僕雖未及望顏色接謦欬而公之卓犖之材嫖姚

之氣智勇仁明內之拊將士使三軍樂戰鬪而赴枹鼓外之捍彊場鎭國家使氊裘之虜內怖而遠避非公其誰已乎古所稱神交而願附執鞭者僕之謂矣詩人有言曰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敬因南風特具尺牘倘有飛鴻不斬德音

酬張王屋書

林臥中忽獲故人書併及遊金陵詩刻手而誦之譬之匡廬之瀑從天而下飛崖噴壑令人神解也欣慰欣慰所諭史記評事坤之遲滯之非

殆已十千然亦有說僕少嘗讀其書已而輒從人摹擬爲文辭然不得也已而忘食飲廢臥寢者久之稍稍睥睨一二然又輒罷去久之迺私自以或得其解輒手注之凡三易帙最後者一帙略當僕懷然亦輒爲好事者囊而不歸別公來數移書切而要之於今猶留故人之篋而未返也僕當爲公特購一部別行鋟題其額原本姑留之如何如何僕嘗妄謂史遷沒且千五百年于茲讀其書而好之者多矣然據愚所見即如劉向班固以下文章家最著者亦各自得其解以雄當時傳後世恐於史遷所自爲解處亦或難言非獨劉向班固諸人即如史遷再出欲令其自爲言之恐亦迺人從酲說醒也而况於吾輩乎正德間楊太史所鋟舊本特屬毛髮耳近日唐司諫讀平準封禪及秦紀弁游俠酷吏諸傳間得其髓矣然他篇恐亦終不相似由此言之則僕他日所請倘終不免癡人說夢也秋八月以後僕當移其書面爲我公質之

再與張王屋書

僕頃遭亡婦之變五內如崩及獲公所移手札公且先之矣何天之兩阨抑至於此然僕較公當倍慘割何者僕束髮娶婦以來絕不聞筦鑰米鹽之事一切閫內外竝絲婦操切盈縮故僕得以恣其濟宕不羈之僻而自肆於文章典冊之間即如歷宦不知其家已而罷官來歸婚嫁以上僕皆不之與者也今一旦亡之譬之失木之猿垂翅之鳥盈盈房闥而已公與我得無同之否乎史記批評舊本失稿者三矣去年秋始及徧訪舊本間爲增損已稍稍卒業大略芟去者什之三所摘錄者什之七餘則竝從凡例點抹弁爲註釋其間而太史公所獨得處抑或稍稍已及窺見其解而不知能當公擘畫否舊所傳楊太史云云鄉已共公論及嘗爲抹去特唐中丞所批評秦帝紀平準封禪等二十餘篇不忍遺佚之耳云云

與侯二谷方伯書

僕歸來乎林壑忽已二十年于玆而兄領江西
方伯後蹤跡音問稍稍絕少所共兄俯仰今古
斧藻道德一時盛氣今安在也且神日以槁髯
日以抽白兄既滯東海甌越之上而僕又家世
苕以西兩相載酒而遊漉巾而歌如古人秉燭
投轄故事且不可及矣而况望他哉形與影相
嘲名與世相溷行且不能尊至人習長生竊恐
區區心知忽焉朝露已爾而兄得無雍門之曲
惜日之賦矣乎客有海上來頗傳兄已喪長公

子情甚覺楚僕所幸諸子肩隨讀父書然茲囊
處未有脫穎而出者近復亡山妻山妻者僕之
內友也僕束髮來內得以謝筦鑰米鹽之紛而
外稍得以恣其文章典籍之僻繇玆人爲之助
也今且去我矣僕所以每悲不自適欲賦而無
從秋深以後當乞銘門下以慰之于九原不知
兄肯與我否

與王舉人如圭書

僕束髮來與先大夫茲籍禮闈共以文章勳業
相翺翔已而先大夫中道棄官僕亦坐世讒垂
翅來歸蓋兩人者所共擊筑而歌抱膝而吟特
耿耿也先大夫不幸又遭兵難世或訕且嘲之
而僕獨絫欷持憤於　先帝所祠春秋而碑
之者蓋以此已而讀執事所爲文與執事坐而
譬畫古今僕竊以先大夫沒位不當其才年不
副其德天將於執事乎發之何以中鄉第後書
問寥寥也間訊之或曰王公子近且薄舉業以
爲不足適盛氣劇古文辭以獨求其至翩翩乎

班掾之孟堅蘇明允之子瞻矣噫其然乎哉抑
傳之者妄也苟論文章之至古與今無二解也
然其間同工而異曲蓋有一髮而千里者且先
大夫未竟之業吾所洗眼而望朝與夕也執事
而刻志於古文辭譬之持商彝周鼎雲罍象犧
之屬而入都市矣竊恐先大夫所當九原黃壤
之中朝猿之與吟而暮鶴之與飛能不爲之嗚
咽而瞪視者乎往年路逢陽谷憲使公問特寄
聲不知其曾轉聞否僕諸子肩次長然迄今猶

處囊而未及一脫穎也况近復有亡室之變中懷作惡特以里姻從戍海上故亟爲一札移寄之倘執事無忘先大夫以僕所叮嚀者黏之左壁亦瞽者之歌詩以諫也如何如何

與江方伯新原公書

適承公過諭及劉清惠公官至尚書然不及歷俸三年例不及錄廕一節繇僕思之此清惠公之所以爲不可及　聖天子御極明詔之所求而公今日所當亟爲推廣德意表而聞之撫

按兩院者也公曩刺吉州時故甞與清惠公爲深交其生平行業公所稔知者大略有四政事足以稱國之典刑詩文足以追古之大雅風節之勁甞抗閹璫抗武定侯勛數以逮獄褫爵而不悔清苦之操則又飯脫粟衣大練而身沒之日蕭然圖書一囊而已鄉非　先帝採臣下之疏給之祭葬則其遺骼猶有不能收藏者以彼之賢卽如異代以後猶當讀其書想見其人史遷所謂願爲執鞭焉而况僕輩生及與之同

井里論道藝而於公之下問能不爲之嗚咽欷歔以請者乎足詞內所引故大理陳公恪事例歷三品俸不及考滿亦得錄廕適門邑子事誠有之然據愚見此特就敝鄉所及見者耳海內縉紳不暇遠舉姑以吾浙言之禮部尚書章公懋自按察司僉事以後累官祭酒禮部侍郎終禮部尚書竝不及立朝一日天子特採聲望生殊其擢沒厚以贈謚而其遺孤某猶得錄廕至都運使兵部尚書胡公世寧自江西按察使司

以疏寧藩事逮戍不數年間起爲四川巡撫隨轉南京兵部侍郎掌都察院吏部侍郎晉刑部尚書又改兵部尚書或不及到任或到任特累月遠者亦不及一年二年亦何甞及以三年考滿也然其子某歷官至隆慶太守此則蘭谿仁和所可牒查者大略國家之典有二必歷俸三年而後任子者此以待積日之勞者也制也不必三年而身沒之後其子孫或得以聲望所著乞恩澤或其子孫不能乞乞特簡有司具疏以聞

此以待開世之賢也事不爲例者也若清惠公
則又非特其子孫不能乞而已僕嘗聞其嘗手
故刑部林見素公所不欲乞恩書疏數冊諸子
孫輩時時言之然則清惠公之意所泠然蛻於
塵世之外者殆亦遠矣古人不云乎避日景者
身愈疾而景愈多惟清惠公生不欲爲子孫乞
恩澤則今日有司固當列其事以聞於朝而
聖天子所尤當加意而寵遺之者不然吾叔向
之後爲阜隸楚孫叔敖之後負薪而行歌於市

於今人猶不能不爲廢書而泣也況公嘗辱公
生平之知者乎況公尤今之忠厚正直之賢士
大夫所拭目以佇望者乎伏乞下牒一查歸安
縣陳公恪一查蘭谿縣章公懋一查仁和縣胡
公世寧不及兩月三縣可次第以聞而公之盛
舉不獨清惠公九原之感海內學士大夫且謂
公之厚德當與韓厥所立趙武者世世不朽矣
幸甚

與何比吉秀才書

伏跡山中忽得比吉書廼知先大夫已逝矣不
勝驚悼竊痛釋褐附先大夫縉帶交蓋自謂炎
存之於鮑叔貢禹之於王陽不能過之今且棄
我矣僕所負尺寸之知與其生平所共頡頏翺
翔孰從而指畫之又孰從而千里折簡而倡和
之古人嘗稱鍾期死伯牙不復鼓琴蓋悲知己
者寡也而今而後僕且爲之輟絃而罷響矣像
讚之托敢不自効使上且急而潯陽先生所許
爲神道碑文或約盧德楊使君取之然僕別當

遣使過吊并繕稿以獻似未晩也老妻於今春
亦喪矣特在通家敢附聞

與董幼海大理書

僕無似獨幸蚤從胡象岡公竊窺覽睹公諸生
時所爲舉子業蓋萬里驥褭才也已而公第進
士後僕且罷官歸聞及讀公所抗疏論執政不
勝嚮往語所稱讀其書想見其人蓋食且思而
寢且夢矣　聖天子臨御以來所博召中外
依直言敢諫之士而公與悟齋鶴樓二先生竝

從粵南瘴徼履鳳池還奉附此海內之士所共鱗烝沫而鳥奮翼者然而僕特甚何者僕雖不及附公縉帶交然其神相應而氣相求譬之江蘺汀荘臭味或近之也三四年來客或數有傳公所從士大夫勞書國家疆場之上時時數引僕所從粵南矢石尺寸之勞爲之屈指其間甚且憐僕奮官狀引懃吻訟者不置嗟乎古閒有以世之豪賢片言之間生且重於九鼎沒不遺乎竹帛矣僕何人斯辱公知己之深至此也竊

自痛僕少負魁壘之氣願共世之豪賢相追琢已而僕罪當世擊之於仕路擊之於林泉甚且僇辱其衣冠而污衊其身去死者無幾矣世方聚口以鑠金而公獨欲出之歐冶世方積羽以沉舟而公獨欲挽之河流非公察見僕之區區與世所不當不察而吠形與聲其間者而然邪茲特具書陳謝而公之所以憐僕僕之所欲自請於公者猶不敢及也

與王西石公書

僕吳越閭罪廢人也獨痛少讀傳記覽睹古豪賢所以勳業名當世處輒爲食忘餐而寢不解帶也已而庚戌以後國家數困虜騎之薄

聖天子所一時大蒐中外疆場非常之材而公且首應明詔當是時十數公者僕或識不識大都國之萬里驍褭才而國家所賴以捍烽燧翊社稷者公之勳業爛然聲施當世矣學士大夫所共倚之以爲石畫朝廷所共倚之以爲長城而巖僻草野間好奇仗劍之客所欲從公幕府

間一吐其魁壘慷慨之氣而恨無路者頃者友人陸司馬公自舊京還謂公與之譬畫當世甚且一再而三及僕焉嗟乎嗟乎僕何人斯而公於雲霄之上廼爲之俯檢揄而聆鴟鴞若此也豈公以吐哺握髮餘不遺九九與抑亦伯樂入冀北特憐飛兎之困於糟櫪悲鳴不已而爲之剪翳驂飾勒與不然公之好士之過而門下厮役賓客之列誤以博徒嘗發者聞與嗟乎嗟乎僕何敢當哉雖然千將之困於豐城也士之[illegible]而

沙之汨者久矣幸而逢雷令所同張華不世之奇於今猶嚇嚇若昨日焉公倘憐之獄緊而夜以引睇斗牛之墟否乎語曰士爲知己者死僕願附田光而嚮風刎頸於長者之側不知公以爲何如也

與楊使君書

僕無似間繇交人某獲矣託賢豪長者之側未幾輒得明公所報書且辱過爲許可通殷勤若謂世之勳業文章可以並轡而馳者故不勝嚮往於公之按節而南也廼敢遣使遠迓然猶慙竦汨沓猶未敢遽附縉帶之誼故復申之以緘書繼之以兒曹豈謂明公一握手輒出肝肺篤金石其所憐愚父子間誠古所謂傾蓋如故白首同歸者何敢當何敢當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已又辱公憐僕且爲之推轂虬峯公間及所抵掌指論僕之生平并示虬峯云云僕悲感嗚咽參欷太息久之非獨明公憐僕并虬峯公所欲左盼者抑知之矣但所論云云不

敢不告何者語有之曰士君子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明公於僕雖無同而知之深者也何敢不盡僕自痛少頗矜奮未幾特以微嫌偶忤故執政已而爲門下士所搆一擊之於仕路再擊之於林臥非獨奪其官毀其廬并其生平而汚衊之當是時僕猶以古之志士所不幸遭網罟被僇辱往往有之世之嘵嘵嘈則沸鼎耳久之公論自出也僕故爽然自失亦猶枝柱嘯歌強自愉佚豈謂數年以來故執政既罷去其故

門下士所爲推搆者死亡擯廢零落且盡而僕之所遭訕口於今猶未能暴白於世之仁人君子之側此則所可深自恥詬而恨不即死也雖然古有婦女秋胡者情竊似之矣明公得無憐之乎公所諭僕於仕路偶竊時譽大都見之碑刻載之誌書或士大夫所共睹見者僕不敢及至於僕之林臥一節雖不敢附古之太丘輩抑自謂里之好修或亦庶幾者釋褐三十年來未嘗與里人相堐眦卽如僮奴輩抑未嘗與里人

相閧詬者獨不幸家世饒田業然歲所收田租
不下千石少者七八百石此則閭里所可覆者
也族中食指百二十人僕所歲割已貲以爲不
能婚嫁與喪葬疾病者之需無筭其間割田以
贍少者五畝十畝多者二十畝三十畝亦無筭
又如先君內外姻黨及他故人雖僕之內外姻
黨及他故人未嘗不解衣推食以相有無者此
則族中支庶與內外姻黨故人所可覆者也當
其凶年閭里缺食僕又以僮奴往往出金錢米

穀以給之絕不責息他如郡縣賦役歲時期會
僕煢煢然効命恐後如處女如不勝衣者罷官
以來謂僕不能削髮入山如古所謂逃虛者罪
或有矣於他所指摘未敢也謂僕猶不免以文
章詩賦笑傲當世閒對賓客亦或面折人過罪
亦有矣於他所指摘亦未敢也閧虬峯公不日
按郡此所可多遣偵諜而他刺之者嗟乎嗟乎
僕獲罪於世之公卿縱削其官褫其衣非其所
懼獨不見信於賢者去於穢其身汚其名此則

所當咋舌自殺者已僕之所以仰天自痛而繼
之以泣也不勝皇恐謹布以聞倘獲明公憐而
原之生不及錄沒且無憾矣昌黎嘗有言曰其
情哀其詞蹙不勝瞻切之至

與某人書

頃者使自公邸舍歸獲公所報手劄所辱引譽
推納譬如鷦鷯鶺鴒之棲茂叢而彼威鳳者摶
風而過且呼之爲同聲而將挾之以干雲霄也
且感且愕絫欷太息者累日何則僕所當綱罟

者深羈繼者久雖無復翺飛之望不覺從樊間
張翅竦翼以相和鳴耳近又得故人某某所貽
示書公不獨憐之且併欲力爲推轂以獻之當
路嗟乎嗟乎僕何如人顧敢望哉嘗聞古之時
在天子則有茂材異等之詔在公卿侍從則有
各推所知舉以自代之疏故於是時賢豪倜儻
之才霧歙雲蒸間生世謫擯下僚亦輙出之罪
繫還之朝請往往得滌瑕盪垢以奮報國家未
聞有偶忤貴臣輙汚衊之而困之終身者若我

朝近年故事惟　隆慶初大蒐中外巖棲穴
錮之士特下　明詔許兩京卿寺臺諫及按節
使者各疏以聞海內之士翕然龍驤矣然大略
非世之碩望之士卽執政者所故相推納者也
又不然或其能養交以市譽者也世雖有魁壘
之士所不幸蒙世訴中朝無他援且瓦礫之矣
僕不敢遠引近讀王文成胡端敏兩公疏揚必
進施儒華故以吏業顯者也時且以考察去位
矣文成總督兩廣時獨抗言於朝請還故職焉

吳陳九疇以軍旅顯者也時亦以忤執政譴戍
矣端敏爲兵部侍郎亦疏聞于時假之節鉞巳
而事雖他阻不及世用然而兩公者推賢之大
破格之議與諸君子生不偶時沒不齋志之槪
抑足以播聲當時而皎然日月也於今學士大
夫猶爲之悲憤而嗚咽者公得無意乎所愧者
特以僕非其人鹽車之駑不足以希伯樂飛兎
之價碔砆之質似難以附趙人連城之重耳　云
云

復廣信守錢弦臺書

公之出守信州從江上亟爲赴官而僕不及攀
公盡熊之軾以傾倒胸中所欲請於今來猶爲
飲鬱也嘗聞古人云士之得志而聲施也不爲
宰相必爲諫官僕竊以士之得其職而爲民也
不爲縣令必爲郡守何者宰相諫官猶必擇主
上之遇與否而後可以爲重於時若夫郡太守
之席千里與縣令之席百里則固可以朝縮綬
而夕布澤者其間卽如按節使者及監司藩臬

以下固不無互以愛憎俯仰私所操切於其間
而吾輩苟能潔巳以愛民則其職之及稱固什
而八九者在也蓋宰相諫官所托以固結者在
心膂精微之間而得則膠漆失則瓦礫而郡太
守與縣令所執以自將者職業驅馳之際其得
也風雷而其失也黑白固難掩也按漢以來傳
記所載於彼則以忠賢而駢福完名者什之三
而其不偶者什之七而於此則以忠賢而立業
揚名者什之九而其不偶者特什之一耳僕之

區區不能半於公而少今青陽僅六十五日以
憂去邑之人於今猶無忘而尸祝之而并補丹
徒則適歲侵民飢撫按所合以卓異特聞之
天子而邑之吏民所碑而書之者不置也已而
不次推調為吏部卒亦以此顧僕之愚則猶多
愧色蓋一切簿書奔走間不無俗之好尚在也
每手古循吏傳嘗深恨之竊嘗倘得千里之郡
僕固當以素所自好者勉效尺寸其間而隨以
坐忤當路數起數躓及其出臬粵南與河朔也
古所謂動而得謗譽亦隨之抗章而論薦者方
列於前而中所伏戌于莽而陰賊之者固已畢
睨其間矣嗟乎嗟乎粵南與河朔之縉紳先生
及將校吏民以于雖時特口之即如督府及州
郡誌亦或系而書之於僕所為自効何及也然
僕猶性剛而褊氣直以戇不能與世相翱翔固
其技量所限耳若公則純明慈惠世之賢者僕
每同一二知已口畫公之功名當於信州擅江
以南矣頃者許敬菴復以建昌過焉此又公之

一助漢所稱龔黃一在東郡一在渤海即兩公
者之東西相望也願二賢共為勉焉如何如何
適承寄書并及扇墨諸惠不敢當謹勒狀以謝
并申僕曩所欲請而未及者不盡不盡

與方金湖司馬書

僕坐忤當世奪官來歸者二十餘年與公寥闊
抑幾隔世矣公以不世之材抱羔羊之操僕不
自量且辱公之同心而共臭者竊嘗私憤曩之
世所推公已而執政或及知公而推轂公然亦
稍後也數年來公外則持　天子所賜璽書
比捍胡虜而內則入為大司馬其所翊戴日月
彈壓中外詩之所謂矯矯虎臣是已豈天之生
賢哲譬之明珠大貝世固不能以累碁而砥之
與抑亦譬之騏驥騕褭志在萬里也其初也伏
櫪而悲而其繼也終因遇之以伯樂造父之知
而固得以歷塊過都為國家汗血而馳者歟間
欲附古石介作慶曆盛德詩以歌聖朝并及故
人知已者之用而僕既坐罪廢語所謂伏[illegible]之

蟲是已又恐犯昔之通書政府者之戒故復逡
巡不敢頊之姪一斐謁選京邑於其行也特勒
奏記以僭陳厮役者之側稍申年來寢食之思
耳而僕之所從故執政者摧擊之後其所困於
世路飲鬱太息於今古之間而欲紊欷嗚咽以
嗚者猶忽忽未敢也山中無他事第以文章典
冊自娛家所刻藏稿續稿幷别爲批評史記鈔
及唐以來八大家之文數百卷特令姪抱而塵
覽且欲我公憐僕於一丘一壑之間其所請敎

而不敢自廢者固在也斐不詡而頗知自好者
行且當官都指揮使司斷事倘蒙公以通家子
弟帷納而敎之則僕所附公門十年來縮帶之
知而生不能報沒不敢忘者之槩也不盡不盡

復曾確菴司空書

公名世之傑也僕謭陋無似非所敢望於古之
同聲而應同氣而求者而公數客之帷中呼爲
國士間所口畫平蠻一事公固今之韓范也其
所請大將攝士兵亟名合畧首虜且戒故時所
陽以輿師問罪爲名而陰以行撫綏寬爲策也
之患一切抹去而矢心一氣近不與賊俱生上
以酬　君相之知而下以抒地方之憤出兵之
日神且効靈矣而況三軍乎予故於公所遣下
蠻錄而手而讀之竊念公秉鉞之日殆古之所
謂無天於上無地於下而於中機宜則又如絲
之棼並合兵籌不失毫釐者已傳不云乎雖與
日月爭光可也僕少好習兵抑嘗於粵中稍附
尺寸獨以舊忤執政垂翅來歸今且已矣僕三

覆之蓋見獵而不能不動心且爲汗下霑衣者
僕非閒於文者公且屬之初擬爲詩歌以附古
者江漢之什不然且當如柳柳州所陳平淮雅
以鐃歌鼓吹於其間也春月以來病冗相仍而
許按察過且申促之於是勉爲綴次以聞然竊
自揣古之善畫者於寫生處稍稍如意及畫神
龍所當撼山谷噴雷霆薄日月處終屬影響何
則未及覩於眉睫而兇於心也僕嘗於楊雲之
頌充國班掾之銘燕然猶心悸目眺擬屬未工

而以僕之區區乎伏惟我公再爲役僕宛喪颯似難再逢倘欲其公孟涵得論文當屬僕倘世事矣敬因許按察使者聊附一言以申哽咽之思不盡

與唐凝菴禮部書

僕無似附先中丞公紹帶之交及先中丞公沒而僕過其祠而哭之十數年來與我公之跡甚疎矣然而公之第未嘗不鼓掌以喜而搢紳大夫間語及公之涖官杙行與其所世先中丞之家學者又未嘗不切嚮往頃聞公乞疾還家其所願令舠而由五湖遡毘陵之下者蓋朝且夕也顧風塵荏苒以至於今兒始則喪山妻再則喪妾又喪壻近又喪長子數年之間其所困於骨肉之割哭泣之慘者種種也故忽忽不能而凝菴閉戶讀書偷覽及柳子厚所碑記世交名氏處得無攬帶而與思孤雲之間否乎偶因族子輩所遺家僮囊近刻韓柳以下八大家詩書過售金陵焉道出毘陵特令俯候然抑亦以僕

生平所爲文章之好與其一切揣摩先秦以來作者之旨大較竝自先中丞公發之而僕所手次八大家之文而爲之鐫引其旁者謂其書得韓柳以來相傳之心印固不可而謂其旨而馳焉亦不可即如先中丞公與王遵巖公所論列八大家者亦稍稍爲之綴次其間竊自謂先中丞公於此書倘及聞而知之當或點頭而頷之者惜也今且不及矣然八大家各集之外僕別有歐陽公唐書五代史抄二十餘卷茲則集中之所不能載而僕又竊以太史公沒上下千餘年間所得太史公序事之文之髓者惟歐陽子也予故不忍遺特爲裒而出之而族子輩偶發僕所故爲蓄之篋中者於以刻而傳之不知其能當公之指畫否史記抄一百卷亦僕手爲鐫評者中所標引先中丞公云云蓋以世之好史記者多而能知史記之深則惟先中丞公一人而已予故不敢遺之併爲附見也伏惟覽而教之不盡不盡

與徐天目書

宦轍入閩來忽四三年矣公且三徙官而聲詩與政問徜徉千里佳山水間獨愧故人頹然一丘一壑之中無從凌風而隨我公作長短吟以相倡和也南望閩海不勝攬帶之思偶溫陵劉太學過山中敢仍歸鴻附書以候劉君者故郡理劉南郭先生之嗣雄文博學蓋世南郭詩書文章之深而史遷所稱翩翩公子是也獨其數奇故數困場屋而於今垂翅耳聞公從弱冠時

南郭先生固已奇公嘗則張燕公而識鄴侯於兒時者公倘不忘知己刷其摶霄之翮猶當扶搖而轉天池者也知公多厚誼故敢爲之紹介而以請左右者如此伏惟留神焉不盡

白華樓續稿卷之二

白華樓續稿卷之三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與喬戶部壽齋書

僕不見先大夫三石公之面及覽睹詩歌文章之什者二十餘年于茲蓋僕以忤當世坐罪廢而又家吳越間譬之伏蟄之蟲也間有客自秦中過者問之或傳三石公已仙蛻矣不勝嗚咽

上之不能如季札之挂劍於其墓下之不能如徐穉之東生芻於其堂并其所著遺文又不得躬過其廬哀次而伏讀之鍾期沒伯牙不復鼓琴僕嚮來亦作山谷間頹然棄毛穎毀歙石者之夫矣一二年來間及讀戊辰登科錄人士又稍稍過稱公昆弟輩復以文名當世頗知司馬談沒而子長繼班掾逝而孟堅出僕間欲會晤之而無路也豈謂公今且抱　天子璽書榷稅茲土昨家僮輩之傳刺偶艦米出糶按故事

量爲請冊筭者之額而已豈知即公也公之所
覆手刺至而僮輩復稱公覽僕氏名爲之躍然
解頤而下堂且云先大夫所生平口我者朝與
暮嗟夫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故人離僕
於公父子間語所謂存沒之間兩相感而山陽
之笛栁州之碑不能不爲之俯仰而欷歔者也
奚能無情乎哉大火初流潦者猶侵僕未能汗
而出遊兹特先之以書并別兩家刻數種以獻
少致尺寸蒯匐之私秋氣稍深白露霑衣僕當

候公於西湖之上并請篋中所攜先大夫生平
文章詩歌之什庶慰我百年心曲也

與劉沂東憲使書

言別以來十五年于兹曩所共公促膝而談銜
盃而呼者猶耿耿虹霓襲簪舄而照環珮者也
今且摧抑剝落神日以稿而鬚日以抽白譬之
江上冐寒之糵藏雪之枝淵明所謂欲盡者而
已耳沂東公其似之乎抑獨有頎然故吾者乎
同聽鹿鳴者三百人而同心者寔無幾僕所以
倚茗而吟登舟而嘯未嘗不從南來之鴈而夢
且思於溫陵之墟者前讀邸報知我公猶有郤
氏闕雞之釁僕猶襟起爲絫欷者久之老氏不
云乎攘無臂仍無敵君子於盛氣之上則俛首
以下於險詖之夫則坦然若夷此則吾黨所以
歷蜀道之難而倏然林壑而胡爲乎霜露之霑
衣也已而訊閩來學士大夫直我公而右袒者
什之九僕稍稍放心耳劉少郭過草堂又獲聞
起居甚慰甚慰茲特爲書附候又刻十一卷續

稿四卷附上求教

論吳顧兩生考遺才書

今之高才生往往督學使者概擯而遺之非盡
有司之罪也大較由諸生所爲文精神之所措
注類多緩散疎漏不能中窾綮於文藻之所傾
吐類多麗雜繁蕪不能秀逸以故幸而及其有
司之瞪目而視則骨理猶在故得並爲甄錄稍
及其厭倦時則擲而去之矣故古之論善射者
必首養由基以其射楊葉於百步之外而百發

百中也二君其養由基之射乎抑亦世之所稱穿札洞胸者而已乎苟諸生之爲文不特曰挾其穿札洞胸者之技與能而必求養由基者之至須於精神之措注處譬則引江淮之水而灌之百川之間大者劃城邑縈河山細者導蟻穴疏罅竇於文藻之所傾吐譬　懸明月於牛斗之墟而下照四方也方其吹金波洗玉繩濯浮埃輸瀕氣蟾蜍之所不能食河漢之所不能挹關山之所不能斷雲煙之所不能翳閶姬戍婦之

所倚而凄然以吟胡笳虜騎之所憑而悄然以悲遷臣騷客之所宴眺登臨而翩然以賦則靡不善矣且有司者之校遺才也大略必援題之最難者以困辱諸生非極長者一二百言瓜蔓葛引之題即單文斷簡而枯且急者之題於是特請二君凝神而思當其瓜蔓葛引處便須如提太阿而截犀兕剸虎豹殊有獨得刪繁就簡洞中神理之解當其單文斷簡處便須於絕處逢生死中求活如入山者之轉篠谷而劃然天開如鑿井者之及虎跑而盎然仰出又若將探之不窮引之不竭此則古人所稱舞大娘之劍觀廣陵之濤而低昂舞袖素車白馬相爲俯仰於吾之心目之間而無不如意者也不審二君以爲然否憐二君才而不偶今且當背城一戰故披暑早起輒爲灑墨而書者如此聊以助二君異日提瘡痍之卒躍殿後之馬奮戈賈勇摧强摺伏於以收後功焉不盡不盡

與翁見海宗伯書

言別來忽已再歲矣公之入朝來往往於學士大夫之擁傳而南併及諸儒生之從太學來歸稍稍諳世故者間問諸卿貳鮮不嘖嘖首指公且曰某今國家石畫臣也其所得之擁傳而遊者如此則其廟議可知矣其所得之儒生者如此則其左右諸大夫又可知矣頃從南司空又徙南宗伯陪京雖屬散地而公之所以養海內之望　聖天子之所賜璽書而召者旦且夕也僕雖衰蹇絕焉已矣然而鳳凰翔於千仞之

上彼鴈鶩之從樊蘩而籠栖也能不思以翻飛而和鳴者乎神龍之噴風雲撼山谷而出也彼魴鰥鰍鱔之遊塗泥而戲汚瀆也能不思以煦沫而振鬐者乎無他情也　天子冲年睿質張相公以下方以師保之寵阿衡之望矯然日月之際其所亟材賢鎮中外者百年一時也竊思公之才望當漢神爵黃龍間可方張敞杜延年等博陸侯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翊戴孝昭之際舍公其誰與哉一二年間公不入為太

宰必為御史大夫密共一二知己延攬天下豪俊之士及劈畫中外一切得失處努力努力嗟乎僕雖不及矣但得公等當軸於川吟壑臥間如石守道故事作一慶曆聖德詩以賀太平亦晚歲勝事也如何如何

與胡錦衣書

先司馬公戰陣汗馬之勞於吾吳越十五州郡間所當朝夕烽燧出之枕席譬之決江漢之水而注之彭蠡以下千里之間無不家汲而戶飲者當是時　先帝倚司馬公為大江以南一長塹也豈謂娟嫉中起謗書隨至以馬援銅柱之標而禍叢於薏苡以武穆河朔之定而身死於囹圄此縉紳大夫之所以按功令而流涕山谷父老田里婦女之所以耕不忘耒織不忘杼於今叅欷而太息也嗟乎冀之所從　朝廷宮掖之間乘瑕蹈釁而甘心攘袂者非死牖下即擯朝請矣以予觀之當時雖稱快意古所稱睚眦之怨無所不報矣而異日國史之書稗官之

錄所以貽訕於沒世以發仁人志士之痛且憤者其能掩乎哉雖然頃者執政高公之所以採諫臣之議而復之故官中丞謝公之所以採地方之議而改之特祠其所以慰先司馬公九原之靈者亦千百之什一矣而惜也贈謚未下祿蔭未加此吾輩所於今食且噎而寢且夢然又自恨徒抱束髮之知卒困之垂翅之年而不能如劉向之訟功於漢庭者蓋耿耿也近謂先司馬祠賦詩四首亦賈生之所過湘水而投書以

最者已茲特錄稿附上伏惟垂覽閒兄過西湖僕所願假之翼而尚兄者願適病足姑就病榻吳君者數日當即令其過焉勿罪勿罪

寄汪南明少司馬書

僕無似間嘗竊讀古六藝百家者之遺言頗切嚮往願附世之作者考見其至也顧仕路不偶垂翅來歸譬之鳴垤之蛙吟草之螢一丘一壑之響而已間過故總督胡公恭府覽睹公所著贈文輒呼曰茲固流商刻羽之音也非世所雄

草竊影附而已者然恨不及多讀也一二年來學士大夫間出公所刻墨副攜示稍稍醉心而解頤焉又稍稍窺公所繩墨古人者之似盛爲鼓鑄斧斤而獨求其至此於其間譬之揚雲之書世或多所好而恐亦非侯芭之所能知而指言之者且雄如昌黎猶戛戛乎陳言之難去而公則獨提千將莫耶之劍剸犀兕而截鴻鵠世之臭腐並一朝而劉割掐抉之矣嗟乎嗟乎公非今之亦幟於以滅秦蹙項而百戰成[illegible]成皐之間者乎僕願左袒而過公帳焉顧未有路也頃適胡錦衣過西湖敢仍歸鴻薄效奏記外家刻十一卷續稿詩文七卷附上求教續稿者日所酬答而侍兒輩月以活字翻印者也故首尾無次亦多舛訛倘荷垂憐痛賜塗抹幸甚幸甚

與凌太學書

兄刻史記評林甚而猥以序文托僕僕老矣及讀兄所示凡例諸條僕多未諳閒欲共兄面訂本末而後屬草已而思兄業有成書矣雖欲請

之恐屬無及故遂揣摩兄之蒐羅百家與其鐫記者之勤稍稍詳次之謹令繕寫呈上不知能副兄所望否太史公之文漢西京以來絕調也僕嘗妄謂千餘年間世之學士大夫知好之而未必能言之即醉如劉向博如班固奇如韓愈逸如歐陽修遒宕如蘇氏兄弟似登其堂而嚮其室矣然亦才指各有所近不可不謂之異曲而同工而要其不相授受處則猶然在也嗟乎嗟乎兄今強僕序之竊欲起太史公於九原與

之面爲擘畫措注而後點綴焉而恨無路其所欲爲兄吐露什一然巳譬之啞兒喫苦瓜口欲言之而又有終不相及者巳嗟乎嗟乎兄得無以我爲癡人說夢夢時若了了而夢醒後又黯然寃銷卒無一言相揣者乎不盡不盡

與唐小漁宮諭書

津亭言別忽巳數易星霜矣僕之鬢日以摧神日以槁而太史公之調鹿於山中不知獨能卻老否故人知巳之思朝且夕焉僕近得一堪輿

家俞君者爲卜名山以待盡巳而衆指其兆曰當不賊古所稱牛眠馬嘶處也公之智至人長生之訣也抑久矣得無厚爲他日衣冠之藏以貽山靈於千秋萬歲之後而猿鶴之共遊者乎俞君過倘有紫氣隨翁杖履間幸留之稍與共扣瀫江而南佳山水也不盡不盡

再與張王屋書

史記抄刻完謹以一冊呈覽近日敝鄉凌太學亦巳刻就史記評林托僕爲序僕之所生乎手太史公遺書而讀之之間竊窺其傳處略巳見之序中而世之名家所與僕異指或如古所稱人人言殊處公亦可概見其微矣不審公所折衷者何如太史公沒且千餘年而唐宋以來諸名家或崛然自起門戶者巳足名當時而垂後世近代稍稍有摹擬而竊其句字與影響所及者輒以之敢爲誇論而曰吾爲史記吾爲史記僕獨不自量欲並爲剷削而去之於其神理處而注心焉庶不爲楚之優孟而孫叔敖其衣冠言

笑也不審公謂然否幸公詳覽而教之

與袁太冲書

太冲以忤當世坐罪奪官歸客或傳太冲不樂見賓客往往匿身煙霧間嗟乎嗟乎太冲其古之逃虛者乎抑亦世之所不忍組紲之棄而簪紱之遺者乎如前所云則必莊生之傲漆園而不受楚王之聘於其初可也如後所云則又區區於破甑之顧而浮漚之滅者而量太冲又不欲以之困約其身爲也然則丹丘綠水之間吾

獨不可以掃殿而臥枕谿而釣也乎閩中游君以舊從事過齋中特爲湍毫而青寄貽左右倘太冲不以僕所言爲嘆抱琴而過湖焉僕願從太冲側耳而聽白雪之曲也不一

與郁秀才書

承兄屬僕表先君子之墓愧予非閒於文者不足以副兄仁人孝子之思及手王廷尉與陸京兆公所爲誌與狀叅而互之兩公之言或人人殊甚者自相抵牾始以爲謹厚而中或以爲節

俠始以爲稍稍事節縮而家用饒富而其後也又或以爲散子母錢不收而家且衰落大都近代以來搢紳先生好摹畫史記漢書爲文章而於公卿士庶誌銘傳記特借史漢之膚髮以爲工而於斯人之神理或杳焉而未之及此僕所以面共兄云云而不敢妄爲之屬筆點綴於其間也夜聞兄所云結蹄輙勒草如別紙據恐見業已刪其複者雜出者并遺其繁蕪而無所事者於先君子平生本末或稍稍櫛絲入杼得其什五竊恐兄又不免譏遷固之厭且疑其非史非漢而或以爲非也如何如何僕嘗覽本朝名僧中峯禪師所自爲對鏡而像而自爲贊二百年來猶令人神思飛越若睹如來者僕拊掌大笑曰世之學士作誌傳恐亦須如是始得其解也不審兄謂然否

復王暘谷乞文書

僕以病客臥苕上久矣忽獲公手札并詩刻及品茶記與種種惠遺譬則相如之渴而仙人飲

之以金莖之露者感刻感刻讀陽湖紀略公之曩所從席上筋畫山川之槩已稍稍襟帶間特其圖閒使者已授家奴猶未及覽也夫古之善記山川莫如栁子厚子厚材固雋然亦以朝夕鈷鉧愚溪間故得以恣其盤谿邃谷飛泉峭壁之好而肆焉以爲文然不得於其遊則必及於其圖庶幾恍然神攜也不然則未免犯古人所稱不得乎其心而爲言不得乎其言而爲文者之戒恐終屬恍惚不能列畫也雖然公之向平

之度則翩翩乎古之至人者之匹矣僕不能文姑遲東歸爲公記之謹對使拜命秋深木落當囊稿以獻也不盡不盡

復鄭東里侍御書

僕攜兒遊河魏覽吾丈之文得其雋萃屈之帷中當是時僕固知丈當籍金閨領玉墀爲天下士也今且果然而小兒曩亦頗露頭角丈亦許其或可讀父書也十七遊學宮十九二十試輒首多士僕竊擬或不負師門也顧僕忤執政不特奪僕之官窘之來歸并波及兒而褫其衣巾以故迍邅坎壈至於今頃者始獲遊太學倘得掇一第此則所以外承師訓而內順先志者未知其何如也僕之南還已逾二十年初猶有按督諸君憐僕罷官之無從且吏業猶耿耿可覩者以故時時或及論薦及他使君所以執政之噉按節入浙者毀其廬及其衣冠而僕遂爲垂翅之鳥矣嗟乎嗟乎僕少嘗卓犖自喜毋讀古名賢傳記至以忠誼勳名捍社稷翊日月處未

嘗不振衣而起思與翺翔其間今且齒浮六十而衰颯甚矣盛年夢思當爲倘出丈方持繡斧江上其所以開陰翳而噓風霜者盡屬衣帶間也丈得無憐之乎邇辱貽書再及腆賜丈所爲無忘故舊之情爛然空谷矣拜使登嘉不勝欣感茲特附啓奉復左右八九月間秋氣稍深僕竊擬杖屨齊雲黃山之間倘得從丈冠蓋庶所以慰我二十年來寥曠之思緜邈之情而其所欲言而未及者猶十九也如何如何

與張太學書

辱兄從雲間遠顧敝里僕偶以他事入苕兄又追之苕中覽兄所移舉子業鏗然金聲而玉律譬之名姬之倚秋水而渥脂黛鳴環珮以爲容者也當什發而九第矣僕何能以爲助然猶有一言未敢罄者且或傳兄當併移高文典冊而共郁復所讀書讐藝於吾里中者也今且久之廼知兄所過湖者秖嚮僕一央當否耳僕雖無知大略兄之厚爲片容處多而盎然天解處少

治容者譬則對鏡奩髮也文之下乘也若求益然天解則必自心之所獨得處而縱而肆焉以浩然而書譬則仙肌玉骨之流也文之上乘也勤勤下乘者亦可因工以求第若能澄心錬神而於其所爲上乘者稍得其解此則古人楊葉之射而百發百中矣兄得無意乎僕復所歸敢附一言以報明德近刻史記抄一部奉覽若史遷者古文章家之最上乘也兄倘臨觀焉或亦可以効尺寸之助也不盡不盡

與許潁陽大司成書

五七年來公以文章道德擁戴　聖天子日月之際其所侍從講帷翱翔禁林無異宋司馬君實歐陽永叔之望頃聞暫出爲大司成蓋欲借公朞月於太學辟廱之所以造就天下多士耳　聖天子爾書之召宰相之麻特在旦旦夕顧僕日衰矣其罷官既久譬之伏蟄之蟲殆頹然自放山澤薜蘿之深無意人世已曩所共公擘畫古今品擬著述一切抹鐵語所謂待盡丘壑而已如何如何言别既久懷如飢渴竊思金陵多佳山水燕磯牛首獻花巖諸勝僕所少時官遊訶詠往往而在倘及乘秋跨一蹇驢於都亭不審公肯出共尋花飲泉以中年來之問否

與翁司馬書

頃於樵李道中偶逢麟陽宗伯官舟稍及口畫嚮所聞者於今杳無音耗特括蒼永嘉一帶州郡道路之人猶稍稍訛言耳然聞　中朝别以

建言者榜募膂力敢鬭及知兵略之士雖未必得否抑足以少戢姦雄者之心而默襪其魄矣使有司能借此從中網羅士推心腹以待之亦一奇也如何如何

與胡叅軍書

先司馬公沒且十餘年於今猶附殯官中外百執事猶不及請　聖天子如古者所築祁連山及給秘園之器以葬此　國家缺典也吳越間數十州郡無不人人抱痛持悲叅欲太息而

不能已者而况我輩一二肺腑之交其爲情又何如乎頃者戶部所下覆勘軍典云云浙中諸使君頗洶洶動搖且欲轉牒徽寧巡按令弟錦衣過亦危且懼矣已而言及中丞蓋亦以監使者朱白野公故知先司馬公異爲御史時先司馬公以讒者逮繫竊欲具疏論列其事抹之已而聞　世宗業已詔釋故不果上而其所爲先司馬公切劉詢陳湯之訟者耿耿也僕以此稍及從中關說之又繼以大義折之而此君遂及釋然然杭州守吳韞菴公所中持處亦多韞菴公殆長者其仕浙中已久習聞諸將士吏民者家尸而戶祝之口故不忍以拂公議耳非特州里之共而已也近擢溫處兵備僕贈文亦以此壯之敢并錄覽且以見我輩所持天下之公而不忍沒其善耳嗟乎僕衰颯甚矣恐不能久人世所願　聖天子早採臣下之疏禮葬先司馬公而僕以得抱文一哭於其墓以雪百年之痛此則沒且不憾者於今未及也如何如何

與宣府中丞張岵崍公書

言別已久夢思毋忘且以公之才與望按節東南者幾十年于茲矣而數坐事他徙倏躓倏起俄而河朔俄而上谷天豈與公萬里驟裹材顧欲使之越國過都遍封疆歷險塞邪然而
天子盛明虜囚內欵即如幕府遠近之郊胡馬且不敢南向而牧矣公秉鉞過之得無如羊開府所謂輕裘緩帶其間者乎抑亦有橫槊賦詩如樂府所載出塞入塞諸曲於以思猛士而拂鐵衣者乎故人不可見而故人之襟期英爽大略從白鴈三秋時時流目也僕年且隣七十矣鬢之雪而肘之枯者種種矣綰帶之思已屬隔世即如公旦夕內召當在肘腋政府僕竊欲載望顏色瞻節旄大都不可復矣茲因兒姪輩從吏大同近且攜家過之道出幕府敢爲書以獻稍通丘壑間尺寸之私云耳不盡

與許敬菴吏部書

董懋德回知公福祉且聲問奕然甚爲欣慰然

而以公之賢與才又爲科第二十年矣鄉輩貽公詩云同舍半開提督府故人已挂少師章蓋歎國家用人不免如昔人所稱積薪之喻而公之譽望所嚮何以不開當塗者亟爲推轂也豈楊子雲頽然聲利之外故中朝之士從而厭之耶太息太息今年湖中舉進士數獨倍往時南宋而還似屬僅見也公於同鄉號稱祭酒幸時時夾成之董甥及表弟錢繼修知公舊爲世講一切刮磨更望加意聞繼修年雖少其卓然特

立處綽有廼翁家風茲固同志中翹楚也僕亦別有貽書并乞吒名

與沈少林殿撰書

僕聞未同而言古人所戒況衰朽之年譬之秋林之萎蘇矣豈敢强顏自識輕爲尺牘於賢豪長者之側所恃者先公令獲鹿時僕以吏部左遷洺州過焉辱先公食我於羇旅康我於邸次賜之以縞帶之交者舊矣已而先公入御史臺按節閩楚之間而僕亦隨遷舊京南之與北之河魏宦遊之轍杳然不相及而其兩相襟期而願以古之道其爲砥礪者固耿耿也不審公過庭時抑甞聞其氏名及其州里否乎頃者

天子擢公賢良之對以文章領袖海內歷金門上玉堂僕私爲吾道喜然猶未之悉也客過山中者又稍稍口公慷慨倜儻不獨區區文章之爲已也間籍累朝以來首大廷者枚指而畫之大較公之器識澹泊似張公子韶疏峻似王公龜齡而以古之道抗顏執政則又與本　朝羅

一峯或不相遠他所急故知輕千金聞鼓鼙之聲烽燧之色而介馬疾馳則又似古之布衣節俠殆世之異人也甞聞太史公傳晏嬰於異代猶願爲之執鞭而況僕附公同時而奮且州里之近齒相錯間又獲從遊先大夫之後而敢或自外乎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黃鵠搏九皐而道之以音則鴻鵠鶤鶴之在樊也猶爲延頸奮翼而側耳以和且鳴幽蘭杜若之在湘江而挹之以輕飈而微風也雖蓬藋蕪薉亦不忘相

爲驕蠶而紛御者固情也公憐之否漢武漢人
稱公於肯棨最深喜覽佳山水近且欲過湖中
焉僕當邀山靈以俟

復許按察古菴書

確菴司空僕之最知已也曩出平蠻一編屬僕
勉効一言挂於其間僕初欲擬爲詩歌以附古
者江漢之什不然竊如柳柳州所陳平淮雅鐃
歌鼓吹於時可也一二年來病冗相仍未及繕
草及公所裒平蠻錄再爲予由讀之首奏疏次

檄文次批申次紀錄次尺牘次軍時又次之碑
頌諸什而司空公將帥之略如掌股間僕竊以
公之威名日月俱遠非區區矢歌所能盡者謹
如來命稍次而序之業已繕寫求教倘公改竄
後或以入刻轉寄確翁而僕別有一書蓋所以
復確翁之命者萬惟俯上幸甚

與胡舉人朴菴書

僕少時頗以舉子業自喜而世之學士大夫抑
或以僕當竊一高第也已而鄉會試諸有司抑
黨首擬竝不果此固數之偶不偶介乎其間而
僕抑自限於科場中殊自有失者也近年來舉
業家多務新奇毎一放榜一番炫眼抑不知舉
子業故起於王荊公所厭詩賦取士而特設經
義以求天下之士蓋即漢人明經遺意也而世
之士既競以新奇相高於經術遂疎而不講幽
眷闊略而怪且幻矣近於兒曹輩得執事所中
浙江鄉試卷讀之中間文調雖不免與世之務
新奇者相矜而於題中肯綮則大都已入宋儒

箇中巖處矣惟其新奇從經術中洞關竅櫛骨
理譬則孫吳之治兵本之正以出入變化百戰
百勝無不如意未有不以詘天下之敵者幸兄
慎自愛兄之才宋之蘇氏兄弟及陳同甫者流
非特今之章句之士也前已托宗姪茅憶川寄
聲適文泉中翰再過敢附一書以致區區雖然
兄抑聞千里騣裒而越國過都如歷塊者乎然
要之步和鑾驟韶武此則尤爲伯樂者所空冀
北之羣於以名天下而絶當世者也古人以未

同而言爲戒然僕夢思不忘左右故不覺瀆徃
至此皇恐皇恐

與沈虞部太素書

僕無似附令祖先按察公中　明天子甲乙之
科頗屬縉帶交然一以家太湖之比一以家太
湖之南故不及時時從里社遊習知此仲輩所
爲文章者之深頃歲執事借籍湖中起家補弟
子員客有口誦執事所爲應試文僕竊驚且呼
曰此固當以名天下者非特一郡一邑之士而
已也客又曰卽江村憲使公者之孫而鐵山太
學之子也僕又竊翹然喜今且果以魁天下矣
世所稱千里騏驥之材絶塵而奔歷塊過都所
嚮無前已而入對大廷客或初擬執事者當以
所對進之　天子不果及選中秘時客又以
執事當置首選又不果何耶僕知之矣天之所
以豊執事之才而又稍蹇執事者之遇未必無
深意於其間也今之翰林侍從號屬清華然一
入於其選往往十年二十年之間所可待日循

資而拖金曳紫者非如唐宋間所及以內外相
出入者也聞按本朝　二祖開國姑置不論
卽如宣廟以後始重翰林之選然百五十年來
其以道德間望內之擁宦掖外之捍疆場其他
以諫節吏業烜赫旂常者不可勝數蓋起自內
翰者什之一而起自外地者什之九也何者外
得以習民事而練世故也夫以之習民事則其
所當簿書筦鑰之間而以覘天下之賦役獄訟
兵戍緩急也日以精以之練世故則其所當中
外奔走之間而以之更世路之升沉顯晦盤錯
嶮巇也日以熟異日者踐要登柄政府殆又皆
之砂磧峻坂之後而收之康莊者已不暇遠論
姑自弘德嘉靖以來如劉忠宣公大夏王襄毅
公恕胡端敏公世寧王文成公守仁孫忠烈公
燧張文忠公孚敬輩竝聲震華夏而名垂鼎彝
者也彼豈不能握尺寸之管與當時文章之士
相翺翔哉予故曰有所豊其材於彼而又有所
蹇其遇於此天之未必無深意於其間者若謂至

於省署之暇輒按先正華所載之傳記與名臣言行錄述其所起家郎署者之始與其所歷中外者之大深沈其思劉書其氣數與中朝砥名礪行深識遠覽之士相與師友而漸磨焉則執事所收者固已多矣豈特世所矜一朝之俊而已哉幸高明留意焉閒夫人行敬附奏記并別致賀私伏惟垂納幸甚幸甚

與沈鐵山書

承借商子及曾子固隆平集二冊謹以返上商

子吏法等篇太史公已載之史記其他篇什恐非盡出商鞅者以其議論龐雜非盡商子本旨也曾子固所紀豈亦有志於纂當代之史而爲之者然其紀聖緒以下或及官名行幸而不及括太祖太宗所羅藩鎮及建州軍草創之略其紀宰臣叅知樞密使或及其簿書毛瑣而不及其出入將相之大又如夷狄及他僭國等篇亦多草草其所當與丹歲幣與西夏或臣或梗本末此皆所關宋朝利害之大者中多遺漏豈子固特零星綿蕞稗官野史而爲之者而未及成書邪況書多訛字不可讀不知江南諸文獻家倘有故本可得叅訂而別刻之否亦後之竄修宋史者之助也不盡不盡

與徐長孺秀才書

僕無似且衰颯矣於三代以來六藝之遺少嘗劉志刻習頗欲附當世之作者相與共追古之道已而年日以暮精神日以耗輙廢且頹矣於兄未之面而兒姪輩數稱兄與郁復所諸君竝

以千里騕褭才異日故當飾羈靮轡共爲國家蹀躞沙場建萬里勳者也而僕何人斯辱兄不以遺移之書移之傳記書序諸什且忘其瞽也而以問道焉不敢當不敢當僕適病瘍已而讀之兄之氣且儗史遷班掾而上韓歐以下不足爲已僕何人斯又何能爲兄相與雖盡其閒不敢當不敢當雖然僕竊有一言爲仲尼云其辭文其旨遠世之儁茂之才大較於辭之文處什之九而於旨之遠處什之一故於史遷班掾之

非其至者稍稍效顰笑傅脂黛而史遷班掾之自以爲至者今之人或多遺而未之及也何則譬之女之冶容者觀者競於其蛾眉背髮明珠翠爵處疑眸轉盼神若移而情若醉焉苟其仙姬鳴珮而過特霞裳霧縠而未之冶也世或忽而遺之矣此所以近代擅藝者往往姍韓罵歐甚且曾王以下奴隸而叱咤之矣兄冏禪家所稱出世者其肯姑舍今人所好者而於今人所遺而未之及者相與拔趙幟立漢赤幟否乎兄

倘許之僕雖非開於文者願爲之執鞭不盡所欲言

與翁司馬書

姪夔還得公報書并聞公開帷而兒攜之刻骨刻骨秋以來星象示異遠近訛言已而開公卿以下多易置者客或傳公且代張元洲公爲太宰僕於病榻舉手加額曰此宗社之慶也已而不果又數日客傳公改南司馬僕又舉手加額曰雖未及領太宰而南司馬故叅機務　文廟來故所稱留守者　武宗末年國家多故執政諸公特疏喬白巖爲南司馬已而寧藩外叛　車駕南巡諸權璫扈將殆非沸矣而卒賴以無恐公之兹擢　聖天子及一二執政大都在此公之才望當與古傳記所稱石畫長城無以異願爲努力所欲請者詳見副札僕按天文占近日星異恐屬可憂者兒南州遠近厚爲訛言私相煽動不審公嘗私問否頃復有客從永嘉來且傳冬十一月江之鯉躍而雲飛者三

其大如巨艦長可數十丈從空中揚鬐掉尾行數十里而後下海也又一日有傳海馬入城市者已而郡太守令獵者捕之及以入於監兵使則又類羊也海上人竝未之習覩者或謂孔子入楚嘗識商羊爲水災豈其似之機祥者君子所不道然大略竝陰象也太史公嘗書河魚大上魚鱗甲之屬也故爲兵兆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翊戴日月之際知　國家萬萬無慮然公爲重臣幸博習材賢按古今覽名實不特南

都根本之地而已即如徐邳江淮吳越閩粵之間一切阨塞虛實文武吏士恐當一一料理以備不虞僕茲言非特杞人之憂已也公方冉中外之望於故人知己不得不併及焉草率不盡

與顧愼卿書

數讀邸報知甥之治行當冠河朔矣而復亭南還又稍稍措畫吾甥所及深知於當路持節諸使并及一切長寮按屬且以汝官之暇稍稍獲與賢良文學魏君輩日以文字相追歡此一段

風流藻雅不減歐陽永叔推官開封時故事也甚喜甚慰吾夫秋悲一背疽幾不起矣幸復偷活以至於今甥當爲我泫然悲亦當爲我翌然喜令祖年九十猶矍鑠勝我令尊以下亦俱康食里中口竝嘖嘖稱君家爲福星令弟來不多贅甥索史記刻十冊舊稿續稿亦各五冊如命奉上近覽魏昆溟所刻舉子業往往從神解中得之蓋國手也及閱所寄策論指南或云中多昆溟參訂何以誤爲賞最於世之剽竊而亂扎

者眉山類而文章家譬之奔駟也久矣吾雖老猶時時願共海內豪雋相與歌呼齊而鳴肆夏以尋六藝之旨焉幸爲寄聲十千至囑至囑

與李見羅憲副書

茗上之別十餘年于茲矣明公之材譬之古所稱騕褭駃騠所當歷塊過都而蹀血萬里之外者即如國家石畫諸臣抑當强明公而出之早爲飾之以玉勒紲之以金鑾顧令伏櫪而嘶何也數以訊客客或有傳明公病眼十九者頃爲

程羅侯來稍稍前問之迺又得聞明公近已耒臧甚慰甚慰若僕則衰也甚矣所未盡者特區區殘炬耳僕既罪廢久益與世隔故數閉戶而坐抱膝而吟間以賓客奕酒之暇特恣情於古先名賢六藝之遺與之相沉酣其間譬則昔之逃於酒僻於鍛以自爲色澤耳要之非其好也杜甫嘗寄李供奉曰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我公得無起東山之臥赴安車之徵抑或旦夕秉鉞按節而入我浙一縱飲西湖山水間乎適

烏程羅侯使者便特附奏記不盡所欲言

與李勺溪侍御書

先司馬公沒而僕抱鍾期之痛不復鼓琴也幾二十年于茲矣長公暨次公相次舉進士宦業所嚮卓犖當世僕坐罪廢然於故人知己者翺翔王路未嘗不為吾道喜且歌也獨恨家世阻僻壤僕之蹤惟抱甕灌園與麋鹿泉石相朝夕其所嚮風慕誼不啻若睫間而一切寒暄音問獨杳然千里不相及甚矣其可為叅欷而太息也頃聞次公從南粵還而長公持節按楚後亦且上書乞疾歸來乎豫章之深緬思世之學士大夫所當九折之坂竝介而驟而兩公者獨引跡茂林徜徉次且不欲進尊古之三揖而三讓邪抑亦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者之云邪瞻切瞻切烏程羅侯來稍稍問昆李起居羅侯輒應聲曰勺溪公業欲附書偶行亟不相及昌黎不云乎僕之懸懸於公知公之懸懸於僕也感切感切適羅侯從者西故附奏記少効區區詩人有言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倘有征鴻幸無[illegible]遺

與王沂川舉人書

僕少附我公文章道誼之交其所相與砥礪行業上下古今者不特世之區區宴遊盃酒而已也已而僕稍稍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然三仕執政以故宦遊多坎壈不偶昌黎不云乎動而得謗譽亦隨之譽之所嚮未及援之於前而謗之所締輒已摧之於後況故所忤執政者方屠天下名利之權以箝天下之士而士之亟於其所愛與憎思以發其睚眦以快恩讎者深文骨也且不特擊之仕路并及其巖壑之間而媒孽之彈射之又從而網罟之僕故不免僇辱幽囚今且白首終焉已矣而我公之才譬之干將鏌鋣其所薄日月干斗牛而耿虹霓者何如也世之有司操尺寸之繩墨以格其材遂使海內名流如我公者到於今猶垂翅而不進焉公亦以自悲歌慷慨發憤於古六藝之遺其所[illegible]禮

孟下述風騷以來百家之旨鼓鑄而折衷之一
切著述或及讀或未及讀大較公自足以要之
不朽矣然則天之所以豐公之材而進公之遇
顧令吾輩知已相與張目引吻驚眩絫欷不自
已者得無在此乎嘗覽古之奇崛之士荀卿韓
非以下其所不偶於時而著書以自表於後世
者何可勝道也然則僕之罪廢之餘於公又降
等矣何者進不能為國家建萬里勳退復不能
附公輩如所謂秋蟲者為一丘一壑之吟以自

遺於身後甚矣其可悲也已近見公所為序縉
紳先生之刻幷其相與往復書僕竊奇公之氣
與公之言然亦不能無疑竊願拏舟海上從公
遊且得傑公東望扶桑北眺碣石者之深不知
其肯許我否也

白華樓續稿卷之三

白華樓續稿卷之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與翁司馬書

姪一皐過太學業已奏記奉候左右矣頃入西
湖飲元洲太宰園亭相與口晝公所以席中外
之望者不勝為國家慶俄而傳邸報者過迺知
公且坐訕賴　天子聖明已及留用矣然不

知訕者之口何措也又不勝為世道錯愕絫欷
不自已間按古今傳記所載臺諫故事大較盛
明之世納忠乘輿汚濁之運疾攻權倖而兩相
半則附君子者多攻小人黨小人者則毀君子
然君子而被毀則必其材智雖已繫天下之望
而所自提身者或疎唐之姚公崇宋之寇公準
是也其勳業雖已荷天下之重而所處名位者
或極唐之裴公度宋之文公彥博是也不然或
好著文章多所譏切則不免忌口如歐陽公修

或起軍旅多所誅戮則反殺機如近代王公守仁間多招尤構釁不免於世之呶呶而口者迺若我公之提身若畫錐而引繩也其名位雖列尚書猶散地也間發爲文章所不欲自口者而軍旅之柄又未之及然則以公聲望竊謂海內縉紳學士無問識不識當共爲延頸舉手以亟其柄用者而彼區區者詆口胡爲乎來哉僕雖罷廢其於世之賢人正士之得志與否未嘗不共欣戚而於我公今日云云則又多所刺心不能不爲疾首蹙頞於其間而竊願聞於左右也故敢以書問相人者林君來已知公在旦夕待政府矣此可持左劵而待者敢并附聞

與朱駕部書

陳山人竹廬來業已具書稍適二十年來寥曠之思矣適聞馬松里納言移書吾丈且以沈左源薦之左右而左源者故人青門先生之子世其花木山水之繪而以衣食於江湖者也大略古之雋逸之才必多困阸故曰詩能窮人又曰詩必窮而後工以予觀之非獨詩也其於繪畫他藝也亦然何則非雋逸則不以習其技非窮則無以致其思然亦非世之鉅人名公又無以發其聲而振其困阸于時故予嘗覽顧凱僧繇輩初亦落魄不偶已而借晉之王公始得通顯以自名於世也吾丈以世之名才過南省締交門下者必聚倜儻磊落之士幸爲我多多游揚語曰伯樂一顧則千里之馬皆蹀躞而悲鳴此或左源所飾羈俛驥之一時也此則松里納言公所與僕兩人者千里之情也呵凍不盡不盡

與王敬所少司寇書

僕不量少好著文章及間爲詩歌之什已而釋褐後數與朋輩後先倡和竊疑 國朝詩歌之什弘治正德迄嘉靖來學士大夫李獻吉何仲默鄭繼之徐昌穀薛君采高叔嗣唐應德邊庭實顧華玉陳約之皇甫兄弟許子春蔡子木并近年李于鱗王元美諸君子又如山人孫太初張子言黃勉之王履吉沈仕謝榛盧柟輩不可

枚指其間材之小大調之高下音之南北工與
否不無異同而要之于五七言古與近體諸什
或爲六朝或爲唐初或爲大曆或爲元和於古
詞賦之遺亦稍稍馳驟矣獨文章之旨去古或
遠何者　國初劉宋開先方遜志輩繼之已而
獻吉首倡先秦西京之文且謂唐韓愈以下薄
不足爲而仲默昌穀輩又茲按梁昭明太子所
次文選極力鼓鑄然以予觀之於古作者之旨
恐不相及已而他又有倣晉宋齊梁之間而爲

之者則又愈下矣僕緣吏部貶官後稍益發憤
閒陳古六藝及莊荀晁賈百家之言而伏讀之
妄謂文以載道道也者庖犧氏以來不易之旨
也孔孟沒而聖學微於是六藝之旨散逸不傳
漢興鑒秦招亡經求學士雖不敢望聖學秦之
所燔始稍稍出共爲因言析義考究異同故西
京之文號爲爾雅而魏晉以還惟唐韓昌黎愈
柳柳州宗元宋歐陽學士修及蘇氏父子兄弟
曾肇王安石輩之八　君子者材調不同或相伯

仲或相倍蓰然要之茲按古六藝及西京以來
之遺響而揣摩之者其在孔門不敢當游夏列
而大略因文見道就中擘理抑不聞世之所論
正統者六經者譬則三王也西京而下韓昌黎
輩譬則由漢而唐而宋間及西蜀東晉是也世
固有盛衰文亦有高下然於國之正統或爲偏
安或爲播遷語所謂浸微浸昌不絕如帶是也
他所高材博學雖富如崔蔡藻如顏謝譬則草
莽之裂土而王是已况於近代開人學士乎哉

僕閒嘗手評次之爲八大家如別冊妄臆鄙度
已載總序及諸列中不審公謂然否僕嚮嘗共
公論　本朝之文如王文成公論學諸書程朱
所欲爲而不能者諫佛辭爵江西田州諸疏漢
唐以來未之睹也公獨點頭而海內學士大夫
之好文而雄者聞予言頗共非笑以爲無當予
故於八大家凡例末稍爲及之而姪桂頗好學
舊嘗屬公引帷中而教之者也讀予所評次八
大家文而篤好之直欲公之同志於是梓而傳

之而又以公今之文章家之一赤幟也欲併公一
言冠之首以爲重於世嗟乎公倘無拒非鄙八
君子者大振斯世予謗陋或得併附以見而斯
文之未墜於地亦可猶襟而上也已此僕之所
伏茗雪之水而東望於以千里之間引領不已
者也如何如何

與舒憲使書

僕罪廢已久譬之秋林之萎蘙矣而公下車來
頗憐舊宜待罪南粵抑或問效尺寸於其土而

曩之奪官或非其罪也數於伏櫪之駟而顧盼
系欲焉僕之感公知己之誼多矣今且擢爲河
南按察使以行河南者僕舊所宦遊處也而公
按節過焉以知己而歷所舊遊之地其間感慨
蕭瑟情思特多况頃者歲十一月以來冰雪異
常商乃野殍甚且鳥獸花卉竹木下及遊魚蟄
蟲之屬並爲凍列摧折而死者湖之北有其區
爲震澤方八百里郡邑已長老並未嘗有及見其
冰合者今且危檣巨艫所嚮冰凅薪火阻絕中
流躪冰而重裹以逃者殆數千人焉遠近驚駭
僕竊謂五湖之間故不與淮北同何其坎壈亦
至於此及近讀邸報所聞畿甸遂之間帥府
所條諫垣所疏大略不獨予五湖而　國家疆
宇內自贊轂外而邊徼蹈河踰泗以南其所困
於冰雪之非常者不可勝數矣　聖天子採
臣下之言式爲發廩自賑甚屬明盛然　朝廷
之所發者有限而州縣之待賑者無窮僕嘗讀
洪範之書曰急則恒寒竊疑今　國家中外之

所嚮風而州郡之所習行者得無共傷於急已
乎不然天人之際自古記之矣何其故所聞與
今所睹驗愕殊驚遽至於此而河南者中州也
古所稱天下之樞也公今乘軺方春過之倘憫
中外之急特按古月令方春布政故事與賢釋
滯一切以宣鬯　主上德澤爲意則中州之
所行四海九州之所環視而輻輳者然則使節
所嚮天殆有隨之以暢惠風者已僕竊欲擬爲
一文以贈公不然月當爲長歌以投之少附一

言衣帶之間以申離別之思而歲之除夕從者還家輙犯寒而病矣旬日來晝夜咳嗽喘息不接醫者軫視竝謂嚴寒入腠深纏肺家所致日啜粥二三甌兼之長兒積病行且瀕死僕所以於公之行也既不及為飲餞道左弁其所欲為文與詩者且不能為古人賦別黯然魂銷僕臥枕席間情竊迢遙也玆特強為濡毫具書者如左嗟乎僕亦困於寒已伏惟垂憐焉

與潯陽董宗伯書

公以九秋由西湖泛胥江南登釣臺而入雲巖之深忽已中冬而冰雪矣其所泝煙波捫霞嶠攀芝磴摩石幢俯仰崛嶬吐吞日月古之所謂羽人不死之庭公且遍歷之矣洪厓王喬者流公曾及逢否僕願鼓枻而北將以扣公之深貌公鬚眉紫氣之間而竊有請也顧方謀上亡婦葬事而兒長兒繼沒以來橐中無貲一切畚鍤柳翣所需竝繇衰齡僩僩旦暮故不得已姑且入山而公曩時所賦歌於黃庭内院而貽之冊者僕間睹之大都唐之音響也玆遊也當必再倍之矣故特先為遣使解公之裝而縱觀公所為遊仙招隱之曲願無靳焉客有謝中台者少以高才生名於時今且博習青囊而張子微氏玉髓經彼蓋獨得其深者也昔同年陳方伯敬亭公移書推之門下僕近與指畫山川往往於世之所狥肩髮形似之間而超然於其性情骨理之深者已故僕亦為一言以從諛於長者之側然公再遊雲巖以歸則其所及與人擘畫當必有兩相印而無逆焉者不盡不盡

與侯二谷方伯書

堪輿趙中岳持公手書弁所為贈詩過草堂僕讀之公從山中繕性達生殆所得於莊周列禦寇之深者而七八年來音問稍絕矣竊謂公之所向本屬超絕而逃虛既久則其於中所得當益以玄且邃而僕雖少公僅一年彤日以頹神日以槁譬之瓠落矣公倘憐而指示一二令翩佪之資抑得解脫庶幾附雲將鴻蒙者流相與

歌白雲而嘯空谷者乎如何如何偶有家人以
吏役事赴永嘉敢獻一書問候他所欲言不敢
盡不敢盡

與朱職方書

執事之攜官也僅及南北書相報者再而執事
以名才而入省署其所掌內外封疆及諸將帥
所提枹鼓而謹斥堠習戰鬬其伯短長緩急處
當必有爲　國家建石畫而賠司議者皆既坐
罪廢不得與聞執事所從畫者中槪草銘柱之

詳而所自以衰年與二三社友杖屨於泉石之
深嘯歌於薜蘿之叢所共朝且夕者特煙雲麋
鹿焉耳而執事倘亦不之知也一在日月之際
一在吳越之陬然其不爲隔越非晝之所思則
夜之所夢語所謂心與神是已執事得無同我
否乎頃者浙中戍兵鼓譟事聞　朝廷指揮已
下且崛咏公僕從河魏時所故知多大略者也
第間除其一二首亂者而安其反側與飽其餱
糧而已無甚難料理者特江以南年歲數侵田
野多困況此輩並佘衛及一帶山谷獷悍之夫
故以掘山椎埋爲業其始也以海夷卒起倉皇
召募頗名力鬬其繼也閫帥挾之以南入粤北
戍薊點且猾者則乘瑕搆會稍稍進身而厚貲
其下者則羣而暴鬬羣而剽市狼子野心蜂屯
蟻聚於其中則又連姻購戚呼朋引類父死子
繼兄死弟及以兵爲家者三十年于茲兼之前
年星變以來訛言數起妖僧近訌諸州若沸蓋
國家承平世久草莽覬亂非　廟堂之上於

一切額征破格拊循而所遣軍門一切兵食盈
縮翕張聽其便宜行事不從中制恐多可憂此
於　國計所係匪小而老夫所側身北望者也
執事官不過五品祿不踰百石然名動　中朝
材擅四方而況元輔以下及他政府並執事所
嬌肺腑心膂之間者其可多讓乎哉先輩劉忠
宣公大夏一生功業大較從郎署間起竊恃知
己故敢盡言如此伏惟留意外薄儀一紙幷令
仲兒以試事伏謁統惟垂納而教之幸甚

復王敬所司寇書

春深獲覽邸報知兄丈且坐構去而僕之鞅悒欷歔者久之累旬日蹙額縮肩不自已曽及他相知者竝謂僕曩上官時猶不至若此嗟乎天生豪儁不羣之材當爲國家建卓犖不世之業迺若僕區區少所附兄丈馳騁當世猶不免古所稱沾沾自喜兒仵執政者三彼所甘心蓋有深於涉渤海而險於臨太華者僕方以奪官爲幸也故內自量其技之薄而外復嗟其數之

奇以爲譬之瓠落云耳迺若兄丈僕毋共知已屈指竊謂古所稱海內無雙者且聞兄丈與執政共相推挽勘邊一疏竝今　國家石畫世所未必知而亦世所未必敢言者而今迺爾豈卽以此坐忌而蒙訴邪嘵乎我知之矣賈生所爲痛哭流涕書及鼂錯所上兵事積粟及募民入塞諸書到今來猶震耀世之耳目然而絳灌條侯以下卒不容之朝廷之上蓋自古記之矣詩不云乎天寔爲之謂之何哉餘所欲言見副札

與劉瀟湘廷尉書

頃者姪輩過金陵間及爲書以候故人知已之側而且適有不才兒者之罹其事既發於執法者之庭故弁以上聞近據姪輩移書來辱公之分其痛而直其獄者多矣刻骨刻骨然此兒少負儁穎僕竊冀其異日者或當附海內之騏驥騕褭一日而千里也卽如公所垂憐僕者抑且以僕之所坎壈於生平者當於此兒乎收之而今竟已矣近偶發其故篋得其所私刻詩歌稿

數百篇手而讀之雖不敢謂一一中古人作者之旨而要之鑱心研思雕刻萬物抑自有一片奇崛不羣者之氣庶幾乎古之所謂劖犀兕而截盤匜者然不意天奚以之生而又天遽以之死要之此兒少頗跌宕自喜及不得志輒以其伏櫪而嘶者之氣泛駕而跅弛卒以錮其身而死此禰衡孔融輩之所以自殲其軀也已焉哉人也於天乎何尤僕且讀且淚間欲請公一言以弁其首顧其稿尚多零落什二也秋以深僕

當思臨安吏民所爲碑公去思者而并抱兒刻以乞公公其許我乎否也

與吳崑麓國子助教書

言別來已十數載而僕之鬚既白齒亦搖且落非故吾矣而竊思崑麓疇曩年之氣譬則千將之薄雲霄而犯牛斗者也其猶當時紹帶而促膝者之舊若將與吾雷令張華輩相爲吐鍔露穎已乎抑亦聽其土之汩而翳之蝕也如世所指倦飛之鳥垂翅來歸者乎以公之文不及舉進

士出而服官於　明天子之庭始則教授郡諸生再則博士國子又再則出而佐郡海內之知無不爲公扼掌而談者然間嘗覽觀楚之荀卿也而止於蘭陵令漢之賈誼董仲舒也而止於相長沙相江都相膠東於此亦可以見天之豐其才者未嘗不絀其爵與名位也公得無爽然自失怡然自慰者乎而況聞諸公子翩翩漢庭矣若僕不肖則既年已入衰颯而長兒積頊復沒矣公之下視故人當爲分痛而抱酸不能不忿欷而鳴咽者也如何如何雖然僕漸近且棄如破甑不復顧矣日惟擁膝支頤聊爲閉戶自吟耳茲以族子輩囊所刻入金陵道出武進特令過候門下不盡不盡

與甥董進士書

南宮捷音一至兩月之間殊覺翼而飛也已而再聞　大廷之對雖不得首列及第而傳臚殿中亦可謂始進者之榮矣吾共令祖各於遲暮之年獲此非常之慶而今祖何來多駢福者至

於吾之衰羸譬之秋林之冉也今且得甥若此語所謂桃李冬華矣欣躍欣躍然吾尤不能不厚望也何則天之生材也甚難而君子之以其材成且全之以副天之所望也亦不易況筮仕之初譬則築室者之立址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莫重乎其始進夫所謂始進者非特曰一命之寵且榮而已也一職之清且華而已也當必內以審其志之所嚮與其器之所安外以考之古人之所不逮與今人之所不能猶之射者之懸

鵠於百步之外而吾將持弓審固以求其命中者然吾甥既藉天地祖先之靈抱此珪璋璠璵之質誠所謂間氣也語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願從伊令即建非常而其大端惟在於明學術擇師友審去就夫所謂學術無曰世之博聞彊記侈贍詞章而已也須本之身心性情之間以求其安身立命之端次之練習古今之際以參之經世酬物之用其所讀書須先六經下及周程張朱語録然後參之眞西山心政二經

與宋名臣言行録之類此則終身名業之案也夫所謂擇師友無曰世之縉帶而交銜盃爲歡而已也須於　中朝擇其海內人倫之厚望以爲之師於同輩中擇其抱負非凡者以爲之友與朝夕講論又必降氣遜志其間斯則所聞者無非正言所見者無非善行世之一切傾邪險詖而吾之耳目不以濡染其間諺所云蓬中之麻不扶而直是也夫所謂審去就此則尤所謂終身受用喫緊處也大略自古以來世挾雋逸

之才而盛赫奕之望者固多借推轂之與然亦未嘗不叢側目者之忌其所推轂者未必能爲我建不拔之基而其所側目而忌往往或自貽以負俗之累矣漢之賈生魏之禰衡唐之王勃以下竝坐此願吾甥於此須按古來傳記所載及我　國朝名賢鉅卿某人弱冠立朝者後來終身事業作何結局某人崛起一時者後來終身事業卒受跌蹉某人始雖蹇訥仕路稍屬遲徊已而資深望重竝建名業某人始雖得志聲

施當塗已而構猜蒙詬卒毀生平此古之人所以寧爲璞中之玉以待世之刖足者之求蓋有以也以上三言不勝區區在吾甥固自負長駕不馭之氣而在令祖暨令尊當亦自有過庭承帷之訓吾猶不能爲喋喋者第以骨肉之間苟有寸知不得不倒囊傾囷而吐露耳其言雖不文而其義亦或有攸當幸吾甥命童子障之臥榻之側稍代古者盤盂戶牖几席刀劍之銘焉幸甚幸甚

與閔進士書

南宮之音抵湖中倍數往時固爲弁之山增高而苕之水增深矣而賢如能迪此則僕年來所屬望當爲國家立名業者非特區區一第而已也董甥弱冠登朝固所喜忭然又適附師門如公交如繼修此則又其幸中之幸尙及今閉戶讀書沈潛大義當作如昔人所稱千里騕褭之材異日爲國家蹀躞疆埸不特眼前區區歷塊過都而已者更望朝夕督訓立雪程門幸甚

與蔡戶部省謙書

南省氣物何如牛首燕磯弁獻花巖之深僕宦遊之夢猶時時引睇焉而況故人之爲尙書郎也亦適過之僕其能無情乎適有故人王生者挾相術以遊金陵敢附書問候聞蘇紫溪公亦過省署公及時時宴語否抑及僕曩所共公私誦文章之什木否紫溪者固今之楊子雲然僕自許抑竊謂不減桓譚侯芭矣王生之術如無負所舉幸弁轉之紫溪先生如何如何

奉申閣老書

仲兒前年京試來歸獲奉手書及所蒙面屬兩縣云云　僕自憐衰颯日甚翁以日月之際片言所嚮語所謂寒谷之士而遺之以挾纊者劌心鏤骨蓋生不能報沒不敢忘者也令郎南來就婚其溫如珠玉其湛深醞藉如重淵巨川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傳所稱翩翩佳公子也且力學績文外絶無他嗜好而甥氏綿弱獲諸伉儷僕每與濤翁宗伯父子相慶女蘿之托矣豈謂天

且不造頃坐產難非特甥之短折抑亦僕父子翁婿內外間六親之厄之至於此也五內痛酸不能以日其敢嚮長者而欷歔引泣也乎北望台垣不勝嗚咽茲以仲兒再試北赴太學特勅奏記仰申問候之私而令郎今秋浙闈其掇高第而擢桂枝者蓋什之九也諸所欲請統候別爲遣使奉賀弁申仲兒亦苦心向業年來所手誦當世名公碩卿之文惟專以翁所傳於海內者爲赤幟今且抱篋中文數十百首第恐政府

多冗未敢以遼獻而塵明覽也倘沐賜教幸甚

奉曾司空書

許按察屬僕序公平欒錄業已移書獻上其文甚鮮淺愧不足以附古者江漢之什歌頌勳名日月俱遠矣秋以來幾擬馳一介之使問候起居年日以衰形神日以彫且耗往莽留滯以至於今茲緣仲兒赴京應試特令俯伺台階少效稱觴前壽之誼而別抱所著文若干首求公批定一二蓋公於文今之昌黎廬陵也天下之士

望其宮牆者霧雜遝而雲鬱蒸也倘辱憐故人子弟俯收帷中賜之鼓鑄但獲尺寸之進則僕沒齒且不忘矣外薄儀一紙特謝中一二機杼耳併希台納幸甚

與甥顧侍御書

甥巡省以來嘉湖蘇松間一切輓漕而輸稅者無問軍與民頌之如挾纊然及讀條陳白糧與江南民瘼十二事宜言言中肯綮切名實悉利弊吾曩覽甥所著舉子業之文連翩熠燿稿謂有舅家風及獲疏稿顧自謂不及也所惜者諸州縣有司或未必一一調劑如甥指揮耳而今而後願甥於酬答外悉心　國家典章及兩漢來到今名臣奏疏吾釋褐時恨與三五同志之士蚤夜鏡心於文章詩歌之末以相矜覆已而譽日以起謗亦隨之及出綰印綬為縣吏雖所嚮抑嘗射一時之聲以馳騖於世要之淺心浮氣非古之淵深凝靜而致遠者之器也甥之才譬之干將莫耶厚為韜其光而斂其鍔慎勿輕

以之截盤匜剸犀兕而割鴻鴈也董甥過亦煩出此與共商而教之如何如何

與董甥儀制書

年躋七十吾方愧學不聞道語所謂偷生於世耳故以懸弧之夕囊一劍一瓢以自逃於西湖煙波之深絕賓客遠交朋而兒女子姪輩一切稱觴上壽並不以及甥從日月之際顧貽我以書惠我以綺繒兼金之賜慙謝慙謝比來藉庇亦多康食第汝母從去秋來多病臥時起時躓

令我忉怛而四月初六妹氏以產難亡矣令祖
園宅以下并及申壻跣袒而號者累日夜而衰
耄如吾抑亦悴矣又聞甥所生孫女亦以疹亡
酸惻酸惻如何如何比來有中視草暇一切學
問文章日進否頃嘗徧徹草中所條議於吾
甥亦或互相發明者傳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
則仕大略古之豪雋之士須於學問中時時尋
個頭路時時尋向上去刮磨洗鍊令吾心於進
退古今囊括宇宙處非時有下手處日知其所

亡月無忘其所能聖門所謂憤與樂兩者如環
然愼勿草草虛過光陰也

與王潤州書

潤州者僕少所綰縣印綬吏於其下邑者也而
公且擁符而過之南控江流北枕海口古人所
稱百二之勝特在襟帶間潮聲山色朝夕晻靄
於其堂公對吏民之暇抑豈攜客登北固眺金
焦而臨流賦歌其間否乎僕雖衰於今猶寤寐
焉頃聞妖僧者萌芽其間公復隨縛而躓之亦

傳矣仲兒赴試京師然久違師門茲特抱文而
謁郡庭幸公勝席而教之

與王敬所書

近攜最幼兒附仲兒之虛以居蓋憐年且逾七
十謝一切賓客姻族以蓬其首垢其面而托古
之灌園叟以息機於其間耳日向午從臥榻起
忽得兄所遣省盧者之使移書覽之驩然如揖
雲霄於其堂而與之語也且喜且慘嚮所謂初
聞兄之罷官之報不勝感愴非為故人區區升

沉顯晦間也僕少頗自好願附古之勳名之士
翺翔當世然既以之自好則亦以之好天下之
上所共為之同心戮力鑱志盛氣於其間者及
僕忤世坐罪廢而竊聽兄擘畫古今指揮得失
處其所洞中關肋剖晳事機於今當亦海內無
雙者也而世不察卒以蒺伏彈射者之言點污
而去之又從而錮之得無古所稱千里者駿駃
騕褭之材而使之伏櫪而臥焉傍有鹽車之駑
安得不顧影而共悲也乎莊生所云龜之曳尾

於泥者彼固一道也非僕與兄之旨也僕幾擬
過兄所將邀兄共尋石梁天台之勝抱膝而吟
掃巖而嘯爾乃聞沃洲公之變僕且敬往哭於
其家視其孤收其遺文於以東過海上也顧秋
以來病與冗雜者相半故荏苒留滯以至於今
而來書所諭西湖秋社之約令我兩肘頓翼而
飛矣如何如何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非僕
尋兄兄即尋僕也

與吳悟齋中丞及姜鳳阿祭酒書

言別來忽已深秋近復公從石門道中所寄書
且知公與鳳阿公同過華亭後并轉西湖矣此
則兩公者向平康樂之遊也僕豈敢後特兒妾
輩並臥疾牀榻間僕似未能遽行攜家相從如
何如何然世之所矜西湖者大較特在煙波游
冶歌舞綺麗城闕透迤樓臺蔽虧他如孤山六
橋漁梁何館之星羅而縱縮者耳然以予觀之
譬則臨池窺粧者之淺而已南山之南北山之
北山愈深則泉愈冽而其谷愈幽辟荔女蘿之
所叢鼪鼯蝯狖之所宮琪花瑤草之所布懸崖
塹壁之所經甚且烏寄之禪羽化之客栖其峯
鶻栖捫虎窟而魚且鉢於其間庶幾乎古之逸
磨羨門者流倘或睹見之非特學士大夫之所
不及遊抑且樵斧漁罟之所不能偏者兩公過
焉知山靈谷神必為掃雲翳排霧氛堎波而待
矣寧能裹糧而食腰瓢而飲甚且借榻於其盤
絕者之廬或混緇流或擁黃冠或嘯泉石或狎
麋麐相與為旬日匝月之遊否乎知兩公此行

當及臧騶從避姓名肩摩踵曳長林之深而杳
不知其所之者已即如兒妾輩稍謝藥餌僕將
躡蹤附景而追隨之而人或不之知不能以吾
告幸兩公所當嚴賦而竹吟處按時日題識其
旁俾僕獲抱巖而呼穿竹而尋僕不能即兩公
兩公當或即僕僕雖衰且老猶能為兩公記茲
遊以貽後之好事者何如也不盡不盡

上申相公書

翁之好士之名滿天下而天下之士所喁喁嚮

風而思附恐後者無他鳳凰振翮於雲霄之上
則樊籠之鴝鵒鸜鵒之鶺鴒亦爲竦翼而張翅
焉情也金進士枝翁之門下士也其今東鄉也
不踰年而吏民擁之如挾纊惜也以吏部更賢
同安當是時今大理邵侍御適按江西嘗欲首
薦然既離地方特以事例不相及而沮及過同
安一二年間其孳孳焉潔已愛民可謂古者循
吏之遺矣又適坐散賑事爲科中所糸劾行且
左遷今佐内臺勞中丞聞報而疾首蹙額内慚

上無以爲賢者暴白本末於朝而下無以爲百
姓慰其遮留而涕泣者蓋種種也二君今並奉
職翁之襟帶間所可按事而覆之者且科第六
年矣又不免判州下吏僕竊以斯人者卓乎世
之素絲羔羊之風也其資望已深倘獲翁爲攜
持量於輦轂間擇一便地而安之在金生則不
遠清光可邇聲問而在翁則門牆桃李抑庶幾
詩人所歌向陽花木且知此君異日必能守官
職立吏業以報門下者已此則僕之不勝引戀

之私也傳曰聖賢之樂善也如今其振滯也如
轉圜伏惟相公留意焉

與朱鎮山司空書

發州言別以來忽八九年于茲僕之髮日髡髡
日以抽白形之漸槁殆猶秋以後萬物之駁落
頹謝而不能已者僕固如此而翁抑可睹矣然
僕雖不及遣使時一候問而客之自吉安來者
僕數聞翁角巾野服所攜一二則韮棹脊泉石
徙倚林壑者猶如飛也豈翁固異人者流或抱

松喬之術以攝神而長生者乎僕少附翁束髮
交所共以動名翺翔四方者竊謂並轡而遊結
靷而馳者也已而僕獨數忤執政中道垂翅而
翁乎焉中朝稍稍由外臺入爲少宰踐司空不
爲不通顯矣而僕猶不能無係戀者何蓋翁之
材不世出者也不爲太宰當爲御史大夫蓋一
以進退天下之賢不肖而使海内之善類得以
彈冠炙轂印眉而吐氣一以振飭天下之紀綱
而使中外之姦邪者抑且屏跡落膽不得以骫

法而熒惑於時固僕之心也蓋不得於其躬則願償之於其所知而翁今亦且七十矣庾亮都督南州矣而猶登樓而嘯鄭莊佼矣列卿矣而猶客散而悲語有之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英雄豪傑自古記之翁得無似之已乎然而嗣君則又今之伏龍而鳳雛也嚮睹肩睫已異之矣頃以左遷出令崇德其地夫敝里特再武下車匝月間而吏民之過而頌嘖嘖不置口其所且暮焉孰吾之耳而溉於心者殆漢之下邽令也

倘及一年二年則日固當尸祝而俎豆之於其上者非特世所羨璽書之旌尚方之賜食而已也翁抑屈之驕孫者已僕張既歿近稍得中子亦叨順天鄉試此或翁所稍爲分快而鼓掌者頃過嗣君官舍聊附一書以附鴻鴈之南來者耳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統惟台照

與朱宮諭書

僕無似少附先大夫縉帶交頗以文章道義相追琢譬則黃鵠之連翩也已而各爲飜飛不及要之白首耳未幾先大夫即棄我輩而昆仲之間並以文聲振東越又未幾後先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而公且歷金門上玉堂所以文章之聲震熠海內今之歐陽子也僕幾擬遣一介之使入奏記室通故舊且以申區區嚮往之私顧坐罪廢久所謂羈紲之餘耳故不敢卬首竦翼於賢豪長者之側豈意兒縉頃以國子入試遽獲公之錄而屬之公車之末兒且傳公所按錄次問輙齒及僕不肖焉豈嘗聞先大夫與僕

生平邪抑亦門下賓客或誤以僕不肖聞之左右者邪竊自悲老且耄矣於公之動名所嚮或不及賦歌而覽睹之矣宋蘇洵年且六十而攜其子軾與轍過京師一旦見歐陽文忠即推之爲國士并錄其二子於朝而蘇氏父子之名滿天下僕父子上之不敢望洵下之不敢望軾轍而公則世所呼文章之太山北斗蓋與歐陽文忠無以異也今且錄其父子而收之齒乎焉能不如古所謂生不能報沒不敢忘者乎不勝銜

感特爲具書陳謝其所不能盡則凡有同江上之雲隨萬里之颷而馳逐於公之候者伏惟台炤幸甚

與萬參議書

僕無似少附公通籍南宮舉進士第而公令成安僕亦以吏部司勳調判洺州及公拜南京兵科給事中僕又以召還南省過焉形影相附臭味相近天若假之以兩相縈帶於其間者然而公之性資獨凝重寡言笑况數病引跡避客漢

之長者也而僕之性資多澹宕惟於官署閉門讀書好著文章以自娛然不欲與世同俯仰古人所謂動而褒譽謗亦隨之者也當是時公固愛我我亦兄事公然此特襟期間耳未嘗私爲盃酒歡抑未嘗及與朝夕相從者豈謂曩年公所論劾故執政之子者科場倩人代試事而其門下佞人楊君朋石者輒弁指謗及予以爲予嘗助公爲之者也嗟乎蒼蒼者天彼何心哉且監試者始發其事在八月十四日外人所喧傳者也而至於公尾而論之外人所不及聞者予猶記憶九月初一日主試者教俞德過予飯始及聞之而南省諸士夫於時稍稍漸爲流布矣外又訛傳其事朋石抑嘗向而私與之者以故引疾不入部且半月矣而朋石故嘗於予抑嘗爲文字交者於散部後憐而過候之蓋九月二十六日也朋石攝衣出且謂予曰公玆來甚善吾欲托友過科中探萬岑南公疏草何云幸爲我躍馬過之予謂之曰臺諫中抗疏及執政彼

豈肯以稿私他人覽睹之也朋石曰岑南公之發疏在八月二十三日今且踰月矣計其奉旨處分當已在途岑南公必不爲秘之我心特亟故以相煩公耳予猶不許已而私計朋石所亟非爲執政也蓋以外所訛傳者且及其躬故惱惱至此也予始諾猶欲歸家而飯也朋石又不欲予歸輒出廚中飯飯畢即呼一辦事官隨予過候公私邸私邸時在西華門外行十三四里許日且晡矣守閽不爲通而曰萬爺病不見客

予强之曰吾乃萬裔同年也汝第傳則入如以
病不出吾當歸耳强之者至于再至于三廼始
及傳入俄而公亦攝青衣以出予首謂公曰不
相見久矣茲特聞公有大建白故特過之吾猶
記公曰何稱建白特一疏妄訕執政　聖天
子必震怒待罪東室耳公又曰君茲來甚善吾
竊意當必逮繫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六齡幼兒
吾計同年有二十二人於此然慨慷仗義所可
以母子托者惟君子復笑謂公曰　聖天子

甚明盛公雖論及執政豈得紲禍至此予因請
公疏出覽公色黯然且謂予曰君非憐我也執
政公故常督學浙中君必其門下士也故以此
私相探耳予亦謂公曰公之疏且過京者亘三十
五日矣予私探之何為第與公同年頗同休戚
故欲一聞疏本末耳其事之大勢何如耳公猶
特口誦一疏語餘不及予復笑謂公曰公且犯
不韙觸　天子與執政者之怒旦夕禍不測
而欲以母夫人及予相托蓋亦屬予以犯不韙

而觸執政者之怒者也公特附一疏稿不以問
顧欲屬予以其難者邪公始莞然笑口誦疏本
末已而誦及疏尾所論列執政者懷姦植黨招
權擅寵諸事予愀爲蹙額者久之公廼前促膝
而問曰君以予所疏無當邪予曰豈可謂君疏
無當特曰公所論列者科場事第單論列科場
事耳何以及執政者之他也公曰科場事已有
監試者先之矣吾所云云蓋為某執政者足知
多謀方以蓋世之猷而內則附中官以結知於

主上外則養交市譽且游揚天下之士以相朋
黨予觀其文姦飾行也佞以巧其包藏禍心也
陰以狡異日之柄國家當必流毒善類不可勝
言者予又前執公袂曰公之論似亦各有所見
然較之今分宜如何公復曰分宜之過海內士
大夫之所得而訟言之者茲人也則古之所謂
　　他人之所不能指而他人
之所不敢言者蘇文公之作辨姦論也世方譽
之以為周孔而其後也卒以之專權擅政而禍

天下張方平之所以獨書且棊也吾之意在此
予又不應者久之而曰執政生平深刺骨一切
睚眦必報公之禍自此始矣公曰得無震怒而
逮繫我乎予曰吾倩人代試事監試御史發之
其事巳實苟以之逮繫公則必并監試者而收
之而其事必延辯延辯則曲直有歸何以結束
吾固知必不逮繫也公又曰執政者得無假考
察以中傷我乎予曰南都搢紳僅百人公議俠
而清焉得考察及公公又曰君謂我禍何予曰
此公方負盛名必不悻悻然急爲報復姑緩之
當擢公以邊方僉事去不然且遲之考滿後特
假糸議之職以法例我公公於茲時可以挂冠
矣公又曰然茲事當何以指揮予曰當發南京
都察院作一老前件且執政子當以恩廕進科
舉一路當自此塞矣予共公笑而別歸廼以其
所聞於公口面疏草者之概覆於册石時則册
石所遣辦事官特忘其姓名與籍貫耳蓋亦可
覆者也豈謂册石夜即以予所口者馬上飛揭

於執政公且謬訶之曰茲稿也廼予所共公手
勒之者也執政公始大怒銜不肖遍告之中朝
百執事且嗾吏部選郎張君名翼鵷者出予爲
王府長史張君不可其間本末難以一一札及
者巳而南都卿貳以下凡入朝考滿賫捧及謁
選而過者稍稍以其執政公所云云洩於予而
册石亦稍稍不自安乞疾以去其乞疾以去也
又詐爲予與考功何君遷深相結當必以考察
中傷之於是執政公之德册石者益以深其所
讎且接聲不肖者益以力當是時予所自爲慮
也倘能如爲公慮即日上書拂衣以去以避之
予雖不及通顯猶可以潔身完名不至於今日
之困阨僇辱而終其身者而惜也予之不及也
明年春三月予遂以膳部郎出爲廣西僉事家
臥且卒歲誓不復入官又明年適撫按茲故知
遣吏刼而強之者三予不得巳迺遲入粤猶欲
乞差來歸且上書乞骸骨也適府江多猺寇陽
朔之沒在朝夕撫按特假專勑者賫捧以行且

强子部署府江事矣粤以南並無專勑而齎捧者此殆撫按異處也予故不得已勉勸將士躬為斬嵩萊席矢石破陽朔鬼子一十七寨凡所俘斬殆千人及奪獲所佔沒官田廬十餘萬然不假軍門一金之費一卒之勞故撫按以下並為疏論予始進為按察副使所從征諸將士亦論功以差於是時予决當從此自劾免官以去惜也執政門下士間為好言謝予予又不自量復為洊洪洞恣徘徊河魏間於河魏亦稍稍聲

望起又適執政門下士揚言執政公漸悟以解而不以之深罪也然去粤且久其當河魏所以最與粤所以罪狀者交聞於朝衆議法當參勘吏部考功郎又適執政者之門輒削籍來歸矣予罷官後竊意或可以稍抒執政者之睚眦與其私人者之故銜也又不意他督撫來且以予年向少憐其區區駑馬或可以蹀躞疆場之上又適浙直間多倭患後先疏錄以聞時則故執政與所為私人者且以垂翅之鳥不當假之脫

籠而颺也於是又假他使君所按浙者特為中擊予予適無他佻法處遍行告訐及淮南訓並訟田者復以不直罷於是收其奴囚繫之拜坐一兒挾娼按革衣巾矣嗟乎予於此始為終身之錮不復齒士大夫間其深相知者或私為涕洟憤懣而他不相知者則未免共為吠形與吠聲者之相亂而且不免為廢人也已公得無憐之乎哉聞公少叅四川後即自乙山歸大略與僕曩所為公畫者無相盭故執政解印綬以去

近且十餘年矣而撫按使者數為論薦然而中朝之上卒不聞　賜璽書與檄召豈公孤而無援乎抑亦故執政者所黨附之士猶有在位者乎僕去公既萬里其所兩相推輓處特如手足且悲白髮之日以抽形與神之日以摧而今而後當為永別矣適郡司理向公為公里人故於其使南還也不敢不為一書以相訊問古人不云乎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其銜盃膝席固不可復其他懷讒嫉佞如古人所為投畀有北

之痛當有隨長風引明月而萬里者如何如何南望斗垣無任嗚咽倘有朔鴈無遺我音不宣

謝韓侍講書

僕衰且耄矣而公則以文章侍從　明天子之庭其所從林巒間願為望清光而聆玉音者蓋耿耿也然其身既已頹然萎薾矣豈敢未同而言於賢豪長者之側不自意兒縉孱幼無似遽獲錄之門下而以通籍於南宮雖不敢附昔人所稱門牆桃李抑自謂敗氣破鼓之餘而醫師且收之矣語曰生不能報沒不敢忘茲特具書陳謝伏惟我公垂憐焉

白華樓續稿卷之四

白華樓續稿卷之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賁翔卿編

書

與埈司馬書

巳卯之秋攜兒曹迎婚秣陵其所共公遊從者僅一再夕而其所被服公之厚愛繾綣不一殆有深於江與海者也感刻感刻未幾公復以河漕事出而按節淮上竊思公嚮督兩廣時已為國家建萬里勳所提十萬之衆殲其醜類蒐其狡窟驅卉服椎髻魋魑魅之夷而州縣之詩書之七八年來到今無蚧蝨之騷公之恩德固已震盪百越矣頃者公復以樞筦舊臣翱翔河上詩人所謂王事鞅掌我獨賢勞此之謂也然而四三年來河既無患而漕艘鱗次以上古人所謂江漢之詩與夫史官之所按事而書垂之竹帛勒之鼎彝者蓋與日月俱遠矣公旦夕還朝　聖天子按望酬勞非為太宰當必為御

史大夫又不然則羽翼　東宮並公事也僕別公來年踰七十鬢日以白髯日以抽白形與神日癯且槁其所未沒特區區心知與生平好吟咏者之故吾而已公得無憐之已乎久疎問候兹因董壻之北上也敢具一書少申契闊之私不盡不盡

與溥暘宗伯書

適有客攜繪畫屏障者過山齋其一則王公貴卿所擁曼姬者百二十人而水晶之簾珊瑚之几與夫彈絲揚吹之歡相爲掩映羅列於曲旃之間其一則百花而牡丹之富五色熠燿兼之文杏雕闌紛錯若帶古所稱醉西施而傾金谷者是也僕竊思惟翁之堂爲稱當其廣厦之上微風泛瑟其宜一也騷人墨子分曹賦詩其宜二也珠履貂裘更席洗盃其宜三也歌梁舞檻塵飛若隔其宜四也乘之客醉不散夜半霜華其宜五也至於僕之如斗之室圖書雜遝所相與者綠蘿之影紫苔之色而已其不至於擁袂

而笑者無幾兒探囊無一錢正所謂甕牖之夫而入都市秪令炫睹奪盻而已謹爲引上兒令孫膳部自天來歸畫錦如雲賓客前列公得無令賓而進之於以使我二三知己爲之縱飲狂歌呼盧唱梟其間否乎不盡不盡

與劉時泉司業書

秋間獲公手教且以覽鄉錄而不及知兒曹之叨第甚爲我悽惋而垂慰也兒雋名籍間夢以國緡中式故遂於京師赴試時倉卒改之兒籍由武康縣學宜公不能知也然公既以不列名而飲鬱則其以列名而鼓掌也多矣感戢感戢公由侍從過南雍已久旦夕當以學士召歸翰院不然且領春坊及宮詹公之拜麻行且次第而僕以年餘七十之人内之既不能以其身容於　朝廷之上共公輩策勛明時戮力當世外之又不能尋古之異人者流嚮山澤間稍從熊經鳥伸之訣以習長生所自好者區區詩歌文章之什或與山氓野老爽果緡釣相朝夕耳髮

日禿矣形與神漸向支離矣淵明所謂殆盡矣
已耳公得無憐之也乎近覽邸報　中朝耳目
又行震盪一番茲固　天子聖明與諸執事
嗚仗攀檻之功也然其間指陳忠讜明切處固
多而洗蕩蒐薙處抑過僕嘗讀漢書公卿列傳
至師丹翟方進朱博等又如宋史所次熙寧元
豐下及元祐之際相爲出入升沉處未嘗不太
息而系欷也何則救鼎沸者抽薪爲上水擊次
之不識公謂然否獨請復言官振淹滯開禁錮

一節此則漢唐來所僅見者僕雖衰且老無復
世間事然古人嘗有頌聖德詩所不敢不勉爲
抱膝而吟拭目以俟者如何如何偶姪孫文炳
過太學特具書呈上幷令問候稍綴通家子弟
之末耳幸爲左盼焉

謝潁陽少宰書

秣京言別後已而聞翁召還內京從宮詹僕繇
臨安轉昌化西過歙州翁已前行再日矣伏謁
翁第宅不及遇不勝悵然詩見西遊雲巖吟稿
刻中已而兒縉試順天嘗爲一書幷令別函問
候不知曾奏記室否客秋之杪偶有自京邑來
傳言縉兒於鄉試占籍後始得伏謁門下而公
抑不忘故人之子數爲引之帷中兒齋而敎之
然聞以公望行且典試事而兒縉以此不敢朝
夕繼見也豈謂頃者南宮遽荷甄收非獨兒縉
幷壻董道醇亦廁門牆矣何忭如之古之豪雋
於知己處往往嚮風刎頸者而僕雖衰且廢一
子一壻並席公側其所爲感恩而懷報者何如

也題名到日不啻翻飛茲特遣使馬上疾馳獻
書以謝然而僕譾劣無似所荷公之道誼而骨
肉者二十餘年于茲矣曩者積兒之沒聞公泫
然飲痛者久之其所爲書弔且慰者一字堪一
淚今縉兒復以文章獲附弟子末席沒且臨風
而悲悼之者如彼則其存且叨第而攜持之者
何如也。

與甥顧儆韋侍御書

甥昨臺中所建十二事宜疏鑿鑿中名實核利

害聞蘇常以下竝已晝一施行至於田地一則之條此殆吾湖中第一喫緊利弊處萬曆十年巳按行矣近緣十餘勢人鉅室以吾甥左遷而遽爲變亂黑白以淆之撫按諸臺之間甚矣可爲太息也然聞撫按兩臺初猶中持專待郡縣之歸面爲叅决數日來聞郡縣間爲勢人所刧外則猶爲好言以謝百姓而內則密以勢人所授者揭而覆之撫按兩臺矣嗟乎嗟乎何吾湖民不幸之至此也請以數言析之經曰底愼財賦咸則三壤蓋言按其土之上中下而量爲賦之輕重法也湖之絲綿衣天下故稱爲沃野而湖之絲綿從地出故利爲最盛且湖之患在水而湖之圩田十年之內所被水而災者六七而湖之地竝高阜故其患獨無此外猶有一曰地田則以地而開成田其高阜故與地等而無水患者也二曰蕩田則原係地額而介乎沼沚之間淤泥歲壅此其高阜亦與地田等而無水患者也大略地之所出每畝上者桑葉二千觔歲

所入六兩五兩次者千觔歲所入二兩三兩最下者猶數百觔歲所入亦不下一兩故上地之直每畝十金而上中者七金最下者猶三金圩田上者歲所入米二石以上中者歲所入米一石五斗下者僅數斗被水之年則無粒矣即如地田蕩田無論水與旱歲所入三石二石故其價亦與地相爲甲乙由此言之則地之賦例當從重而田之賦例當從輕三尺童子所不辯而知者只緣上產竝爲勢人鉅室利其入豐而稅之約不恤厚貲買之此輩力能搖郡縣賄吏胥而下產則十年五七災者大略盡在小民既貧且弱無以聲之當路耳甥之去年此疏蓋湖民所欲俎豆之者去年郡縣採公議而上之兩臺兩臺亦順下情而行之布政司只緣建議者甥也而湖之勢人鉅室所私銜而怨之者亦甥也甥偶落職諸所不便者紛然若蝟毛而起以反之矣蘇州田則甚麤雜而太守王儀出而一之嘉興亦然且德清亦一則而我歸烏獨窘抑至

此聞執政已洞晳安得倜儻之士而共八議之也

謝馮太史書

僕無似獲從公西湖之上稍及聞公所品書世之文章大畧世之所競者譬則女之冶容而鉛華也羅綺也與夫明璫而翠爵也而公之所指則在朝霞也芙蕖也與夫凌波而鳴珮也僕歸以語之兒曹及帷中他弟子半解半不解然獨好之而數借公所拈以程督其間頑兒曹以下或有志而未之逮焉頃者兒之試南宮也適公

出校文遽獲引之門牆之末豈以其鄉所半及解者而輒收錄之邪僕之感知而奮報者何如也然不特爾也嘗聞宋元祐慶曆間士之以文章而進於天子之庭者非楊劉不以與矣獨歐陽公出而天下之文章始知復趨於古蜀布衣蘇洵老矣一日攜其二子軾與轍以遊於京師已而歐陽公知貢舉既錄其二子而并及其父之文章之名遂以擅當時而傳後世然則僕衰且老矣罷官來已三十年于茲不及攜其子出遊矣而公之錄其子龍及其父得無老馬之伏櫪也且別爲噴珂跑地而悲鳴者乎竊憐曩既以公所論文之旨授之兒今復以兒之薄附宮牆之末也而并及自爲衒且感杜甫不云乎每依北斗望京華僕於林壑所願隨明月而從公金馬承明之間相爲翺翔朝夕者殆什伯千萬也

與鍾文麓大尹書

頃從姑蘇歸於仲文所獲公手書且知赴官之

期在詰旦矣不勝悃然僕之欲見公并所欲請於公者不特詩人所稱惄如調飢而已也何則傳曰上失其道民散也久矣兩漢來循吏之政不多見僕少從釋褐後嘗出令青陽令丹徒僕竊欲以名業自見然每恨在青陽者僅兩匝月其以奔喪來歸而服闋也再除丹徒亦僅餘二年于茲當是時其叨第進士已十年而同輩且翺翔列卿矣故諸知已竝憐僕亟爲引擢雖撫按以下按節使者謬以政最條而聞之　天

子而兩縣之吏與民其所碑政略而祠而俎豆之者不置也然定於今有愧色生平嚮往所及稍稍施行者什之一二而其所不及特迫於去之亟而鹵莽無次者什之八九於今思之殊不覺爽然自失也僕附公縉帶之日淺知公不能深獨於舉子業覽睹公之文非世所習勦襲粉黛而已也大較鑱心刻腎而爲之者僕每嚮仲文謂公異日必以吏業名世已而公中鄉試後絕去故時戚里稱觴者之歡特從一二知已甘

澹泊共苦約匿蹤閉關相與發憤爲文章及第進士抱牒出爲今其所砥礪自好復如初甚矣公可謂卓然力古之道而不惑於流俗者也僕好古之道而不能畢其志及聞公抗古之道而不同于俗安得不神馳願解書之食而夕之夢故從公於千里之外而如醉如狂者及公之令惠安也僕雖未能習知公之行事然其近民而與田野山谷相爲吐哺一二處僕固知公非今之吏大較與古之單父中牟無相遠矣惠安之吏民不能遮留公闔之撫按諸持節使者相與飛章上　天子又不能强請公今且不免再過樂平矣公又惴惴然復以之自抑而若將臨深履薄焉嗟乎公非尼父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乎雖然民之情一也詩有言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而曾子得尼父之教深其什文亦特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要之惠安之民此情也樂平之民亦此情也公能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而一切世

之作好作惡不以雜乎其間則惠安之所席而行之者固當洒然而行之樂平之鄉也又豈有二乎哉予雖不知惠安與樂平據客所傳大較惠安之俗近於瘠磽而所先者在撫字樂平之俗近於獷悍而所先者在剸割然於剸割之中第能持父母之心以爲痒痾疾痛其間譬之瘍醫者祭齧肉閼血而砭劑之耳孟子亦云必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夫所謂必如此者一切黜陟刑殺並出於民之情而已不與焉茲郎三

王而上之政也又何有於今之吏治郡公行令
不能追公西行之車而共爲傾吐矣惟公以其
所故施行於惠安者移之樂平移之上尖道而
久散之民而守之不變焉優柔以俟之公當尸
祝茲土而其時其榮之愛所與祿于江流川引
而尸澀者百世矣茲固僕之私也不盡不盡

復胡敬堂大尹書

公之縮印綬而過令英山也春且再矣僕數謂
公之才練而深褭所發之爲舉子業者以之掇

一科第當如探丸耳顧數數困之有司而卒不
及僅隷之貢然其貢也卒亦以試吏部高等而
公且綰　天子印綬出令英山矣昔人稱郎
官宰百里上應列宿今　國家制中進士之丙
科者例爲令而間及他起家者非南入桂林象
郡牂牁僰筰之間卽西界隴右羌中而北捷金
城王關以及盧龍玄菟而東者也故其朝而謁
郡廷夕而乘亭障所擁者非氈裘卽油幕所食
而飲者非羶葷卽蹲鴟僕嘗提兵百粵及經塞

上縣大夫之抱牒而過者大較半雜條黠少㝗
循者也而公釋褐輙令中州其去故鄉特千里
其所乘風土與服食也無相遠而公又以才之
練且深者爲之端冕而南面臨民其間僕雖罷
廢而巖棲已無復馳騖當世然數有客自中州
來者僕數舉公過縣一切簿書聽斷之槪以問
之而客未嘗不稱善也抑有他使過六合間嘗
問之陸亦嚮使稱公嘖嘖不置也忽辱公所遣
使并書且賜之以方物焉公豈古之所謂故舊

不遺者乎及發其書又孳孳及僕之曩宦遊處
所按行故事公得無於抱琴之暇爲陽春爲白
雪而於以思我之同曲而聲相應者乎僕和使
使且謂諸當路所檄郡二千石獎我公者三且
四矣其大較與客所傳及陸合肥所口授無以
異甚矣公之得志而聲施也詩曰未終令譽願
公以僕所聞久之或四三年或五六年不特世
所美　明天子之璽書而召入爲御史省寺
之屬行且尸祝而俎豆於其土矣斯固公之氣

與襟期之所嚮無俟予之喋喋者不盡不盡

與張督府𡺸崍公書

頃適地方兵變　天子出公按節浙上且愕
且喜竊思公以三十年來久勞四方者之重臣
歸武樞府特累月語所謂孔席未煖耳何以再
浙兵士少戢復勞我公再從日月之際剖符飛
檄揚傳而南也僕是以愕巳而伏思張乖崖入
蜀與蜀雖多黠或易亂而不崇朝之間蜀且大
定矣僕是以喜然而僕之心則又不但巳也何

者僕年七十矣春秋傳所稱墓木巳拱者公又
中外搢紳及　聖天子賢公卿所朝夕拭目
待爲執政曩宜爲姪輩移書左右業自分無從
再瞻顏色侍簪組一切縮帶膝席之歡當如隔
世事矣即如公覽僕書感僕生平恐亦不能不
憮然別爲欷歔感慨之色者豈謂天今假之以
此顧引夢與思之所不及者更當磬折莫府也
天下之故誠不可料如此茲特亟爲遣使伏迎
道左少申千里竹馬之私餘所欲言或別函上
統候面盡不宣

頃者浙中戍兵妄行鼓譟一節非敢稱亂也
大略此輩自海上烽燧以來前軍門所從遑
急中外既困於島夷之夕闌內復厭夫調兵
之兇悍故募金衢及處州一帶擴山竊礦之
夫要之漢所稱羣盜者之黨也當是時專閫
者方提枹鼓急矢石故不得不相厚貲以招
此輩而此輩抑遂稍稍習戰鬭赴湯火所嚮
亦時時摧鋒斬馘以爲功其且譚司馬戚將

軍挾之而闆挾之而劇上之人所驕而豢養
之也非一日矣其中豈衣飽食垂橐而歸什
伍閭里轉相倣傚父死子繼兄死弟及頻年
以來東陽義烏諸州縣間集累世以來斷山
劉崖之業執戈爲兵什而五六矣無他習之
所在其勢然也衆且謂大司馬胡公沒後海
上烽燧不至所從諸將戍卒大較共爲輕裘
緩帶以相躑躅而嬉耳可無事者然省兵可
也省其兵之工食不可也彼既以其身藉之

於官無復別爲父母妻子之養安得將[illegible]將
縮況此輩並推埋者流也酗酒吃無所不
至近聞當事者以　中朝所議例行裁革三
殺以來按故將原額特什之六而已曩在戰
鬭時月糧外別給行糧間有摧鋒破陣即月
不貲之犒故衆貪而競前近既海上無事又
從而於其所例給月糧之中去其什之二什
之三甚且四而或又不以時又從而以子母
錢例給之焉獵犬與韝鷹而肉食不飽則彼

且號而颺去矣故近年浙中多盜亦大率坐
此公之茲出必有勝筭無俟他議但鼓譟一
節罪案已明人情大駭須煩密爲措揮旬日
來或謂此中有飛揚跋扈之士不可不力除
之否則狼腸必多他變或謂事體已緩耳目
已靜稍從月糧中優以一二即可無事愚竊
謂二者皆過也　朝廷有兵制軍門有兵法
唐末藩鎮之禍百年搶攘與五代相終始抑
特初起戍卒耳即如嘉靖八年大同之變比

亦捐叛爲名支吾了事已而[illegible]入
胡幸亂者乘瑕蹈釁迄於庚戌狂悖犯闕此
其一也近復有南都黃侍郎之變二三年間
勢屬鼎沸非李克齋中丞由淮上入領司馬
痛爲懲創則其事亦不能遽妥此其二也愚
故謂後一着妥也至於此中疑有飛揚跋扈
之士又屬過慮漢袁盎不云乎彼吳安得豪
傑而誘之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
彼並鼪鼬無他計者況公以　中朝之望秉

傳而出彼且落膽矣愚故謂前一着亦妥也
但據愚見彼其初特計出無聊譬之狂病搪
突跳躍已而痛定思痛自謂法必在死傳聞
亂後次日縛黨庭請不知委屬首亂者否夫
威所嚮倘及宣言前當事者委屬處分未協
則彼且感且怖畏罪不暇公仍於將領中擇
其稍能輯衆而不相猜貳者令其自縛首亂
其餘煽誘一切便宜覆以威德此特在公匕
筋間也第其中必有黠腸爲效順首鼠兩端而

內實觀望傾危不測此其跡雖不可以名坐而其中則爲胎禍釀亂之甚請公遲久而得之亦遲久而後假他事以蒐治之蘇文忠公所謂齒脫而兒不知大較愚見如此此事毛瑣不煩盛慮特東南三十年來軍旅之騷驛兼之以四三年間饑饉之相仍其役於官者上下例托節省減削過多而其業於田野者戶口痌瘝餓殍相望况承平日久人心思亂妖星以後訛言數起幸我公以石畫舊臣暫塡吳越非於一切無名之征畫一條疏能去民漸不堪云云

與大司馬劉帶川書

言別來僕之形日以頽鬢日以拙曰求公曩所習睹故吾者眊焉已什之五矣而客從北來僕時時覘問公起居客往往謂公特躩躒嫖姚間擁騎歌吹而田獵乎長林曠埜之間晩則鞲飛鳥筱兔以歸狼籍雜遝甚且無筭古者秦風駟鐵所載諸什是也公之氣亦雄矣僕聞之不覺神馳且願隨南風而從公踸踔也偶過姑蘇逢張鹽使所攜倢兒敢附書以候且欲公併知僕雖衰猶能棹滄浪而行歌於五湖七十二峯之深恐亦與公載獫歇驕之概無相遠者一笑不盡不盡

與張蓮濵進士書

春日得南宮報兒壻輩竝得附蓮濵通籍明時不勝躍然喜非特喜一掇第也君子於同朝之士得一老成厚重者爲之先便是終身事業立脚跟處如吾蓮濵傳記所稱翩翩公子是也即如小壻董生亦從公卿門閥後往往澹泊疎爽亦是佳致近聞殿試同兒輩俱落三甲後或頗怪之然未必非終身受用處縉兒書來壻且不敢赴館選直欲乞恩養親倘及舉此事士君子立身出處之槪已得第一義矣兒縉年幼未練世故吾每移書令共於同鄉中父事印川公師事矣平山丈而兄事我蓮濵他不能一一徧及然要之中心肝膈之言也幸蓮濵弟攜之選館

一節蓮濱善詩翰或有什之二三兒輩尖無望
眼前午選計蓮濱當於夏秋而兒且進之明年
矣幸早晚以讀書擇交四字訓之讀書則學問
日益義理日精身心日攝而擇交則所聞者善
言所見者善行一切浮薄褻狎不以漸染語所
謂蓬中之麻不扶而直是也且故時同鄉前輩
往往或以競進生忌此風最薄可為大戒願諸
君子同心一德共奮明時近聞范戽樵宮諭行
且復舊官矣宋賈安宅到今數百年幾得此公

一為茗弁之間露頭額傳所謂山增崇而水增
潤者旦夕當同印川公執政日月之際願諸君
子共為著蔡而典刑之如何如何他所欲言蓋
河懸也不盡不盡

再賀申相公書

翁入相來國家中外所倚翁之調鼎之功固已
震中外者然猶譬之漢張安世唐張九齡宋范
仲淹猶屬車騎及參知以下也頃者江陵去而
蒲州入蒲州去而翁今獨以身擁戴日月之際
匝月間手采自別何者翁之德量之器識
劉青田公所謂如權衡之於萬物而已之私不
以與焉者故無私愛亦無私憎不令人喜亦不
令人疾僕於山谷間猶稍稍耳濡心醉者如此
則上而　朝廷宮掖下而百官萬民內之九州
外之四裔而遠之百世之下其日史官所珥筆
而書可概見矣頃者長公次公並赴公車而長
公復同兒壻輩連翩　帝庭於葭孚之托又
屬蠅驥之附其為忭且舞者又何如也謹勒奏
記上賀云云

與杜靜臺節推書

聞公以南宮不第遽爾謁選不知者以公繫海
內之望久矣第不當令鵾鵬之翮而從鳧鷖於
藩籬也其知者抑且以　聖天子在上賢公
卿在下比年來往往繇鄉科起家累官御史尚
書郎及二千石而上甚且入列九卿或按節開
鎮者數矣而僕之愚則竊以公之學道二十年
于茲信於昆弟友庶信於鄉黨朋友又且信於

四方同志之士公今日雖不及掇一第與世俗所尚者相馳驟然公特按學問所自得處出之以臨民涖官出之以御下復上古人有言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以此日夕孳孳焉鏡之於心砥礪之乎政事而因以念其本原得力處他不暇遠引周濂溪程明道楊龜山朱考亭輩其於仕路雖不及聲施當世然而州郡里社間於今猶尸祝而俎豆之者不忘也先輩所謂得

志澤加於民一命以上皆是矣豈必世之所競曳紫綬佩金印叱咤風霆乎哉茲固公所自信而自好當不待予之喋喋者然僕有尺寸之愚不敢不以獻孔子曰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要之孔門所事者惟仁而至於從政則又獨挈果與藝達三字爲符固自有說也即如孔子之爲司寇首誅少正卯墮三都卻萊夷一切作用固有翕張予奪其間而非世之儒生曲學所知者故曰仁術也幸公留意焉

與胡舉人論舉業書

兄之才譬之干將莫邪之奇也而頃復下第僕之心甚爲飲鬱持懣者久之然抑竊疑厥始其所淬與礪猶或未能發其鋼而吐其鍔僕之始及覽兄之鄉試卷輙爲踴躍鼓舞已而獲兄所囊諸篋藁讀之間亦不能不於其中少效他山之石行潦之水以助兄淬與礪之所不及矣何則舉子業一節苟淺視之似爲儒者末技苟於中極其深而研其幾古人所謂非六經之旨不

以存於心而措於辭非吾所蘊之爲心而吐之爲辭粹然得聖人之至者則亦不能如百川之流行浩蕩而注之海予故曰聖學以洗心爲功而舉子業亦當以鍊心爲案吾輩能鍊其心如百鍊之金之在冶斯之謂自得而資深逢原也請兄試舉其心而反觀內照之得無猶有砂礦鈐束相雜而錯出者乎諸子姪一相一桂輩頗知發憤爲文章前問師友之最者比僕首以兄告之僕之私不特爲子姪輩求師友於兄以發

指南之車抑亦倂欲遡兄過其堂稍得以其兄早晩相爲折衷其至耳豈聞項羽之救趙也渡河而戰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以故呼聲動天地無不人人一當百諸侯之壁而旁蹡者無不爲之惴怖膝行而仰視兄按古傳記至此抑亦肯同伏櫪之驥思以跑足而馳者乎願兄俯採鄙言大較一二年間幸兄首爲提兵敢戰先登僕亦當令諸子姪間隨兄鞭影而獵駿汗血以蹀躞乎其後也不盡不盡

白華樓續稿卷之六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楚範序

楚範者予友雲間張君王屋所輯頴楚屈原離騷而論著者也少負雋材好譚古先秦以來百家之書頗自喜間著詞賦詩歌則又多倣漢魏晉宋下及唐開元天寶大曆建中以來詞人之旨而揣摩之而無不得其似故方其爲諸生時卽與邑人徐奉化伯臣莫方伯子良何翰林元朗祠部叔皮以聲詩相倡和海上當其宴歌遊覽情與所適輒分曹而賦相與比音節刻句字抉腸劌腎以極騷人之變片楮所落學士大夫共傳之以爲希世之賞歎賞不置而君之才譽亦遂與諸君子後先蟬聯相望海內矣然諸君子並舉進士翺翔中外或由州郡貢待詔承明著作之庭而君獨蹇蹇晩歲始得以貲補臬掾嗟

乎以君之材假令遭漢武皇帝時因當附東方朔司馬相如枚皐鄒陽之徒連翩金馬月給尚書筆札屬之抽毫摛賦不㓕子虛長楊也即如唐宋盛時倘許公卿論薦君亦或得以掌故之職曳珮闕庭矣當亦雍容雅麗點綴國家之盛安得蹇澁沉困淪落擯廢若此豈非命哉雖然予竊疑君也少師徐公好士之名滿天下今之歐陽永叔也海内遐陬僻壤林棲谿錮之士竝無不網羅于朝而君其邑子也且開稍托姻戚

肺腑間君介然不以求於公公之門下賓客厮役亦卒無有爲君薦之者何哉豈君固有所自喜而然與抑或公之門下賓客厮役忌君材而不以聞歟不然君貌故侵豈以是中沮之歟傳不云乎虞卿非窮愁不能以著書自見於世君惟困阨而不得志故得以恣情山澤之間發其憤懣慷慨跌宕瓌瑋之奇而爲詩歌文章之盛者如此楚範者君抑自悲以才廢當其數手天問卜居漁父九歌諸什而讀讀而欷歔嗚咽不自已遂以累箋簡端爲之論次者若此亦賈誼出長沙所爲投書以弔湘水而因以見其微者也嗚呼後之讀是編者抑可以弔君而併知君之所屹然自重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已君名之象字玄超王屋者其托而自號云

壽大宗伯潯陽董公序

大宗伯潯陽董公之罷政而歸也或謂公之才傑然名世鉅人於其　中朝機務與海内外險夷措注若庖之掌其於當世文武吏士所可以

内領藩臬州郡外控疆埸及其戎徼以下無不盡籍而擘畫其人學士大夫所共上之旦夕入爲　天子師傅者也不當去或又謂公以文章入侍從　先皇帝久矣　先皇帝方厚倚之入直齋宮日夕賜尚書筆札大官酒食以下特與宰相等其所上章輙手詔禁中不置已而忌者猝起又適處田竇之間而門下賓客或兩相射而搆也會公以疾出休沐輙陰擊之以去予時逆之道上而以所聞者席扣於公公竝

抵掌笑而不以答也公歸而角巾野衣日與里
中故人徜徉詩酒間當其客至輒投轄盡醉不
厭也別又穿曲池築層榭繁花名樹檻列其間
仰而聽鳴琴俯而窺遊魚歌兒數輩令之吹竹
而揚絲雖河橫月落不知夜之央而嗜之至也
間讀書數千莊生馬蹄秋水諸篇坐花下箕踞
而歌嗚嗚然花陰移而日景昃猶不置當是時
雖賓朋左右亦不以解也或語及當世公抑嘿
然不以應久之公且年六十姻族支庶以下浮

觴前壽予迺酌而言曰聞按古今傳記其所稱
當世賢才外以負天下之望而內以席主上之
知然猶位不滿德業不售志何可勝道哉漢之
賈生吳之張昭晉之庾亮宋之謝瞻是也語不
云乎刀鋸則割籠逼則爍即如　先皇帝臨
御以來執政之臣互相叱咤霆擊而風馳其始
爲成都一變而爲永嘉再變而爲貴溪三變而
爲分宜其所相讐而矜恩讐發睚眦於今流波
者未巳也蘇文忠公嘗記韓魏公醉白堂且稱
魏公相三帝而安天下矣猶恨不及白之盛年
乞身退而洛居者十有五載外得以遊山水之
勝而內得以恣聲伎之奉兩相推附且不欲以
此所有廢彼所無推其意蓋欲爲古之逃虛匿
名者而不可得也由此觀之古之位極人臣勳
蓋當世猶不忘履盛而危者如此此其所以進
而憂廟堂之憂而退而樂江湖之樂者殆亦深
且遠矣公於今也抑或可以醉白矣乎客曰然
遂書之

贈殷石汀按察使序 代同年莫方伯作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必其强悍之材堅忍之
氣撼之以其非所堪也而弗顧投之以其非所
好也而弗受夫然後可以爲國家捍大患成大
功而聲施於時否則世之相爲浮湛呰雌者埒
耳而烏能有爲乎哉石汀殷公之擢給事中而
事　先皇帝也數以諫諍顯會方士以禱祠
熒惑左右公卿以下竝倣漢故事附祠官祝釐
或以諷諫署公恥獨不與　先皇帝震怒尋

被逮繫榜笞闕下公於是固請外徙已而督學粵右粵阻嶺以南去京師萬里按故事非士大夫所自請者也未幾中復有撼公者迺徙滇滇即古邛筰僰雟之地也武定夷酋沒而婦與姑鬩而兩立公特議以夷治夷且令解鬬而罷去也或者欲乘釁因之爲功輙謀興兵誅之已而兵債酋且走蜀顧欲詐以捷聞公於是復發憤謂爲人臣建節萬里外不當如是乃移牒自劾其議遂寢未幾酋卒來歸而直公者軒然於朝

矣予故聞公直諒如此及入浙公適爲左叅政予望而貌公公魁岸倜儻多大略間以所聞者覆之無異也予竊按公本末世之所難者有三假令公緜諫著特稍其爲浮湛顯身日月之際矣而何至於有榜笞之辱及請外徙稍擇善地以自便無不可者而何至於遠涉瘴癘之徼當滇之帥府以敗爲功公特領之可以互目舉旗斬馘之賞而國家兵端紛然矣又何能坐受乎因槻之縛從而析之其在諫署所難者公猶羣諸長貳似不能獨抗而其在粵與滇時則公之皎然不射利不詭名尤公所獨也於乎非公強悍之材堅忍之氣有以持衡於其間則其撼之以非所堪投之以非所好也且隨今之學士大夫相攘袂揚吻以翱翔於榮名聲利之間也已其能章章若是否乎今且擢江西按察使以行予同諸僚佐祖之錢塘之上告之曰頃者中外有司頗競武健爲網罟豫章之間刻鑠特甚寖寖乎漢淮南之條矣嗟乎公茲行也得無憐之

乎　聖天子初御恭儉長厚之德盎然海內外且公之所持者如彼以之而移乎此公持大體必能宣　主上德意破觚爲圜斲雕爲朴以疏獄市也衆曰然遂書之

贈范屛麓太史還朝序

蘇文忠公之刺我湖也曰其地君子而好文小人而寡爭其民足於魚稻芰芡桑麻絲枲之利而簡而易治蓋樂其風土之厚故也近年以來山谷閭里之間杳若不相及閭攷之學宮及士

大夫出而遊於朝往往同聲則相傾同位則相
危甚且裂眦相嚮與餓秦餘耳者無以異正德
來予所耳聞而指畫爲之欷歔嗚咽涕淚不忍
道者數矣予嘗讀國風至唐之什或謂猶有帝
堯氏之遺焉及史記所稱三晉多傾危之士豈
山川風氣升降不同自古記之邪太史范屛麓
君予湖所稱大雅君子也其爲人篤於孝弟洽
於朋友內外姻黨支庶以下無不心解而醉者
其臨財廉與人讓急夷而賑阨也如不及甚且

赴人之焚拯人之溺不以告而人莫之知者予
竊謂傳記所稱長厚之行節俠之氣不是過也
舉進士第一以其才且秀入爲 天子翰林
侍從之臣蓋宋賈安宅以來數百年而一見者
予雖罪廢久然嘗陟弁山之巔鼓枻於碧霅之
滸輒欣然神移以爲山川之靈所相氤氳盤礴
孕其奇而吐其潁異當於玆人焉發之出以羽
儀於時而師傳 天子翺翔四海者也未幾
以流言左遷矣詔按遠近所口又往往多起君

雪之間其歸也間以扣君君亦輒笑而不以答
也久之中外之議翕然隨以定尋且召還京師
嗟乎翰林供奉起隋唐間天子數選天下明經
博學文章詩賦之臣置之左右然亦數出入州
郡而天子於其出則賜宴又召公卿僚貳以下
共爲供張都門道相與飲餞而賡歌之以詩其
入也亦如之非必白首詞垣也我 國家宣德
來始以翰林暫內外之士矣君玆出也固無恙
於其還也縱不敢望 明天子按唐宋故事

其公卿僚貳以下或亦供張都門道而賦詩迎
勞爲之矣歌其間如古昔盛時已乎吾聞太史
出則采詩歸而獻之 天子予特爲文餞君
而系之以騷騷亦古詩之遺也蓋悲君之出而
慶其歸上按國風之刺下及騷人之變相與抒
其憤懣抑鬱羈愁不平之懷以吊且慰於湖之
山川者爾君縱不以獻 天子其公卿僚貳
以下賦詩迎勞當或有聞予什而和之者其辭
曰弁之山兮聿崔嵬中有玄豹兮光陸離七日

不出兮霧雨其霏毛且澤兮竝虬螭胡爲乎狡斯人兮虞之施令我心兮鬱疇伊茗之川兮渺曾波中有蛟龍兮不可居匪鰌與鯉兮鴈與鳧薄日月兮噴江河胡爲乎狡斯人兮或張弧令我心兮涕滂沱噫玄豹兮遊長林噫蛟龍兮宮且深叢薄晝冥兮互吐吞千將莫鎁兮扣　帝閽日星耀兮魑魅泄睠彼美人兮廻故轅珮明月兮雲之端

大司馬羽泉劉公戰功序

予按傳記古者邊圉之臣有二方其寇之未至則靜以待之謹烽火遠斥堠儲餱糧飽士馬而有以爲戰勝於無形兵法曰守如處女是也於是時而先之則爲兵端爲賊詘及其寇之既起則先其至而奪之按形聲擣虛實搗心膂亂耳目而有以不崇朝而破之兵之法曰距如脫兎是也於是而後之則爲弛敵爲老師之二者其間不容髮而其得失則千里者也淅項自島夷蝟興以來故督府所按羽檄徵天下之材官騎士而竭十一州郡所入以贍之時雖有覆敵之功而其民已勞矣我羽泉劉公之按節而臨鎮也汰冗兵節溢費謹筦鑰偃旗鼓惟擇諸將帥及州縣長吏與民休息當是時公之幕府晏然不聞其金革之聲傳所謂無智名無勇功其與晉羊叔子輕裘緩帶特以風流文物爛然自媚於江漢之上者何以異也已而豫章宣歙之間鑄山之盜突然崛起者數千人狂駭四出艇跳勢爲擊遠近州縣盡惴惴矣按故事非公封以內

者也而公朝聞諜暮卽卷甲而赴之躬爲席芻糗斬蒿萊蹈湯火扼險隘散黨與乘其所之寇不及列壘而持布伍而陣而公戍兵所嚮雖他州縣抑未繇偵公之至而餉之者已而斬馘獻俘凡若干而寇遂以平當是時公非五代時王鐵鎗所爲一日一夜走三百里而破德勝寨者乎或曰公於兵家處女脫兎之說蓋兩兼之矣故公秉鉞以來諸州郡竝懷其鎮靜寧一之仁而絕無括財募兵之擾已而寇起諸將士則又

若服其嫖姚超忽之氣而堅其躍馬死綏之志者也及其事聞于朝　聖天子爲之賜璽書出金帛爵一子而從征文武吏士以下犒賚以差時則公又退然遜避若不欲以兵革自處者嗟乎公之心抑遠矣明年公以南京司馬行外史茅某特撰次其事以告采風者

奉贈少司寇林退齋先生入朝序

退齋先生繇持節填荊楚時劾某御史不法事退而歸臥於閩越之上也已二十餘年矣道日

以固聲問日以流按閩越者與中外卿大夫以下所按氏名書而聞之於朝蓋數十上上不果用頃之　今上改元詔還天下故所放黜勳舊及直言敢諫之士時則召先生爲刑部左侍郎道出浙水上浙先生所故督學州邑也於是帷中諸弟子禮部尚書董份而下凡若干人共攜壘餞之道左以次稱觴上壽坤迺酌先生援琴而鼓之一行前伏席言曰天下之士望先生鳫翔鱗次入典公卿者久矣茲召也不爲太宰必爲御史大夫兒　聖天子踐泰階御極展一時左右輔翊諸臣繩繩詵詵矯翮王路搢佐闈丕德音清廟之中泠然宮絃起商絃俯小大疏越各得其所雝雝乎虞韶之音也薄海內外倏爲陽春倏爲白雪谷撼者噭泉沸者冽吹萬不齊賡響不絕若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而百獸和鳴走蜿蜒而舞鰌鯉也於乎盛矣豈非百年一時乎哉先生行矣先生飲少稍稍顏且酡坤迺再鼓一行前言曰治國家如拊絃曲直繁瘠纍

纍乎各中其窾無令爾疾無令爾徐語有之曰大絃急者小絃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不然元祐以上故事可按而覆也坤迺復爲變徵之曲先生顧帷左右矍然者久之攬襟正纓辭席而起於是書其言以爲別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粵序

元洲張公繇尚書郎出典郡翺翔藩臬已而巡陝右所至以廉俠彊幹聞當世及入爲列卿未幾按節出督淮漕頃之復移督兩粵兩粵首南

捷交州東盡海北際長沙西包桂林緣象郡所
控州郡長吏及夷酋以下蓋方萬里也當是特
公以名才臨鎮或謂粵以東潮惠之間瀕年多
山海盜殺略吏民粵以西則古田之沒舊矣當
竝藉公威望以虔彼疆土予同年友凡若干人
共攜樽罍祖之浙水上公以予故從吏於粵稍
稍有聲或及詳為擘畫而指次之者也數聆予
予為公起借筯畫地言曰古田者枕省而穴然
已六十年于茲譬則支頸之瘻也其疾已痼其

治非砭石不解其法似當緩潮惠者故所縮冠
帶之州而四三年來特劫於魁魑之嘯聚而蔓
延四出者也譬則腸胃之癰也其患方劇其治
特導之而已其法為最亟予竊謂粵以東當擇
將帥矢石之士以為形聲且下教約法與衆更
始首之以翦渠魁次之以攜黨與又次之以散
脅從而綱紀州郡廣恩澤播威信務為勞來安
定而吐哺之醫家所稱湯之以汗下之劑而佐
之參苓是也若粵以西則不特古田也南為八

寨斷藤峽東為荔浦永安以暨府江一帶大略
竝懸崖棧壑深林密箐以為固者也其中則饒
膏腴之田竹木砂蠟鳥獸羽革之材韓襄毅公
所芟刈羣盜以來大者方七八百里小者二三
百里人煙曠稀部署不設倘檄東蘭那地諸夷
酋令得以且屯且戍而羈縻之因之以割州邑
長子孫於其中則他日歲可罷戍兵之半而其
地因可籍很而羊也此則以夷治夷醫家所稱
翦之剔之鑽之鑿之是也語不云乎或為鷙擊

或為兎雉其識深其器遠公今之武庫也以之
襟帶百粵固當如莊生所云庖丁一朝解九牛
大者髖髀小者毛革而銛鍔不以試者公顧衆
而曰唯唯遂書之

送殷白野先生序

嘉靖乙未予罷試而南也道逢殷白野先生於
易水之濱蓋泠然霞矯者也予竊異之而先生
亦莫逆予也兩人者遂為縞帶交已而與予後
先舉進士幾三紀于茲間按先生服官月日特

三之一耳其為尚書郎也以病不肯比風上上書乞南徙者一以病上書罷就醫藥者一其叅外藩也以病數移檄御史及御史中丞乞免官歸也至于再至于三竝不從已而得假他行役來歸也以病不出又不從及擢督學貴州遂以病上書致其仕而歸歸且十餘年而諸臺諫侍從及執政以下竝以先生年未艾且經明行絜不得令置之巖壑也復起督學予浙上官之日則又病不及臺叅御史及御史中丞輙移檄不

出又不從未幾改叅江西以行方其為尚書郎也入省署視草治文書以吏業鬨尚書令數善之然不以他郎等視之時時得以病告出休沐也予間過邸第先生蕭然臥繩牀左塵拂右圖書間與之語惟稽性習玄而已他不聞也世所稱郎署間以聲名市交先生皆不以及也其叅外藩時予以罪廢不及同官遊聞之他同官先生亦以身綱紀州郡之吏省獄約法與民為便安而御史中丞亦數以治最聞然習知先生病

不敢以他藩臬朝夕裝章服臺謁相窘迫亦時時得以病閉閣治事也先生既多病恬於勢利於中朝貴游一切謝絕不願與世俯仰然望日以高聲問日以流而其服官而托病乞山也則士大夫爭挽繫留之其來歸也則士大夫爭請璽書强起之豈非莊生所云避影而之乎日中者身愈疾影愈多而先生於世之軒冕組紱也殆推而不能去之者與予於其行也祖之西湖上而告之曰予觀嵇康辟於鍛淵明辟於酒楊

雄辟於著書古之人嘗稱其有所托而逃以予觀之非逃也彼皆有所以自悅乎其中而於世之馳騖戰鬬浮湛突梯悲喜愉佚彼皆厭視之傳所謂瞷然泥而不滓故也若先生者無亦辟於病與抑亦有所以悅乎其中而世之馳騖戰鬬浮湛突梯悲喜愉佚殆蠓視而蟬蛻之者與先生行矣他日翺翔列卿　聖天子倘按宋太平興國間聽帥侍郎表請終南故事予將結廬於湖山之深俟先生以時謝病採藥而過焉

可也

壽費母八十序

予少嘗父事費處士處士以勤苦起家纍千金饒其魚稻桑芰之利以供祭祀宴賓客又能別穿陂池築園林以共郡之鄉大夫相邀遊處士雖布衣而鄉大夫亦數憐其好客而忘疲也歲時伏臘或當其名花嘉卉清泉怪石之座而數過之處士輒能極其雅歌投壺樗蒱奕射之娛以揖讓乎其間無歇也處士於弟悌往往能推

其所有以分之弟終其身獨以氣力抗門戶不以州里賦役窘之也當是時里中人推處士之賢則本之曰以費母之能妻而爲之助也已而處士沒其子伯與仲又能世父之所以悌其弟者兩相善兄卵覆其弟弟纘挾其兄甚雝且睦也其好客雖或不逮而以詩書冠帶之澤文其身以及其流裔則又過之也於是里中人則又推其伯仲之賢本之曰以費母之能姆而教之也然皆閫以外之槩也久之母以其仲之女字吾甥吾夫人過而侍之歸道母之環珮瑲瑀之節珊如也其女之歸吾甥也上以事翁姑下以御妯娌於井臼滌紉之持穆如也則又稱之曰母之閫以內也又如此嗟乎若費母者抑可謂古之彤管所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已費母年且八十其子伯與仲相與引觴上壽而予既嘗父事處士翁則母事母於是應文伯仲後亦相與引觴上壽且祝而曰始而母之所以事我處士翁雞鳴之誼也再而母之所以教其子與其孫

敬姜之遺也若費母者信無愧於古之彤管所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已客聞而私謂之曰是可以爲閭里勸也遂書之

郡太守栗東巖入覲序

嘗聞吏之持廉者務法勝持厚者務恩勝斯二者材指各有所近其勢然也予故間按傳記所載西門豹郅都張湯尹齊嚴延年尹賞之屬並以廉俠名當世所至以亟疾苛察相高刻轢爲威蝮鷙爲明而天下之困於法網者過半也甚

且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而其爲之[illegible]者多褎楚之負薪行歌此其章章較著者也若曹參文翁而下大較破觚爲圜斲雕爲朴要其施行特勿擾獄市與夙厲學官而已於是時可謂山谷藏瑕而川澤納汙矣然治以清淨而民到于今稱之人士或謂二者不相入難以合併似矣以予觀於郡太守栗公其所持廉世所罕及古之郤魚拔葵殆無過也然而下車以來奉職循理吏民所上罪狀輒按坐骫法之大者餘竝貸之

其律所上下輕重輒擇輕者予之重者置之縣大夫或不勝其武健而以推減聞又輒平反之假則引博士弟子過帷中與之論經校藝而已他不以及也世所稱一切揚湯止沸而亟疾苛察以獵威名於天下者非獨厭薄不爲又從而恥之嗟乎公之廉豈古者公孫儀之廉而非西門豹郅都張湯尹齊嚴延年尹賞而下者之廉公之治郡豈即曹叅氏之於齊而文翁之於蜀也封以內方挾之若纊而席之若毋而楚所稱負薪者之歌又若於公背然不相及彼殆何爲者鄉所謂二者相悖而不相入豈其言卒以半驗半不驗邪嗟乎吾固知之公之廉近於道者也非世所矯汙以攫聲者也公入覲　聖天子坐明堂而按治行公且爲天下第一恐不特今之吏以廉俠相槩稱者而已

送鳳亭呂公還南省尚書郎詩序

鳳亭呂公起家進士二十四年于茲矣始爲寧波理聲籍甚　天子且召爲諫官已而坐忤

執政改尚書郎未幾徙武攸徙高州頃始繇我湖郡丞還南省公之同舍郎大者歷卿相次者持節臨鎮最下者猶連翩藩臬並乘朱轂曳金紫焜燿當世而公獨槑然江海迄白首迺還三署客或以馮唐呼之數移故所嘲楊雲難曼倩者誚讓公嗟乎此可以覘公澹宕之槩也已於其行而餞之苕水之上也郡中學士大夫及門下賓客能詩者並相與倡和若干什屬予敘其事予覽睹低徊久之始讀騷以下歎曰此楚宋

玉之辭也悲屈原之爲上官大夫者所害而放以悲秋氣而傷春心者也讀五言古歎曰此晉陸洗馬所擬西北高樓之什悲賢才不見用而以之撫琴瑟紛哀響者也讀七言古歎曰此唐王右丞者老將行嗟李廣不封侯所當枯楊生肘猶鞭撻鐵衣貿盤一戰也讀五言律歎曰此張丞相說岳州之作未及還中朝吊楚塞顧秦宮而欷歔於故人之宴別者也讀七言律歎曰此杜甫秋興當孤城落日而依南斗望京華者也讀五七言絕歎曰李白者之玉階怨劉禹錫由武陵召還都亭聞長樂鐘而以愉以佚者也予又言曰聞古稱關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而不誹諸君子者於公放逐之久所當悲歌慷慨之情而數以擊筑舞劍淋漓宴酣於酒人者肯之側並及酒然而賦矣然公深於道者也豈以世之升沈顯晦激射嚙楚其情乎哉公亦臨流洗盞再酌適聞有鼓棹而吹洞簫者其聲嗚嗚然引商刻羽若韻諸君子所歌諸什泠然而過者

也明星在天三五縱橫上下水波闃無人聲公延默然攬襟起坐予輒抽毫遂書以別

壽駱夫人序

予嘗讀詩及漢劉向列女傳所載先王盛時上自后王君公下逮卿大夫士未嘗不由簪珥房闥之間爲之相且助故於其時內有關雎雞鳴之賢則外有素絲羔羊之化此其風教然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其能以道自勝者或不中絕而其目利無恥者則亦稍稍遂濫傳不云乎以家爲累者多矣無他非獨縉紳先生學問不明而古者女史彤管之教弁失其傳故也間按魯敬姜者其爲穆伯之妻文伯之母流風蘊義於今猶有未嘏焉者予鄉駱太史公世所稱篤行君子也始以文章侍從　明天子金馬石渠之間稍與世俯仰可驟通顯然公獨頹然甘澹泊厭盛麗予間過邸第蕭然壁立圖書數卷而已未幾公且上書乞山去予亦罷官歸欲移書招公爲社遊共尋孟東野故處而公忽病革矣

予過其里弔之特半畝之宮非之谿山嶐巃之深籍若而坐倚木而嘯環堵之間與楊雲陶潛故宅無以異遂前問夫人無恙否客曰食故脫粟飯服故練衣猶昨也予低徊久之不覺爽然自失歎曰太史公可謂冥鴻矣然夫人者何異於敬姜之爲穆伯之友也已而與公子遊公子沉深慷慨多大略雖未及遊仕然迹其自好殆史遷所稱翩翩公子者已他日立朝似亦與太史公故旨無間者聞公子所從湖中儁頴之士

十餘輩爲縞帶交予亦時時過諸君諸君時時稱公子賢能以母教爲吾黨儔而結襪者予竊歎曰此又何異於敬姜者之爲文伯之母也嗟乎若夫人者其賢於世之齊珥房闥之間抑遠矣夫人年八十諸君數中吳生文叔李生君夢徵予文列觴上壽予次其言歸之非獨賢夫人抑且感世之以家爲累者之故於以慶故太史及公子者之遺而且以系他日採風者之錄也

吳興明道錄序

吳興明道錄者錄郡太守栗公所萃七州縣之士而課之明道書院者也公治郡以漢循良稱且憐我吳興故名郡而邇年來所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者或寥寥然僅數人間按郡誌所表科目士去隋唐遠或不能詮次於宋爲獨盛多者科率數十人少者亦不下二十人或十七八人其及第高等者科不缺或二人三人歎曰古之人常稱天目之山苕水出焉其所逶迤縈仍二三百里之間而於以綰城而北山水之秀

可餐而掇者無異曩時也無廼郡二千石未及文翁之於蜀常袞之於閩越已乎又按宋郡太守得滕公宗諒孫公覺蘇公軾晁公補之王公十朋輩竝以世之名卿出而典郡其間傳記所載風流藻雅爛然可睹也因又歎曰無惑乎宋之獨盛也於是闔七州縣之士而試之拔其儁者數十人聚而課之明道書院月一試或再試三試公躬爲之校讎句字引六藝之深者折衷其至公間治文書或行縣不暇輒又時特移牒

郡司理張公畢有其事於是時七州縣之士無不人人發憤淬且礪思以破釜沉舟而督戰也凡試之明日人士輒傳諸生所爲文過齋中予初讀之猶荊棘而砂石也再讀之翩翩乎來矣又久而讀之洵洵乎泉之出峽倏而擬谷倏而崩崖風雨晦明一夕千里者已嗟乎秦之上多技擊楚之上多劍俠此特存乎上之風厲者何如耳蜀僻西南絕徼漢得一文翁司馬相如王褒輙葷出閩越特鴃舌唐得一常袞於今爲冠帶

俗且右齊魯而兒於予吳與予兒宋故嘗以文獻巨擘海以內者乎梓人者裒而刻之乞予言弁諸首予特爲書之且以徵諸士他日之第何如宋盛時采風者過予吳與山水倘曰世固有良二千石滕公宗諒孫公覺者在古今人同不同亦未可知也

壽范太夫人序

范太夫人者予友范太史公某與其弟太學君某之母也古之言川澤必先河而後海其撰次天下之名臣碩卿必先世系與其所自生而後及其爵里行業太史公以母夫人教起田家子一旦召對大廷　天子奇之擢第一已而録其世系及母氏以聞太夫人因已顯列于　朝而　天子且例賜之以　璽書衣之以霞帔珮之以明璫翠爵而寵渥之矣頃者年七十公以　太子中允官于朝且移書太學相與列觴上壽也時中朝公卿百執事及吾郡縣大夫鄉之薦紳先生竝聞之共爲詩歌以矢陳其事其

言大較矜太史公之遭與母之年而他未之及也予竊謂太史公之所以孝其親豈特區區榮名福澤而母夫人之自將抑豈特耆頤耋耋之算云乎哉嘗聞君子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其親間按傳記次載君王后妃與世家簪珥之誼不可勝數其母儀所畫與賢士大夫之服習其教而章章睹記者予於春秋則得之魯文伯之母於戰國則得之楚將子發與鄒孟軻氏之母於兩漢則得之丞相湯京兆尹不疑功曹

滂之母於晉隋唐宋而下則又得之潯陽令侃光祿卿善果參知姚咨翰林學士脩之母彼皆所謂母子相成詩之歌聖善歌君子相與遺令名於無窮者也迺若太史公今之賢者也入以奉珮玦之訓出以秉國家之鈞異日者業垂鼎彝聲流裔夏百世而下當有拮其遺事若敬姜而下者吾不知其何如也然則今日之壽其在此耶抑彼耶太學能以道自勝而色養太夫人者聞予言而顧曰唯唯遂書之

壽姚近川別駕序

始予之待罪南省爲司馬員外郎也數視師江上江以北滁和諸州郡我　太祖高皇帝肇百戰其地已而都金陵碁置橫海諸衛以爲外捍江漢以下數千百萬樓船之卒艦列而戍予故按往事時時數軍實而飲至於其所焉國家無烽燧之警而諸州郡守吏亦或得以輕裘緩帶朝夕從予眺宮闕矚河山而相與宴酣賦歌其間蓋歡然甚洽也當是時姚公近川適以守和至未幾予由禮部郎中南徙粵而公亦以才譽北徙秦郡以去宦遊之轍不屬者殆萬里其返而歸乎故鄉也幾二十年于茲矣予接公廬相望僅一舍許曩之千里而宦遊也猶或嵗且夕今之井閈相縮也則以踰時不相及豈非語所謂人生之感或爲星聚或爲梗離其値不値固各有適者邪予舅氏李公於公爲兒女交來索予文爲公壽嗟乎予與公故歡然不貌公也久矣予之形日以槁聲日以拙白特羨所共公

瞥眼當世淋漓滂宕之氣猶時時在也不知公能杖屨相從無厭否於是系之詩以問之朝倚兮巖門夕湫兮會波予也橫琴而歌兮公引吻和繁無朝夕兮女蘿夕臥兮青莎予也抱犢而嬉兮公能采花從繁無

白華樓續稿卷之六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壽周近湖先生序

予友周君少多雋才善屬文與童君漢臣馮君觀張君洙蔡君汝楠暨予輩並聲而馳君之操觚而肆往往揺六經及諸子百家者之淤以之嚙射蹀躞其間細者引匏竹洪者撼山谷間發

之爲幽響別調則泠然若懸崖之泉噴壑之瀑而淒然不知風雨之驟至也當是時予與諸君子並奇君俄而予暨數君子後先舉於鄉中明天子甲乙之科翺翔四方紆金紫强動名矣而君獨窘試事罷去予過之未嘗不疑且怪天之所以豐君之才而卒以之坎壈乎其遇也若此然未幾數君子者纍然委化或始仕或强而艾鴈失鱗屬凋落殆盡其所與歲時往來西湖之上間以之戴斗笠攜竹笻躡氷雪眺巖阿抱犢而嬉援琴而歌者顏白髮頹然乎山水之間者僅予兩人耳嗟乎又豈非天之縮君於其彼而故以售君於其此顧予亦以蹇且朽并得附君至于今豈偶然邪隆慶庚午秋八月君年六十帷中諸賓客相與邀予共爲浮觴前壽廼酌而呼曰君第飲彼數君子者墓且宿草矣不知其所共颻颻猿鶴而朝且夕者何如也予兩人又安得時時青白眼相嚮相與宴酣淋漓乎哉客曰然君亦笑曰然遂書之

明齋劉先生暨孺人雙壽序

明齋劉先生者布衣而世齊魯之質行於其鄉者也以其道劌刻其躬及其子其子侍御公某始繇進士起家爲尚書郎也郎以聲績郎署間而　天子推恩下　璽書以其爵爵先生及孺人當是時鄉之人榮之而先生獨逡巡惶恐瞿然移書以復侍御公曰　天子之所渥爾之寵以及其親者非特以朱衣象笏而蠅冠我也將以本而所自也抑非特以霞帔明璫而母

也將以推而毋者緇裍之字閫帷之誼也而第
以道守其官瞀力　國家爲世石畫臣斯則不
負　明天子吾褐而衣側注而冠終其身焉
抱犢以遊可也不然異日者饗之以列鼎珮之
以黃金吾甚慚也已而先生并孺人行且年六
十侍御公於予邑侯鄭公爲同年交將謀所以
壽之先生及孺人者於是稍稍口先生故所爲
質行者之槩并所移書於侍御公而因屬予爲
文以賀之且告之曰先生之褆身也如此其澹

然於世之榮名利祿之外於世所羶聚而蟻引
厭而遺之者如此侍御公且爲世聞人矣猶懼
或不能遵其教以飭其職而皇皇然督過之者
又如此甚矣仁人君子之心也史遷所稱素封
不以及是不可以無傳也予聞而獮襟起歌雅
之詩曰令聞不已茲則明齋先生之所爲壽也
茲則侍御公之所以顯其親而壽之不朽也遂
書之爲雙壽序（侍御君劾執政坐橈職并戍且死明年詔復原官贈少卿惜哉）

壽雲石鄭侯序

國家洪武初起草昧故其時吏治尚樸茂宣德
弘治間右繼體故其時吏治務恩澤近代以來
稍稍聲名相高而吏業甚矣上之人方持耳目
以操天下功能之士而下之士不得不相與各
矜其功能以赴天下耳目之嚮抑間右深文法
飾令甲恣椎柎設餂筒廣偵諜甚且苛察不已
或爲推摵推臧不已或爲慢鷙若癖成毋將鄧
都嚴延年之屬吾不知於洪水之災何如耳而
世且譽之又從而尊官厚寵之此其功能吏之

所嚮邑里多痌瘝幪巾褚衣者相望有識者厚
爲繫欷太息而卒莫如之何也嗟乎以予觀於
今之世若吾鄭侯者其諸洪武宣德之遺者與
初侯之下車恂恂然不勝衣與屨訥訥然不出
口吾儕望而貌之而故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已
而召諸長老問民疾苦怛形於色一切政令賦
役米鹽旁午惟恐不能席民望諰諰然必推擇
至當然後相與便宜施行訟者過無問細大必
根黑白約繩墨責者原骪法者伏辜令人人經

顧謝去卒無後言今且三年于玆矣侯之操行務潔白益然若秋水人不敢以非義掯汚之者至於世所故以聲名相高處侯獨厭且恥與比伍善乎古之言曰子産者衆人之母也若吾侯者斯近之矣邑博士弟子共徵予言將入爲侯壽問聞老萊氏年七十猶衣斑斕衣弄雛於母之側以爲嬉戲顧予衰且老其所附諸君而母鄭侯者竊不敢後也不知諸君之入而捧觴上壽倘以予所次侯者云云而相與綴之弄雛之

末否乎

贈姚海屋序

海屋者養生家所放言海言澤屋言陸自托以長生不死之秘而能以其身遅天地陵谷之變遷爲之計籌於其間者也然特故爲眩幻不根以自肆於泉衮之間若遺世者云耳豈其然乎哉予內弟姚君翔卿少負儁才善屬文聲滿吳越間已而數辈試于有司不第遂棄去又多病因壹意於養生家之學雖不習說養生家守中致虛內外丹砂之說而其謹服食節情欲於世所俯仰馳騖終其身焉以耗其精疲其神而不之止者君一切擯之而內不以緇乎其心外不以顏乎其形客或語涉則弟耳弗聞也好讀易手腕間恒懸以象齒盡損頤二卦於其上雖寢食不忘左盼也君獨支一室猶自謂願附古之青鳥之使東出遊海上相與嘲弄乎日月歌詠乎雲霞庶竊其似以之長年可也於是自號曰海屋子而移書以報予於華溪之上予讀而復

之曰君獨無聞莊生者所謂以瓦鑄者巧而以金鑄者拙乎哉故世之攝生者漆漆然軀體毛髮之間以寢衛其伏卵而養其嬰兒其與世之忘生者營營然富貴聲利之間相與競其臭鼠而攫其鳶鴟雖清濁不同其所徇一也故曰至人無爲也而無不爲也君務澹泊以自完則適矣苟謂遺世而遂欲以之盡養生者之至得無過乎君遊東海上脫遇安期生其人固羽化者然抑嘗聞其囊兵訣以干項羽其所治三軍合翙

張子奪於養生家玄牝之旨恐亦大都不異試探其於君一切遺世者何如幸無謂予好兵訣者而以之自解而因以繆君也

賀錢塘姜尹三奬序

錢塘縣諭李君走使函幣且移書告茅坤曰錢塘者江以南都會之衝譬聞漢之長安唐之渭南宋之洛陽稱天子輦轂下邑非博選世之異能之士不以令卽令特試以能聞然後稱眞已而數繇高第超遷中二千石及丞相御史大夫

何者干將莫耶不世出也宋南渡入錢塘沒三百年而曩所故稱天子輦轂之跡雖稍稍頹沒銷歇然而藩臬之司中官之局與尚書郎都官水衡之署特衆也近年海上烽燧紛起所當御史中丞列油幢開幕府下及監兵使者樓船將軍之屬不可勝數兄湖山之麗臺榭紈綺之富甲天下學士大夫之擁傳而過與其載酒而遊所假縣之供張若織然令之至星而出星而入其所從騶奴奔走於上官與他使君者之庭日旰或不食秉燭列炬而後治文書按總鑰閉且不勝者什之九而蜀郡姜公來吾貌而望之翩然若泠風也已而稍出其穎鍔截犀兕而剸鴻鵠殆與古所博選異能之士無間也於世之令所困且不勝者鱗次而辨間又過視學宮與吾博士諸弟子相程督而弦歌講藝乎其中按他不法圬其宮之缺者與祠之侵者甚且謀籍田以食諸生之貧踵而至也或云故令滿考去且不暇給而公於始下車輒爲之一一注措若此

嗟乎公非古所稱道術者之深而於以投壺雅歌治三軍乎哉頃者按院蕭公戎院田公醝院萬公相繼行並異公才欲爲疏薦之于　朝第按　國家故事俸不及期不以聞故僅檄郡二千石獎如例且徵予言以侈其事予伏讀卒歎曰嗟乎茲恐不足爲公侈也予按古傳記所載名臣列卿共以動業聞望焜燿當世於縣令之初特騏驥褭而千里而萬里者之始軔耳故令茂陵如魏相令陽翟如趙廣漢令槐里如王

尊等並不以循吏名而以他材指聞以予觀於
錢塘公與日者之勳業聞望於今殆百之
天子璽書之褒太常之銘與史官之列行事吾
不知於今日三御史之書何如也是奚足以為
公侈乎哉或曰玆亦錢塘公襮上治民之始不
可以無紀也故書之

刻南郭先生遺稿序

溫陵劉君遂賢抱其父南郭先生所遺乞休疏
與其樂府詩歌序記說對解原碑誌之文若干

卷併錄　太子太傅雷公所為銘其墓而以告
於予且謂予故公帷中弟子也請予言弁之首
予為低徊者久之竊歎玆編也固公之所以名
當時而垂後世然抑豈足以窺公之深哉公繇
諸生首解額學士大夫所相與手其文而駭愕
焜燿以傳誦之者固已徧海內矣呂黎不云乎
動而得謗亦隨之故試南宮嘗首第不果已
而繇郡司理以最聞　天子嘗召之為臺諫
不果其補尚書郎也或欲引為　太子校書守
相特以其未嘗私過邸第又不果太傅公之所
為絫欷而序次之者固已章章睹記矣獨其督
學湖廣時年甫三十七公卿以下方交譽以為
漢之鄒枚魏之應陳也假令公稍稍脂韋浮湛
於時當不次引擢縱身日月之際矣而公廼過
為引疾上書攜妻子道漢江上候牒以歸歸而
選佳山水築園以自適穿池而魚壘石而花府
庖犧以來六藝百家之言於其中而朝且夕焉
殆忘冠與沐也客之引轍而過者非其里之社

吟即四方之以聲詩節俠相高者而他固不與
也免官來絕不與郡縣藩臬大夫通問撤騶奴
過其里第遮邀之亦不以見也公之故人甚且
逶迤巖壑搏其磬拊其塵及其圖書几席欂櫨
而入時則公猶偃臥未起也嗟乎公豈非古之
逃虛避景者乎哉夫人必有所戰勝於其中而
後可以輕世於其外予嘗覽史遷所傳莊生辭
楚王之相而甘與龜犢者遊戲汚泥焉蓋有以
也世不之知者顧誚讓公固高蹈矣猶不免園

林聲妓之溺嗟乎予獨謂淵有匿也古之豪曠睥睨一世或匿於屠或匿於釣或匿於鍛或匿於蠟或匿於酒或匿於丹砂彼皆世之莊士之所訾而達人之所獨是由今觀之安石摩詰樂天子瞻者流未嘗不以世之勳名行業相翺翔而頡頏而抑未嘗不以世之園林聲妓相宴酣淋漓乎其間者顧其中所託以自將者何如耳嗚呼公以盛年而蛻當世軒冕之榮入山而甘老萊投畚之寂公之所存固遠矣公以春秋起

家故其所著文於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所鼓鑄處爲最深其他樂府詩歌以下多所自得雖不專摹畫古人而其清響逸調引商刻羽亦大都與古之名家後先相唱和此皆世之所共知者予故不以及獨本其生平而爲之論著者如此公名汝楠字孟木世之學者共尊而稱之曰南郭先生今其遺稿稱白眉者公生而白眉又嘗自呼白眉子故云

贈邑諭陶見唐君拜擢序

古者先王盛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以六德六行教國子即其所以造士與其推擇天下之師而分布之庠序學校州邑里巷之間者必本乎孝漢始與猶稍稍采古誼詔孝悌者復其身已而增置二千石復置常員累三十世廟號必以系此其大較也隋唐而下博士之所以倚席與弟子員之所以祇學寖微寖闕古之誼殆蕪且廢矣予邑諭陶君蓋以孝聞於楚者也楚之學士大夫過吳門數稱君五歲而孤母夫人

煢煢然闔守而帷視君亦煢煢然色養而左右之其問寢視膳珍從祝哽之節由禮少儀之所不能載閭里族黨之所不能口其最章章著見者方共舉於鄉也輙以母夫人辭不應試母夫人三强之始上計偕久之例遊太學復以母夫人辭久不行母夫人病且瘵臥一飲一啗以上君必親嘗自外至君必匍伏牀下抱左右手視之日所爲母夫人櫛而落髮也不敢毀一莖沒且盡以歸諸殘餘則別爲囊而佩之終其身無

問寒與暑不以或遺者先君子之葬非所以妥靈也悲哀紊欷者不絕幾四十年母夫人沒輒卜佳山水改封而合葬之當是時陰陽家多忌且疑故藏或毀矣君獨號泣而繼之以血卒啓視之其所藏遺骼與衣冠含琀盎然如春容生澤也豈非君之孝行之至動天地感鬼神懸君百年之慕而故慰之以一日之躬為追承者乎客嘗有以鳩巢於君之堂間多異徵而歌之者嗟乎王祥臥冰而鯉躍孟宗號野而笋茁神明

所佐自古記之矣其諭吾邑也不數月聲籍甚諸弟子詵詵然刻志慕誼如聞古司徒之教者中丞公書其賢以聞於　朝并檄邑大夫供張而奬之君之寮崔君王君躬帥弟子數十百人徵予言予感先王盛時及漢始與之誼於今猶有睹見者故次其本末如此且令諸弟子習聞君之生平其所以敎吾邑者古所稱篤行君子不言而化當不特世之區區售經校藝而已也

桐鄉蔡侯拜奬序

蔡侯年二十四舉進士於　明天子之庭方其剖符而過桐鄉也邑之吏民或愕而少之未幾侯出郊問民疾苦及一切獄訟與縣故時所施行狀侯輒下敎所中肯者有特什一二而已若某某稍稍仍之葺之其所不中肯者殆什且八九若某某於是起而改絃促柱而張之又從而剸之劘之朞月以來縣之蠹者剗幽者絕圯者飭隱者屛舞文者鬼薪骫法而右者按配封以内數十萬戶之衆盎然若決江河之水而

注之千溝萬澮之間絲棼繩引胜灌畦漱無不人人解願而稍賢者侯故善文章間又以其暇日過學宮躬帥博士弟子與之誦說六籍之遺而校雠其藝大較倣文翁之治蜀韓延壽之治潁川略相似也予雖罪廢久不數通長吏然家若上所當廬而臥去侯治僅一舍許侯所南面而嚮朝發令而里之賓客亭徼夕過而口者無間也予故獨溉於心者久矣居頃之縣之丞簿戴君某張君某帥縣之吏民來且抱南京戶部

侍郎曹公所檄而奬之者之詞屬予爲文侈其事予逡巡避席而曰嗟乎是豈足以爲侯侈乎哉以予觀之侯固漢之茂材異等也他日入而領　天子夕郎之職或爲尚書郎襆被明光又不然行且超遷上大夫鱗次公卿間其所表賢良文學羔羊素絲之操於今縣治行特百之二焉爾即如戶部所檄侯縣治行其指欠秖及賦訟之細於侯之最所當書亦特十之二焉爾而奚足以爲侯侈乎哉雖然非常之原衆或懼

焉予覽侯之年與漢賈生等間按侯所治桐鄉譬則古之干將莫邪上之可以干虹霓薄日月而下之可以剸犀兕截鴻鴈者也特發鉶於庖丁一雞之割耳假令異日入　廟堂建石畫條次　國家大議或當與生相頡頏第不令多讓傳不云乎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然而賈生能以其才前席於漢天子之庭而不能不絀於絳灌馮敬等此老氏之所以無爲用與吾孔氏相表裏予之知侯深器侯者遠故於丞簿吏民所請不敢辭而復綴之以所云且欲侯博覽乎三代兩漢以來名儒碩卿之旨於以折衷其至嗟乎侯倘得盡其用於世予固將以吊賈生者而以爲侯慶也或曰然於是乎書以投侯之左驂

贈內弟姚海屋訓新淦序

內弟姚君海屋少負異才年十歲受尚書於父高郵公輒通大指已而師事唐一菴先生卒聞其學以提身而劇行再過毘陵從荊川司諫遊

於漢氏以來稍稍按史遷劉向班掾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氏父子曾鞏王安石百家之旨搉摹而折衷之君得其深而歸閒出羣博士弟子試之有司大者萬言小者數千言歘然雲蒸而泉吐果然古之文章名家者之近非特世之舉子業而已也已而省試再擯不第君輒罷去有司或按名氏徵君君且逃久之始得貢爲新淦縣學訓而君亦老矣嗟乎君雖困阨不得志而其孳孳好學以求聞乎聖人之道者未衰也豫

章而南於今爲鄒魯宋陸氏兄弟鵝湖白鹿之講與近代陽明先生投戈論學處其嘉言善行與帷中弟子之誦說往往而在也君得無移其所以少事兩先生者而相與印可否乎古志有之曰惟斆學半茲行也君兩得之矣

郡推錢朗峯赴召序

古者列國之卿士大夫非其公族之子即鄉大夫合比里族黨之所書賢與能者升而進之是以仕不出乎其鄉而政之剛柔緩急與其土俗

民情之相爲盈縮並其師友之所講耳目之所習殆較然朝受命而夕畫今者也非若近代來燕粤齊秦之士而按轡客遊近者三千五千里遠者萬里甚且絕徼而語言服食不相通者而其賢與能所書也又大略本鄉三物之教與其詩書六藝弦歌洗爵及升俎豆養老祀神獻馘訊囚之節以成其德而達其財彼皆所謂仁義中正樸茂長厚之士非後世之亟疾苛察相高以射聲而徼譽者爲也彼以不出乎鄉之人而粹之以仁義中正之養達之爲樸茂長厚之政故其民易治而其教易適此予所以間按古傳記循吏之治而於今輒爲欷歔低徊而不能自已者郡節推朗峯錢公吳人也於予湖殆所謂唇齒之壤而牛羊雞犬之相錯於其境者也湖故稱水駛而山遠其地足於魚稻桑麻芰芡絲枲之利而民不爭簡而易治數十年來嚚然多故矣頃歲巡行使者所持　天子賜璽督察州縣頗倣漢翁成郅都以下故事而時則州縣

吏又往往競爲愎鷙相與曲媚上以徼譽嗟乎湖之民蓋鼎沸矣公既習于湖而仁明强毅之德恥流俗厭聲名不欲與上官相渝淟獨斬然其間采古者仁義中正樸茂長厚之旨以吐納之當是時上之人方席神爵條教之令以繩下而公則濡之以黃霸之寬和而不顧下之人方競天授訐告之俗以罔上而公則堅之以徐有功之仁恕而不迫湖之封以內若挾纊然非古所稱良二千石功曹之遺者乎嗚呼公今之賢

豪長者也以彼之德與材其剖符於萬里之外也所至猶當建殊業施後世而况遊不出乎其鄉其土之俗與其人之情竝公襟帶間宜其惠邑而功倍也如此頃之　聖天子璽書召公入爲諫官不且爲御史湖之縉紳大夫與其吏民泣遮送之者屬境上於是茅坤前指湖之水而告公曰湖之人歌且舞公當世世隨茲水東縮公廬祠春秋不絕者已其能無情乎哉公憮然俛首顧而別因遂書之

邑侯鄭雲石公入覲序

古之最吏治於春秋得一人焉曰宓子賤於兩漢傳得一人焉曰魯恭間按傳記不聞其以他異能材指書而所書者特抱琴與狎雉兩事爾竊怪子賤治單父介泗上十二與國之間其所繕甲兵財賦會盟聘問以赴公家之亟或當朝且夕顧引區區絲桐之音南面而嚮恭治中牟吾不知於當時法雄祭彤度尚龔神明威嚴奚何如掾過祭之廼首以雛雉聞何也此其際豈淺鮮乎哉君子平其心易其氣而昆蟲之微猶不以殘焉其所洽者博且遠矣鄭公之令歸安也五年于茲其對吏民猶之慈母之於子怛於中仁於色衆靡不纚之挾而醇醴之醉也其與賓客游從及封以內縉紳大夫交粥粥然傴僂袒割其間若不勝衣與履即椎埋作姦法不赦公猶骩而原之特贓等一切刻鑠爲威公擯去之不欲以引之繩墨而汚之案牘也嗚呼公善琴與否間服露冕巡阡陌其及雉雛與否吾皆不能知然而入公之庭泠然若鼓白雪陽春之曲而過也盎然若胎不以殰而卵不以殈所不欲以法盡民者固在襟帶間也公再覲　天子按公治行倘不以世之他異能材指者先而以中牟與單父茲行也公受上賞矣諸文學曰然其殆有道者之近也請書之以佩其行

刻史記評林序

太史公司馬遷之抽石室而次史記也淩軼百代而西京以下絕無有闖其室而入其解者何

哉予嘗仰覩於天而次其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之甘石二家之所不能易也俯察於地而次其名山大川則壤貊服古之禹貢職方氏之所不能越也中覩於人而次其百官萬物與夫吉凶進退之宜古之周官爾雅庖犧氏以來諸家之易之所不能殫也何者開謂天地間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太史公之才天固縱之以蚪龍杳幻之怪驟發超逸之姿然於六藝百家之書無所不讀獨能抽其𦙍而得其解故於三

皇五帝邈矣次夏商以來治亂興亡因革損益之大王侯將相功罪名實之徵律曆天官封禪平準之變讒言治色亂臣賊子之詳班氏父子或不能無譏要之其所獨得其解處譬之雲漢之蔚而爲象風雷之觸而成聲天動神解洞發權髓孔氏沒而上下二千年來此其風騷之極者已世之讀其書而好之者衆矣搢紳學士間出而摹畫之者抑竝焦心殫思矣然予伏讀之譬則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而伶人樂工或得其

絲或得其竹引商刻羽繁文促節之細者爾求其八音之備六律之𢇁覼覼於耳所得而嘗者且不能盡也而況望其馬仰秣而魚出聽天神地祇之翩然乎來而𦙍也而耳之所不得而盡嘗者乎予故謂太史公復出雖欲自言其至而亦有所不能者予鄉凌君稚隆氏少隨其父尚書郎藻泉公讀諸家之評輙自喜稍稍日鐫而夕次之不特舊所刻索隱正義與韋昭裴駰服虔杜預王肅賈逵徐廣輩所注而已也國朝宋

文憲而下名儒碩卿騷人處士苟其一言一字之似迂疎荒繆若予者無不蒐羅而摽引之甚且以太史公所本者左氏國語戰國策及吳越楚漢呂不韋春秋也而載之未詳者君并詳之後太史公而越絶說苑新序論衡與夫韓詩列傳風俗白虎二通之書所可參互者君又撮而系之下之唐宋諸賢之文與地里指掌圖等書所相折衷處君皆爲之髮櫛而縷貫焉可謂勤矣猶之探南山之藥而牛溲馬渤敗龜破鼓君

無不以貯之篋而入之肆以需異日倉公扁鵲者之按而求也雖然耳之所得而嘗世之學士所得手指而口畫之者君且能不遺已而耳之所不得而嘗非獨世之學士所不得而指且畫雖太史公之自爲至而自不能言其所至以授之人人者君得無閒秦青之曲而猶有餘憾者乎刻既成題之曰評林噫玆編也殆亦渡海之筏矣而後之讀其書想見其至當必有如古人所稱湘靈鼓瑟於秋江之上曲終而人不見者

郡倅游三泉公擢守順州序

唐宋以來始設進士科以引擢天下之士然所謂進士科抑特其槩而已第進士後又間爲制科以召天下雋偉卓犖之才而天子臨軒試之若宋天聖慶曆之間大略兩制舘閣之選竝繇此而他有異能篤行之士又不必盡由進士科也雖學究任子三舍者流出領簿尉場務功曹司馬之屬亦得以功名顯於時故海內之士賢智輻輳我朝洪武初天造草昧入永樂宣德第進士後雖不能如唐宋盛時設爲制科其所間召庶吉士讀中秘書或卽此意他所稱異能篤行往往從下寮賤吏入爲公卿如胡儼魏驥宋若訥之屬不可勝數近年以來何寥寥也郡縣之吏　天子之所歲錄而引擢之者特按御史中丞所書而已中丞御史所書非由進士不以鴈列而鱗次其有不由進士者必於部之賢能什且伯之不然或有厚援者於中朝故也然雲貴川廣猶稍稍時獲引籍彼遐陬僻徼所以

進士吏於其土者固少也苟中州大江以南吳越豫章之間雖郤魚之麛狎雉之化或且淪落無聞已而况他乎又况於中朝之所錄而引擢之者乎此予所以於吾郡倅游公而不能不爲之桑欷而請也公予同年游蛟潭中丞公族子也以予觀於公忠信之質愷悌之德絜白之修純固之誼詩所稱素絲羔羊之士是已吏業所嚮卽古之郤魚狎雉倘庶幾其近之者數年于玆公特以不由進士又他無厚援其所當賢能

之書者數矣然絕不及以聞頃且累月久之始
出爲順州守其僚少府梁公輩屬予爲文餞之
郊順滇以南僰筰之地也大較世所繇進士科
或有他援竝不以及者而公且爲萬里行所當
鳶鉆之鄉雖卜之夷猓　明天子印綬露冕
而過焉公得無遠遊之嗟乎哉雖然公猶及專
城而守倘不夷其民而以中國冠帶治化異日
畏壘之所尸而祝公者固在也御史中丞之按
滇以南當必首公以聞　天子之賜璽書而

召竝可指而竢已即不及公固古之有道之士
也其泠然而蜕也久矣當不以世之知不知引
之眉睫之間也

李鯤門邑諭拜獎序

鯤門李公之諭我邑也聲籍甚御史臺書其賢
而檄而獎之者交至焉其寮何君輩過請予頌
之未能也俄而邑令鄭公以奏計行御史臺復
以郡二千石所請者而檄公署令事且移其所
以諭帷中諸生者以令吏與民大者貧斧[illegible]者
編引吏與民爭奔走之聲復籍甚而何君輩之
過而申前所請者再至也予告之曰君猶欲按
御史臺之故檄乎哉故所檄而獎之者諭也非
令也公頃得民之驩也令也非署也且予聞公
之故令建昌也其所稱治行之最當屬江以西
時則御史臺及藩臬大夫之行縣者過焉公會
病不能出不及飭廚傳負弩矢故遂以不辦注
公下考而左遷之矣公與乘之訟王尊不云乎
朞月之間乍賢乍佞蓋言背公不明也世之以

俯仰私愛憎以愛憎恣毀譽以毀譽亂名實於
以使天下州郡之吏逡巡曲跽不得展布其豪
雋之材以絡其職者抑衆矣豈獨一建昌乎哉
嗟乎公之故令建昌也以不辦從而今之諭我
邑而署令也以政教聞倏焉爲賢倏焉爲佞此
予所以感與乘之訟不能不爲之絫欷而太息
竊欲移書以吊故御史臺之所以失及慶今御
史臺之所以得而無路也姑以之覆何君且冀
採風者倘及聞而獻之於朝抑或今　聖天

端冕而聽天下所覈吏治者之助也

壽白野先生八十序

白野先生繇明經貢爲丹徒縣訓三年改青陽縣諭兩縣者竝予故所綰綬爲令處予故及時時聞帷中士所誦說先生者不置未幾爲徙某王府教授以聾棄去予亦適罷官歸時時過候先生於其廬相與儺次古今詩歌文章及世所得失先生故好詼時時從掌上畫字時時解頤不以厭久之以哭予姑復盲廢於是獨閉一

室四方賓客日漸落而猶時過先生帷中者僅予與他相知一兩輩而已嗟乎漢翟尉所題其門而史遷書而傳之以迄于今殆古今以來大較其勢然也頃之先生年八十諸子太學君而下合予伯兄南寧通判君而下內外凡弟凡十一人及帷中弟子富川令顧君等共爲稱觴上壽予迺酌而言曰諸君者抑知天之所以坎壈先生而厚其祿算乎哉養生家言塞其兌內以錮其神則壽耳目者世之ゝ聲色所由竅而君子以之悖其道小人以之伐其性甚且亡國敗家鮮不由之者故傳言爲冕旒不盡目以用明也爲黈纊不盡耳以用聰也此非獨爲帝王南面而嚮天下者道也而要之公卿大夫士以及山澤氓庶無不然者嗟乎非明於易及老氏之言烏足以語此先生不能飲酒三行輒醉且酡垂頭睡於是太學君攜之復還嚮所息者之室予迺拄杖而隨之爲之歌曰耳無聞兮宮與商目無覩兮紫與黃飢茹芝兮渴飲漿獨抱踵以息

兮遡流光問鴻濛兮扣雲將臥弄丸兮樂未央忘甲子兮壽無疆

西湖秋社詩序

樂莫樂於佳山水尤莫樂於分曹而賦詩晉永和蘭亭以後殆寥寥矣頃過西湖納言馬松里公及某某某某某輩共觴予於湖之上郎故光州高頴湖公所社遊而吟處光州嘗屬予碑記其事及光州沒而社之故廬且他屬拜予故所碑者無復覽睹之矣諸君屬予首韻予爲歛

歔者久之譬則古之關維門之曲山陽之笛而不能不峭然以悲者於是悲與樂相紛而諸君於予之留西湖也日為攜壺以社而遊則亦日為分韻以社而吟前後所得凡若干什諸君且謀之曰蘭亭之社而禊也得王右軍為文以記之世之圖而繪之者傳之到今赫赫若昨日事而光州公則不數年間沒且零落無聞矣古今勝事之同不同何如也於是刻而傳之題之曰西湖秋社并系之以戊寅所以共期我輩之社

而遊當不特今日且以別異日者之某年與時尾而繼之者之無已也嗟乎西湖山水之靈當不厭我輩時時杖屨與時時樽罍而相從也諸君其忍使吟者之輟響而無繼乎哉請以其言弁之首弁以遂後之社遊者

白華樓續稿卷之七

白華樓續稿卷之八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贈按察使白野朱公序

白野朱公繇參浙而出守嘉湖也三年于茲頃且徙為按察使搢紳大夫餞之郊戚者半獵襟而起躍然喜者半戚者曰公漢循吏也郡方席之若父母奚為乎去之亟也獵襟起者曰夫法

天下之平也而使則所以總吾吳越數十州郡者也往年故御史持　天子璽書按州郡間或以所私開告訐操網罟雉兔而鷙擊之郡二千石以下咸惴惴然又從而奔走之而郡且鼎沸矣公獨屹然不為動已而以公弗附也移公故所覩者而檄他使君視之他使君亦卒按公故所持而屹然不為動當是時郡亦隨以定今且徙為使是席吾東南數十州郡者之吏與民而無冤獄也茅某離席前言曰諸君所私者一

郡一路也而非所以賭公之大也公抗古之道
以奮厲末俗其所紀綱州郡文武吏士剛不吐
柔不茹古所稱以詩書之旨潤色吏業者是其
所秉心而提職非古之素絲羔羊之風不以之
鐫帶乎其行非古之開誠布公之誼不以之劌
甚乎其心以予觀於公殆庶幾乎三王而上者
之遺也予不暇遠喻即如我　國家近代
宣孝二廟之間大鄒公之簡重似蹇忠定公義
朴質似年恭定公富寬大似耿文恪公裕正直

似王忠肅公翔孝友似熊莊簡公繡清約似魏
文靖公驥嗟乎公豈今之鵰翔鱗次者而已哉
曩聞　天子坐明堂殿百官治行公為最特
出大官醑與尚方食而廷饗之中外百執事咸
喁喁枚指矣公行且内召不為太宰必為御史
大夫傳不云乎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招之不來
麾之不去若公者異日當藉之表鎮國家著蔡
卿士其所載盟府紀太常而書竹帛爛然動名
聲施當世者殆未艾也第不特諸君所及也泉

相顧曰唯唯遂書之（公甲戌入覲考天下治行第一又六年尋徙陝西布政使以老罷繇江陵罪其以楚人而不為附已也惜哉）

湖州府通判仝公石壁紀事序

今天下巡行使者出按州縣所書最以聞於
天子惟州縣長吏以上始得與而丞貳以下無
有兩漢循吏之遺不錄也其郡丞貳倅與理惟
起家繇科第或中貴者為之授始得與其以貢
及吏且無他援者雖有兩漢循吏之遺亦罕及
也間讀州縣誌使者所不及書以聞於　天

子而其吏民往往或相與伐石碑其德政誌州
縣者猶稍稍述而傳之然惟其地故多文獻者
則然餘則否久之寖亦露零而已此予所以於
今之吏治得失處輒為之欷歔低徊而不能已
也若予郡通判仝公則又其甚者公名祉字植
卿雎寧人也公繇貢出判湖之添設館專以蒐
擊嘉湖蘇三郡相錯而邑者之盜三郡之吏或
厭視之不得以便宜治文書糾利弊而巡行使
者持　天子之璽書督察州郡又往往以六

職爲騈枝也公至甫三月輒移檄令署錢塘[illegible]長興兩縣公長者也所至以廉白自持不汚一錢民以故嚮之而一切簿書獄訟又恂恂然與民相吐哺故兩縣之民無不願屬之爲長吏而他長吏者至且不忍其去也於是翕然有聲而檄之監榷南北關檄之部解布政司所歲括之金又檄之部解杭嘉湖蘇松五郡所上　龍袍又檄之市漕務諸木幷督造淺船者再又檄之監修貢院浙之劇且苦者無不以之牒公而公

之至湖也五年其及以身臥於湖之官舍者僅數月爾南北關者歲出尚書郎所分榷衢歙材木及三吳舟筭與閩海百粤之稅者也或病侵牟無筭於是擇諸郡倅貳之廉者而按季鈎攷之公至不病商幷按故所入而羡凡千金其市木也故事大較官減商之曲直以取盈商亦匿其材之良者相折閱於官巳而以價抵之也則官又私其什一甚者什二公竝反之於是商爭出材歲所反故額而羡凡二千金其督淺[illegible]

特吏人數以私撓之而其他匠役也亦然公竝罷去胥弊一切米鹽釘麻之碎以身綱紀之非獨其吏胥不得私幷其一菜一飯一筆一紙以上皆割俸爲之而不以關諸廠也於是歲按故額而羡者又凡千金當是時省中市戸匠役幾千人咸視公如父母而不知其爲監廠官也公之去泣而遮送之留衣履藏之官廨者七碑石紀其事者二監廠官而以德政勒碑自公始其監修貢院亦率類此瑣不以書大略公之絜身

也如處女者之守壺其臨官也如力家者之幹蠱其愛民也如慈母者之乳子以予觀之浸浸循吏傳所書古功曹之遺者巳嚮使公繇科第起家則巡行使者所書其最以聞不知其幾公且軒然逼顯矣惜也公以貢困及領倅又三郡者之相錯而壞卒不得以親民如州縣長吏也上之人雖及數察其賢而移其劇且苦者牒之然每事竣特檄有司持果幣羊酒勞之而巳又無他顯者爲之援卒不聞書其最以薦於

天子也今所領官署又卒以冗員奏罷公且不免抱牒以故職謁選嗟乎抑可慨也已溯故以文獻稱者也公之去而郡之吏民不爲片石以誌其事何以系思而他日誌郡者又何所從采風而錄之以鏡來世也昔其事者河南按察司副使茅坤順甫歸安人伐石而鑱之者泗州太守戴大禮烏程人隆慶二年秋八月朔日

贈梁少府攺　荊府長史序

秣陵梁公之貳我郡也內務潔白而外操筦籥

簿書以謹厚長者之行殆孳孳乎循吏之遺也封以內吏民人人呼曰漢長者頃擢爲荊府長史以行郡中諸搢紳大夫餞之郊且按國家故事仕籍屬王府例不得復　朝請其爲絫欷低徊不已者久之坤廼離席前言曰豈惟公哉閒按漢傳記洛陽賈誼出爲長沙傅廣川董仲舒出爲江都相他如王吉張敞司馬相如以下不可勝數即入我朝當　文廟時楊文貞公士奇周文襄公忱並繇　諸王府官屬鱗次以進特近代來稍稍以不復籍朝請爲例嗟乎予所悲憤嗚咽不獨爲公惜竊謂　國家之制與典銓諸執事恐不得不少爲攺議也天之生材所爲世用豈得按故事隔絕賢路哉漢劉向唐李泌宋趙鼎及汝愚輩並以宗室疏屬閒翊戴日月之際頃廼一切隔絕及曳裾王門即同罪隸禁錮沒齒矣不特是也往往材行之士私負俗累中貴者輒按漢絳灌所出賈生故事以此權鑠當世世之樸茂獨行不解巧宦亦輒以此束

如濕薪摧之王路嗟乎斯豈所以網羅天下豪俊之士以承　明天子哉頃聞中朝亦特特議及第鑒戇錯或以擅制爲罪故未按行耳易曰窮則變變則通予謹書之綴公之帶俟異日之憂國家而上書以請者

贈邑侯鄭雲石赴召序

歸安令鄭公被　明天子之召也邑之薦紳大夫及山谷之老相與欷歔感涕而送之郊客或謂公之治行冠江以南其入也爲給事中不且

為御史君何言以贈之也予解所佩劒繫之帶且顧公而告之客曰公奚有於是哉公之令我邑也嘗采古中牟單父之旨與吏民相吐哺他不假舉卽如故時使者持節過州郡嘗以部中他鉅姓族屬犯之且欲厚為鷙擊而蔓引之書故所睚眦而稍稍甘心也間以陰刺公公持之不為動假而復托所私者曲為關說公銜迫脅之公復持之如初且歷頒曰某姓族屬故無他骫法者也縮縣綏于兹士者三年矣絕不見其

絲髮犯也而迺敢為譸張附和以媚所司乎哉於是入而三爭之使者尋亦稍稍解遂及中寢嗟乎今之使者所持節按天下諸州郡山撼而海沸者也諸州郡吏惟其頤所指嚮而奔走之公獨繫欷不忍卒以大誼堅持之者若此嗟乎玆非古之不為威惕不為利疚於以持天下之平者乎哉推此心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公且入為給事中或殿中侍御史間按奏漢以來故事假令事涉宮帷必能如茅焦解衣伏鑕以諫也假令事涉黃門及中常侍諸曹必能如蕭望之請罷中書宦官沮困恭顯如束溼薪也假令事涉外戚必能如劉更生王章鮑宣輩排抑許史及王氏五侯以下使之不得干預機務濁亂中外也假令事涉戎狄卽令五單于入朝質子款塞亦必能如侯應請勿罷邊備關梁亭隧遠斥堠而於國家大計無致闕失也何者公仁而忠以直者也能以大誼抗使者於州里異日必能以大誼抗天子及執政者於朝此於其際

微之動天地感鬼神而捍國家非所為聲音笑貌者已予謹書之且以遲公所建畫者何如也

林中岡先生赴　楚藩紀善序

明興以來天台間多正誼明道之士而我中岡先生則又能世其先大夫尚書恭肅公之學漢所稱賢良文學不過也繇貢為縣訓再則為甌寧縣諭已而以憂服闋補新建又再則為我湖郡教授世所稱名博士特雝經校藝而先生來獨諰諰然以力行先其所面授手指大較倣宋

安定公遺意未必能盡如胡公所設科條而抑多有不舛且益於胡公者久之擢爲　楚王府紀善其寮貳以下及𫝊中弟子數十百人相與餞之苕水之上且請予文寵其行或按　國家近代故事仕之屬籍　王府者例不得他徙稍稍系歎低徊不自已先生獨捋鬚起曰　高

皇帝臣一四海所擘畫輿地北起大寧幽薊轉入雲中西捷秦晉南包滇蜀百粤下及荊襄汝蔡河洛齊魯之際瓜分同姓錯峙若繡又擇左右侍從及博選文學之臣出爲輔導官屬甚盛事也永樂後建議者始述漢之七國晉之五王爲戒故稍稍易置以迄于今以予觀之　諸王府輻湊帶縮固多名胄然亦以世遠疏屬諸輔導官間多不逮予倘能引漢賈誼董仲舒龔遂張敞故所匡救次第施行固可補過而明職也又不然楚控上游古所稱方城漢水今天下之名山大川鱗次相望也南眺九疑西通漢沔北顧彭蠡東連吳會予稍及曳裾王門珥筆兎苑其間如古宋玉鄒陽枚皐王褒之屬又不可以賦詩登歌托物效諷已乎第恐異日者囁嚅趑趄無以報　明天子萬一爾或曰先生之意殆遠矣遂書之

贈吳韞菴憲副序

韞菴吳公之守夫杭郡也以寛厚簡靜爲政商賈慶于市農懽于野博士弟子風厲于學宫訟者直賦者平御史及中丞以下書其最而以聞於　天子者數上頃之擢爲按察司副使持

節飭溫處兵備事而郡中縉紳大夫共爲詩文若干什以矢歌其事矣予以罷官久與仕路隔然亦數從扁舟入西湖尋天竺飛來諸峯之深而公亦數儼然過焉輒相與爲綰帶交間按公之治行大較竝採兩漢循吏之旨相後先矣予獨異其卓犖之氣有不可及者二故司馬胡公抱　天子璽書督兵海上其所躬冒矢石犯烽燧搴旗斬馘飛牒遣閒雖漢馬伏波唐李晟馬燧或其流亞也賊且沒而中朝之忌者讒者

麟文起　世宗皇帝抑獨憐其百戰之勞釋宥之矣而十餘年來有司猶欲按事摭拾不已適檄公勘公博采羣議不勝欷歔迺奮然釐功罪覈名實事率中寢又有一人焉故以鷙悍而隼擊者之材顯功名聞世且以甯成郅都呼之矣及以墨敗猶能以氣力撼中貴或往往欲骫法庇之監司亦不能不稍稍郄公獨拒而不受嗟乎之二者較之馮唐之白魏尚薛宣之守東海不過也異日者公且入柄政府所爲國家建

大議決大疑侃侃石畫褎然當世非古所稱大雅不羣邦之司直已乎或曰公盎然如玉恂恂然不勝衣與僂及扣其中則岸然熊蹲而虎踞雖孟賁不能奪之矣玆故中丞與御史諸執事之所不及知雖及知之亦或遺之不以書而他縉紳先生抑或類未能道之者予於是乎言

壽許少崖憲使序

少崖許公幼受尚書於周近湖先生所當是時公年方髦子時時過先生先生輒目攝之而曰若固小友也不當在弟子列且多儁才善屬文未幾公輒舉於鄉又數年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出爲南京尚書工部主事累員外郎郎中及潁州兵備僉事已而坐他構調爲霸州同知累岳荆德安守常州復調柳州暨梧州擢廣東南海道兵備副使公於是時以疾上書乞山歸而近湖先生所以尚書教授杭湖睦婺諸州郡間帷中多高才生明經釋褐者不可勝數然終其身執北面弟子禮而嚴事之者獨公爲諸生

冠先生數省試困阨不得第輒罷去家且落或櫟釜矣然公一登第來歸輒一割所繇中第金衣之食之一徙官來歸輒一分所服官俸田且室廬之其或不及來歸也甚且解橐中貲移書寄之公之仕數以才籍聲望間稍稍數奇或不偶然積日待次累官二千石方拖黄金被朱紱佩　明天子璽書出爲古連帥觀察使者之貳可謂重臣矣而公獨嚴事先生位愈顯所執弟子禮愈恭嗟乎公於此抑豈可以聲音笑貌

乎哉所存固遠矣予聞按孔孟沒而漢興諸儒猶能紹齊魯諸生之遺其以六藝之指轉相授受者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何師必對曰師事某師或中絀且罷而弟子位三公爵關內侯亦不敢忘所受經而師事之者之指故史特書而褒之迄今不衰嗟乎茲豈可以望於今之世乎哉公棄官歸而所嚴事先生者不輟也頃之公年六十而先生遣壻君莫生請予文爲公壽予竊謂公固漢長者其與

漢儒林所稱事田何以下者無異矣公多他治行烜赫中外爲世聞人然先生方遣壻君來予故不他及而獨以云云亦以風厲世之學士大夫所當嚴事其師者其禮固如此

張司訓述齋獎序

烏程縣學司訓張君述齋者　世宗皇帝時故春坊司直張公寅之子公繇御史以直伉名當世而君亦能世其家學砥其行以名吳中者也當是時君從州諸生後負雋才試輒前同舍生令少宰王公廷尉王公輩並君故等夷以文章意氣相翱翔聲籍甚已而諸公鱗次入高第內者歷金門上玉堂侍從　明天子而外者亦按節鉞開油幢爲世重臣君獨不偶歲晚始及以貢爲縣司訓嗟乎君若此非天之所以豐其材而獨嗇其施厚其德而坎壈其遇者乎然而其訓我長興也長興爲湖下邑予稍稍聞其以道自約而於以風厲諸生者其於少所世司直公之學與行無以異也未幾以憂去及其服

闋再訓我烏程也烏程爲湖郭以內邑予又稍稍聞其以道自約而於以風厲諸生者於曩所訓長興無以異也又未幾撫臺檄其賢而獎之邑諸生曹曾王世基蔡用德以下請予文爲賀予告之曰予非能文者抑豈能爲君重乎哉嘗聞胡安定先生之教授湖州也一時帷中弟子若孫覺劉彝錢藻范純仁錢公輔輩並能服習先生之教爲海內名流已而天子詔下湖州取先生所設科條以爲太學法著爲令而先生時

亦入爲國子監直講湖之學官於今稱春秋不輟也故歐陽公嘗表其行事曰禮部歲所貢舉半出先生之門其在當時高第不問知其爲先生弟子弟子之所私相稱述亦不問知其爲胡公也嗟乎抑亦盛矣古之師弟子所相爲愛者如此今張君兩訓湖中邑即安定先生所授學處然則生之所欲尊禮其師於以服習其教而顯其道得無探其遺事循其名責其大義而固有不必區區文字之請已乎生憮然曰命之矣遂書之

八大家文鈔總序

孔子之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世爲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顏淵子貢以下並齊魯間之秀傑也或云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文學之科並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焉何哉蓋天生賢哲各有獨稟譬則泉之溫火之寒石之結綠金之指南人於其間以獨稟之氣而又必爲之專一以致其至伶倫之於音裨竈之於占養由基之於射造父之於御扁鵲之於醫僚之於丸秋之於弈彼皆以天縱之智加之以專一之學而獨得其解斯固以之擅當時而名後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孔子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逸不傳而秦人燔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鼂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輩始及稍稍出而西京之文號爲爾雅崔蔡以下非不矯然龍驤也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文日以靡氣日以弱强弩之末且不及魯縞矣而況於穿札乎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序記碑銘頌辯諸什故多所獨闢門戶然大較並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後唐且中墜沿及五代兵戈之際天下寥寥矣宋興百年文運天啓於是歐陽公修從隋州故家覆甑中偶得

韓愈書予讀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古爲高而一時文人學士彬彬然附離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曾鞏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大音響緩亟雖屬不同而要之於孔子所刪六籍之遺則共爲家習而戶眇之者也由今觀之譬則世之走騕褭騏驥於千里之間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輟者有之矣謂塗之薊而轅之粵則非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謂文章與時相高下而唐以後且薄不足爲嚏抑不知文特以道

相盛衰時非所論也其間工不工則又係乎斯人者之稟與其專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則必太羹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陳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帶雲罍犧樽之設皆駢枝也已孔子之所謂其旨遠卽不詭於道也其辭文卽道之燦然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犧以來人文不易之統也而豈世之云乎哉我　明弘治正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豪雋輻湊已振詩聲復揭文軌而曰吾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黃初建安矣以予觀之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於古六藝之遺豈不湛淫滌濫而互相剽裂已乎予於是手掇韓公愈柳公宗元歐陽公脩蘇公洵軾轍曾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批評之以爲操觚者之劵題之曰八大家文鈔家各有引條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義所揭指次點綴或於道不相盭已謹書之以質世之知我者

文旨贈許海嶽沈虹臺二內翰先生

孔孟沒而詩書六藝之學不得其傳秦皇帝又從而燔之於是文章之旨散逸殘缺漢興始招求亡經而海內學士稍得以沿六藝之遺而轉相授受西京之文號爲爾雅其最著者賈誼鼂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是也魏晉宋齊梁陳隋之間斯道幾絶唐韓愈氏出始得上接孟軻下按楊雄而折衷之五代之間寖微寖滅歐陽脩曾鞏及蘇氏父子兄弟出而天下之

文復趨於古數君子者雖其才之所授小大不同而於六藝之學可謂共涉其津而遡其波者也由此觀之文章之或盛或衰特於其道何如耳秦以來操觚爲文章者無慮數十百家其間虎步而鷙攫不可勝數然皆譬之草莽之雄項籍陳勝之亂秦王郎隗囂之奸漢唐之藩鎮宋之金遼特擅兵裂土以相雄於其間而已而帝王之統卒不外屬區區孱弱之裔顧得以延其不絶者之如帶躬歷數而正名號高拱而議焉

何哉得其道而折衷於六藝者漢唐宋是也雖其衰且弱也不得而廢也不得其道而外六藝以興甲兵割河山項籍王郎以下是也雖其強且悍不得而與也本朝劉宋嘗拓門戸弘治正德間北地李夢陽攘袂而呼曰文在是矣倡者叱咤聽者辟易於今學者猶勦而附焉嗟乎間以之按六藝之遺及西京以來作者之旨然乎否邪得非嚮所謂草莽而竊者邪傳不云乎聖人沒而微言絶此予所以嘗私爲之絫欷而不能已也友人新安許君海嶽姑蘇沈君虹臺竝鏡志於六藝之道而得其深者也抱古之文後先崛起江以南今且聯珮於承明著作之庭於是作文旨以貽之嗚呼世皆以予騃且非笑之矣獨二君子以古之作者自信而不惑於流俗者也倘聞予言得無異同而領之者乎

贈桐鄉令傅巖高公考最序

春秋及漢以來以吏治聞者惟單父與中牟爲最然絶不聞近世所亟簿書哥聽斷摘奸慝鋤

豪右提枹鼓設游徼恣愎鷙競朴擊以爲聲名而已也傳記所書而載之者獨彈琴與狎雉兩事焉耳予竊思之琴與雉去今聲名之吏所馳騖者何啻奧與薊而千年以來風流逸調所播之詩歌垂之竹帛尸祝而俎豆之者於今不衰豈非其愷悌之德博易之政有所深入乎其心浹於肌戢於髓而固有出於世之耳目所相高而以馳且騖者之外與桐鄉令高公傅巖者蜀之大雅之士也繇大行人左遷累官至此予家

若上去桐鄉特一再舍語所謂棠之茵相錯者公之抱琴而過也予雖不及數登其臺拊其宮與爾之奏而邑之人所歌公之陽春白雪之曲朝且夕於吾之耳也公之露冕而郊行處予雖不及隨公單車所嚮其雉雊之狎與否予不能知然鬭邑之父老兒童所攜壺漿而引竹馬舞而遮於其左右者殆無遠與近也問問之無不人人歡且呼曰邑之茂宰也嗟夫公其古之單父中牟之遺者乎今之聲名之吏所馳且騖者

公故恥之而愷悌之德博易之政公固有所深入乎桐人之肌與腎而百年之下尸祝而俎豆之者當以祠春秋而不絕與茲且滿三年撫按藩臬及郡二千石並最公之治行以聞而博士李君某以下移書來屬予文侈其事予非開於文者特辱公之知深且邑之吏民所共口碑公之德政而嘖嘖不置予故次第其言而書之者如此

荊川先生稗編序

荊川中丞公沒予過毘其家訪其遺文間得公所為左右編與文編稗編者之序已而督府胡公宗憲則梓左編予覆之蓋按春秋戰國以來傳記而纂之者然其傳記或甲乙相互見而公則並按名氏而裒系之或傳記所不載而公復自他書旁采之況一切出於故本幅裁句裂甚且字飣而非由公之手自摹畫者故其書多訛與複而無次也已而門弟祭酒姜公寶則梓文編予覆之亦按春秋戰國以來為紳學士所著

之書及其碑銘序記書疏賦頌牋檄誄冊諸文抑亦上下千六七百年間可謂勤矣然竊疑其遺缺數多即及撮而錄之抑或未必盡合古作者之旨也頃之予姪一相復得其所梓公稗編者僅什之三已而復得公所嘗三脫手稿者而稍稍葺諸兒弟及他友人合校凡什之七而終始之刻既成予覽之躍然蓋公生平所最鑱刻者六經所欲以經世自表見者六官故其系相考次為獨詳然六經所研者理也六經所不能

盡公則條次之以諸家之學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横曰雜曰兵曰農曰圃曰賈曰工曰天文曰曆曰地理曰理數曰術數曰醫曰道曰釋又次之以文藝曰史曰詞賦曰文曰書法曰畫曰古器曰琴曰射曰奕六官所攷見者治也六官所不能盡公則條次之以天下之人曰君曰相曰將曰謀曰諫曰政曰后曰儲曰宗曰戚曰主曰官曰倖曰奸曰篡曰封建曰鎮曰亂曰夷曰名世曰節曰俠曰隱逸曰烈婦曰方技末復終之

以曰吏曰戶曰禮曰兵曰刑曰工梟或管公所次諸家最爲龎雜農圃以下不必零及賈工甚且牛經魚經木經之屬術數以下不必零及讖緯太乙六壬星命甚且雜占日夢巫相之屬所次文藝書法以下亦不必零及畫與古器射奕之屬以予考之易曰聖人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曰觀乎鳥獸之文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夫謂之萬物之情則天地之間由跂行而喙息而蝡動甚且一草一木一瓦一礫

其微眇之至未始不本之天地之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卽如所謂諸家之龎雜而或相淆亂予固不能必其盡無而亦不敢遽謂其並醇乎道然要之探賾闚幽庶幾古所稱博物君子者特存乎讀之者何如耳公不云乎善學者由之以多識畜德不善學者由之以溺心而賊德故公亦自名其書曰稗編稗編云者蓋按莊生所謂道在稊稗而言之而不敢自謂識其大者有以也惜乎公之編次雖勤而所自爲折衷其至猶

未之考見云耳豈古所謂有志焉而日不暇給者乎然較之唐宋以來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及章氏山堂考索諸書什且百之矣覽者當自得之

刻漢書評林序

凌太學巽擁先大夫刑部員外郎藻泉公所手次諸家讀史記者之評屬予序而梓之已盛行於世矣世之搢紳先生嘉其梓之工與其所採諸家者之評或稍稍概於心迺復促之并梓漢

書爲一編工既完復來屬予序之予覽而評之曰太史公與班掾之材固各天授然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矩矱勝惟其以風神勝故其適逸疎宕如餐霞如嚙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讀之解頤不已惟其以矩矱勝故其藻畫布置如繩引如斧剸亦往往於其複亂龐雜之間而有以極其首尾節腠之密令人讀之鮮不濯筋而洞髓者予嘗譬之治兵者太史公則韓白之兵也批亢擣虛無留

行無列壘鼓鉦所嚮川沸谷夷迺若班掾則趙克國之困先零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嚴什伍飽餱糧謹間諜審嚮導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其動如山其靜如陰攻圍擊刺百不失一兩家之文竝千古絕調也然其間創述難易負自不同太史公則剟去史氏編年以來之舊窠起門戶首爲傳記且以一人之見而上下五帝三王數千百年之間故其文已散亡而所聞易汩所自表見者固多而其所蔽且舛者亦時有之班掾則僅起漢氏非其里巷長老之所傳習即其甲令耳目之所覩記況武帝以前則按史記故本爲之表裏夫既綴其所長而避其所短而昭宣以後則又有劉向東觀漢書爲之旁佐羽翼其際故及補其闕遺而懲其固陋此則兩家者所值之異也然世之讀兩家者於史大較數而於漢大較疎太學君博蒐諸家之說及先大夫所手授者竝鐫引之諸家間有醇疵相參於班掾之旨或合或不合者君竝櫛而釐之故

君之所自疏者爲獨多予雖不能遍讀諸所鐫引以印可否而太學君抑可謂勤矣雖然僕猶有一說焉先輩嘗有考史漢異同者予竊謂古之善相馬者於牝牡驪黃之外而善讀古傳記者第亦不當於其區區句字幅尺之間求之苟能於其同也而特察其所以異於其異也而又善悟其所以同而於兩家之所爲風神爲矩矱兩相抵掌處合併而觀之斯則謂之今之伯樂氏亦可也予獨嘉之以請於世之搢紳先生之

有識者云

五嶽山人後集序

五嶽山人後集者沔陽陳公玉叔所論著而以授我於茗上者也公一日走千里使囊所刻若干卷且移書而告坤曰予少以文章自娛然自先秦及漢西京以下無不得其似所最劌心者若賈太中誼若司馬太史遷若淮南王安是也時時數爲摹畫亦時時數沾沾自喜故所刻前集大都本此王廷尉歸尚寶兩公嘗爲予品畫

而序之其所稱述亦大都以此已而予稍稍棄去竊以爲文章者所當天地間日月風霆山川疆域昆蟲草木之變而繪之成象觸之成聲者也彼賈太中以下或得其解耳恐不必如故所摹畫爲也於是時予之文譽日以起世之請文者日以衆所當濡毫臨繪而應者日以棼且不給故未嘗一句一字摹畫賈太中以下而抑未嘗不一句一字鼓鑄賈太中以下即或類與否予亦大都不以之次於心而絓於眉睫也或漫矣又告之曰君今之韓歐也其爲我序之嗟乎予非閒於文者豈敢當韓歐哉予又安敢附王廷尉諸君序公之文乎哉然公所自謂近且不欲爲摹畫不欲爲沾沾自喜而獨以天地間所當繪而成象觸而成聲者以爲文章之旨此則幾於道矣殆公所自得者之至而前集與後集間或相及不相及恐於公亦不能不以之自譽也予未之面公聞公之年尚當其於道也日以勤異日者之以文名當時而傳後世蓋有不特

今之聞人所稱述而已者噫予雖不敢當韓歐然公之所云或韓歐氏以來未墜於地者之一綫矣予爲公書而序之者如此不識公謂然否

贈梁少謙教授吉安序

傳稱孔子以其道教授諸弟子鄒魯之間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四方之士輻輳而至焉及其沒而百年後猶相與翺翔闕里世其皮弁俎豆大射鄉射之學而登堂誦禮者不缺也已而又得孟子泝其遺響而紹明之戰國以還漢微寖

昌雖經秦人坑燔之餘而其教不衰吉州者今之鄒魯也歐陽文忠公以來文章節義之士彬彬矣正德間陽明先生提戈其地首揭良知二字以為赤幟而鄒司成公守益聶司馬公豹歐陽宗伯公德羅司諫公洪先及他名賢稍稍振起於是時海内之士霧沓飆集而至若百川之注海焉斯文之旨煥然若日星及陽明公沒帷中之士故以高弟稱者項復相繼零落殆盡闕里之風或少衰矣玆者梁君以教授吉州過焉

梁君者撫之質行君子也其論我烏程也故以忠信孝悌之道褆其躬而數共諸弟子折衷乎六藝之至不特世之師儒之官區區簿書卯酉而已者撫與吉為同鄉譬則鄒魯龜蒙嶧山之壤所相齒而錯者也君以鄉之後裔木鐸乎其間上泝孟軻氏紹明闕里之旨而為之振響焉吾雖衰且耄抑願為之傾耳以聽也已

白坪先生詩序

古有言曰詩言志又曰志者心之所之故詩三百篇其所列之為國風雅頌者非特后王君公卿大夫士所歌之闕庭奏之宗廟可以徵天地感鬼神即其田野里巷婦人女子竝本之性情心術之間發諸咏嘆淫泆之際神動天解而得其至者也漢魏而下猶有存者顔謝庾鮑以來共相與稍心鏤腎諧聲攷律其言益以工而詩之所從來者稍稍陵夷矣天寶大曆而下其所為音節之微幽眇之旨譬之孫吳之兵部曲什伍勾聯擊刺逾玄逾微變化錯綜然於古者因

心為志發志為詩彙之所謂神動天解令人讀之而懽者舞蹈悲者欷歔或僅僅矣近代搢紳山澤之士競相摹倣刻畫故其以工而馳驟大曆以還者什而二三然或非由中之情發之為無從之言語所謂優而叔敖者之衣冠句而富裝者之璣翠或亦什而六七纍纍不絕也桐鄉令高君函其父白坪先生所為詩者授予予伏讀之為古體近體絕句歌行若干什大較先生材由天授束髮登朝即與世之名流相倡和或

視草省中賦頌宮闕或宦轍四方嘯歌山水解綬以後所共田夫野老騷人墨子宴酬淋漓採筒分韻者日無間於近代之摹倣刻畫固有所不屑然於古之掐心鏤腎諧聲攻律一切音節幽眇亦時時相符合又未嘗不川呼而谷應者何則先生之心澹以遠先生之風澤朗以邕嘗聞古之好書而臨池裂繒濡髮噴墨人或目之爲顛且癖而於中神理顧自湊泊也由此觀之先生雅好詩而其胷中所自得則固有出於詩

之外而非世之酸餡所得而及者故不必詩之工而亦自無不工予固知有讀之而一唱三歎者已令君屬予序予非間於文者獨愛先生諸什似於古者詩言志之初不相悖若世所競氣格韻折蓋有不暇論者謹指次如左以遺採風者之錄焉先生名世彥字某內江人嘉靖壬辰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學者稱爲白坪先生云

贈武康令梅磐山公徙奉化序

武康令梅公以治行聞且按故事所待　璽書之召者久矣頃之忽聞御史中丞暨巡院並飛章以疏之　天子大略謂公之材譬則干將可以截虹霓而薄日月者第無令試之險邑爲也而奉化者枕海而邑其地以蚌蛤爲利其俗鷙以獷獨武康令梅某多彊幹請從武康令令之諸搢紳大夫所雅從公宴遊者共爲祖之茗上坤觴而前言曰公茲行也其將移故所令武康者而令之哉抑他繙也嘗聞三齊之間多武健而秦之一切督責之後民不勝其法矣曹相

國系過之獨問蓋公蓋黃老言其道貴治清淨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而舍蓋公焉齊稱大治嗟乎彼言之微其去吾堯舜周孔之道特髮也公得無厭予言乎哉聞海上多異人其有龐眉野叟拄杖而出如蓋公者否乎有與無不可知願公下車首採故曹相國所以訪三齊者於以弓旌乎滄波之間毋沾沾乎以令之所以治武康者自喜也

白華樓續稿卷之八

白華樓續稿卷之九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翙卿編

序

賀邑侯鑑池李公膺封序

按國家制京朝官文七品以上武五品以上越三載例請　天子之璽書推恩所生父若母幷及其妻無論最與否弁命則三品而上爲大父母三命則二品而上爲曾大父母間際國家

有大慶則又朝受命而夕拜恩者外則藩臬郡縣之吏苟非越三載與撫按使君所論其最以聞雖有龔黃卓魯之聲不以及而武弁間則始襲職時或例署後則稍稍闊絕矣無他內則地邇而易渥外則地遠而難徧此搢紳介胄之士所以獲則榮不獲則系欷太息譬猶雨暘之澤際天所覆而陰崖之卉往往隔絕其勢然也予李侯鑑池公之綰縣印綬而過歸安也五年于茲矣撫按使君所最其卓魯之治行以聞者三且四例得請　天子之推恩如制而按公之世將家子聞先公故隸蘄州所爲千戶侯即如仲兄某繇翰林庶吉士出爲給事中例不得以七品而推恩所生以故僅贈先公爲武德將軍而母夫人則引所竝先將軍者之階封宜人矣侯之階與給事中等故例不及推先將軍與太宜人而　天子所賜璽書也特封侯爲文林郎幷贈某孺人與封某孺人而已當是時邑之父老及他搢紳先生竝謂侯起州縣吏蓋於制

所不易者共歌而榮之邑博士陳君某等闔帷中諸生又從而盛供張以入賀之遣奐生人豹王生應芳來請予文侈其事侯始聞之若色喜已而復低徊久之蓋恥所請者僅及身與兩孺人而先將軍與母夫人猶未之及也茅某廼前席而颺言曰諸博士弟子之所侈者淺矣而侯之所獨引低徊不自已者抑末也竊聞古君子所貴者立身行道揚名於世以顯其親制所推恩者得之不得曰有命我輩胡得席國家制以

為侯慶也間按侯之治行不特襄撫按使君所
最而已異日者列　天子之左右為侍從出
則佩　天子之璽書與印為國家建萬里勳
外以鎮邊疆内以翊社稷吾不知於古所稱立
身行道以顯其親者何如也豈特先將軍仰如
侯之大父母與曾大父母而上其所按國家之
制生則衣霞帔珮明璫没則加封號復墓原銘
之非彝列之旂常而國史所書而闡之後世者
殆綿綿乎未艾也衆覩而躍然曰唯唯予於是

次第其言而書之以系侯革帶錯衡之間

歷朝文選序

歷朝文選者予友姚海屋公所故宜讀春秋以
來而戰國而先秦而兩漢而魏晉而六朝而唐
而五代而宋元及我朝諸家之文而錄之者也
凡三百四十九首刻既竣屬予序予非知文者
間讀公所次凡例大較公所自好絕不以世之
耳目所嚮者為軒而抑不欲以古作者及所冥
輯者之旨為案故其上下二千年間佳兵者錄
析道者錄遊俠者錄詭辯者錄豔情者錄湎酒
者錄憤咽者錄夷曠者錄忠而湛身者錄叛而
飛檄者亦錄言之出於仁人莊士者錄其或雜
之以狂猶而謔謔而叱咤者亦錄代不必先秦
西京人不必班馬盧賈聲不必黃鍾大呂調不
必商彝周鼎特其言之感乎情惬乎心合之乎
機杼而公所自為解頤處輒為之蒐而入之又
從而鐫評之且南宋以還下迄近代公之中所
蹀括特多故公亦自云司馬韓歐及蘇長公以

下不得不嚴其他則稍稍寬假以備諸家然則
公之好古雖切而其所從而恕也蓋有自矣嗟
乎孔子宜讀古之詩什殆三千及其芟去而僅
存之特什之一或猶疑其不免鄭衛之雜焉甚
矣非獨立言者之難即如次而述之亦所未易
也噫今之人試以桑間濮上之音而絃而歌之
謂非國之風而山嫗里婦之所各言其至者乎
予謹書之以復于公且以弁所刻之首公名翼
字翊卿少負儁才而善文章貢為廣濟令別有

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張少拙翁幷孺人雙壽序

客有鄭生某甯生某過予草堂伏地而曰予兩生者廣德州博士弟子員也而予州之貳張公某於漢所稱循吏不過者公以明經貢然多彊幹材適州刺史員缺者州事其於州之利弊及一切巇呰狡黠嚚獷悍與夫夥結難治處公竝爬搔而鋤之又從而宣鬯之於州諸生則又躬爲譬經術校文章而督訓之按節使所書其賢與能以聞於 天子者歲且再州之里巷老稚無不人人呼曰吾父母也無不人人願請國家如漢故事卽移署稱眞而無路也已而又膝席曰公之材若此抑繇其父守拙翁能世少師文忠公之教方其起家公卿後輒奮流俗恥紈綺甘菁約其所鑱躬砥行有儒生所不能而公獨能之其所抗宗族睦鄰里禮寒士則又往往採古鄉先生獨行之遺而稍稍醞釀之間有他少年刻鏤侵軼公又不以校濡忍而謝之故

郡二千石數聞其行概大都類漢長者檄而召之而鄉飲於學之宮而其母王孺人又卽故禮部尚書王公瓚家之女抑亦頗以故所遺簪珥圖史之舊而櫛之闈帷者也竊惟公故抱異質然出而習其訓於父守拙翁入而習其訓於母王孺人者則又章章如此傳不云乎古人之祀川也先河而後海石慶所以躬數馬之勤者繇有父也羊續所以矢懸魚之清者繇有母也茲且竝以春秋高年七十矣聞其鄉之諸子弟共倣古者豳風七章之遺而以燕養老或歌而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歌而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予兩生而下則頻年所嘗師事公公所帷而督訓之者也敢不附其鄉之子弟後而稱觴前壽也乎故願乞一言以獻于嘉兩生所匍匐而請蓋卽古者年之貴乎天下之義也而廣德州於予湖爲東西壤州之人所口晝張公之治與行大較與兩生合予亦不勝嚮往故綴其言而書而復之者如此

貽劉戴菴令瓊山序

瓊山者海上所䳘蛤蜃魚龍之宮以爲縣故隸珠崖而漢賈君房所嘗疏請于朝而棄之者也其地饒齒革珠璣龜貝翡翠而富然亦阻山而與黎齒相錯故世多晝剽軍興者之忠往陽劉君某者予監試南粵時所錄士也其訓我湖也以忠信敬讓稱頃且補瓊山令而諸博士弟子員共爲供張苕水上請予文以寵其行予酌而告之曰唐柳子厚之剌柳州也世嘗以其善文

章多材指且柳去中國萬里而憫惜之者頗衆也已而子厚獨能不夷其土與皮弁俎豆之化與土之人相揖讓柳於今號多材賢焉予覽韓昌黎所碑羅池而尸祝於其土者迄今耿耿也劉君者讀其書想見其人得無與之相爲後先而伯仲其間者乎聞先正丘閣學以來瓊山詩書冠帶之俗稍彬彬上國矣願君益鐫刻奮厲務毖 明天子之德教吾將移文賀君之得且以併弔君房者之失於以慰子厚者何如也

贈羅少府仰齋序

世之所稱豪雋倜儻之士入而仕於朝往往謂不爲宰相必爲諫官傳所稱得志是也其次在外則莫若郡縣蓋以郡二千石卽古大國諸侯裂千里河山之間以爲治而縣亦稍稍比於卿大夫之采地而食也屬古者分土分民之近得以提印而專城於其際以䳘其賦訟刑爽福慶利澤之權所謂其職專而澤易流也故詩有言曰民之父母其所轇轕而難則界河山之錯壤

而貳且參於其間上之不及專其郡下之不及專其縣其所職者大較以其地鑄山煑海椎埋剽刼以爲奸特援枹鼓列游徼相與蒐而薙之蓋所謂介乎郡縣之間而不得以專其郡縣之職以媚乎民唐宋以來鈴轄諸司是也今 明天子特採撫按所疏烏鎮者隸兩省之交而諸郡縣之游手少年互相[illegible]以爲窟煑海剽刼之寇無日無之殆無提印專城之施而獨切枹鼓游徼之患而諸郡縣之壤齒相錯又或數

以不相鈐轄爲贅疣也於是改故所稱添設舘
通判而特授以同知并給之印曰浙直分署若
曰諸郡縣間並共所及便宜施行云耳然於時
特草創於吏民間猶獉而斫視也銅仁羅公來
下車輙訪利病獲故所草竊蕉浦之間者若干
人次第收縛之後故官司所統戍卒舫艦兵糧
堠及他所關略而窒礙處並釐而爬之芟之又
適地方歲侵民飢諸所煽而嘂者公又從而髡
之震撼之凡公以忠信之行廉白之操與遠近

吏民相爲招徠者四三載脣公所後先施行雖
不及世之郡二千石與縣大夫之分土而分民
者相露見而勞來吐哺於遠近而公之澤抑巳
鬯矣撫按使君所書公之賢與能而聞之
天子者三湖之吏民矜其政且疑　中朝他徙
者之命或旦夕至而又惟恐其去之亟也聞某
月日適公懸弧之辰相與爲酒前壽而里中諸
弟子徵予文以賀鹿門山人茅坤聞而系之言
曰公之年僅艾按古者養老之典猶不得仕珍
從叟祝之列而公方翱翔王路盍壯而仕也二
三子奚爲遽引世所誇詡者以佞也然公之澤
鬯於里之遠近則公雖非專一郡一縣爲職而
父母之者勤以至矣豳風之詩不云乎爲此春
酒以介眉壽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諸弟子
夫旣父而母之抑可以是入而滕席也已或曰
然於是書之以壽于公且指次公所於今有司
之難爲吏業者而公獨彰彰乎如彼也

壽督府近岡吳公序

泰罷侯置守來天下之名都絕徼重關列鎭數
出天子之卿及列侯將軍按節鉞飭戰鬭以塡
之世且某布海內矣其間開疆拓土搴旗斬馘
以顯功業於時者不可勝數然皆不以稱而傳
記所載獨羊叔子之塡襄陽也以輕裘緩帶風
流文物晏然以自媚於江漢之上甚且吳之人
亦忘仇而擁戴之其所碑之峴首銘之竹帛而
祠之州郡者於今赫赫若昨日事也異日平吳
史官猶不欲以盡與杜元凱而特揭而書之以

推本於叔子之身後焉嗟乎此其際微矣他所出塡者率相矜奮以名而叔子獨以其仁名特電之爍而仁則海之釀焉耳邇年海上軍興浙且多故矣我近岡吳公奉　天子璽書而過也忠信倜儻多大度不喜功不炫名海上之烽燧不至而公抑得以採羊叔子故事幕府油幢之間約文書遠斥堠其所稱輕裘緩帶風流文物若將與羊叔子千古相照耀焉吳越諸州郡將吏第文恬武嬉歌詠　聖朝而已州里間不

聞狗吠之警也豈傳所稱古今之人同不同而公固今之羊叔子歟且叔子以平吳不世之功遺之身後不膺爵土不列旂常也今固幸海上無事藉令如故時所稱搴旗斬馘而上公之度抑將有所恥而不以居者歟甚矣公之仁也甚矣公之仁庶幾叔子也秋八月十五日公之懸弧之辰也傳曰仁者壽予不及膝席稱觴上壽特按羊叔子之以其仁而民到于今歌之者以獻

賀俞定所公擢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序

宜興定所俞公之爲台州理也治行冠江以南而諸按節使君所數最其賢與能以聞於
天子者七頃之擢爲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客或以吏部世所屬淸且華者之曹也而南則散地也譬則驅千里騕褭歷塊過都者之材而羈且食之內廐云爾予竊不然　聖祖百戰而得
天下而定鼎于茲周之豐鎬漢之鄠杜唐之渭南宋之洛陽在焉非特我　國家天造草昧車

書輿圖城郭宮闕西接江漢南控北粤北枕淮濟東望扶桑固在掌股間而所當燕磯牛首新亭石城六朝以來帝子王孫名臣碩卿騷人墨客名緇道流之跡往往棊列星羅點綴煙崖霧壑者之深予舊從吏部後行罪南省其以簿書吏人之散數共二三寮友攜樽罍賦招隱者日且暮也甚者歲時伏臘淸明上巳或告休沐則又稍稍與傳記所稱不顧尚書期者是已聞古之仕好飲者則請守酒泉好丹砂者則請令勾

濶公固漢東方執戟唐賀監者流也獨不曰避世金馬表請秘湖巳乎公之材於吏業無所不宜而其性資特澹宕夷曠殆所謂身入乎市朝簪紱之間而其氣則之乎麋鹿薜蘿之叢者巳公聞之而色喜曰予猶乎白頭翁與母在竝春秋七十矣予家相去僅數武倘及御鑾輿載之都亭語所謂出不忘君入不忘親蓋庶幾乎古之北山之什與捧檄之義而兩適之者客曰然遂書之

浙江鄉試錄後序 代作

萬曆壬午秋八月巡按御史張某奉　天子璽書監試事校　國家制比吳越諸州郡之士而三試之獲九十人而錄其文之雋者二十篇以獻屬予序之末簡閒桉吳越畫江綰海以爲國而春秋以來闔廬勾踐所當霸諸侯列冠帶其以會盟車書之盛與晉楚爭衡也舊矣司馬昔以後風流文物爛然江左及宋南渡迄我明興遂擅海內大較今　國家歲所合諸北直隸及十三省之士試之南宮而以進於　明天子之庭者什二三焉予嘗適錢塘登會稽及泝漢太史公司馬氏所吊禹之遺烈其所當山川之吐吞風氣之磅礴且干斗薄虹霓非特古所稱一都會而已也故嘗按吳越之上公子札范蠡言偃以來世多聞人即如今諸生所挾冊以試于有司者言人人殊予删覆之其言冠裳則似禹之南會諸侯而執玉帛者萬國其言鞭風叱霆精光四射則似歐冶之干將莫邪其言

倩麗青蔥則似西湖剡曲其言澹宕縹緲則似鴈宕赤城其言滉漾無垠則又似東望扶桑北眺碣石而鮫之宮蜃之窟以相波濤焉猗與美哉洋洋乎誠所謂大國之風而諸士子之飈翔而霧湧於朝者有以也雖然予竊有一焉茲諸生所言也即古者詢事考言之初也獨不曰乃言底績巳乎言也者文也仲尼不云乎文莫吾猶人也迺若績也者則所以體之心見諸行事於以發之乎立朝而涖官臨民爲也他不[illegible]引

即如我　國家劉公基章公溢葉公琛宋公濂
王公褘始以帷幄訏謨文章典禮翊戴我
高皇帝草昧之際者當與商之萊朱周之閎夭
等其他戡亂定難身扞社稷則于公謙仗節死
事欷歔嗚咽則方公孝孺孫公燧抗聲直諫死
且不避則章公綸張公寧正色率下大雅不羣
則商公輅謝公遷道貫天人功蓋華夏則王公
守仁抒忠發姦彈壓中外則胡公世寧理學淵
懿領袖士林則章公懋陳公選其他名臣碩卿

後先鱗次屬望儒紳者不可勝數斯皆吳越諸
州郡之產先民之考鏡也斯皆所謂考古而底
績而黃鍾大呂與日月俱遠者也爾諸士子所
沐　今天子聲明之化十年于茲抑亦深且
遐矣得無上探公子札范蠡而下之流風餘蘊
下按今　國家劉公基宋公濂輩百年勝述所
相與銘旂常垂竹帛者互爲烜爀熠燿已乎唐
陸忠宣公贄之知貢舉也得一昌黎韓愈而唐
之文崛起八代之衰宋歐陽文忠公修之知貢
舉也得一蘇軾而宋之士通經博古爲尚史官
書之於今播人耳目耿耿不磨若昨日事茲則
爾諸士子之所以　負有司而於吳越之山靈
欻光而流潤也茲以御史監試事者之所以報
稱　明天子而予黨百執事亦稍稍古者拔
什得五之遺而少追皐夔也爾諸士子其謂然
否是爲序

浙江鄉試錄序逸而不刻

萬曆壬午歲大比天下之士浙江巡按御史張

某千里馳使者函幣徵聘屬予校文事予不勝
躍然喜蓋聞吳越諸州郡之雋逸奇崛也舊矣
未幾覽邸報稍稍聞兵變中外籍甚則又稍稍
惶怖不能無戒心已而前行又稍稍聞御史按
節而戢　天子且勑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僉都御史張某疾馳而至下車之夕又適他游
儌者嘯聚焚刼特張甚於時恊心圖謀即日戮
首亂散支黨衆隨以定比予入境諸州郡閙文
恬武熙烽燧不聞古所稱車書輻輳而翕然向

風是已予竊歎　國家銷禍萌斯慶澤抑綠其
措置得人如此已而御史按故事嚴棘闈戒近
警飭百執事以游徼於外又飭百執事以肅將
於內提調則屬某某監試則屬某某而予輩
之後先至也屬予某暨某爲考試官某某某某
某某爲同考試官明日進提學副使劉某所最
諸州郡士之秀三千七百有奇而三試之予輩
按經分曹而讎其文遵　國家定制得九十人
而錄其文以獻予三覆之大較其言理道則剖

六籍參三才而折衷於聖人者之至喟然歎曰
豈禹穴故所貯圖書者之遺也抑亦言偃所故
豈逾淮蹈濟北學於中國而得聖學之精華而
南者與其言辯古證今鑿鑿中名實按得失洞
筋濯髓搯心鏤腎而可席諸施行者非特世之
剽塵言組淫辭而已也又歎曰豈吳公子季札
所嘗歷聘而觀十五國之樂辨小大徵存亡抑
亦伍胥范蠡大夫種而下所共闔廬勾踐與兵
創伯於以改其斷髮文身之舊以之抗上國而

虎攸中原者與不然抑亦諸士子所被服先民
野老之教迄今國家嚮明之化垂二百年于茲
故及風行海流刊其華而茂其實與頃者
聖天子採言官聳文體飭功令詔下所司以求
海內之士屢矣今御史所裒諸士子屬公車上
計偕下之可以決南宮上之可以對大廷仰副
側席之懷者彬彬矣予不自揆復諗之曰嘗聞
傳稱平原君合從於楚思得文武之士二十人
與俱且十九人而無以滿也毛遂前自贊曰倘

處之囊中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出也爾諸士
固吳之干將莫耶今幸選而處之囊中矣異日
之脫穎而出其能耿虹霓薄日月剸犀兕截蛟
龍抑彰彰然能如毛生所請已乎衆曰唯唯是
舉也御史某既矢志所司而都御史某首嚴姦
萌次揆文教巡鹽監察御史李棟聿持繡斧丕
闡風聲戶部員外某工部主事某南京戶部主
事某又各以使事至外則有左參政某某而左
布政使某右布政使某暨某某雖他徙及遷官

以大晉所謂分勢於外者也以兩厰入賀
天子萬壽則某某某例皆得書故以書

浙江鄉試錄後序 係重作不及刻

萬曆壬午浙江鄉試事既竣監試事御史張某遴故額解其士之中式者九十人而錄其文之傳者二十篇以獻復屬予序諸末簡予不自揆爲之言曰夫所謂中式者特有司所操尺度以繩天下之士云爾　國家罷隋唐詩賦其所爲經義則按漢西京以六籍之門戶起家所爲四

書義則總之以宋程朱氏表章學庸語孟之遺而論策表判則又雜採歷代分曹署局考試之法而折衷其至者也　國家所轄南北直隸及十三省歲按子午卯酉而羣其中式之士以升之禮部者餘千人而浙所獲什之一焉明年則禮部羣所中式者而覆試之以入於　天子之庭大較三百而羨而浙所當亦數什之二焉無他司馬晉以還詩書冠帶半屬江以南吳越州郡間彬彬乎古齊魯矣雖然予不能[illegible]焉

戶諸士予黨所共按有司之尺度而日夜刻腎鏤心而求之者然謂其非古六藝之遺與漢氏以來諸名家者之至固不可也謂其竝漱古六藝之深與他按漢氏以來稍稍言言相印心心相授受亦不敢也甞聞伯樂過冀北而冀之馬無留良焉今浙之鄉試所當　聖天子之臨御者午且再矣茲舉也謂其非浙之俊髦而前所當卯之比子之比與酉之比者之留良焉固不可也謂其遂能盡浙之良而異時所爲酉之

比子之比與卯之比殆未易得其當焉亦不敢也孔子不云乎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甚矣世道之降風氣之澆辭之枝某日以繁而孔子之聖猶且不能不失之及門之高第而況於今之世乎況於予黨之猥陋者乎監試者之衰次若干人而責之　天子殆屬予黨以伯樂之知而飾爾羈勒爾轡銜翦拂爾鬣鬣以待　明天子之內廄將附世之飛兔騕褭歷塊過都者之馳且驟也

遲之以十年二三十年之間無論後先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與否衆且指而曰某也歷侍從以經術名某也歷尚書郎及給事中御史以伉直名某也出綰州縣印綬及郡二千石以循吏名某也秉鉞塞垣及他重地以方鎮名某也出將入相翊戴日月以古之方叔仲山甫名甚且時之盤錯棼結則又以漢之諸葛武侯亮唐之李鄴侯泌名斯則孔子所謂言與行之合也或又稱之曰茲則浙之某科所錄士也予嘗固

與有榮也倘遲之以十年二三十年之間無論後先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與否衆且指而曰某也佞某也詐某也以寵賂敗官某也以狎邪骫法茲則孔子所謂言與行之睽也或又訕且詈之曰茲則浙之某科所錄士也吾黨亦與有辱也嗟夫聽其言也予之事往矣其得與失也不可追矣觀其行也則世之公議要之百世之下猶凜凜者其得與失也爾衆士得無深懼乎哉是爲序

浙江壬午武舉鄉試錄序 代作

國家越三載則分比兩直隸及十三省詩書六藝之士而文試之以升於南宮已而又各引內外所籍將家子及州里控弦之士而武試之以升之大司馬制也萬曆壬午秋八月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某既按故事文試之錄其文之最者九十人以獻矣又再越月復按故事籍諸州郡所隸而武試之得三十人以併獻焉予按吳越諸州郡間其所稱彊弓毒矢介馬而馳或不

如秦晉幽薊及三齊之跳盪而至於挾孫吳韜鈐之術以上下翕張其間則翩翩乎來矣無他風氣之南北各擅其所至以相雄故也然予竊有一言焉蓋隨風氣之南北而之焉以之而各擅其至者特水土之習焉爾然其忠義所奮以之敵愾一也獨不聞吳之先故嘗有吳王闔閭及將伍子胥輩所嘗以佽飛水擊之士困越駭齊而與晉悍公嘗抗中原者乎又不聞越之先抑嘗有范蠡大夫種所統君子六千人渡江而

西爲三軍以肄吳而卒以亡夫差霸上國者半
卽如嘉靖中葉始諸倭奴之內犯也引烽列燧
海上鼎沸矣　朝廷徧徵天下之材官宿將以
當之猶不能蹶其一旅已而　天子震怒令
提督諸司竝御羽檄專募土著不二三年間而
金婺衢處諸所擁山谿礦之夫攘袂以出海島
遂平甚且頻年將校挾之而閩挾之而薊於今
海內之稱嫖姚而力戰鬭者必曰浙兵嗟乎此
非鄉之故所習爲紈綺而輕裘緩帶於其閭里
者乎予故曰特存乎忠義所奮者何如耳宋人
或言曰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
麤材而其以策試中者亦皆區區章句無用之
學予獨不然謂天下熊羆爪牙之士盡出於武
舉固不可苟謂天下熊羆爪牙之士不必出於
武舉亦不可唐之李郭宋之宗劉諸名將可驗
也語曰拔十得五茲三十人也苟及人爲奮袂
以報　國家而什且獲二三焉諸有司固可以
復今　明天子矣是役也監射官則某某考

試官則某某例得以按故事而次名氏以書之
者也故併書是爲序

沈氏族譜序

近溪先生繇貴池令乞山來歸也手爲譜移書
告茅坤曰予家世五代以前不可考宋藝祖初
諱文德者起家錢塘安溪之北數傳而諱秀者
贅爲楊王沂中壻沂中者所嘗從岳武穆王飛
提兵荊楚間以戰功累大將者也秀故倜儻多
大略而又以壻楊王家故累貲鉅萬田園陂池
狗馬之富甲邑中又數傳至進贅於溪之南全
氏生子曰榮積德累仁而富益饒榮子二曰顯
曰順順卽予父故嘗補布政使司掾而以文無
害稱者也及予以嘉靖癸卯中浙江鄉試稍稍
以詩書之澤潤其身以及其族矣竊悲族故無
譜予於是倣宋歐陽公脩及蘇公洵所爲譜譜
溪之南凡六世譜溪之北凡九世而族之支庶
頗可次第已然又以歐蘇兩家譜第譜其世系
而已而族繁且遠則其冢多而碑碣或無考矣

考之……官猶古大夫掌邦典書而作以其族也於
是……之以世系祖先所披草萊之門戶長厚之
澤……流苗裔不可忘也於是次之以世錄世德
傳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音聲而况貌像
乎或存或不存而子姓之祠春秋不能不紊歟
低廻也列冠裳而其僅存者猶什二焉於是次
之以世像至於累世銘傳與縉紳大夫及騷人
墨子所共以文章詩歌之什相贈貽唱和處爲
子孫者不可不知也於是又次之以世章茲則

於歐蘇二家譜之外予別自爲機杼者如此予
少從君遊君之文且遍海內矣能獨無一言桂
於茲編以托之家乘乎坤伏讀而題之曰竊按
小史掌邦國之誌奠世系辨昭穆蓋言諸侯卿
大夫之世也而太史公之撰史記特採世本然
三王而上猶多缺次漢魏以來宗法廢而譜牒
之在江以南者其爲著姓鉅族僅僅若晨星矣
其餘中州及河南山東西諸州郡所遭兵革百
戰處大略燬沒流失已善乎君之所自序曰於

草木技藝飲食所嚮猶不可無譜也而况於學
士大夫所自出乎古聖人所稱自仁率親自義
率祖茲編也可以昭百世已

採風錄序

吳江故稱江以南鉅邑然其地枕五湖之水而
魚龍爲宮故數亦多水災爲患故縣令以賦不
辦罷及杞上徐公之紹印綬而過也適中丞乘
傳部署按擊邑遠近洶洶公入涕洟出而撫餓
者篚野死而無葬者於路中丞色沮輒罷擊邑

遠近歡且戴而間徵予文以贈之矣又二年湖
復嘯夜半水溢月城郭八尺或九尺而強室廬
倉庫牛馬什器與老穉男婦之漂而沒者殆萬
家公於是特爲之疾首嚬額以出吊於郊毀服
臧膳以勞來於野又從而飛章告變於郡二千
石及中丞以下所諸按節使者之庭甚且伏地
過慟而不能起亟爲之請蠲發賑勸分弛征散
櫝埋骼日夕匍匐廢寢食其所最洩於民之心
者當　天子溥賦之詔所嚮也公按邑之被

災爲上中下三等而以例錮者緩征者旬日間徧召邑之父老而躬爲部署而均之故時里胥出沒者之患並爲擯去於是邑遠近稽首帖服雖稱瘠甚而無復怨咨之聲矣其他省文書汰囚繫簡詞訟譏盜賊招流亡與一切撫循惆瘵之政大都類此已而邑之縉紳先生與博士弟子及他山澤之能言者往往共爲採其行事以歌謠諷頌於野或爲裒而梓之邑金生某某某輩來請予一言以弁其首予喟然歎曰公何以早譽之至於此也我知之矣民之情與上之政相爲噓吸吐納也如響當其虐則讐撫則恩譬之天地之氣至則草木茁而百鳥和鳴氣閉則草木落而鳥爲反舌而無聲此於其間天動神解雖古之監謗市倿而不能售者子產之令鄭也始則毀之再則頌之上之人豈能切而强之聲音笑貌乎哉予湖人也於公之所按之封齒相錯故於公之載星所出入處採風而聞之也獨詩春秋不云乎士傳民語予故於其請也不

能辨而著而題之曰採風錄系之以言者卒如此且爲書以告公曰古者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由今觀之異日者畏壘之衆所相與採溪澗沼沚之毛而俎豆之於其土未必不自今日始也然詩有言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子產之賢而猶毀者半頌者半倘持有終之懼茲則公之所以令聞無已也不知公謂然否

羅少府仰齋公還山序

世之仕大較郡縣之長有分土有分民而有提封專城者之重方其操印綬南面而嚮其人而廉且仁也懸魚之潔挾纊之澤森然而方行於涖官臨民之間而世之耳目不能亂丞貳以下則半屬提職半屬俛事長外雖聯珮比袂若鴈行然而內或顧指氣攝傴僂脂韋卽其懸魚之潔挾纊之澤有所不能專職而遍施於其下亦有所不能專職而遽信於其上其勢然也其長而論好惡持博大者也則丞貳間提職之外猶

無他忌不幸剛愎則席權而怙威易以燮險詖
則卻曲而睚眦易以傾其於寮貳聯珮比袂而
進也甚屬鞅掌枝柱而不便者蓋蛍聲之室家
矣楚之人有兩娼焉有一人則不特粉黛簪珥
之飾而已而儇倩脂澤雖雖然疑於古之窈窕
者爲也而楚人之寵而悅之也從而私之以床
第私之以莞鑰情也有一人焉則粉黛簪珥之
間固已懸矣而又倫佷而懟直訑訑然疑於古
之磡磏者爲也楚之人不察而憎而怒之也甚

且恣之以奴隸恣之以譴謫亦情也然而儇倩
脂澤人也彼第盡其婦之柔順者而已而非必
盡爲狡以妬也其倫佷懟直人也彼第不能盡
其婦之柔順者而已而亦未必遽爲罪且禦也
今也楚之人一則以其窈窕我也而進之矣一
則以其磡磏我也而去之矣其進也楚之人愛
有所獨昵也固幸也不能強其所愛以例施之
於其磡磏者也其去也亦楚之人憎有所獨蒙
也固不幸也然亦不得指其所憎以分譴於其

窈窕者也世之仕路而當郡縣承貳之用其所
謂鞅掌枝柱大都類此知此則我仰齋羅公之
獲譴也有自矣方其承貳我郡也六年于茲其
所煢煢然持廉與仁以庇湖之吏與民不啻若
嬰兒而湖之吏與民亦諰諰然擁戴之不啻若
慈母兒其胸中坦洞絕無城府即如寮貳間萬
無他軋而熒惑者頃聞中朝計吏治以酷坐之
褫其職以去嗟哉湖之縉紳大夫下及城市田
野之民無不錯愕而參欷者豈嚮所謂磡磏者

楚人間嘗搆而去之而非其罪也今且移其所
以怒楚人者波我公與抑公拙於宦彼所爲懸
魚挾纊之概固在也能以之施於其下而不能
以之信於其上與又不然今　國家甚明盛公
卿大夫竝屬典刑頻年按節使者矯然海內人
豪矣何耳目之亂之至於此也要之天地間倏
焉日星倏焉晦冥故有幸不幸已君子幸則得
志而聲施不幸則爲蟬蛻爲龍蛇徜徉於山澤
之間務匿其景而逃虛屈原不云乎蟬翼爲重

千鈞為輕公議之頗也久矣聞公家𧰼郡其歸而過湘水也倘貽書者之湘纍或從汨羅間訟上官大夫輩之讒而繼之以泣以予所措言丞貳云云者抑之爲疑兩相唔兩相騃然以笑固不能不惘然自失也

望雲遙祝序

望雲遙祝者武康縣學諸生某某某某所共爲司訓郭先生望雲而祝母夫人之壽因以請文於予者也其言曰先生少以文行名之閩州也傳矣其以貢而分訓我武康非特世所稱區區校文雙義科條升散而已也數内以忠信潔白之行提其躬而外以道德學問之方佐其教訢然古庠序之遺以磨礲我有數十人我有數十人無不人人解頤而嚮風者又言曰不惟是也予邑博士員故無署縣事者間有之亦必首屬諭先生特訓之右而已然而忠信廉白道德學問之懿粹然邑之耳目弦誦間故縣令入覲或他徙或從事省試員缺諸父老輒以其賢白之郡二千石郡二千石輒以其賢上之撫按諸臬諸司數及綰縣印綬過之一切簿書筦鑰風紀刑獄無不人人口頌無不人人願稱道者第母夫人春秋高先生既以道遠俸薄不能迎侍之邸舍聞其諸生語及唐狄梁公循望白雲故事往往低徊久之未始不累欷太息而泫然以泣也茲且年八十矣故予諸生並其從雒中載拜稽顙佐先生稱觴遙祝然而邑之諸父老聞之亦轉相告攜幼穉抱壺漿傴僂蒲伏於其庭而先生或欲拒之而不能也古者孝子之至立身行道揚名於世以顯其親嗟乎先生宦遊千里外不及問寢問膳視嗄視噎色養其間然而士與吏民所環嚮若此抑可以覘先生立身行道者之風概庶幾古之孝思者已予雖衰然故嘗官採風使者之後不忍逆諸生亦不忍逆諸父老於以次第其言而書之者如此

白華樓續稿卷之九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贈烏程羅侯文洲考最序

世數稱兩漢郡縣之治多循吏而地節黃龍之
間尤爲最蓋士之人承材循然聲名數出黃金
賜爵璽書甚且爵關內侯以風厲衆庶故於時南
陽潁川東郡渤海而下或以溉田或以種樹

書或以治盜書而史官列其遺事載之竹帛垂
之至今間考孔門羣弟子卜商言偃仲弓季路
輩各以其材出宰諸侯之邑者不可勝數大較
並以仁心質行爲愛於時而及考弟子列傳或
逸其遺事也至於宓子賤之令單父爲首稱於
今所可攷見者獨琴臺焉耳嗟乎琴特一絲桐
也於今之吏所務獄訟賦役何啻越與蒯而千
年來其人已往其曲已散而流風餘韻猶爛然
故宫遺址之間而不沒者何無他仁心質行之
徵可以開金石質鬼神非彼之一時材智聲名
之吏所相矜且奮得而同之者予烏程羅侯文
洲公今之郡縣間所稱仁心而質行者之一
也惟其心之仁故於世之所苛察相尚而刻轢
吏民者不忍爲惟其行之質故於世之所役詐
多飾而外慕名策者亦不欲爲鰓鰓爲潔已媚
民四三年來絕不見其作好作惡與夫競且伎
者之政沾沾自喜其間其以內由縉紳學士賢
良文學下及田野里巷輿臺廝卒之賤無不歡

然呼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於乎侯於南陽
潁川而下之條次而書不可及然抑可謂單父
者之近矣撫按使君所書其賢與能者四且五
茲以三載所考報政於 天子予故知不日
內召不爲諫官必爲御史漢故時所爲黃金璽
書關內侯者之爵殆非今 國家制而異日者
史官之書侯之抱琴而過處其所以系湖之陽
春白雪之思而與單父之琴臺相照耀者不知
其何如也予故書之以侯採風者之錄焉

贈張九山擢河南按察使序

萬曆戊寅江陵張公來叅我浙藩出守湖曁三載　天子擢爲福建按察使以行諸搢紳先生其帥長老送之郊其所口書公之守湖狀言人人殊大較按公綱紀諸州郡懾姦宄禁訟鬭省繇役厲風俗嚴游徼竝世之彊幹之吏所共奔走而輻輳而抑亦世之持節使君所數其書賢能以聞者歸安茅坤獨猥纓正襟而言曰予大夫所校舉者公之涖官之概也而非其不世

之業也頻年來湖之諸州縣所困於洪水者數矣公下車首問民疾苦飭諸州縣吏茲繕堤明年復水溢堤所獲捍而以免者什二三公又按圖經及古傳記所載於是單車徧度諸山澤間以武康則首直宜畦諸州之水所衝其上流也而長興縣縮震澤南界以西烏程縣縮震澤南界以東百八十里間所至七十二漊則其咽喉也澤殆腹也公以武康不可首抗宜畦之飛流也所患特險塘於是周廣堤岍甃之以石約數千百尺不崩不嚙遂迤以導之徑清而出而歸安而烏程而長興所當七十二漊淤泥障流處甚且勢家鉅室壅之爲田瀝之爲宮沼公竝鑿而濬之而咽喉以通又明年諸州縣水稍稍溢亦稍稍瀉遂以瀦湖之腹不爲災當是時湖且故以頻年荐饑什室而九罄往往掘草根者樹皮而食飢且道死者相望而他有司或不敢聞也公朝聞即夕戒按故事飛章撫按諸使君涉旬而下涉旬而上請有司按籍而賑者或累月

公不勝嗚咽不及飛章上聞輒勅諸州縣即日檄召餓者聽賑餓者過今諸州縣亦不必按籍賑特覘其眉餓者攜老幼而赴者如流水諸州縣又活十數萬人事且竣然後拘檄待罪撫按諸使君也諸使君或錯愕不詒呼乎畢鍔之所疏議於宋汲黯之所矯節於漢上下千餘年間不再見而公毅然獨行之若疾雷若矯龍非其忠誠惻怛之至可以開金石孚豚魚顧能以令之有司之所後持節使君之所不及聞而遂以

身抗之哉予故曰公之不世之業古之名二千
石不是過也異日公之柄政中外共所稱豐功
偉績或未量然而按今日之事太常之銘史官
之書與夫淛之吏民者之尸祝而俎豆之茲則
所可一一指畫而傳者乎故余之言以遺採風
者之錄且以併要繼公者之輯其遺事也或曰
然遂書之

吳江令徐仁菴拜獎序

吳江阻太湖之水而縣屬江以南最然頻年水

溢其所漂田廬無算縣瘵甚負 天子額租
累數什萬亦屬江以南最前縣令及他督郵並
隸罪去於是大中丞公持節乘傳躬行縣且部
署長吏以下也當是時縣遠近洶洶侯懼無以
關說爲也於是條次故所漂之殺等者與其中
戶或可他轉徙而辦者令稍稍入首以謝中丞
公而遍檄故所漂者因首而逆之郊又戒縣以
內並罷市弁括餓者與野死者伏于道中丞露
冕過之泫然泣下霑襟也明日對長吏以下絫
欷低徊不自已輒戒行遂爲議賑於是縣之故
負者與餓而流亡者率數十萬人並及晏然免
榜笞脫桎梏相與斵樹刈草而就食予適過縣
封以內扶老攜幼所共口頌侯者遮路也其他
治文書肅吏胥懾姦宄勦豪右省詞訟蒐盜賊
並按古者十二荒政之遺而節約其槩云嗟乎
侯豈今之令乎哉頃之侍御田使君行按國家
故事及孜侯歷俸月日或不及期例不得書賢
與能以聞之 天子也特檄而獎之而邑之

貳屠君及諸生金志孝輩來徵予文爲賀予適
掀髯抵掌囅爾而笑曰嗟乎茲豈足爲侯賀乎
哉予閒視侯侯固漢所稱茂才異等也詔不云
乎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其令州郡察
吏民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按侯材指異日者
當爲國家建萬里勳也竊謂田使君第所按月
日以書於他縣長吏則可於侯則固當籍古之
茂才異等者所稱於以別爲飛章以聞之
天子云耳顧安得㒸㒸然鴈行魚貫之舊而已

哉予以縣之吏民所爲口頌侯及縣之貳與諸生所爲侯請均之誼不能嘿也故爲文如左然亦以田使君循牽故事卒未得如漢詔所稱予之私猶不能無尺寸之憾於其間也

西蜀平蠻錄序

西蜀平蠻錄者錄今司空確菴曾公按節西蜀時所平都蠻諸疏而疏所不能悉詳其籌兵者之詳則以載之檄文次之批中次之紀錄又次之管閫之間所上執政者之尺牘下諸將領分道

者之軍籌而終之以蜀之人士所碑且頌公之功者也嘗聞兵家者共謂北虜爲最悍西南夷次之間按傳記所載冒頓以來漢之衛霍唐之李郭宋之張韓劉岳其他一障一壘之將亦稍稍或及喋血虜庭俘虜左右谷蠡名王貴人不可勝數若西南夷則諸葛武侯之困孟獲以下不一再見何也蓋北虜所恃者習騎射擇水草擁帳數萬其至也若潮汐其疾戰也若風雨及其覆且敗也則亦若山谷之崩已故臨之以智且猛者之將猶及時時爲功若西南夷則地險天塹深箐飛崖鼯鼯猿狖之所得窟而宮而熊羆虎豹之所不得而憑且攫者他不暇遠引即如我　朝二百年來十有一征而天順成化之間大司馬躬提枹鼓兵二十萬僅及破其外壘而已然而師且逾年叛不旋踵方奏凱論功於朝而羽書又尾而至矣無他其勢然也我曾司空之秉鉞西蜀也獨能不數月之間首之以破凌霄次之以破都寨次之以破雞冠嶺又次之

以破九絲而數百里間世所蜂屯蟻引之穴公一朝碁畫而戡定之何哉間嘗攷公本末其所按古兵法者七然其所不易及者二而又世所不能際者一劉公顯者少起戎伍諳嚮導習緩亟力戰鬬蠻所懾伏也久矣特其跅弛之氣言者數訾之公首揭之執政請得許留地方以功覆過其按古兵家者之使過一也兵莫患於權分而令不肅況劉公顯橫被汚口之後稍陵夷矣公獨推轂而授之無分主客士漢官兵悉聽

節制軍中一切竝屬勞書不以遙制其按古兵家者之專閫二也故將部戍父殺於蠻語所謂不共戴天是巳方其以罪褫職公且引而副之卒之名位相壓兩情不乖其按古兵家者之和將三也蜀之戍兵堪用者少獨上官斧効忠一枝與之齒相錯利害相迫公席而用之斬馘數多其按古兵家者之選鋒四也蠻與安氏世相賊殺萬一職其深入也引兵內躡可外狼奔軍不可測公特移文貴州繫其兩相聯胝之罪而

禁輯之瓜分其部彼無內顧且感且奮併力效死其按古兵家者之連帥五也按往時大征監兵諸司竝文學大夫特按故事若郵傳耳公於時諸司而下分道將戰悅漕飛餉斬關奪隘無不人人奮袂而前若將家子其按兵家者之治衆六也首破凌霄則門戶撤矣及都祭則羽翼蹋巳而再克雞冠梯攻九絲迅若飄風勢同破竹且酋王以下次第就縛其按古兵家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而攻瑕屬堅七也然此特將之

練軍情習地利搗虛實審後先猶[illegible][illegible]及之至於公之一心一氣下車之日誓不與此賊俱生故時所共以興師問罪爲先聲以招降納款爲結局而以論功行賞爲勝算者竝爲抹去故神鬼效靈山谷震駭其不可及一也一切軍輿督將領屬戎行中號令嚴賞罰操十萬之衆如一人由心膂而頭目而手足凡以平定地方爲期初不以首虜爲功以鼓盪將士爲先而不以咸名自擬其他審彼巳肅什伍亟名酋戒殺降

還俘虜卹陣亡破陰黨撫敵餌廣間諜防奔逸振旅之日氣如時雨殆翩翩乎古名將者之風其不可及二也至於內則元宰張相公席

聖天子之知而爲之抒策謀於上外則大司馬譚公倚執政者之知而爲之佐行間於下牋奏所馳應如轉圜其所遭逢千載一時趙克國之所繇以困先零裴中立之所繇以平淮蔡未之或過者此其所不可際又一也予故讀公所上前後諸疏固巳覽睹大較然而從中機宜刺又

如絲之棼必紊之檄文而批申而紀錄而尺牘而軍籌而又攷之以西蜀士人者之所碑而頌然後一切軍輿如指股掌也於乎盛矣哉然則公之動名銘之鼎彝播之竹帛爛然聲施與日月俱遠者蓋匪偶矣按浙西僉事許公一德即以集縣令故嘗從公治兵蜀中而以知兵聞者也故能次公平蠻本末者如此屬予序而傳之且以遺他日國史者之錄云

趙氏家乘序

趙溧陽抱家乘若干卷告予曰按史記世家予趙氏之先與嬴秦共已而叔帶以下數傳及春秋之衰趙武子列為諸侯故公族支庶散而之四方而世多聞人然迄今千五六百年不可追已宋藝祖起尺伍有天下太宗繼之而曾孫諱扈高宗而南故家蘇州此則於予為十五世祖承簡者封安定郡王其子求年由秦州防禦使也求年之子漲以京西北路招撫使由蘇州徙蕭山次子璠又以鄉進士授四川鹽課司提舉

始及首為譜而又三世而諱仕申者來贅于杭仲子諱善者占籍于仁和某里仕申猶及歸葬蕭山而善以來世葬鳳凰山之麓迄予祖若父並祔焉予春秋祠而合之僅獲支庶三四十人而間按提舉公所譜及合宗韶公諱文鋙者之重修甚且予孫龎維互紀而名矣無他絲詩書之澤衰而歲時宴饗不合故也予第進士令溧陽以忤當世坐罪廢不及顯稱聞道莫大於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合族中世以來宗法穨

而譜猶及其告朔之遺也予於是上採古者錫土立國之始於是按提舉公所譜而以安定郡王為始祖再則按宗韶公所重修而以蘇州徙蕭山者為大宗又由蕭山徙仁和者為小宗今且五世矣此則予元所令再為譜而以名趙氏家乘者之略也由安定郡王以前而祖功宗德載在國史予不必後為詮次由京西北路招撫使以下或仕或否其所以簪纓相世者稍稍零落間或以貧出後他姓而罪成矣此固予所悲

愉而亦不敢厚爲諱而必以之校而書者蓋以
示實錄也嗟乎予之所爲乘若此而子大夫以
文章名當世其能爲予冠一言於其首以爲後
勸乎鹿門山人茅坤讀而題之曰其文直其事
核不虛美不隱惡古所稱太史公者君且有之
而三王而上世本之敘殆又彬彬矣時萬曆八
年夏六月十日

贈邑諭何曉山赴臨海序

穆宗皇帝來臣下建言州縣學官所司第讐經

校藝而已無他刑獄泉貨簿書筦鑰不必盡如
有司例除授且祿故薄或不能攜家爲遠遊不
如隸故鄉州縣便　制曰可以予觀之豈特地
里之便否乎哉古者先王盛時庠序學校之制
徧天下其所署學官並屬鄉大夫之有德行道
藝者爲之師故其教也以鄉三物其或不帥而
糾之也以鄉八刑及三年大比也則又自其鄉
大夫之所書其賢與能者而賓興之以獻于王
蓋師授者不越乎其鄉則其所羣弟子也並其
比閭族黨之間而其所躬提而教之也本之孝
友睦婣之行而所以察其風氣習俗敬業樂羣
與否而馴擾之也又皆其父兄長老得以耳濡
目染而朝且夕焉故其教也易行而其爲化也
深孔子鄒人也而教於魯孟軻鄒人也而教於
齊已而齊魯之儒以習行稱雖以秦之燔且坑
也不廢焉此其所由來者遠矣何君某予婺州
忠信篤敬之士也其訓我歸安也越六載君之
言若不出口行若不勝衣而其所與羣弟子朝

夕相磨切大略皆其父兄長老之言而以之身
其教者非特世之區區讐經校藝而已也故羣
弟子亦敬其而父事之予以鄉大夫後數過其
宮與之遊見其息深深往往低徊歎息不能去
嗟乎數年間羣弟子之所鹿鳴而賓興者翩翩
乎鵠峙而鵬騫矣國家制雖不及以古鄉大夫
所書者之權屬之于公而謂其非出服君之教
不可也今且徙爲臨海諭臨海者予鄉故所稱
多德行道藝之士而方公遜志陳公選輩卽古

之所稱鄉先生之最而以高節逸行聞者近復得一人焉予友少司寇敬所王公是已王公爲今海內名流其所攸當哲學粵州與豫章也大略皆本孔孟之道術而身教之其所風厲粵州豫章之士於今猶耿耿若目見焉嗟乎臨海於婺州爲齒錯壤君以鄉之才且良者而教於其鄉復得古之所稱鄉先生如王公者倘能師弟子而師事之書曰斅學半吾知天台石梁之間彬彬齊魯矣

浙直分署紀事本末序

烏戍者界浙之烏程歸安桐鄉秀水崇德與南直隸吳江之間而六縣之壤齒相錯况南則襟海之北枕太湖近者七十里遠者百里通煮海之奸稍稍出沒於此且縮錢塘姑蘇之脊所當商賈之航闔與而漕江淮者亦咽吭於此人煙輻輳環帶數千家物聚則繁利聚則爭而其地多椎埋剽刧之姦自古記之矣漢以前掌故散逸不可考而唐德宗間常遣將軍馬燧屯戍於此故稱烏戍又或爲烏鎮云其他稱青鎮者似無據或曰烏戍之東爲青墩故西爲烏鎮東爲青鎮間按崇德誌青鎮舊隸崇德縣近始析之爲桐鄉宋時嘗設官監鎮設都酒務入元則又改設巡檢司設都稅務司此則唐以來大較也及明興則以地之隸歸安烏程者屬湖州隸桐鄉秀水崇德者爲嘉興而吳江縣則又屬南直隸爲　天子畿以內邑郡縣官司不相攝而其故時椎埋爲姦者往往西蒐則東奔南擊則北竄巡徼者與逮者稍越界則鳴金擂鼓相乞結甚且白晝梃稍相賊殺羣而嘯聚而格鬭則虔邸曹濮略相似矣故鄉大夫施副使儒嘗疏其事于　朝請以五縣之近壤而齒相錯者別劈爲一縣城而治之詳見公疏稿中已而戶部請下其疏浙江巡按御史六縣之長各自私其壤不欲割而吳江縣則又非浙江巡按御史所轄而繩畫者故特議爲添設督捕館建通判一員仍隸湖州夫通判之官不甚重而特以隸湖

州則歸安烏程猶其下邑也他縣之長與吏民往往與故時相等夷一切文書勾當於故時無以異而通判之抱檄而過撫按藩臬而下且以其官爲贅疣也他委署者鱗次而至矣數十年來雖其以賢能稱者多而及按日日奉職茲土者少公廨之設特郵傳而已已而員缺議罷廨亦燬萬曆元年適萑盜蜂起於是督撫謝公巡按蕭公復會議改設府同知而又以六縣者浙與直數不相管指而使也請於　天子天子特給關防曰管理捕盜鹽法當其官階已稍稍重而　天子又特賜之關防鄱陽劉公治來首爲區畫燦然舉施矣惜也未幾病且革今羅公斗適以　天子之簡命至公故持廉又多幹局以公署不敞則無以壯威稜也於是爲之議擴舊址游徼不廣則無以嚴蒐擊也於是爲之議添哨船將領不設則無以統什伍也於是爲之議置哨官役非土著則無以時緩亟也於是爲之議募土兵藝不訓習則無以擅技擊也

於是爲之議廻校武兵缺資斧則無以久尺籍也於是爲之議增工食汰非疏通則無以均公私也於是爲之議處鹽課一二年間公奉　天子所擇材而使者之初而公之材又譬之干將莫邪剸犀兕截鵠鴈往往中窾理一切指揮大者斧斷細者繩引而鹽盜屏跡矣外史茅坤曰故時施公所請　明天子縣而繕城者雖未建施行而羅公所當分署者浙直人較則章章可睹矣公懼往者無牒而來者無鏡也於是屬予次紀事本末如左其他則條載于後

壽李太宜人序

太宜人者予歸安令鹽池李公之母而烏程令文洲羅公則於公爲同年以太宜人春秋高時且七十矣屬予文以賀太宜人趾不踰序言不越閾予何以爲千里稱觴前壽竊惟古者彤管所載太姒以下予於春秋得之魯文伯之母於戰國得之楚將子發與鄒孟軻之母於兩漢以還則又得之丞相張公湯京兆尹雋公不疑功

晉范公滂潯陽令陶公侃參知陳公寔咨翰林學士歐陽公脩之母古以來所稱母子之間爵相貴而道相成者所由來也舊矣予不能知宜人然聞宜人少事先將軍武德公公以盛年沒而太宜人獨能以母道從其身捍其家手世所藏書而授諸子長公雅宰列州將有聲而仲以下翩翩乎騕褭騏驥之材並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拜夕郎參名藩爲世聞人矣而我令季公來以弱冠之年出綰印綬於此四三年間

所以詩書愷悌之旨而與我邑者綽綽乎老氏所云治大國若烹小鮮不是過已嗟乎先將軍沒而世如帶矣非太宜人抗古者彤管之訓以督教之呂後裔振家聲若此何以能爾即如天挺生賢抑何以伯仲叔季矯首鴈行也語不云乎月明則星輝川澄則珠潤予於諸君子所後先翔翔顯聲實於時抑可以覘母氏之聖善與曩所稱文伯諸母相等夷予殆將前爲滕薛而舞蹈也已羅公曰善遂書之

江山覽勝圖序

江山之勝必於異人乎憑之以發其奇崛崒律夷曠幽渺之靈又必善文章與詩歌之什者而後奇崛崒律夷曠幽渺之觀得於斯人乎摹寫雕刻與寄藻繪以傳也不然譬之除崖之卉秪自春吐而秋耀焉耳予故嘗按傳記所載五方之遐陬絕壤姑置不論即如予吳越諸州若孫興公之於天台王右軍之於山陰謝康樂之於永嘉李供奉之於天姥蘇內翰之於西湖何可

勝道也其所賦歌諸什於今令人手而誦之未嘗不杳然神遊而目眩者廬陵李徵君泰華公殆豫章間異人也或謂其少以善文章名南州然數試數窘不及中有司者之尺度行且按國家故事齒貢于朝矣非其好也輒棄去肩一瓢囊一劍南涉洞庭吊九疑眺南嶽祝融七十二峯之深將求所謂羽化者之丹以自老矣頃且以其子廷尉君左遷出諭我桐邑也於是復東遊入浙浙故多佳山水而嚴光釣臺以下若前

所稱天台永嘉諸勝並屬透迤襟帶間也聞徵君瓢劍所嚮或徧或未徧所歷必移幕亭截鷄夷盛酒以隨酒酣耳熱輒仰天嗚嗚長嘯而歌所賦累若干什盈篋矣行且治裝以歸予友胡山人求善繪者爲江山覽勝圖一卷以紀其事幷請予言以弁其首嗟乎予於徵君未之面然誦其詩想見其人傳不云乎願爲執鞭也予竊慶浙中諸佳山水因得憑其人如徵君者即之詩歌之什以發其奇崛萃葎夷曠幽眇之觀而

予又竊自慶得挂一言於其末斯亦予於諸佳山水抑可謂勝緣也巳異日好事者必傳傳必遠當不至於同陰崖之卉相嘲且唁而卒以零落也

賀烏程羅侯文洲公赴召序

羅文洲公之令我烏程也五年于茲其以平易近民而民故戴之與古中牟單父毋相遠鄉宦於其給由也載之贈什矣頃者吏部按臺諫闕員例疏治行之最者以聞　天子且檄召公

歸安茅坤閭同郡湖中諸縉紳先生餞之苕水上而告之曰古之賢豪所謂得志而聲施者上惟宰相其次則爲諫官以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而言行道亦行也予獨曰宰相者握天子權以一四海而諫官則人從而持衡其間故處中外一體之時易而私相其間之時難漢唐田竇牛李之間紛紛矣惟宋真仁則執政者李公沆王公旦下及韓杜富范也故於其時孔道輔歐陽脩輩爲諫官上殿面折吁咈成風熈

寧元豐之際執政者王荆公安石下及章蔡倏焉車輔倏焉脣齒也故於其時鄭俠蘇轍輩爲諫官或黨或忤如耳如茶即如我國家亦然宣廟之時三楊執國葉盛諸君疏無留行巳而南陽以下羮衮相懲弘治夔龍煥若日星正德嘉靖震霆㗛明三十年來分宜華亭新鄭江陵諫垣之間其所出入内外殆猶乘游徼而列戍郵者今　天子春秋多歷年所二三元老甚屬明盛雝雝穆穆協德同心昔人所稱衿恩譬

席刑獎徼利權樹威名相與諂諛訛訛以簧同伐異於其間譬則日出而煙之消氛之㓕也已嗟乎公拜夕郎入瑣闈而珥筆鳴珮其間非所謂百年一時已乎公之令烏程也外不假赫赫之聲而內多悶悶之仁吏民懷之若挾纊然茲公之行也予竊謂公於時不必懷異同之猜嫌得以輸蹇諤之論思退食委蛇絕無覬覦異日史官之次諫草公尾孔歐而下或及[illegible][illegible]翩然大書特書不一而書且以賀公之言行道亦行

而其慶殆與竽相等也

陶氏族譜序

太學生陶君彥冲同博士弟子員天漢抱族譜過草堂且按圖而曰陶氏世系繇吾長沙公侃以彭澤令潛以來支庶半天下不能散繹而十六將仕則由汴州扈宋高宗而南次嘉興此則爲一世祖而家金橋者之始也四傳而爲九十一將仕則以某而分徙會稽以某而仍守金橋而菊隱君則某之子多慷慨大略萁圍義云而以取元人於阜亭之北事載浙誌中此則尤顯祖而家鳳湖者之始也又再傳而七世惟一則爲東支稍長淡怛義則爲祖宅支有子二一爲孟生則以家傳忤　高皇帝死詔不得收收者勒戍此則貫誠戍遼陽者之始也一爲安生此則下宅者之始也然貫誠少負奇氣既以身赴父難晚且來歸散家財結賓客征役捐之其孫澤與濟又從而世之而陶之詩書冠蓋甲郡中矣其他子鏈則留遼陽而鎰劈而爲港西支

鎮劈而爲西莊支此又瓜分而各自爲始者也澤以下贈御史楷之後再傳爲按察副使儼三傳爲大理寺丞謨其他儒俸及九部輩或繇貢或繇鄉進士累累不絕濟以下椿之後再傳而熙又再傳而爲鈞松之後一傳而按察副使煦布政使照棨之後一傳而煒贊吳江而予大父遠父銳亦舉鄉進士至於予兄弟坤瀛輩茲則又爲吳江者之世而再而三而四者也金橋派諸支流苗裔可概睹矣又伏而曰古者諸侯謝

大夫之世竝繇宗法故其族不散而秦漢隋唐以還則宗法罷而并其世牒江以南勢家年望猶或半存半亡而其他則寥落殆盡此歐蘇二家之譜之所以作也予家食指其由金橋而鴈湖而吳江近千人其他徙會稽及遂陽亦略相稱然則支庶既繁而名不諱而不相睹識者什且八九其占仕籍顯名當世者諸子孫或得按國史及州郡誌時時考見其他菊隱而下諸以節俠名者世相次大略互見墓銘及像贊贈什中蓋古者漢三老萬石君之遺也君焉得不爲弁一言於其首於以俾我陶氏流風蘊義稍及附君與日月俱遠乎予兒縉婦阿鄉進士銳之女而彥坤之弟也彥坤則又翩翩不羣大較有菊隱之流風者予故義不能辭謹爲綴次而書之者如此

郡侯成吾熊公考最行序

秦罷侯置守來惟兩漢吏業爲最盛間按傳記所載南陽東郡穎川渤海之屬其所施行次第不同大較竝由仁心實行以務近民而已我國家宣德弘治間猶有此意近代以還世之士大夫數競綱畧亟疾以爲威而非必皆出於心之仁爬搔慢鷙以相高而非必皆出於行之質甚且外持倚貳以下如束濕薪內以奔走翕張於按節使者之庭與其左右耳目所嚮如仰块堤予間視之聲名日以奕然起而其封以內則耗焉如鼎之沸矣獨我豫章熊公不然方其始下車埜而貌之固知其爲仁心實行之君子也四三年來一切簿書筦鑰之間特厭世之綱畧亟疾以爲威而孳孳然於吏民之罪麗也特原之又從而末減之古所稱不寒而栗者今且盎然若穆風也非特恥世之爬搔慢鷙以相高而恂恂然於吏民之情智所不逮特燕而有之又從而曲覆之古所稱故作見知者今且夷然若或汚車焉亦可也於倚貳間譬則琴瑟祝敔之相節宣而已而一切愛憎不以與也於按節使者之擁傳而入與其左右耳目者之抱牒而[illegible]

譬則浮雲飛靄者之相夷猶而已而一切突欃不以與也公之仁心質行因其天授而世之漸摩於其仁恍擇於其質者不以令人喜亦不以令人怒日惟見其行所無事而吏民之相與擁而戴之殆猶魚之依乎水鳥之依乎木而有低徊不能自已者嗟乎若公者非歐文忠公脩所自除者乎方其尹開封也適包孝肅之後故所爲鋒鍔威稜以倜儻當世者公並撤去人上或援包諷之公輒曰凡人材性各有長短用其所

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或不逮問按公視郡大略繇此令且以考最行撫按以下並疏留之而僚貳陳公輩屬予撰次張其事予告之曰公固兩漢良二千石者之遺也所至或恥爲赫赫聲而所去令人思然則較之孝肅之與文忠其所以流風餘韻播當時而傳之天下以至于今不知其孰得而孰失也

題戡定弘勳冊後序

戡定弘勳冊者浙吏民所擁戴督府峼崍張公戡定戍卒及游徼者之亂馬生太學條其按行次第繪爲圖者什諸社遊並歌之而太宰元洲張公題之曰戡定弘勳示不忘也茅坤伏讀之題之曰茲卽古者大雅江漢之什所頌考叔歌宗廟而銘鼎彝者之遺也繪之爲圖則又恐聲歌之所不能盡將假閭里歡欣舞蹈之象於以丹雘而摹畫之云耳嗟乎按公出入三朝以來其所炳燿中外播之縉紳者抑特什之一耳其他彰彰貽記之大黎陽布衣盧柟則有擒盜錄

雲間莫公如忠則有靖倭錄太原王公道行則有降罰宣府虜酋錄而吳郡王公世貞錢公威及予山陰鄭公舜臣則又錯志公所定戍卒與游徼者本末稍稍與今馬生所繪爲圖略相似嗟乎抑豈足以盡公魁梧奇偉之概哉公令滑時予嘗提兵河朔數聆公沉深慷慨多大略惟其沉深慷慨故所當疾風迅雷不測之變公輒岍然龍伏而虎峙不爲動惟其多大略故能於事機所嚮無留行無貳慮若庖丁者之解牛游

刃入腠理攢筋骨而頽鍔不折神鬼所不得而瞰其室雷霆所不得而奪其氣者此於其間豈聲音笑貌所能擬且切乎哉世之人士或以等之宋韓魏公之待碁洛漢周條侯及唐郭令公之赴敵壘又或以嘉靖間大同振武故事一時節鉞諸臣多所不逮以予觀之異日公且出將入相於國家肘腋呼吸間犯孱疑排大紛捍大患翊戴社稷當必有與日月俱遠者已予故崒辱公知不敢爲佞辭姑系之末爲左券且以附采風者之錄云

康衢野詠序

康衢野詠者布衣陳君曼年倣古之擊壤者流因以放歌山澤之間者也傳曰詩言志故秦之風多慨慷豳之風多憂勤漢以來古雅頌之旨寖明寖昌不絕者如帶然而公卿大夫之辭莊以思將帥抱鼓之辭奮以猛覊旅遷客之辭悽以遠閨姬戍婦之辭悲以怨其工與否不暇論要之竝各由其心之所必之而播之爲音於以極其性情節奏之變者陳君少習博士弟子業已而以酒廢獨手唐大曆以還諸名家之什而歌之歌之不足又從而咏嘆淫泆之數共陳大叅棟塘徐方伯天目輩時時爲社遊詩益以進家益日以落當其適意時罌之傾甑之塵頽然壁立猶抱膝而哦不顧也嗟乎君抑奇矣間按其詩不敢遽謂能一一盡追大曆作者之堂然其不厭貧不豔博於當與貴而能以山澤自足所好則亦與古者擊壤之音無以異也予故序而傳之且以見今　天子明盛而山澤之氓亦能歌帝力焉云爾歸安茅坤書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記

萬卷樓記

萬卷樓者故督學憲使江峯呂公所貯先古以來百氏之書旱墳帝典周鼓秦篆象緯輿地律曆醫卜下及浮屠老氏陰符兵鈐仙傳農占稗官野史無所不載而予今丹徒時所嘗過訪其

廬公頗以之自喜屬予記之者也近代來學士大夫好藏書之家獨稱成都楊公慎章丘李公開先而公於章丘爲同年肺腑交家所藏本公必蒐而副之嗟乎世之王公大人非進而翺翔四方即退而綿情一壑不然且侈心於園林第宅聲色狗馬珊瑚紈綺者以終其身而公於世所好獨不以及故得以一其力恣其僻於區區遺文典冊之間而富其藏以至於此也當是時非獨公之自喜雖予抑稍稍解頤於其間而公既沒予亦澹然非惟恥世所好并公所自喜者亦輒頹惰厭倦而不復睹記矣甚矣予之衰也間按傳記古稱魏襄王好奇書後之盜破塚而得其故所簡藏書十餘萬言嗟乎彼以好書而終其身卒之自殉於丘墓之間者猶如此而況其所不盡以殉貯而藏之者又何如也抑惑矣公之殉不殉吾不知當其沒而逝也天地間所相與倏而逆旅倏而返真惟泠然一竅之知而已庖犧氏先天奇偶之畫且以之爲贅疣爲駢

枝矣而況公之生平一其力恣其僻以副所好而藏之富若武庫然又焉能爲公有無乎哉然則予雖不及公之存以記其盛而猶及公之沒以弔其衰者有以也雖然吾聞公之子太學生某某並能讀父書而世公之業者也或曰傳所稱翩翩公子者邪予因書以貽之而鑱之壁

丹徒鎮留侯廟記

丹徒里像漢留侯而廟舊矣志稱古嘗有客穀城者得侯像以歸相與祠而俎豆之迄於今然

邪非邪正德間故少傅杜公令丹徒封以內祠無文者輒毀去已而讀楹間所榜則洪武時廬陵黃玉鉉記而書之者故無毀里之人紀光陰覲社錢若干緡復益之以閣凡五楹又三十年而浦之王選稍稍圖謀而増葺焉以予嘗令玆土也走予故從史朱逐來乞予言以鑱之壁予竊以志所傳安也黃石所云近矣而或未盡也且夫今之廟而祠非必盡祭法所稱及國家所次上世以來郊社山川陵墓都邑癘蛄學蠹之

屬畫一而例之者漢壽亭侯關羽唐睢陽令張巡兩人者特以戰捍國家其所擁戈故處亦僅樊皖淮蔡之間然於今北及幽薊南盡比粵薄海內外祠而伏臘者相望也何哉祠者祀也事之也衆所嚴而事者之謂神故易曰萃王假有廟萃聚也人心所聚廟且假焉方留侯以羈旅而佐高皇帝起豐沛蹶秦蹷項其所百戰而有天下大略侯之石畫什而五六也天下既定論功行封諸侯王益裂千里之地以相雄視矣侯

獨歙之而偃然托赤松子以逃焉嗟乎侯非孔子所稱老氏者其道猶龍乎哉彼黃鵠者吾得之以弋而矰騏驥者吾得之以蹀而羈而至於龍則乘風雲薄日月噴山谷吾不得而嘘吸之矣侯之深吾不知其何如彼其所師而事之者黃石公黃石公故嘗習老氏而得其髓者也此其所以處乎韓彭蕭樊鼎烹獄繫之間而獨能以龍而蛻也與彼孔氏之學紬而不講者久矣世之王公大人下及閭里之衆第能竊侯所從

老氏之旨而得其什一焉未有不善於進退存亡得喪之間而保其身以及其子孫者嗚呼里之人所像侯而祠故少傅公所欲毀而中輟毋迺不之彼而姑浴之此以教後之人者與或曰然予遂書之

呂氏墓阡記 代范太史作

莆田呂公之過我湖也抱所爲錦山圖者乞予記歙歙流涕指而泣曰玆即先大夫尚書北部員外郎困吾先生所[illegible][illegible]也枕辰而[illegible][illegible]州

有壺公山者揷入于耳而後則綰海爲帶前則峯之揭如乎槍然蜿蜒隱見復横之以玉几蓋天與佳勝也又指而曰肘之左一山名葫蘆倒地言其崇硿崒律殆數十百尺如葫蘆之亘天而下也肘之右一山名鷓鴣飛言其翼而相向也予莆先正某某峜東西列葬其下大略由鳳凰山逶迤連翩盤礴吞吐一折而爲鷓鴣再折而爲先大夫墓三折而爲葫蘆且山谿之兩夾而出其流之自小塘而注者自葫蘆而注者竝

會于先大夫之墓壚洄伏縈紆顧望不捨堪輿家或謂古所稱牛眠馬嘶之兆未能過之嗟乎予不敢望如世所稱鬼瞻者之說竊痛先大夫沒予宦游四方不能如漢獨行者之廬其墓而終其身而百年之後朝猿之與吟而暮鶴之與飛其或陵谷變遷碑藏易處予之子若孫得無有過其遺墟不復能睹記者乎此予所以感悽里子之悲武庫而不能不潸然泣下霑襟也予次其言并系之曰公抑閒楊王孫之裸葬乎魂升于天魄降于土歸之太虛謂之自然故古者衣之以薪藏之中野有以也劉向諫起昌陵嘗稱殷湯無葬處帝王之史猶不能記山陵寢園以待來世而況予何如人能以區區指畫遺無窮乎哉或曰斯固仁人孝子之所不自已者孔子葬母於防而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是或一說也故爲記之者如此若因吾先生世系爵里與其卒葬年月日別自有誌銘故不及

大雅堂記

光州太守潁湖高公善詩歌其免官來歸也數攜樽罍招鄉大夫與其閭里處士之相與社而詩歌者宴遊於西湖之上酒半酣輒席草而吟甚樂也然朝而往暮而歸湖之勝所當煙雲晦明樓臺掩映河横月轉魚龍夜靜不及也湖之山稍深則巉崖絕壑飛泉怪石浮屠老氏之所不能宮幽人逸士之所不能躡其困於晷之移而日之盡甚且風雨冰雪迫驅御疲杖屨而遺

者何可勝道也於是卜築於孤山之麓即宋處士林逋所放鶴故處山中湖而峙而俯而聆則汀蘭岸柳飛凫宿鷺櫂歌漁吹斷橋古渡可檻而望也仰而眺則南北諸峯態蹲虎踞蜿蜒逶迤若翔若舞若崩若峒遠者十里近者四三里無論寒暑涼燠嚮之所困於杖屨騶御而遺者可以朝捫葛而探夕載鶴而訪也於是移書社中諸先生請各解其橐中之金以爲宮而又別買湖之捍水而田者若干畝令守宮者得以間

籍其所入飭庖犧而供諸先生歲時宴遊之費其至也分曹賦詩大略訪蘭亭故事各鑱句刻響以求其至而詩不成飲以巨觥約曰詩不成無返醉無返日暮無返風雨冰雪無返與不盡無返客聞而題其宮之額曰大雅堂蓋志社遊以詩也因請予記其事或謂雅者天子公卿大夫之間相與矢歌宗廟朝廷禮樂征伐祭祀會同諸什而錄之者而諸先生之社而吟特屬古者山澤之遺焉耳風也非雅也予系之以言曰詩非有二也繫於列國者謂之風繫於王朝者謂之雅今　明天子四海一統上下宴嬉烽燧不聞州郡晏然諸先生得以角巾節杖朝夕於湖山之勝而其所播之詩歌傳之里巷皆所以詠　天子膏澤之賜而樂之者非特一丘一壑之音也然則他日采詩之史采而列之於雅也亦宜社凡若干人某某某某

翁氏墓阡記

予之過少司馬翁公所也攜予百餘武東望小

凰山之麓得其林木隱翳蓊然一峯指而曰此予先大夫司馬公及大父司馬公之墓也予登而眺左右之峯若拱而過而江若帶而縮也已而循岘逶迤而南又數百武望大凰山之麓得其林木且拱隱然倍嚮之半者又指而曰此予所自爲他日藏衣冠處也山益以高則左右望益以瞭峯之拱者若屏若几若熊若兕若鳧鴈隱見晦明不可勝数江之帶潮而至汐而歸則又若繪若莬若縈若紆蜀之巴閩之武夷而怒

濤駛湍於其下也時予四眄臺榭檻甃佳氣可餐按公之產特不滿中人予固竊怪之已而酒酣耳熱公起更衣嗚嗚然仰天長歎曰故時士大夫出則翱翔四方垂翅忘歸及其歸輒竭其宦遊者之貲與　天子之賜金買田宅後園林廣僮婢以遺子孫甚且身後之日無餘殯也嗜亦過矣抑獨不思生寄也死歸也生而殖之聚蠅腐之聚蚋以力貨財於朝露欲晞之將晞若沒而朝猿之與唫暮鶴之與飛顧丘壠冶泉

壤千秋萬歲之下為無窮計哉此予所以束髮入朝以來絕不治產獨於先大夫及大父兩公者之葬內則殫其神外則詘其力間年四十而移官來歸也則又以其暇稍稍厚自為藏者如此故堂揭而書之曰美哉山河天然城郭殆樂之也君且過之抑已覽睹其槩矣得無為我記之乎予聞之頗疑其言與吳延陵季子羸博之號及漢楊王孫之裸而葬似不相及然而公之旨則遠矣方其為先大夫及大父兩公者之葬玆固出於仁人孝子者之用心姑置不論迺若公所自為則以盛年而輒區區於封墳掩坎之間毋迺莊生之所謂一彭殤齊死生聞山陽之笛而不以淚歌雍門之曲而不為纍欷者歟兒公位列卿遲之百年之後他日固得按國家故事請之　天子遣之都官者而公獨一一躬自為之殆與古人所為生棺而臥其中而自誌且祭之者無以異矣吾不知其於世之勞生而睢睢而盱盱而顧以遺髑髏之誚者何如也

暘湖別墅記

暘谷王公繪其所為暘湖別墅圖且弁移書以告坤曰玆湖也予永嘉郡所滙甌之西來諸山之水蜿蜒逶迤於以百折以出而東注者也湖東嚮環湖皆山中獨有兩峯為最高且峯故有吹臺世傳仙人王子晉所故吹笙處也予過低徊久之按詩以吊迺稍稍上築於湖之蔚且屏吹臺而搆之為別墅焉又曰夫墅枕湖中湖而洲字之曰浮碧玆則可磯而釣者也墅之後飛

泉緣崖而出綰堂左右若帶焉字之曰泚然堂茲則可掌而掬者也堂之後折而東爲小軒檻列名花數十百區字之曰衆芳茲則可擷而搴者也軒之後又東爲小樓松翠蓊然字之曰青旭茲則可憑而眺以嘯者也後復爲竹林數十畝徑之爲四曰春曰夏曰秋曰冬茲則又倣蔣詡所開三徑故事而益之以一者也嗟乎予所爲亭榭臺舘或不能如古所稱金谷之麗獨其席湖而吟也澄波百頃峭壁千尺上之可以捫

松蘿下之可以浴鳧鷖櫂歌漁吹前呼後和四時之勝往往與人間殊別吾嘗於月明之夜臨流扣舷山谷欲應佳氣襲人冰壺若鏡間按輞川鹿柴之勝似亦未必過之又如風濤怒號噴巖浴石江妃撤絃鮫人罷織又如朝霞初吐青蔥可餐海若助之氣象萬千此或騷人之所不能賦墨子之所不能繪而於赤城鴈宕匡廬瀟湘又將或遠或近或疑或似者也予忝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佩蘭握金者二十餘年于茲矣夕之夢而晝之思而未嘗不在焉君其爲我記之予伏讀而覆之曰公安得泉石之思而丘壑之夢乎哉范蠡之所以扁舟五湖者功成而身退也賀季眞之所以上書明皇而乞鑑湖以歸者遺榮而入道也今海內一統無兵革之爭而 聖天子方共一二公卿招徠俊髦以圖治功且公自尚書郎以來聲問日隆勳業日以崇中外之士所望公之內召而柄國家者朝且夕也公又安得倣范蠡輩相與匿影而逃虛乎

哉客曰君子處廟堂而不可無江湖之思茲固東方曼倩之所以避世金馬而或猶以爲偏然埃壒之表可也時萬曆丁丑春二月望日

翠微園記

予覽古今傳記世之學士大夫致其仕而來歸者竝卜佳山水築園林以自娛而帝王之都若鄠杜若洛陽若建鄴若金陵若我錢塘爲最盛然鄠杜以下終南渭水竝名山大川飛流巉巖非可朝夕宴遊者況其地數當侯王兵革之爭

故其一時帝子皇妃列侯中官戚畹近倖之家所各占曾臺曲池名花異卉以相矜者燬且什九惟我錢塘則西湖清淺之波透迤之岫蓮芰之洲凫鴈之渚且吳越王鏐獻圖入貢絶不見兵革而宋室南渡復百年於是歌舞綺麗之後最天下矣　明興來宋故所稱翠華遊幸或已蕪廢而浮屠老氏列仙幽士之宮猶往往而在予罷官來一入錢塘輒一過西湖而社遊二十年間勢家鉅室之傍西湖而園者歲數增置星

羅齒錯於其遠近不可勝數然予嘗品之惟許少崖使君爲之最何他勢家鉅室所占稍內而深或附丘墓或穿污池或擇巖壑或閉松蘿於湖之一切煙波不及覽睹稍外而淺則又歌梁舞榭畫船綺吹盡屬眉睫與耳垣騷人墨子逃虛甘寂之士不能不稍稍厭心者獨許使君家園丰神夐別君嘗邀予過之指而曰其地爲葛仙嶺卽漢時葛稚圭所煮丹砂故處也俄而攝衣登樓眺之則又指而曰其南之屏列則孤山宋處士林逋所放鶴亭也其東之頹垣廢碟則初陽臺也其西之深林叢麓則宋太尉岳公飛墓也山中湖而峙而煙堤若帶畫橋綺疏紅蕖綠柳相與嫋娜綽約於其側則宋學士蘇軾所築世所稱蘇堤是也湖之東西兩相屬鱗次而南則又某爲南北峯某爲天竺爲飛來爲石屋爲虎跑爲慈雲爲風篁爲萬松龍蹲虎踞蜿蜒透迤遠者三十二十里近者五七里四三里當其河横月映煙消日出所可憑欄指顧者一一

若掌也予迺銜盃曰樂哉茲丘也湖之所當錯繡環靚未嘗不外瞭而湖之隱約湛深則又未始不內屏他則內之深者蒙茸蔽虧而外之淺者豔冶盡露茲獨若遡若明若卻若迎若穠若澹若醉若醒譬之瀟湘之上洛浦之濱仙妃鳴珮翩翩乎凌波而逝也而於其間又若杳然神遊可望而不可親者嗟乎歐陽文忠公嘗稱錢塘擅東南山水之美而梅太守摯所築有美堂則又盡錢塘之美予竊謂西湖擅錢塘山水之

美而兹園也則又曲盡西湖之美者已於是濡毫而題之曰翠微翠微者誌西湖最佳處也他所雜搆樓臺亭榭則已有邢太史諸君題其上予故不復記

費處士墓阡記

湖之傑塘里有處士者名玲字聞和家世饒而處士復力田故歲所入桑麻魚稻之利千金而美然時時好哦詩招賓客湖之縉紳先生及騷人墨士之過其廬者踵相接已而處士年且五

十矣築投老園於下澤之上即先府君梅南翁[illegible]處予同祭司[illegible]君子明肇時時過而宴遊面山水而林者僅七八畝名花脩竹滃然若壑中有曲池覆之以芙蕖被之以芳杜而甃之以石梁焉右爲亭曰慕梅此則處士所歲時謁府君墓於以屛垣而望者也左爲亭曰愛耘此則處士所故以錢鎛自喜而因以名者也後復爲堂曰投老此則文衡山太史所題處士日攜賓客琴絃奕棊樗蒱六博相與宴酣於其中而不醉無[illegible]者也後復峙之以臺曰長嘯此則處士所共賓客醉而放歌者也處士間屬予記未幾處士沒而其子伯與仲謀所以葬且曰吾父之生也樂於斯其沒也必魂於斯吾何必世之堪輿家聆聆然牛眠馬嘶之兆以[illegible]子若孫哉於是即其園之故址廢梁塞池而築爲墓宮而窆焉又三十餘年間復過之逶迤而入嚮之名花脩竹今且環之以松檜而女蘿若帶矣嚮之曲池石梁芙蕖芳杜今且夷而崇之以馬鬣之封矣嚮之左

右亭今且樹之以碣壁之以倡和諸什矣嚮之堂而宴酣與其臺而嘯歌處琴奕樗蒱之娛雖已歇而故時茶鐺酒柏之址猶隱然蘚翳楹礎間歲時烝嘗所共諸子弟過爲飲福未嘗不仰而眺俯而太息而與處士音容若將彷彿而謦折也即如故時賓客雖已散而里之社遊者即其墓宮相與攜觴列罍曲欄峭石之間抑未嘗不累欷嗚咽思以弔處士之遺風而潸然出涕悽然以悲也頃之伯仲相繼沒而予過哭因攜

諸孫展謁於其墓而投之以文曰處士其奚適乎哉將太清之與遊而雲烝霞矯已乎抑將猿之與吟鶴之與飛而猶徜徉於茲墟乎將與故時賓客所既散而沒者共爲地下郎修文不廢已乎抑亦生之寄而沒之歸也魂且無不之兮而子或得以感山陽之笛撫雍門之曲而慷慨悲歌也乎又告之曰聞漢楊王孫誡子以贏葬人稱其曠達至今也伯與仲不以世之堪輿家言卜葬而獨以處士所生而樂者葬其衣冠以

葬似與王孫無以異予雖不及處士之存而記其園今且於伯仲之繼沒也償故所約而併記其墓抑可以報處士父子於宿草之原矣時萬曆癸未秋七月十有九日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一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傳

困吾翁傳

莆有困吾翁者姓昌名亨家故宛平人洪武初例籍鉅姓填閩海出隸興化衛故爲莆人翁少受尚書卓先生所卓先生教授弟子帷中常數十百人然輒稱三雋毛生秉鐸鄭生瑯復其一

翁也兩生故輩兄事翁已竝高第而翁獨纍然困之有司不得隷學宮遂棄去於是自呼爲困吾子裹糧四出遊輩西入隨不合東遵會稽訪禹穴徘徊新昌石梁沃洲之間久之退而築室於鳳山之麓時時下帷以師說轉授里中諸生輩弁中子應會少子應時諸生中稍稍通顯而中子會少子時後先舉鄉試未幾時復第進士爲世聞人於是莆之人共榮而稱之曰困吾先生尚書學不減濟上伏生矣翁雖數奇坎壈不

偶獨好脩事親孝與弟友處父子州里之間多長者行父睦軒公嘗臥疾翁輒攜妻俯匐左右侍醫藥晝夜不解帶者累數月歲大疫里中多流亡過翁戶輒相戒曰某孝子家無犯也睦軒公沒少弟故孱弱間令試縣掾掾罷復令習田田無廢家且落而公輒割貲佐之佐或數不以厭也里中弟子翁夢鯉少孤而穎翁召寘帷中兒畜而口授之已而鯉第進士守開州時時迎翁邸舍且厚遺翁翁輒卻不受無已爲受一縑

曰非矯也不欲媮吾子狷介故也中子會教秦强俄而令漢川翁又過邸舍嘗其散衙摳衣前侍翁輒手兩漢循吏傳嚮漢川誦說適景王出就藩中官以下乘軺飭廚傳騷驛諸州縣諸州縣賂遺無筭漢川獨拒幾中危禍會他便免漢川之治以最聞及其去吏民相與爲祠祠故令復碑德政漢江上翁聞之輒又喜其少子時之理寧波也亦以最聞稍遷至尚書刑部員外郎未幾坐故忤執政謫武攸已而移隨州又移高

州翁亦不以慍且曰兒輩並守官若彼無負我矣其父子間以義方相繩切大都類此文人林玉中以盲廢或貧不能食翁輒推食食之已而復分以財令其兒田之終其身其與人交無問少長必下之間有酒詬者一座咸駭愕避席翁獨閒襟曰彼醒且愧死矣明日酒詬者肉袒過翁恨不咋舌自殺非獨故貧時如此其以兩子貴而拜　天子璽封爲尚書員外郞亦如此嗟乎亦賢矣其沒也太史余公同麓及沈公蛟

門並爲之銘其墓而紀其行予卒讀而撰次之爲儒林別傳廼太息曰漢詔郡國舉明經起家至公卿者不可勝數然於是時師門之說轉相授受非全經也或爲禹貢或爲說命特尚書之什二耳因吾翁以尚書學聞於時蓋㮚然名家矣肩隨以下及帷中諸弟子以次列高第翁獨中絀以廢豈非幸不幸邪然卒能以經術提其躬鑱其行所遺二子今聞無窮焉豈非所謂仁者以道其身并及其苗裔者乎

方母傳

方母者宣處士東嶼公諱經者之婦而予湖州府通判公諱夢龍者之母也東嶼公家故貧然少好讀書以砥名礪行聞于鄉已而喪其妻魏而魏父哭其女且悲壻君也於是擇其鄰而故相友善駱公某者之女以娶東嶼公且曰駱女郎吾女也駱女年僅笄以閫行聞壻君倘及娶之是吾女之死猶生也已而歸東嶼公敬事舅姑舅姑輒色喜舅姑祠春秋一蘋一藻以上必

躬胝滌濯謹烹飪以獻家且磬矣而舅故好賓客賓客過往往品列以待需賓客稍稍醉且懽於是舅與姑共歡而呼為賢婦也御下法而嚴僮奴輩出田必晨為篝火而炊間櫟釜必令人人饜飽也女奴入就織必夕為之篝火而績間乏膏必爇茅以繼之甚且夜央也於是閫以內外又共歡而呼為賢母也當是時東嶼公以句讀授里中兒於外而母亦以機杼甘苦約於內抑窘矣然族故散東嶼公獨能節縮其羨以為

族田者若干畝母則又入私憐舅姑春秋高故所事機杼特布也非所以為衾殮也別為繭絲以將之衆或嘖嘖口東嶼公之孝友不置又必相與嘖嘖推本母之多助也通判公嘗手予而泣曰予兒時從外傅歸同女兄侍母織母攜予暨女兄而曰予苦織織筐且刓也若此異日若輩嫁且娶慎無令忘我為也予大父或嘗口授文公小學及孟母教子篇母適屏倚竊聽耳熟之已而問予曰孟子何如人曰賢人孟母何如人

曰賢母笑曰繇孟子能習母訓故身為大儒并以其母名後世也如此若不可不自奮也又曰吾娠汝時多病醫家脉之且謂娠故當男然按脉家者占并知異日非凡兒也嗟乎不幸母年四十二病且沒予今亦衰矣少頗以明經善屬文月時譽已而卒不及掇一第以起家而將其母及以貢教授諸生今分水抑未嘗不時時以母之教鑱其心飭其治行而竊聲望矣然獨累累然循資尸祿以至于今猶未獲請　明天

子之推恩寵遺之也子大夫以勤習文章名當世其能賜一言以慰之九原也乎予聞而悲且頷之故爲之拾次者如左其他世系及諸子孫以下別自有家乘故不及

外史氏曰漢以來㬪珥之行所載傳記者少無他婦不踰帷非罹大難則赴焚湛身斷髮毀崖之聲不彰此予所以數爲詮次當世之賢士大夫而於房闥間殆寥寥也若方母者於風教不裹裨可謂詩之關雎雞鳴之誼也已或謂孟軻氏能以母之教立其身以顯其親予於通判公亦云

海屋君傳

海屋君者予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旭之子而予婦之弟也君始生有爵入帷中久之君故名應爵已而改名翼字翔卿別號海屋君少多奇氣高郵公獲君晚故最愛君予於諸壻間以能文名故亦愛予屬予兩人爲兄弟交予與君少共師事唐一菴先生已而予釋褐後力攻古文辭間嘗從武進唐荊川公遊君亦復致事武進公當是時兩先生竝海內名流收召後學君皆師事而學之得其雋然君多廉隅所至持渠矱不失尺寸絕不與世俗相浮湛茲則君所獨禀行葷或數日攝之而非必盡出於兩先生者君既謁武進公亦稍稍爲入室弟子盡得其所折衷六藝以來文章者之旨而君亦稍稍相馳驟頡頏起而肆焉以炎竪而霆擊矣歸輒試高等稱爲高才生然獨數奇省試者屢卒不第君亦厭去不復肄舉子業予官尚書郎及按粵州按河朔時時來歸時時勸君赴公車君不應郡縣

大夫及他按節使君時時遣吏入招之君且逃匿山谷間不出矣年四十九始及貢為新淦訓其訓新淦也不特世所稱讐經校藝而已輙出故所師事兩先生者砥諸生諸生翕然適乎鄉李進士樂出為新淦令雅知君君復以師道抗顏其間兩人深相結納聲籍甚若又別囊少所為文章之腴者數十萬言流布江以西諸州郡間江以西諸藩臬撫按使者交口君故書君之最以聞　天子者屢且謂君當備侍從不且為國子博士矣已而無他援特徙為黃州府教授然府教授故無從司訓超擢者亦異數也又未幾徙為廣濟縣令方其訓新淦也以故通判潘九思多鄉行嘗按故事沒則祀於鄉之社而潘之子若孫第孱弱君抱牒以關說於李祠之鄉賢祠而又別有布衣盧生者高士也君復師諸生躬候之而以賓飲於學之宮當是時淦之人始知纂潘與盧而又兩推令與訓為名高及君之過廣濟也則又移故訓新淦者舊枎其閭

閒縣行且屬番戶始入界未及抱吏部牒檄檄召縣父老於庭而三令之令各疏戶之上中下之次以聞時縣父老亦以新令到出受約束絕不知君所措注者為番戶也故遂各以實聞君按三舍所疏參相覈以故甲乙若鱗次縣數負稅歲報僅什之七君以縣負並習為姦皆然亦以故時令所為征搉者無法也於是按緩亟量月日而時入之而稅亦卒以辦君又厭故所按里為供張者歲千金而羨並罷去之縣之俗數以族屬相婚奴君下令曰除故婚會及產男若女者免科外餘不得違令違者並坐罪以差已而又聞俗衣喪自守稍能服行古之禮者也於是單車就其廬風勵百姓百姓大悅時吏人無遺牘庭無留獄若數以垂午退食而臥故扁其舍曰臥齋蓋倣漢汲長孺之遺也當是時君之聲滿楚上諸州郡間然君之氣多屽楚賢二千石若上海潘公允哲名御史若豐城李公材稔知君故數及並書君之治與行以　聞而他屽

視君者亦或陰以雖叱若楚之賢士大夫若耿中丞公侗輩相與分庭抗禮爲莫逆交徧爲聲稱諸公卿間而他相與同者亦或吸吸焉鄧君矣君於是亦勸宦遊郎上書免官去歸來乎茗上僅傍南城屋數楹圖書數卷客或過之蕭然四壁立時時脫故袍帶貰酒間或舒論文者之索以投轄爲歡可甚矣君之家特以宦落也然而君之家雖落其所好讀古先秦以來有氏之書不置間手錄左氏春秋國語下逮漢魏晉宋齊梁陳周隋唐五代宋元迄我　朝之文而鐫評之凡若干卷而君之所自爲文間亦尾焉署曰歷朝文選君又別錄武進公暨予所爲文或稍出君古者師友所自也於是并君所著爲一編署曰師友淵源錄晚尤好易故題其讀書處曰玩畫齋嗚呼君之風概若此抑可謂超曠不羣者已其事父高郵公與母仰孺人以孝稱沒而殯苫枕塊毀且骨立傾家葬之走千里請武進公文以銘其墓其他冠婚及春秋烝嘗並綿

最古曲禮郎如　諸陵忌闢君衖胄後猶不忘青衣角帶若入　朝時嵩曾祖禰四親忌君亦如之嗟乎君躬古道類若此非漢獨行之遺者與君忽一日前拱予曰予所故師事兩唐先生守其教不衰君所稔知者今年且六十有九矣恐一旦先君塡溝壑不及今請一言以自遺於世能無露零草莽已乎予嘉君之爲人又聞其言不覺嗚咽喬欷不自已輒爲撮其生平而傳之者如此

贊曰師道之喪而學士之放辟滌濫者衆矣海屋君獨能佩服兩先生之教以禔其躬及官博士綰縣印綴卒之經術飾史業燦然聲施上章投劾爛然不滓詩曰既明且哲今聞不已其近之矣雖然君倘春秋高且丈月烝衛武公年九十而不忘儆悶在君衣帶間仲尼不云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善夫

趙氏客遊述

客有趙廷瑞者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也字子

龍別號中嶽少讀書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員數
省試不第輙棄去然故嘗習青囊所歷名山水
必按青囊以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
驗或不驗將客遊中州且訪異人也於是囊一
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泝江流下荊州
謁武當北轉許鄧渡河洛捷漳洺以次于燕又
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
學士家墓兆必仰而眺俯而步哦吟覘度驗或
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闕里南窺鳳陽以達于金

陵而 高皇帝及武寧中山以下諸侯王百
戰之處稍稍徧矣已而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
塘西湖之間獲從予同年侯二谷陳敬亭兩方
伯遊兩方伯公壽藏並君所卜築也於是挾陳
方伯贈文及侯方伯公所為書以抵予時萬曆
乙亥也君年六十而所當江湖間亦十有三禩
矣予頗奇之前問君家君曰吾離家時兒重華
僅七齡所從母與姊妹及蒼頭輩殆六七口存
亡不可知稍出陳方伯所贈文讀之大較悲君

之衰且老而亟為束其裝以歸者也予亦投之
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
年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
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上
使星馬首迎座上客互起而歌歡飲且醉並督
促君君亦唯唯豈謂君別去五載矣猶栖遲東
海并匿錫山道中君所遺妾已沒重華壯且冠
年二十一而君客遊萬里外杳不得君遺之以
音也於是日夜欷歔而號不自已葬其母嫁其

姊與妹請路郵於郡太守而出當是時族子姻
黨及閭里間並危言沮之華哭而題之壁曰少
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悽然從今即與家
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於是族子以下共為之
太息以去華復謀曰吾少不諳父貌即道逢之
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
之蹤無所從也別為緝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
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輙遍為榜之宮觀街
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

山嘗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宮道士聞攜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蓋君所故宜遊而書之者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遊年以十二月二十二日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逢若父者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

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潁壽東涉淮泗以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吾再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鈎簾而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前復被盜攫其貲以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嘗是時華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殆浮百年者也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矣吾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得也不幸爲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曾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顧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南禪寺俄而遇君君鬚髮皤然白矣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也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君亦絶不識華貌且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泫然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

萬里蹤訪以至於此君得無即吾父已乎君笑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攜君而哭并出所囊路郵以示君君讀之始驚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末父子廼相攜哭而慟所與俱道人及寺中他客遊者亦相嚮助泣俄而寺遠近及城以內外諸搢紳先生明日轉相告爲之過寺而剌本末共爲嘖嘖太息不能已鹿門山人聞而異之次其事如左系之以言曰中

嶽山人者特濟宕不收古之夷曠之士也若華者嗟父之客遊於外也不憚萬里陸則穿瘴癘氷雪之棧水則犯魚龍波濤之宮間關踣頓殆且百死卒之天矜其困假之神夢及異人者以遇嗟乎抑亦奇矣吾故哀而錄之附古者蓼莪之詩庶幾乎異日者不致露零草莽也已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二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三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行狀　墓誌銘　墓表　墓碣　碑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行狀

公名汝楠字子木生而穎異甫八齡隨父夷軒公遊南雍時甘泉先生進諸生講白沙之學公以兒年曳父裾入帷中從旁竊聽之輒點頭一座大驚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函　璽書賜齊

楚　諸王府所至輙按圖眺名山賦爲詩歌鑱之碑記以貽四方片楮所落人呼曰漢之禰衡也與燕張言河南高叔嗣毘陵唐順之晉安王愼中錢塘許應元姑蘇黃省曾及皇甫兄弟輩時時以聲律相高而公之譽聞翩翩海內矣已而夷軒年且衰公繇刑部員外郎上書乞南省以便祿養於是改南刑部尚書顧公東橋聞人也雅奇公才公至遂爲忘年友久之出守歸德歸德故州也雎陳之間多巨盜稍稍嘯聚竊覬

非常者改爲郡而公以才爲郡太守佩二千石
印綬首出墳之下車不數月郡中肅然當是時
公以彊幹聞兩河間未幾以母憂歸歸築一室
於前山之麓且恥賢豪士不當以五言終身也
於是下帷讀三代以來孔孟莊列荀楊下及騷
選釋老列仙百家之書而最注心者古六經今
所刻諸經札記是也服闋補衢州衢僻楚之南
服故多廢而公則撤去故守歸德時幹局稍稍
以經術醞釀之不務聲名惟以廉白長厚持大

體民甚德之朔望數進父老於其庭與之揖讓
問民疾苦復飭石鼓書院與諸生弦誦其中予
嘗吏粵南過衢州始至封以內問諸州縣父老
父老竝稱曰宋鄭清之以來罕有也已而公復
召諸生歌石鼓之堂珊珊戛金石抱經侍席讎
次如掌盖漢文翁守蜀之遺也封以內多名山
岣嶁祝融七十二峯之勝而公既故善詩政暇
數出遊遊必詠歌大略多附古者列國之遺郡
之吏民至今能誦之者公既去郡之薦紳先生

師吏民尸而祠之徙四川按察司副使公上章
乞終養不報歷江西參政公又上章乞終養不
報已而夷軒公不忍公之數上章不得也迺過
江西邸舍公出則治簿書入則侍夷軒公父子
以道相師友間行郡輙過鄒東廓祭酒羅念菴
司諫時時相與論學以究性命之旨久之夷軒
公病且革公與襯來歸服闋徙山東按察使再
徙江西左右布政使歷都察院副都御史撫河
南召爲兵部侍郎典戎政嘉靖壬戌會虜犯京

邑　天子稍厭司馬以下會公從諸公卿祝
釐西齋宮　上從帷中望見公貌寢出公爲
南工部侍郎尋卒于官予嘗按公學凡三變而
其涖官持政亦數與學相上下初釋褐時競爲
聲詩然鑱刻藻麗過南省則洗去鉛華合響郎
劉諸大家矣歸德以後稍稍進經術然所至循
不能不以才指相高守衢州則寖寖近古循吏
矣已而由戎政來歸予察公貌而扣之其息深
深如也又若冷然萬物之外而世之升沉顯涎

不以侵闘其心者殆庶幾乎古之有道者已此其學於江西所得爲多公生平好著文章不事治產内外綱紀諸僮僕米鹽以下竝聽臧夫人操筦籥謹出入而不之知故公自少服官至卿貳循蕭然如書生四方賓客所共從遊往往若披穆風神解以去亦忘公之歷官卿貳者嗚呼若公者詩所稱不兢不絿國之典刑是已惜乎享年僅五十而沒沒之日南都公卿百執事以下無問識不識相與憑其棺而號爲之潸然出

涕訃聞於朝　天子爲之賜祭葬中外士大夫移書臨吊者不絶公之生平縉帶交惟工部尚書朱公鎭山禮部尚書董公潯陽及予三人者爲最深公既沒而予與董尚書公共收其遺文恤其孤然恨力不能振而朱尚書公猶時時書寄貽嗟乎公之遺孤僅六齡今猶客寄外家未還也諸僮僕尋亦零落且散而門戶孱弱如帶矣嗚呼予忍言哉予忍言哉按公家乘世系可覆者自宋直門秘書郎源自新蔡扈從入浙於是始占籍德清七世祖舜卿仕元爲福建觀察副使舜卿生可宗可宗生文浩文浩生綱綱生本本生公皇父麒麒生公父東軒公玘由鄉進士歷延平府同知公以南京工部侍郎考滿皇父而下竝封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祖母嚴氏嫡母陳氏生母沈氏妻臧氏竝贈爲淑人臧淑人先公二年沒再娶吳夫人公之子一人炳齊廕爲國子生女二人長字予兒國縉次許聘孝豐吳祿新所著六經札記而下別有自知

集樞筦集白石文集八十卷藏于家

亡嫂郭孺人行狀

郭孺人者家海寧其先世昭乾嘗遇異人授秘方當宋紹興中以醫幸天子因得召見賜姓趙故浙以西世稱趙郭而世且有聞人矣孺人年十八而歸予伯兄南寧公公故田家子孺人一旦棄去紈綺璣翠出爲田家婦事予父南溪府君及予母李夫人以孝謹稱府君喜治產數當乏絶間招賓客釜且轢矣孺人往往色將之甚

且私脫簪珥佐之此予府君及予母夫人所以數愛而字之爲順婦也已而予與弟艮稍稍長相繼娶兩婦兩婦者竝兄事孺人而孺人數以所事府君及母夫人者相推輓而兩婦亦時時得以免罪譴也予女兄弟四多不幸或少而寡或早世或家且中落困而來歸孺人又能推予府君及母夫人者而骨肉之遲之以衰白無間言也南寧公故澹宕不羈少操贄賈游四方一來歸輙一買姬而孺人輙笄之一日從商船中

載而來歸者三人內外且大駭孺人獨不厭亦輙盡笄而字之故予兄所後先帷侍者十二人燕趙甌粵雜遝以進中或蹄跟甚而孺人竝纘而母之不以遺也嘗有寵姬亡花鈿公且疑孺人妬而匿之也孺人竟買金歸之已而姬之母出故鈿他鬻姬始慙謝尋且死孺人猶姬而殮之不以恚怨也孺人執婦道者四十年其他細行里之房闥或及或不及至於曲處姬貳之間則而不越厚而不渝庶幾乎國風關雎之遺者

已此予婦所以每歎服而私相師友之者孺人所自爲乳子男二人長一相太學生次一桂庠生女二人一適王漢齡一適施守官竝庠生前孺人黃所遺女一人適朱繼芳他姬子男二人一楨一櫄竝庠生女二人一適李之麟庠生一未聘孫男一人明徵女二人孺人撫諸子若孫而敎之咸有法所娶諸婦竝以故常躬事府君及友愛予婦革者姆儀之病且沒內外姻族及里巷之媼過而哭之者幾千人或辟踊幾絶嗟

乎婦女之生也若彼其沒也若此抑可謂古之彤管所載琚瑀璜珮之賢也已予姪相等伏地而號且悲母非海內之名公鉅人爲之誌且銘其墓則無以彰母之賢而垂之不朽屬予撮其行略而爲指次之者如此

舅氏怡稼李公并邵母合葬墓誌銘

予外大父守素李翁䢖農業起家而外大母施孺人復佐以機杼家故頗饒已而伯舅氏觀稼公深稍稍世其業而昌大之仲舅氏怡稼公淵

入則傴僂以事其父守素翁出則傴僂以事其
兄觀稼公而祔母之少而歸公也又往往移大
母所以佐翁者以佐公予兒童時讀書外大父
家習見公躬督諸僮奴以耕於林墟之西星而
出星而入雖風雨寒暑無間也已而舉進士宦
遊四方罷官歸數以過翁翁且垂白年七十八
十矣無不時時然者間又習見母躬督諸婢妾
以織於其家篝火而作篝火而息雖風雨寒暑
無間也已而舉進士宦遊四方罷官歸數以候

母母且垂白年七十八十矣亦無不時時然者
故田之所入數以倍他人織之所鬻他販者來
數爭操厚價以購之雖里中轉相效弗能也故
竝觀稼公累貲而富遂以甲於里邑中爲名族
然公篤於行而訥於言遇諸昆弟賓客恂恂如
也終其身於鄉黨鄰里以下無以言相詬訿者
母櫛於幽絲而略於牀笫遇諸姒娌娣姒訢訢
如也亦終其身於婢妾以下無以言相磢磎者
嗟乎史遷嘗稱石氏雖齊魯質行諸儒不及也

漢嘗詔求孝弟力田若公者豈庶幾其近者與
公之子稷以貲入爲光祿署丞而里中人或高
公之年與行欲按例以請冠帶於公公辭不受
已而又欲按例以請賓飲於郡太守之庭郡太
守或聞行且下牒矣公又辭不受公之沒蓋隆
慶戊辰十二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九十有一母
先公而沒蓋嘉靖四十五年月日也享年八十
有九女三人長適唐某母出次適工部主事沈
某次適屠某妾某氏出孫二人某某孫女一人

贅稽某太學生方光祿君年涉五十而强猶未
舉子里人曰質行若李處士而無孫天道其無
知也乎已而孫嗟乎於此抑可以占公之槩也
已光祿君以己巳五月十有三日合葬公與母
於白雲之祖阡予公甥也迺次其生平爲之誌
而系之以銘若公之世系邑里則已詳次伯舅
氏觀稼公誌中矣故不及銘曰公之生也阡陌
於父兄而其沒而藏也卒祔於其官母之歸也
并臼於姑翁而其沒而藏也亦祔於其封嗚呼

吁嗟兩世兮黃壤其攸同

趙長母墓誌銘

古者歌公卿大夫羔羊素絲之德必本之鷄鳴雞鳴之助由今觀之其於田里服賈也亦然母李氏少歸趙長君甘苦約操井臼事翁舅姑雖雖如也於是長君以其家遺母出而行賈江淮間長君固多計然之畫未嘗不善盈縮謹筦鑰其趨時也若鷙鳥以此家富溢猗頓而推其所自母之助爲多也長君既起家已而稍稍禮文儒遣其子某及姪某某從之遊茲稍稍以經術進其子某以貲入爲太學生而姪某且舉進士官監察御史爲世聞人母於時無論已所出與仲父所出茲內督而厚護之御史君按節所嚮甚且以不及養爲恨泫然絫欷也其他處奴貳及婦以下動合母儀恩而有禮母雖未及習古者瑀璜圖史之節然而天授之也如此以故家之饒且甲關以西而母猶服故時衣與食如少窮約時無異也間或諸子姪輩歲時奉觴上壽

以機翠進母輒拒不納也享年八十有二病且革張目顧兒以下曰願汝輩世積行累仁一鄉稱善焉吾瞑矣他不及嗟乎母之懿行彰彰若此豈非古者雞鳴之遺乎哉長君故以例授散官然非其好也鄉之人以其行類漢長者呼曰長君魏中丞題其墓不書散官而書其行曰趙長君予乃系之曰長母蓋賢之也亦婦從夫之義也今其子某以某年月日啓長君竁而合葬請予誌嗟乎嘗聞蜀婦清用財自衛不見侵而秦皇帝爲築懷清臺以風勵之漢太史公書其遺事傳之到今予其能無書母之里及世系以下已詳魏中丞誌中故不及銘曰

生而佐長君兮稱素封沒而合葬兮千禩其同官銘之石兮昭無窮

處士俞前江生誌銘

桐江之滸有俞處士年且餘七十矣名紘世僑江流而廬故號前江能以理道自勝不爲外物所侵年事父母孝與昆弟悌性行故飭然亦多

骫髒自少至衰白擇地而蹈不失尺寸人或有過輙面批之故閭里姻族聞悅服其行誼而亦稍稍憚其威稜中歲以後獨多病閉戶不出擁膝趺坐處藤蘿翳几絶不與世人接垂三十年客過之屬深知者榻前剌問樵牧數語而已他往往謝避不相見大較類漢獨行子雅從處士之兄教授舜材鉅野令舜卿遊故習聞其生平間嘗投之以詩曰伊人渺何處家住白雲深流水窻中瀉煙波掌上臨幾廻抱犢浴一曲滄浪吟秖許披裘叟肯來拄杖尋又曰獨聞可憐處心與病相安閉戶聞爬蝨逢人懶着冠採花調露飲煮石和霞餐即此長生訣何須羽化丹里人聞而味之以爲實錄云縣令崔牒其行于郡二千石及督學使君欽之學宮三强之始應已而復引　天子明詔寵之冠帶榜其廬曰齒德當是時邑之遠近矜而榮之萬曆庚辰夏四月予訪雲巖歸弁候於其廬處士始着冠令兩童子左右掖而揖曰吾獲見杖屨死且無恨矣

弁屬予誌其壽藏嗟乎處士於世所競一切抹鎩獨留意於身後之名也如此抑可以槪見其微矣予於是爲之太息謹綴其行而系之以銘授其子汝彝使異日鑱之其他世系並詳家傳中故予不及銘曰

嗟彼高山之深兮氣鬱鬱以青葱内挖孝而左右兮外引巽以千尺芙蓉之峯攬江流其若帶兮茲所謂處士之宮固爾墉厚爾封百年之下過之者當陳溪壑沼沚之毛以薦乎俎豆之容

陶處士甓齋墓誌銘

陶處士甓齋者秀水人晉長沙桓公侃之後而能以風槪聞於其鄉爲湖間者也諱坎字大本少多奇崛讀先世以來家傳數沾沾喜及聞長沙公運甓故事輙自號曰甓齋公初起家博士弟子員以博物洽聞名後且棄去以詩酒自豪然負節俠立然諾行必擇地而蹈斬斬然不失尺寸族屬幾千指公稍稍按古宗法以抗族公屬支庶而族之衆不敢不倚而事之如大宗也

家世饒貲累鉅萬公以什之九歸兄坤及仲季葦而僅以什之一自托脫身出別築數楹於荷花水之上欣然樂也已而季弟沒公復拊其孤與諸兒等少聘給事中陳公諮女及給事中公入朝墮馬死家且散矣公娶其女幷妝其子翰而督教之翰卒舉鄉進士累官下大夫族之方伯公照沒而無後他後之者與其貲壻吳中勞其產而兩相閧也然不敢以訟之郡二千石及縣大夫而以聽之公間或有解橐中裝私公以數百金者公輙怒不受公復徐徐緩頰爲兩家分曲直而兩家卒亦帖服里有鬼爲人聲而祟者請道士書符呪水而舞劍以禳之然鬼數嘯道士亦辟易不能魘已而公出片語譙讓之鬼且避去卒不爲厲也嗟乎公之誼篤於族及於孀㷀信於閭里甚且鬼物亦憑之以攝可謂傑然烈丈夫不負桓公以來世傳矣享年七十有八與其配陳合葬於陽字圩之原然公旣脫身出家益窘或四壁立其所生子男三人曰鑾曰

鎬曰鑿孫男七人曰天漢曰天池曰天河曰天津曰天濱曰天法曰天淵曾孫男又七人其食指衆多而甑且晝塵矣天漢携其子國楨過補子歸安縣學博士弟子員間從予遊爲文章其所朝夕口之者如此已而抱其族部州府推官廷錦狀來乞銘予於天漢不能辭而按公行大較多中古銘法銘曰

長沙沒世數易公其千年之裔兮猶擁髀氣虹矯行雖晝支庶憑鬼且辟揭而書之鐫之石昭日星亘無極

宋處士梅川墓誌銘

亡友宋君之儒字文衡號梅川吳江江南里人好詩奕善爲摹晝顔歐以下書法其爲人言若不出口行若不勝冠與履窘於後母弟以先世來所遺田業恣之脫身出走遊江湖間一日過草堂子揖而進之共座上客相對奕互勝敗已而稍稍與座上客分曹賦詩詩雖不甚工然亦多韻折數傾座上客歡遊不厭也予留而客食

之久之幷攜妻及其二子天祥天祚與俱來予復掃他室棲之君亦解各遊裝買田數畝予間攜之出遊名山水間仰眺俯瞰若雲南泝錢塘往來西湖煙波之深者久之已而東入會稽訪禹穴尋若耶又嘗南泝嚴陵登釣臺過齊雲巖歸且挂席太湖行七十二峯復謁泰伯季子祠北入錫山出毗陵迤邐金焦北固以望海門君未嘗不從抑未嘗不以詩與奕相追躡當其飛泉懸崕攀蘿捫葛揚舲鼓枻噴濤弄月君數

共客相宴酣淋漓不知君為我我為君形與影相隨以嘲且噫無間也萬曆壬午春予浮家過練溪之滸君亦併攜傍予而廬久之病且革享年五十七歲予解裝殯君含斂衣衾棺槨以下竝如禮葬之練溪餘字四圩之上時癸未四月十日也堪輿家張君且謂茲兆也地從邜而西迎涵山以為屛其所引溪之水而左右注若縮而帶也後且昌銘曰

生無資兮於我近死無歸兮於我殯藏之山水兮後昆其振

廣平太守冶山翁公墓表

予同年友廣平太守翁公讀古今墓銘恥世之能言者不中古銘法往往多譽以非其實於是倣晉陶彭澤自為銘按其所書特系世里與所生及第進士累官二千石之年次而已而公之所自好與其所自信及以信於世之賢人君子而聞于身之後者公皆不以及也病且革予過臨哭其子禹典手公所自為銘伏地而慟曰先

大夫所自銘而以屬禹典鑱石而納諸墓者如此然先大夫多高誼恐不可遽同墓草零落而平生所知厚惟公與方伯許公為最深兩公者又皆以文名當世者也顧許公猶宦粵儌公獨無言紀次先大夫之槩表之於其阡以為閭里勸予予唯唯頃之許方伯亦自粵來會葬且復攜書督予予謹按公所自書可以無及獨撰次公所不及書而流風蘊義可以待來世者公名相字輔卿一字長卿家錢塘之鐵冶嶺下號冶

山公之少爲邑弟子也與許方伯爲縉帶交時許方伯甫弱冠以善屬文聲吳越閒公獨引六經之深相與醞釀而折衷之已而與予同舉進士省四書郎署中公時時引故所覯納許公者覯納予時海內與望之上裘鳳師互相推輓以驟顯當世公獨瞿然衣不勝言不以出口者也然與予所私相砥礪皆世之所由以爲迂甚且疾覯而惟於古之道或近之者故予兩人與遂爲縉帶交於許公無以異也公授虞衡司主事典節慎庫節慎庫者所掌　天子少府水衡之藏而出納之者也歲數百千萬公謹筦鑰以臨之大司空書其最以聞滿秩封父浩爲虞衡司主事及其母宜人猶以父母衰且老有他兄弟不得例歸養廼上書乞南曹改南刑部郎中於是迎虞衡公及其母宜人以養出則省獄四治文書入則傴僂問膳視寢恂恂如也諸郎署聞之私擬公近萬石家家行其家長少亦不言而化者未幾封虞衡公及母宜人如其官以宜

人喪來歸繼守虞衡公喪服闋再除刑部郎中已而出守廣平廣平屬畿以內股肱郡按故事畿以內無藩臬監司之轄郡二千石出入輒得陳兵幟羽葆鼓吹導騎士儀衛甚尊寵縣廚稍稍不給公獨屛去數單車行縣所刻已務省約多類此郡故多盜或白晝刧刑獄殺略吏民蓋李邦珍遺孼也公擒一二酋帥餘悉下教原之盜遂平時歲侵河北諸郡饑甚公不及以檄聞輒開倉放賑郡以流亡全活者數萬人頃之御史視郡頗法坐他郡稍後者公免冠頓首請曰民以不饑廣平似稍稱或勝他郡即　朝廷責專制相且首罪矣於是諸郡得無坐而御史呼公爲長者當是時公之治行冠河北而中丞御史及他巡行使者所書公之最以聞於　天子者十餘上公病甚三上疏免官來歸時年五十有四歸輒閉戶諷老氏書以朝夕雖閭里宴會不赴也家屬郡縣垣公於郡縣大夫始下車及首歲一傳刺而已屐跡不以入於其庭也他

藩臬諸司來或傳刺入視公亦儆引疾不出明日特轉相傳刺亦終不見甚且藩臬滿秩徙官去猶不聞郡中故二千石某氏名者嗚呼公之守郎署似直寒侯守二千石似汲淮陽孝父母友兄弟寡貨吝不務聲名似漢獨行此皆公之較然章章者古所稱賢行君子是也竊按古銘法公也生聞道矣沒則祠於其所臨官與其鄉之社可以無愧於其銘惜也公又務自匿不欲令世之能言者藻畫其行以銘而予也卒以公

所自信與信於世之賢人君子書而鑱之于墓之左者如此嗟乎予與公交言故質生不敢從諛公沒其敢以諛公也乎時嘉靖甲子冬十一月朔日歸安茅坤謹表

郁處士墓表

雲間郁生承彬抱土廷尉所爲誌其父處士公者之墓與銘跣伏而號曰公少嘗爲博士弟子員讀古先六經及百家遺言有聲於學宮矣居頃之大母黃所生母陸相繼沒未幾大父青城公則又沒青城公間嘗舉於鄉然不及祿故門第多孱弱且困郡縣之賦與閭里之傷矣當是時公纍纍然起弱冠內拊少弟及其妹外以拓門戶之凋瘵故家業稍稍得無至中廢而於少所讀書亦輒輟置故不及一第廼罷夫然事父母獨孝孤不及見其所以事大父間及見其所事大父之亡於其遺婢猶終身母將之毋間也孤不及見其所以事大母間及見其於大母之伯兄猶歲時伏臘問遺不絕也於所生母之父

及其媼並除舍而衣食之甚且及其沒與其兩子也於其妹之嫁也婿而早喪公守視其舍拊其孫又及其娶與嫁也嗟乎公之內行篤厚固如此性故喜施於故所散子母錢以權里族有無者或負之勿責也負者急或以再請公輒傾橐中貯以贍之雖不給不厭也以故跅弛不羈晚年家業抑或日以落然獨好飲郡中賓客數過之公數爲投壺雅歌樗蒱六博相追歡橐中錢盡夜半猶解衣貫之客數醉自投轄或竟忘

去也里故共呼公爲達然公辜亦以酒廢病一日没矣時萬曆丙子秋八月朔享年僅四十有一孤方挾策試南都病不及侍醫藥没不及憑棺殮計聞之日號慟幾絶者屢矣而所以少綿殘喘以至於今者痛母之孀無以養弟之幼無以拊公之手孤而教未縣竊一命以報之九原故也嗟乎王廷尉公所爲題其墓曰陽之銘業已附衣冠卜藏之矣異日子孫過墓宫伏謁焉竊恐先德露零無以爲來者鏡也得無爲我表

而識之如古南陽之阡可乎予聞其言矜其志不能不泫然累欷以泣也於是次其言揭而書之曰是爲郁處士之墓處士雖不及奮身日月之際然鑱志持行不詭俗不毁諾散財樂施意豁如也其没也以酒豈古之王無功者流逖於醉鄉者乎予睹其子彬多雋材善屬文處士之食報於後者遠矣初名灝卿尋去卿已而又復爲灝卿字遂叔再字景仲别號金齋子其他世系所自已詳王廷尉誌中故不及

陳雨泉先生墓表

嗚呼若予友陳雨泉先生者其殆古之遊方之外者與或謂先生繇明經舉進士歷官尚書郎而督學而屯田而監兵而參政而按察而布政使始致其仕以歸而予之表其墓於陽山之麓也當按故官爵以書而不當筋揭而書之曰雨泉先生嗟乎予竊疑公涖官似漢循吏其貧似獨行其他所游宦而與聽似方朔似元亮及數棄官爵以去則又稍稍似梅福似丙龔不矯名

不遠俗不令人喜亦不令人嫉其中固不得而枚指者方公之以工部營繕司主事而榷木荊州也稅不登故額尚書令廉之不敢讓其守湖南也故二千石私以糴法陷無辜者衆公盡原之及屯滇中榜書其故佔者許如坐令獲自首已而又括贖金以徧募他田者田者稍稍來屯浸益廣而軍興餉無乏　天子嘗詔雲南計輸黄金萬入供少府公特便宜半今雲南府而半以錯課他官可已而民不告病而金亦辦督

府呂公洵督兵十萬討叛酋他藩臬使竝藉行
間公獨旦暮謹烽燧遠斥堠治文書傳令儆若
宿將然公之嘗官禔職大都類此然而公故貧
其由監兵入衛駐白羊堡也有司或按故事橐
羨金以獻公怒而出之已而再過蜀蜀之諸生
及故吏或走數百里外餽遺公公竝郤不以受
署蜀藩久之筦庫者間以例告羨金累萬矣公
笑曰若知羨為故時例抑不知不以羨為故吾
例也蜀人至今誦之及解官歸伯兄累二十年

來諸按節使所餽若千金歸於公公又謝不受
歲時伏臘或不辦公亦無慍色故廬僅一椽大
於斗榜之曰已寬往往主賓相嚮意豁如也族
中諸昆弟貧則又解槖中裝百餘金半以瓜分
諸子而亦半以給族中諸昆弟此皆世所難能
者方督學時公試諸生糊名按甲乙以授諸州
縣不以啓一時高才生後先鱗次顯名中朝矣
或以書贄謁公公又謝曰鄉者吾第知文不知
君今者君知我矣我又不識爲君何也王廷尉

領西曹時嘗過公舍公留飲久之供具不以出
公顧問童子童子曰釜且櫟矣復問瓻中酒幾
何童子又曰請君衣過市貰之廷尉廼大笑兩
相過鄰舍郎以飲而別公之澹宕多類此其解
綬來歸也里中豪恭之椎牛饗公公時時謝病
不以赴間過所從故舊或浮屠氏黃冠者流公
又時時對席便坐脫巾漉酒淋漓宴酣相莫逆
公故好奕奕不登品然亦好飲飲僅一二升然
命之觴輙觴授之奕輙奕及醉且敗公亦自爲

顧影相笑人人盡懽不以間公於詩文隨興所
落不爲古調亦不爲俗韻於書法爲最工小楷
篆隸出入晉唐其他行草及方尺以上豐媚綽
約有驚鴻游鵠之態人士或請之公既醉輙裂
繒而書不以拒當是時人人自以附公縉帶交
又或謂公漢長者不設谿塹多易與及按其立
朝仗節則又斬斬不可犯嘗以河南按察副使
臺參御史也御史驕甚公恥隨他寮貳抱檄庭
趨獨濡遲不爲趨已而中帬繫解公又低徊奮

袖前結御史衘公持且以危言諷之公亦嘿然不以應已而御史以公遊限論報公亦飄然上書自爲免官去　穆宗皇帝初御極　詔召故從　先帝遊者還中朝行且柄用公矣公又以布政從蜀拂衣以歸嗟乎公之生平類若彼而中之疑峻又若此非公之大雅不羣有所混於世之耳目之所及而又有超於耳目之所不及翩翩乎異人者流與嚮使漢之循吏獨行與方朔元亮梅生兩龔而下共公分筭較之材

各天授或相等夷或相倍蓰吾固未卜也苟自其中之涅而不緇圓而不滯者論之則其幅尺之間孰雄孰雌孰短孰長又安在其爲古與今耶善乎閣學申公所嘗銘公墓曰不惠不夷九原可師而公之自謂亦曰吾生平有二長吾性雖剛而無忮忌故於人不爲睚眦一也性澹泊無他嗜好二也然亦有四短憚煩一也健忘二也力竭而止三也不爲諂佞四也聞者韙之以爲實錄予嘗按國史故御史陳公祚於公爲高大父當其數諫　文皇與　宣廟時死且什九猶侃侃不已蓋古之司直也予故考鏡先哲公所從來者遠矣公名鎏字子兼嘉靖戊戌進士於予爲同年予故知公爲最深公累官數矣然亦數以棄去非公所自將也予故別稱之曰雨泉先生云其他世系及子若孫以下並見家乘及誌中予故不及萬曆辛巳秋八月望日茅坤撰

處士竹崖顧公并丘孺人合葬墓表

竹崖顧公某以孝弟力田起家而丘孺人佐之又能以簪珥閨帷之懿聞於鄉者其子富川令震生而聰穎絶倫年十三善屬文故予南溪府君以女弟妻之而命坤共師事唐一菴先生予兩人出入食寢必與俱數以道義文章相追琢爲兄弟交予故於富川令時時耳熟竹崖公方大父怡竹公没家且落矣公獨帥僮僕奮田畝故其家稍稍起而公之兄弟五公所筦鑰內外賦役婚喪若一家然予間過之古姜肱不過也

其尤卓犖者伯兄松崖公嘗犯法御史臺逮疾公輒囚服代兄入杖御史庭出幾斃當是時諸兄弟共涕洟而危之然公不以悔亦終其身無幾微見顏色其他多擇地而蹈類如此故閭里無遠近共爲推服此矣公殆漢所稱三老而孝弟力田者之遺也又於富川令平慈孺人孺人少孤而育於仲父東洲公已而歸竹崖公公以身門戶於外而孺人以身井臼於內其所孝養舅姑幷撫諸叔及姉姒娣姒而下蓋順而

慈惠者也而予女弟時時來歸亦時時口畫孺人於富川無異也病且沒里之老少男婦挂紙錢而哭之者塡路也嗟乎公與孺人之質行而仁者如此天所以令其子若孫鸞翔而鵠峙者詵詵若林也與聞按公家乘宋熙寧間龍圖閣學士臨三傳而爲逸初公隱元隱元於南渡時始卜築歸安之韶林村故邑中稱韶林顧氏爲著族五傳而宿松簿煒祠名宦又三傳而原愷於元末多聚盜能團練社兵以卻寇未幾

高皇帝例籍富民入京師四十五年始及來歸原愷生彥璋彥璋生廷輝廷輝生璇璇生佐是爲怡竹公怡竹公出贅姚知縣家故今又改稱爲姚莊顧氏公之子二長即富川令仲早殀女一適山西布政司理問沈玠孫男五孫女四其曰爾行任陝西道監察御史曰爾志太學生曰爾德幷其女適曹某行則並予女弟所出也其曰爾力邑庠生曰爾功幷其女適胡某許聘吳某則繼娶沈所出而最少女許聘沈某則又施

所出也曾孫男三曰堯京邑庠生曰舜京曰湯京曾孫女一於予龍圖沒且二百餘年而爲宿松簿簿又沒且三百年而富川令始復以儒業顯今爾行且爲名御史矣而爾志暨堯京輩並雋材翩翩未艾也丘孺人先竹崖公沒葬于北沈圩之原越二十四年而萬曆辛巳十二月某日富川令奉竹崖公柩而合葬焉御史君自京攜書來屬予表於其墓予故爲之詮次其略使歸而鑱之石者如此

明高士松里馬先生墓表

萬曆庚辰十月十有四日松里馬先生沒又二年其子太學生應華卜附葬于先世平章公墓阡之𤕤而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張公誌而銘之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今督府張公復從而碑之而公之世系及舉進士由翰林庶吉士出爲名御史佩　天下璽書清戎山東再則按眞順廣大又再則督學畿以內一切華班匠請胬庚臧額征隄河流蒐虜姦銷礦寇正文體端士習崇經術宦節所嚮不媿古之名臣碩卿其他事父母孝與弟弟友悉嘗訓支庶桁循內外姻黨以下嘉言善行往往而在不媿古鄉先生處士者之獨行大略兩公已盡一鐫次之矣而又以予按大名時公問嘗謬謂誚薄或可赴國家矢石之亟而以之首疏　肅皇帝蓋相知之最深者屬予表於其阡嗟乎方予之去官蓋繇他執政所嗾他持節使君者以飛語搆之而或謂非其罪也公不勝憤懣間闔給事中

楊君允繩數輩伏午闕下不能得共爲絫欷飮泣以退已而公之繇南通政外謫抑亦繇疏劾分宜用廢姻分宜特銜之不置語不云乎同誼相漆同患相卹貴誼之過長沙也猶爲貽書以吊湘纍而予獨能無情乎哉然兩公者竝今大賢其所次生平本末已可槩見以爲聞於世予獨謂公外謫時繇太僕歷南京通政已四三載按故事不當坐臺臣考察例且其時僅四上耳中外有職事無不人人裂眦而嗚咽者分宜公罷相華亭公入公即華亭督學時所錄高才生已而華亭公去而江陵公及高文端公相繼相江陵於公爲同年交文端又於公爲同舍生以其女妻公之子應華而公亦以女妻文端公之子中書舍人循學相連姻又未幾少保張公爲吏部而石太僕公星鄭司馬公洛貫中丞公元張京兆公學顏後先鱗次朝廷間竝公帷中顏閔也假令當是時公以世所共爲憤懣者折一束飛之公因當力還朝請即如尚書卿貳可

朝夕竢也公獨恥世俗所沉酣不欲浮沉河洑以奔走之絕與世不相聞數共山人沈仕李奎千戶施經及鄉大夫高光州堯沈鬱林詔陳中丞洪濛沈太常淮趙溧陽應元陳鶴慶師檣榼湖山間爲社遊分曹賦詩相唱和不以寒暑風雨間已而予過西湖則又移書招之予亦共諸君子宴酣淋漓相爲悲歌慨慷其間客或語及予兩人曩所爲執政者兩相睚眦處公輒目攝仰天浮白酹之不答嘗爲公所爲詩多蕭瑟飄宕

之音其調之工與否不暇計而其泠然自適處則萬物所不能甞者嗟乎非古所謂倜儻夷曠之士乎哉予於是表之曰明高士松里馮先生之墓然通政爵四品於　國家功令爲中大夫予不書其爵而書高士者蓋以公脫去聲名之韁也舊矣且門傍西湖令百年之下學士大夫過公墓而瞻謁者當必爲之爽然自失無煩漢賈生所貽書以吊也時萬曆癸未春二月望日

張節婦墓碣

予過郡邸同客晚步溪上有一男子跣伏地而號曰不幸少孤母張且死第上無舅姑下無伯叔孤不免轉溝壑無以延先祀故抱孤日夜泣釜且屢轢矣人或強之嫁母斷髮自誓又抱孤日夜泣數績紡或爲鄰嫗剌繡浣滌傭故獲拊孤需其長以迄于今年七十矣縣有司按里中長老言申其事於府府上之監司及御史臺御史臺已而覆之無異牒郡二千石按閭家故事疏聞之　朝且旌其廬矣孤又貧無以爲胥史

勸故中寢頃且死人或以其事聞之參政朱公公爲檄縣有司出庫貯若干金助之葬嗟乎孤無氣與力不能請郡二千石聞之　天子以顯其母然郡中縉紳大夫共爲詩歌若干什以寵榮之矣竊願丐先生一言碣之墓與月兒孫繼孱弱或歲時過墓稍稍低徊覽睹之亦足以鏡來世也予聞其言矜其色殊喑嗚涕淚不自已問其氏名曰姚世英也客曰茲即某里張節婦兒也予所故聞而耳熟之者也已而出所抱

御史臺及監司郡縣者所申與覆之牒文及他縉紳大夫所矢歌大較如世英指予悲而許之顧病甚間一出郡邸輒一過跣而伏予閒辭以病英復輒喑嗚涕洟不自已如初予悲而書之曰嗚呼御史以下所共褒而稱之者以節婦貧而不二嫁而卒能立其孤以至於今也以予觀之英卒以貧困其所請之縣有司而郡而監司而御史臺而他縉紳絫絫不自已今復請之予不敏其所爲喑嗚涕洟跣而號者什且九英非

古所稱服勤而不沒其親者乎哉嗟乎張之生也不及旌其廬矣而沒也猶及題其墓若此百年之下里之過而樵採其忍翦其樹乎哉傳曰問一得三予始得其母又併得其子於是乎有感時萬曆四年秋七月望日

演泉周先生去思碑

演泉先生之諭海寧也僅匝歲而擢爲青山令以行其門弟子數百人無問長少相與欷歔涕而送之郊又匝歲門弟子數百人無問長少若兒之戀帷中之母也復相與欷歔共謀伐石紀其事而前以請於予曰聞古者庠序之間師氏躬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教以授弟子而其爲弟子也抑亦服習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教以治其心飭其行故終其身父事之而其歿也則祀之爲瞽宗誼何遠也近代來庠序之所從事特升散簿書而已耳校讐文藝而已耳上之人非古者師氏之所以教下之人非古者弟子之所以學故於庠序之聚散離合若郵舍然獨予

演泉先生之至也始而望之恂恂然不勝衣且屢者也再而察之非古者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旨不以存於其心而鑱於其行者也故其升散簿書未嘗不與今之服官者同而其縈縈然內務潔白外砥長厚若將恥懦而廉頑有不特升散簿書之末而已者校讐文藝抑亦未嘗不與今之服官者同而其縈縈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弟若將攻道而正行而有不特校讐文藝之末而已者門弟子貧無以爲食

歿無以爲葬男女之長無以爲娶且嫁則請學田之羨於有司而不啻以之飯巳之飢也門弟子之困於戸役抑於里訟非其義則卻且詰責之矣而其義也則亦躬爲請其不能與不直者於有司而不啻以之拯巳之溺也方其始至而官舍頽矣卽請解所食之俸以葺之不敢按故事而亡以强之上官也此其郡縣長吏之所難而先生則以師儒而能之者訓導章君者之歿爲之設位而哭且哀繼之以素衣蔬食而其妻

子奴隷故無一人侍者也爲之函封其故篋而其衣冠殯殮以下竝解囊而事之巳而其子之輦喪而至也則又爲之解囊而私佐之又無巳則以號之門弟子數百人數百人無不人人悲悰涕洟各以其所喪父兄者喪之而多者千錢少者數十百錢相與以資其喪而歸此又姻黨族里之所難而先生則以僚貳而能之者其他忠信樸茂之行大都類此此予黨所以於其去也不敢以嚮之鄉舍者事先生而以古之終身

而父事之者事先生相與請公文爲之誌其名氏爵里與其徙官者之本末而百年後今得以按公言祠之於學宮如古瞽宗可也先生名稽字某古水人由鄉進士以嘉靖乙丑秋八月署海寧縣學諭以明年冬十二月擢靑田縣令以行嗟乎其署學宮待累朞月耳而其去而繫羣弟子者之思卒若此然問其學少宰師事同邑羅司諫先生而以高弟稱者予故感而系之以言曰宋胡瑗嘗教授湖中巳而門下多名士海

內學士大夫望而見之者不以問占其爲胡氏弟子也嗚呼予於先生之教海學與門弟子所以服習先生之教及其去而無忘抑可以占羅司諫之流風蘊義也巳然則古之教謂不可行於今之世乎哉隆慶元年冬十一月望日歸安茅坤書

桐鄉縣學新建文昌祠碑 并序

古者學宮祠先聖先師而巳巳而特祠孔子爲先師後稍稍增入顏曾思孟以下及漢唐宋諸

名儒或置或廢大略並誦習先師孔子之道者然未聞有文昌祠也按象緯家有文昌六星蹠次斗魁前爲天府而梓潼神則稱張姓起西蜀或謂姚萇之入蜀也神嘗持鐵如意耀靈其間士之人像而祠之隋唐來遍天下矣於是額之曰爲文昌祠豈即文昌之降神而憑之爲靈者耶間按海内外祠獨孔子與佛老等或謂孔子之教衰而浮屠道士輩始得以禍福籍天下之王公卿大夫士與州里之衆庶而奔走之然按

稗官野史所載共驚炫神之教以忠孝爲本則又未嘗與孔子異也世所祠而崇奉之者儒生尤盛以神能配文昌爲靈而萬曆巳卯高公某之令桐邑也既大修孔子之宮以共諸生俎豆而絃歌之矣而邑諭李公某輩又以文昌祠雖國家祀典所不載而其靈則能助孔氏之教以爲功於學宮者於是出橐中俸若干金而像而祠之於其宮之側來請予文碑之牲石予特序次其事綴之以樂歌三章令習而吹之以間笙籥云其辭曰

神之來兮鬱文昌擊鼓其堂玄旂孔章璀璨翱翔神之至兮翽翽者翬庭燎爲光雲螭象儀祀以酒漿神之陟兮上帝旁景爍於皇諸士肅將慶澤無疆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三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祭文

祭朱九疑年兄文

嗚呼始予之舉於鄉在武林惟公輩凡八人已而予罷官來歸其所夢與思半屬西湖煙水之深也然遊名山水非多賓客無以爲歡非里之生平故知無以托其載酒與社而吟當是時程

萍鄉公早沒焉按察王濂州張大理張太宰陳方伯諸公並宦遊於外載酒過西湖與予朝而山暮而還獨高光州與公兩人在也未幾焉按察沒王濂州張大理則又相繼沒光州公始及築大雅堂於西湖之北爲社遊時載酒分曹賦詩屬予記盟曰詩不成無返醉無返日暮無返風雨冰雪無返興不盡無返甚洽也時張太宰公間從徙中丞歸聞光州公勝事亦買山於其麓然未及繕園林亭榭以出公獨軒然別築西湖之南公之興故豪囊故多金一時園林亭榭之勝最西湖然未幾光州公則又沒家且散而曩所爲大雅堂已他屬矣予引舠過之按故所碑誌苔蝕蘚剝不可讀未嘗不系欷太息爲之泫然泣下而霑襟也然猶謂公尚在况陳方伯亦上書乞山歸公雖病足跛倘許倣陶元亮籃輿故事猶及吾兩三人時時載酒與俱也今竟安在哉太宰公掌南院時予嘗過太宰公所買山處攜書招之且謂輞川鹿柴多佳麗而惜也

王右丞未還也嗟乎太宰公方席　聖天子寵渥貴近日月之際不知十年二十年其所買山不知及爲園林亭榭否即及園林亭榭吾又不知能進久共笄相攜遊否嗟乎西湖之泉聲山色猶故也西湖之青莎碧桃紅藻綠楙其所綰夏秋引簫鼓以侑客者猶時時不乏絕也而公輩已皆物化矣予與張太宰陳方伯輩落落然將旦之星其及招公之魂與之賦此其中乎公且朝猿之與吟而暮鶴之與飛其及往來西

湖與否吾皆不能知吾又焉能獨攜杖僂過公社申曩光州詩不成以下一切故盟相與宴酣淋漓乎嗟乎豈古語所稱天地爲逆旅古今爲瞬目生固當爲歎而沒固不足悲乎抑亦其生也特車駟之過隙而不復留其沒也亦髑髏之自以爲勝南面而王而不復返者乎嗚呼投以生芻酹以酒吾弔公以所云公能知而報之否

祭許茗山文

嗚呼惟公之文章與聲詩兮上者掞藻于班掾下者沿響于杜甫惟公之吏才與宦業兮所至惠施或感乎畏壘而其威名卒不假乎繩斧世皆鸑鷟之以羽毛自矜兮而公則譬彼文豹幽然霧隱乎南山之隅世皆干將之以銛鍔自利兮而公則譬彼芳杜泠然露寒乎秋江之渚故當其釋褐兮人士讀其應詔諸什竊擬枚臯侍從漢庭矣然而俄焉以之出佩乎專城之組及其待次郎署兮人士古其連跡中貴將謂賈生超遷大夫矣然而久之始剖符乎蜀徼之土或

南入乎象郡百粤之地或北涉乎遼陽紫塞之岵或崇岡而站鳶之所與遊或深箐而椎髻之所與伍或依水草以飲馬或囊冰糈以覘虜世皆擇善地以徜徉而公獨頹然其拙也徘徊容與惟梗之飄而蘋之萎無復計乎室人之交徧讁我嗚呼以三十餘年之間而水陸之走不知其幾萬餘里叶公之行則質以絜兮故不辭乎險阻公之心則澹以遠兮寧太息乎今古閒中朝行且待之以卿寺之署兮庶幾乎漢人積薪之喻又何以杳然雲逝兮竟不能遲乎天子璽書之顧已焉哉天寔爲之謂之何哉嗟嗟中郎孰爲釋誨嗟嗟子雲孰爲解嘲世之王公大人雖不能引藉與望位公以霄漢日月之際而今之博士弟子猶當誄次其行鄉大夫之後薦之以溪澗沼沚之毛某輩生也同井仕也同朝以詩以酒以翔以翱忽幽明之既隔惟典刑其不恌酬樽罍兮泉咽望九原兮雲遙

祭范太夫人文

嗚呼母躬井臼而手[illegible]兮系貫業於千金兮
山川而感日月兮產伯鳳與仲麟麟在野而鳳
已翔兮對大廷而一人歷玉堂而侍石室兮漢
相如與楊雲既輿書而載彤管兮嘉母誼之夙
教曳霞帔而簪爵釵兮爛皇澤其盈門蘭遽焚
而骨遽㓕兮胡天憖之不仁里不歌而杵不相
兮慟朝野之儒紳嗚呼　天子其悠講幄之
舊兮勅禮官以加恩祭中使而葬玉魚兮渥雨
露於九原嗚呼予與伯仲執友且姻生芻一束
潸然涕襟尚饗

祭廖邑論文

公抱牒而教我邑兮猶未踰乎朞年何肇弟之
鬱風而慄誼兮特腸鐃而背劇咸謂公之貧且
骨立兮或探橐而無一錢日啜粥而羹馬矢兮
頓官舍其磬懸然而開帷中之飢且寒兮輒割
俸以涕漣壯無婚而沒無殯兮赴溺者之投瓠
于淵其或窘于里之賦訟兮躬為請之有司而
乞憐故庠序之弦歌而遊從兮譬若父子骨肉

之間傳記所稱師與保兮仗大義而兩乘間過
我而論襟兮泝安定先生以別傳數請予文以
投贈兮將攬帶而為同心之言豈謂一病而隕
兮遽閟景於重泉嗚呼直木伐兮甘井竭哲人
逝兮我心割嗟鸑鷟兮垂翅歸嗟駃騠兮中道
蹶遺幼稚兮誰為攜散圖書兮誰為篋扶旅櫬
兮返故丘楚水淼兮吳關絕予投草以臨吊兮
助諸生之泣血續宋玉之悲秋兮賦中情其嗚
咽尚饗

祭唐姑文

嗚呼吾姑兮予少及見其笄由閨閫以抗門戶
兮煢煢然守城隅而捍決堤內之米鹽與醬醯
兮外之土化與分畦並聽中饋以盈縮兮緊夫
君之所不知數脫簪珥佐之出遊兮稍稍以明
經而聲馳惜也數奇不第兮抑得貢為博士於
其時罷官來歸兮頭白而衰猶以諸子瓜分而
羹頡兮歲膳其所不支覆中夜之霜飛兮躬機
杼其在帷共女奴以分功兮聊卒歲以自持釜

或櫟兮瓶且羸形與影兮酸且悲嗚呼吾父兮予少舉進士而輙摧姑數攜我以飲泣兮今且餘三紀于茲仲父以下竝零落兮猶幸姑之壽康而期頤豈謂今併没兮渺雹駟其不可追悠莫悠兮骨肉離殞莫殯兮生死岐奠以斗漿兮哭以蕪辭中心若割兮神其疇依尚饗

祭蔡白石先生文

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之没也姻友茅坤千里使逆櫬于江其返也哭之郊又四越月始為

牲醴祭之于其殯宫而告之曰嗚呼天下之山猶千仞其雲峙兮而公何以遽隕其荆若之水猶百里其東注兮而公何以獨閟其靈方其弱冠入 朝游揚令名人皆以為上視孔融下薄禰衡予獨謂文章者特公之羽毛耳而其中之所嚮當有守神之寂而味道之精及其待次郎署出守南衡人皆以為澹泊楊雲風流文翁也而予抑謂宦遊者特公之朝夕耳其終身之所要當有竹帛之書而鼎彝之銘中外之士卜公為儒林之著蔡邦家之柱石也胡為乎俄拜司馬郎徙陪京倏焉日曜倏焉露零計之所至海內縉紳大夫無不設位而哭雖幽人騷客猶相與貽書走吊而誄且銘況予固連葭之姻締帶之朋痛五內之若剸嗟奚能以為情公之閫帷甫笄數月公之嗣子僅屬八齡賓客既散門戶漸傾支裔不屬奴僕如鼪安得不憑棺而慟出涕霑纓嗚呼題公之墓收公之遺文百世之下不

忍使之零落而崩墜者吾輩一二知己之所同盟乞贈謚於朝祠春秋於鄉所謂有司之存昭然公議與典刑也又何俟於予之憤咽之填膺嗚呼山暮兮雲紫川瞑兮煙凝聽九原其不作兮孰冠裳乎音聲尚饗

祭張縣尉文

嗚呼哀哉公起刀筆以無害稱及尉我邑以行能名謹爾笄鑰守爾矩繩三年以來政有餘聲胡病斯遘倏若遠行井里走哭流涕填膺嗚呼哀哉猶幸賢令脫驂以賻殯殮含琄 善護

猶幸故鄉毋間道路五湖錯壤一航可渡返爾素旐歸爾玄基奠以生芻我悰靡愬嗚呼哀哉

祭董夫人文

維萬曆五年十二月七日眷末茅某聞誥封董夫人之殯將厝之姑蘇山之麓也適臥疸瘍不能執紼遣其二子積與縉會葬祭而告之曰嗚呼哀哉予也少嘗兄事宗伯列昆弟兮婦也亦及娌事母夫人列姊姒兮有女曰仲緊娶其子兮葭莩之托百歲維祺兮豈謂中蹶母忽逝兮

未及于歸簪珥靡恃兮矧其變也客京師兮予也宦遊河魏不能以千里伏棺而號屍兮其葬也五湖之北兮予也抱瘍以臥又特嚮朔風瞻素旐黯然魂銷而涕洟嗚呼哀哉竊惟宗伯位三事兮按國之制將以請之中朝下祠臣遣都官以會葬者胡爲乎空山之次寥落草之悽其然而異日者　聖天子之復以故爵追之卹典也斯固朝野之公議縉紳之屬望而予何淼淼於其悲兒壻也鸞翮而鴟峙兮已及擢之京闈甥也龍驤而驥躍兮又將步武而前隨嗚呼哀哉惟母後裔兮繩繩乎玉爲葉瓊爲枝維母流慶兮山之潤而淵之輝乎也束之以生芻酹之以雲罍倘環珮其來翔兮庶不負乎猿鶴之嗚且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譚司馬文

嗚呼世或有連翩之鵾鵬矣然而其一則垂翅來歸也其一則凌風而飛所當溥日月拂雲霓數爲顧影而徘徊抑或有竝足之騏驥矣然而

其一則伏櫪以嘶也其一則絕塵而馳所當汗赤血歷紫塞數爲銜勒而棲遲此於其中固有兩相推輓而兩相絜歘者能不悲哉能不悲哉方東吾先生之擕公而教我湖也公始垂髫予已中第公固羨予以脫穎而出予亦奇公以處囊之異道固琴瑟誼亦兄弟也已而予由吏部左遷陪京公亦釋褐連珮承明或載酒於燕磯之渚或尋芳於牛首之亭公數白眼睥睨當世予亦岸幘臨流濯纓公毋疑予以脊爽予亦羨

公以李膺也當是時予頗托文章以自娛公獨
抱道經而長嘯舞也按節歌也同調豈謂中道
蹐頓分袂翻飛予以忤世奪官來歸公數移書
願爲拂衣事雖不偶心定相依嘉靖乙卯公守
天台海夷內訌將士數摧公抱牒而督戰首擐
甲而揚麾當是時斬馘且千封爲京觀公之威
名遂擅東南予也過公西湖拍手笑言予聞許
公以魏尚之假節雲中而公亦憐予以李廣之
歸臥藍田也由玆以還天子嘉功賜之斧鉞出

將元戎始則閩海再則粵中戰士解甲蠻夷響
風
　肅皇帝且不忍伏波之久羈銅柱而或
慮烽燧之數通甘泉也於是乎檄召南州出總
遼薊公也內挑六郡良家之士以充佽飛外度
盧龍漁陽之塞以繕亭隧鐵裘喪膽胡馬奪氣
公於是時盛爲聲施建殊勳於萬里之外而予
且不免枯槁思息機於漢陰之墟也久矣及
穆宗皇帝末年公病來歸也偶晤金焦間邊
陲公且點頭謂我可爲大都公一馳驅則一引

領其所追我於垂髫而思以其功於末路者固
耿耿也嗚呼司馬還朝已越六禩　天子方
倚公爲山甫而公也遂棄我而仙逝哲人既萎
泰山且頹能不悲哉能不悲哉嗚呼公之年邇
六十矣而予獨謂公沒不貲志公之位爲樞筦
矣而予獨謂公材不盡施何者君相之知方殷
而中外猶多可慮也詎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能不悲哉能不悲哉詎
聞之日　天子輟朝特勅侍臣遠護靈旐贈

官錫謚龍冠百僚給以秘器葬之江皐嗚呼功
震朔南威播華夷生爲柱國沒垂鼎彝所憾者
公特多中閨之秀孀樞之兒其始也予不能不
爲天下慟而其終也予亦不能不爲一人私臨
風展奠潸然涕洟酹以所云知兮不知尚饗

　祭太僕卿東白顧公文

嗚呼公之吏業之在餘姚兮於今猶畏壘之於
庚桑公之直聲之在朝廷兮於今猶鳳鳴之於
朝陽方其纍瘵痍而戍寒垣兮將矯然與日月

爭光流離困踣者二十年于兹遲白首而始豈
故鄉嗟乎　穆皇帝之御極而簡召也郎古
者之顯忠而遂良蓋以漢之祭酒魏之侍中而
懸山斗之望兮公何以遽爲拂衣以歸也釣五
湖樵洞庭襌冠竹杖而徜徉公雖位不肯其志
沒則道猶耿其光予也少從省闥兮公堂覽睹
其文章待之國士兮而脫穎於其囊語所謂死
生而骨肉兮豈衰颯之敢忘嗚呼大石之山兮
弓劍其藏東以生芻兮酹以漿予也顧瞻兮涕

徬徨古人不云乎先生之風山高而水長尚饗

祭沈鐵山文

嗚呼公何以遽有此阨邪始予以幼兒國紀請
婚門下也蓋附先大夫憲使公通籍承明以來
四十餘年于兹數睹先大夫務長厚言不出口
恂恂然篤行君子也已而又聞公復世先大夫
之教以教諸公子諸公子鸞翔而鵠峙翩翩然
漢石氏之遺也予年且近七十矣恐一旦露零
塡溝壑則予雖不及教兒兒獲托門下綰紉列
猶當席公敎也予雖不及手授之詩書而公必
攜其所以授之諸公子者以分督之也豈謂予
猶在而公忽仙逝邪予之兒暨公之女甫八齡
公不能遲其筭以待兒之婚邪予又焉能遲其筭
以待女之笄予或謂天地間壽與促事固不可
知然予長公一歲公且若此而予又安能以長
公者而獨留人世也間嘗辱公攜吾兒愛其穎
異然憐予衰又自憐其衰且謂曰郎如予兩人
不能如向平畢若婚與嫁予諸子固當無負也

然請婚後適長公暨季公竝第進士先後過湖
中予猶獲滕席次公以下竝未及附綰帶交也
不知公於諸公子比肩過庭時間及攜所面許
我父子者畫一口授否公口授與否予皆不能
知然聞先大夫長厚之風累世矣諸公子當必
推公所飲恨於九原者而爲畢婚若嫁也嗚呼
哀哉公已騎箕尾而羽化予獨臥林皐而浮蹤
曩所共公嘯歌而戛金石拊絲桐者今已上有
再生之事所共公宴遊而醉泉石臥薜蘿且終

焉當如隔世之逢嗚呼哀哉束生芻兮挹酒漿投吊草兮裂腎腸神其監兮來翱翔予慟哭兮涕潸裳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沈鐵山文

嗚呼啓殯車兮今之夕遲白馬兮情何戚躬執紼兮路之側葬名山兮百年隔薤露歌兮山陽笛悲西風兮慘白日兒疇怙兮女疇恤慘裂腸兮痛切骨挂佩劍兮心惻惻睇青草兮多太息挹斗漿兮神來格尚饗

祭俞處士文

嗚呼翁之臥病垂三十年唾壺一枝挂之榻前心如逃虛貌如枯禪客間過之擁衾無言類漢三老類漢獨行左斧右繩不緘不競族黨之間習服其正僮奴以下恪守家令孝悌力田名蓋里中有司移檄飲之學宮已而奉　詔表其垣墉寵之冠帶比古素封有子汝彝侍疾不離寢膳杖屨傴僂攜持遺矢與溺旦暮必隨一家之內子孝父慈予遊釣臺弁訪宅里翁且下榻披

兩童子稽首再拜披髮垂耳請予書墓以慰汝齒予嘉翁誼慨書以上豈謂未幾翁隨以喪老不爲歌杵不爲相況予執友能無悽愴南望靈山桐江之澳不能憑棺臨風而哭千里走使生芻一束祀其有知鑒我心曲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雜著

賀朱司空啓

恭惟我公弱冠登文石之墀茂才擅承明之譽出宰婺邑吏民碑德政者永壯棠之思入補西曹中外頌讞獄者兼經術之飾已而養痾泉石望溢薦紳初徙祠官而藻雅飛何異季真之爲禮部再推督學而士習振無媿常袞之在閩州歷藩臬而所至聲稱領節鉞而矯然開鎮貳司空一載　先帝嘉播和凡土之勒贊太宰三年朝著奕引賢屏壘之績已而河堤決齧出我公於宣房瓠子悲歌矢成功於濟上資日以久勞日以多遂以尚書八座之官再兼青宫少保之秩及還京邑兩建山陵非獨長秋卻中使無名之侵牟抑且國家省少府不貲之靡費頃者積勞九載殊最有倏由筮仕及今已逾四紀按

威名所著聿振三朝於國家足稱典刑之臣在儒林寔爲著蔡之望此四海士人之所拭目以覩而我中丘故知之所彈冠欲狂者也　聖天子行且　賜之璽書晉之勳級上以殊柱石之號下以竦臣工之瞻敢附鳳鳴聊申雀躍云云

上佘相公啓

伏惟相公擢自魏科文章之名並北斗官超學士勳業之盛冠中朝頃者升麻以來台垣動色

顧老馬之伏櫪無繇望天駟而長鳴孤鶩之紲樊不能攀威鳳而颺翅耳豈謂有壻曰董道醇有兒曰茅國縉抱藝而試遽叨門下之並收投牒以前忽荷帷中之俱錄朝野方切拔十獲五之慶而衰蹇獨兼得隴望蜀之私矣天高地厚日照月臨平津開閣鄒枚鱗次而侍承明忠宣柄文崔韓羽儀而名當世相公之推轂若轉圜而鄙人之嚮風願刎頸也倘兩生長侍於絳紗則百年無忘於白首矣茲特遣使函書以獻無

任感戴瞻望之至

刻檀孟批點引

姚海屋擕所刻摘錄檀弓孟子批點者示予予讀一過題之曰檀弓之言雋以約譬則引洌泉而出飛巖洞壑也謝特掐其句與字以爲工者也言之工文之衰也廼若孟氏深於道其爲言也闊以辯譬則進之而江淮而河海矣眉山公不得於其道顧以爲或不離乎戰國諸子者之習而第以文賞之嗟乎孟子者文云乎哉然則

海屋子之刻而傳之也何以曰學書者第授之古盤盂諸法如是云爾苟得其解則庖犧氏畫而奇畫而耦竝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又何有於李斯篆隸以下之點綴淋漓乎哉

刻史記鈔引

予少好讀史記數見縉紳學士摹畫史記爲文辭往往專求之句字音響之間而不得其解譬之寫像者特於鬚眉顴頰耳目口鼻貌之外見者耳而其中之神所當怒而裂眦喜而解頤悲而疾首思而撫膺孝子慈孫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騷人墨士之所慿而吸然吊且賦者或耗焉未之及也予獨疑而求之求之而不得數手其書而鐫注之三四過已而移官南省時予頗喜自得其解稍稍詮次慨爲好事者所擕去遂失故本頃罷官歸復以督訓兒輩爲文辭其所鐫注者如此予按太史公所爲史記百二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

放失其所論大道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四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入風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翱翔倏忽變化若一大劒舞於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即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疎宕遒逸令人讀之杳然神遊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竅也而況其下者乎唐以

來獨韓昌黎爲文極力鑱畫不可不謂之同工也間按順宗皇帝實錄與秦始皇紀讀之夐不相及抑可槩見其微矣予嘗夢共太史公抽書石室中面爲指畫夢中若解已而夢醒則亦了無一言於眉睫之間者予媿今所鐫引殆亦說夢之餘者耳楊子雲嘗謂顏子苦孔之卓嗟乎予於公欲求其苦之卓也且不可得矣而敢他望乎予姑刻而存之齋中以俟後之好讀其書而能求其至者鈔凡若干卷按故本特什之七

詳見凡例中故不贅

韓文公文鈔引

魏晉以後宋齊梁陳迄于隋唐之際孔子六藝之遺不絕如帶矣昌黎韓退之崛起德憲之間泝孟軻荀卿賈誼鼂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於是時譽者半毀者半獨柳宗元李翺皇甫湜孟郊二三輩相與遊從深知而篤好之耳何則於衆世聾瞶中而欲獨以黃鍾大呂鏗鍧其間甚矣其難也又三百年而歐陽公脩蘇公軾輩相繼出始長章之而天下之文復趨於古嗟乎隋唐之文其患在靡而弱而退之之出而振之固已難矣近若近代之文其患在剿而厭有志者苟欲出而振之而其爲力也不尤艱乎其難矣哉要之必本乎道而按古六藝者之遺斯之謂古作者之旨云爾予故於漢西京而下八代之衰不及一人也首揭昌黎韓文公愈錄其表狀八首書啓狀四十四首序二十八首記傳十二首原論議

十首辯解說頌雜著二十二首碑及墓誌碣銘四十一首哀辭祭文行狀八首釐爲十六卷昌黎之奇於碑誌尤爲巉削予竊疑其於太史遷之旨或屬一間以其盛氣搯抉幅尺峻而韻折少也書記序辯解及他雜著公所獨倡門戶譬則達磨西來獨開禪宗矣

柳柳州文鈔引

昌黎韓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州相爲羽翼故此唱彼和譬之噴嘯山谷一呼一應可

詞盛已昌黎之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揚雄者爲多而柳州則閒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其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泬寥抑亦千年以來曠音也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爲掩卷涕洟者久之再覽鈷鉧潭諸記杳然神遊沅湘之上若將凌虛御風也已奇矣哉予錄書啓三十五首序傳十七首記二十八首論議辯十四首說贊雜著十八首碑銘墓碣及誄表狀祭

文十九首釐爲十二卷按柳州平淮雅與鐃歌及五七言詩什於諸家中尤擅所長予校而錄之者特文也故不及

歐陽文忠公文鈔引

西京以來獨稱太史公遷以其馳驟跌宕悲慨嗚咽而風神所注往往於點綴指次外獨得妙解譬之覽仙姬於瀟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累數百年而得韓昌黎然彼固別開門戶也又三百年而得歐陽子予覽其所序次當時將相學士大夫墓誌碑表與五代史所爲梁唐二紀及他名臣雜傳蓋與太史公略相上下者然歐陽子所與友人論文書絶不之及何也又如奏疏劄子當其著爲開陳分別利害一切感悟主上於漢可方鼂錯賈誼於唐可方魏徵陸贄宋仁廟嘗論廷臣曰歐陽脩何處得來殆亦由此序記書論雖多得之昌黎而其姿態橫生別爲韻折令人讀之一唱三歎餘音不絶予所以獨愛其文妄謂世之文人學士得太史公之

逸者獨歐陽子一人而已而世之人或予信或不予信又或訾其間不免俗調處嗟乎抑誠有之太史公之傳仲尼弟子與循吏處抑豈能與刺客同工哉觀之日月猶有抱珥可知之矣予讀唐書及五代史別有錄今特錄其文集之行於世間附唐書五代史小論而已而他遺者固多也首上皇帝書疏六首次劄子并狀五十三首次書啓二十二首次書二十五首次論三十六首次序三十一首傳一首次記二十五首次

神道碑銘墓誌銘四十七首祭文墓表祭文行狀三十三首次頌賦他雜著一十首釐三十二卷噫姪桂嘗以予嘗愛歐陽公敘事當不讓太史公遷且前日歐陽公撰五代史嘗時將相特竝齷齪不足數況兵戈之後禮崩樂壞故其文章所表見止此假令同太史公抽石室之書傳次春秋戰國及先秦楚漢之際當特是而已哉譬之一人焉入天子圖書琬琰之藏而陳周彝漢鼎犧樽雲罍以相博古一人焉特入富人者之室所可指次者陶埴菽食而已予唯唯嗟乎世之欲覽歐陽子之全必合予他所批注唐書五代史而讀之斯得之矣

蘇文公文鈔引

蘇文公崛起蜀徼其學本申韓而其行文雜出於荀卿孟軻及戰國策諸家不敢遽謂得古六藝者之遺然其鑱畫之議幽悄之思博大之識奇崛之氣非近代儒生所及要之韓歐而下與諸名家相爲表裏及其二子繼響嘉祐之文西漢同風矣予讀之錄其書狀十四首論三十七首記四首說二首引二首序一首釐爲十卷

蘇文忠公文鈔引

予少謂蘇子瞻之於文李白之於詩韓信之於兵天縱之以神仙軼世之才而非世之問學所及者及詳覽其所上神宗皇帝及代張方平滕甫諫兵事等書又如論徐州京東盜賊事宜并西羌鬼章等劄子要之於漢賈誼唐陸贄不知其爲何如者朱晦菴嘗病其文不脫從橫氣習蓋特其少時沾沾自喜或不免耳入哲宗朝召爲兩制及謫海南以後殆古之曠達遊方之外者已然其以忠獲罪卒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豈其才之罪哉予錄其制策二首上書七首劄子十三首狀十二首表啓二十六首與執政及友人書二十二首論五十首策二十五首序傳十首記二十六首碑六首銘贊頌十五首說賦祭文雜著十五首釐爲一十八卷

蘇文定公文鈔引

蘇文定公之文其鑱刻之思或不如父雄傑之氣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遒逸疎宕大者萬言小者千餘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揚而洲島之芬錯雲霞之蔽虧日星之閃爍魚龍之出沒並席之掌上而綽約不窮者已西漢以來別調也其君術臣事民政等篇尤爲卓犖予讀之錄其上皇帝書及劄子狀十九首與他執政書十首論及歷代古史名論七十二首策二十五首序引傳七首記十二首說贊辭賦祭文雜著十一首釐爲二十卷

曾文定公文鈔引

曾子固之才燄雖不如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及蘇氏父子兄弟然其議論必本於六經而其鼓鑄翦裁必折衷之於古作者之旨朱晦菴嘗稱其文似劉向向之文於西京最爲爾雅此所謂可與知者言難與俗人道也近年晉江王道思毘陵唐應德始亟稱之然學士間猶疑信者半而至於脍炙者罕矣予錄其疏劄狀六首書十四首序三十二首記傳二十四首論議雜著及表詞七首嗟乎曾之序記爲最而誌銘稍不及然於文苑中當如漢所稱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學者不可不知

王文公文鈔引

王荊公湛深之識幽渺之思大較並本之古六藝之旨而於其中別自爲調鑱刻萬物鼓鑄羣情以成一家之言者也其尤最者上仁宗皇帝書與神宗本朝百年無事諸劄子可謂王佐之

才此所以於仁廟之鎮靜博大猶未能入而至於熙寧元豐之間契主上而固魚水之交譬則武丁之於傅說孔明之於昭烈不是過已惜也公之學問本之好古者多而其措注當時亦狃於泥古爲患兒以矯拂之行而兼之以獨見以執拗之資而恣之以私臆所以呂章邪蔡以下紛紛附會熒惑天子流毒四海新法既壞并其文學知而好之者半而厭而訾之者亦半矣以予觀之荊公之雄不如韓逸不如歐飄宕疎爽

不如蘇氏父子兄弟而匠心所注意在言外神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恐亦古來所罕者予每讀其碑誌墓銘及他書所情次世之名臣碩卿賢人志士一言之予一字之奪竝從神解中點綴風刺翩翩乎凌風之翮矣於史漢外別爲三昧也予首錄其上仁宗皇帝書一首次及劄子疏狀七首表啓三十六首與友人書二十五首序十二首記二十二首論原說解雜著二十五首碑狀墓誌銘表及祭文五十九

首釐爲一十六卷

題李珠山詩刻

或云詩能窮人又云詩必窮而後工皆非也風騷以來材各天授彼所稱窮者特以之羇人寡婦遷臣逐客或能發爲幽眇凄泊之音以道其心之所至者耳詩豈必皆窮乎哉予讀友人李珠山公所爲閩中西湖諸什固不爲古人剿刻湛深之思亦絕不爲今人驕淫靡曼之辭其所當巖壑之勝雲煙之佳數與世之王公貴游名緇墨參浮沉倡和其間匠心所嚮放鑄不煩往往能以超逸之材淸婉之藻爽曠之思淸冽之響數與唐諸名家相爲翺翔大者孟浩然小者秦系不過也人或謂公貧杖頭錢數當乏絕郎所從遊賓客過之抑且橜釜矣以予觀之公之志未嘗不翩翩自適也又烏在其爲以窮而工哉其子進士志學以予知公深屬予題之首簡予輒題而歸之者如此

題錯龍池圖冊

天聖禪寺之廢也舊矣竝頹垣敗壁崩沙委蘚而爲兒童之所薪牛羊之所牧者什之九獨殿宇尚黯然故址也噫亦危矣問攷之蓋谿元學士趙文敏公嘗於右壁繪爲山水圖頗極瀟湘澹宕之趣又劉竹數十莖或曰管夫人爲之郡二千石及他紳先生之擁傳而過者往往卽而宴賞焉而賓客遊從騷人墨子又從與之不置故僧窘且散而於今猶能以亡爲存者茲圖之力也予諸生時猶及聞長老云殿之後

故有古檜怪若蚪文敏公雅好之摹爲圖系之以詩字其堂曰古檜堂已而堂與圖竝沒而殿之西別有池一區或曰殿左右柱舊嘗刻木爲龍複盤其上一日龍下飲老僧卓錫而訶之龍輒還故柱左右錯盤文敏公間爲錯龍盤記碑其事久之一夕暴雷雨龍飛去萬曆改元金谿張公司理來嘗同郡太守栗公以其暇出遊覽其圖畫吊其遺事輒低回久之語郡太守而下闔謀割俸併括罰贖若干金稍稍葺又於左右

圖圬其缺塞其圮剷其蝸蘚之駁蝕而繚以曲闌嗟乎公之心抑勤矣然聞公猶引睇不已以錯龍碑廢無可睹記而池之蹤特恭遺也文敏公沒且三百年而當時之流風遺韻似不忍無傳者時則僧抱公所爲廢池圖并其題請予白華樓中予覽而系之曰隋唐以來浮屠之宮滿天下即如予湖蕪廢者不可勝數而區區天聖獨得托故文敏公繪事與其遺文以至其今公又適與之異世而同調焉廼爲絫欷而幽存之者若此嗚呼干將之氣薄牛斗世所[illegible]寶令張華夜望而叫號廼遣豐城令走數千里出之犴徙之間公亦奇矣哉予題而歸之特解囊中錢令僧甃池以石於以併俟後之慕公之奇而追跡之者

題唐敬夫所刻舉子業引

唐君敬夫者予同年唐公中子也予所以悲公之才與志而不得聲施於世者已載之墓銘中其沒也予過執手訣公且張目指君謂予曰煩

善護之當是時君方弁已能善文章露奇崛不羣之氣以顯州郡間矣已而君數試不第特擯於危者三且四而君卒能摧剛爲柔於以蛻其難而肆力於其學孟氏不云乎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他日出而舉進士應　明詔裒然聲施當必有竟公之才與志不特區區一第而已者予手是編間讀之固已偉君所著淵懿虬躍龍翔而虎變也已然竊感君父子交遊間故爲絫欷不自已且媿予雖不能爲力以護君

而因以報公於九原而君之奇卒能嶄然自立無負之者如此

題順齋司理張公舉業刻

世之有司之校文者往往持尺度以求天下之士苟其尺度之不中雖有豪傑蓋世之才弗錄也士亦以此竊習而尸祝之相與組織怡化以希有司一日之遇彼其胸中所翹然自喜者亦不得不姑爲脂澤以相俯仰矣嗟乎而世遂謂舉子業不足以覘豪傑其然乎否邪予少頗厭

之顧諦薄不能近迺從郡司理順齋張公所著舉業編手而讀之其始巉崿峭嶸不敢嚮邇已而扣之其氣深以厚壯以思三復之則又毅以嚴明以確鑱腸抉腎濯筋洞髓固未嘗外世所爲尺度而其胸中所翹然自喜者亦輒隱然而見如干將莫邪之脫穎以出以之干虹霓而薄日月抑又不特沾沾如世所務尺度而已者大略公之天授魁岸不羣其所涵乎理道參乎人情醞釀乎六經孔孟之旨而折衷之者特深以至予故嘗按公之文間以古傳記所載略相當者而品晝之蓋法似魏相敢戰似李陵驟諫似朱雲近民似黃霸捍城似雎陽即其所吐奇嶇之氣并其厭世所爲脂澤俯仰者於以要其異日動業所至殆未可量也已嗟乎而世所稱舉子業不足以覘豪傑其可盡信之邪予故於公所貽編輒爲低徊不已者久之謹書之以爲券

陸蕭山舉業刻引

今之舉子業宋熙寧以來經義遺意也世代日

以移而文章之調亦日以變以至於今或謂舉子業非古之鄉舉里選者之法恐不足以得豪傑予竊不然特存夫上之有司與下之爲士者何如耳今之士大較茲旦勦若竊以希一日者之進而有司之所操尺幅以求天下之士又多影相襲而踵相躡耳傳不云乎文以載道又曰其辭文其旨遠第使爲舉子業者能不詭於道以各言其心之所至而其辭與旨特文且遠焉而爲有司者或又稍能暫睨而注視之譬之金

之在砂玉之在璞也天下之豪傑豈不輩出於其間而又何必古之士篤洼樽者之法而後食且飲邪予嘗謂舉子業只論眞與假而今之有司與士亦特辨以此耳頃過蕭山令陸君適帷中諸弟子出君平生所爲舉子業示予因請予一言系之首予覽睹之鏡去塵言一本乎心之所至且按題攡意由意鑄詞搯句抉字象在言外蠢然若崖之裂而泉之出也磞然若舉霓裳之曲奏之瀟湘洞庭七十二峯之深而以之戛

金石鳴匏竹也絕去嚮之所旦勦而暮竊者之患不敢遽謂不詭於聖人之道而其辭文其旨遠者之槩庶幾殆近之矣予入縣縣之吏民頌君之政不置口然則君之舉子業豈卽予眞而文以飾吏歟抑亦世之豪傑之士而以之翹然魁壘出乎其間者歟予題以復諸生且樂今之士與有司固當求之以此而不以彼也

題秋水編

茲編也兒繙輩所羣諸友校文於其堂擇其雋尚而錄之者也而編以秋水名蓋言神解也天地間惟水爲鑒萬物然惟秋水則天地間所當游氛既息其流尤別江漢河海之大者不暇遠引卽如溪澗沼沚之間予嘗攜騷人墨客與之臨流濯纓其間相與對明月引疎星披顥露搴芳杜其髮固可數而氣固可餐未嘗不令人神隨洞簫而溥太清者諸君子材各天授不無異同而諸君子所自喜處亦不無或至與不至要之不落言詮不入俗調並以神解爲綮璧眉語禪

者均以彼岸爲宗也已覽者自得之然杜甫不云乎秋水爲神玉爲骨茲編於秋水之爲神處大較所得已什之九而於杜甫所稱玉爲骨處倘稍再注心焉可與日月俱遠矣

顧進士刻稿題辭

予甥顧進士愼卿少負雋才頗自喜已而數困於有司然亦輒亦疑囊其所著文請之予予讀而曰嘻愼卿抑嘗知古之所以歌美人者乎其言曰秋水爲神玉爲骨世之舉業子者兢兢

為粉黛脂澤珊瑚翡翠之飾以自媚於有司而不知所以反之神與骨之間以求其至飾也者郎孟氏所謂義襲於外也襲則倖而得之者什之七然亦或以不幸而困者什之三廼若反之神與骨而求其至郎孟氏所謂集義所生也其始也若眇不可即其繼也則犁然而引其卒也則醫家所稱飲上池之水而見垣一方將不特搦髓揲荒瓜幕浣腸而已者此則神與骨之獨得其解譬則洛神江妃鳴珮而過無患乎有司

之遇不遇也已先輩嘗稱二業合一言德業與舉業無二致也世或迂且怪視之而予竊謂將家子言治兵亦先治心於此亦無以異者已而慎卿解頤去燬故稿閉門久之廼陳故所藏六藝及百家之深者伏而讀之曰此或吾舅氏宗旨矣晝且餐而夕且夢焉又二年以貲補太學生舉順天鄉試第四人又明年舉進士其弟尚卿裒其生平稿而梓之以行且揩而曰某某題伯兄氏所故嘗自喜然不能不自疑而卒以燬

之者之遺也某某題伯兄所既請於舅氏廼獲聞神與骨者之說而稍稍溉於心以之獨求其至者也其然邪否邪嗟乎慎卿已脫穎而出而予無謬矣姑題而歸之第恐世之士大都亟於有司者之遇猶不能不以慎卿始所自喜者沾沾以喜而且疑予於所云以為謬也

題方朔蟠桃圖

嗟乎聞君一竊炙於漢天子之側胡為再竊桃於西王母之庭為德似穢善謔不經不知之者

呼之為滑稽之雄知之者呼之為太乙之精予將乘元氣兮遊太清東訪君兮赤城君其遺我一顆兮共爾弄丸而習長生

題魁星圖

太乙之精文昌之靈方朔得之而待詔金馬相如得之而獻賦承明予抑嘗挾君以排閶闔歷天庭人或呼之為謫仙而君卒不為之借聆也不及以文章侍從　明天子之庭今其衰遲矣獲睹丹青干紫霄兮薄太清予也撫佩劍兮

顧青萍若將與君徘徊於斗牛之墟兩相望兮
難爲情

少司寇吉陽先生像贊

嗚呼先生之學覺以圓先生之行靜以專先生之貌望之者如名山如大川先生之襟抱之者如穆風如醴泉其出而與中朝公卿大夫遊也冠冕珮玉而堋然乎其間當與漢之石渠諸儒相後先其退而與州里之士海內之同志者相師友也則又密訂心印妙悟言詮數兮釋膠而

解凍彷彿乎鵝湖白鹿之編嗚呼百世之下學者過其祠而揖其像或投之吊草而陳俎豆也猶當立懦而興頑

俞前江翁像贊

漢三老之號長者之稱不知者特呼之爲山澤之癯知之者占之爲少微之星百年之下里社之間過其祠而伏謁之者猶足以肅冠裳而儆音聲吾題其像與桐之山桐之水兮同留名

欒城簿宗弟赤水公像贊

簪爲冠兮草爲席臥煙霞兮嬉翰墨抑嘗托民社兮挂簪紱然而官不過再命祿不滿百石卒之非其好兮數躭麴蘗而陳賓客翩翩然逃虛而凌風兮庶幾乎山澤者之逸噫茲人也豈古所謂懶折腰數投轄緇而不以緇涅而不以涅者歟

堪輿者吳君像贊

瞭其眸皎焉若水之澄望其氣翩焉若霞之蒸聽其議則又瀑之飛而泉之沸而鏗鍧乎其聲

予嘗攜之指畫山川若降若登若縱若橫伊斯人也豈鬼谷之流裔而江湖之客星者歟

刻白華樓吟稿題辭

予少好詩釋褐初猶時〻共二三知已互相唱和已而或謂予於文章頗多澹宕激昂倘及馳驟睥睨古作者之林而於詩歌之什則疲矣稍〻低徊厭棄及罷官來歸當其巗栖壑臥復時〻拖藤而吟間於社遊或客過而請者輙復濡毫姑自湛溺宴嬉而為之者如此頃倒故篋僅獲古樂府及五七言與近體并絶句共若干首其他所流散亡失者夥然亦不復裒輯收拾嗟乎詩豈易言哉聊以志一丘一壑之音如秋蟲而鳴云耳時萬曆癸未夏四月望日

鹿門山人茅坤書

白華樓吟稿目錄

卷之一

樂府

大司馬胡公鐃歌鼓吹曲十首

御史來　王江涇

龜山高　桐鄉城

鯨之涸　王翠翹

舟山　王直

淮海　大司馬

卷之二

五言古詩

南山行五首　過慈相寺

贈南山翁

中秋夜泊南莊同友人待月不至

叢山關曉發懷梅林督府公

徐汝寧解郡還山邀予對奕走筆賦贈

寧國道中曉發遇雨感賦

早出城南遊碧浪湖迤邐南行山煙初

起望中如畫低徊久之賦此
始由餘杭過青山
曉發於潛道中　過寂照寺
卷之三
七言古體
平津歌贈楊雲岊
題遊仙圖壽屠貞村先生
桃花古洞歌弔內翰李方泉先生
大名太守歌贈陳黃潭明府

西湖歌壽施南石丈
雨中送梁少府
上饒翁君虞書畫過草堂令侍童歌吹
席上賦長短句
卷之四
五言近體
六子詠
翁太守　沈錦衣
莫提學　侯郎中

王僉事　自詠
七夕過濟上訪靳兩城不及賦詩寄之
同僉是堂年丈北上渡淮後杳不相及
輙賦淮南鴈一首
贈聊城陳醫士　武林贈洪地官方洲
王進士七試禮部始就第又不與試館
閣賦詩嘲之
永嘉侯郎中乞疾避去海上十年矣近
以謁選過京邑戲贈

江上對月二首　月下懷查吏部近川
董太史久不調官戲題奉訊
潞河阻風雨簡京邑諸舊游
過慈相寺　過水晶院
雨中山行　立馬
訪錢海山先生席上賦贈
禪房雨霽簡縉上人
贈呂山人需　為胡督府賦紅戰袍
江上聞笙吹　贈秋山翁

冬日雪霽冬有載酒攜妓晨遊城南諸
山紀事　無題
雪後翫月　溪橋下憩坐
送沈樟亭赴楚藩
從獲鹿南遊諸山
同郡守唐小潭行縣馬上口占
贈大名少府崔栢溪擢山西屯田僉憲
夏日晚發唐山道中
登叢臺弔古

夏日雨中同唐小潭栗晉川過連中丞
白石宅宴集　雨後齋中露坐
夜坐偶述　雨後郊行
練湖書院懷菲泉先生因簡丁姜諸兄
夜泊錢塘江上　駕出南山
訪薛方山考功　哭來禮部菲泉二首
遊楊相國故園　為王孚齋題一枝窩
寄贈陳刺史山中
旅夜聞鴈　贈介軒先生
金前淙趙麟陽二侍御入朝賦贈
謁堯廟　夜泊浦口忽懷故鄉
保定道中哭邵康山憲副
首春次安肅縣二首
李喬菴侍御遣使饋酒饌
安醫生饋藥過欒城道中以詩酬之
始至廣平郡中簡呈郡守潭公時小潭
入覲長安
贈董潯陽潘天泉二內翰

殷白野乞疾入山久矣頃以督學過浙
隨叅江藩賦贈四首
徐憲使謝各禪棲湖上予聞道訪之
夜宿北關　吳生過席上戲嘲之
夜訪范太史　贈孫曉江秀才
莫中江年丈過浙感懷賦贈二首
錢塘市觀春
正月十四夜旅泊苕上漫興
中江方伯上疏乞休以詩阻之

喜東吳莫中江西劉馬玄岡二年文被
徵過浙賦贈
酬張山人　弔南古何都閫二首
過桐君山　晚泊桐廬江上
讀黃五嶽集悲感賦詠
袁太史由芥江過訪旅舍欣然命酌已
而復邀同宿三茅觀最高處
賦得千里駒贈施生
過訪李峋嶁山君賦贈四首

訪緇上人山中幻君即故葬師墓處
贈同年陳梅山二首
陳憲副期予共事予謝不能再爲言別
寄題鶴溪草堂　題聖水寺聽松堂
袁太史除服後邀遊西湖諸名山邀予
過華陽洞訪姚太守賦贈
訪姚太守禪棲別業
辛未秋有客攜酒追壽西湖飛來峯下
賦詩謝之

秋日胡茂承自歙持許太史書過訪草
堂　再過西湖
晚過竹城邸舍　青門過訪賦贈
蘭谿江山人過訪邸舍投之以詩予自
外來跡而山人行矣口占一首
過督府胡公祠賦詩四首
哭郡守史瑞巖公四首
答鄭傳巖尋山　過小溪贈吳翁
乙亥秋尋山經球溪痛飲吳南園家已
而雪夜重過復遣使攜酒謝之以詩

二首
又飲吳山人姪龍川家再賦一首
春日過訪崇德蔡令不遇
婺州汪蘆汀山人囊詩稿過訪草堂謂
少司馬汪南明公堂請予文至論海
寇事宜與訟督府胡公功罪書系秋
稱善者久之且恨世之不及用也予
輒大笑賦詩答之

王芝田治少兒疴殤幸已得解賦謝
西湖聞王龍陽還越詩以送之
雨中覺上人攜壺過憑虛閣
濮秀才讀書精舍
送楊虹澗　慎南野解官歸賦贈
送金氏兩外孫遊南雍
卷之五
夜宿憑虛閣　憑虛閣早起偶題
客棹湖上過訪憑虛閣席間賦贈

病足大佛寺中王方伯過訪未得謁謝
賦詩寄之
宿大佛寺憑虛閣適伯兄南寧公過客
昭慶簡寄一首
晚從湖上棹歸
王麟洲尚寶出叅江藩於其來歸也賦
詩二首
獨宿憑虛閣喜祥上人夜深來歸賦此
青門先生輓歌五首
過蔡白石司馬故宅
寄贈桐廬兪處士二首
送董氏外孫應試三首
丙子夏六月二十日早起避暑西齋忽
傳李給舍移書索舊題雪夜過訪之
作却寄
雪中過馬松里宅適招虎泉望陽珠山
龍洲三洲社飲賦詩予綴末席勉附
四韻　重過大佛寺看梅花

贈楊虹澗運同　雪霽過吳山眺望
夜宿江口　江上即事簡友人
過富陽江聞施博士解官簡寄
過富陽江適邑侯李益齋入覲
桐江道中雪霽
予少同兪泉亭博士小峯縣令受書萬
松閣今且四十年矣道經桐廬簡寄
弔嚴陵祠　過嚴州再賦
宿柴埠　贈唐太史小漁

江上望漁石公墓道輓歌一首
過蘭谿訪陸文學先投之以詩
江上偶得輕舠棄傳乘流以進口占二首
嘲雨　江上初聞春鳥二首
江上歸興　過七里瀧二首
江上阻風　再過桐君祠
聽雨
過凰山覽翁中丞壽藏幷先大夫墓阡
李給舍以太夫人病告歸予雪夜過訪

雪夜同友宿昇山道中
過仲兒偶題屏間
正月十四夜過施南石對月宴集二首
晚由怡嶺過聖水寺二首
由武林歸忽見桃花
江上對月　客樓夜坐
夢起　簡黃氏兄弟
過西湖遇風雨口占
司空朱鎮山緣郎署時言別京邑今且
三紀于茲矣頃者致仕來歸予迎之
錫山道中賦詩三首
繼山考功攜酒惠山園亭宴司空鎮山
公予陪末席賦此
弔黃公澗黃公者故春申君黃歇爲澗於
惠山之麓蕪廢舊矣秦虹洲給諫攜
予過而弔之賦詩一首
過惠山秦氏園三首
聞濟陽宗伯九日載酒宴鎮山司空於

平望之游予不及從抽毫以賦
過皁林弔戰沒諸將祠二首
攜酒崇德道中司空鎮山公即席一首
送鎮山司空淛上賦別三首
吳太守韞菴過訪大佛寺中
聞周三泉起官　江上舟行不寐
溪行　贈胡秀才
醫者劉少雲過治山妻疾賦詩謝之
輓臧一山　重過聖水寺

送郡太守栗公勒兵上谷
送徐孺東李會川二公入朝
與友人對奕
七月三日過檇李城移舟避暑南湖
初秋苦熱二首　訪施南石不遇
李比溪致仕來歸贈詩二首
秋日訪養生者　秋江夜行聞吳歌
送王方麓入朝　贈堪輿者戈丹山
張雲橋爲病妾寫容詩以謝之

簡石東泉廷尉　陳康衢囊詩過訪
秋夜過石塘丈見其父子兄弟間宛然
漢萬石君家之遺爲感而賦此
有客出獄後過訪山中賦贈
予家世塽溪溪適堪輿俞小江爲予卜葬
溪之深賦此　秋日茗上曉行
醫者陳一泉過草堂以故鄉移書相迎
再歸東越　丙子秋逢初度偶述
感故交偶述二首
初秋日洞庭鄭山人過訪草堂
寄江南明司馬　答李桐廬簡寄
內弟姚海屋致仕來歸賦寄三首末弁
感悼亡內不能已爾
海屋來歸攜酒逆之雪溪道中再賦
秋日晚步郊上　王山人過草堂燕集
夜同海屋燕集　夜過海屋城南新居
蔡崇德移官賦詩送之二首
俞小江舉子寄詩賀之

贈郡守及泉公入覲
送包渚泉別駕赴饒州兼簡潘印川督
公府　送邑令鄭雲石入覲
賀吳養誠續絃　同堪輿者尋葬地
贈張小越年丈
丙子除夕壽天泉太史年丈
贈顧秀才新婚　夜過譚參軍官舟中
過南石丈樂餘園三首
題陳中丞且適園二首

蒼梧過項甌東大參
胡錦衣過山中席間賦贈
吳司訓赴弋陽王府教授餞之湖上
醫者丘生過訪山中

卷之六

五言律詩

郁生東歸海上遲久不至賦詩招之
同祥上人湖上
病中偶誦孟浩然多病故人疎之句慨
然有感賦詩三首

亡婦大祥兼哭小妾
病臥
許敬菴吏部服除赴京謁選簡寄
病臥深夜感秋聲
陳華山刺史以憂歸過訪病榻感舊論
文二首　壽鄰翁沈丈
病後過仲兒時丁丑臘月二十八日
哭亡妾并兒媳　賀李邑侯壽誕
春日過吳江訪沈鐵山
沈鐵山春暮過訪山中送之東遷借別
予過訪環溪丈其別去也將訪名山於
錢塘之上行里許適大雨廻復還宿
環溪齋中賦詩紀事
過武康雙橋山中弔亡妾
雨宿湖上
趙溧陽攜酒秋園宴集
李珠山載酒吳山道院邀施虎泉沈龍
洲馬松星趙望雲陳貞亭并豫章陳

竹廬暨予共爲社飲於吳山道院得
仙字
許少崖使君棹美人於西湖之上席上
口占二首　賦得高樹晚凉歸
陳竹廬同客西湖已而移聖水寺題寄
昭慶禪房與曹懷靜對局偶爾口占
曹懷靜移居七寶山晚秋過訪戲贈
酬張少谷

陳竹廬之投西湖吟社也甫旬即辭去
且聞其南遊金陵北謁闕里陟泰山
然後歸於是社長李珠山邀諸君賦
詩送之題其册曰遠遊醉賦二律
沈貴池罷官歸養痾溪上寄贈一首
冬月再過西湖未及候社中諸友簡寄
過先師來非泉先生廬兼致兩公子
訪來三峯年丈　次蓬萊驛望禹穴
山陰道中

過聖水寺訪覺上人不遇題壁
送屠山人還越　雨夜宿涵山道中
贈陳竹廬
春夜再過南石樂餘園
臨安道中簡舊令劉瀟湘
新安道中偶題　新安道中遇雨二首
晚霽西望雲巖諸山
過歙州弔同年鮑三峯汪虛舟游鮫潭
潘直原胡斗濆胡梅林六公二首

過歙州許太常行三日矣追送不及題
詩寄上　休寧道中讀鄉社碑
過天門　從休寧道中望雲巖
從第一仙關入步雲亭二首
道士迎天梯峯俄而山下雨作紀事
晚霽同道士蘭谷步香爐峯前
別雲巖
由雲巖下乘流放筏出池溪二首
次淳安漆樹嶺　題王山人喬松圖

題米灘口
過釣臺再讀往年鑱壁之作輒賦
夜行江上
由訪雲巖東歸過西湖上
送李少尹歸田
鍾生自四舍中貽予詩題答一首
春陰　獨坐
早起　夜過施南石
李少白過訪賦贈

清明日展祖墓因悼亡兒一首
贈江掾二首　夜過聖水禪房
三茅觀夜歸　題金山寺
夜訪呂山人不遇
王敬所司寇秘蹤西湖之上移書共壽
歲暮雪夜泊舟武林道中
黃吉所下第後雪中過訪
張見山丈過訪山中
庚辰三日夢中得遊仙詩六句已而半

醒復夢續二句
錫山貲生者予未之面也友人余君嘗
哦其詩亟稱其繪畫與書法且云其
人偏盲然近古之節俠者也來索予
詩贈以四韻
過天機上人禪房讀亡兒題偈有作
題黃鵠贈余生
吳沈二丈過訪齋中贈別
七十誕日二首

七月十九日五夜渡西湖
過聖水禪房
吳宋二丈共尋西湖予恨不及從題寄
贈超然上人二首
程徵君載酒湖上
湖上題贈二首
席間覽優人演習薛仁貴傳記感故督
府胡公以罪沒於今猶未獲　賜葬
也系之以詩

聖水寺益上人過訪花溪之上賦贈
余兒華冬夜過草堂席間醉贈
宋少尹赴荊門　贈吳丈二首
春夜由雪溪東歸紀事
茗上逢楊用吾囊藥過訪
胡英山遺書酬寄一首
仲兒同劉行素黃吉所讀書山中兒與
行素比試於京而吉所留浙闈也賦
別一首

若上人送台州司理俞定所賦贈
秋夜余見華過訪一枝衙燕集
王槐亭使君由工部出按興泉以詩送
之并簡故人王太僕東臺先生且許
其千里過訪也二首
得上人過訪齋中
三姪順天鄉試下第以詩慰之
秋日過吳山道院聽琴
贈曹山人　張山人過訪二首

九月八日喜桐廬俞小江過草堂夜話
上饒翁徵君載古書名畫過訪賦贈
次日再贈二首
挽烏松里公詩七首
秋日過西湖
社友李珠山六人攜酒聖水禪房宴集
挽俞泉亭教授三首
同張海方山行
張海方遊金陵來歸歲暮再過草堂感
賦二首
壬午至日張海方吳養吉草堂夜宴
同張海方對雪賦詩二首
夜宿新市道中　雪夜過西湖
朱訥齋雪夜過若城不及追陪題寄
詠竹絲燈
二月十日晨起爲縉兒扣謝文昌祠
友人陳康衢以詩酒而游者也山堂勝
席口占戲贈

來君念過訪賦贈并簡寄乃兄晉卿
贈沈忠宇文學
偶讀吳中江公扇題山莊之什翛然王
右丞陶彭澤遺響也賦寄一首
過王氏橫山草堂追感雨舟公之舊且
喜諸孫之翩然玉立也情見乎辭
夏日同友人露坐夜飲
夏日苦熱夜寐不寧
夏日楊雲邑過訪

簡潤州門生李應山
督府張公邀予暨許少華使君同過紫
陽洞
晚由西湖上過宿聖水禪房
五言排律
濟上逢張丰客　山田詠
督府張公邀予暨許少華使君同過紫
陽洞
晚由湖上過宿聖水禪房

卷之七
七言律詩
高光州年丈載酒飲雲石蘭若適雨後
晚眺城西諸山紀興
秋日江上懷何光祿賦寄
贈大尹吳壽寧
李進湖參政赴關石賦詩言別
牛參戎按師海上予訪弟宅不過題壁
聞朱射陂除服再補南刑部賦贈詩什
兼簡潘太史天泉年丈
題許水部吏隱堂
晚行魯橋道中有懷
過紫府觀尋葛洪舊鍊藥處
沈中菴還湖中
夏日從南山迤邐轉宿龍潭江樓
寄戚都諫南玄先生
燕磯贈友人　由幕府山尋達磨洞
史沱村考功給由赴京

春日踏雪彭城道中
過臺南寺　放衙偶述
同小潭宿彌陀寺
熊柳齋太守攜酌醉翁諸亭
宿瑯琊寺
過定山寺謁定山先生墓
病後初度奇上人誦經禳災口占謝之
過雲居山奇上人蘭若題壁
九日同莫公遠遊寶石山寺次韻酬贈

胡少保攜師入閩幕中逢王十嶽沈勾
章徐天池賦詩送之
許藎齋過湖中予感乙未下第竝嚮南
還之舊因而賦詩
青門客遊京師歸劉望陽李珠山莫寒
泉同過宴集分韻得春字時莫初上
居湖上因併及之
贈楊繕部止菴
晚秋荻江道中望城西諸山懷范太史

戊辰除夕喜青門過草堂分韻二首
蔡敬齋赴河南方伯兼簡李滄溟憲使
爲寫神者董九華移書湖中諸友竝拒
不納賦詩慰之
十六夜坡水部盛張燈宴以病不能赴
寄詩一首
過張廷尉山亭宴集白牡丹盛開賦詠
錢塘邸舍過冬至感賦兼懷元洲太宰
送兒師徐三雅秀才

潘太史釋獄來歸題寄
胡公子過杭省先司馬公祠賦贈
送閔秀才赴試　雨宿江上
過沈兵憲幕府
虹澗公移守肇慶賦詩送之
桐江舟中風雨感懷
送江中丞過鎮南贛
寄鄞中施駕部年兄
贈中丞趙麟陽　寄壽醫者王秋泉

越州陳一泉過醫室人巳而東歸以詩
送之
過天聖禪寺覽趙文敏公畫壁山水并
張司理所題錯龍碑
日暮溪行聞蟬賦詩嘲之
郡守瑞巖公初度引觴入壽歌之以詩
訪白野公賦贈
吳晉軒太守攜妾過蓮花館賦詩寄之
李臨川滿告還朝賦詩送之兼簡石廷

尉
郡守及泉公邸舍送陳舉人會試
茗上逢年家子錢舉人赴試
御史臺檄獎李邑論錕門持酒賀之賦
贈　送蔡地官之金陵
堪輿趙生客遊江海者餘二十年矣陳
敬亭移文導之歸賦詩一首
始至廣右簡省中諸僚
海屋由廣濟令致仕歸適逢初度

王舉人下第後秋日過訪山中賦贈
題吳文學茗上草堂
贈醫者王啓雲　贈胡大叅
病臥山中喜南石丈過訪
病起送何醫還西湖并謝蒙近野公
送有家弟移家練溪
寄贈桐廬令李檢齋
秋日過餘不溪懷史德清
七夕宿湖上大佛寺歌唐人詩云臥看
牽牛織女星適雲暗不及睹賦詩自
解
同陳竹廬孤山社歸遇風雨口占
松里先生招諸友社飲孤山得樓字
再過湖上
沈龍洲刺史載酒湖上同社中諸友共
賞蓮花得粗字
酬沈鬱林
湖上逢徐賓梧吏部時告病出沐賦贈

贈許南臺使君　別西湖寄社中諸君
八月九日湖上得緡兒問書口占答之
久客西湖聞郡太守及泉公病即訪醫
藥寄之　壽少谿伯兄
朱浠桂方伯公致仕歸餞之江上
秋日江上得鄞中張生所攜石里光祿
明江太守兼茶筍紫菜
過訪濮餘杭并尋洞霄占
夜過蕭山贈陸大尹

過越州訪翁見海司馬
壽邵越湖年丈八十
過訪陶新岑大參寅丈
西歸錢塘適陸蕭山招宴席間口占
贈劉栢巖大尹
陳寒泉司訓惠金盤露四罇賦詩謝之
聞南石丈病臥夜訪忽已他出題壁
送許吏部入朝　昌化道中望齊雲巖
簡賀許太常潁陽

雲巖途中絕不逢酒家馬上口占
過淳安弔故相商文毅公
庚辰春三月清明日同諸友登道峯絕頂晚酌歸雲菴賦此
贈堪輿者吳雙峯

卷之八

七言律詩

送李少白遊燕京二首
沈鐵山尋湖中諸山卜壽藏賦詩謝之
夜過大宗伯潯陽家花園偶題
天子詔封鐵山先生爲尚書郎詩以寵之　送俞小江還桐廬
過壽潯陽宗伯七十醉後席間歌老杜人生七十古來稀之句因而賦此
湖上逢陸進士赴京殿試感舊言別
戊寅秋予過西湖吟社明年復得沈三洲納言顧西井方伯予悵倏爾言別不能相從也賦詩寄之

寄潤州太守鍾西星
江行簡鍾太守　壽元洲太宰七十
潘司馬印川公自河上南歸以詩迎之
送范宮諭過南京翰林院
庚辰除夕共客守歲
辛巳元旦紀夢中作
王敬所司寇公避客湖上簡寄一首
許按察攜酒天寧寺
輓愼山泉侍御

山齋中讀故友李于鱗詩刻有感
簡沈鐵山
簡甥顧侍御并外孫董儀制
李按察由京都還再過黔中
簡贈徐吳江　贈張元洲太宰
由清波門放舟尋六橋迤邐飛來及北
高峯諸山　別西湖
贈許建昌二首　題蘭洲卷
張山人思洲過訪草堂賦贈

鐵山丈七十之慶兼聞其子工部自京
來歸詩以賀之
贈沈丈
李絟南春日過湖中攜酒邀之出遊城
南諸山
寄積兒兼呈郡太守及泉公
輓陸北川司馬
春夜過訪范宮諭屏麓
龍賓野分訓蕭山簡寄一首
贈山陰劉秀才
吳韞菴大叅邀飲柳洲亭風雨賦此
王平溪司勳北上以詩送之
再過五雲尋山歸賦詩一首
故潮州太守東明公沒已久矣予以道
遠不能弔其子太學君過訪聖水禪
房賦贈　送劉幼川大叅入覲
題鶴池先生號　訪施南石
贈鄭龍窩　大觀亭雪霽眺望

贈督府峴崍公
山陰諸族子見訪臘月二十二雪夜席
間口占　壽太史潘天泉七十
癸未元旦二首
元日過南寧伯兄暨叅軍少弟
外孫董膳部持節南還過訪齋中
潯陽宗伯病渴冬月猶啖瓜不置以詩
問之
郭司訓舊習青囊併度予所卜壽藏再

賦一首
由孟郊井北尋妙山諸峯沿溪二十里
始從南山而出賦此
聞邸報甚喜感賦
李竹亭俞小江張少龍從武康上山歸
且各別去元夕張燈宴集席間賦別
過訪施南石適臨川使君在座共對梅
花賦詩一首
育兒病濕偃臥甚劇已而獲吳王二醫

投藥少間午日宴集賦詩志喜
送門生施可理升嚴赴南雄
冒放鸕鷀者
六月二十日得督府憂草書簡寄
簡寄富陽學諭陳寒泉
郡太守熊公禱雨紀事
輓貫淪泉兄弟
同董進士中泉聖水禪房賦贈
送宮洗范屏麓入朝兼簡兒壻

卷之九
五言絕句
途中逢童侍御謫楚二首
山中偶題四首　寄談妹丈
春日江上　贈楊雲邑大尹
客有談稗官者口占
卷之十
七言絕句
夏日友人見訪白華樓

沛上簡董內翰　無題
淮安道中大水　過太湖
李前山過訪　題上方寺兩上人冊
相人者林君過草堂數傾座上客漢之
望氣王朔不過也寧笑予好兵訣不
能用於世予醉後戲爲李廣詠謝之
友人俞小江年近五十而未舉子予出
侍女贈之賦二首
丙子八月九日湖上對月口占寄諸省

試二首　送俞小江二首
送堪輿者劉子還豫章
送曉光上人過姑蘇
桐江俞泉亭傳閒藩二紀于兹上書免
官來歸簡寄二首
臥病　小江爲予改築門第
贈楞丘翁　題董學士詩卷
贈戴鍊師雙泉　羽士蘭谷索詩戲題
夜泊九沙或指前有樵石不欲放舟賦

詩慰之　訪前江俞翁
送吳友東訪沈鐵山并寄一絕
贈相人者林君
送堪輿者余君還錫山兼簡王繼山考
功　喜俞小江過山中
惜別　約小江九月再過
壬午九月一日候京闈報
九月初二日早起二首
初三日捷報到紀事二首

送方俞二丈南還
送堪輿者方君還錢塘
送俞八遊金陵　寄題樂虛草堂
夏日爲許使君醉贈侍兒
贈陸相士
六月七日夜候董甥選館比來消息夢
中一絕及問董甥以病不試甚哉夢
之妄也　姚道士禱雨

白華樓吟稿目錄

白華樓吟稿卷之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樂府

大司馬胡公鐃歌鼓吹曲十首

予覽觀古樂府所載漢魏以來鐃歌鼓吹詞並頌天子命將出師及武功之成以奏凱而告有廟者也大略做古者江漢之詩之遺以褒美國家威耀無窮

今皇上御極德洽四裔十餘年以來海島之夷擾我內郡覆我戍將南自閩越東連吳會北捷淮海且三千餘里烽燧交馳遠近怖駭於是赫然震怒特簡胡公繇監察御史　賜之璽書擐甲視師所嚮捷聞一擢為僉都御史爰提戎務未幾擢兵部侍郎總督浙直又未幾以功擢右都御史越三載加太子太保頃者公上疏論諸將帥事宜　皇上詔

敕所司改兵部尚書嗟乎雲龍相從君臣一時千年以來可謂盛際者已當是時元尊既斐威熠夷海東南數十州郡之間羽檄不聞遠近恩懌繇我　皇上命將得人寄之閫綏郤讒不受者定爾功予嘗從禮部尚書郎後得觀太常肄樂間做古鐃歌鼓吹曲著為十章矣歌我公身捍國家且推本所自繇皇上明盛遠媲周宣二三元老再繼山

甫故尹吉得以成功於江漢耳竊欲聞之于　朝令太常得播金石以奏　闕庭或曰予以罪放非其職也適湖郡太守張君某閩郡人欲為祠祠公峴山如晉人碑羊叔子漢江上故事且請予鐃歌鐫之牲石之左令春秋祠郡弟子得習而歌焉予遂書之

海夷弄兵蚩尤聿紛數肆我師舉燧以聞　天子赫怒爰敕御史來董戎事為

御史來第一

御史來驄馬嘶提枹鼓𢧐虹霓蚩尤曳天晝蔽虧三軍之士起劍㾓欲怒以鬬氣若馳翩翩督帥豸爲裳虎韔魚服奮且張彎弓勒戰矢如雨鮫波震盪日以黃

右御史來十一句

王江涇之戰公以戍兵一擊其前一遮其後斬馘二千敵以盡覆爲王江涇第二

王江涇綰湖口卉服之酋戰且走疾引徂獷翔怒欲鯨魚吼我師乘之戰若飈飲飛入水遮前後鳥雀不敢度蜒蜴蜷攫首倏忽之間鎧若山鯨鯢盡翦封京觀吳王舊戰檇李下千年又見凱歌還

右王江涇十三句

公既被提督之命未幾海夷寇會稽公移師追龕山下盡俘之爲龕山高第三

龕山高枕胥濤有賊列柵欲爲窟東望海門[illegible]且號中丞夜半蹋冰雪疾引戰士銜枚[illegible]攙槍搖右萃材官蹶猴孤窮兕鬬兵稀落日孤壘野草血

右龕山高十句

明年乙卯公改總督徐海入寇提督阮公引河朔兵戰阜林既敗走寇遂鼓譟圍桐鄉公不得已遣諜誘降之卒釋其圍爲桐鄉城第四

桐鄉之城大如斗寇且四面攖其肘雲車薄天

翔撞竿劾猊吼城中士女夜半呼礮石冶汁競奔波蠟書縋不渡相將睢陽屠我公聞之氣塡膺遣諜抱間走敵營千金縞繒一擲間曼姬對帳相懽騰大酋釋甲走小酋孤且窮焚香埽衆願請命乞許纍臣比外封

右桐鄉城十六句

賊帥徐海既內附公復遣諜誘縛其黨陳東輩遂內相殘海於是許令衆[illegible]走海乍浦城下殲其衆千餘人爲鯨之

洞第五

鯨之涸入于陸沫既盡鳶且攫無可奈何互相肉葉厤朝就黥陳東暮還縛車脫輻鼎折足二朝翻引帳下士詐令海艦倍城薄城中突擊若流星名酋牟葬鮫人腹

右鯨之涸十三句

海既窘塹平湖之墟而竄公移戍兵盡殲之凡三千人於是部兵斬海首卽其帳下俘海侍女王翠翹而出爲王翠翹

第六

王翠翹吳名姬一朝誤入夷酋帳馬上琵琶長自隨陣前殺氣昏天狼丈八蛇矛煙霧翔三千甲士埋青草寶玦珊瑚沒戰場戰場青可憐垂楊大道邊江天歌舞忽星散轉向轅門奏凱旋

右王翠翹十二句

公既誅海猶有殘孽流刦海島間卽舟山爲窟公誠王海使陽弛兵以懈之一日雪夜銜枚襲擊賊遂以平爲舟山第

七

舟山亘若帶錯峙波濤間中有一林薄蒙茸不可攀賊且引爲窟木櫯相鉤聯一夫持機弩狴狐晝啼關壯哉王海使飲馬方盤桓忽遘嚴霜雪夜突披巉巖與擁氈毳號渴剖冰漿餐大呼奮前擊渠答收如山銘功瀚海上不減漢樓船

右舟山十八句

王直以善兵雄海上中朝購之稔矣公遣善諜者誘縛之來歸露布以聞

皇上大悅爲王直第八

王直悍且狡長爲海島雄揚帆截波濤名王相賓從廟堂購巳久不靳通侯封爰遣兩辯士遍譯扶桑東既寤忽來歸款關籲元戎繫以尺二組露布明光宮不借一枝劒遂及剸鷙鴻　九廟天子甚嘉悅　璽書下雲中式言奏千載銘神功

右王直十八句

明年海夷寇江淮適公預策徼六郡之

士佐提督李公覆之淮口項之大倉寇蹈澤中已而窘且走淮海李公復殪之先後斬馘凡二千人淮海以平爲淮海第九

淮海之間多名賈珠璣翡翠半被擄頳徵六郡材官馳復道李公雄且武一鼓披賊壘再鼓效首虜八千戰士哦如虎江南之寇復洶潮飢隼翻飛氣欲驕監師白馬如走雷衆中盡指會爭稍李公當時兵可憐攘袂崚嶒呼欲前半遮賊

壘爭斫級半護嫖姚馬上還須臾之間敵盡沒鼉鼓喧闐萬姓懌歸來奏凱未央宮還擬蕭何功第一

右淮海十九句

公之功已蓋東海久爲嫉口者所撼明年　天子敕所司加太子太保未幾詔改大司馬爲大司馬第十

大司馬長八尺氣蓋河山威震敵裸人黑齒嚙指號萬里鮫波寧以謐戰士解甲臥皂[illegible]分功纖江南江北百萬家竝畫蟬冠與象笏歲時伏臘芳草祠競請鐃歌麗牲石

右大司馬十一句

白華樓吟稿卷之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翙卿編

五言古詩

南山行五首

大司馬胡公之被讒也　聖天子憐其才而憫其功特下　明詔放歸田里予以癸亥秋九月二日訪公南山之深興寄所及卽事賦詞爲南山行五章薄附古者風人之義以系予之慷慨憤咽云

行行入南山蘼蕪日以深不見津亭吏但聞鼪鼯音夕陽猶存樹谷風起中林下有種豆歌欷歔傷我心

我心空自摧太息今與古上山多飢烏下山多猛虎道路寂無人日暮楚三戶停車一以悲深林有樵父

樵父無名子相對語瓜田夜聞李都尉醉獵南山前射殺白額虎飛鳥落青天歸來感往事叱咤黃金鞭

金鞭勿復揮古來事如此仲連破聊城辭爵歸田里子房定大漢言從赤松子何如酌金罍醉酣猶熱耳

熱耳勿復道清歌還與同一歌歌南山再歌歌彤弓黃金貲無算萬舞羅春風願享　明主賜令聞垂無窮

過慈相寺

已有華下酌復此丘中琴馮巖朗孤嘯泉聲清禪心林靄互明滅羅帶時蕭森歸途隨鹿子緩步溪雲深

贈南山翁

仙翁戴綠髮杖策南山深採藥幾迷路聽泉時獨吟衣裳雲霧色枕簟梧桐陰何當抱琴去一寫丘中音

中秋夜泊南旺同友人待月不至

年年故園夜攬月練如掌何堪悲秋客翻逢中

林賞幽翠聊天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流初曉

叢山關曉發懷梅林督府公

山色秀可掇兒復游子襟涼雲爲曲磵白日耀
高林竹間露猶泫巖阿風乍沉人煙互蒨樵
路仍嶇嶔安得攜良朋於焉援鳴琴拂衣一鼓
調山水揚清音

徐汝寧解郡還山中邀予對奕走筆賦贈

涼飈振輕裾言訪故千石相悲復相歡邀我南
軒奕一着鴈行飛再着蛇蟠立賓主共連翩楚
漢忽呼吸白眼互雌雄多算持曲直勢若奔濤
來往似流星擊質子欲分功刼地復償失勝負
倏忽間日已漸西灰輟局倘流光自憐還自適
持以對樗蒲天地聊一擲

寧國道中曉發遇雨感賦

羈旅總蕭瑟況復晨雨飛荊棘夾路濕盈盈露
我衣谷阻樵採絕林暝人煙稀馬蹄澁山[illegible][illegible]
傳滯征騑游子望故鄉渺渺情何依薄言[illegible]天
風凄愴歌式微

早出城南由碧浪湖迤邐南行山煙初起
望中如畫低徊久之賦此

海上霞初矯山根嵐漸生樓臺欲吞吐城郭互
晦明乍高或乍下疑背復疑迎倏似波濤瀉還
同河漢傾丹楓點綴聯綠蘿緣崖縈隨颸颼沼
沚月露寒蓋衛攬之手盈掬餐之體逾輕何當
漁楚來泠泠起秋聲日高漸以消澹宕多深情

始由餘杭過青山

暫息津亭駕言邁山郵深行行瞰回谿渺渺搴
層林煙蘿維月我憶風篁吹我襟乍驚乳麏跡忽
囀流鶯音自笑澹宕人緬爾棲遲心何當挂塵
幘一弄丘中琴

曉發於潛道中

晨裝戒侵星行行出盤谷不辨畛畛錯繡但聞泉
戛玉輕颸乍連翩微雲霽紛郁初疑露塗幌漸
看職映竹礙古縱復橫幽姿斷仍續春鳥鳴我
前嘉音振林木四顧殊不暇於焉賞心足

過寂照寺

山行深復深日暮投禪林懸崖覆如釜喬木蔭若衾泉流帶左右殿宇標嶇嶔輕雲散香花凉颸肅層陰暫此稅塵鞅頓覺開煩襟忽聞夕磬發并寫丘中音

白華樓吟稿卷之二

白華樓吟稿卷之三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翙卿編

七言古體

平津歌贈楊雲田

平津賓客散已久君獨挂冠思故林高臺曲池薜荔畔賜書贈劒松蘿深我今亦解舊佩印賦歸來兮抱鳴琴何當一曲西湖上流水高山悲古今

題遊仙圖壽賀村先生

誰家畫工題素牋幻石立斸噴雲煙中有仙人跨白鹿蒼髯碧眼秋風前前問姓名人不識衣裳半雜藤蘿色手拄綠玉引飛泉銀河倒挂三千尺我欲因之訪赤城青溪緑樹斷人行何當試結南山社共臥桃花吹紫笙

桃花古洞歌弔内翰李方泉先生

桃花古洞煙霧深懸崖千尺不可尋中有幽人探奇字衣裳半雜藤蘿陰一朝獻賦明光入

天子臨軒賜顏色貴幸曾傾侍從臣筆札親今尚書給頊聞待詔屬公車復道承恩講石渠頗同方朔金門隱不學枚臯兎苑儒可憐中道豪華改茂陵如昨人已毀魯國諸生盡去帷平原賓客無珠履我來攀古洞泉鑿路已迷千樹萬樹明前溪當年憑几讀書處滿地白雲誰共攜

大名太守歌贈陳黃潭明府

太名太守天下奇飯不脫粟衣不絲腰纏金印大如斗簫然猶似書生時自稱不務聲名吏首

職盡公問治計郡舍長看芳草生俸錢盡給攜賓客勸民口種一樹榆勸民口灌百本蔬春來露冕行花縣猶見山禽戲使車頊聞　天子賜顏色璽書初向明光出未須賜爵關內侯惟願功名垂竹帛

西湖歌壽施南石丈 并引

南石丈年六十矣丈且避客過西湖之深予恨不得從因歌西湖以招之

西湖之水清且漪樓臺嵓嶸參差王孫芳草煙蘿帶處士栴花冰弄姿忽聞濟右春風裏翩翩濁世佳公子身騎青兕出英關手攜明月[illegible]蕭史中霄羽吹坡鳳來五采霞幢隔水開傳言箇是西王母却向南山獻壽巵我欲從之路已迷歲星可望不可攜飛來峯色八千尺願借樽前一寄題

雨中送梁少府

梁少府君莫行湖中吏民十萬戶共攀冠蓋奔傾城天憐祖帳雨如注濯枝舞燕縱復橫茗溪

夜半怒且號中流鶺鶘魚龍驚我欲留君君不住風波慘淡愁雲生江淹別賦嚮誰草黯爾魂銷還涕纓

上饒翁君囊書盡過草堂令侍童歌吹席上賦長短句

一覽神忽醉再覽心乍開嶧山碑文往古事虎頭將軍今夜來驚鴻遊鵠散几篁琪花瑤草紛樓臺吹紫竹酌金罍對君賞心歡欲舞却疑拄杖東海上撐蹇學月尋蓬萊

白華樓吟稿卷之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五言近體

六子詠有序

六子者錢塘翁相會稽沈鍊雲間莫如忠永嘉侯一元王德暨子坤而六也初釋褐時五子者方嶄然以古人文章行誼相砥礪子不自量亦爲之斤斤驅馳倡和其間未幾散去侯子首以刑部郎乞疾歸海上次則沈子錦衣奏封事徙塞外又次則翁子繇廣平守莫子繇貴州提學副使王子繇廣東僉事相繼各上書免官去嗟乎五子者已稍稍以始相砥礪顯聞於時而予獨頹然故吾猶挂仕籍間甚矣其可爲欷歔太息也已於是即日草疏自劾爲感五子各詠一章并自系之篇末而因以貽書報五子

云

翁太守相

聞君去郡日吏民爭挽車歸來寡賓客閉戶賦閒居草色臥吟處松聲宴坐餘西湖煙月夜猶自載籃輿

沈錦衣鍊

官不過執戟諫書何太狂寧無戀妻子秪爲報君王胡馬愁難蹀越禽空自翔忽聞塞上曲攪淚欲霑裳

莫提學如忠

憐汝猶蚤歲强自謝明君箋有陳情表時莫以母老上書免官囊無乞巧文山中松桂雨江上芰荷雲何日挂冠去翩翩鴻鴈羣

侯郎中一元

中林臥已久曾訪赤城無未擬形嘲影還將爾喪吾口嘗遍百草手注只陰符薦告未須出應憐三徑蕪

王僉事德

[illegible]諫著早知名庚戌虜犯京邑未雪王君出頭建言匈奴恥先投嶺海行棄官勿復道逃影欲何營倘過燕齊上爲訪安期生

自詠

穆生去已久吾獨戀微官借問銀魚袋寧如竹籜冠抱爐千樹荻隔水一魚竿應歎逃名晚何言脫屣難

七夕過濟上訪靳兩城不及賦詩寄之

美人不可見兄復是佳期獨倚支機石堪憐牛女帷盈盈隔河漢脉脉阻光儀空抱七襄詠何由寄所思

同命是年丈比上渡淮後杳不相及輒賦淮南鴈一首

淮南一行鴈遼爾各翩飛落日長鳴侶清秋何處歸稻粱空自啄江海共言違安得邀天路連翩向帝畿

贈聊城陳醫士

齊南賣藥肆問姓即韓康海上仙人草壺中玉女裝身常跨白鹿手自註青囊吾亦愁多病從君乞異方

武林贈洪地官方洲

晝省接仙郎分符出尚方看山將吏隱退食每蘿裳柚裏南征草懷中漢署香芳心何以贈樹色共斜陽

王進士七試禮部始就第又不與試館閣賦詩嘲之

憐君數獻賦歲晚召公車猶自不得意寂寥恒燕居故人無狗監誰爲薦相如客難何須擬閉門且著書

永嘉侯郎中乞疾避去海上十年矣近以謁選過京邑戲贈

君家赤城畔歸臥幾經秋復道馮唐老言從洛下遊青囊肘後繫甲子壺中流自笑非從宦浮湛似海鷗

江上對月二首

月向江干好兄乘秋色來分宵看不盡千里掌

中開拂露孤雲沒峻波一鴈迴平生不愛飲放
此亦盈盃
猶言可憐處千夜滴殘時河漢半清淺煙雲共
蔽虧餘花欲泫露棲鳥忽驚枝對此不能寐清
光誰解持

月下懷杳吏部近川

中散今宵月山濤何處看長安不可望遙憶在
雲端建禮含香罷明光起草殘應憐遠遊客鳧
鴈對江干

董太史久不調官戲題奉訊

漢庭擅才譽早歲侍甘泉十載猶不調一官堪
自憐諸生遍齊魯同輩半貂蟬笑問楊雄侶閉
關空草玄

潞河阻風雨簡京邑諸舊游

萬里朝元使孤舟風雨寒去天云尺五何處望
長安畫省言題草仙宮擬握蘭故人猶阻隔遙
憶漢衣冠

過慈相寺

谷轉松蘿僻山藏帝梵家中林問禪寂隨路入
空花有覺猶塵刼無生是法華招提今日過早
已解金沙

過水晶院

上方山色裏迢遞帶人天水學花源抱林平鳥
路懸竹間僧語偈巖下虎依禪我亦逃塵刼來
從習梵仙

雨中山行

松蘿初轉嶂霧雨復霑襟巳沒采樵路那聞雞
犬音林疑羣葛遠山為聽泉深即此探仙訣秦

人何處尋

立馬

立馬轉山原愁當雨雪繁三家谷口市獨樹舍
中村借蓋從誰上求炊無應門遑遑似棲鳥何
處寄征魂

訪錢海山先生席上賦贈

聞道東山臥風流倍昔年花間頻頌酒醉裏自
呼仙舞映青樓月歌調白雪絃今朝門下士叨

列終紗前

禪房雨霽簡緇上人

客心與禪寂偏愛雨初收雙樹寒無影孤煙澹欲流風吹河漢夕雲散海天秋共指峯頭語山僧有惠休

贈呂山人需

曾作布衣俠鳴鞭向塞垣將軍擁劇孟座客詠陳遵不遇恥彈鋏歸來且灌園柴門隔流水獨諷道家言

為胡督府賦紅戰袍

年來好重鎧復道襲緋衣海上霞分彩林中日避輝戰酣驚汗馬羽獵閃朱旂夜半欃槍照應馳萬里威

秋夜江上聞笙吹

林靜夜無聲誰栽隔水笙兼秋度木葉帶雨散江城併入關山夢翻愁客思盈當盃不忍別幾解曲中情

贈秋山翁

山色秋如洗仙人拄杖間青霞挂石壁白日抱松關不羨金門寵還將桂樹攀丹砂倘可煮長此駐朱顏

冬日雪霽客有載酒攜妓晨遊城南諸山紀事

茗上多山水朝來氣轉嘉歌聲寒澗響舞袖薄峯霞草樹催春色人煙媚雪花輞川與金谷今日競繁華

無題

落月客已散當盃情倍深隨風欲解珮臨水復攜琴草戀分舟綠雲遲去旆陰漏言江上路還向夢中尋

雪後翫月

巖阿臥積雪仍有月如秋爽氣林間歇清光掌上流棲鳥語深樹畫吹起南樓茲夕誰能賦梁園客姓鄒

溪橋下憩坐 廣平道中作

芳草鞅初臥夕陽山未沉微雲澹孤磬流水落

屑林暫此幽棲境閒巍吏隱心何當鳥來助𤰈起丘園音

送沈樟亭赴楚藩

驛路江楓外言隨　帝子遊官無過縣乘才不羨枚鄒雲滯章臺夕天寒夢澤秋到來投賦草能似子虛不

從獲鹿南遊諸山

路入煙蘿嶂嶙峋掌上題山經不可載漢姓許終迷洞有青牛氣巖餘丹竈泥若非宧飄泊那得此遊栖

同郡守唐小潭行縣馬上口占

言陪二千石乘傳諳諸州滿路歌車擁中天畫吹流游童看雉狎采女詠桑柔他日傳循吏懸知弁督郵

大名少府崔栢溪擢山西屯田僉憲贈別

微官喜接郡雞犬共相聞同是悲秋客頻傳弔古文豸衣河上使田鼓晉陽軍檄至總嗟別况吾深念君

夏日晚發唐山道中

初夜發山郵依微樹色幽朱明不改夏碧落逈含秋纖露𡾰林濕凉雲拂野流我行殊未已何處駐鳴騶

登叢臺弔古

一眺叢臺上孤城欲暮時綺羅言已寂芳草暗含滋泣露蟄移堞銜花雀隱枝忽聞雍門曲併落照眉池

夏日雨中同唐小潭栗晉川過連中丞白遊一共題

石宅宴集

使君能愛客偏向雨中攜暑氣青林歇凉痕碧草萋但教盃入手詎惜醉如泥願掃席間壁同

夏日雨後齋中露坐

疎雨過城原凉颸生戶軒寒蛩入夜語落葉先秋繁席上河初徙窻中露可捫盈盈言不寐微步獨思存

夜坐偶述

落月猶挂壁微霜初渡河羈心不自寐歲暮欲
如何古樹青簷倚巖城白鴈過生平一片氣攬
帶且長歌

雨後郊行

片虹收宿雨微日挂高原谷口雲分路天邊樹
合村初尋芳草色乍聽幽禽喧願向躬耕者停
車一晤言

過練湖書院懷非泉先生因簡丁姜諸兄

湖色猶如練說經人已非絃歌芳草寂池館夕
陽歸鳥跡餘題字林香沒舊衣獨憐齊魯士吾
道卜何依

夜泊錢塘江上

江行日巳暮何處可維舟樹裏孤燈雨風前一
鴈秋離心逬落葉鄉夢入寒流酒市那從問微
吟寄短愁

駕出南山 戊戌年初釋褐時作

禮官歷吉日太僕引蒼虬洞啓西陵道還瞻泰
時遊飛花承鳳輦香靄護雲裘此日華鑣發鈞

天滿 帝州

訪薛方山考功山中

仙郎暫休休採藥事長生囊裹黃金液糧兼秋
菊英種魚經臥讀高士傳齊名怪爾逢知巳猶
言倒屣迎

哭來禮部非泉先生二首

一日泉臺閟雙鳧會不飛明光塵諫草建禮寢
朝衣人物占嵩里天文落少微夔龍分禁外何
處訪容輝

仙官初被命郎位忽亡星正憶蘭熏侍何堪薤
露零九闕沉玉鑰三殿罷香靈 天子中朝
問應憐漢柱銘

遊楊相國故園 乙未年

林毀似秋歸臺傾半倚陴人隨芳樹寂客到曲
池非月駐疑歌扇雲飄憶舞衣繁華何處散應
和百花飛

爲王孚齋使君題一枝窩

憐君抱膝處卿向一枝分豈乏鵾鵬翮言將鴟

鷗鷺與來時倚竹睡起數看雲幾讀南華罷齋中落葉聞

寄贈陳判史山中 庚子令青陽

挂冠亦已久獨弄丘中琴數載淵明酒言開叔夜林薜蘿成野服山水足清音何日招嚴穴同攜芳桂陰

旅夜聞鴈

氷雪孤城上堪憐旅鴈飛由來江海性豈羨稻粱肥寒吹傳哀響明河濕羽衣故鄉五湖曲歲暮共言歸

贈介軒先生

南州有處士郡邑不知名數倚門前柳閒聽竹裏鶯翛然臥田里共羨古先生復道賢郎第何如金滿籯

金前淙趙麟陽二侍御入 朝賦贈

雙綰青絲驄乘春千里同言隨騎省直入謁建章宮天漢恩波近星垣御氣通遙知珥貂貴避路百花中

謁堯廟

落日暗郊原蕭疎寢廟存河山功德舊垂象晃旒尊鳥跡前朝碣藤花複道垣小臣拜稽首萬古頌乾坤

夜泊浦口忽懷故鄉感賦

春淺氷初綠沙寒鴈不棲孤燈聊自娟遠樹轉含淒隔水明河挂沿波宿霧迷羈心并鄉思今夜五湖西

保定道中哭邵康山憲副 丙午

鵲印腰初佩云何倏遠行來尋賦鵩舍惟見暮雲横簫鼓聲猶咽烽煙恥未平故交今寂寞能不為霑纓

首春次安肅縣二首 丁未

山城喧社鼓游冶屬芳晨陌上採丸騎林中射雉人年光浮綺吹日氣抱紅塵馬首多春色還憐旅鬢新

旅鬢忽已換春風誰解攜泥融沙磧縣氷落塞垣溪野戍煙初綠王孫草復萋芳郊一以眺緫

爲宦遊迷

李喬菴侍御遣使饋酒饌

使君憐旅食贈我青琅玕石髓仙人饌雲漿玉
女餐亭尖之來野炊射鴈出雕盤遠道云何報㚍
風雙羽翰

安醫生饋藥過灤城道中以詩酬之

期生東海上採藥幾經春暫枉幽栖駕言尋吏
隱人手持金藥草頭戴白綸巾攜我桂冠去青
山學避秦

始至廣平郡中簡呈郡守潭公時小潭入
覲長安

言佐二千石來從山水州采詩問民俗過鼓賽
春疇荷檻侵官舍魚梁帶戍樓環滁林壑美幾
日醉翁遊

贈董潯陽潘天泉二内翰

金馬棲方朔甘泉侍子雲清秋雙珮入仙漏
九重分彤管朝隨輦天香夜共焚願言沐恩寵
長此奉明君

殷白野乞疾入山久矣頃以督學過浙隨
糸江藩賦贈四首

平生愛禪寂抱病似維摩長日支頤臥空庭芳
草多吏人花外散麋鹿雨中過古有金門隱知
君姓不磨

豈解嵇康嬾翻耽楊子玄不將文飾吏還以病
逃禪篋裏方書貯壺中石乳懸年來宦江海半
是習遊仙

但欲思投劾何嘗歎積薪身猶佩漢印名已避

秦人海上赤松侶山中勾漏春　聖朝戀才彥
此日赴徵輪

年來已白髮相見復移官倏爾飛鳬舄誰能問
鶡冠我留吳市隱君犯楚江寒攜手不堪別願
言加一餐

徐憲使謝客禪棲湖上予問道訪之賦贈

挂瓢飛靄曲徙倚獨相尋路傍黿鼉窟花經龍
象深君逃日裏影我逝谷中音相對默無語白
雲流梵林

夜宿北關
盡日牽江杜投氏傍水城孤燈懸暮雨一鴈寫秋聲望入關河暗愁依鼓角生鄰舟夜乞火相對總含情

吳生過席上戲嘲之
憐君不得志千里獨相求射覆占時好狂歌滿貰游花間吳市酒雪後剡溪舟試問滄洲客何如閉一丘

夜訪范太史山居
入夜占星色言尋太史廬山邀謝康樂林臥漢相如竹裏泉迎炬花間鹿引車到來多逸興翻擬共逃虛

貽孫曉江秀才
憐君年四十猶未赴公車林有圖書潤家無儋石儲賣文輸社券掃葉供山廚好客仍忘倦一瓢恒晏如

莫中江年丈過浙感懷賦贈二首
從君乞山後我亦罷官歸萬里江湖迥三秋鴻鴈稀雲殘別後鬢雲寫夢中衣此夕雙龍劍清秋共落暉
試問看花伴洛陽能幾人鵷行盡凋落鴈塔半風塵我已甘投老君無歎積薪秋來樓護輩聞已散平津

錢塘市觀春
河山千里郡城邑萬家春袨服青樓女香車紫陌人如雲三輔俠似綺五陵塵共說豐年兆行看斗柄新

正月十四夜旅泊苕上漫興
獨臥江城晚空瞻火樹春樓臺暗傍雨歌管寂無人檻外魚龍近窗中鳧鴈親何如游冶客雜遝百花塵

中江方伯上疏乞休以詩阻之
知君厭米紱再上乞山書豈不懷　明主翻令返故廬西湖堪載酒散吏即逃虛方朔金門隱何須東海漁

喜東吳莫中江西蜀馬玄岡二年丈被徵

過浙賦贈

蜀錦與吳鈎言逢　明主收十年并抱積萬里復鳴騶露冕春初遍乞山青已投（時中江公上疏乞休）猶聞賦招隱杖策獨相求

酬張山人

憐君卧吟處空館寂無人谷暗蘼蕪雨林藏薜荔春突煙埜不起山鬼夜爲鄰寄我題詩草猶能不厭貧

弔南吉何都閫詩（并序）

少司寇古陽先生嘗遣伯子南吉從予遊爲文章閒嘗倚馬輙數千言蓋千里驥褭才也已而棄去以武胄起爲楚上守將客有傳之者曰君特憤國家多烽燧士大夫不勸習戰陣翹然自喜欲附舍班超投筆故事且畫地封侯以爲功於特云俄而君之計至矣予其能無痛而爲之泣下霑襟也乎溴不及憑其棺葬不及號其墓而弔之以詩二首

學書翻學劒復道治孫吳自喜萬人敵能變五石弧飛伏曾冠楚俠氣欲吞胡河鼓中宵隋南州猛士亡

誰言將家子恥作一文儒馬上陳琳檄囊中黃石符聞雞起自舞拔劒醉還呼萬里封侯氣猶憑隴樹無

過桐君山

仙人已飛去姓獨挂空山芳草幾迷路白雲誰共攀嶺猿相叫嘯江水復潺湲落日松風起疑邈笙吹還

晚泊桐廬江上

夕陽山最好况復瞰江流遠岫縈如帶孤洲亘若浮飲猿窺壑挂宿鳥向煙投明月東林轉呼童傍買舟

讀黃五嶽集悲感賦詠

蚤歲過江夏呼予似禰衡于今已撤瑟敢復附同聲六代看龍躍西京誰虎爭遺編猶及捧讀罷淚霑纓

袁太冲由胥江過訪旅舍欣然命酌已而復邀同宿三茅觀最高處

望氣胥江上氤氳紫色來君投高士傳我酌故人杯瓊樹看雙倚雲花喜共開相逢不忍別醉上步虛臺

賦得千里駒贈施生

天駟照吳中桃花五色驄雲間擬飛燕海上宛驚鴻雪度玉關磧霜嘶紫塞風他年漢天子不數貳師功

過訪李峋嶁山居賦贈四首

將軍少擊劍恥共世浮沉獨着黃冠去言依青嶂深林中看虎嘯花外聽猿吟誰謂閉關久猶逢空谷音

愛君挂瓢處長日俯煙蘿葉覆圖書潤枝縈枕簟多興來忘日暮臨去盼巖阿別指雲深路僧龕一鳥窩

泉引穿楹竇林寒曲洞花壺中浮日月掌上弄煙霞五柳先生傳三車大士家朝朝坐松露手自誦南華

花外家書絕囊中故劍空只求了生死勿復問窮通潛宕漢陰叟逍遙河上公他年銘墓碣不媿古人風時峋嶁山人乞生誌故及之

訪縉上人山中幻居即故葬師墓處

已悟如來幻猶憐舍利藏辭家浮絕壑持鉢乞餘糧龍象煙蘿曲麋麛草旁不妨風雨夕山鬼嘯空梁

贈同年陳梅山二首有序

陳梅山憲使公故嘗持節督兵海上以戰功聞已而被讒罷官去歸且十年矣頃復仗劍過錢塘語及往事頗躑躅起舞蓋千里驥褭才也不忍困於槽櫪之下故不得不嘶足而悲鳴耳予得悲之聊贈短什其古之所謂怨而不誹者乎

陳君膽氣麤醉擲酒家胡言學萬人敵能開五石弧散家募死士袒臂博倭奴試問功成後還逃海上無

叱爾能驚座相逢猶少年狂呼恨囊處飛辯似
河懸人竟終軍後名疑博望前欲提三尺劒萬
里佐樓船（時公自期入廣伐劒物戰）

陳憲副期予共事予謝不能再爲言別

勿厭安期叟言從海上歸手持鷄悲草身着野
人衣敢詞逃名久還貪戰勝肥願君封爵後共
息漢陰機

寄題鶴溪草堂

聞爾挂瓢處清溪傍鶴林臨風發阮嘯流水入

嵇琴已洽丘中賞還期物外尋何時賦招隱同
過百花深

題聖水寺聽松堂

何處起仙梵風來轉翠微初隨清磬發翻雜散
花飛生滅了無相泬寥音乍希窻中白猿挂向
我問禪機

袁太守除服後遍遊西湖諸名山邀予過
華陽洞訪姚太守賦贈

聞君除服久猶復訪名山徧踏巖蘿無過頻將松
檢琴聽猿尋谷口抱犢向林間此日錢塘市同
攜扣閉關

訪姚太守禪樓別業

路入孤雲杳中林起洞天穿巖築丹室面壁習
金仙玉麈藤陰挂繩牀竹裏眠南陽舊太守到
此幾經年

辛未秋有客攜酒追壽西湖飛來峯下賦
詩謝之

却笑東方朔竊桃西海來言追綠雲嶠醉我紫

太白山人漫稿卷四

霞盃白鹿花間駐青天掌上開飛來峯色好暫
擬歲星臺

秋日胡茂承自歙持許太史書過訪草堂

客過愚公谷言攜太史書林中讀賦草花外駐
巾車攬帶微霜候褰衣旅鴈初相逢不忍別落
葉滿庭除

再過西湖

日日西湖上煙波客當家衣霑噴洞瀑塵拂
巖霞帝子祠前草仙人閣上花隔林賦招隱何

處訪丹砂

晚過省城邸舍二首

經時謝城市曲巷閉松蘿珠履已飈散庭除可雀羅塵編蠹且盡故劍蝕偏多日暮空林裏臨風獨聆柯

寒柯不改葉雪草向含滋世事特流水人情非昔時荒庭少屐跡客幕網蟲絲解索無他貯南華一卷隨

青門過訪賦贈

無耐別離久兕逢衰暮時看花林作霧對鏞發背絲不獨精詩律還兼老畫師與來指江水故灑墨爲池

蘭谿江山人過訪邸舍投之以詩予自外來歸而山人行矣口占一首

山人猶未面千里贈吳鉤錄鍔飛冰雪清光射斗牛馬跡忽星散鶴蓋已雲流欲擬七襄報珮刀何處投

過督府胡公祠賦詩四首

戰骨已云沒遺弓猶在茲江山流涕淚日月閃旌旗萬里鯨鯢淨孤城伏臘祠忠魂何處弔故壘嘯寒鴟

漢室悲銅柱秦人泣杜郵共憐汗馬日言被檻車收戢甲銷炎海烽煙罷戍樓到今聞莫府綬帶併輕裘

遺骸猶藁葬廟像肅城闉未賜祁連冢空憐畏壘人我來投弔草祠下薦江蘋落日松風裏猶疑鼓吹陳

先皇知最久幾擬冠軍侯豈謂謗書至翻爲請室囚陣雲花外壘戍月水邊樓欲草招魂賦星文落旄頭

哭郡守史瑞菴公公下車來甫百三十五日而臥病者餘旬日沒之夕闔郡吏民號而泣曰古之子產也其櫬之行也予迺賦詩四首令里兒習而歌之以附薤露云

抵郡未半載抱痾經十旬浦鞭佳一試寒谷盡占春猶擬淮陽臥還稱渤海神忽聞已仙逝流

欲雪中

鶴裔吹明月琴已罷朱絃不見風流調堪憐印韍懸謳吟塡邑里縞素帶山川峴首碑羊叔應知墮淚年

一麾初出守五馬遽云亡已散花間吏還稱地下郎川陂流欲咽草樹慘無光讀罷招魂賦淒風似斷腸

畫熊不復出巷哭擁江城萬戶生芻束千林絕杵聲淒雲飄故劍細雨濕銘旌心折山陽笛秋風無限情

答鄭傅巖尋山

誰將天地巧引入萬山中百里飛蛾嶂層巒勒馬雄巽峯從卯落乙穴與辛通他日藏弓劍千秋猿鶴同

過小溪贈吳翁

溪上多佳氣山翁半畝廬軒楹武夷曲人境鹿柴墟泉碓翠微裏石田丹嶽餘我來賦招隱秋色滿輜車

乙亥秋尋山經球溪旃飲吳南園家已而雪夜重過復遣使貽酒謝之以詩二首

秋來已投轄雪裏復攜壺好客如君少貪杯似我無葛巾漉且飲藜杖醉還扶此日題詩謝何如貰酒符

曾聞太常署又見白衣年琥珀花開映鴟夷竹裏傳三盃且樂聖五斗復逃禪康樂尋山轉頻經漢酒泉

又飲吳山人姪龍川家再賦一首

步兵多逸調再過阿咸家初種先生柳頻邀長者車雕盤供射雉金椀泛流霞山簡醉扶騎那堪雪作花

春日過訪崇德蔡令不遇

不見雙鳧舄春城滯客星蓋公堂已閉王粲眼誰青（公築迎賓館榜曰倒屣延王粲開堂引蓋公）那共今嘲古翻憐影贈形慙無縮地術落日倚泮亭

婺州汪蘆汀山人稟詩稿過訪草堂謂少司馬汪南明公嘗讀予文至論海寇事宜

與訟督府胡公功罪書絫欷稱善者久之且恨世之不及用也予輒大笑賦詩答之

司馬憐裴颯平生多苦辛馬援畫山谷劉向訟甘陳往事已雲散只今惟釣緡何如花下酒共醉五湖春

王芝田治少兒痘殤幸已得解賦詩謝之

人生共患痘兒伐復嬰兒夜半投仙草朝來飲上池神蛟初蛻骨瓊樹倒抽枝他日看雲杖牽衣早解隨

西湖聞王龍陽還越詩以送之

西湖秋可掇忽爾歎離羣芳草愁分珮寒花欲贈君若邪洲上月禹穴洞中雲倘及憐羈旅還攜共我聞

雨中覺上人攜壺過憑虛閣

山色空濛裏攜壺過翠微興來不覺醉坐久忽忘歸倚檻花如沐當盃鳥不飛豈應同習梵到此總禪機

濮秀才讀書精舍

不知空谷裏別自構精廬林縮湖光遠泉分石竇初閉門調乳鹿穿沼種儵魚願借藤陰榻開看繕性書

送楊虹澗公故湖州太守有惠政

甘棠苕水上露冕再經過郡已八年謝人猶五袴歌停車問故舊別路歎風波峴首碑遺愛能無涕淚沱

愼南野解官來歸賦贈

匆訝懸車早猶憐入社遲山靈虛左席秋色共

題詩且習嵇生嬾還耽老氏雌不妨故園裏日日醉如癡

送金氏兩外孫遊南雍

言別母帷去南遊太學關鳥行秋色裏花萼日華間客舍憐同被天涯擬共攀鄉書題捷處千里慰衰顏

白華樓吟稿卷之四

白華樓吟稿卷之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五言近體

夜宿憑虛閣

幾上憑虛閣星河掌上懸漁燈侵遠嶂僧磬起孤煙鴻鴈初流幻魚龍共傍禪散花何處落倚檻問諸天

憑虛閣早起偶題

西湖看不厭一過一廻佳霞繙窻中岫煙分樹杪厓散花懸供外灝氣盪天涯對此探空幻禪心與客懷

客棹湖上過訪憑虛閣席間賦贈

縹緲煙波上凌風一葦來自呼著水使過訪雨花臺積向峯頭挂樽移竹裏開牽衣不忍別故傍暮鐘回

病足大佛寺中王方伯過訪未得謁謝賦詩寄之

堪憐類蹇者採藥向巖阿暫習支頤臥翻勞攤蓋過天邊來絳節花下問維摩安得凌風翰煙波一棹歌

宿大佛寺憑虛閣適伯兄南寧公過客昭慶簡寄一首

荊花有不見想只在巖阿同作禪關客猶迷鳧鴈波磬煙分岫落鐘梵隔林過大被還誰共中天倚檻歌

晚從湖上棹歸

西湖秀可掇况傍夕陽時峯故凌波射洲疑拾翠移樓船罷歌舞人境藹招提歸路輕煙外王孫芳草堤

王麟洲尚寶出參江藩於其來歸也賦詩二首

暫輟甘泉從言分藩徼司風流照三署賦草擅當時江上滕王閣城南孺子祠遙知露冕暇弔古倂題詩

兩嗎鳴洛水二陸起吳關當代風騷旨推君伯

仲間輞川初卜築賓客共遊攀花下傳新詠應
追大曆還

獨宿憑虛閣喜祥上人夜深來歸賦此
孤燈懸宿雨雙樹藹禪關暫此支頤臥誰同初
地攀散花青嶂外仙梵白雲間縹緲諸天界休
公擁錫還

青門先生輓歌五首
先生故善詩翰晚復以繪畫自喜嘗其
片楮所落人士爭出橐中貯以購之矣

獨落魄不羈頗似節俠客有持金而買
文者輒隨手盡遍以給帷中侍兒輩以
故晚年家益落甚且塵甑襟釜而不顧
也嗟乎若先生者非古之所謂山澤枯
槁之遺而不以飢寒動其心者與予故
憐而哭之哭以詩五章書以投諸殯宮
之側且以邀社遊諸君子之聞而和也
結客少年日推君絕世豪對緗泣神鬼落楮泣
風騷言解[illegible]絲騎邈投金錯刀當時盛意氣寧
戀一綈袍
豈獨詞場擅還看任俠軀千金思賣賦一擲笑
呼盧戶外屨常滿杖頭錢也無白頭妻不厭脫
珥貫鄰酤
逸調追懷素風流類大癡共看草裏聖復道畫
間詩衣繒供書帛江流作墨池我來題弔草能
不淚如絲
文園四壁立散盡黃金貲幾解橐中貯言投帷
下兒墓田知不給手墨可猶遺鄰有張堪在措駱

松里公時時訪故帷
仙靈杳何處想只在西湖野寺社吟碣空山放
犢圖可憐散遺稿誰復共攜壺他日殯車過還
遲白馬無

過蔡白石司馬故宅
中郎今不見林業半丘墟客位燔歌榭文園毀
秘書山猶賦草色溪瀉墨池餘公子翩
前解候車

寄贈桐廬俞處士二首

伊人渺何處家住白雲深流水窗中瀉煙波掌上臨幾回抱犢浴一曲滄浪吟秖許披裘叟閒來拄杖尋

徜聞可憐處心與病相安閉戸閒爬蝨逢人懶着冠採花調露飲煮石和霞餐卽此長生訣何須羽化丹

送董氏外孫應試三首

世傳何氏易汝獨受春秋年似終童少名看江左流父書讀也未師說解還不劔珮花間過清

光射斗牛

愛汝雙瞳炯時時煙霧橫少從秦博士名冠魯諸生鸚鵡題爭羡靈光賦早成公車秋日赴萬里共蜚聲

共推楊惲少外祖解私憐不獨春秋傳還兼史記編名山藏盡讀逸氣爾能傳箇是佳公子翩翩解頷前

丙子夏六月二十日早起避暑西齋忽傳李給舍務書索舊題雪夜過訪之作郄書

忽枉雲中札言邀雪裏題伊人茲冰玉闢緘恍招攜賦草追梁苑幽襟憶剡溪炎氛坐覺掃凉月挂林西

雪中過馬松里宅適招虎泉望陽珠山龍洲三洲社飲賦詩予綴末席勉附四韻

飛爵夷猶射分曹興獨嘉人逢竹林社天吐玉京花鶴氅輕還沒梅枝重欲斜雪封門外轄況醉孟公家

重過大佛寺看梅花

客裏嗟殘臘湖邊附早春郄從初地賞不厭舊遊人香雜梵流靄桃成佛現身散花何處落應隔綺羅塵

贈楊虹澗運同 公故湖郡太守

人挂循良傳官猶鹽筴司共憐虛席日翻訝積薪時吏散寒花落庭閒碧蘚滋中朝倘借寇峴首待君碑

雪霽過吳山眺望

登臺望雲物絕勝雪晴時萬戸冰壺影千山瓊

樹枝檻疑横碧落杯擬泛瑶池獨有西湖色煙波似畫眉

夜宿江口

夕向江潭上微風水不波離亭鄉語少鄰炊賈煙多野戍殘氷雪漁梁卧薜蘿明朝挂席去共指越山過

江上卽事簡友人

自昔稱佳麗我來風雨迷江靈疑避客山色故含悽雪抱吳關遠天連越岫低美人今不見聊寄數行題

過富陽江聞施博士解官簡寄一首

邑里過江干聞君已罷官谿田猶可秫園籜亦勝冠且習嵇生嬾無嗟范叔寒釣臺知不遠倘許共垂竿

過富陽江適邑侯李益齋入覲

雪色津亭逈春寒花事稀雙鳧何處覔遙向帝城飛官舍卧雲曲絃歌流翠微故人不可見一棹月明歸

桐江道中雪霽

客心與春與總待日華開綠吐雪殘草紅抽雨後梅江隨客星轉山向越州來千里青蔥色相將掌上杯

予少同俞泉亭博士小峯縣令受書萬松閣今且餘四十年矣道經桐廬簡寄一首

伏氏尚書學推君伯仲間卻憐少時別今已鬢垂斑夕嘯湖邊月朝擧江上山當年受經處安得再攜攀

弔嚴陵祠

山川幾易姓祠宇獨經時不見披裘叟誰憐弔古祠悽風喧暮雀落日嘯寒鴟言采江蘋薦空林寄所思

過嚴州再賦

客星今不見姓却挂南州一日狂奴態千年江水流林花開更落社燕夏還秋漢帝旌旄色猶疑訪釣裘

宿柴埠

不堪風雨棧向夕臥汀洲野店連三戶漁煙帶一丘江妃環珮冷鮫室杼機愁夜半占星色中天挂席流

贈唐太史小漁

董生三策日漢闕五雲飛一忤平津客翻辭朝請歸銀魚焚已久宣室夢應稀他日名臣傳君家竝杜韋

江上望漁石公墓道輓歌一首

樗里墓何處南山佳氣中九原不可作　天子豈忘公秘器溫明藏祁連戰伐功里祠習鼓吹落日起松風

過蘭谿訪陸文學先投之以詩

占星瀫水上君傍少微垣不應賢良對惟耽薜荔園竹間高士傳花下養生言我亦挂冠久寧能春閉門

江上偶得輕舠棄傳乘流以進口占二首

薄遊厭治裝千里不齎糧自笑五湖客翻投一葦杭瓢移江貰月劒拂嶺裁霜但盡看山興何愁驛路長

分符與擁傳棄去幾經年天上孤槎客人間一謫仙馬牛呼欲應青白眼誰憐醉倚江雲嘯中流獨扣舷

嘲雨

無端與蕭颯投賦弔江神千里煙花勝連朝風雨嗔寒鴟嘯空谷芳草怨騷人康樂應同調題詩一唁春

江上初聞春鳥二首

春歸忽已半鳥向客中言帶雪舌猶澁臨風曲未繁寒花迷野戍芳草怨王孫邪謂無情感偏摧遊子魂

冰雪關山遠何堪春鳥鳴忽驚故園調疑作斷腸聲側耳夢初醒餘音愁自生覊心何處托江上賦南征

江上歸興

連朝梯石棧此夕泝飛鴻雲影歸心外猿聲客夢中萬峯孤劒出千里一帆通誰解神仙珮冷

泠獨御風

過七里瀧二首

江流迥絶壁千里夕陽開忽有飛帆出言從深樹來山靈解招隱波色可攜杯賦草投何處乘風揖釣臺

鳶站中天拄烏檣隔岫飛魚龍知避客薜荔獨褰衣江賈投青靄樵歌流翠微何當匿姓字從此卜漁磯

江上阻風

臨流乘嶂出向夕犯濤風雲壓黿鼉窟波搖日月宮已看退飛鷁何處倚歸鴻此夕羈心切應憐河上公

再過桐君祠

幾度桐江上桐君去不歸祠猶青嶂臥人已白雲飛蓬島樓臺沒緱山望幸稀空留題姓處千載借光輝

聽雨

夜聽寒江雨一聲添一愁孤燈對薜荔千里臥汀洲併入鄉心落還兼客淚流何當乘醉夢飛向故園樓

過凰山覽翁中丞壽藏幷先大夫墓阡

江水芙蕖帶凰山日月懸初瞻樗里墓復拜龍岡阡佳氣青葱鬱星文太乙連他年弓劒地可卜世貂蟬

李給舍以太夫人病告歸予適雪夜過訪

朝上陳情疏夕聞乘傳歸風塵千里劒雪色五陵衣天遣東雲合人將玉樹依故知幷久別佳

氣倍霏微

雪夜同友宿昇山道中

覊心何處折天上復同雲風急煙初暝林寒柝不聞乾坤留瞥眼冰雪却塵氛此夜多搖落空山獨對君

過仲兒偶題房間

憐汝年猶少遠移苕水湄幾迴獨立日希趨過庭時言抱食牛氣還看瓊樹枝清秋天漢上莫遣鳳毛遲

正月十四夜過施南石對月宴集二首
謝眺裁詩與陳遵投轄情總憐杯得月共吸酒
如鯨媿我解酲調遣君好客名狂歌振林木深
夜鵲還驚
火樹千家競星橋十里塵何如林借月相對玉
爲人詩弔梅花臘杯邀蕙草春別歸不覺醉倒
着白綸巾
晩由冶嶺過聖水寺二首
芳草迎塵軟層城帶梵林湖懸祇樹杪谷轉散

花深言解如來幻還看無住心人天龍象外滿
地布黃金
林度翠微曲城懸綠水隈綺羅條雲隔仙梵入
天來落日西陵樹孤煙帝子臺上方看不厭歸
路絕塵埃
由武林歸忽見桃花
千里馬蹄雪一朝桃塢花天應憐久客春故寫
部華碧吐林中玉紅裁水上霞故園心欲折傍
月夜還家

江上對月
月向羈心照林寒逸興多孤村臥雞犬千里挂
星河檻外魚龍窟杯前鴻鴈波迷津何處問隔
浦起漁歌
客樓夜坐
獨坐層樓上林深柝不喧孤燈蘿帶雨一卷楚
騷言欲草傷春賦空摧遊子魂羈心何處托哀
鴈落南軒
夢起

枕上路千里何堪風雨聲翻悲故園色併入客
心驚江畔王孫草林間遊子鳴夢中留不住春
恨欲霑纓
簡費氏兄弟
君家伯仲氏佳氣似堪持林吐琴笙調人看鴻
鴈池白眉雙入眼玉樹共連枝此日題蕉葉春
江寄所思
過西湖遇風雨口占
西湖絕勝處風雨鬪妍時晩靄魚龍檻微茫鴈

鷲池綺羅疑避席薜荔獨褰枝願借漁家笠煙
波寄所思

司空朱鎮山繇郎署時言别京邑今且三
紀于兹矣頃者致仕來歸予逆之錫山道
中賦詩三首

天子憐耆舊傳恩返故廬外臣負弩矢中使護
旌車濟宕晉中散風流漢二疏探囊出賦草三
上乙山書

同舍壯遊日司空白首年别來亦已久相對各

淒然故劍不忘佩敝冠秖自憐牽衣共笑語落
日五湖船

久宦悲風物停橈感故知江湖多弔草巖壑幾
題詩媿我舌猶在憐君鬢已絲南州秋色好翻
訝罷官遲

繼山考功攜酒惠山園亭宴司空鎮山公
子陪末席賦詩一首

席擁向書履林分帝梵家軒楹半秖樹笙吹入
空花綰帶煙蘿影霑衣水木華歸疑虎溪路三
笑入白飛霞

弔黃公澗黃公者故春申君黃歇爲澗於惠
山之麓蕪廢舊矣秦虹洲給諫攜予過而
弔之賦詩一首

飛泉幾消歇空谷獨徘徊不是悲秋者那投弔
草來散花天外落秖樹望中開珠履客何在惟
聞松橡哀

過惠山秦氏園三首

初尋迦葉地併過仲長園花露午猶泫蘿煙秋

可捫不須金谷麗疑入武陵源迷路那從問山
禽疑解言

江南佳麗地幻石與雕梁獨愛兹園勝偏多野
興長洞花迷日月巖樹雜隋唐寄語陶元亮無
憐三徑荒

採藥逢鵝戀穿林半女蘿雲霞曳冠蓋水竹傍
巖阿客過花偏落興來鳥自過猶言曲池上巳
可狎煙波

聞濟陽宗伯九日載酒宴鎮山司空於平

今涕滿膺

當年冠軍者獨數霍嫖姚督戰餓猶急銜壑陷復梟部中服飛將海上泣天驕獨惜一偏裨誰令疏漢朝

攜酒崇德道中司空鎮山公郎席一首

言借三秋色相將千里隨劍憐別後合月向語中移一石休辭醉百年能幾知明朝驛舍柳應已挂離枝

送鎮山司空渊上賦別三首

牽花淚欲泫理棹與還同言向青山路翻悲黃葉風吳門飛鳥盡楚驛去帆通欲識魂銷處江淹別賦中

浮雲欲為別芳草總含悽雙劍分虹影千山隔馬蹄我留滄海釣君暫碧山棲異日徵書至樟亭還共攜

黃金堤已就　天子豈忘功暫罷山陵使還憐瓠子宮勳名萬里外日月五雲中昨夜占星色文昌拱上公

挈之游予不及從相望以賦

司空初鎮衛上久還家言以三秋客同尋九日花歌扇如綠水舞袖亂青霞獨向周南滯中林倚自嗟

過阜林弔戰沒諸將祠并序

倭夷內犯以來國家所徵材官宿將未聞有摧破之者獨阜林一戰所擁河朔騎士特八百人而夷酋以下被斬馘者無筭惜也絕餉又絕鄉導故遂戰沒然

而賊將徐海尋亦震怖屈首受縛且服誅矣古所稱李將軍其敗亦足為功於天下者是也部中霍貫道尤為阜牟予練兵河魏時故校嘗於馬上搏胡兒軍中服其賈勇是戰也帳下瘡痍之卒間過予泣而口之者如此悲其事特揭于壁併貽里之人云

漁陽突騎將死日氣猶生戰骨怒埋草夷酋屈受纓沙中刃劒血江上鼓鞞聲伏臘村翁過于

吳太守韜菴過訪大佛寺中

郡中二千石錘梵此經行昔以采風暇言尋初地盟林中演上乘花下悟無生坐久忘歸去懸知說法情

聞周三泉起官

海上早投紱山中共息機人攀高上傳林卜釣魚磯避日景逾疾挂冠情已違驛書抵南郡强爲濟朝衣

江上舟行不寐

中宵渾不寐豈獨賦悲秋猿嘯窗前落江聲枕上流羈心迴千里芳草滯孤舟遙憶故園裏碧梧人倚樓

溪行

秋色擁樓船凌波杳若仙捲簾移浦樹伐鼓下溪煙范蠡載何在米家畫可憐何當掃風雨明月挂前川

贈胡秀才

之子美如雲清秋興不羣閒年洛陽少草賦檷衡文不厭貂裘敝何煩彈鋏勤如逢茂才詔一日漢庭聞

醫者劉少雲過治山妻疾賦詩謝之

客抱越人術言過王母廬囊中養生訣肘後古方書調飲供仙露持糧飽禹餘衰年得再起敢忘佩瓊琚

輓臧一山

郡國推三老林間吊太丘素封千樹啓世業一經收故劒花間榻藏書竹裏樓我來問遺事心

折萬山秋

重過聖水寺

入林思挂幘立馬且逃禪兒復舊遊處堪憐問法年塵懸忍草外題剝覺花前暫此支頤臥能忘一切緣

送郡太守栗公勒兵上谷

三年龔渤海一日李輕車共勒材官騎言屯野戍花呼韓初欵塞遼海尚鳴笳寄語諸飛將天驕未一家

送徐孺東李會川二公入朝

天子重循吏文昌拱掖垣茂陵徵魏相槐里召王尊竝荳明光署連鑣金馬門　聖朝方側席何以慰臨軒

與友人對奕

賭墅春長醉竹樓秋共攜幾逢王粲覆數讀孟堅題破壘山禽舞刼圍櫪馬嘶局殘松影裏不覺夕陽西

七月三日過檇李城移舟避暑南湖

雲漢火初流江城暑未收慚非蒼水使倦倚木蘭舟伐鼓冲鳧鴈凌波問斗牛夜闌芳杜曲露氣貯新秋

初秋苦熱二首

何處乞新秋炎蒸似餓流不逢袁紹飲總入馬融愁仙掌露堪吸陰山雪尚留願言跨黃鵠萬里碧天遊

不堪旅邸臥却憶南山行野鳥隔花語江猿深樹鳴未尋餐玉法無復賜冰情安得逃虛去滄浪濯纓

訪施南石不遇

溪暗芙蓉雨林藏薜荔秋堪憐投轄井獨倚著書樓君擬戴安道我慚王子猷到門題字罷誰爲夕陽留

李比溪致仕來歸贈詩二首

我憐解龜早君亦乞山歸懶向督郵吏因貽薜荔衣柴車且共載花徑暫相依日日青谿上雙看鳧鴈飛

罷官無訝早間齒較嫌遲招社君推首看雲我杖隨柴桑同漉酒甪里共餐芝寄語折腰客何如花下詩

秋日訪養生者

君抱列仙傳我尋秋水堂却憐劒佩影猶帶芰荷香掌上戲禽訣囊中服王方鴻濛驏爾笑無語答雲將

秋江夜行聞歌

無耐清秋客那堪午夜歌響經花露遠愁入旅

魂多江水鮫人窟天街織女梭此時聞亦淚併
欲濕煙波

送王方麓公入朝

三朝採風使再命早衣郎豈抱積薪歎猶瞻捧
日光鳳池新侍從鳫塔半巖廊貢禹彈冠過應
憐鬢已蒼

贈堪輿者戈丹山

鬼谷已仙去青囊誰爲傳山能占鳳舞地併識
牛眠櫻里百年兆南陽何處阡他時藏劒珮無

負故交緣

張雲橋爲病妾寫容詩以謝之

憐君寫病骨却憶少年時秀吐朝霞色清看瓊
樹枝初疑花下出翻似鏡中窺顧景粲然笑閨
娃竝解頤

簡石東泉延尉

賈生洛陽少霞綺絳帷前言別三千里經今二
十年文章美麟鳳霄漢迴鷹鸇鳴珮清秋裏遥
將一札傳

陳康衢裹詩過訪草堂

閉關亦已久黃鳥忽投林帶綰藤蘿影詩邀山
水音相逢悲歲晚惜別過花深他日鹿柴社期
君得共尋

秋夜過石塘丈見其父子兄弟間宛然漢
萬石君家之遺焉感而賦此

言以三秋日來尋萬石君文章爾雅厚質行曾
儒閑座上笄裘紹階前花萼芬夜深猶執袂佳
氣共氤氳

有客出獄後過訪山中賦贈

嗟爾南冠客悲秋思獨深逢人青白眼當酒短
長吟劒蝕豐城色琴餘萊里音飄憐似孤梗江
海任浮湛

予家世埭溪適堪輿兪小江爲予卜葬溪
之深賦此

先人荊墓地此日首丘情敢謂馬牛兆却憐山
水清星文掌上合佳氣望中生倘及衣冠藏子
秋懷令名

秋日老上曉行

落月綰溪行微風挂席輕霄光掌上沒爽氣望中生采采芙蓉露蕭蕭鴻鴈聲前村樹色裏漸覺曙煙橫

醫者陳一泉過草堂以故鄉移書相迎再歸東越

堪憐臥痾久翻被折肱求幾度滄江晚頻歸禹穴秋山中尋藥徑花外訪丹丘倘就長生訣無妨覓舊遊

丙子秋逢初度偶述

甲子若飛轂於今又五春宦遊久垂翅藝苑亦成塵對鏡不須鑷看花欲愴神何如入深谷聊作息機人

感故交偶述二首

黃金散且盡白髮醉還歌賓客已飈逝庭除可雀羅一瓢挂藤影孤檻俯煙波獨有南山色疎簾晚故多

鄭莊已中廢樓護罷招攜何處沐猴舞惟聞[illegible]

馬嘶花猶故枝發鸎入隔年啼何獨交零落應憐翟尉題

初秋日洞庭鄭山人過訪草堂

家住五湖曲遠攜秋色過林疑對水碧人似帶煙波坐覺炎氛掃應憐逸興多手持竹如意花下醉還歌

寄汪南明司馬

中夜占星色文昌挂歙州遙攀草玄處光射海天秋幾夢三都賦長懷五嶽遊美人看不見獨倚著書樓

答李桐廬簡寄

借問桐江水何如縣令清一封傳尺素千里照孤城劒憶黃金錯琴遺白雪聲恨無七襄報應愧古人情

內弟姚海屋致仕來歸賦寄三首末弁感悼亡內不能已爾

以我早垂翅逢君初挂冠年衰欲共惜別久復爲歡客難不須咨宦貪何足歎黃花滿三徑歲

肸訢同餐
恥爲折腰吏丼作灌園人但習嵇康懶何辭陶
令貧賣文堪給稅貰酒可攜賔贓産那從問一
瓢茗水濱
白頭姊何在早巳闕重泉却恨辭官晩翻悲別
袂年寢樓塵蕙帳粃鏡罷花鈿攜手泣相向淒
風咽逝川
海屋來歸攜酒逆之雪溪道中席間再賦
他時千里夢此夕故人盃髩捋鑷餘白心憐別
後灰溪山入鄉邑劒珮攺塵埃痛飲無辭醉百

年能幾迴
秋日晩步郊上
野色入秋曠兒逢日暮時無風雲自散不夜露
先垂百里氷壺影千林瓊樹枝興來舞如意那
得廢吟詩
王山人秋日過草堂燕集
我抱黃花興君隨白鴈來故交病後合秋色掌
中開雙舞復雙咤一歌還一盃長生屬歡飲無
訝百年催
夜同姚海屋燕集
不嫌數投轄却惜共頹年兒屬客離久能無星
聚憐寒花邀座上華月侑巖前休指鄰酤盡茗
川卽酒泉
夜過海屋城南新居題壁
半畝煙花曲一椽闤闠間暫移白玉塵聊閉綠
蘿關孤檻窻中水疎簾掌上山月明淸嘯處可
許共誰攀

蔡崇德移官賦詩送之二首
采風過江上君獨似河陽萬戸鶯花潤孤城草
木香訟庭餘鶴氅邸舍只琴囊共道移官日壺
漿擁道傍
予家茗水上倂及沐恩波不獨專城寵曾經露
冕過溪山映氷玉井邑散絃歌異日碑遺愛應
無愧曲阿
俞小江擧子寄詩賀之
南來紫氣翔早巳兆珪璋豈特山川秀還占象

緋光箕裘今有托我輩喜如狂笑指桐江水若家福慶長

賠郡守及泉公入覲

奏計千官入朝元三殿開遙知避驄路初識畫熊來　詔賜尚方食恩傳湛露盃珮聲丹霄裏五色近蓬萊

送包滄泉別駕赴饒州兼簡潘印川督府

三載執金吾南州佐郡符軒車紛故里弩矢耀前驅驛路隨陽鳥人煙帶蠡湖中丞問近草早巳著潛夫

送邑令鄭雲石入覲

借問雙鳧雁翩翩何處歸却憐使星色遙向帝城飛山谷壺漿出兒童竹馬依　君王倘借寇猶及再瞻輝

賀吳養貞續絃

憐君久撤瑟歲晚復援絲一曲流初夜陽春入蕙帷草垂綰帶綠花發合歡枝併落西樓月窺妝似畫眉

同堪輿者葬地感賦

無著生猶寄須知死却歸百年顛棵葬何處卜新衣中夜猿同嘯空山鶴共飛倘逢樗里兆那惜露先晞

贈張小越年丈

紫氣隔花翔張顛過草堂移文誚山水噴墨驚侯王對客眼偏白當盃醒亦狂平生多澹宕歲晚却遊方

丙子除夕壽天泉太史年丈

初罷南冠縶言逢太史辰中宵歡送臘故里競占春桃户迎佳氣椒盤獻五辛還將歌與舞共祝歲華新

贈顧秀才新婚

憐汝年猶少虹霓氣已揚傳經推左氏草賦擬靈光復道乘龍日還看合巹祥今宵牛與女春色滿河梁

夜過譚參軍官舟中賦別

無耐誰無路言尋鴻鴈群劍光千里合客夢一

燈分別向吳關雪愁牽楚塞雲何當借芳草江上共留君

過甯石丈樂餘園三首

辭家浮絕壑觴水築竹房迹擬逃虛去言尋不死方竹深霞命服花裡露調漿即此探眞訣何須訪石梁

初傍花前檻旋登池上樓芰荷疑入夏鴻鴈忽先秋水引武夷曲林藏鬼谷幽何當君發玉暫此卜丹丘

不特園林美仍兼風物殊望中雲母障掌上輞川圖曲水清還淺孤煙澹欲無飛塵應不到自許擬潛夫

題陳中丞北適園二首

中丞歸故第傍市卜名園君子花迎檻先生柳作樊池邊看鶴舞樹裏聽禽言到此已忘世何云秖避喧

猶言興未已醉後復登樓笑指湖邊岫遙分竹裏秋飛塵應不到好鳥獨相求况有藏書富還

同李鄰侯

蒼梧過項甌東大參

十載蓮江海頹然守故吾未須憐臣拙且共論心符戰蟻君應少亡羊我詎無此情何以照早擬對冰壺

胡錦衣過山中席間賦贈

幾年散江海此夕對蘼蕪况咸先司馬還憐楚大夫劍將千里合盃共一燈呼笑指松蘿影能忘攬帶無

秋日吳司訓赴弋陽王府教授餞之湖上

南郡推文學王門再曳裾盃憐山色裏人別露華初千里梁園客中朝兔苑儒到來新賦草爲寄海東漁

醫者丘生過訪山中

有客雲間過逢秋一葦杭自呼青鳥使來訪玉芝房海外仙人草山中石髓漿花前臨問姓疑卽漢韓康

白華樓吟稿卷之五

白華樓吟稿卷之六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五言律詩

郁生東歸海上遲久不至賦詩招之

陸機擅當代君復起雲間大雅誰能振西京早已攀客星照若水紫氣滿吳關何以遲青鳥嘶書去未還

同祥上人湖上

湖上多佳氣攜僧與轉幽綠蘿牽徑入蒼靄暝林投草色憐康樂桃花笑惠休仰天忽大笑疑共虎溪遊

病中偶誦孟浩然多病故人疎之句慨然有感賦詩三首

勿厭故人疎秋來萎白除年華且若此世態欲何如三徑蛛絲滿孤齋鶴氅餘支頤北窗下猶得白雲俱

勿厭故人疎幽心與道俱嵇康愛肥遯莊叟試

[illegible][illegible]落木驚飛鳥寒泉響暗崖凡音斷空谷[illegible]對養生書

勿厭故人疎蕭蕭世俗餘雲煙互阡陌桑柘滿林間喧豈隣家徵歌應隔水漁此心誰與語凭几理方書

亡婦大祥乘哭小妾

白頭吟早謝忽已再星霜遺業漸中落衰齡強自將那堪朱瑟罷併及綠珠亡地下如相見雙憐寸斷腸

病臥

病骨臥云久故交日以疎蛛絲網藥裹蝸沫蠹方書午夢晰花鹿朝憐戲藻魚呼童問三徑那得載籃輿

許敬菴吏部服除赴京謁選簡寄

鳴騶初候吏畫省舊分曹無數積薪久還憐起草勞江湖我中散霄漢爾山濤別路何相贈腰間脫寶刀

病臥深夜感秋聲

不是悲秋客偏來淅瀝聲透迤洞房曲迢遞落
花輕夜靜燈無語霜寒柝不鳴云何獨蕭瑟頻
入病魂驚

陳華山刺史以憂歸過訪病榻感舊論文
二首

共惜十年別那堪兩鬢摧我初尸蹶起君復墨
衰來攜手欲流涕搴花且舉盃草玄何必問六
藝已秦灰

眉山頹已久爾雅竟誰傳不遇問奇叟終成覆

醬玄洗盃邀比斗看劍倚中天揮麈發長嘯無
嗔醉後顛

壽鄰翁沈丈

甲子忽已遍兒復病相侵無惜黃金散還邀白
社吟南鄰爾投轄比里我攜琴雙鬢各衰颯何
妨日日尋

病後過仲兒時丁丑臘月二十八日

文園病已久臥榻半塵埃餞臘花將吐悲秋客
始來寒氣餘鳥雀殘雪雜莓苔甞藥深憐汝歎
逢獻歲盃

哭亡妾并兒媳

姑也殯猶臥婦今櫬復陳如何一春月遽哭兩
亡人素帳乍如偶黃泉應與親對兒相嚮泣蕭
瑟倍傷神

賀李邑侯壽誕

何以題仙令雙鳧日外來東風一夜到滿縣百
花開南極迎佳氣中天獻壽盃兒聞白雪曲縹
緲下琴臺

春日過吳江訪沈鐵山

攜春自茗上百里過江亭手折梅花碧馬嘶芳
草青斲盃歌積雪看劍舞寒星夜半猶耽飲懽
來醉復醒

沈鐵山春暮過訪山中送之東遷惜別一
首

百里攜春過君歸春亦歸花枝殘別路柳色黯
征衣瑟向伊誰鼓歌憐和者稀五湖應不遠倘
許共漁磯

予過訪環溪丈其別去也將訪名山於錢塘之上行里許適大雨廼復還宿環溪齋中賦詩紀事

頃已峯雲別何當帶雨還琴仍臥竹裏奕復對花間樹色疑連袂江聲故抱關各心從此折何處訪名山

過武康雙橋山中弔亡妾

無復覩妝日翻悲瘞玉年名山循夙約佳氣鬱新阡從此重泉閉誰同明月懸欲攜環與珮須卜再生緣

雨宿湖上

臥雨西湖上羇心何處投鮫人疑避客山鬼欲悲秋枕落魚龍嘯窗懸薜荔愁猶聞漁唱起吹笛遍滄洲

趙深陽攜酒秋園宴集

西湖秋色好誰借入林中薜荔搴屏翠芙蕖落檻紅舵巾挂深竹徙席過疏桐日暮蟬聲裏猶言興未窮

李珠山載酒吳山道院邀施虎泉沈龍洲馬松里趙望雲陳貞亭弁豫章陳竹廬暨予共為社飲於吳山道院得仙字

道院阯吳山東麓而左盼西湖右望江且越州諸山屏列隔岸若畫眉然歐陽公嘗稱錢塘盡東南山水之美而有美堂則又盡錢塘之美予竊自憐平生好佳山水茲特錢塘市中豈即有美堂故址也乎予獨遺而不及不能不爽然自失也即席口占四韻為諸公倡云

豈知城市曲別結洞天緣吳越窗中劈江湖掌上懸煙花饒百二樓閣俯三千不羨西王母瑤池宴列仙

許少崖使君棹美人於西湖之上席上口占二首

西湖佳氣多兒復洛神過艷擬日初出粧疑水不波魚龍驚欲起花柳韡如酡共指天街上星槎夜渡河

猶言與大書別棹擲琵琶波[illegible]明色雲[illegible]
翠花畫眉邀遠岫鬟帶漾流霞歸路人爭羨西施醉若耶

賦得高樹晚涼歸

高樹敞殘暉晚涼何處歸人天共晻靄花露漸霏微暝色窻間入泉聲竹裏飛還看初沐起銀漢挂絺衣

陳竹廬同客西湖已而移聖水禪房題寄

未了西湖社言逃聖水禪攜瓢挂絕壑面壁習金仙掌上天花落林中梵唄傳到來題偈語倘許寄漁煙

昭慶禪房與曹懷靜對局偶爾口占

看君手彈處指顧欲風生自擬萬人敵那知一敗傾戰酣初蟻鬭局罷總經聲習靜天花裏嗒然仙梵情

曹懷靜移居七寶山晚秋過訪戲贈一首

年來四壁立何事復攜家為厭紅塵市言棲琪樹花一瓢挂薜荔半榻擁煙霞醉傍寒蟬臥孤吟清露華

酬張少谷

客臥西湖上詩名滿貴游人懸青玉案江作墨池流花外看雙劒林中擬四愁歌君題贈什萬里貯清秋

陳竹廬之投西湖吟社也甫旬即辭去且聞其南遊金陵北謁闕里陟泰山然後歸於是社長李珠山邀諸君賦詩送之題其冊曰遠遊醉賦二律

一瓢聊卜裝千里不齎糧山水逢佳處風煙即故鄉海天高士傳象緯少微光何日西湖上重逢陳子昂

興來當絕壑處處入攀躋山色寒衣帶煙花亂馬蹄三都豪士賦五嶽洞天題誰謂清秋裏王孫芳草萋

沈貴池罷官歸養癎溪上寄贈一首

聞君挂冠後長日臥中林醉倚胡牀嘯閒隨流水吟囊中不死草架上無絃琴即此逃人境何

須遂島尋

冬月再過西湖未及過候社中諸友簡寄

猶劇秋來興重於歲晏過社遊知不厭題什却誰多花外星應聚林中鳥亦歌山靈邀劒珮暫爾滯煙波

過先師來菲泉先生廬兼致兩公子

少年問經處花木共依然無復絳紗幄堪悲玄雪年賜書應蠹字遺草尚塵編卿輩還須讀家聲奕世傳

訪來三峯年丈

少時同結綬末路各抽簪家特一江隔年來雙鯉沈文移別後草琴寫夢中音欲脫佩刀贈相將白首心

次蓬萊驛望禹穴

停車一以眺佳氣掌中懸玉笈千年字金函五色編但教山鬼護不竝代山宗禪稽顙蓬萊外氤氳駐綺煙

山陰道中

不特江山秀還兼風物殊千林魚稻市萬井是裝區游徼絶椎剽人煙入畫圖移書尋勾踐可許上壓無

過聖水寺訪覺上人不遇題壁二首

到來翛不見始解入空林相對藤蘿影那聞鐘磬音愁雲宿巖頂慧月挂花深獨向蒲團坐問音無住心

送屠山人還越

一瓢五湖畔澹宕欲忘年少奉浮屠法人呼賈閬仙但餐花下露不挂杖頭錢此日歸東越飄飄滄海煙

雨夜宿涵山道中

不堪風雨夜江上一孤舟已怯圖書潤還添僮僕愁林昏疑拒客溪響共悲秋抱膝發長嘯堪憐似楚囚

贈陳竹廬

席上逢驚座詩名江海間五言稱獨步大曆許誰攀對客數斫幘當盃頻洗顏何須婚與嫁共

汝訪名山

春夜再過南石樂餘園

傳燎入花隈循除轉竹深疑非人境捘别向洞天尋到此斷塵想坐來生道心中林誰是伴月色與藤陰

臨安道中簡舊令劉瀟湘有序

瀟湘之令臨安多惠政邑諸生某某嘗屬予碑予適久之未報頃過邑之青谿上問諸父老諸父老稱不置口予輒賦詩一章并碑記以報

抱琴人不見我過問棠陰無復當年調猶聞流水音磨崖屬已久題字豈應沈寄語大丘長中郎少愧心

新安道中偶題

一隘一亭障天開虎豹關不須列烽燧自可繕河山海内金錢布區中甲第園先朝産英特割據六州間六代時有汪王割據六州云

新安道中遇雨

羇旅多愁雨況兼行路難那堪裝盡濕倂怯劒生寒鳥站一絲挽羊腸百折盤解言遲夕霽乘轡下新安

一入歙州界偏逢日日陰山靈疑已避何處訪知音不及峯帷眺秖慙抱膝吟林間發長嘯誰解各星臨

晚霽西望雲巖諸山

天忽挂長虹掀髯欲御風山光迎返照劒氣屬層空雨歇千峯出煙消四望通白雲看不盡冉冉起封中

過歙州弔同年鮑三峯汪虛舟游鮫潭潘直原胡斗潢胡梅林六公二首

諸公已仙逝我愧獨晨星攬此山川槩能無涕淚零浮名升與降世眼醉還醒萬古俱流水應憐墓上銘

諸公且勿道司馬最堪悲百戰功猶在祁連葬獨遺誰能訟延壽我欲弔鴟夷祠宇錢塘上千秋墮淚碑

過歙州許太常行三月矣追送不及題詩寄上

江上古星象山中挂臥廬我來投佩劒誰爲讀藏書悵望美人色含情芳草墟浮雲總西北千里願同車

休寧道中讀鄉社碑

邑稱富溢然故習悍鬬近年來始爲鄉社約予過社亭讀令碑知里中稍稍息雎眦矣感歎不已系之以詩

邑中十萬户富溢勝臨淄好俠偏輕鬬逢人或裂眦年來習俎豆稍已厭刀錐月暮鄉亭上低徊讀令碑

過天門

一行穿一障千折引千絏鳥站層巖外人煙下界中憑欄搴北斗揮手捫飛虹客問山翁姓前身是葛公

從休寧道中望雲巖

翠屛天外障遙指是雲巖葛露搴仙掌乘風掉石帆九霄瞻實界千里拜金函忽覺靈花墜翩翩引絳縿

從第一仙關入步雲亭二首

去天特盈尺轉嶂復千峯縹緲星河引氤氳雲樹重飛泉挂瓊玖削壁秀芙蓉箇是神仙境行鞭赤玉龍

不必問蓬萊今朝接上台肘飛萬花谷身入九成臺雲外芝幢引天邊鶴吹來劒光生赤電早已决塵埃

道士迎天梯峯俄而山下雨作紀事

卻怪山靈幻陰晴半馬蹄雲霾沉下界日氣射天梯捫磴層睇谿回看入望迷何當夜齒遍倂屬洞霄題

晚霽同道士蘭谷步香爐峯前

薄暮微風起層林宿雨收瑤壇河影挂碧殿夜光浮笙吹天邊度芝幢檻外流巖燈飇不定疑是弄珠遊

別雲巖

我來輿未盡去矣復悽其霧壑迷行旆煙蘿戀別帷山靈解好客曇子亦貪奇一步一回首鍾聲出岫遲

由雲巖下乘流放筏出沲溪二首

連朝肩飛㦗茲夕暫臨流言踏名巖遍還尋芳杜幽青山夾雨岸綠水射中洲自笑乘槎出行看問斗牛

斗牛何處問山水遊仙情采碧還乘興臨流解濯纓郤貪杭竹迅無復櫂歌行不似若溪上煙波臥月明

次淳安漆樹嶺

前峯指漆嶺忽動故鄉心漸覺聞吳語還看解越吟關河間行旅山水共鳴琴拍手發長嘯誰同澹石音

題王山人喬松圖

山人手種松今已舞蚪龍禿爪雲霄迥蒼鱗煙霧重但傳幽壑籟不羡大夫封寄語陶元亮盤桓共短節

題米灘口

獨愛歙州山行行去復還一峯一磬折萬壑萬重關虎豹盤空外龍蛇叢靄間何當引康樂日日此躋攀

過釣臺再讀往年鑱壁之作輙賦

幾過釣臺下頻將弔草投茲行無一字徧爾悵千秋綠水洲前瀉白雲巖上流殘碑蘚已遍一度一皺愁

夜行江上

江行多爽氣况復夜涼時淼淼櫂歌曲盈盈芳杜枝鮫人渾不語騷客總宜詩千里煙波興隨風縱所之

由訪雲巖東歸過西湖上

日暮西陵道回看千里雲羇心隨候變鄉語隔花聞肘後青龍劒囊中玉笈文一瓢煙水上自笑武夷君

送李少尹歸田

聞說罷官日橐中無一錢但攜新賦草歸臥舊

瓜田父老空城送兒童夾路傳他年碑德政墮
淚峴山前

鍾生自囚舍中貽予詩題答一首

獄中書一札客笞漢鄒陽開緘欲流涕微吟堪
斷腸三年宜不雨六月恐飛霜誰爲省因草釋
君還故鄉

春陰

竭來羇旅日日對春陰不解東風思堪憐遊
子心寒鴟流阮嘯過鴈入嵇琴岸幘獨危坐誰
同歎陸沈

獨坐

不堪江海思况復薜蘿寒獨坐看龍劒誰爲問
鶡冠支頤强自臥抱膝起長歎一卷庖犧易青
燈暮雨殘

早起

早起憑烏几嗒然無一塵不堪連日雨疑滯百
花春世事拚投老浮名且避人還嘲形與影疑
是漆園身

夜過施南石

經時不相見况復病間過共惜州來鬢寧辭花
下歌溪聲瀉林杪月色挂巖阿夜靜欲歸去心
猶戀薜蘿

李少白過訪賦贈

白也詩無敵風流復見君劒光寒射斗賦草氣
凌雲恥作貴游客還應藝苑聞却憐挂冠叟花
下共論文

清明日展祖墓因悼亡兒一首

從汝遭家難攜誰讀父書不聞供祭掃况復大
門閭腸斷一抔土兼稱千里駒松楸疑助泣垂
露欲沾如

贈江掾二首

一掾非君好五言聊自持欲將文飾吏恥以律
爲師俸薄或輸金官閒不廢詩年來趨府暇共
我數招攜

聞君展丘墓言復謁明光暫以鵷鸞翮言隨鵷
鷺行形庭御氣近紫禁漏聲長江左半宫沼[illegible]

攜奏尚方（時湖中適水災）

夜過聖水禪房

日暮投蘭若雲深禮釋迦不知秋作客暫習梵爲家香供三千界人天億萬沙何當謝世幻長此臥空花

三茅觀夜歸

攜客向煙蘿蹯盃眺夕波湖當吳市迴山入越州多千里褰衣帶三秋落嘯歌歸林傍棲鳥猶共戀巖阿

過金山寺

誰劈一拳石獨撐萬里流西迎江漢色南拱帝王州龍象三千界山河百二收我來思解帶還爲故僧留

夜訪呂山人不遇

夜過寒江上空林不見人到門惟落葉流水隔飛塵殘壓猶挂壁孤桐誰與陳解維向煙渚鳧鴈許爲鄰

王敬所司寇秘蹤西湖之上移書共尋一首

千里傳書札相呼入翠微不令津吏諜共看野人衣山凡林間嘯江靈雲外飛仰天忽大笑攜向月明歸

歲暮雪夜泊舟武林道中

羇旅多蕭瑟何堪雪色侵凍雲千里合宵漏萬家沉過鴈寒無影棲烏夜不禁陽春倘許借願爲入琴音

黃吉所下第後雪中過訪

嗟君萬里鵠雙翅雪中垂恥向榆枋擲堪憐燕雀隨長鳴悲獨思顧影未逢時佇看雲霄上銜恩入鳳池

張見山丈過訪山中

少年多任俠却似五陵豪座上邀珠履花間脫寶刀興來猶濟否醉後迴風騷此日雪殘鬢堪憐已二毛

庚辰三月夢中得遊仙詩六句已而半醒復夢續二句

風塵殊不適麴蘗印為家言以中林興閒尋幽洞花瓢間攜日月掌上弄煙霞欲事長生訣何須求與砂

錫山費生者予未之面也友人余君宜哦其詩亟稱其繪畫與書法且云其人偏盲然近古之節俠者也來索予詩贈以四韻

風流杜子夏曾不厭偏盲繪摹輞川勝詩尋大曆盟習書池半墨學劍氣橫行憐我逃虛久秋江數寄聲

過天機上人禪房讀亡兒題偈有作

風燈曲逾曲煙蘿深復深豈知穿絕壁猶爾挂禪林覺草印麋跡空花散梵音兒曹題偈處能不淚霑襟

題黃鵠贈余生

嗟彼一黃鵠翩翩何所求豈應唼孤藻長此滯滄洲須矯摶風翮還為萬里遊天池與太液恣爾泛清秋

吳沈二丈過訪齋中贈別

鷺轉當盃曲花垂攬帶枝如何片帆影遠向安心移綠水日以遠白雲誰與期縱令開三徑長臥獨支頤

七十誕日

浮生忽七十事業半支離驥伏悲猶在鷹揚翼早垂顛毛髮凡盡髀肉歎何為獨抱文章癖自雄還自雌

歲晚氣猶壯興來醒亦狂倚花了文債對酒滌詩腸賓戲不欲答青成聊自藏知稀我已貴無

復問名韁

醒來聊復醉濁已卻猶清箕踞堪逃俗浮湛且避名呼童調乳鹿攜客聽流鶯試問山中課花前習養生

七月十九日五夜渡西湖

湖上露光浮還兼瀨氣流鮫人渠不語龍媛夢初收半傍煙花漏那聞簫鼓舟月明忽在手疑是弄珠遊

過聖水禪房

禪林枕城曲樹裏掛江湖井邑遙連越樓臺半控吳履波堤望合鍾靄入看無願向山樂徃攜歸品畫圖

吳宋二丈共尋西湖予恨不及從題寄一首

湖上試輕舠淩波柔爾曹樓臺共憑靄荷芰迴風蟋露氣裊飛槳煙光上野袍如何獨假臥枕石聽松濤

贈超然上人二首

年少抱詩癖人呼賈浪仙已超三乘幻併屬五言傳杖錫曇花靄挂瓢烏路煙我來多澹宕共爾暫棲禪

橐空不厭貧釜轢數攜賓半榻藤蘿月一瓢麵米春醉同齊繡佛醒共轉燈輪落日巖前嘯中天無片塵

程徵君載酒湖上

言別西湖久何堪載酒過山靈遙弭節仙媛忽凌波花氣迎環珮煙光照綺羅醉歸歡未已月慕擁笙歌

湖上題贈二首

一片傾城色偏宜水上看照眉疑遠岫轉盼似迴瀾嚬笑嬌猶澁琵琶妬不彈忽聞歌白雪皎室晝生寒

湖光十里碧倏爾發朝霞綽約魚龍夢娉婷荷芰花歌脣隔浦度舞袖帶風斜片石迎波上翻疑待浣紗

席間覽優人演習蔣仁貴傳記感故督府胡公以罪沒於今猶未獲　賜葬也系之以詩

古來摧戰士豈特蔣幽州漢代悲飛將秦人泣杜郵中原罷羽檄幕府臥輕裘誰問胡司馬功成殞一坏

聖水寺益上人過訪花溪之上賦贈一首

聖水別已久清宵夢幾回忽逢折蘆過疑爲獻花來坐上三生悟林中五蘊開禪心與溪色此夜共徘徊

余見華冬夜過草堂席間作贈

予也畏小友君爲卿長髯不覺坐移日相看狂
欲顛李泌同張説終軍共馬遷古來論交處知
已總忘年

宋少尹赴荊門

荊門控江漢自昔號名都井邑饒魚稻山川入
畫圖爨裴贊驍筰蜀晉下巴渝千里宦游處知
君與不孤

贈吳丈二首

君豈於陵子甘貧却世憐一瓢挂藤影半榻枕
蝸涎顧嫂無罌粟逢人少社錢年來抱綦癖數
過草堂前

年來多澹宕歲晚數招攜調鶴君揮拂看雲我
杖藜興來花共舞醉後石同題客問雙髯姓前
身阮與嵇

春夜由雲溪東歸紀事

明月挂谿流兒兼山色幽煙花天際入象緯掌
中浮人境拭如書客心悲欲秋劃然發長嘯餘

鬱遍滄洲

茗上逢楊用吾靈槃過訪

茗川一以望紫氣類非常五色囊中草千金肘
後方何期跨白鹿忽爾駐丹房憐我文園臥還
投石髓漿

胡英山攜書酬寄一首

何處抱琴客忽遺千里音徽風自遠至敬出入
花深君已傳循吏我仍臥墨林揭來未同調江
上獨招尋

仲兒同劉行素黃吉所讀書山中兒與行
素比試於京而吉所留浙闈也賦別一首

連袂一朝別分裝千里行天隨鴈影隔風入馬
蹄輕解額秋雙擢傳臚春幾聲鵷飛鳳池曲知
慰倚閭情

茗上逢台州司理俞定所賦贈

聞君露冕處半爲遊仙翁井邑雜紋室波濤仰
蜃宮愁經天姥雨嘯捫石梁虹此日雙龍劍翩
翩紫氣中

秋夜余見華過訪一枝窩燕集

一枝秋水上客過共徜徉劒氣倚天碧笙吹帶雨涼嘲今形贈影歌也短兼長拍掌乾坤小休猜嵇阮狂

王槐亭使君由工部出按與泉以詩送之

弁簡故人王太僕東臺先生且許其千里過訪也二首

美爾奉朝請一年還一遷忽開採風使擁傳下江天繡斧潮聲裏霜戈辱氣前遙知按州郡半

是習遊仙

太僕別來久髯猶昔日無竹問誰對奕花裏夢投壺我尚肘堪翼年來興不孤何當過三笑共作虎溪圖

得上人過訪齋中

淵明三徑闢支遁九秋來竹塵挂藤影蒲團問劫灰已能超忍辱何事掃塵埃坐久默無語月明花下盃

三姪順天鄉試下第以詩慰之

劉蕡再下第海內並羞顏且學秦青龍劒重遊太學關閉門謝朋舊削髮入名山我共白頭父行看晝錦還

秋日過吳山道院聽琴

逆旅初流火翻驚白雪飛林中忽崖裂座上似秋歸逸調傳空谷商音轉翠微山中猶未已縹緲送殘暉

贈曹山人

君豈漢曹丘言從季布遊到來稱上客名已動南州自笑舌猶在相逢髯早投當盃不忍別鴻雁一聲秋

張山人過訪二首

門巳堪羅雀客偏枉故人自言室似磬近午甑猶塵豈憤恥彈鋏挂瓢歌負薪古來嗟不食疑或是前身

年來四壁立不特似悲秋臨水發孫嘯支頤臥一丘送窮文已煅嘲影澹無求此日滄洲上相攜對白鷗

九月八日喜桐廬俞小江過草堂夜話

江上客星過泠泠蘭杜芬駢攜千里月劒合九秋雲殘燭翠屏靜疎簾白鴈鬧歡深忘漏水此夕慰離羣

次日再贈二首

不必登高飲已看落帽狂茱萸雙鬢短時序百年長隔水霜逾白踈籬花復黄共君歌且舞醉夢入羲皇

巳覺語難盡不堪思轉深乾坤百年感江海故人心白眼兼青眼長吟復短吟平生豪俠興誰共解浮湛

上饒翁徵君載古書名畫過訪賦贈一首

客傍清秋過米家書畫船橐中貯蝌蚪掌上吐雲煙座似懸周鼓林疑對輞川還應神夜護山鬼嘯燈前

輓馬松里公詩

故通政馬松里公今之賢豪長者也方其爲御史時按節河朔予適提其過之公嘗首疏論薦謂可當閫寄而授節鉞者已而予坐訕奪官公又約臺諫諸公共爲論救而執政沮之予雖罷廢而於時公議亦稍稍振中外矣未幾公亦棄官歸二十年來數邀結社湖山之間分背賦詩相爲唱和蓋欣然樂也今松里公忽爾仙逝予哭不能已因賦詩七章以附古者招魂之意云

天象闕文昌豪雋遽爾亡江山漸欲裂日月恨俱長不見人中鳳應爲地下郎我來投弔草垂涕忽沾裳

早巳罷朝請偈來從社遊幾攜花下酒同上水邊樓落木分巖嘯凌波起櫂謳賞心不再得無限古今愁

薦草簇猶貯看花盟已寒卻憐乘羽化無復共盃歡人向泉臺閟林悲玉樹殘百年歎知己誰爲問彈冠

佩劒許已久銘阡還屬誰平生多故舊若箇最

相知吏業臺中草嶽棲社裏詩存將類遺稿鄉
慰百年思

聞道素旄出還遲白馬臨生前交不淺沒後淚
偏滲薤露歌初咽山陽笛已沉西湖流日夜難
寫故人心

湖山不改舊湖社尚誰依漸覺鷗盟冷行看花
事稀若封謂鹿徑雲鎖釣魚磯欲草招䰟賦君
今歸不歸

沈約已歸士馬融復罷帷社遊半凋落誰爲共

棲遲處士湖邊墓越王江上祠他年拄杖過雪
涕讀題詩（時洪青門死而葬已二年矣）

秋日過西湖

秋色微茫裏蕭蕭半有無淡粧橫碧落淺黛入
寒蕪抹却綺羅艷但教煙雨圖瀟湘多逸調此
夕挂西湖

社友李珠山六人攜酒聖水禪房宴集

載酒招攜處何如晉竹林分曹大小賦選璧短
長吟阮嘯傳空籟梧琴寫梵音輿來不覺醉共

舞散花深

輓俞泉亭教授三首

聞君忽仙逝何處賦招䰟花沒淵明徑林餘長
統園遺文留敝篋舊業覆頹垣應共前江叟空
山載夜猿（前江邱宇泉亭弟）

哲人已云逝舊德杳難追誰識延陵墓堪爲有
道碑社吟知已寢邑誄豈無悲寄語太丘長溪
毛爲一潸

還闔求訣日飲泣只遺孤解有張堪在能忘趙

武無父書猶可讀先業未應蕪況我年雖老相
將白足扶（泉亭遺孤年止六齡托好汝彝撫之故云）

同張汾方山行

行行谷轉幽況復迴清秋磴縮煙光入泉分石
竇流白雲如有待好鳥獨相求笑向山靈語一
瓢許挂不

張汾方遊金陵來歸歲暮再過草堂感賦
二首

不堪千里過況復九秋殘劍帶蘼蕪色衣餘薜

荔冥討程品山水膝席共悲歡借問都亭上公卿誰餽餐

誰謂洛陽客猶歌行路難塌來遠遊賦都作覆瓿看天地雙蓬鬢風塵一鶡冠孟嘗罷相久猶喜舊馮驩

壬午至日張海方吳養貞草堂夜宴

葭管灰初動黃鍾律漸回望中佳氣入花外客星來已解合歡舞仍傳行慶盃霜飛夜未艾何處祝三台

同張海方對雪賦詩二首

不特豐年兆還添客興奇寒氛屬賦草爽氣潄詩脾似瀉銀河液如搴瓊樹枝仙人蓬海上萬里盡瑤池

看君歌白雪逸興獨豪華似共梁園賦如攜謝眺家吟肸湯盈林薄俠骨入風花曾學五陵貴紅爐擁翢邪

夜宿新市道中

野宿青谿上谿寒咽不流蒹葭藏水市鳳翥帶林丘月射鮫人室煙橫賈客舟興來發孤嘯不盡古今愁

雪夜過西湖

西湖最佳處雪色半酣時已却鶯花媚獨妍山水姿風吹疑碧海月挂似瑤池復唱漁家傲煙波狎釣絲

朱副齋雪夜過茗城不及追陪題寄一首

天上謫仙過山靈亦解迎郡憐灌園叟猶爾隔江城紫氣吳關抱客星茗水明中庭忽飛鳫聊爲寄春聲

詠竹絲燈

誰向淇園翦裁爲五色絲庭猶傲雪榦花已吐春枝公子珊瑚樹仙人冰玉姿繁華仍澹宕總入我題詩

二月十日晨起爲縉兒扣謝文昌祠

何處瞻星象名香手自焚望中遙下拜花外恍如聞金馬招方朔甘泉檄子雲夜過北斗畔已爲助郎君

友人陳康衢以詩酒而癖者也山堂滕席口占戲贈

少小投詞苑年來客醉鄉出風還入雅浮白併流黃到處徵高調何言署太常中林暫傾倒宛似共柴桑

來君念過訪賦贈并柬寄廼兄晉卿

林中逢小阮未及大馮君鴻鴈一行影江天兩處分鬢連殘歲雪衣共隔江雲好取梅花寄無忘千里聞

贈沈忠宇文學 沈兼習堪輿術

名已貴游徧神如秋水揚非稱秦博士併解漢青囊今古掌中劈山川瓢裏藏相看何以贈臨佩脫千將

偶讀莫中江公扇題山莊之什翛然王右丞陶彭澤遺響也賦寄一首

伊人久不見題扇却誰遺響落朱絃奏情看瓊樹枝輞川忽在眼柴桑空自期何當拄杖過共採南山芝

過王氏橫山草堂追感雨舟公之舊且喜諸孫之翩然玉立也情見乎辭

摩詰沒已久輞川似可憐圖書散舊客花鳥貯當年半榻芝幢日一簾蘿帶煙翛然並玉樹邀我草堂前

夏日同友人露坐夜飲

不須厭朱夏露飲亦清秋灝氣穿林瀉涼雲拂檻流炎氛花外散象緯掌中浮對此且沉醉頹然臥一丘

夏日苦熱夜寢不寧

炎帝乘離日祝融司令辰江湖共沸鼎臺榭駐游塵宿鳥驚還語搴花笑復顰官叨伐冰後何處問凌人

夏日楊雲岊過訪

却憐三伏日忽遇百年知共散花間髮言攜竹裏棊興來還舞拂醉後漫題詩笑踏層冰去風流不自持

簡潤州門生李應山

絳帷撤已久無復見門生此夕華谿月應懸

甕城子今已衰颯君豈得無情頗借南來鴈秋

江一寄聲華谿予居里名

督府張公邀予暨許少崖使君同過紫陽

洞

仙人已飛去猶及見遺蹤巖臥餐霞洞林懸化

鶴峯子房自濬宕我輩幸遊從他日封留後還

攜訪赤松

晚由西湖上過宿聖水禪房

日暮西湖路行行野興多樓臺半倒景歌舞散

煙波不見迎僧出惟看宿鳥過山靈倂鐘磬邀

我臥松蘿

五言排律

濟上逢張主客丙午年予赴吏部時張丈出使還

驛路蟬聲裏征袍樹色間忽逢河漢使初犯斗

牛還竝柵遵宵渚連鑣啓曙關未隨香署直早

已客星攀紉珮江邊草開襟海上山相看似雙

鵠刷羽向清沇

山田詠有序

予家苕上少不習山田也予由臨安入

歙諸州郡皆山而諸州郡之田皆附于

山及入歙中風氣尤別蓋土益窄人益

稠所嘗劃崖分嵌穿溝引泉若繪事然

此歙之所以獨盛不特薦紳先生多名

卿也農而田野者無轢釜之憂商而四

方者擅重裝之富金錢四溢流布海內

也古所稱臨淄幽逆不是過已予特詠

之以遺閭里焉

予家苕水上少不習山田塋塋魚鱗錯行行瓜

蔓牽劃崖肥淺上甃石灌流泉高下綠崗落

橫絙棧懸詎閡衆立表僅可耕斵肩殷井畸糞
畫龜畸折不全嶇嶔紛甲乙巇嵲互糾纓虹影
標丹巘星文鎖翠煙翦菑成沃壤煮石號帝堧
淵陿爭尋尺刀錐價十千不毛猶荷鍤無雨亦
康年處處皆雲布村村竝貝編齒絲絕游惰地
窄倍精專稼穗盈倉窌牛羊遍陌阡四封少菜
色萬戶溢金錢寄語吳中少須知力穡先無令
競紈綺爲訓采風篇

白華樓吟稿卷之六

白華樓吟稿卷之七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七言律詩

高光州年丈載酒歆雲居蘭若適雨後晚眺城內諸山紀興

山色憐君載酒來雨餘偏向夕陽開輕霞欲散松蘿席餘靄還霑薜荔杯芳草叢中仙子宅鳴鳩聲裏越王臺攜遊盡日猶言少月上東林未擬回

秋日江上懷何光祿賦寄

幾年同作悲秋客此日獨尋芳草堤門下談經憐舊侶省中供奉憶新題愁當白露江流滿望入晴原野戍迷寄語平津幕中客董生今已相膠西

贈大尹吳壽寧

君家幾話漢貂蟬復道專城屬少年綰綬暫隨彭澤後折腰莫厭督郵前清秋鳧舄遊江岸海

縣鸎花散管絃此去徵書非所羨還朝勳業繼
先賢

李蓮湖參政赴闕有賦詩言別 李故杭州太守

江郡年來露冕遊忽聞使節下秦州不堪驛路
鳴蟬擁況復郊原抑雉留華嶺祠前黃葉暮仙
人掌上白雲秋銜盃共挹西湖水安得隨君萬
里流

牛參戎按師海上予訪第宅不遇題壁

樓船將軍東出師中天第宅花透迤滿堂珠履

客散奕孤院碧梧鶯戲枝簾開白雲晝當戶座
引南山晴入帷我來停車一問劍氣射斗牛光
陸離

聞朱駒陂除服再補南刑部賦贈詩什兼
柬潘太史天泉年丈

聞道仙郎恥寂寞清秋再向鳳凰臺初憐太史
周南滯又見玄暉江左來樹裏碧湖春草騎省
中芳草夜銜盃遙知二老攜遊處不讓當年鄴
下才

題許水部丈隱堂

水部風流今世稀省中川拂綠雲扉風傳樹露
當軒落霧縮泉聲入座飛退食數檢題諫草林
皐暫擬臥朝衣卽看方朔棲金馬何必抽簪事
息機

晚行盤溪道中有懷

一眺城原秋水前數家碓杵夕陽邊初黎星色
衣裳滿翻沂溪流鼓角傳飄泊羈愁隨落木蕭
條驛路上寒煙故園今夜多搖落誰共山中聽
杜鵑

過紫府觀尋葛洪舊鍊藥處

仙人鍊玉攜初空海上笙歌去不回丹竈已隨
芳草沒白雲猶傍女蘿開鍾鳴斷壁分青靄春
到殘碑覆綠苔爲報山靈許招社他年還拘道
書來

沈中菴還湖中 戊申年濟上適沈丁第賦贈

青山驛路夕陽隨渺渺鄉心遊故知況我南還
初召後併君獻賦未逢時論交共對長江水濤

驗還斯芳樹枝倘到故園秋色在頻將落葉寄新詩

夏日從南山迤邐轉往龍潭江樓

竭來嵠嶂空中迴復道江流掌上開路轉洞天題日月峯依水氣抱樓臺羅纓猶帶松蘿露命酒初飛荷芰盃醉後憑闌攬河漢潮聲巖籟共徘徊

寄戚都諫南玄先生

明光罷草臥閭廬長日頻翻種樹書地僻喜逢林葉将家貧不厭食無魚姓名早挂高人傳門巷偏停長者車聞道先生多脚疾何當栗里御籃輿

燕磯贈友人

角巾懶入金陵市短棹頻過燕子磯載酒經時常共客看山盡日却忘歸蒹葭水際數峯出蘿薜窗中一鴈飛不獨揮毫冠江左風流亦倍謝玄暉

由幕府山尋達磨洞

雲開遥見峯頭寺谷轉還驚路不通笑踏泉光穿絶壁言隨麋跡到禪宮自疑羈旅同康樂錯訝迎僧是遠公千載浦圌何處覓數聲啼鳥夕陽中

史沱村考功給由赴京史故御史

宣室徵車幾日還明光起草又經年爲郎自笑馮唐似白首應逢漢主憐朋舊半凋驄馬路衣冠重接衮龍煙倘留待詔金門署長沐恩波雨露邊

春日踏雪彭城道中

春日獨傷春事稀馬蹄又向雪中歸數家煙火望欲斷幾樹飢烏寒自依有客尋詩穿谷口無人載酒開林扉看山不覺日已暮千里雲霏生薜衣

過臺南寺

荒郊行遍少人煙半畝禪宮草樹間繫馬漫爲尋廢碣逢僧猶記自隋年閒看流水穿林坐静對天花掃石眠世上榮華能幾日不如從此習

金仙

放衙偶述

吏人初散野情酬手把山經與塵談幾戲盆荷魚不避數題庭樹鳥能諳歐生自笑三宜去叔夜偏逢七不堪忽憶故園多綠木披衣歸臥五湖南

同小潭宿彌陀寺

一入禪宮元埒業經行花竹靄霏微諸天半落金河水雙樹初懸白社扉臥聽經聲了色相起攀龍象識皈依明朝題字回廊上願乞山僧施鉢衣

熊抑齋太守攜酌醉翁諸亭

夕陽初下客欲酣復向梅亭近水筵樹裏遊人花作臘山中刺史酒如泉但教奕射歡今夕不問鶯花入宋年讀罷磨崖舊題字白雲分首各淒然

宿瑯琊寺

路入瑯琊峯幾千一行巖壑一行泉山僧獨臥經時雪古殿仍棲落木煙谷絶不逢人跡到月明猶共佛燈懸夜深仙梵起微響笑對梅花雙樹眠

過定山寺謁定山先生墓

天竺先生去不回衣冠葬向白雲隈墓田許借山僧種祠屋應憐社燕來一徑松聲題梵處數峯秋色誦經臺沙門如有輪迴證爲起寒泉問刼灰

病後適初度奇上人誦經禳災口占謝之

山僧憐我文園病共向峰頭禮釋迦四十九年迷苦海百千萬刼總恒沙經聲西嶺通祇樹仙梵中天散覺花願乞世尊爲弟子從教髡髮具袈裟

過雲栖山奇上人蘭若題壁

錢塘萬井綺羅煙別有僧扉鎖洞天雲雜松聲流谷口風來鳥語落窗前王孫芳草帙堤綠處士梅花隔水懸到此諸緣成幻寂無論隱市與逃禪

九日同莫公遠遊寶石山寺次韻酬贈

登高能賦似君稀復道來秋宴翠微上界盃前銀漢接中天題處絳雲飛午看幾樹靈花散翻對千峯慧月依總爲仙才多藻什風流倍憶謝玄暉

胡少保撫師入閩幕中逢王十嶽沈勾章徐天池賦詩送之

南征書記憐君輩並屬當年鄴下才橫槊幾同江上賦看花還共幕中盃不堪夜色臨刁斗復

道秋聲起吹臺倚向軍前歸奏凱隨風須寄一枝梅

許蓋齋過湖中予感乙未下第茲嚮南還之舊因而賦詩

雙縮鳴珂春遠迤相看獻賦未逢時幾年江上懸清夢此日花間感故知出尚應憐別後鬢論襟併出篋中詩知君不久周南滯却戀嚴阿瓊樹枝

青門客遊京師歸劉望陽李珠山莫寒泉同過宴集分韻得春字時莫初卜居湖上因併及之

不堪冰雪遠游人此日鶯啼社裏春彈鋏幾驚千里夢褰衣猶帶五陵塵醉看庭草綠樽滿笑倚巖花白髮新況復孤山林處士初移雞犬卜爲鄰

贈楊繕部止菴

楊雲早歲侍甘泉雙珮清秋迥列仙暫輟明光晝省草言徵南國水衡錢尋山湖上兼招隱散

吏花前似學禪復道年來多臥病閉門手著解嘲篇

晚秋荻江道中望城西諸山懷范太史

山色西來似畫眉風流縹緲望中移不堪鴻雁霜初候況復蒹葭日暮時客路漸看秋欲盡美人何處寄相思愁心牢落周南上悵對洲前瓊樹枝

戊辰除夕喜青門過草堂分韻二首

故人十載隔他鄉此夕題詩共草堂臘色漸看

蔭燭盡春風併已入林香當帷對草椒花頌促膝頻傳栢葉觴醉後牽衣同爆竹千家羯鼓報年芳

君是山中第一流遠攜春色過河洲庭前蕙草雙青眼巖下梅花共白頭歲向龍蛇分甲子天開日月轉林丘平生勝事須行樂總屬新年狎舊遊

蔡敬齋赴河南方伯兼簡李滄溟憲使

忽聞擁傳下中州一片亂雲挂驛樓人向檮亭題碧樹路分淮水駐孤舟停車擬弔夷門隱行郡還追鄴下遊爲報梁園詞賦客肯攜詩什寄餘不

爲寫神者董九華移書湖中諸友竝拒不納賦詩慰之

年來姓字頻驚座花下移書獨不聞共說閉關爭謝客誰令倒屣一迎君丹青錯訝毛延壽筆札空傳谷子雲却解平原非好士到今貽笑北山文

十六夜凌水部盛張燈宴以病不能赴寄詩一首

金谷園中春未深銀花千樹已成林乍看霞嶠中天落翻擬星橋向夕臨影亂畫屏人欲醉炬殘子夜漏初沉知君好客頻投轄獨倚東風思不禁

過張廷尉山亭宴集白牡丹盛開賦詠

不將黃紫鬭繁華獨愛山亭玉樹花枝上日光流絳雪叢中露氣濕瓊霞凌風乍似仙姬珮隔帳翻疑雪母家醉後移文弔金谷何如濬宕幾株斜

錢塘邸舍過冬至感賦兼懷元洲太宰

少年曾列尚書省老向西湖作客星緹室吹葭傳漢曆華封何處祝堯庭三台淑氣雲中現萬舞鈞韶夢裏聽遙憶上公鳴珮路却憐孤劍滯檮亭

送兒師徐三雅秀才

獨惜兒曹總角時春來叨列絳紗帷父書少讀

徧多誤師說初傳豈易知未擬靈光題賦手漫勞匡鼎解人頤林中不斷啼花鳥却似當盃怨別離

潘太史釋獄來歸題寄

十年久被南冠縶此日言歸太史廬共惜鄒陽沉疏草翻悲黃霸受尚書匣中且問故時劍池上還看手種魚聞說文姬頭未白花前膏髮待相如

胡公子過杭省先司馬公祠賦贈

翩翩公子胥江上薦藻先祠涕淚沱百二山河遺戰壘東南州郡舊提戈蠲鏤幾慟鴟夷子慧苡堪憐馬伏波賦罷招魂腸欲斷猿啼故傍夕陽過

送閔秀才赴試

家學共推左氏傳高才又見小馮君鵾鵬早奮圖南翮騄驥還空莫北羣篋裏珮刀光射斗囊中賦草氣凌雲佇看首應賢良詔一日飛騰萬里聞

雨宿江上

會聞宋玉賦悲秋春日鶯花亦解愁千里不堪風雨夕片帆長臥鵁鶄洲江雲渺渺三家市客路蕭蕭一敝裘無耐王孫芳草綠含凄猶似戀孤舟

過沈兵憲幕府

使君按節駐南州千里河山控上游幕府不聞搖白羽高牙初建臥輕裘鶯花萬戶絃歌散吳楚中分日月流　天子明堂推渤海璽書應拜富民侯

虹澗公移守肇慶賦詩送之

吏民借寇滿茗川萬里移家最所憐豈謂十年官不調却令千石綬初還峴山墮淚碑猶在天子徵書信早傳攜手那堪江水綠鷓鴣飛向夕陽前

桐江舟中風雨感懷

不堪宋玉悲秋色况復天涯風雨舟江燕俄驚巖石下山花併帶濯枝愁鮫人織室寒無語水

使雲幘濕欲流此日客星看不見煙波深處臥
羊裘

送江中丞過鎮南贛

中丞按節過虔州　天子應無南顧憂不借
材官徵白羽坐令幕府臥輕裘孤城鼓角樓船
戍千里鸎花露冕遊異日璽書傳渤海賜[illegible]還
拜富民侯

寄鄞中施駕部年兄

曲江宴罷幾經年千里風塵興渺然君臥知章

半畝宅我攜范蠡五湖船青山社約憐盟主綠
水漁歌誰扣舷此日題詩報東海一瓢可許共
遊仙

贈中丞趙麟陽公

十年劍珮天涯隔此日煙花掌上看共羡朱雲
曾折檻敢稱貢禹亦彈冠都亭舊識乘驄路星
象重迎執法寒暫向周南非久滯璽書應擬五
雲端

寄壽醫者王秋泉

猶記童年掉臂時忽看雙鬢已垂絲林間丹竈
砂初熟海外碧桃花滿枝結社還推絳縣老遊
仙休負鹿門期願言贈我長生草共向山中飲
上池

越州陳一泉過醫室人已而東歸以詩送
之

青兕西來紫氣翔忽逢道術抱岐黃囊中五色
仙人草肘後千金不死方憐我已看起敝帚為
君早擬築丹房何時試買山陰棹手掇荷花秋
水堂

過天聖禪寺覽趙文敏公畫壁山水并張
司理所題錯龍碑

碧山學士已不見畫壁龍宮第可憐五湖日月
蟲書擁千里瀟湘石蘚懸斷碑野草沉綠字曲
池鸛垤空寒泉張公移文一以弔百年初地迴
金仙

日暮溪行聞蟬賦詩嘲之

不堪宋玉賦悲秋復道寒蟬向客舟初響寒雲

振林木餘音帶雨過江樓幾驚閒夢關山斷併
入猿啼野戍愁却愛沙禽寂無語獨隨明月臥
滄洲

郡守瑞菴公初度引觴入壽歌之以詩

使君初佩黃金印東海忽傳王母桃萬井兒童
喧竹馬滿城笙吹奏仙韶雉迎露冕稱循吏花
落公庭荷　聖朝天目西來多紫氣一年一度
祝松喬

訪白野公賦贈公抱耳疾

經時不過丈人行三徑邪堪松菊荒王笠耳聾
頻畫字阮生酒癖笑空囊杖藜猶怯苦侵屐炙
背偏耽日轉牆頗向中林習玄訣鴻濛何以答
雲將

吳晉軒太守攜妾過蓮花館賦詩寄之

蓮花深處貯佳人縹緲煙波半洗顰樹裏爵釵
紛落翠水邊羅襪不生塵酣同明月攜蕭史笑
倚粧樓賦洛神復道西來山色黛不如太守畫
眉勻

李臨川滿告還朝賦詩送之兼簡石廷尉

淼淼煙波白露秋使君移節控鳴騶五湖鳧鴈
寒行色千里關河入　帝州客路幾懸萱草夢
星垣漸傍泰階遊省中舊侶如相問爲報山翁
已白頭

郡守及泉公邸舍送陳舉人會試

太守幕中誰第一獨奇年少賈生才桂枝初擢
秋風裏鴈塔還題北斗隈萬里雲霄花外近九
天日月望中開春來匹馬經燕市再上黃金百
尺臺

苕上逢年家子錢舉人赴試

君家世受尚書學伯氏曾同聽鹿鳴江上忽逢
年少客眼前又屬茂材聲神如秋水澄潭映氣
似朝霞東海生預卜春來曲江宴杏花深處馬
蹄輕

御史臺檄獎李邑諭鯤門持酒賀之賦贈

幾年勾漏神仙令忽改秦官博士來垂綬猶疑
抱琴吏檄書又美出羣才笑看鴻鴈秋千里醉

飲芙蓉露一盃與日功成道東海邦憐白石卧蒼苔

送蔡地官之金陵

少年曾侍尚書省此日仙郎劒珮臨六代繁華花外近九天宮闕望中深倘乘休沐名山出還共客遊芳草尋安得凌波燕磯上隨君霜夜聽潮音

堪輿趙生客遊江海者餘二十年矣陳敬亭移文導之歸賦詩一首

近得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瞻天象巳卜使星馬首迎

始至廣右簡省中諸僚

憶昔題名留漢署何當捧檄向炎州數家雞犬抱官舍千里人煙盡成樓莫訝鶯花多且候漫誇山水勝中州諸君共卓明光裏曾記南冠亦舊遊

海屋由廣濟令致仕歸適逢初度

海屋先生久宦遊忽聞海上夜添籌九天露裛金光草萬里雲開蜃氣樓且喜辭官投白社絶勝移令訪丹丘請君手種花千樹歲歲還同插滿頭

王象人下第後秋日過訪山中賦贈

獻賦甘泉十載餘未聞明詔召相如赤霄雲氣囊中草白露風光花外車騏驥豈終槽櫪伏千將還薄斗牛墟漢庭有對未云晏好向山中讀父書

題吳文學苕上草堂

君舊草堂為樓按年月日時並丁卯故字之為四卯樓索予記久矣未及屬草頃復為堂賦此

未及題君四卯樓又聞別搆草堂幽紗窻半俯蒹葭市碧檻重開杜若洲滿壁圖書消白晝一簾琴奕貯清秋何當載酒花間醉卧看軒楹紫翠流

贈醫者王啓雲

少年結客入幽燕一擲曾輕百萬錢不惜豪裝
金已散直敎壚婦酒如泉晚尋瑤草雲深臥手
著方書肘後懸共道五陵舊豪俠却逃海上習
遊仙

贈胡大參 胡曾爲德淸令

少年佩印出皇城復道銜恩向帝京江上幾
看飛舄影夢中猶狎抱琴情花迎方岳雲霄近
星聚西湖象緯明此日招攜還太息共憐衰鬢
二毛生

病臥山中喜南石丈過訪

年來久不見樓卿此日支離下榻迎乍白乍靑
紛世眼一生一死見交情病魔漸向鳴禽解吟
杖翻隨落葉輕醉別幷期春社過桃花深處聽
吹笙

病起送何醫還西湖幷謝蒙近野公

韓康賣藥幾經年家住西湖秋水邊神訣早餐
上池水仙丹兼遇異人傳千金鵝惡囊中出五
石方書肘後懸病骨如逢知己問已勝節杖過
花前

送有家弟移家綵溪

千金不惜買名園君復移家傍近垣別業初分
鴻雁影十鄰又共鶺鴒原未言奕酒耽賓客還
以詩書授子孫與日百年喬木蔭翩翩甲第總
高門

寄贈桐廬令李檢齋

江上琴臺高入雲抱琴爲令却逢君孤城流水

掌中瀉一曲陽春花外聞露冕幾隨馴雉狎放
衙猶讀捕蛇文南州吏業稱君最異日還看萬
里動

秋日過餘不溪懷史德淸

江上忽聞流水音却疑單父弄鳴琴泠泠散入
千峯色渺渺如褰孤鶴吟官舍遙連蒼靄曲訟
庭應臥白雲深故人相望不相見芳杜秋光何
處尋

七夕宿湖上大佛寺歌唐人詩云臥看牽

牛織女星適雲蔽不及覩賦詩自解

天街此夕鵲塡河閶道雙神佳氣多豈謂梵雲花外落却教仙珮暗中過共看織露迷機杼何處含嬌渡綺羅欲卯年來問津者使星猶自滯煙波

同陳竹廬孤山社歸過風雨口占

却怪山靈故鬪奇斜風細雨社歸遲林懸似對題詩障湖黑翻為洗墨池孤寺梵鐘傳谷口一蓑漁笛過花枝掀髯共笑巾如沐不減淵明折角時

松里先生招諸友社飲孤山得樓字 有序

孤山社故光州刺史高頡湖公所卜築也甞邀予入社并碑大雅堂於其上已而光州公沒而社且屬之他人者久矣及索曩所為碑已不可得語有之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故別離予故俯仰今昔不能不為之低徊係欷云

我投賦草弔光州半屬新知半舊遊歌吹再逢今日社煙花不改昔年秋分曹對奕雲深竹落日攜壺水上樓綠字殘碑啼鳥外一翻歡賞一翻愁

再過湖上

日日樽罍湖上攜煙花不盡使人迷孤山處士片雲墓十里王孫芳草堤半舞半歌金谷嶂欲晴欲雨輞川題與來釃酒六橋畔滿路秋光亂馬蹄

沈龍洲刺史載酒湖上同社中諸友共賞蓮花得粧字

清秋何處美人粧嫩綠輕紅帶晚涼共指仙妃臨洛水却疑帝子渡瀟湘風枝歷亂珊瑚色露氣氤氳珠翠香十里煙波看不盡畫船簫鼓醉斜陽

酬沈鬱林

鬱林太守絕風流日日攜壺湖上遊青笠綠蓑煙雨暮黃冠玉塵薜蘿秋吟邊天竺先生社杖底孤山處士丘憐我平生好詞賦頻將題什寄

滄洲
湖上逢徐賓梧吏部時適告病出沐賦贈
不堪衰鬢臥清秋忽遇仙人海上遊採藥幾逢
鵝蕊草看雲獨着鹿皮裘雙龍劒氣花間入五
色煙波掌上收漫道尚書期不顧杖藜隨地訪
丹丘
贈許南臺使君
年來官轍半西湖三度錢塘典不孤帝子祠前
投弔草仙人閣上醉攜壺戴星出入了公事載

鶴煙波自畫圖我亦罷官多澹宕數隨明月共
招呼
別西湖寄社中諸君
年來不是悲秋客何事黯然魂獨銷十里煙光
邀別賦千條柳色挂河橋鮫人織室懷投杼神
女婈波晴度簫我亦題詩寄明月知君不惜報
瓊瑤
八月九日湖上得縉兒問書口占答之
七夕西湖詠女牛還家忽已近中秋只緣詩債
未能了為惹山靈不自由日日拏花煙水畔朝
朝載酒薜蘿幽欲知汝父杖藜處但看客星天
際流
久客西湖聞郡太守及泉公病即訪醫藥
寄之
久客西湖作酒狂忽聞臥病似淮陽未逢印綬
花間出却憶仙人肘後方五色金光鵝蕊草一
瓢水碧露華漿緘題欲向西風寄月送歸鴻過
夕陽

壽少谿伯兄
白頭兄弟世間少兄復年逾七十三花下數隨
尋酒社林中俱已厭朝簪秋來大被連牀共老
去方書藤席談聞說茅峯應不遠還將仙訣祖
堂參
朱浠桂方伯公致仕歸餞之江上
看君意氣似秋雲笑指江亭吳楚分宦業年來
成夢幻人生那得惜離羣暫遊初服尋仙訣歸
臥空山謝世紛聞說罷官猶恨晚到家不著緋

嘲文

秋日江上得鄭中張生所攜石里光祿明
江太守乘惠翁紫茉

司馬帷中久已踈清秋江上忽傳書攜來玉案
山中簡錯出金光游上疏千里風塵憐故舊百
年日月共躊躇欲將珊瑚脫相贈却愧仙人雙
鯉魚

過訪濮餘杭弃尋洞霄宫

舊聞勾漏服丹砂我亦來尋玉洞花百轉巖泉

憑鳥道九天日月自仙家獨憐廢殿懸青嶂空
憶前朝駐翠華願乞上清爲弟子黃冠長此卧
煙霞

夜過蕭山贈陸大尹

陸機後裔稱豪俊此日江亭又見君花下掀髯
疑列戟風前攬帶欲凌雲滿城佳氣中天落萬
戶絃歌入縣聞復道夜深能好客載星傳炬共
論文

過越州訪翁見海司馬

一劍一瓢冰雪寒遠將衰鬢各江干爲尋知己
輕千里却入深林訪舊歡三黜直臣曾展季中
朝元老漢袁安相逢且醉花前酒無問彈冠與
挂冠

壽邵越湖年丈八十

閩州太守早歸田　天子推恩賜帛年花裏
頻看養生訣杖頭數挂社遊錢已占郡國推三
老絕勝蓬池宴列仙光復季公霄漢出多衣戲
綵歲星前

過訪陶新岑大參寅丈

遷客南還過舊京明光視草共知名君推雋氣
嵇中散我亦狂歌阮步兵翻憶雲霄同宦侶却
憐江海故交情相逢縱飲追河朔無事花前間
解醒

西歸錢塘適陸蕭山招宴席間口占

西出江亭日暮時使君攜酒過花枝牽衣笑綰
錢塘渡膝席同看禹穴詩銀燭繡屏背影亂嬌
歌急管漏聲遲夜深不覺已沉醉猶向庭前勸

別卮

贈劉栢巖大尹

將樂帷中少結知於今俱屬白頭時休嫌歲晚罷朝請且向花前賦社詩君已早叅勾漏訣我今無復尚書期百年世事秋如此日日還過一局棋

陳寒泉司訓惠金盤露四罇賦詩謝之

憐君贈我芙蓉露疑是仙人掌上來色借九秋上池落香傳百和鬱金回渴呼不用陶潛漉狂飲何辭支紹盃復報東風添勝事梅花夜半隔窗開

聞南石丈病臥春夜過訪忽已他出題壁一首

聞君抱病臥江濵復道行歌谷口春欲向深林思攬帶却憐明月獨隨人棲枝孤鳥寒無語倚戸雙童夜候津自笑客星還自照中天看劒共誰論

送許吏部入朝

使君遊宦似馮唐白首猶爲漢署郎分省半開提督府故人已挂少師章花間再識千官面天上重含五夜香倘過明光尋舊草却憐十載阜封囊

昌化道中望齊雲巖

掌上星河洛九天望中巖壑起孤煙笑看鳥姑寒雲外復指芝房桂斗邊此日翠微猶下界明朝絳闕逈羣仙小臣千里陳明水敢向三清乞福田

東賀許太常頴陽

天上軺車徵貢禹郡中弩矢候相如已看舊學還東觀復道新恩典石渠朝請預占上相綬陛迎首出太官廚到來憐我文章癖無忘時時借賜書

雲巖途中絕不逢酒家馬上口占

連朝沽酒市已絕一路看山興可憐米汁不聞齋繡佛麴車何處口流涎了雲欲吊鴟夷日康樂愁眈屐齒年馬上洗瓢空逸調誰云醉後似

乘船

過淳安弔故相商文毅公

經術當年推貢禹風稜百世竝師丹幾傳抗疏獨持正不厭明時再罷官隧道碑銘今寂寞故園第宅半凋殘我投弔草江城上流水空林白日寒

庚辰春三月清明日同諸友登道峯絕頂晚酌歸雲菴賦此

天目西來佳氣多山河百二望中過千峯泉色縈衣帶萬井桃花照綺羅入谷已疑迷谷口穿林不覺到巖阿醉來欲向僧分榻笑指枝頭挂鳥窩

贈堪輿者吳雙峯

海上逢君白苧秋歸裝忽擬擁貂裘名山未遂馬嘶兆賦別那堪鴈影流塵世數窺壺裏景裏年何處壑藏舟五雲聞說多佳氣安得重攜上一丘

白華樓吟稿卷之七

白華樓吟稿卷之八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七言律詩

送李少白遊燕京二首

山河百二帝王州獨着黃冠萬里遊玉帛尚方孤劒迥圖書武庫一囊收望中雲擁千官衛天上春開五鳳樓奏賦甘泉誰爲獻秖應明月臥滄洲

黃金之臺百尺高不勝往事屬風騷大明天子日月出萬國車書江漢朝虎觀明經議同典羽林騎士橐弓刀君行貰酒過燕市爲弔當年屠狗豪

沈鐵山尋湖中諸山卜壽藏處賦詩謝之

春日尋山入翠微西來紫氣照春衣未言軍陣祁連像且卜他年劍珮歸樗里墓宮花外指王孫裸葬望中依從今已解一生死無待猿吟與鶴飛

夜過大宗伯濤陽家花園偶題

經年不過石崇家金谷園中競麗華碧落星欄紛玉樹翠微風磴覆名花夜深傳燎看如舞醉後穿林興復賒別去忽聞池上鶴却疑隔水奏清笳

天子詔封鐵山先生為尚書郎詩以寵之

翩翩公子總人豪萬里雲霄起鳳毛早已中林謝朝請又逢　天子賜宮袍璽書初向明光出日月還瞻御氣高聞說燕山五枝桂君家端

許竝風騷

送俞小江還桐廬

鬼谷先生何處歸霜前一鴈薄天飛未言海上尋仙訣且向山中事息機別路不堪催落葉到家應已授寒衣君南秋色看無盡千里隨君訪釣磯

過壽濤陽宗伯七十醉後席間歌老杜人生七十古來稀之句因而賦此

人生七十古來稀況復尚書解綬歸地借三台多氣色天邀北斗共霏微池邊佳麗穿林海[illegible]裏笙歌入座飛日暮猶言興未盡攜壺秉燭傍漁磯

湖上逢陸進士赴京殿試感舊言別一首

不堪數載歎離羣況復三秋賦別雲草色幾摧江上路鴈聲偏傍客中聞公車早應賢良召劒珮遙飛星斗文　天子臨軒傳大對漢庭年少詎如君

戊寅秋予過西湖吟社明年復得沈三洲納言顧西井方伯予恨倏爾言別不能相從也賦詩寄之

西湖煙水多佳氣社裏分曹倂二君春夜已聞推顧況秋題復道屬休文何當挂幘藤蘿月解共攜壺薜荔雲媿我浮蹤同白鴈一年一過又離羣

寄潤州太守鍾西星有序

嘉靖甲辰予寓今丹徒去且三十六年矣而西星公出為潤州守頃以巳[illegible]以

九月過之宮遊舊地兼逢故人不勝感
懷倚月平辭
少年捧檄趨庭處此日逢君佩印過地擁東南
新日月城開百二舊山河土風已載三都賦吏
業還傳五袴歌聞說江陵花外候可能攜酒眺
煙波
江行柬鍾太守
邪堪五夜唾壺聲起坐篷窗拂曙行紅見海門
天際出碧知蓬島望中迎霜隨鴻鴈寒初度浪

狎魚龍夢不驚題寄風流鍾太守煙花何處潤
州城
壽元洲太宰七十
人生七十古來稀況復尚書天上歸五老會中
推首座西湖社裏遂初衣早聞綠髮圖麟閣近
向滄洲卜釣磯佇望台垣多秀色滿庭笙吹綵
雲飛
潘司馬印川公自河上南歸以詩迎之
黃金堤上告成功　天子傳恩九殿中初須
尚書推八座還兼少保副三公尚方分賜飛魚
服萬國歡歌勅子宮復道圖形麟閣上日華長
照美髯翁
送范宮諭過南京翰林院
聞說文皇召賈生硯書萬里下承明人依北斗
分新龍地向三台卽舊京燕子磯頭題夜月鳳
凰臺畔賦春鶯此行不復久留滯指日還瞻入
帝城

庚辰除夕共客守歲
誰云七十古來少此夕相將食肉年臘色漸消
殘漏外春風暗度百花前三台共擬卿雲現中
夜如聞萬壽傳久以衰遲罷朝請獨依北斗望
堯天
辛巳元旦紀夢中作
人生七十古來稀萬事從今總息機且向青山
理禪寂併依綠水卜漁磯時時對奕入深竹日
日攜壺轉翠微肘後一瓢還一劍杖藜閒看白
雲飛

王敬所司寇公避客湖上東寄一首

鐵笛黃冠紫竹筇仙人醉臥白雲封不妨葛令尋丹井却羨留侯訪赤松煙水六橋鳧鴈俱洞天三竺鹿麋蹤何時羽化乘風過邀爾同鞭五色龍

許按察攜酒天寧寺

使君攜酒過諸天膝席銜盃撤管絃坐久已忘人世外興來欲舞散花前醉眈米汁同齋佛笑指燈輪共悟禪愧我頭陀漸衰颯却逢玄度得

攀緣

輓慎山泉侍御

夜占執法黯無光忽報君除地下郎花外已迷避驄路林中空貯賜衣香生前諫草留青史身後圖書覆石牀翻憶少年同臥起臨風流涕欲沾裳

山齋中讀故友李于鱗詩刻有感

讀罷當年供奉詩謫仙聲價倍明時人埋[illegible]重泉下名傍雲霄北斗垂我已久慙王勃後空慙不負賀監知欲投弔草那從寄萬里淒風繫所思

簡沈鐵山

五湖雲影數南移獨不逢君寄我詩林鳥猶聞求友調山花偏妬照人枝幽蘭結帶頻勞夢明月流光却傍誰此日臨風題一札無端蕭瑟起秋思

簡甥顧侍御并外孫范儀制

偶逢青鳥入長安洗墨題詩附羽翰三署花深

晝省草九天霜色惠文冠却憐白首漁樵老獨倚青萍牛斗寒雙綰鳴珂何處望氤氳佳氣扈仙鑾

李按察由京都還再過黔中

使者啣恩入帝京忽聞持節向昆明五雲日月中天出萬里風煙絕徼行棘吏共迎冠豸客筰關遙指棄繻生羨君年少馬蹄疾那問南金攜满籯時李攜南金責於予故戲及之

東歸徐吳江一首

會向江亭謁使君翩翩劒珮似凌雲眼中相向
光欲射海內無雙氣不羣豈特鶚花萬戶邑還
期節旄百年動看來一片封侯骨異日功成擬
冠軍

贈張元洲太守

九十人中第一豪風流不減晉山濤入朝望擁
三台重去國名齊北斗高避客經年絕城市閉
關長日臥蓬蒿獨憐中散堪同調猶向花前脫
佩刀

由清波門放舟尋六橋迤邐飛來及北高
峯諸山

朅來脫幘絕城市却買輕舠訪芰荷露氣逸分
玉塵潤煙光偏上野袍多初隨麏跡穿青嶂復
傍鷺聲狎綠蘿入谷掀髯發長嘯欲移丹室挂
巖阿

別西湖一首

朅來宋玉賦悲秋秋到西湖興轉幽三竺一松蘿
露欲泫六橋煙水鴈初流越王臺畔凉雲站處

土墳前落日愁驛客歸來多濟若千林風物一
囊收

贈許建昌二首

詔推南郡二千石特出尚書白首郎漫道楊雄
淹執戟却令汲黯臥淮陽畫熊方印專城寵露
冕乘軺擁路光異日名垂循吏傳風流不減漢
龔黃

三朝吏部郎官出一載輶軒使者回此日猶垂
太守綬折腰重上採風臺知君不抱積薪歎當
路應憐濟世才佇看政成報　天子黃金賜
爵璽書來

題蘭洲卷

蘭洲者莊君某賈而好文者也托友人
索予贈弁約載歌妓酢之西湖之上戲
題一首

聞君抱興秋江上秋色隨波帶草堂風葉幾飄
鳧鴈背露枝偏濕芰荷香願紉湘蘭騷人珮不
逐湖南富賈裝復道月明蕭史過輕移羅襪太

雲鄉

張山人思洲過訪草堂賦贈

貧愁不厭支頤臥肺病偏眈抱膝吟幾夢故人憐歲晩數隨春鳥過花深疎簾竹簟飛塵傍落日滄江流水音到此已忘賓共主翻令長嘯出空林

鐵山丈七十之慶兼聞其子工部自京來歸詩以賀之

七十年來世所稀仙郎兒復自天歸五雲佳氣分歌席萬里恩光賜舞衣水擁樓臺層靄入風傳簫管百花飛塡門賀客紛投轄共向樽前醉夕暉

贈沈丈

珠履三千誰似君翩翩翩氣欲凌雲未言掾史文無害共指風騷世所聞明月樓中邀珮影淸秋江上裊蘭芬社遊日日堪攜手曲水傳觴醉夕曛

李終南春日過湖中攜酒邀之出遊城南諸山

李白攜春過五湖湖南花柳半酡酥峴山已擬迎歌吹若水還勝載酒無興到客遊金谷障醉來林入輞川圖勸君解帶桂深竹共向樽前聽鷓鴣

寄積兒兼呈郡太守及泉公

嗟汝南冠作楚囚傷春無耐似悲秋不聞棠棣花間樹空憶扶節水上樓黃霸受書慙自擬鄒陽草疏向誰投中天倘賜金雞赦茗霅恩波萬里流

輓陸北川司馬

中丞秉鉞駐虔州　天子殊忘南顧憂豈謂謗書姤白日却令飛將臥滄洲十年抱病五湖曲一劍孤懸萬里愁夜半星垣旄頭落淚隨苕水不東流

春夜過訪光宮諭存菴

碧山學士家何處紫氣西來幾許深笑指蛟龍盤谷卻看生平常倚林君函石室金光草我

拖春江綠綺琴白雪調飛梧和阮誰言塵世少
知音

龍賓野分訓蕭山簡寄一首

憐君劒氣挾青萍少負南洲才子名歲晚始除
秦博士帷中初授魯諸生不嫌官倖五斗米卻
喜家鄉一日程我有相思何處賦聊隨白鴈寄
秋聲

贈山陰劉秀才

有客凌秋江上來自言家傍越王臺若耶煙霧

眉間落禹穴圖書掌上開文藻已看搖北斗劍
光還擬屬三台他時獨展賢良對不讓當年賈
誼才

吳韞菴大叅邀飲柳洲亭風雨賦詩一首

載酒西湖水上亭悔教風雨妬山靈盃前不辨
煙花市檻外那看鴻鴈汀夜靜皷人藏織室林
深木魅避長扃醉歸笑指蘼蕪路却借庭燎照
使星

王平溪司勳北上以詩送之

司馬絡鈴蓋世豪仙郎又屬晉山濤中天日月
迴龍馭萬里風雲起鳳毛君綰金魚遊翡省我
今白首臥林皐一朝傾蓋相知處願向離亭脫
寶刀

再過五雲尋山歸賦詩一首

幾向青藜問指揮五雲佳氣數瞻依不逢牛臥
馬嘶兆空帶泉聲鴈影歸大地從來玄壤閟仙
人何處綠雲飛王孫禊葬殊趣曠何必尋山入
翠微

故潮州太守東明公沒已久矣予以道遠
不能弔其子太學君過訪聖水禪房賦贈
一首

幾投賦草弔潮州路阻關山掛劒秋此日鳳毛
江上過諸天星色掌中流初穿薝蔔香臺入還
傍經離寶界遊羨爾眉間多道氣少年名已動
南陬

送劉幼川大叅入覲

南州按節僅經年復道朝元入禁天萬[illegible]書

會閶闔五雲日月儀神仙大官傳賜尚方食中使遙頒少府錢治行知君推第一恩波首沐鳳池前

題鶴池先生號

使君載鶴數臨池鶴舞池邊興獨奇照水幾窺霄漢影凌波偏狎羽毛姿秋來似跨蓬瀛外月到如攜太液陂夜半聲聞九皐上郤疑子晉擁笙吹

題梅東先生號

白雲飛處是君家西傍寒梅千樹花枝覆生香春共吐林懸疏影月初斜幾吹鐵笛霜清調不羨仙人萼綠華借問孤山林處士十鄰遙指赤城霞

訪施南石

玄晏先生何處尋想伊只在白雲深半花半竹魚罷窗一劒一瓢氷雪林君卧煙寒應未起我攜秋色傍誰吟到來拄杖發長嘯木落天高山水音

贈鄭龍筒

客抱青囊海上遊西來紫氣白雲秋眉間似帶煙霞色肘後如攜日月流千里名山雙眼入五湖風物一瓢收邀君夜半占天象佩劒清光射斗牛

大觀亭雪霽眺望

大觀亭上望三千萬里風光吹陸離已覺諸天連碧海翻疑兩肘跨瑤池滿城競舞豐年兆野老偏耽逸興奇郤笑玉壺氷影裏梅花紅透隔牆枝

贈督府崌崍公

十年擁旄開三鎮萬里風塵客當家比聾戎王要質子南提部曲建高牙檄書馬上銷烽燧幕府幢中息鼓笳異日功成報　天子還看談笑爭胡沙

山陰諸族子見訪臘月二十二雪夜齋間口占

郤笑風流阮步兵諸君又屬阮咸情牽衣半帶

若耶色佩劒還攜刻水清雪裏放歌堪共聞不
聞長嘯解同聲無憐歲暮欲辭去縱飲須拚十
日程

壽太史潘天泉七十

太史文章蓋世豪玉堂金馬迴仙曹豈期末路
忽垂翅幾向西風歎二毛三徑黃花開歲晚中
天華月度林皐人生七十古來少日日招攜醉
濁醪

癸未元旦二首

爆竹聲中年復年逢人呼我儼神仙登山不藉
扶筇杖對酺何嫌少社錢仕路久拚三黜棄兒
曹又喜一經傳鄰翁笑問山中課日日狂歌與
醉眠

日日狂歌與醉眠風流長嘯自呼仙九天閶闔
朝元旦萬戶笙歌擊壤年臘色漸殘宵漏外春
風暗度野梅前從今共結山中侶閒看川雲併
鑾煙

元日過南寧伯兄暨叅軍少弟

一自移家出練溪白頭兄弟各東西鶺鴒原上
冰流隔鴻雁聲中雪色迷幾對名花憐賦昔何
當大被併牀棲今朝喜奉連枝會爆竹聲中共
杖藜

外孫董膳部持節南還過訪齋中席間口
占

仙郎年少漢終童持節南歸故里中萬里璽書
遙捧日諸侯負弩若乘風初傳天寵將皇父復
道恩波借外翁醉向花深占象緯使星今夜照
苕東

潯陽宗伯病渴冬月猶噉瓜不置以詩問
之

天上文昌夜黯然相如病渴最堪憐豈應詞賦
金精耗解道丹砂火候還五色瓜漿殊沆瀣上
池水氣倍澄鮮仙人縱飲狂無算却怪長鯨吸
百川

郭司訓進習青囊併度予所卜壽藏刊賦
一首

秦年博士教西吳復道周官墓大夫日月已系肘後訣山川盡入掌中圖未言金盌玉魚葬卻兆馬嘶牛臥無異日憑君七尺土千秋猿鶴白雲俱

由孟郊井比尋妙山諸峯沿溪二十里始從南山而出賦此

前身不是謝康樂何事名山日日躋雪色遙分天外岫泉聲曲綰霧中谿金光紫氣飛鳶站瑤草琪花簇馬蹄笑上千年藏劍處遊仙豈爲武陵迷

施太學招飲叢桂堂中因感先大夫璉川公舊遊席間賦此

青州太守久不見忽過高臺與曲池歌舞猶牽同醉伴松蘿如覩舊題詩蒼顏白髮堪憐我綠酒黃花卻傍誰獨羨次公能好客風流不減鄭當時

聞郄報甚喜感賦時壬午十二月二十六日

貂璫內擁中常侍麟閣元勳博陸侯豈謂一朝封事入忽聞五夜罪人投九天日月雲霾釋萬國車書江漢流野老扶鳩南海上不知禁錮幾時收

李竹亭俞小江張少龍從武康卜山歸且各別去元宵夜張燈宴集席間賦別

名山已卜衣冠藏火樹仍開餞別筵豈謂草堂冰雪夜似遊金谷艷陽年一簾星斗花間落五色珊瑚掌上懸須向樽前縱歌舞明朝江上隔雲煙

過訪施南石適臨川使君在座共對梅花賦詩一首

春日言尋處士家忽逢仙侶賦梅花碧殘梁苑池邊雪紅擘扶桑海上霞卻笑籜冠同澹宕豈將金谷競繁華醉來捋脅出門去回首江雲日已斜

貢兒病濕僵臥甚劇已而獲吳王二醫投藥少間午日宴集賦詩志喜

蹇踵如因徧卜醫長桑扁鵲恨逢遲脫裝願請

千金藥續命兼分五色絲已解支頤移病榻却教扶杖出花枝仰天浮白不辭醉潦倒尊前漫賦詩

送門生施司理升巖赴南雄予嘗按節粵州故云

聞君抱檄宦南粵爲我移文弔尉佗此日刑書脫相贈當年使節再經過文身雕結知今少冠帶詩書勝昔多海上明珠弁大貝通闗市罷聽夷歌

詈放鸕鷀者

針日寒江狎釣絲忽逢江上放鸕鷀群呼亂沒芙蓉水鼓吻跳波厲鶩池怪底揚舲紛織室又看棹翅犯馮夷道人空抱觀魚興却悵濠梁嘯賦詩

六月二十日得督府憂旱書簡寄

吳越諸州半旱災忽驚督府寄書來山川徧置祠壇禱雲漢流傳鴻雁哀巳見羽衣呪符水何當白日走風雷經時不雨堪憐甚亟爲飛章奏帝臺

簡寄富陽學諭陳寔泉

富陽江前江水流何如茗上白雲秋帷中講藝憐知巳掌上看山憶舊遊幾對月明尋嘯侶還隨劒氣覓同遊他時冠蓋西湖上須爲移書寄白頭

郡太守熊公禱雨紀事

吳興太守出齋宮白日鞭霆斥叱風豈謂羽人呪符水還應露冕禱豐隆五湖禾黍煙花外千里河山浩蕩中共向峴亭題喜雨百年俎豆又蘇公

輓曹淪川兄弟

君家伯仲似陽城我亦年來約弟兄少小金門漢常侍却遺白首魯諸生罷官猶羨田廬近多病頻攜几杖迎歲晚社遊漸零落秋風江上淚霑纓

同董進士中泉聖水禪房賦贈

僧家到處屬雲林此地由來深復深萬井綺羅花外隔諸天龍象掌中臨窻懸湖水流香[illegible]

抱松風寫梵音願向烏窗分一榻與君相對照禪心

送宫洗范屏麓入朝兼簡兒壻

年來學士久焚魚復道新恩典石渠故里喧傳相司馬諸侯弩矢護相如别筵千里青樽滿到日三秋白鴈初兒壻郊迎問衰老茶經花譜養生書

陸平泉宗伯招飲北園時公有名倩坐閣

焚魚學士戀嵓阿別有池臺傍薜蘿席上層樓眺城市觴臨曲水狎煙波閒花啼鳥幽期邑白石蒼苔逸調多醉後復尋竹深處名香法供禮維摩

龔太守約登煙雨樓已而西還不及赴簡寄一首

秀州太守最風流好客頻攜煙雨樓無耐羇心隨旅鴈不禁歸興挂清秋疎簾飛棟紅蕖水曲磴層欄白鷺洲過此題詩投地主何妨他日重淹留

白華樓吟稿卷之九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五言絶句

途中逢童侍御謫楚二首

歲晚泉芳歇悲君萬里行山川一以眺無限逐臣情

逐客今南竄湘江尚北流飄零投弔草翻作古今愁

山中偶題四首

婆娑古樹下調鹿自來往白雲本無期誰共山中賞

山中經四時不知寒與暑惟有鳴候禽坐樹向人語

衣冠詎識秦姓名寧問漢臥看月影寒漸上梧桐半

昨逢赤松子授我長生訣金光草一莖清露滿如掇

寄談妹丈

年來不見君鴻鴈客中聞此日孤城上相看隔水雲

春日江上

氷雪春猶淺鶯花客裏歸忽看蕙草綠漸上野人衣

贈楊雲岳大尹

故人勾漏令千里訪茅君堪笑女蘿帶猶寒海上雲

客有談稗官者口占

誰掉花間舌能傾座上聽夕陽忽在樹疑是夢莊

白華樓吟稿卷之十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七言絶句

夏日友人見訪白華樓

書簾初捲坐樓臺五月氷霜霄漢開一片雲花江上落遥隨仙珮隔溪來

沛上簡黃內翰

故人天閣校書餘叙叙開門賦子虛我有相思何處寄清秋江上數行書

無題

醉擁吳兒夜倚闌一枝氷雪欲生寒獨憐桃李無言處秖許風前帶笑看

淮安道中大水

淮南官舫十月程黃河滿地暮雲橫蒹葭市裏乙漁火鳧鴈洲前讀水經

過太湖

一片輕帆下五湖遠隨飛鳥掠煙波吳王

渺何處七十二峯掌上過

李前山過訪二首

石鼓周宣篆李斯晩年書法受張芝到來笑指
若溪水借向山中作墨池

閒君痛飲似劉伶五斗解酲一石醒幾過山陰
逢道士只求一醉寫黃庭

題上方寺雨上人册

上方寺雨上人抱册而過予曰此中丞
宋公所題也又曰寺本孫吳赤烏年間
所建後數百年而廢歴唐會昌六年而
興巳而累數百年而復廢歴宋嘉泰元
年而興明以來寺之困於賦而廢者什
之九矣中丞公令吳縣時能去其賦者
什之七予始得請鄉之厚爲福田者按
故址而宮焉

縹緲之峯煙水深禪房花木幾升沈中丞露冕
繙經後龍象依然滿地金

相人者林君過草堂數傾座上客漢之望
氣王朔不過也人笑予好兵訣不能用於
世予醉後戲爲李廣詠以謝之

藍田老將歸來久醉尉當關罵未休江上偶逢
王朔過却憐炎戰不封侯

友人俞小江年近五十而未舉子予出侍
女贈之賦二首

海上碧桃花未開仙人移向綠雲栽佇看結子
大如斗持獻瑤池萬壽盃

昨夜半含仙掌蕊東風初裊露華枝試看江水
珊瑚映却似扶桑日出時

丙子八月九日湖上對月口占寄諸省試
二首

一輪明月挂秋風萬里金波漾碧空恍見仙娥
雲外指文昌星色照湖中

浮玉山前似襲犀夜光千頃散玻璃佇看才子
方鏖戰萬里秋風亂馬蹄

送俞小江二首

一棹西風吹客衣五湖雲影送君歸閒中少適

褰帷問爲說山翁努餉稀
借問春風幾日程王孫芳草馬蹄輕白頭拄杖
倚廬處繡楹移兒花外迎

送堪輿者劉了還豫章

問君何日到江西千里春風送馬蹄湖上名山
看未盡還隨明月過花溪

送曉光上人過姑蘇

山僧杖錫愛遊方笑指前身是樂王日暮辭歸
東海上片雲散入雨花香

桐江俞泉亭傳周藩二紀于茲上書免官
來歸簡寄二首

一別西湖入汴都廿年風物半凋枯故園松菊
知猶在秋色能勝昔日無
月明珥筆鳳池畔日暮飛丸兎死深同輩豪華
似秋葉何如歸臥釣臺吟

臥病

不堪病骨對花枝寒雀紗窗欲暮時夢醒孤燈
忽在眼綠珠斜倚繡屏窺

俞小江爲于政築門第

天目南來紫氣翔于紫岗折引明堂仙人樓閣
枕江曲隔水芙蕖入座香

贈樗丘翁

東海翩翩一歲星幾過花下誦黃庭夜來口授
長生訣贈我千年紫茯苓

題董學士詩卷有序

過黃庭院得宗伯滸陽公所題雲巖諸
作讀之誠昔人所稱飄飄凌雲之氣者

也於是令善洞簫者吹而歌之不覺兩
肘頓生羽翼系之以詩

學士題詩在翠微仙風縹緲落霞衣我來歌度
紫簫曲五月山中白雪飛

題贈戴錬師雙泉

仙人丹竈九成臺雙引飛泉天際來長風吹洗
峯頭色萬朶芙蓉掌上開

羽士蘭谷索詩戲題

聞說仙家好玉蘭年來手種碧雲端自言已習

長生訣不羨金光九轉丹

夜泊九沙或指前有醮石不欲放舟賦詩慰之

日暮乘流過九沙綠雲深處臥漁家仙人手指支機石豈犯中天博望槎

訪前江俞翁

聞說仙家術大江日高枕石臥蕉牕年來避客白雲裏却愛襄陽舊老龐

送吳友東訪沈鐵山并寄一絕

一片輕雲向日行遠攜春色過江城故人如問山中課醉臥桃花吹紫笙

贈相人者林君

蔡澤歸來若水前灌花種竹已忘年却逢唐舉掀髯笑指山林骨似仙

送堪輿者余君還錫山兼簡王繼山考功

千樹碧桃花半稀春風一棹五湖歸綠蘿煙水堪詩畫願爲山翁借釣磯

喜俞小江過山中

海甸春風鴈不聞白花飛盡却思君忽逢伏劍樽前過攬帶猶疑夢裏雲

惜別

攜酒強君君不留又隨明月下江州釣臺山下如經過爲問題詩駐客舟

約小江九月再過

勒馬津亭去復回望中柳色向誰開寄衣笑指重過日應逐三秋白鴈來

壬午九月一日候京關報

古稱馬上疾於鳥此日偏嫌飛兎遲安得仙人縮地過忽傳天上桂花枝

九月初二日早起二首

夢醒五夜漏初殘起對孤燈腊色寒窓外忽聞流鴈過却疑傳喜自長安

披衣假寐轉吞苦獨立中庭户未開忽見疎星花外落文昌偏向掌中來

初三日捷報到紀事二首

晴日林中對奕棊翩翩鵲噪過花枝忽聞天上

泥金帖擲鼓鴨金棚里兒
攂鼓鳴金開爲誰競唱兒擢桂花枝帷中分勒
千金賞門外高懸五丈旗

送方俞二入南還

一棹西風江上雲千林落葉不堪聞家裝歸路
無相贈紙草江淹賦別文

送堪輿者方住還錢塘

鬼谷先生興不羣五湖秋色欲隨君到家開棹
竹如意誰共江前看白雲

送俞八游金陵

鳳凰臺高尚入雲囊中寶劍動星文願同千里
關山月馬上隨風歌送君

寄題樂庵草堂

山色西來秋滿堂幽人瓢挂水雲凉窗前閒倚
藤蘿影獨對花鬚與蜜房

夏日爲許使君醉贈侍兒

誰攜明月過南樓一片清光似九秋醉插山花
頻勸酒笙歌飛處絳霞流

贈陸相士

少時已解黃金印晚歲長耽白雪吟客過花前
掉談麈笑呼骨法起山林

六月七日夜候董甥選館比來消息夢中
一絶及問董甥以病不試甚哉夢之妄也

天門紫氣照吳闗又報仙郎供奉班萬里恩波
似明月隨風吹落洞庭山

姚道士禱雨

君登華陽洞裏仙風霆萬里掌中懸羽衣草屩

天門過五色龍歸水滿田

題吳生菊花圖

誰寫淵明三徑秋黃花滿眼露華浮我來未飲
心先醉留取餘香釀甕頭

秋日同李少白吳養貞江行三首

江上初開白鴈秋畫船綺吹夕陽流風前不盡
煙波興欲向銀河犯斗牛
却憐賀監罷官遲日日煙波江上移兒復故人
逢李白紫髯碧眼照花枝

已看李白擲盃舞復道吳鈎掉麈呼日暮歡唫
煙水上却成三笑虎溪圖

嘉禾弔古

落日秋風檇李城不堪鼓角客愁生當年戰壘
今何在誰爲移文弔不平

過雲間弔古

二陸先生何處尋想伊只在白雲深忽聞孤鶴
青天唳疑屬當年萬里音

訪莫中江年丈悽然感舊兼期陸平泉宗

伯爲社遊賦三首

西湖別袂幾經秋此日重攜花下遊試問平津
客在否天留我輩釣滄洲

已聞樓護埋青草却羨楊雲老著書世上金魚
倂緋袋何如蘭蕙滿庭除

卜鄰近接尚書履倚杖還應洛社年我亦五湖
垂釣客招攜海上共遊仙

贈王醫

海上見醫獨羨君翩翩逸氣欲凌雲囊中五色
仙人草却怪年來鴈不聞

贈徐太學與偕

名才不讓漢相如賦草凌雲似子虛異日甘泉
獻天子上方筆札給尚書

再謝摹刻曇陽仙姑所手書心經

年來面壁習金仙梵字蓮花五色編聞說麻姑
已飛去西來心印向誰傳

贈陸宗伯平泉公二首

絕代風流賀季眞上書早乞鑑湖濱君王詔賜

都門餞特出中朝侍從臣

宣室幾聞天子召入朝厭插侍中貂歸來手讀
名僧傳共羨當年張子韶

過中江年丈出其九齡少子賦贈二首

秋水爲神玉爲骨珠攜明月夜流光花前笑出
驚人語天下無雙江夏黃

却愛君家千里駒桃花五色照天衢他時蹀躞
雲霄路制電鞭風起壯圖

訪張王屋不遇

玄晏先生何處尋已聞避客過花深圖書四壁
無人跡秪對蝸涎與雀音

訪袁太史時公儼張太守家故廬悵然有
感二首

罷官歸借辟疆園丹竈茶鐺對竹根世上浮雲
不須問秋來客已散平原

西郭先生抱古琴頹宮半畝卧花深我來拍檻
忽長嘯共發高山流水音

贈彭秀才九麓

已看詩什宮商奏復道文章爾雅傳他日大廷
知獨對世人共指漢彭宣

道經嘉禾城南煙雨樓不及眺賦此

檇李城前煙雨樓歌簾舞檻貯清秋可憐一片
白雲隔不許騷人載酒遊

范中方冏卿莫中江藩伯載酒送之白龍
潭上已而忽得緡兒抵家書言別二絕

載酒攜罍十里程一番歡賞一番情谷心雲影
盃前落似戀煙花行不行

落日滄江轉翠微忽聞兒輩自天歸當盃不盡
煙花興心折秋前白鴈飛

同李少白江行戲題二絕

紫髯碧眼抱朱絃逸調翩翩似列仙醉後狂歌
弄明月傍人笑指李青蓮

青蓮久客歎無家邂逅江妃出浣紗解帶臨風
忽前笑夜深明月弄琵琶

雲間得緡兒抵家消息放舟來歸志喜二
首

聞說兒曹畫錦時心遙傍綵雲飛到家試問
風塵思何日星□出　帝畿

挾冊當年入　帝州明珠敢望暗中投歸來
笑指曲江宴馬上宮花□滿頭